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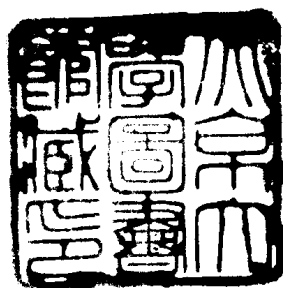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B26/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六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張可菴先生書牘十卷

〔明〕張棟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徐洌刻本

..... 一

詹養貞先生文集三卷

〔明〕詹事講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詹德象刻本

..... 三四七

梅谷莊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莊履豐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江都縣刻本

..... 四三一

張可菴先生書牘十卷

〔明〕張棟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徐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可菴書牘

十卷》提要

張可菴先生牘稿叙

可菴先生忠孝大節炳耀天壤
太上不朽既已卓然其所為彈
劾權奸軫恤品陞閱視邊徼
殫精殫厲至於羽翼

元良憲昭宗祏生平茂績載

可菴書牘

卷一

二

大洲圖書館藏

諸疏稿亦復章々矣其始筮
仕為銅墨長比以批鱗去

國林居十有餘年勁骨清標
鬱為世楷而槩乎未有傳也
余不佞故未登龍門而辱先
生有國士之許心切之感之先生

歿而與其子交善因得盡觀其
三十年中往來牘稿肅然而
歎曰垂世覺民其在斯乎寧
惟先生神情面目於此寓照哉
蓋先生天性嚴密事無巨細
操檢靡懈故雖尺幅赫蹠稿

無散佚一鼎一鼐叙次宛然使
覽者如侍當時主賓間而生聆
其謦咳試覽新建之奏記而知
其愛民之深憂民之遠也卹之
乎勤乎懇乎民有餘泣矣覽撫
垣之竿牘而知其有心有骨也

鑿乎悃悃乎直而不倨毅而不抗
沉而不幽切而不逼清而不劇峻
而不傷豈其皎皎乎僅厲風裁
者筆邊策厲搜微扶隱尤緯
國之林鑑焉覽中林之訊詆又
何藹藹而情多嚴嚴乎其峻整

湛湛乎如水月之孤懸而灑灑乎
其風之廣也與仕言仕勗以清
忠與隱言隱陶以性靈與先輩
言恭不忘規與後進言激而多
勸與言利病肝膽卒陳興言
人材幽隱悉達乃若官居

禁近交無汎朋迨返初衣門絕
湯友同心舊雨秩々蕭々展冊
搜循清芬沁襲覽斯稿者可
以傳神亦可以論世矣抑不佞
時々雅持先生也或則曰惜乎
先生居鄉之未宏也潔庵自

嚴而沉默已甚蓋品高而用
寡比觀與聶樊兩公綢繆素梓
語無不盡而後信為先生者極
難知先生者正復不易從來無
自了之男子亦無眯目之男子有
如遇聶樊兩公而不言與遇非

兩公而輕於言皆非先生所以
自愛此又士大夫居鄉語默之
準也則自斯集行而有志者且
援之乎可以自得師矣曠稿向
藏於家其子貧不能付梓徐孝
廉仲容板行之仲容名測蓋吾

黨之好義而勇為者梓茲集以
風世非區々以世講之誼也而董
成之者王仲玉氏煥如則先生賞
識之於髫年者云天啟改元辛酉
九日長洲後學文震孟謹纂



張可菴先生書牘叙

國家有貞孤介特之臣曰可菴
張公與余同登

朝祿莫逆者三十餘年竊以
為知公其批鱗吐替雅抱精
忠倚瘡瘠歿竟成死孝卓

可菴書牘 卷一 吳序

榮大節固已炳丹青而獎金石

矣諸所論列皆經國遠猷

宗社大計見於章奏者懔

然有玄成敬輿之風海內偉

之公高標勁節凜不可犯而

純衷坦度與人交洞見底蘊

即一簡一札造次酬應真諱

凱切絕無寒溫欺昵之氣

當為今時約已愛民均田後別

奸蠹勤恤子惠時稱循吏

弭神矣讀新建之牘言皆

為民也速入諫省上補

可菴書牘 卷二 吳序

哀閔下劾權奸塞謬之魔

所依違出閭塞上直以掃數

十年蒙蔽積弊以壯

國威饒適政法與當事者

忤而不恤讀振垣之牘言之為

國也既以力爭

國本獲禮家居閉門削迹四
壁蕭然名高請節之風人
危方之行讀林居之牘扶世
樹風範言之皆氣鏗也大抱
之立質而覈簡而達峻而不
激直而無佞雅而之規鑿

可菴書牘

太吳序

三

而適於用即尺幅寸簡比於
碎金斷璧足以信今而傳後
矣昔劉穆之朱敬石皆以尺
牘稱名或百函或七十函要
以誇捷結可示於世道何補
昔宋眉山公宜二公遺牘

在風流經籍則有餘矣乃經
國贊治無教誨人必於二公
讓哉以之少子幼文恬雅好
學不愧名父之子以予與公同
志乞序其牘予讀之慨然
奉顏色而親聲歎勗綴五

可菴書牘

太吳序

四

語善源深與之相但猶憶
累年與公會玉峯舟中篝燈
接膝譚及漏下予語次偶及
賜環公正色曰君心為是予
時予奉先大夫諱意與世紀公
以官為言知是不辱知止不殆

古有明訓君官已歷三藩臬足
矣為不知心乎予係於其言已
以執志不固竟蒙小章之誅
愧悔無及然後知公之愛我
甚真相知也昔人有云見其是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予於公心

可菴書牘 本集序

五

示波徒矜筆札之美使人藏去
以為榮者易足重哉

甲子臘月年眷弟吳安國撰



張可菴先生書牘總目

雙林郎拜都給事中刑三部給事中主科給事中刑部郎中

第一卷

新建書牘

都門書牘

謝答新建各書

第二卷

都門書牘

典試廣西書牘

都門書牘

可菴書牘 本總目

請告書牘

北上書牘

都門書牘

第三卷

閱視固原書牘

總督經略贊畫將領等書

第四卷

閱視固原書牘

巡撫巡按巡茶餉司等書

第五卷

閱視固原書牘

司道府廳等書

第六卷

閱視固原書牘都察院巡撫閱視寺什并上閣部院等書

都門書牘

南歸書牘

第七卷

林居書牘院司道府州縣學等地方官書

第八卷

林居書牘舊雨舊賓及江西廣西閱視薦舉各門生書

第九卷

可菴書牘總目

林居書牘同年各書

第十卷

林居書牘同鄉同府同縣各書

旅次東省書牘

居喪書牘

張可菴先生書牘總目

張可菴先生書牘凡例

可菴書牘凡例

一先生牘稿自筮仕以後片楮俱存今稍稍裒次凡所入刻皆經世之務垂教之言問存一二報謝尺牘其辭受一揆諸義可爲士人居身之準若夫省垣要地屏絕私交關隴重差力持國憲迨歸丘壑而清風愈遠峻節尤凝則都門閱視與林居地方官之諸牘盡刻無容舍置唯新建與林居之同縣稿雜而繁先生另藏鈔本僅取什一披沙簡金別有意義茲不敢妄爲增損已

一編次序時序事序官序人互用曰新建曰都門曰典試曰都門曰請告曰北上曰都門曰閱視曰都門曰南歸曰林居曰旅次東省曰居喪凡十有三各註以年此編法之總也序事正以序時也新建都門及請告林居之地方官皆序官官同則又序時唯都門有寄鄉親書俱附後不序官典試請告及北上南歸或序時或序事或

序官無定則也閱視分繫三四五六卷各序官而亦序時事序人如贊理經略部道不與糧儲戶部守巡各道同編殆事與經略相維繫乎閣部院等書不雜於鄰邊督撫閱視蓋往還塞上與檄寄京師統緒各別林居分繫七八九十卷折舊雨舊賓江西廣西閱視薦舉各門生同年同鄉同府同縣爲九類類同而人有前後人同而牘相櫛比是序事序人之中又序時也內同年又先他境次江南次同府縣蓋家鄉

可卷書牘

本凡例

二

問答之書異於千里投畀之札是序時之中又序事序人也此編法之分而合合而分也門生非列同年之前蓋均卷冊之厚薄卽閱視撫按編第四卷而將領附置第三卷之例也卷各自爲次第其尊卑大小原不相混矣

一編題不分寄答並稱與座師薦師業師及新建相臨之院道並稱上每人書姓書號書官仍註以名唯林居後自地方官及臨清之署事外概不書官先生至此不閱仕籍無從稽耳鄉舉諸

生及山林隱逸雖壬辰以前止書姓書字副叅遊及縣佐以下不問號止書姓書官凡書官並從本朝之稱蓋徵文考獻垂詔萬世之書不若詩文雜刻徒取典雅輒借漢唐宋之舊名部院寺之堂官直書尚書侍郎都御史卿下仍註以某部某寺與掌院官崇固宜詳矣若春坊翰院品秩繁多不得不指定其稱如諭德贊善檢討庶吉士之類也總督經略巡撫等官止書總督經略巡撫不分尚書侍郎副僉都六科止

可卷書牘

本凡例

三

書某科不分都左右及給事中六部之司屬止書某部不分郎中員外郎主事既避煩瑣且牘所往復多係衙門公事則以衙門爲重不論職也故御史巡方卽稱巡按巡茶巡漕巡鹽唯閱視之寺司直稱大理尚寶不稱少卿司丞事權在閱視不論銜也戶部分司獨許墅稱鈔關以權關故爲地方官也苑馬稱苑馬不稱卿別於京寺也兩司府縣而下俱稱本銜而各詳以地蓋職事攸關俾後人開卷並得攷求故實

一牘有一人數見隨時與事分編焉先後不相紊
終始交情恍如對面唯廣西門生王守吾諸牘
並係林居而先者列第八卷門生之內後者掇
入第七卷時王公已爲地方公祖合以編例則
先後兩截卷次不妨稍借而仍不令時與事之
混淆

一編牘序時總隨其事前說詳矣如新建都門等
十三項近者數月遠者數年此爲時事更局其
間一人之牘雖多至數十篇彙合一處首尾相

可菴書牘 本凡例

四

銜前題下註以若干首每篇止間又字一行不
復爲題唯閱視有王懷棘大理當在事之時遷
擢不得不另標巡撫一題以合書官之例
牘中辯論事理雖單詞隻語源委洞晰披讀如
瞭原間有當時不必明言而今須攷其事知其
行者綴以註語似不厭詳

同縣後學王煥如識

張可菴先生書牘凡例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一目録

新建書牘 戊寅落任

上劉峨山撫院

上王又池撫院 三首

上李肖岑守道

與方虛谷刑部

與李申吾知縣 以上俱地方公事書牘

與顧學海庶吉士

與鄒南阜吏科 以上俱寄京書

可菴書牘 本卷一 目錄

與沈敬齋

與張幼于 以上俱寄家鄉書

都門書牘 癸未應召選授工料

上劉峨山老師

上邵梅墩老師

上任正字老師

與曹荔溪巡撫

與余十竹知縣

與凌存彝知縣

與伍容菴知縣

與方虛谷刑部

與熊正子

與鄧太素

與方育父

與方仲子以上俱謝答新建書

市巷書牘

卷一

目錄

王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一

前文林郎兵部給事中刑部三科左右給事中工科給事中
新建縣知縣張棟稿

新建書牘 萬曆戊寅蒞任

上劉峨山撫院

前奉台諭清查公費該職備查原議書冊及歷年卷案中多掣肘未敢輕賁茲奉道府轉奉牌行另議條編規則不得以下情稟達夫錢糧之弊莫病於侵欺而侵欺之機實始於那借然那借之端有二一曰原數之不足一曰取用之無稽案照隆慶六年奉兩

訂菴書牘
卷一

一、

院案行糧儲道議定各衙門一應公費款冊頒發下縣內開本縣派辦布政司項下各款共該銀一百八十六兩七錢六分四釐各道項下共該銀二百七十五兩四錢四分一釐四毫凡日用心紅紙劄職事卓幃門神桃符造冊工食皆分有定款派有定數每年每月每日計其所用若干編銀若干刊定規則一毫不可增減矣但當時之立法者既先限以一成之額而日逐之所用者未必能如原定之數有原編十兩而用至二十兩者有原編十兩而用至三十兩者又

有原未編而續奉舉行因而取用者一時奉票縣官敢抗拒而不卽送用乎此原數之不足不可不爲酌議者也及查萬曆四五等年查盤卷內凡本司一應取用物件有差聽事吏竟自口取者有差常隨兵執籤守取者此其真僞何從稽考今已絕無是事矣又如造冊供應所奉牌票亦止刻爲某事造冊書手每日柴米若干蔬菜若干並未曾開稱某日至某日也止憑吏書開報遂作支數安知造冊者不故意延緩以索供應之資買辦者不多報月日以冒用費之數

市菴書牘

本卷一

二

乎此取用之無稽不可不爲調停者也又查得原編書冊布政司公費與兩院公費大不相同卽如巡按察院除職事卓幃新任家火門神桃符供應等項外又編有禮儀犒勞賓祭優獎官員迎餞公宴銀四百四十五兩故隨時取用皆可於內動支若布政司則竟不編此項用費但額定職事銀若干卓幃銀若干新任上任供應銀若干家火銀若干造冊銀若干門神桃符銀若干卷箱棕罩銀若干合之爲一百八十六兩七錢六分四釐此雖總名公費其實各歸各款

苟有出乎前項數款之外者卽非原編公費之數矣然旣曰公費則凡本司一應公用皆將取備於此銀有通府之事而專取之於本縣者有通省之事而專取之於本縣者夫以通省通府之事而統轄於布政司理也以通省通府之事而專取足於新建一縣則力小任大其能久乎此又不可不爲設處者也苟且目前因循歲月年復一年愈久愈積其始也原數不足則以別款之有餘者借用矣又不足則以本年之應解者借用矣又不足則以四年而借五年之銀五

市菴書牘

本卷一

三

年而借六年之銀矣夫起解銀兩雖心知其不可缺而尚可圖旦夕之緩日逐用費亦心知其不啻借而相率爲苟且之計燕雀處堂後患莫測職自到任以來日夜焦思求一善處之術而終莫能得卽今旣奉憲行查又不盡言上達則將來之罪其何辭矣再照四差銀兩雖有里甲均徭民兵驛傳之殊名而百姓之輸納本縣之徵收初未嘗分開何者爲里甲何者爲均徭又何者爲民兵驛傳也旣混一而收之又混一而用之隨收隨放漫無分別而縣官又公務續紛

不能一一稽察侵欺冒破何能以保其終無哉查得驛傳項下長夫銀八百兩往年俱在本縣支給弊孔百端或不係本款而恣意冒支或本款有餘而任情那去深屬未妥自萬曆五年蒙道行縣每年按季解府專委首領官支給頓令宿弊一新合無自今以後布政司公費亦照長夫事例每季將銀解赴本司或理問所或經歷司收貯遇有辦送者本縣吏具領領銀給散如新任職事則陞遷之日本縣工房吏照則領銀辦送如上任供應則牌到之日本縣戶房吏照

可菴書牘

卷一

四

則領銀辦送如造冊使費則造完之日本縣戶房吏照數領銀分給庶乎辦送者吏書而給散又不出其手支放者委官而數目又有領狀可查有餘不足無待筭而自明那借侵欺不煩革而自免矣合候台詔明示可否以便申奪臨稟曷勝悚息待命之至

上王又池撫院

名宗載 計三首

派糧一事奉台命止以上中二則田均派沙改米不論田之爲上爲中每畝俱以一升六合有零爲定數職已仰見台臺除奸革弊防微杜漸之盛心謹遵依

算派矣但職尚有鄙末之見不敢不請正於憲臺之下本縣虛糧多起於民間過割之不明而過割之所以不明者正因米有官有民有沙有改名色不同徵派亦異官米不派本色每一石止派銀二錢六分有零民實米每一石派本色折色共銀六錢六分有零沙米不派本色每一石止派銀二錢五分有零改米不派本色每一石止派銀三錢一分有零同謂之米也而輕重互異如此然其輕重又不因米數之多寡而暗藏於官民沙改之中假如兩戶各載米一石未

可菴書牘

卷一

五

見其有異也而輸納之際則有多至六錢以上者又有少至三錢以下者此所以易生奸弊而狡詐之民欲避重就輕遂以民作官以實作沙作改而每屆造冊之後沙改日見其多實米日見其少職此之故也欲革前項之弊必除官民沙改之名但沙改可除而官民字樣不可除故初奉臺示謂當合官民沙改而一體攤派實清本澄源之道官民沙改合而爲一則名雖未除而其實已除凡有糧者但有多寡之殊而無輕重之別以重作輕隱而難知以多作寡顯而易

見唯有多寡而無輕重則雖有狡詐者亦不得而售其奸矣此一體攤派之議真萬世不易之道也然一體攤派必當照米數相兼而不當論田畝分派假如本縣額米六萬三千六百六十三石有零內官米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五石有零民實米四萬二千六百四十石有零沙米四千五百六十一石有零改米七千三百六十石有零夏稅米三十一石有零通融會計則知每米一石內有官米一斗七升九合八勺有零民實米六斗三升二合七勺有零沙米七升一合六勺有零改米一斗一升五合六勺有零不論田地山塘俱如此相兼起派則派既均而無偏重偏輕之弊糧一定而絕那移改換之端假如一戶有糧一石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又一戶有糧二石即照此數加一倍而已又一戶有糧十石亦照此數十倍之而已

可菴書牘 卷一

六

每年布政司派單到縣本縣即以米數銀數各類一總均攤於額糧六萬三千六百六十三石有零之上算定每糧一石該納本色米若干該納折色銀若干大書本年則例告示於外則大小人戶即可自計其

戶糧之多寡而照數輸納自一石而上雖至於千石萬石亦不過以此數而積累之耳自一石而下雖至於一升一合亦不過以此數而遞減之耳戶戶皆然人人可曉過割之際自無以官作民以實作沙作改之弊矣若曰下田之沙改少中田之沙改多上田之沙改又多恐其過割之時仍舊作弊職以爲奸民之以實米僞爲沙改者唯實米重而沙改輕故也今如前說則官民沙改總而謂之米有一石則納一石並無輕重之分彼又何利而將民作官將實米作沙改

可菴書牘 卷一

七

哉苟欲照畝派官沙改米是仍舊有輕重也是派糧之際仍要列出官民沙改而後派本色也即如南昌縣上田一斗二升內除官沙改二升七合該實米九升三合中田一斗內除官沙改二升七合該實米七升三合下田八升內除官沙改二升七合該實米五升三合若派本色必將上田之九升三合與中田之七升三合下田之五升三合提出另派方見官沙改之爲輕而足以濟下田之苦但從此說似與一體攤派之說未免有違且輕重既分則奸弊自起如本縣

原初田糧自一斗起科者而下皆無改米唯一十五
升起科者方以五升改輕則是改米唯一斗五升之
田有之而及其流之弊一斗科者八升科者以至於
三升科者皆有改米矣此其故何也假如一人戶內
原有田十畝是一斗五升科者又有田十畝是一斗
科者偶因乏用欲將一斗科田十畝出賣本該過實
米一石矣但賣者欲得重價而不思賠糧之害買者
欲得輕糧而不顧田額之失賣者買者通同作弊遂
將戶內改米一推一收是所賣者此田而所過者非

可菴書牘

卷一

八

此田之糧也展轉支離致使其弊至於不可究詰當
其始爲改米也專屬之於一斗五升之田又限之以
五升爲輕之數而卒之奸弊叢生今若合上中下三
則之田而均派官沙改米又示之以輕重相懸之分
則其弊不知何如也故職以爲從米數起派則一里
自知一里之錢糧一戶自知一戶之錢糧可以不算
而自明通縣之民無論其智者愚者皆不得而那移
影射及遇大造黃冊卽照畝過糧雖不問其爲官爲
民爲沙爲改亦可矣若不從畝數而照畝起派則一

時雖不敢作弊而其後推收過割不至如今日之沙
改不已也昨職既奉台命隨呼各鄉里遞與之商確
咸謂從此爲便事關地方不敢不稟仍候台旨遵行
新舊派單并四差由票呈憲覽

又

頃者丈量冊籍已成虛糧盡去貧民苦於賠累者一
旦如釋重負矣職自爲兒時聞敝府知府王儀丈量
蘇州一府之田其斃於杖下者幾至百餘人比時閭
閻之內疾首蹙額怨聲載道而數年之後公私並受
可菴書牘

卷一

九

其利垂至於今民間未嘗有賠糧之苦今新建在府
屬各縣之中田地較廣故開墾比之各縣獨多向來
下鄉居民有坐收千百之利而不知有所謂納糧者
今定以下則派糧一升五合而一升五合之中猶帶
有輕米比之各縣糧額不爲不輕矣奈何奸民得利
已慣若謂此田應得無糧略使之承糧便多方以求
減迨減而至於一升五合則其輕已極無復再減之
理方欲求所以售其奸者適值今歲春雨稍多遂以
水災爲名紛紛赴告其始告也但求踏災蠲免及見

告之必准也竟欲求改田則盡豁田糧矣今之赴告者初非鄉里小民皆市井富室田多之家遇丈量而增糧者也糾集衆人藉口公道以取信上人推其心必欲復其無糧之舊而後已不知丈量之舉原爲均糧非爲減糧有減者必有增者有減之多者必有增之多者此長彼消一定之理今減者方免其虛賠之苦而增者又欲復其無糧之舊則本縣錢糧將遂缺乎況告水災而求免糧其說已自相矛盾夫既謂之水災則變矣間歲之偶值者矣可遂執以爲常而求可菴書牘 卷一 十

豁其世世之糧乎是所謂因噎而廢食也方其初到本縣告理職卽准其狀論之云今雨正大水正發非踏勘之時始俟雨止水退然後行勘有圩雖破而尚可栽禾者當助爾修圩而仍栽晚禾可也有田已壞而不可栽禾者當申請上司量情賑濟此時雖告無往勘之理但奸民之意本不在於水而在於糧不欲求一時之獲賑而欲求世世之無糧遂以職爲不可憑藉而赴司赴道終日控告又不願批本縣而求批本府一狀之准若爲斷案而里長催糧悍然不顧矣

此端既開效尤者將接踵而起恐非地方之福也蓋民心之欲無厭萬無知足之理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其漸自不可長始之告水災者盡係南昌之人彼以爲歸戶未成或可僥倖於萬一耳以漸而及於新建今新建又不但下鄉赴告而上鄉之稍低者亦欲引例告免矣此豈可不一禁之以杜其將來乎職自奉文丈量以來畱心此事必欲求其至當以垂之於可久萬一已成之功不能當衆人之嚮將無負於作者之意耶但准詞出於司道而職敢爲此言似乎犯可菴書牘 卷一 七

上而取罪又似有禁民不得上告之嫌然關地方利弊非得已也伏望台臺鑒察臨臬曷勝恐懼戰慄之至

又

日奉憲票爲清踏湖田以均賦役事據該縣百姓紛紛具告湖田編則太重本院欲准其狀恐議則已定若行改動大於事體不便仰卽親詣湖田去處逐一踏勘果係低窪所在年年水滂者雖難改其定則姑以四差之輕者加之何如等因又奉批據羅本昇等

告詞仰并議報今該職看得丈量之始原本明定通
省田地俱從一則起派比時職即查本縣官田自六
斗零六合而下至於一斗民田自一十五升八合而
下至於三升共有六十一則一旦欲合爲一則恐於
民情未宜因而博訪於下請命於上從中調停定爲
上中下三則官田姑未暇論且以民田論之原額上
田每畝科米一十五升八合此田名爲一畝實有一
畝五六分土民所謂兩工之田也自此而下遞減至
於三升而止今茲丈量之後本縣定則上田每畝科
可菴書牘 卷一 三

米七升八合中田每畝科米四升六合下田每畝科
米一升五合昔之六十一則今皆以三則槩之矣除
上中二則減數既多者不論外且論下田昔之科三
升今之科一升五合較其多寡亦已減半然而小民
猶然紛紛告擾者何也閭閻之隱情唯職能自知之
而有不可達之兩院聞之 朝廷者今蒙台臺軫念
民生俯賜下問方敢以其詳對本縣之授土原係南
昌之一隅所謂新建者也西北一帶全是鄱陽湖之
灘淤塞成田久而稔熟遂爲樂土自嘉靖初年祝知

府相土作賦度其地勢之可圩者隨其廣闊築成爲
圩一圩之內大者不啻千萬畝小者亦不下幾百畝
彼時初未嘗行弓承丈第約其多寡以定糧數故大
戶之家每有田地綿亘數千畝而戶糧不過一二石
者因而有一畝至十畝之說夫 國家分土照畝派
糧豈有以十畝作一畝之法所以然者正因築圩之
時未經丈量指而名之曰畝故有納一畝之糧而計
其田實係二畝者有納一畝之糧而計其田實係三
畝者有納一畝之糧而計其田實係十畝者甚至有
可菴書牘 卷一 三

納一畝之糧而計其田多至於幾百畝者近遇丈量
一體行弓一體承丈截長補短遂無偏多偏少之弊
但民情習久則一時有所難變假如天下糧額之重
莫有過於東吳以較諸江右不啻三倍矣然糧重之
處自安於其重糧輕之處自安於其輕有難以使之
歸一者何也安土而成習故也新建之下鄉向來種
輕糧之田受輕糧之利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一
旦而加之何怪乎其洶洶而不服耶即今所赴告者
職不能人人而細查之且以爲首一人而言羅本身

有二戶一戶羅本黃冊原載田地八十二畝米二石一斗一升八合一勺今據本戶所丈之田地共二百八十六畝五分六釐九毫定以上田八畝零四釐中田一百四十四畝二釐二毫下田五十九畝一分一釐八毫洲地七十五畝三分八釐九毫共派米九石一斗一升二合三勺一戶羅昇黃冊內載田地六十畝八分該米一石八斗二升七合七勺今據本戶所丈之田地共三百五十一畝一分五釐五毫定以上田一畝一分中田一百二十九畝五分五毫下田

可菴書牘

卷一

五

八十一畝九分八釐二毫洲地一百三十八畝五分六釐八毫共派米八石五斗二升四合七勺論其田未始有加於昔而田之數則已增至三四倍矣故論其田中之利未始有加於昔而田之糧則亦增至三四倍在昔也收厚利而納輕糧在今也利無所增而糧獨增此其所以必欲告改也今奉臺檄謂則不可改而以四差之輕者加之但本縣四差銀原不甚多上田一畝止派差銀一分六毫七絲三忽九微七纖中田一畝止派差銀六釐二毫九絲四忽下田一畝

止派差銀二釐五絲三忽五微再欲減輕無可減矣職意欲於兌米之內稍爲通融蓋向時有沙米新陞米等項皆不派兌軍今雖革去其名合無倣其遺意將十坊之田折半起派如上九坊每糧一石派兌軍米一斗則十坊每糧一石止派兌軍米五升庶於不改則之中而稍示以優恤之意但恐此端一開人人覬望其不應告者亦欲引例求輕尤望治之以罪方可杜其無已之心耳職見如此伏候台示方敢具文詳奪職冒稟不勝悚玄

可菴書牘

卷一

五

上李肖岑守道

名選

拜違台臺之後日夜督理丈量一事心力既竭形神漸耗幾乎不可支矣當其初議舉丈也無不以加賦爲憂及見院司明示已知無加賦之意也則又相顧而求減後聞丈出田多遂人人自謂本戶之糧有減無增矣不知丈田第可均糧不可減糧均之與減二字不容不辨也向來原以通縣之田而承通縣之糧尚有虛米在外今之所丈者卽通縣之田也仍以此田承通縣之糧豈得謂之減哉不過損有餘補不足

在糧多而田少之家則從而益之在田多而糧少之家則從而損之此長彼消必然之理唯小民之貪得無厭而減糧之說一起則理有所不顧糧多而田少者固曰我之虛米當減也田多而糧少者又曰我非隱田當時原以兩工折一畝甚至有十畝折一畝者今田雖丈出而米不可加也以致紛紛赴縣告理理諭之勢禁之而皆不能服不得已請於撫院而從一則之議撫院深以爲然隨卽批允今奸頑者無所售其計庶乎其大定矣田則既定造冊將完或者得藉

可菴書牘

卷一

七

與方虛谷刑部

名米崇新建鄉官

伏讀手札剖析至明調劑甚悉若非我翁垂念不類苦思曲計何以能周詳至是感激之心不在口舌間矣第一則之說比夜與三老面商謂額數苟不及六十萬則九升之派不可行而一則尚有可疑倘六十

萬之數已足是一則之說必可行也棟不煩奉行唯謹及查額見數而六十萬殆有奇焉遂自幸慰其文申之撫臺今將再變其說以請是不類朝更夕改以干當事者之怒也不爾又無以報長者之命敢終始其說以質成焉夫田土之高下肥瘠其不可一律而齊如什百千萬之必然者也二畝折一畝十畝折一畝其由來也遠矣若曰盡是後人弊端固不可然律之以一定之法則二百四十弓爲一畝未有四百八十弓二千四百弓爲畝之理九十兩坊舊田五六萬

可菴書牘

卷一

七

而又出者倍之使盡以一則起派而不分輕重則上鄉之米盡流於下鄉勢所必然下鄉之民豈止不安其生而已哉但縮畝之端一開則向之十畝爲畝者固然也向之二畝爲畝者亦駕言十畝也何術而後能辨之明也且以一家論之原有額田一百畝其實得業者一千畝也今據丈出之數實有一千畝矣使以一千畝而盡派一則誠不免於駭人若仍舊以百畝等於上鄉而所餘九百畝皆爲輕則似亦不甚偏重來論所謂一邑之米乘除有數輕重損益之間必

有旁落下移之弊此真有見之言但不類以爲從一則者正挽其旁落下移之弊也通縣之田原額止於四十五萬有零而今丈得九十萬則原額之餘始四十餘萬矣此四十餘萬者皆盡下鄉之田哉上鄉之十五科所謂兩上爲一畝者今皆丈作一畝五六分矣唯有三則而民之狡計者悉趨於輕不但在五六分之內者指而爲下則而其一畝之中者亦未必不以下則亂報也是昔之十五起科者一旦降而與下鄉之十畝作畝者同歸此田降一畝則額米卽折可菴書牘

卷一

六

一斗降十畝卽折一石是十五科之田雖一畝丈出五六分而米已暗減下鄉之十畝作畝者原無米可減却有田丈出此之謂旁落下移確乎無疑矣今旣合爲一則則凡上鄉之十五科皆不得以下田藉口矣不但在一畝之內者無可容其辨卽丈出之五六分亦將從一畝同派矣是昔之十五科以一畝五六分田而共承米一斗五升今之十五科以昔之一畝五六分分開每分承米七八合而已較之降斗五爲下則相去奚啻天淵唯十五科田承去原米則通縣

之米自不至於太虧通縣之米旣無人虧又安得別有米以旁落於下鄉耶棟不類近查兩次里役所報之冊始而令其報則也則上鄉一里報上田者什不及半分報中田者什之一二報下田者什之八九下鄉一里不報上中止報下田什分耳論其迹則上鄉有上中而下鄉無上中似乎有所區別殊不知其報上中者什之一二承去之米無幾而報下則者什之八九則墮下之米無算矣下鄉雖無上中而以十分之下田又真下者與上鄉八九分之下田又未必真

可菴書牘

卷一

七

下者相當也非旁落下移而何今之查額也上鄉一里報斗五與一斗者什常八九而報開墾者多不過什之一二亦或有通里無開墾者矣下鄉一里有全無斗五及一斗者止報八升六升者什之二三餘皆歸之於開墾課田矣是上鄉以什之八九承去重米而開墾之一二墮下之米能得幾何下鄉雖出其二三以陪上鄉之米而八九常輕在上鄉也以八九之重當下鄉之一二在下鄉也以八九之輕而當上鄉之一二棟不類以爲均無過此矣來諭主於下鄉

不堪故所對如此若斗五一斗八升六升之間增減之數俱未暇及也容當再陳高見所及幸更頒示必求其當而後已我翁素抱經綸之略懷不類輒敢自附於古人質疑問難之義惜乎知識未逮詞旨未宣則望我翁憐而教之可耳至若來諭後開屋基不類向有此意但查黃冊所載基米與今所報亦略相當遂中止而不行塘米之教甚善甚善若下鄉黃冊內原有塘米者則又當何以處之所謂山脚湖脚又自有不同者實至言也但以山脚立一則湖脚立一則可菴書牘 卷一

七

則不免又生一枝比後所謂輕重一設人未有甘心於重而不求至於輕者若曰較量於高下肥瘠之間而務使輕重適均則非假歲月之久必坵至畝到而後可遙想測度是自川也據里役之所報是偏信也二者病則均焉耳矣無已其將并山脚於上則而不立開墾之名乎則專以輕科處低窪之產也昨曾有以此言相詔者悚不類恐難於上鄉未便從之耳幸翁終示之教

與李申吾知縣

名得補前南昌縣

不類弟薄劣亡如獲侍老丈左右依倚兩年情深誼重骨肉不足爲親也丈之心事弟頗得其梗概而弟之衷私丈蓋已洞悉之舊矣正當永矢一心共堅後好期白首之懽適逢中道分飛歟焉隔絕天耶人耶憶昨常公席間與丈舉袂而別謂不遠一月可共醉燕市之酒不意竟負此念弟自嘉平月之十一日抵都門望丈之來以日爲歲適今孑然孤影百凡無可商確貿貿焉苟且畢事而意外之變卽不圖至是人生出處正自有主之者不足爲吾丈惜而以丈之才可菴書牘 卷一

三

頃今冤抑如此人心何堪苟非與丈有不共戴天之讎未有不爲之扼腕而歎息者也况三年交誼親逾骨肉者哉陡然停思涕零如雨詩人有云愛莫助之今日之謂矣是舉也監司兩公郡侯王公頗勤援手奈何下石者衆遂不可支言之可恨事已到此幸吾丈自寬古來豪傑抱不世出之才而假蹇淪落甚至刑廢則信乎命運使然非人力可與耳來使之言旋也不能無一言以報吾丈又不能成一言以報吾丈告行有日漫勒數語聞筆心傷戚焉若割想吾丈寬

之情同然矣天涯千里後會悠悠願言自愛

與顧學海庶吉士 名紹芳

三年之別兩月爲懽殊未能罄其萬分之一也不謂郊壇一夕之後又復千里黯然而送舉袂而分難乎其爲情哉仁兄策騎且行猶自遲迴顧惜則戀戀之情何彼此不異也自是別中者不啻十日僅一使人詣足下聞足下方縈心於令女痘疹也遂不欲數數相通以繫累吾兄竟於三月之朔負裝行矣途中賴庇亦似粗安弟東念吾母西念吾婦而翹首北望可菴書牘 本卷一 三

則又恨與兄別之易也一路相隨唯有此心耳既以月之廿六日抵京口度不及到家迺遂渡江遡流而上則四月十六日已達豫章矣妻孥株守解中頗幸無恙特未省老母作何狀卽遣家奴歸看之也甫至治未能經旬而敲朴牒訴紛然不減疇昔回想都門與兄從容杯竿忽忽又在夢境矣人世幾何南北奔走止博得風塵滿頭耳亦何益耶兄處華要讀中秘書垂不朽之業猶似有得若弟則徒自苦耳縣令既不易辦之官此地又非樂土因循歲月况味蕭然卽

強自振勵而將來究竟又不知當如何矣時事叢切論人日向偏刻如永新上饒皆表表自見者而六年勞勩止於若此他尚何言哉昔人謂見除目損道心乃予所損又不止道心矣程公故自強項令今以艱去則不知繼之者何如人此足下事也第家間毫無所求於邑令而仲弟偃蹇淪落無以自聊不有臨叩繆爲恭敬里人將無嫺笑之乎足下幸其毋忘情於此也弟此來又當爲三年之計中間倘無風浪壬癸之間仍從兄作十日之飲則志願畢矣恩我離我弟

可菴書牘 本卷一 三

不能知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足下耳之不當靳寄於我也弟且委心歸計焉足下其鑒我否乎臨楮哽咽

與鄒南阜吏科 名元標

天地間正氣宇宙內偉人寥寥二百年不可多得而我輩一榜得吾丈遂令生色此殆非偶然也春初勉完計事便道還家逗遛旬日遂不及候丈於漳江之上弟之抵治蓋四月廿有六日而丈已過經旬矣失此良晤大恨大恨茲來奉禁不敢相通乃蒙存記遠使見訊感刻感刻弟本凡材得一閑署志願已畢不

敢過有覬望倘藉夙緣常侍教席托以終身實爲萬幸耳且此爲謝統俟面悉

與沈敬齋 名孝

沈先生故無恙當今世路艱危處者方慕出者之高而出者正自局促苦於欲退不能耳誰謂天地寬出門卽有礙倘其然乎此言端可爲沈先生道也僕賦性疎遠而少受教於先人頓成迂僻始家食時見一種嬉娉之態心自薄之乃今欲使之隨時頽仰卽勉強應酬非其志矣羈愁作惡歸思頗殷恨不從沈先生於馬鞍一曲之上也然須爲我秘焉

可菴書牘 卷一

孟

與張幼于 名獻翼

追惟先君子與門下投契金蘭時不類兄弟方垂髫在側也雅知張先生有文心艷而欲以爲師矣自先君背棄十餘年來生計拙而世情微天涯故人空勞夢寐猥以不敏授官西昌將訪有道之廬而問政焉乃其人可慕而不可卽也惆悵臨風鞅轅失望張先生者豈意不遺葑菲惠然教札殷然情誼新鐫種種不謂俗吏而廢之則不類懷舊慚今其何爲感耶茲

當北行道出城下而迫於期程遂買舟去矣室邇人遐豈是之謂張公賢倅頗不以風塵相遇固知張先生所交無凡士耳

都門書牘 癸未應 召選授工科

上劉峨山老師 兄前

棟不類待罪新建蓋省會之地而衝繁之役也黽勉拮据渺無善狀而徒令譽於滋章藉以天緣得借老師開府江右承事下風正恐任使不稱以膺譴責而老師乃竟拔之於衆人之中遇之以國士之禮古人可菴書牘 卷一

孟

所稱知已誠非虛語矣迨老師去江右而江右遂致多事丈地均田審丁均役查驛遞查優免覈鑄錢覈積穀下令如流水之源棟旣齒於才又負性迂直不能從人頽仰唯恐懷譏負謗以爲老師辱則此身不足惜也而無以副老師知已之顧不能無隱憂耳間者復賴老師之廕獲被 徵命而列在清班處非其據不勝負乘之虞而追思生成之本則又何敢忘所自於老師也第恐才性不可移雖能黽勉於劇縣而今所處既與縣異稱職良難儻卒廢半塗以爲老

師辱則此生不足惜也而終無以慰老師知己之心是以不能無深懼耳老師身在林泉而心切廊廟竟當何以勗棟以加惠於棟小子乎佇望佇望入都至今幾及周歲老師之德時時在中欲一遣人申候門下顧人事鞅掌因循怠緩罪無可逃猶冀老師自有所以取人者必不作世俗青白眼棟小子常持此心以酬知己老師當有以鑒之矣餘不宣

上邵梅墩老師

名陞前江西巡按

春初曾具一檄命家弟申候老師并令其酌酒以告

可菴書牘

卷一

五

太翁之靈謂棟文柱於老師有父子之誼則當盡子弟之禮也及文柱寓書來云微菲之衷未蒙老師鑒在且將老師示我教割封固相貽棟也受而讀之言言肝膈所當書紳佩爲永訓矣因復自念老師之情不能有二棟之不肖何以得此於老師哉又當何以求副於老師哉材性所限不可強也困勉之功可自力也則亦矢心努力期不失其身以無負吾老師而已朝廷之上數月間已成大闢今雖稍稍解紛而飛語流言旋息旋起宮府之權日見偏重二三大

臣人無固志

主上明聖從諫轉圜而言路有開

之形有塞之兆言及內廷窘辱立至國家財用益見詘乏而經費益不可貲日復一日不省作何底止於此寧無有隱憂乎棟職言也言之倘有裨於君國或有指爲邪說者言之可以博時名獵時望人人樂聽矣其如天下萬世之公論何棟也賸賸如前兩人者竟不知何者爲是也敢請命於老師焉棟於老師非徒口稱師弟者比故福祉增勝之言寒暄通候之語俱不敢及

可菴書牘

卷一

五

上任正宇老師

名養心前江西巡按

向承老師之命謹識之於心棟欲具短札未能也茲再拜命之辱知老師以肝膈託我矣棟卽不類已曾侍門牆蒙嘘植稱爲弟子者敢不爲老師圖効其萬一耶江陵之事以棟之所聞老師所以處之者亦謂情法兩盡已彼時傳有敬脩遺言一紙棟曾取而讀之無待識者而後知其爲僞也何也江陵事敗實蒲州老師與今政府老師共秉國鈞之日其時發言盈庭然未嘗有抄沒之旨也及平嵩原廢遼一

疏而後禍機始發時則蒲州老師已居憂矣乃遺言中獨言蒲州而不言吳縣何耶此必其黨與深恨於執政者而又懼中老師方在高位故舍吳縣而獨言蒲州耳若果出自敬脩則渠已甘心就死矣又何顧忌之有且撫按兩院同事地方無分彼此況此事又有
欽差諸臣在前卽撫按恐亦有不能自爲之主者乃遺言中不言撫院不言奉差諸臣而獨指老師爲言豈撫院欲寬矣奉差諸臣欲寬矣而老師獨主於嚴耶此又無待識者而後知其言之妄也潘印

可菴書牘

卷一

天

老諸公輕信一承差之言而別立一議以致激成眞定之疏然劉李二疏入而皇上已有疑心卽無眞定公疏恐亦不容遂已也今旣奉旨內外諸臣可回則其事已定別無可慮矣謹此布復唯老師

昭鑒

與曹荔溪巡撫
名大埜江西巡撫

拜瑞札捧讀再三欽佩無已非臺下留心地方勤恤民隱何能至此棟待罪新建六年而久地方之事稍稍舊心前戶部題覆之時棟已能知其不可行無

待臺下之札示而後信也新建糧差自是兩端差銀起徵於上年之九月而馴至於本年之八月則爲一年有不完者是過限也糧銀起徵於本年之九月而馴至於次年之八月方爲一年故十一年之京庫必至十二年八月而後爲限滿若欲於十一年之終卽解十一年之銀是一歲之中催徵兩稅民力何堪況在當時則見徵者尚未能完而致成拖欠在今日則旣欲其完見徵者而又欲其完拖欠者在當時何其寬而在今日何其嚴在當時各官何其幸而在今日

可菴書牘

卷一

天

各官何其不幸也非所以服人心矣不有臺下豈特有司者無以自逃於叅罰哉新建之民將見其爲溝中瘠耳是舉也眞臺下不世之仁也棟非敢佞

與余十竹知縣
名夢鯉新建縣

新建繁劇號稱難治前屬不類第又多聞茸廢弛之政非門下其孰能振而起之茲有一舊役吏馬南金叩門而泣訴謂以買辦下程品物被累必欲得第一言於丈事在彼中弟不能知其詳但六年在縣頗知糧房之苦其所買之物雖未必一一無分毫冒破然

其中細微賠補不可一一報數者亦於此稍通其窮僅可支吾完事此情也亦勢也至於發寄一節尤爲大累第在縣往往曲爲處置今聞按院多校計於銖兩之間若非吾丈力爲張主不但過往者無以自免恐將來者亦無以自全第於新建真有并州之念非直爲馬吏乞恩也第與丈雖未接歡實有先後同寅之誼知丈決不訝其唐突臨書翹仰

與凌存楚知縣

名嗣音前南昌縣

棟嘗謂人生相與定有夙世之緣苟無其緣對面胡

可菴書牘

卷一

三

越以故朋友之交序爲一倫若棟於兄又似結緣之厚者矣疇昔之歲讀書於君家伯父之室其心未必投於君家伯父而一揖見兄遂知兄矣兄初見人殊落落寡諧迺弟棟也知兄正欲以是此以人投者也兄之薦於春官也格當出宰顧天下之邑幾何邑之需宰幾何而唯兄偏得南昌第棟不類因之朝夕此又非以天合者乎壬午上計都門二三知已促膝把臂同胎不若矣棟也微靈於天竣事欲出兄忽中蜚語畱都門也別之夕五內且裂何魂可銷迄於今有

不忍追念者恐涕泗之遂從也第之載入章江兄已補羅田行者歸者稍值後先竟不及會而兄之赴羅田也又走信於荒居問我婦子綺繡貽之兄未嘗忘我也第棟不類流離孱弱入章江者不能四十日而又束裝北去五月就道馳驅萬里力疲心死謂已不燃卒又微靈於天得補中禁蚤蚤棟也本不勝重誤而遺之雖勉強負荷未卽什體而其質有限愈強愈重愈重愈強若有支吾目前而弗給者補後於今兩年而未及一言之報到羅田也棟之敢於忘兄如

可菴書牘

卷一

三

此耶棟也知兄兄必知棟也此必力小任大支吾目前而弗給耶則兄可以寬弟之誅弟不至大負於兄耳南昌之政人不能知者唯天知之又弟知之兄在南昌亦可謂盡心焉耳矣猶不能得南昌之心何其難也則羅田之野又何以口碑之載道也又何易也人情風俗可槩已楚直指君於弟有一日之雅其出也曾以兄之履歷告之不知其所以遇兄者何如也殷夷陵是棟也之同心此人非但意氣超超不染世俗而胸中所抱甚富兄與之交可當益友勿以風塵

中簪笏輩失此人也第所如大都前言是實生涯唯
有一味鞍馬妻兒不習北方風氣往往遭疾哀慈獨
守荒居天南天北情牽夢繫皆不可以告人者僅可
與兄一道之耳心數歲月不知與兄相會定在何時
歲底兄又當以計事北來但恐弟之外轉先期南去
則相會之時正不可必閣筆馳心形存土木願兄自
愛

與伍容菴知縣

名袁萃貴溪縣

不類弟自丙子獲從驥兄之後而結緣遂深春官同
可菴書牘

卷一

三

薦又得同事於西江相隨不離情款殷隆上計都門
聯鑣並轡何其昵也畢事還家相與酣暢於虎丘之
上至今思之猶戀戀不能去心耳弟以四月再入章
江而五月被命六月戒行行李匆匆未及使人
報謝門下遽爾別去既而授職又日事應酬苦無隙
晷缺焉書問若遂遺忘言之豈勝負愧耶伏承惠書
極感存記吾丈實政實心口碑載道江右賢聲無有
出丈之右者卽今久任之法未必可行天曹虛席而
待弟請爲丈膏其車而秣其馬旦晚俟除檄之下可

乎極目停雲不勝延佇

與方虛谷刑部

見前

所論田糧事極其委悉且猶念及不類令致喙焉不
類於此事未敢自謂苦心然知識所到才力所及實
未敢有一毫之不盡其間有處之未當不合人情者
必其知識之所不到才力之所不及者也不類揀行
後得李府公爲之調停聞已盡善矣而迄今尚未定
何耶此事關緊閩邑百萬人心各持一見必不能人
人心服且此減則彼增又一定之理減者稱便則增
可菴書牘

卷一

三

者必稱不便其理易明也今若旋議旋改恐終無定
止之時而民間財力耗費盡矣欲以惠民適以厲民
其奈之何不類所願者就十人之中五六稱便卽主
其說斷然不改遂爲上策不類棟離地方已久昔年
雖曾從事今有難於遙度者唯在余公高見及境中
賢者相與成全之是不類之大願耳便中附復未罄
所懷

與熊正子

名字奇新建門生

不類與諸君子締石交也自德卿始也而披沙簡金

更得正子正子高標邁德卿而俠氣不減育甫蓋爾
我四人稱石交也誠天緣哉足下兩遺我書言言肝
腑且謂我於君家父子兄弟之間有骨肉之誼則不
類主臣不類無他腸唯是生平知己朝夕往來於中
不忍舍置既足下骨肉我我又何敢自疎遠於君家
父子兄弟也別來想各各安善不類旅食 京師亦
粗自安足下歲時課業何似人生一領鄉薦方可脫
青衿之苦顧未進此步一生事政是渺茫足下興致
不乏恐遂懈此心也不類誼當進肉骨之言故敢以
訂菴書牘 卷一 孟

告仲美先生時從把臂王臨海已被荆襄之 命

而出今巍然憲臺矣

與鄧太素

名文明新建門生

別來歲餘不審動定何若前所示我書八行不能數
百字而字字情款令我讀之生悲嗟哉太素一遂計
偕亦何難事滿眼中拖紫曳綠者無數豈皆出太素
右者時至有遲速也幸毋過自傷不類於太素不敢
自稱相知乃太素遂謂士當死知己而已而無禮不
如在縲絏也則不類之於太素無乃無禮乎別來歲

餘尚缺一報知己者如是乎顧古人所貴相知者以
心不類與太素意者有心在乎日月如流年華不駐
嗟哉太素努力加餐不類倦游矣語不能具者是在
太素之心相照也

與方育父

名來春新建門生

不類之交於足下也在熊方二子後乎而足下於諸
子中情尤殷異此豈非夙緣者哉足下自別我於今
凡兩寓我書備其悃欵而不類之別足下而來也寂
無一問假饒足下於我謂能照肝膽於千里之外即

訂菴書牘

卷一

孟

不知者疑之無迺張生之忘方子耶是爲不類之過
矣足下兩書言旨不殊情多淒楚使我讀不能句丈
夫出世故非世網所可牢籠何物功名足爲我重顧
吾有此身既寄之於赤縣神州則彼其所謂重者吾
亦安得不遂從而重之也吾非真見其爲重彼以爲
重則重之而已矣不類少不得意於有司不勝其搖
落之感今讀足下書奚啻落葉之墮微風也故不能
爲足下慰而抑以增足下之悲非不類不敢爲此言
非足下即不類亦不敢爲此言不類之爲此言也蓋

有深意耳歲序如流曰爲改歲又當大比之秋足下須是濟河焚舟乃不負我縣縣漢書先許足下必付之於順流南下者此非擔笈可容也

與方仲子

名克慶新建門生

別來何日不相念顧都門人事輻輳起寅沒酉殆無虛日旣日辦其神情筋骨以馳逐於人事遂不能出燕閒以理筆札追惟江頭之別實癸未六月而於今甲申八月已十有五月矣足下訝我無一言之報無乃以張生忘仲子耶張生故非忘仲子者別來何日

可菴書牘

卷一

共

不相念也足下遺我書及示我詩帙發槭於癸未秋乎而不類捧受猶在甲申春也則又何訝乎不類之疎間於足下也關河遠闊道阻且長不類自有所以對知己者或不繫槭筒之數數也因念足下清標逸足有絕世之才而不肯作豪舉正所謂聲律身度終生事業從茲樹矣不類所望於足下良非淺鮮足下之於不類在諸君子中投知最早而足下之志行不類又雅重焉幸努力自愛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一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二目錄

都門書牘

工科

上李對泉老師

與毛文源巡按

與徐文江巡按

與鄒南阜南兵部

與胡葵南戶部

與吳翼雲推官

與劉在田知縣

可菴書牘

卷二

目錄

與羅柱宇知縣

與顧學海檢討

與徐龍庄

典試途中書牘

丙申奉

命廣西

與古健吾同知

與孫子賤

與顧學海檢討

與韓懷愚副使

與黃麗江巡按

與李實軒知州

都門書牘典試還朝聖本科右刑科

與許益齋巡撫

與顧冲菴巡撫二首

與蕭岳峰巡撫

與劉鳳坪巡撫

與舒中陽巡撫

與孫監石兵科

與王礪竹僉事

可菴書牘 卷二 目錄

請告書牘 丁亥

與王麟泉操江

與李雍野巡按

與賀澗南鈔關

與王對滄兵道二首

與許鴻川水道

與呂渭陽知縣以上俱地方官

上李對泉老師

上邵梅墩老師二首

與楊濟寰副使

與李正屏僉事二首

與王麟洲少卿

與吳安節御史

與顧涇陽吏部

與詹東園博士

與諸敬陽教授

與劉

北上書牘 庚寅

可菴書牘 卷二 目錄

與王鳳洲尚書三首

與徐檢菴侍郎

與凌存養南刑部

與周志齋巡撫

與呂渭陽知縣

與顧涇陽吏部

與鍾文陸巡按

都門書牘補兵科左陞本科都

與鄭範溪經略一首

與蕭岳峰總督二首

與郝少泉巡撫

與李臨江巡撫

與邢崑田巡撫二首

與郭北野巡撫二首

與賈春容巡撫

與賈西池巡撫

與王鳳山巡撫一首

與李晉峰巡撫二首

可菴書牘八卷二目錄

與吳念淮巡撫

與李養愚巡撫三首

上任正宇老師

與陳心抑巡按

與范希陽副使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二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二

前交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刑工二科左右給事中工科給事中

都門書牘工科

上李對泉老師名戴會試座主山西布政

昨者原子出海潼關計程頗便二三子藉手原子共
械塵記想徹清覽矣棟於老師雖隔閭千里而精神
對越儼若台慈之在上每中有所疑惑偶有所見輒
欲就正老師開其惛昧則竟苦於隔閭無能祇承言
教遂覺振振焉莫知適從耳三晉大藩邦伯重寄老

可菴書牘本卷二

一

師畱一日則造地方一日之福是晉之幸也第以老
師之望資俸既深屈指拜命有誰能先之者不

知何方夙緣敢借轅鉞雖稱開府實惟福星乎爾時

君相一德殷庭異議稍稍解紛然 官府之

權日見偏重而國家財用益詘經費不貲邊釁告

急歲無虛月識者謂當有隱憂焉棟也處非其據未

審何以自効庶幾可報厥職也六合之內何事當先

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者當有所調停何者當為之

振刷唯老師一一教之棟既蚤年失父而母又老依

鄉土非老師一一教之更有何人可以一一教之也
茲因問候之力并陳惻款之衷悵然臨風形神俱往

與毛文源巡按

名在貴州巡按

承惠手札言言肺腑第已感入五內矣乃復損貺過
隆則使弟竟何以當長安居不易得此遂敢加餐又
安可忘翁丈之賜也弟叨居班末數月以久迄無建
明所需大教引領甚切近者時事雖似稍息而旋息
旋起政府委曲調停終無當於言者之意蓋家宰之
清正二百年來所絕無唯其處丁勺原一事則百口
可菴書牘

入卷二

二

與徐文江巡按

名申宣大巡按

同 朝相聚十日三五會不覺爲時之久別來不能
一月遂似經年丈之臨發誠有眷眷不可舍之意寺
中相送豈獨消魂計丈初蒞值

駕幸

山陵

諸事紛沓其忙當無過於蘇門顧丈之才力若使隨
行逐隊走馬風塵中了人事亦何以自見雲中畿甸
之外陲憲臣代 天子巡歷釐奸剔蠹肅吏安民
必如是而後見丈之才力耳得信知已出關受代初
盟謂當草具半楮卒用長篇肅啓何耶益以自見其
悠閒暇豫耶塞外景物稍異中土然男兒功業正在
燕然何至起尊鱸之想此都亭郵相對之言不意丈
乃以此言語我也丈既肅啓又爲此言弟之報書正
當盛稱譽望謂甫下車而吏民已肅然改觀矣此相

可菴書牘

入卷二

三

報之常理而弟終不敢自疎一至是也仍以半楮復
丈其領我乎抑罪我乎一笑

與鄒南阜南兵部

見前

弟棟樑以不類偶附翁丈薦書之未出爲劇縣五六
餘年淹留偃蹇已甘心於不燃矣忽被 命入都
又適從翁丈之後使列近侍是豈無緣而致然哉不
類弟爲兒時聞鄉村父老輩杖策而語曰某某者文
天祥榜進士也此乃得因人而垂名於後至鄉村父
老皆知之然則不類弟之所得於翁丈不其多耶自

違教席越歲於今跡睽心切常在左右顧不能一通
檄報於記室者鞍馬生涯日無虛聚翁丈亦既習知
之矣驟奉手書若從天降且聞老伯母倍臻五福翁
丈承顏順志有斑衣膝下之樂人生得時如此便足
彼弟棟者衣食於升斗輒使衰親煢然於敝廬之下
人南天北兩地縈牽言之醜矣更可爲翁丈道哉

曲都弟流寓之地勝跡奇蹤不獨燕磯牛首稱大觀
也卽一丘一壑亦自可人翁丈休沐之暇豈嘗有事
於此乎新知相對舉杯問月倘無忘張生則不類第
可菴書牘 本卷二

夢寐相從猶愈於促膝把臂耳 鍾陵在望伊人

可懷悵矣神飛允焉心割

與胡葵南戶部 名士龍

別後卽兩附尺一俱未備此情款第與足下竝持此
心各天相對固不在檄筒之疎數然旣不得縮地成
懽那可使聲聞久隔也忽荷手書從天飛墜捧覽再
三不覺其涕泗之從矣人世功名非吾固有入亡人
得何足動念第非因此而生悲也海內相知眼中落
落顧相知亦自不易稱者昔人云相知貴心知不以

心猶弗知耳足下以相知遇我此第所繇以感泣而
不敢忘報者也第少時稍負有意氣迨六年劇縣而
銷鑠無餘今雖隨行逐隊實違其志矣半生事業足
下與第何間哉足下猶不免作塵埃中人而謾則又
似不相知者然何也老伯母相夫教子兩膺 寵

錫亦足多矣足下尚戀戀於萊綵也如弟也者遭逢
不幸先大人背棄幾二十年僅有一弟困伏草莽老
母煢然坐守茅屋風雨不蔽朝夕饗殮之供且未必
充第圖升斗於外僅可具口食耳以足下視我爲何
可菴書牘 本卷二

如以老伯母視吾母爲何如恨不能一朝掛冠所以

遲遲者亦爲老母姑以眼前青紫慰其岑寂足下以
爲然不

與吳翼雲推官 名之鵬處州府

與丈爲同鄉爲同年而又爲同門此其情宜最親而
踪跡反似疎遠則公事一官彼此懸隔勢限之也去
歲愛弟出蒞武林匆匆未及有一言之報曾託令代
致其私今得示眞無減於對面矣用揭用銜無乃不
可乎丈以施之他人尚疑於外之也以施之於弟此

人怪事矣王懷棘之出也第問渠何以待同門渠云
外套不敢假借此心神明可質今作何狀便中寄問

與劉在田知縣

名應龍崑山縣

不類虛庸無似事不及人顧一念本心之良却自不
敢昧昨有家鄉人來傳老父母誤聽小人之言微有
疑不類之意不類初不以爲然近得手教始知傳者
之非妄而又悉老父母之見疑乃不因小人之言而
因不類之深言也則既寃哉不類辱老父母謬愛常
思所以自効於尺寸而六年劇縣頗知山裏路矣知

可菴書牘

下卷上

六

而不言非所以自効於老父母也此不類之本心也
不類身在都下而心繫家鄉每鄉人相見輒言及邑
中事令人垂頭不敢聽蓋老父母仁人君子不以鬼
蜮視人而人心叵測爲鬼爲蜮詩人之言豈欺我哉
不類以爲人言即不足信猶恐其有累於老父母之
明聽故前書中敢爲隱語自以爲深言不虞老父母
之不見諒抑又見疑也時常未季弱肉強食其負屈
而無以自申者何限不類路見不平故借何氏事以
動老父母耳豈有他哉若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老

父母如精金美玉倘其故爲不足之詞則本心之良
何在伏讀手教悚仄不安備陳衷曲卽老父母一時
未必垂鑒他日必知不類之人知不類之言當自明
不類之心也值有嶺西之役倉遽提管語多未次

與羅柱字知縣

名朝國青浦縣

承手諭惓惓下詢具悉老父母留心地方惟日不足
最爾小邑何煩大匠如此弟爲縣六年勉強支策自
謂盡心然既去地方追念前事多有忽然負媿於中
者乃知老父母今日之詳慎非不類第可及也江南

可菴書牘

下卷二

七

事體大約相同而不無小異貴鄉有司之苦苦於土
瘠民貧財用節縮每因此而得罪於當道若敝鄉
之所苦則又全在賦重役繁民不堪命而連年水旱
催徵難完亦往往因此而貽累於公祖父母者有之
老父母貴治猶敝鄉輕賦之區也且也老父母察奸
燭弊吏胥不能輕重其手則又無患乎錢糧之不完
矣恃愛喋喋幸而諒之

與顧學海檢討

見前

儲千兵來不得家中一信而得足下書不減得家信

也書中謂我作歎老嗟悲之言非所以閱世第不覺惘然自失矣第性喜幽獨而六年劇縣乃至大拂其所好人言冠裳榮第自策名以來未識冠裳何以榮也此言實非作意之言又特足下知我遂頻頻言及爾在足下已不悅其言更可向他人吐耶自今不但不託之楮素抑亦不具之口舌矣第故不類極能止足往爲縣令風波滿眼常自虞其狼籍今稍稍得離苦海猶然以爲未足耶爾弟自有不可以語人者足下書謂我以官爲家而憂其無所於歸足下誠知

可菴書牘

卷二

八

我實不得爲知我也第非矯矯自好爲絕俗之行者中竊自念既不能轟烈有所大建立以成其名則亦保恬澹以畢吾生平已耳敢曰志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哉省掖清署小可自逸然當此時言路有開之形有塞之兆可以言可以無言正在難處之時銳然有事以博敢言之名非弟所欲也退然無事以需可言之會又非弟所欲也足下必何以教之使稱有言之責乎第方賸賸不知所往委心足下足下必何以教之妻孥輩來依薄宦竟膠舟涸澤而不

能進老母子然敝廬幾不蔽風雨天南天北徒自營懷旅况仍復蕭然不足爲吾兄詳道老伯新命至知足下甚慰頃見當事者謂未久宜更有處蓋自是朝野定論弟不敢在足下前面說也

與徐龍庄名鼎鯉

華松公入都已得手教茲更得示極爲周悉感甚感甚史記事何足介意乃疊疊不已在上景葵既有二金之累今便寄還之又聞二金之外又有書一部路遠不便於寄亦知其重在金不重在書也舍弟所償

可菴書牘

卷二

九

極知數少但處之艱難非謂盡於此也第求稍寬歲月自當相繼清楚耳故鄉錢糧豈漫不留意而司農者不肯垂情亦無奈渠何其加增銀兩非查之的確未敢輕致書於當道也王少老書中所言莫家事甥意甚欲止之蓋少老高年之人不宜自尋煩惱而在景葵但當市恩不當結怨吾舅於少老有知心之愛於景葵有師弟之情凡事須苦口諫諍放寬一步此保家之良法也大抵士夫子弟有二端焉自恃富豪麾金不顧固收之微若一於保守不通人情亦非善

保之道甥於景葵休戚相關故言之不覺其觸忌尤望吾舅盡其心以扶植之母避嫌怨母分爾我乃爲眞愛至懇至懇

典試途中書牘

乙酉本

命廣西正考

與古健吾同知

名之賢長沙府

往不類棟之令西昌也顯蒙無知容容下僚何足比數而君侯一見遂加賞拔嘗記吾郡侯王公謂不類吾鄉古公具巨法眼慎許可人而頗物色女也女豈有習於古公者耶時不類棟感君侯之知已中藏之

可菴書牘

本卷二

十一

矣日者得奉色笑於上都君侯猶以西昌之誼殷殷於不類不類雖有胸無心寧能不骨刻君侯之遇也君侯直道迂時淹留郡國於今忽忽隔年而主爵者猶尚不知所處此尤不類棟之扼腕褊袒而竊負不平者乎不類棟也東吳鄙人也濫膺嶺西之命道出長沙卽不得糾數武內謁於門者而君侯又復損書損惠遠足至矣君侯之所以遇不類者如此則不類又何敢從口舌間稱謝哉茫茫大地百千年中知己正不易稱乃今棟也遂以不類屬君侯矣再拜

爲復不盡欲言

與孫子賤

名應貴新建門生

別來僅兩得足下書耳而足下言動則頻頻得之僕卽執掌風塵何至不能移半畝勒數言以報足下也僕與足下稱相知足下之遇我良亦不薄而兩年不使隻字經足下之目知足下必恨之求其所以故耳僕嘗謂古來名下士往往有放恣不檢暴戾狂悖甘爲市井所輕辱者此必非其所得已或埋折不得起其計策無復之而姑借此以逃吾情非所以論於平

可菴書牘

本卷二

十二

時也今人欲學古人古人自有不可及處豈必其狂悖不檢足學也足下所負甚大吾所期於足下良亦不輕且足下所謂諸生屈首受書求以策功樹業於天下年少未便落魄何迺漫作無狀屢貽冠裳之辱此僕所甚不樂者也僕亦所謂蕩子少年恃氣使酒時或有所失然何至囚首因服與惡少爲伍也僕幾欲與足下絕交矣以役事過星沙得見方湘潭頗問舊游恍然有弁州之感其最戀戀者於足下爲尤不能舍然也又念此時正在郡中作焚舟計因具一械

使遺足下所願故人不以吾言爲激秋後事竣輒自得志愈益驕縱有識者從旁觀我輩器量尤不可不自慎重也嗟嗟子賤勉之勉之一望其章江在下我懷如何肝腸欲裂

與顧學海檢討

五月廿一日與兄相別廿二日不及再見而弟遂行行三日而遇蘇丈於定興則其儀衛甚設戈戟森然令人興美是夜與之劇談兩人俱醉曉來馬首南北所謂西出陽關無故人誠哉其可傷也又十日而過可菴書牘

卷二

三

邯鄲則廣平蔣守王倅各通一刺猶幸是故人姓名過此入洛交接都廢次禹州則有黃丈在而彼其盛自抑損不復成歡遠巡已入楚境渡漢江爲六月十有八日也楚之去粵程途可計而時日尚早迺緩轡徐行日馳五六十里耳抵江陵問故輔所居見其樹坊羅立而剷去其姓氏不能不令人起盛衰興替之感遂及武陵時正七夕風雨徹夜寢不成寐殊悔此行恨當時不決意以疾辭也次日知陳老師之居在城中特往謁之未嘗逗留抵衡州日爲七月十七其

去粵境僅五程矣恐其先期且往衡州謀登南嶽同事者頗有登臨之興相與扳蘿而上宿祝融峰頂次早凌晨而起觀日出眞成勝游遷延兩日而後去始抵全州以八月五日入桂林郡則黃丈相見甚歡初弟之自北而來也抵全州已六十餘里又已入境而未得黃丈一信心甚疑焉至則責之不意其情特厚一應簾內外事兩人者相與對面商確必求其合於事體宜於人情方始行之黃丈既開誠心以與弟而弟亦盡忘形跡不泥成說不肯明旨協力同心

可菴書牘

卷二

三

遂得完事其間委曲有非筆端所可告兄者今遣人齋錄進呈而弟亦且發桂林矣長途七千里溽暑九十日始告成事度兄之於弟必念念懸之者是用爲兄慰試錄不敢不刻士子之文亦不能求全責備唯取其稍稍純正無大疵垢者令自刪飾而已後場空疎之極則且旋改而旋刻以故錄成甚遲計撤棘於今已二十餘日而始能治裝爲歸計從此到吾鄉可四十餘日則十月初必得入門見老母或留數日而北定以十二月初與兄相會矣都門大閱此中

得報甚遲今所見猶是八月上旬者不知終當何如也弟妻孥輩在邸想無恙兄亦嘗爲我看顧不兄關宅料是安寧南中信未獲兩家愛弟不知何狀兄此時必已知之矣

與韓懷愚副使 名紹廣西府江真備

承諭具悉弟既出闌復因進呈錄未完逗留於此不覺一月直指公兩三日一會會時道及地方事弟未嘗不以老掌科爲言但此兄自執方之性每對弟云按差在地方賢否是第一件事若此事容情遂

可菴書牘 卷二 五

無以服人弟謂賢否固貴其公亦貴其當倘以不肖爲賢則不足以服人今本賢也而稍優之豈得爲過往復辯難知其必然轉移矣撫院吳公弟之舊雨亦頗相得今相會時亦當爲丈長聲價弟行矣幸善自愛不勝倦倦

與黃麗江巡按 名鍾廣西巡按

行楚境四五日頗問楚中場屋事則有爲弟言者云宴上設坐以左右分左二席右一席奉差二君固讓直指公居左因而相遜者兩時刻卒携席仍如

我輩所設而後坐此自不免有形迹乎且九月廿一日尚未有程文發刻至今人未見楚中錄也此楚事如此又聞江右則不待宴上而後相持也方宴之日差人先議往復千萬次直至昏暮勢窮時迫而後赴宴亦如我輩所設又聞外簾擬題送入而內簾不受其可笑如此我輩內外始終相成無一問語真可自多途中與林榕老相慶亦未必不感吾丈耳史記白文果有是興否趙卓老於八月中辭朝矣有興須蚤圖之

可菴書牘 卷二 五

與李實軒知州 名芳景州

偶過貴治得奉輝光極慰仰止別後一再渡河稽延程路始達梅城日已晡矣僕夫告勅遂止宿焉從夜達旦擾費門下何以爲報哉適見門下所令備飯者二人呼而問之共愬此役之苦且云里中尚多殷厚反能脫此役殊爲不均欲得僕一言以丐門下解網之仁僕曾爲劇縣親見有此事一聞其言遂不覺其腸之熱也復念門下傾蓋如故苟可爲門下言者似不當隱若曰交淺而言深亦恃有門下雅愛耳唯門

下不甚訝之

都中書牘 典試選 朝歷本科右刑科左

與許益齋巡撫 名守謙山西巡撫

不類棟也無所知識濫竽 禁地鰥贖之慮斯夕不
忘顧嘗爲縣又當繁劇黽勉六年其於閭閻難窘之
狀耳而目之熟矣日者讀報災諸疏惻然有槩於其
心稍爲陳說而京薄不足以動 主紕陋未必其
成文徒自悚仄幸 聖主勤民勸覈必採捐 帑
金而不吝其甚盛舉但不類棟尚有有餘未盡之衷

可菴書牘 卷上 末

欲繼 請而恐不可行又嘗與其曹偶畱心世務
者再三籌度凡天下事言之也易行之也難今太倉
儲積除舊藏外所恃以供 軍國之用者不過九十
五萬有奇而一旦出三十九萬以賑貧乏不爲不多
矣然以幅員之廣兆民之衆當此嗷嗷待哺之時是
豈數十萬金所能普濟而全活之者哉卽如關中爲
數獨多亦不過十二萬耳假令人得三錢亦不過能
濟四十萬人可奈關百二綿亘萬里四十萬人遂能
盡之乎人得三錢必鰥寡孤獨無父母妻子者或可

資一月之糗倘家有二口能濟幾何解之者曰 朝

廷德意焉待人人而被之藉此以救人心消災端足
矣則同此民也被之者何幸而未被者可憫也若使
有司不得其人而所被非貧真貧弗被又當何如豈
不有負於 聖主一念勤民之切耶不類棟也又
惻然有槩於其心竊謂 聖恩不可以屢瀆而仰
承 主上之德意力能推廣而普濟斯民者無如
巡撫重臣蓋巡撫專制一方位尊權重上之足以取
信 廟堂下之足以督責僚屬倘可盡搜庫藏之

可菴書牘 卷上 末

蓄奚止數倍於太倉所發哉不類昔年所領之邑適
得省會附郭之處供億煩而稅輸縮以所入當所出
日虞其不繼然庫籍所載入官還官之贓與夫已徵
在官而後復遇 宥者或寄庫贓物可變賣者諸
如此類往往有之特有司不奉撫按明文則未敢輕
動而撫按未經題 請亦不敢擅取以充私用耳
今賑濟何事也在庫錢糧莫非官帑 內帑所蓄尚
可出之以救目前之急况以本地方之所蓄賑本地
方之百姓又何疑之有夫爲 君者既不吝 內

帑所蓄以救民之不贍爲臣者亦遂搜地方所蓄以佐

君之不足有

君有臣將貽萬世以美談

大誰曰不宜此不類私心竊有望於各處撫臺而未由自致者也今既奉臺下之教行且締石交結劄頸雖驟而披肝裂膽亦未爲交淺言深矣况臺下盛德隆望朝廷之所倚毗蒼生之所仰賴又非尋常可方其局量者苟可多活一人皆臺下之赤子以臺下之重或預先題請或用後奏聞度聖主必加欣受即當事者亦誰得而議之不類棟固人可菴書牘

卷二

六

與顧冲菴巡撫

名養謙遼東巡撫○計二首

不類棟顧蒙亡如之人也不足與計天下事臺下徒以其列在鵷班之末儼然命劄及之纏纏千百言言出肝腑今人相聚每憂朝廷無人未有能以家事處國事者然則人故未始無也以不類棟所見於臺下卽其人矣顧如臺下其人者豈可多得哉是

則可爲太息耳方今國家無事隱憂可憂何如邊

計而諸邊獨遼左更爲切近之災臺下所謂邊長虜衆兵寡餉薄不類棟卽未嘗親履其地然以臆忖之意者其爲不易之定論乎復讀大疏并圖說則臺下一腔苦心隱隱如見嗟夫安得盡如臺下其人者

廟堂之上復委心歸計以聽其張弛也何邊計之憂不類棟伏在下僚又無知識徒抱此衷無以爲臺下効無以爲臺下復有負臺下儼然命劄之及矣九頓公役託令報謝諸唯台鑒不任馳情

可菴書牘

卷二

七

又

久歉訊候於下吏政以臺下勤勞王事不當使寒暄問訊之語恩記室也仁人君子爲貧焚請

恩心甚盛矣當事者非不佩服明教終自有拘繫之見未能盡脫通知談天下事易見天下事難見天下事易行天下事難當今能身任事而不辭者誰其入與臺下有天下國家之心輒敢於臺下之前言及至此儻臺下不責其迂妄幸甚

與蕭岳峰巡撫

名大章宣府巡撫

賤子棟於臺下雖未內交也而實有緣遇焉賤子之外大父厭薄世情烟霞泉石棄世業而尚玄教遠歷五臺諸山稅駕於岱宗之麓結草爲卷則臺下曾爲碑文勒石以識矣賤子往歲一上公車再作計吏皆過外大父菴中讀臺下之文真願爲執鞭所忻慕而不可得外大父又爲賤子道臺下厚德千萬言且能指點臺下先壠時賤子伏軾而去極欲自通姓名於臺下猶以地位隔絕恐犯未同之疑昨奉教時卽欲備此忠款又嫌於恩尊聽復念臺下旦晚入居八座可菴書牘

卷二

三

倘賤子未卽外補可以望見顏色其時言之臺下不無訝其隱於今乎敬謝

與劉鳳坪巡撫

名世曾雲南巡撫

滇南遠於 帝轍羣醜嘯聚如春風吹蔓草旋刈旋生不斬其根而剔其本滇之民終無寧止之日聖天子加意民生唯恐有一方不得其所而臺下以計謨碩望奏此膚功自茲而南滇胥慶 北顧紆憂不朽大業臺下捐之封侯爵賞自是報功之常矣夫誰曰不宜棟也不德仰承下風私用爲喜所願昭

威布德一以消疑貳者之慮安反側者之心底定一方 廟廊是幸伏辱損書聊以稱謝人南地北神往形畱

與舒中陽巡撫

名應龍貴州巡撫

蓋不類棟也生長東吳孤蘆中不獲與賢已者比淹畱一經垂三十年而幸通金籍出爲劇縣支離偃蹇再幸內移政自愧其謏鮮無當於用耳而聞者廷議欲簡司文之臣迺誤屬之不類三江八桂地靈人傑聿稽故典有不發發必負大物望爲世巨擘矣不

卷二

三

可菴書牘 類棟也非其人任其責報焉內懼是幸中之不幸也所藉境上諸賢左提右挈勉爾告成而不幸中又有大幸焉者則得一佳公子不啻足以當什伯千萬而已也不類生平夢思所不到幸借爲寵榮可勝道哉臺下以山斗之望繫 朝野之心不類棟也么麼小子無足備數於門牆士之末幸以公子之故厯臺下之下交鄭重賜書隆之盛貺忘年忘分禮渥情深矣今而後不類又幸而得內謁臺下尋世好也儻所謂夙緣非耶尊命遠來棟也既不敢不拜而憲臺威重

又不敢有野人之芹以恩中軍獨有憾與魏弁耿耿
在膏肓之間西向九頓首謝公役去慨恍然悟
聖天子寤寐名世旦晚虛八座以待臺下棟也不類
或未外補相見有時乎伏候閣人知與通矣茲且未
宣

與孫藍石兵科名璋

數年間闊四月聚言殊不暇綢繆而又當別去人世
離合難乎其不動情矣弟本庸庸濫竽班行之末福
逾禍作七月間喪一長壻繼又喪一少女比老丈啓

可菴書牘

卷二

三

行之際正弟哀損之中諸凡失禮迄今思之猶搖搖
不敢自寧也老丈以年伯母問窮日夜之力蒲伏而
行人子至情此何可遏卽今雖因此被累而老丈之
心可以無悔老丈以親之故而被累大本植矣人人
轉生敬重是何傷哉弟所願言於左右者讀禮之暇
節哀保壽以慰老伯母於九原則不類弟辱在猶子
之列西望而神馳矣敬謝來人仰祈鑒至

與王獬竹僉事

名獬陽大名兵備

與老掌科相別幾及一年於此與行臺相隔不百里

而遙而便足難憑候言殊闕矣伏辱損書深感重注
弟自違教席以來昏昏默默無以自見卽今 朝政
雖無大有興革而羣工不相和協左嫌右嫌日漸乖
離弟以疎拙之性虛薄之材恩於其間祇見其跋扈
竟尾而不得安耳吾丈有肉骨之情垂腹心之愛可
無汗膈之言以迪我耶大名昔之天雄軍臬臣古稱
廉訪使肅弊除讒以安黎庶固知門下坐而臻之思
涉於獻諛不敢以筆頌矣

請告書牘丁亥

可菴書牘

卷二

三

與王麟泉操江

名川汲

棟也無如流離瑣尾不適於用丙丁之交幸通金籍
中輒自喜謂可從海內賢豪長者游生平之大快也
領符劇縣先後六年相臨相竝不知六年之內幾何
人斯則有負才欲鉅棟所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矣
棟之迂僻每以爲世不乏才而乏品然未敢出以語
人迨癸未內移正 朝政一新之會維時老成盡起
新雋彙征意其間必有儼然高品可爲棟師不敢稱
友者顧稍有依違卽涉於同有心立異難辭乎矯僞

曰無所異同而其中却有壁立萬仞牢不可奪者斯棟之所委心焉者乎棟於臺下何敢自附相知竊有一念景行行止耿耿在中久矣病廢歸林屏迹田野耳不聞戶外事忽童子抱策而前則臺下所遺慶削也以公祖而頒及子民以長者而施諸後士皆在不敢不拜弟臺下有心於棟不遠五百里而遣力未嘗有一言半詞教戒棟者毋乃使文浮其情耶棟於人世漸闊略矣獨立身行已尚未敢自安亦未敢自委臺下果有心於棟請盡言督過使無迷所往幸甚茅

可菴書牘

卷二

五

簷乏繕寫之役据案勒箋弗度弗次唯臺下鑒之

與李璠野巡按

名堯民蘇松巡按

雌伏已慣岳壑相安戶以外事一毫不得預聞老公祖玉體違和亦未之知也失候爲罪敝邑已令素受知於老公祖當此凶荒得此賢令民生之至幸此固無俟於弟之緩頰也弟有一敝同年周迪爲敝府同知亦甚清謹當老公祖臨辱時不及奉告而敝同年顧學海頗以其名賣老公祖之聽矣蓋周雖楚人實以丙子薦於南闈也弟與學海並屬同年而學海乃

自居於厚第不覺其處於薄心甚恥之恨無由便一訴於老公祖以盡弟此心今幸來役而附陳其說又敝邑學博士三人唯陳燈者年少而向上諸生共稱爲白眉而其人孤立無援以致各院行獎皆不之及蓋三人中其二皆有顯者爲之介紹人共知之也然獨不可波及其無援者以示公道乎弟平生嘗有路見不平之事此亦其一矣老公祖有品格者非時俗人也敢略言之弟絕無子姪在學與此君如胡越人之視肥瘠耳一念不平自不能忍老公祖幸無笑其

可菴書牘

卷二

五

癡

與賀澗南鈔關

名逢霖許墅鈔關

海內弟兄會合不易追唯丁丑分飛之後迄今數年曾不得一把臂論夙好懷人之感匪獨當秋而已第葺埋先墓匿跡江濱偶與城市人相聞知吾丈以前月按部我吳謂當走一价申賀而弟自病歸以來百禮盡從寢閣且意丈未必見容徒成虛套坐是已之唯有一言不容不爲丈告者敝縣去許關百里而貴衙門吏書等役大半是敝縣之人以故事體多有相

闔者弟生平不問戶外事卽縣父母亦無一憾半楮
投入但敝鄉人情狡詐最善作偽書以相欺或罪責
所加輒稱引某人爲宗族某人爲親戚此弟有驗於
崇明者也若非崇明公察覺其詐弟幾至於虛受干
請之名矣昨者邊公在任弟亦曾託其轉致吾丈不
知會問果能齒及之否弟平生無他腸獨有一念恥
於干求恒恐爲人所累故不惜於當道諸公臨蒞我
吳者惓惓焉丈其鑒在

與王對滄兵道

名基蘇松兵備○計二首

可菴書牘

卷二

三

往歲承老公祖翰貺貺頒至寒家時家弟困守蓬葦寓
書見報謂當有言申謝臺下卽不類亦自心知之顧
僻性拘執嘗以爲士當宦游則不宜通書於公祖父
母及居林下則不宜通書於 朝中故舊非必有私
語相干自是嫌疑當避以故寧甘失禮不知老公祖
能以心諒之否也茲者病廢而歸正擬百拜堂下道
此衷款豈期伏枕月餘未便痊可而老公祖榮拜之
命已及經旬不類卽勉強扶病而出弟可盡子
民稱賀之禮其所積誠何自而申謹令一力先布其

私幸老公祖鑒至吳地征徭已非舊日連歲得公祖
父母休養生息民似有瘳而今年又遭水患一望涸
天悲號載道昨見撫臺公祖報疏可謂曲盡閭閻困
苦情狀矣不知按臺公祖勘荒以何日發疏疏語亦
復激切否敝邑被災甚重邑侯申報甚真按臺勘定
幾分乞老公祖示及當此饑饉存臻邑侯方孜孜爲
民乞命而胥吏沿習積弊夤緣爲奸盜用官帑數雖
不多亦可痛恨今幸搜出弊源士民合口稱快但嚴
其譴罰以警後人則不無望於神明公祖也不類此
爲何如

可菴書牘

卷二

三

又

昨上牘老公祖偶及敝邑庫吏事蓋幸邑侯之發其
隱可懲一以警百也而臺下所惠復語乃云似有隱
情不類竊之殊茫然不省其故既而細察乃有一種
浮浪不根之語意者入於老公祖之耳乎是非黑白
何自而明也不類向領喇縣六年其知縣令之苦而

敝邑人情惡薄不類所不敢自諱史書弊習恨難
結牢不可救今幸邑侯明察查出其奸其弊既露夫
安得不加重治奸人而遂造爲蜚語以實臺下此不
類之所深抱不平者矣不類於敝邑侯漠然不知知
不類之歸臥家園也僅僅一再相見初非有所私昵
而爲之游說但以爲發奸擿伏自是邑令美事敝邑
之奸弊決不可不發敝邑之人情又最難調停敢爲
老公祖直道其故者非爲一呂侯也恐自此有視敝
邑爲鬼蜮之鄉者耳頃聞敝邑有謁老公祖於舟次
可菴書牘

卷二

无

者未審其語意云何不類以虛心抱有愚見不敢自
隱於老公祖不知老公祖鑒其微丹否也婁東王鳳
老敝鄉之大賢曾於老公祖前齒及此事否於不類
所言頗懸合否幸臺下示及其詳

與許鴻川水道

名應達江南水利道

不類棟生長東吳淞蘆中於海內賢豪長者雲泥遐
遠內丁之交倖通金籍領符西昌西昌故揚州域江
湖漕區而門下時捧 王命治水淮揚諸所展體
畫計卓卓著有成效不類棟私心佩服之願無由充

下陳任驅走耳邇者東土受災民將魚鼈 朝議無
謀特借臺下所已驗於淮揚者而惠我東土當老公
祖未蒞治時士庶無不喁喁稱慶矣唯是兩地土膏
既異事勢更殊彼水大一統而此則條分縷析似輕
亦重似緩亦急竝治則工力煩難姑置之且有不均
之歎不類棟業已爲臺下抽思而不得其術竊念
廟堂以才望屬老公祖實以艱鉅苦老公祖也則
臺下所以惠我東民者亦口不遺餘力哉不類棟病
廢歸林三年於此田野相安槩不敢內謁當道遂未
可菴書牘

卷二

无

嘗一觀台光聆鼎誨而間從邑大夫燕語具得臺下
經權闔闢一一悉中機宜至若勞瘁拮据又能不有
其身矣不類棟非東吳赤子乎銜戢非一日近因
請期將越不得已而勉強理裝爲北征計終是支
離潦倒不足相聞於當道也何期老公祖念及鄭重
損書繼之損貺揆諸鄙民之禮謂當特候門屏信所
謝臆又恐老公祖助勦 王事何暇以餘刻應對
私情寧次且而不敢進唯臺下鑒其愚而不深察之
幸甚奴卒拜來役弗次弗宣

與呂渭陽知縣

名非德是出縣

承示會計冊二本連日展閱仰見當道軫念窮民良法中間尚可議者如荒糧決常除豁役銀決不當減損今雖有減糧美名日後必貽官民之累不類極欲出見老父母詳言其故病未能也忽有公役持臺票下鄉追取船戶盧鑑米此雖巡司執法具呈老父母垂情追究然在不類却有至情欲控前月小价下鄉討租僱倚盧鑑之船載米入城夜宿於五保地方被賊盜去米十五石五斗船戶不行聲喊似乎知情但可菴書牘

卷二

三

不類詳審此夜盜至約有七八人則非船戶之所能敵明矣寒家失米十五石未必便至貧餓而船戶小人責以賠償十石將不免於傾家米可欲而其人尤可憫彼時投稟巡司不過欲其立案訪賊非有心聞之臺下今見票拘殊悚懼不寧矣不揣欲求老父母銷此票仍批數語於卷內明示寒舍無求償之心庶使小价輩不敢私索於船戶也又均徭對支事去年在舟中曾面問老父母云士夫之家往往先具手本送老父母批准各役方執向各家支銀今年四五月

內各役曾來問不類此事可照各士夫家行否不類以爲此事宜任老父母派出不當自具手本請派蓋官派則公請派則私非法也豈意舍親之家有田在不類戶內者竟不明告不類而私自與各役相授受近聞對支票將出方開具手本送來甚至有家主不知而家人輩自與各役者尤爲可怪卽不類一家而他家又可知矣不類平時所以不用空帖輕易令人責老父母者正恐犯此病假令奴輩竟以手本投遞臺下或賜批行而不類實出不知寧不墮小人之計可菴書牘

卷二

三

耶不類細思之今已支去者似難與各役取還不得不求准行矣自後願老父母出一告示凡有對支必從臺下公派各役執票支銀如官票未出而先自私相授受者卽治以罪仍不准作數此不獨爲不類一家而弊端庶可杜絕若寒舍必如此等瑣屑事一毫無所煩涉官府方是不類本心奈門戶之內自不能免眞所謂身世之累言之徒增媿報耳別有公事欲請問臺下往聞面諭云水利道開河夫俱用工銀僱募附近人民官給工食小民得資以爲糊口之計其

善也乃今忽變此法而各區各圖派夫應用一人一日領銀八釐救死且不贍又使暴露星月之下無處棲身精壯滿載而出屍骸狼籍而歸怨號哭泣之聲上徹皇天不類在田間間之殊爲驚駭不知帑銀二十餘萬何是乃爾卽水利道所行與臺下無頂而百姓則老父母之百姓也仁人在上寧忍坐視乎哉又今歲旱荒高鄉田稻實無半收昨見邸報則調免改折已無望矣及今小澗支河當開若失此不開則來歲又將犯此病所謂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不不可不慮可菴書牘 卷二

者也不類今在荒壠日擊九保內支河皆成平地行人往來於其上輒抱杞人之憂去歲曾蒙老父母差委巡檢陳爰督率田主照田自開後因民間貧甚僅可支吾度日不能出其餘力以開河今歲此舉萬萬不容已矣須發一催票與陳巡檢卽可興工大約此地工程寒舍當認其七八其餘小戶不過分認其二耳但得老父母弘恩姑免本圖派夫以供水利道之用則人人皆樂於趨事豈特九保一方之大幸凡在高鄉支河無不引領而望之矣

上李對泉老師

見前山東巡撫

昨在途中附訊於老師稍述門生之私款竊思老師有所教報此門生之所願服膺者也茲東昌守遣人齋老師手械下遺捧覽未竟愧汗已流門生本凡劣之資藉老師之庇獲廁 禁近已浮其量矣今之歸也甘心廢棄無復有世外之想但立身行已必不敢苟以忝於老師初入家門卽臥牀褥經久兩月湯藥不絕於口數日間稍支病骨而出則親朋故舊依然有人事之擾意將遁入深山與野麋封豕爲侶使世可菴書牘 卷二

故不入於耳自快耳 朝廷之事所望老師中流砥柱重若喬嶽則天下人心幸甚如門生者乘鴈雙鳬去來何足問也東昌人不可久稽率爾裁復匆匆未宣

上邵梅墩老師

見前湖南巡撫○計二首

伏念棟於老師始末可以世緣論矣夫挾策而請躡屣而從世豈乏誼稱師弟者哉况使者奉 天子命觀風郡國其錄士常也 朝廷屏使臣以糾察之權則辨賢否而疏名上 聞又例也棟蓋嘗爲士

而被收於老師矣亦嘗爲吏而薦於老師矣此世
所稱師弟也者無論人人有之卽一人而數其終身
所遇奚啻一師也若老師之於棟其情有越於肝腦
肺腑之上者而棟之感知懷遇所謂口不能言手不
能字唯有心在而已語云士爲知己者死死生不足
重耶如棟於老師庶幾死爲輕矣追惟癸未內移浮
沈都下忽逾三載丁亥四月 午告南還六月始
入家門時孱軀奄奄作惡旋發卽眩困不可制扶
之以參朮久而小愈徂冬涉寒且未敢出定擬春和
可菴書牘 卷二

買舟過錢塘起居老師并以此中款款次第請命焉
業已告家人趣治行而不謂獻春初老師遂赴三楚
之 命比時亦非不欲果所願以爲老師初被
命人爭奔走之棟既病困不冠不履唐突尊者卽
老師襟海可容如左右何以故次且不進乃李門生
國士適以其時遣一力至則棟遂致聲於彼託其專
訴此情於老師國士或不漫然於棟之託老師亦旣
聞而鑒之乎夫老師之知棟棟之辱知於老師別有
一種音聲氣味出於世情之外者棟固不敢以寒暄

問候之節當其感知一念老師亦未必以棟之疎節
簡禮遂疑其有胸無心也茲棟以一械恩下吏悉此
款款顧楮墨有限請先以出處一義願老師爲棟籌
之棟故惟魯朴茂人也又負迂癖動欲信心當在家
食時但知閉戶讀書一不問世間事幸獵科名服官
政唯能爲吾所當爲不知有所謂成敗利鈍萬曆七
八九十年間刻覈之 今日布而棟卒賴老師之
庇終事新建未淪及溺見以爲是非邪正如別白黑
豈必三代方稱直道而行愈益自信迨乎劇省署入
可菴書牘 卷二

鷄班逐隊隨行旅進旅退而後知世路難危人情險
薄宦海風波無日不作旣不能與波上下汎汎如鳧
又不能壁立中流挺然砥柱唯有歸耳今歸已三年
故鄉物態亦復不可人意嗜利輕義伐異黨同拙直
之性往往在前輩中稍致喙吻人皆以爲不便明年
四月限期已滿因共誘之使出上而慈親下而拙婦
皆深信外人之言日生牴牾前者仲弟得與公車極
望其一第可因藉口再圖息肩一兩年不意其淪棄
以歸今遂無以自解而天時人事多有可愛丙戌丁

亥之間東南大水米珠薪桂小民之轉於溝壑者大半戊子夏秋稍嫌水渴然民力尚可爲其平亦小沾

寬恩不致狼狽▲歲元早四十年來所未見民生日蹙雖有田疇力不能種赤地千里盡成草莽之場變不虛生乖氣致災殊可歎息而強食窮肉猶然不知省改將來究竟緣當何如此棟所以憤懣不平而益灰其前進之念者也萬一業緣未斷不免一出則指述示徑尚有待於老師者棟以癸未八月入省以丁亥四月告歸數其俸實三年餘八月耳此出而可菴書牘

入卷二

三

後進者倖反浮於棟也一一俟之不幾爲碩大之果乎且迂癖在膏肓牢不可救路見不平未知忌諱必至與當道成胡越久居都下非福也意欲求一憲副之缺仍從事於簿書期會之間不但藉以藏拙亦可勉力圖稱需之歲月博一 封誥以奉衰慈於堂前以慰先君於地下而棟之志願遂畢矣棟蓋於心惘然不能自決故欲待命於老師念老師之視棟猶子棟之事老師猶父家人父子之間有言不可以不盡故不覺其說之長唯老師不厭惡其言幸甚幸甚

又

不類棟雖違老師教席且久此心何嘗時時不在老師左右前書則既備言不類所以行止有俟於老師之手命矣今老師台示中亦頗及限例是正不類棟所不能自決者不類棟本魯下之材固不敢爲過高之行但使依回苟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性特不能又甘貧茹淡自家食而入仕而登 朝終始故吾不能少變以故於同儕中似嫌於立異在 朝在鄉皆有指爲違衆者人能急進不類見謂遲固無妨人可菴書牘

入卷二

三

能炫侈不類見謂朴固無妨人能干譽不類見謂毀固無妨初非主於立異亦每每欲自拂其性曲意徇人因一念之開一語之次稍不點檢真態畢出正思往時爲縣令小吏人皆忽之反得自任其所見乃使厠鵝班俎豆於 朝士之側何以善後今退處二年決意不檢仕籍不閱除書可遂苟安而鄉中又多不道之人不平之事令人氣塞展轉相迂必致參商此出處兩無憑據耳老師何以督過之聞諸公役云近有飛報老師已 召入僉院不審得代後還過里

門否倘經由金間不類棟趨領面教弟恐

王程

未可稽便從漢江北上則望老師之批示矣舍弟頃已南歸屢被顧於老師而不足以副老師盛心屢辱知於老師而愈益以致老師勤念感知慙負言之痛心奈何奈何初歸方有小疾不能附械於公役不類棟并爲之道謝

與楊濟寰副使

名芳 領州兵備

伏夏過淮陰得丈手書言言肝腑兼拜損感藏高誼與東流並長自入里門即臥牀兩月親朋故舊盡可巷書牘

卷二

宋

謝却不與往還今雖稍差而元氣奄奄未復身世上事都付之烏有矣衡門之下不見朝班中人不聞都亭郵語漸覺心和氣平曉起日高令童子掃去落葉坐看蒼苔上露珠顆顆次第下滴苦綠轉鮮自謂於中有佳况偶然念及觀察兄不省爾時作何狀案牘在前恐無因念到張生也昨過正屏兄於金間云曾有報言託丈見寄河山阻脩迄無鴻便無足異耳適遣一介之太湖輒附一信使太湖學博投門下見弟朝夕不敢忘丈丈母以草野僻侮病之

與李正屏僉事

名國士 台紹兵備の計二首

弟與丈訂天台雁蕩之約故是欲酬平生志願亦以姚江之上有吾戴太史邵中丞兩師因遂展候堂廡盡子若弟之禮非無事而空行也頃見邸報則邵師已有三楚之命楚地邇年殊苦多事邵師往楚民其有天平弟此歸且絕意人世長作林柴中棄物若邵師未膺新命則往候爲世情今已聞

命而猶然以病夫唐突於坐側似不雅觀顧邵師遇弟真同父子終難若是忽而貽書遣力又不成禮矣可巷書牘

卷二

宋

是用走告吾丈乞於相見時爲弟百萬道情師往蒞楚凌南昌今猶在羅田楚屬也吾丈亦能記及之否齒牙間惡惡爲言知無俟弟之有請

又

貴治軍兵冒餉弟久知之吾丈巡行拏究以清風弊甚善甚善但弟向聞各兵多是士大夫家以家人頂充所領之銀仍屬之於主吾丈亦不可不默會此意大都事發者勿宥毋過於苛求昔人云若還寒風穴也須畱一箇吾丈每事縝密認真而台處士夫居鄉

妄自尊大第得之李雨亭之口甚詳故敢以告

與王麟洲少卿

名世懋南太常寺

浪游數年抵家兩月人情世故朝異而夕不同蜚語流言頃刻三至令人聞之可駭可愕棟今所見鹿城一邑耳他境未可知意者乖氣召戾天故厭之因吾一邑而波及四方耶此言第可與我翁道及邑侯呂公孜孜爲民虛心樂善雖民情土俗一時未卽周知然有此才識將來必有可觀卽其勘荒一節自是美意欲得親歷畝畝勘定實數俟有 寬恩無使不

可菴書牘

卷二

半

均此念藏之在中未嘗告人小民不知見其過於覈實遂以憂癭不深疑之天下之冤莫大於是卽今所報兩臺兩臺之勘定皆以十分則呂侯之心可白矣邇者又有庫吏事我翁亦復聞之否庫吏染指官銀通同銀匠造爲鉛錫抵出放債彼其奸惡已不待言矣乃又有一等不畏官法之人公然借出以充私費我翁試虛心視之此一等入亦安得謂之無罪也呂侯查出其弊申請重究爲令者不常如是耶因其重究奸人而造爲浮浪不根之語欲中之以奇禍則不

平甚矣棟於呂侯絕不相知今之歸也僅僅一再相見初非有所私昵而曲庇之但傍觀時事憂心如擣假如邑令欲行一好事我輩當合力從臾之邑令欲懲一惡人我輩當閉戶坐視之則爲令者亦得展布其才以結於民心今殊不爾稍不如其所請且謗謠滿口矣如之何如之何禁民不許償債此邑中絕不聞若大戶五錢糴米之說棟於呂侯之前苦口止之此無益於小民而有累於大戶且大戶之名一定則胥吏之利源已開將來官府美意似專爲胥吏生息

可菴書牘

卷二

里

耳呂侯亦自口口其非良法第以爲奉上約束未敢報罷倘我翁有信於余公祖幸一及之竊以爲罷之便

與吳安節御史

名達可

承詔以長公疏草此正第之所欲見而不可得者長公卓犖始入仕路卽有此義舉其事甚正其言甚當令人斂手心服頃又見邸報王光祿弘陽已繼長公而有言乃知 國是人心終不泯滅第卽欲爲僚誼強與掩藏其如蒼蒼何其如靈臺何此言唯可與吾

人道耳第交於丈父子之間夙稱相知更有一言願
効於長公者士君子脩於家效於庭卽掀天揭地亦
吾性分中固有自他人視我謂能正言侃侃不避譴
謫矣自我處之如尋常事乃見器量乃見有養今人
往往有恃此以號於人曰我能犯顏我能持正遂自
處過高致不免於人之口者第以爲此其胸次不廣
也故敢以爲長公竊自附知已之言簡丈以爲然家
報中輒及之何如

與顧渚陽史部

南菴書牘

卷二

聖

長安風塵中知心良不易得第才識最下而吾丈輒
有許可之意此第所不敢不自附相知也丈先我數
日行第亦繼而南下自入家門忽忽於今年半矣在
外則有朝事令人不平居鄉又多薄俗令人可厭
第本以病歸遂絕意不聞戶外之言城東偶有園林
半畝因僦之以居澆花種藥頗得其趣亦知丈從楚
歸又且入越卽不能買舟而出作一良晤蓋習於懶
廢遂并同心而成契闊耳得信似從天墜屈指丈泊
舟胥江之夜猶及一出然自未可必也老伯母何所

苦以兄誠孝足以格天不久料應勿藥燈下且復諸
來者出處行藏幸兄努力自愛

與詹東園博士

名景鳳南園子語

南郊別去黯然消魂未久而第遂遭長臂之變萬念
盡成死灰歸心日切目覩長安道上冠佩皆土首耳
昨夏始得

請而歸長途酷暑備嘗苦辛然回視

風塵鞍馬亦似差強迨入家門青苔滿徑屣屣
猶然故吾不覺炎蒸已秋爽矣邇方屏迹先墓耳一
小室縣足下木雁軒記肖圖中形骸假仰舒喘謂可

南菴書牘

卷二

聖

了吾餘生交游且欲絕盡其在當路者又可知也第
念足下所謂朱門蓬戶不應指爲當路人擬一通信
適其友顧靖甫去遊成均遂以付之靖甫胸中磊落
非白眼中人而遭時坎坷則旣極矣與足下見面卽
可成相知足下能不爲之作曹丘使無寂寞耶呵凍
濡毫語不一

與諸敬陽教授

名壽賢南陽府學

別來相念實勞我心往得手札知脩途頗不良於行
丈旣單騎之任賢公子復紆漢沔迴流而上水陸艱

難不遠千里可念也第故浮沈世路飽嘗羈旅之味者摩手札寧不動情中土風淳俗厚與吾鄉大別第士推魯少文恐不能當丈法眼然方今氣離朴散士所貴非文多丈後文而先行甚善唯其家食時不知有行誼爲重一得志便放辟邪侈無不爲矣 國家論官因闕於資格未免忽視師儒之職居其職者亦甘心下中於 祖宗教士育才之意蕩然無存言之可惜丈能持一念不敢曠官卽清陽士有大幸耶

第雌伏如昨夏暑赫曦匿迹不復出亦遂相安於林

南菴書牘

卷二

聖

柴之樂已第天不悔禍災變頻仍由春歷夏六月不雨以致穀價益高郡邑大夫勤恤民隱跣步郊祈不啻兩月土膏成裂禾苗盡爲稿灰人情洶洶朝不慮夕今尚冀 朝廷有殊特之 恩而兩臺疏災未見 俞旨不省何故閭閻之內正佗條弗寧耳丈故繫心民生者聞之當何以爲懷承慰問衰慈極感肉骨之愛遲暮無他善狀唯有彊飯羞以自寬附謝

與劉

名一嫌江西門生

別來相念至切恨不能時通訊問耳僕自前歲倦游

而歸已絕意人世之事閉門教子冀其成而已是秋之舉小兒子稚魯不使出應主司之求所切望者舍第在北成均次則望足下矣初五日得舍弟報差以自慰唯不得江右題名旦晚使人求之而敝邑尉豐城人也尋以見示則賢伯仲領薦者三而足下猶然不第大失僕所望不省卷中作何語致犯校閱者之目也展轉不能置諸胸中忽夜夢有人告我云足下經義首篇有大錯誤覺而憮然適有便附此信七作雖敗兵之餘刃不妨寄示一看別有新作并多示之

南菴書牘

卷二

聖

冗中不復詳唯努力自愛

北上書牘

庚寅

與王鳳洲尚書

名世貞南刑部計三首

昨歲僅一聞問又因掌記誤撥未遂請教之私棟也故倥侗無知能人也微以天倖濫與鷄班寸無樹立抱病而歸不當復有他志近有相知謂之 朝事方彼此相持是非白黑茫乎無定言和衷則蒙媚寵之譏稍狺狺遂指爲終南之徑蓋兩岐寔非遵道毋惑乎進退維谷而棟尤卑卑無足數乃欲以隱爲高可

恥孰甚焉不獲已而勉強理裝爲行計是行也辟則病蹇久伏槽櫪於向所歷路徑盡迷不知安能就銜轡任鞭撻思得取衷於大賢奉以舉足恨無由耳而何期使命之辱頗虞盈庭之議棟願請間於下吏爲我提耳而詔之政本之地見謂休休無大狼戾而求之者愈急此其故何居二三失志之人相共指謫譏彈引爲名高無足深異而邇乃清華要地亦甘蹈出位之罰矣此其機何在來諭云 上意似有所屬則其端已露可以終惠聲替而使之喻乎天下事勝

南菴書牘 卷二

署

負未定則是非猶可據勝負已定則是非所難言固也然是非在心終不可泯棟願以心請而長者能以心授之乎比解維將走一力於門下唯長者之不我遐棄也先此爲報

又

謫劣之人處非其據得 請而歸自謂可安初服矣近因告期漸越不獲已而治裝則又倚長者遠惠德音睠焉垂恤時值倥偬据几爲報殆似有俟命於門下者茲且渡江北去瞻睇 甯京不能藉一葦內

謁臺端而中實贖贖莫知適從也邇來 朝議何若稍有底定否南中煩言稍見根據否前示所示樹黨持擊不已竊恐有蹈宋末流之弊畢竟立幟以號召烏合者其人何人其心何心而前示又云 上意

有所屬則勝負遂分是非未定夫何以能分勝負而不能定是非意其間有難言者願長者終惠教此謏淺之人寧詳毋略寧顯毋藏使得佩爲指南期免警罪而長者之所以提引後士庶其不負初心乎棟本無知又伏林壑三年而久於時事實勝不能辨念非

南菴書牘 卷二

署

大君子之言或涉於私或近於偏不敢遂據以爲信以故不容不俟命於門下耳唯長者終惠教之若乃棟也無安卑賤誠欲以先世之業借寵於大名世亦既辱許可矣第念先人微薄未能自致顯融而一經相守蓋至棟九世無他業遠者無考遺編而六世祖以後具有詩文載在家乘不令兄弟將合而刻之非敢以誇示他人直欲詔子孫毋忘先業耳剗劂方施未竟先以其目呈覽如長者無以下體肯賜一言此豈棟一人之感耶真子孫世世之感也并以爲懇曷

勝延佇

又

離家兩旬日始得渡江不肖故多火疾朝夕御舟致
肝木扶心火展轉作惡旅况殊不佳正望小力還可
奉長者命言以開胸次而何當專使鄭重賜賸捧檄
啓誦言言藥石不類久所盟心固不能紆迴以迎合
在上者亦不能矯強以傳會在下者自信其一點虛
靈終未敢昧如長者來命中立而徐察之不類謹佩
藏以去矣弟所云 廟堂一公論庶僚一公論不

可菴書牘

卷二

哭

類尚未釋然於中天下豈有兩岐之道耶此公則彼
必私彼公則此必私無待其辭之畢而世固有誅心
之論矣長者有意不類之人何不明惠之教約束之
使就公而背私也若乃台馭之久速不類固不敢挽
之而止亦不敢贊之必去茫茫海寓如翁清望可更
求其次哉而使安於林壑定非 盛世之事彼妻
斐爲者或借翁以攻其所必爭然予者終不勝嘲者
則翁去就皆可爽然無憾耳高明以爲何如先業不
足收辱長者許爲傳之此子孫雲來世世之感非筆

舌所能稱述也匆遽布復未宣

與徐檢卷侍郎

名顯卿吏部

辱惠手札具悉門下以肝腑相披露也俛無似竊抱
隱憂久矣自古正指邪爲邪邪亦指正爲邪蓋有之
然未有如今日是非白黑茫茫無定方共尊爲大賢
忽而詆爲宵類時方斥爲嫖娼即可尚爲嬌施漸致
真贋混淆邪正倒置而天下從此多故可歎也如我
翁負此不白之冤棟則以爲不必白矣彼欲中翁者
且日伺其隙不白固無以自明白亦未必遂見信而

可菴書牘

卷二

哭

徒以滋伺人者之口會須待公論之定則我翁之冤
不辨而自昭翁以爲然乎否荷翁知愛妄言如此何
如何如

與凌存義南刑部

見前

念與丈別忽忽五年於此矣自齋閒人至都僅一通
訊而第時已動歸志見長安道上冠蓋無少滋味丁
亥四月得 請南行不啻樊籠之鳥展翅而飛殊
見天地之爲大始入家門卽謝却人事屏跡田間澆
花種藥晏起早睡容易不出戶限之外遂於人世似

隔九霄而仕路山林則又九霄之上九地之下安所
可言遠近哉丈故悠悠世路者然以林間仰盼終屬
當道所以不願相聞今年四月 請期將滿念此
辱軀本無所負而欲以退爲進引爲名高此當今之
所尚而不類弟之所羞以故勉強整裝再出稍覽仕
籍知丈已量移南署然則以何時聞 命以何時

去楚渡江而下曾取道若水則必由我金閨而弟絕
然不之知也懶廢若此人者丈以爲可更使頂冠束
帶行長安道上耶雖然勢已至此不容不約束筋骨

可菴書牘

本卷二

手

以就樊籠矣而獨於知己尚自任其懶廢不一相聞
可乎遙望 鍾陵既未能藉一葦南渡與丈作終
宵之話則特走一价持片楮以告譴於門下丈而諒
我恕之於形骸之外是丈之厚也丈而薄我棄之於
門牆之外亦弟之甘也倘丈存夙好毋忘戀戀故人
之情則何以惠教不類弟使佩爲指南仗以免過又
弟之願也并以爲懇終懇馮婦總賴故人能知我耳
舟次手勒弗端弗備

與周志齋巡撫

名繼應大巡撫

不類棟本窮措大廬舍田園半借諸他人此行已盡
携其妻子僅畱五尺之童應門耳雖在邑父母亦絕
無可託况尊如老公祖耶倘臺下垂注不類棟弟於
敝邑稍爲留意百凡可以加惠者不使後於他邑而
不類棟遂有厚幸矣此便爲不類私請唯臺下鑒之

與呂渭陽知縣

見前

不類出門後家中但有小价三人守敝廬決無分毫
可以煩責老父母者舍弟雖析烟而熒然共戶同區
或有不得已事彼必自候老父母而啓決不使奴輩

可菴書牘

本卷二

至

持帖控懇但此風敝鄉行之已慣往往習爲故常或
親友或家人倘有犯此戒來賣臺下必願追究其詳
重懲其罪乃見平昔相愛之至所有特懇老父母者
唯監生王仲極係不類姻家此老父母所素知也其
爲人駸弱而家事頗殷以故人人欲需求之需求不
得則怨望怨望不已則起爭在老父母亦熟察而稔
聞之矣不類姻親在邑中凡三人而於仲極獨爲情
切此非無故蓋不類貧賤之時衆皆下石而獨王轉
運公能垂憐之百凡援手以故不類不敢負人於九

京之下必欲挺身扶植其子却未敢以撓法之事累
老父母處分也仲極雖富安分守已不與外事而貪
利之夫日垂涎其所有恨不能悉攘而分得之不類
所以託老父母但願秉公持正毋使奸猾得遂其私
而已若使仲極自干法紀不類敢曲庇之耶况敝鄉
之俗忌富不類亦甚不願老父母偏厚富家致有瓜
李之疑也不類平生不爲私請操筆及此未免自媿
不知老父母能諒之否

與顧涇陽史部

見前

可菴書牘

卷二

七

胥關半面殊慰正擬過錫山再成晤言不謂當掃墓
之期丈既無便出理而弟亦從此行矣悠悠世路誰
稱知己弟所願望在相成相戒今人弟辦讀誦爲口
頭語退而心非市道交何啻如是丈與弟決不墮落
此道猶復言及是亦相成相戒之一端也舟遂發直
北千里不知何人爲我同心實切戀戀

與鍾文陸巡按

名化民山東巡按

異日者聞將借丈臨蒞我吳第在田間極爲吳民慶
幸乃竟不能一日借也吳之民緣分薄哉弟歸田已

無心再出因同志者謂之人生出處當有所據第涼
劣固不敢汶汶效鵲下駒亦恥爲矯矯自好招取道
終南之謂今之出蓋不得不出也身在田間既久自
於朝事不相魚水未審何繇得免賢人君子之訾
詎耳丈已收我入盟籍不惜苦言惠教之悠悠世路
知己良難弟是以不覺喋喋如有便役入春明門萬
母金玉手書片楮足矣使易投易答也

都門書牘

補兵科左陞本科都

與鄭範溪經略

名洛陝西四鎮經略○計三首

可菴書牘

卷二

七

卜箇借路南行我兵奮勇一創前示云獲級八十一
顆亦未爲首功不多矣邊事披靡數年來專以殺賊
爲諱今得臺下弛其禁而又能鼓之使用命真千載
一時也但諸酋循習故態蔑視中國雖曰借路若
履坦途不虞我兵之敢於拒阻敢於截殺今一旦被
創而回此其蓄忿必深懷報必切自今以往須計出
萬全事圖長勝庶不能保其不來能保其來而必創
爲幸之幸耳引領西望佇聽好音

又

承示收番以當虜最爲得策蓋番虜均屬異類驚暴
相若唯虜志合而番族離以故虜常得而擲掄諸番
所恃以衛番助番者我中國耳而款虜以後反進
虜而棄番夫所謂掠番不掠漢一言者誤國養寇
罪不容誅者也番雖非吾族類實可作我藩籬虜既
臣服我獨可操動我藩籬乎唯我不能爲番造命番
不得不相覲而從虜虜得番則黨與日盛而我失番
則藩籬盡撤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言之可恨今藉明
公苦心當事稍加鼓舞頓令番衆回心梁萬二君子
可養書牘

卷二

書

又能益體明公德意深入番穴招徠撫摸從此番人
卽吾人兵食不加而強勁可恃邊事其有興哉敬佩
明德肅此道謝

又

屢奉教札極感記存卜會既經大創海虜又不敢搶
番足見我兵威稍振從此勵軍秣馬誓斬名王明公
之功燕然不足勒矣但羣醜生聚已繁驕悍已極前
者不虞我之接刃遂多損傷茲豈無報復之心欲一
逞其狠噬耶先事預防有備無患料明公已有定畫

在中耳所論一川之虜以無定形軍難深入誠哉老
成長慮然此虜不除則二豎終伏膏肓洮河將復增
一邊而西事無息肩之日矣明公亦頗念及此乎
主上西顧憂勞特重經略之命朝紳屬望於
明公至切明公收功全在二川不類棟書生不敢妄
言兵事唯當極目隴雲爲明公祝禱而已再拜來者
謹此爲復

與蕭岳峰總督

見前宣大總督○計二首

伏承遠遣通官口授諸會報語并械畀原來夷書敬
可養書牘

卷二

書

領不類棟書生不達虜情邊計辱台示奚啻提耳命
之矣備覽順義書與一克台吉夫婦書詞雖小異意
旨都同據稱李副將與合落赤相殺順義猶在甘鎮
內境則李副將之死皆合落赤之罪也後因征罰西
番而合落赤在後哨與李遊擊相殺順義時在前哨
則李遊擊之死又合落赤之罪也不審洮河之犯李
聯芳之死亦係合落赤否耶合落赤是何頭目豈卽
所謂火落赤者耶三娘子既知怨虜王虜王又自知
懊悔獨奈何不明正合落赤之罪以償我三李將軍

之命耶如醜虜果有講明求赦之心則遂因而導之使縛獻合落赤以贖罪然後斂手東歸求復開市斯爲恭順不然以空言啖人犬羊狡猾甚矣臺下必有真見必有所以制馭犬羊之術不類棟私憂過計若有梗於中而不能俯仰者臺下慎勿以杞人笑之幸甚

又

承諭三鎮市本不數而以驚馬草料變賣夷馬二項補奏意者其相沿弊規乎手大疏再三讀不覺令人

奇卷書牘

卷二

奏

驚異夫揀汰驚馬本謂虛費可惜也而草料不除且舉而委之於虜其費不更可惜耶夷馬疲病軍士朝領而夕死矣責令賠償又何以堪未審始自何年生此厲階邊軍之日耗而邊事之日非有由然也可歎可歎若非臺下軫念邊疆垂恤軍士明目張膽揭出其弊舉朝誰得而知之日會大司馬大司農皆譏及此事不容不曲從但須三令五申定立限制毋使濫觴則可儻今日請加之後漫無限制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數年而又有十萬三增矣無已

其復取諸軍士乎臺下在事當無慮此不可不爲後事者慮也書生愚見誠然不知通變臺下幸勿訝之

與郝少泉巡撫

名杰遼東巡撫

不類棟謫謝無能代庖有媿然在職守謂當有言以復孫帥怯懦玩寇不俟問矣乃若家丁決拾遽欲割耳則其意何居讀直指疏令人氣塞方今虜燬漸開主上憂勞至切而邊鎮猶容此輩坐延歲月及其誤事而黜之不已晚乎此臺下身繫長城者事也敢布其愚伏祈鑒在

奇卷書牘

卷二

奏

與李臨江巡撫

名采非山西巡撫

屬者洮河失事傳言盡稱酋首火落赤而今順義回書乃指合落赤台吉豈一人而二名耶抑諱火落赤而藉口合落赤台吉耶不類棟初當事未識虜情邊計第以書語參詳意鄉捉償命者卽合落赤台吉耶使其果爲酋首甚善甚幸倘醜虜狡詐欲庇火落赤而假合落赤台吉不足爲輕重者抵數則我中國無乃爲虜所愚乎此在臺下必見之審而籌之熟矣不類不敢遙度便中更乞明示之

與邢崑田巡撫

名珩大同巡撫○計二首

承諭兩官互調在臺下必真見其有利於地方而爲之請矣事下兵部不類棟唯有贊其成安敢輕置異同耶往時責成既疎激勵復怠諸介胄多以玩愒相安今非其時正望門下之留心也不勝企禱

又

承遣官檄到夷書具領尊教不他失禮母子既已怨恨扯酋扯酋又以洮河之事歸怨火酋似乎稍知大義即當明正火酋之罪以償我三將之命可也而火

可卷書牘

卷二

奏

酋尚牽絆扯酋不歸以張聲勢則又似乎陽離而陰合矣此時水合草枯扯酋之不即起帳無足異但言怨火酋而不亟處火酋則其情大可疑犬羊狡猾或姑爲是言以啖我而未必有實心怨火酋也我母乃爲虜所愚耶面詰通官亦未嘗有確見不類棟私憂過計若有梗於中而未能類仰者門下受重託懷遠慮其道何繇主上北顧至切不類棟敢不引領望之

與郭北野巡撫

名四維宣府巡撫○計二首

承示青把都等進貢寶馬皆如故事馴擾無譴甚幸此老掌科平時調度得宜足以繫虜虜而使向順也但聞遼左被侵則土蠻糾合青酋以二十萬衆深入果然何其順於西而逆於東耶虜情狡詐固未可知倘遼左委過於貴鎮亦理之所有者使中更有以示之

又

所示通官詰問青酋報語似已得其情實但不知虜人之言必無詐僞否通官之傳必無粉飾否弊端漸

可卷書牘

卷二

奏

次已開主上殷憂至切昔也邊臣責輕而今也邊臣貴重意老掌科視國如家必有深謀遠慮足以慰九重北顧者矣不類棟書生何敢妄置喙耶敬復

與賈春容巡撫

名待問甘肅巡撫

承諭貴鎮虜情一一領悉卜酋銜怨益圖報復不足異也第當加意隄防不使得利而已賓妻素稱恭順討番未與何敢遽逞狂謀此其漸不可長涉溝之犯未審爲何枝部落無故而入又何以耶大都犬羊性

貪二十餘年養養至於今而驕極矣來則禦之恐不可狃於和議而展轉怯戰也未審高明以爲何如

與賈西池巡撫

名仁元廷綏巡撫

承諭領悉實心體 國區畫調停如門下者今有幾人貴鎮衝邊兵馬錢糧勢難偏重來議無不允當不類棟何能贊一詞也微聞淮浙鹽引虧盈迥別若以浙鹽與淮鹽同年而語必至病商雖行巡鹺使者酌議恐彼中未能灼見貴鎮民情在門下審時度勢不知遵何繇道能使各商樂於多開斯善之甚耳再拜

前菴書牘

卷二

空

爲復倥傯未宣

與王鳳山巡撫

名致祥順天巡撫整飭薊州邊備

凡談邊者率云薊門近在堂與非西陲比徒以西陲孤懸天末易爲虜所乘而不知堂與之中所關尤重有兵不試與無兵同向來處堂相安者謂虜款既堅無所事兵耳今鸞端已開豈容不爲先時之備萬一有警無乃以不教民戰乎老掌科未雨徹桑脩舉操演誠爲第一喫緊事又定以演期預行傳示人心自應帖然無俟問者但脩舉於久廢之餘安能保行伍

之不爲駭異正恨始作俑者因循廢誤以怠人心自微寬大而貽後之人以脩復之難可爲太息然不有廢者不足以昭復者之功臺下是舉也後之視今當異乎今之視昔矣不類棟不勝欽佩

又

邊工繁鉅藉任事之臣爲 國家殫力屹然成金湯之固甚盛舉也而老掌科率先勸勞功應居最矣但叙及 內廷無乃近於套乎今之邊備久弛所賴以鼓舞人心者唯有功罪二端幸盡祛舊套以一新將士之耳目門下儻堅持此意不類棟已盱衡願之

前菴書牘

卷二

空

與李晉峰巡撫

名尚思四川巡撫

承諭新橋堡之事具悉委曲不類棟生長東吳菰蘆中不開軍旅未敢妄生胸臆至番情虜態尤不可以遙想而測度之者第聞火真二酋蟠踞兩川日掠諸番以增黨與今黑苦等族攻城陷池已犯不赦之罪萬一提兵往勦彼皆相率以投虜則既未得明正黑苦之罰而又益增火真之黨我 中國不兩受其敝耶門下設謀防虜隨卽牌諭諸番已得撫馭之術彼

其自生疑畏一旦在逞且奈之何唯是善後之圖則不容不望之門下矣未審出何奇可以制番之不從虜以保四境無虞以慰九重西顧也不類棟引領望之敬復不備

與吳念淮巡撫

名定雲南巡撫

承諭岳亭罕鳳二子在緬懷嫌圖報情也若思箇先年被逐而來受我中國之恩至厚何遽生叛心爲莽作先鋒耶忘恩事讎罪所不赦謂當及時撲殺此奴則諸夷觀望者可絕其效尤之念不然繼思箇而可菴書牘

卷二

奎

與李養愚巡撫

名沐應天巡撫計三首

五六月間頗聞雨澤及期米價稍減私心幸慰不可言繼乃聞六月以後甘澍復枯禾苗盡稿正切憂之得七公祖劄示具悉終始矣臺下實心爲民勤率有司虔誠致禱一念自能格天意此時必有以副三農之望第今春二麥既見有遺棄而米價不遂平乃及

秋旱恐蓄米之家又閉厥以索高值小民皇皇何處乞旦夕命耶言之可爲飲涕聖恩難於屢徼閭閻日就蕭索致累老公祖焦勞旰食奈何敬此報謝

又

昨歲蒙恩浩蕩雖係兩臺乞命聖主垂仁而窮源反本非老公祖時能發之於兩臺以得之於

聖主也此恩不可濫被卽今邊關多事帑

藏空虛大司農束手無計時已岌岌萬一東南再罹災沴則國家何自仰給此其大可慮有難以輕言

可菴書牘

卷二

奎

者臺下識超材請安得不概於中耶何以教不類棟使知所持循圖効尺寸辱在省中後進倘尋休誼盡言督之不類棟幸甚

李公先任蘇松兵道條議獨脈

又

不類生平碌碌守尺寸在老公祖已能知之信之而人情狡僞則不類乃自不能信之於已耳此身在外去家四千里家僅有一母已衰一弟亦諭其閉戶外事絕無與寒家相干涉者不獨狡僞之徒藉口不類幸假臺下三尺治之卽同袍中有稱引不類姓名

謂某某爲張生至親某某爲張生舊友皆非不類之所願是在老公祖之明察耳鄉俗薄惡本不當自出諸口但愚性粗暴不忍見強食弱肉以故於公祖父母前不惜惓惓言之卽前任周老公祖非不毅然不徇請託者而人固有藉其聲勢以要求有司無不遂意則寒微之冤無可訴者日不忍見此不類所以不能噤口竊以告老公祖也儻臺下稍借顏色以存故舊而彼遂可橫行郡縣不得不曲意承順矣故不類居平每每以吾鄉有司難做立論非無見而云然也

可菴書牘

卷二

奎

憑恃老公祖交情省誼未免深言更望老公祖鑒之

上任正宇老師

見前江西巡撫

先得敝同年陳直指檄筒已知驛傳道范憲副事繼奉老師命劄頗悉其梗槩矣事關門生職掌鄙意亦欲有一言第熟思之言法則又爲范君增壘言情則又非職掌所宜以故寧忍默而不言大約朝中與范者不與范者相半而總臺李公輒稱范疏以爲適口今部院已經具覆久未得旨不省上意所嚮一事一人不足惜也唯是朝廷重撫按之權

重紀綱耳撫按權輕則紀綱倒置奈何奈何本欲候旨下而後勒報會有隴西之役倉卒具數語唯老師鑒至

與陳心抑巡按

名禹謨江西巡按

承諭唐司李實弟舊公祖也謹按君奉王命而

出所用夫不過六十餘名猶未甚濫揆之於情皆似可原但欲形之章奏以爲不當叅究則又似非法殊令弟兩難耳不得已而聽部院議覆果遲疑未遽得旨恐唐王不免於重處而冀按君亦尚未可測

可菴書牘

卷二

奎

也奈何奈何上下相安爲國之福不願地方有此等事足爲世道人心一慨耳

與范希陽副使

名漢江西驛傳道

伏辱教札更惠疏草三復不能去手世路習於阿比誰其爲公法存什一於千百哉風會既流挽之者寡遂爲創見然有識者未嘗不肯肯而心佩之矣事關敝科職掌亦有從史弟以置喙者然終不能謂情可掩法也倉卒具復統祈鑒至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二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三目錄

閱視固原書牘

與魏確菴總督

與鄭範溪經略

與梁霖宇兵部

與萬丘澤僉事

與尤紹菴總兵

與唐副總兵

與蕭參將

可菴書牘 卷三 目錄

與王參將

與李遊擊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三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三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棟樞

閱視固原書牘

與魏確菴總督

伏念棟也生長東吳菰蘆中蓋蟻矇微細耳濫通金

籍遂得比行於士林然未敢自以爲幸而於心故有

懷然懼者夫士伏草莽如鴛鴦在野無負載之託既

已銜羈受轡寧不慮其踣躓於前往耶浮沈中外十

五年於此恆思得寓內偉望人所執鞭以從事焉而

可菴書牘 卷三

首爲臺下屈一指也寤寐勛名以日爲歲卽無由通

紹介闔門牆徒抱區區此念屬者邊境繹騷 主

上西顧特重視師之 遣乃誤使不類如棟也者

棟自承 命憂懸以瞿無論知識寡昧不足與大

事之謀彼水澤之民安所能窺邊疆重務忽聞郵報

暫借台壘鎖鑰三鎮不覺喜之如狂謂當有指南無

苦於迷徑矣所未敢上竿牘以恩門者自顧非守土

吏恐竟見嫌於門者也茲得邸信傳示臺下辭疏情

詞甚懇豈果於戀東山而負蒼生也乎棟也於是不

能不馳一言勸舍人趣駕固不類一人私款將有待
教於臺下者亦爲 國家事重爲蒼生望切翹首勞
心終難嘿嘿耳再拜以遣去人代致此中百結惟臺
下少垂鑒焉

又

棟生也晚入仕也又晚未嘗備名門下士之末顧區
區一念能向往當世大賢如臺下重望耳而習之匪
朝伊夕矣茲者於役朝那循湮水而行恨不及一叩
堂皇慰生平仰止正幸師中得借丈人使晚士奉教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而受成焉乃覩辭疏懇切殊令鞅鞅棟非知大計者
願以愚昧自效於長者之前則有三不當辭北門鎖
鑰非準不可此其一也虜讎已開 主憂特切大
臣與 國同戚會在此時此其二也秦關百二僻處
西陲肉食者無良謀生靈塗炭振起惟時桑梓可念
此其三也由前二端實惟台臺之責由後一端則棟
也與有干焉自入長安以涉西北無一處不凄然無
一人不疲甚無一事不苟且目前固知積衰已極漸
不可支矣如久病之夫奄奄氣息不及時滋補其不

轉而溝壑也幾希台臺試聽棟也一言當必矍然而
立不俟其口之闔矣至所稱 廟堂眷注八座虛
左等語則棟也不敢面謾請以 主恩爲重 國
事爲重夙興命駕棟也不勝惓望

又

夏首馳一力候堂階時弟見初疏疑臺下果哉戀東
山也 國事方殷切願命駕方械發而不類棟業已
出開城走會州矣迤邐涉皐蘭以至枹罕遂及迎秋
駢駢征夫敢憚勞哉獨時事可慨不能不令人髮上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指耳在枹罕與中丞葉公燒燭夜談爲 國無其人
之感中丞許有臺下三疏草在出而讀之不勝膾炙
唇吻無論論事剴切卽發語遂稱與 廟議不合
則非臺下誰能如是中復及宋事此正杞人之所深
憂而 廟堂之所欲諱者嗟嗟將使後人復哀後
人奈何奈何臺下三疏字字赤心爲 國乃得
旨若此所謂不合誠不合耶不類棟書生初無大識
見唯是一點真性炯然在中至於好賢疾惡則又自
合下帶來不復知其何以懇至至是也如臺下重望

海宇傾心又安用不類棟嚮往爲輕重哉臺下忠直忤時自是三黜遺軌不類棟何緣得從臺下之後而時顧病其能爲異也不類棟不幸而不遇於時殆厚幸而得從臺下之後矣來諭傾蓋如故不類棟未敢自附知已或生乎百世之下而仰止百世之上意者其然歟牛柱史侃然丰格雅非風塵俗眼中人宦途邂逅殊未嘗殷款臺下會間尤望爲不類棟聲謝倉卒布復不盡惓惓

又

可菴書牘

卷三

自前月得信後正擬專力候臺下膏車秣馬而浮踪一走臨潭則回首開城又如天上千里長途卒遽難達比過瓦亭郵舍始聞郵吏傳言台駕卜吉於廿七日入開城矣私心幸喜不可名狀時欲暫畱信宿圖得一晤以慰生平仰止之私而郵吏猶以解字不可有二爲疑不得已馳而去姑令人齋尺一代布其私而諸所殷殷欲請敘於臺下者槩乎未之及也乃於路次接手示蓋不勝其垂注之深不類棟顧影自慙何緣當臺下寵遇至此耶棟故後進生若使容之門

墻執弟子禮已逾涯分稱曰同心則吾豈敢無論器局些淺不足與大事之謀卽東南水澤之夫何能窺天下大計唯是一點赤肝炯然在曾目觀世道人心輒扼腕竟日真有食不下咽者主上春秋鼎盛非不留心四方而中外當事者皆無實心爲國一務苟安朝夕以完已功名遂使天下事如逝水之東而不可返卽今虜獍凡三尺童子誰不知之彼羣醜之鴛鴦無狀在三尺童子又誰不爲之憤懣不平而獨當事者堅執以爲恭順此其心豈真誤信其爲恭

可菴書牘

卷三

五

順也不過借此以粉飾太平求了目前之事耳養虎遺患凶於而國執任其咎可勝歎哉日因問丞疏論經畧不類棟亦遂迎機而進一言苦乏繕寫之役未及錄出呈正計不日卽可得肯自當於邸報中悉之矣暫復來者尚容嗣布

又

初聞臺下出山已喜之不勝亟馳一力爲候而使命遂臨長跼啓械伏讀再四深荷長者之勤倦屬意也敢不策駑駘以報知遇方布楮謝來手而械筒更墜

在前則月之十日頒示者意其人西向尋不類棟蹤跡而不類棟又且旋而東矣近遲始達耶乃得捧覽大疏展轉不能舍去台諭云辦天下事者必先有定見定力蓋臺下身未出而智中已自有定主故言之懇到而中竅非漫然舉筆可同也和不罷則虜無內顧和不罷則士無鬪心密彼審已既成確論已至謂和不罷則殺順之令足以惶惑將士之心尤中今日竹盲大病今之當事者口口以分別順逆爲詞無非禁人使不殺虜耳經畧公揭示諸番凡得虜首級者

可菴書牘

卷三

六

有賞而隨繫以不在洮河作歹者不許妄殺豈洮河作歹之虜別自有記號可認而識乎是示也不過虛張剿虜之聲以藉口於朝廷而實禁諸番一虜不敢擅殺嗟嗟是誠何心哉大疏云逆於東而在西曰順逆於昨而在今曰順將執何術以分別之雖近者部覆茶院疏得旨似嚴恐亦以塞言者口耳臺下疏入不問而知廟堂之不合也不類棟牘贖何所知識乃承下問足何虛懷竊謂今之邊事大壞極敝所賴於臺下更始如奕者然全局已負必撤

起另較以冀將來之勝則可若欲掩東襲西求挽回於萬一必無幸矣至於河西時勢據報東虜俱已出邊唯火真瓦刺三酋雄據海上經畧者方有出塞之圖臺下姑坐以窺其作用三酋未殄可奏凱還朝否耶臺下當是時出萬全必勝之謀以雪國家之恥以紓君父之憂卽定遠殊勳不得專美於前是不類棟切望也未審台見以爲何如

又

昨奉戶部有行查議監牧府官因其一疏入隨馳揭

可菴書牘

卷三

七

請正想已徹台覽矣承惠教封事察虜情度時勢言言中竅南北二患安所逃臺下燭照耶愚意謂北患止於防禦來則拒之而已南患尤費處分大議所謂亦不刺之故智今已昭然此時爲計將窮兵遠出勢必不能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進我能歲歲加防時時罔懈乎師老財竭將撤客兵乎不撤客兵乎不類棟以爲寇在門庭禍方伊始而經畧公洋洋報虜出邊若以爲可藉手報命者西陲之患不知其何所底止也所幸臺下在事猶有軍中一范不類棟差

以自慰耳方走路次匆匆謝來者未悉尚須別作

又

昨者遣人齎呈疏草時方秣馬欲走清平一問定邊諸路扼塞以探本鎮之東障也率遽具言奏記臺下無暇致詳既涉鳴沙則拜公役投以大議捧覽心非非臺下孜孜爲國安能細思中窾如此隨於路次報謝計亦已經台炤矣聞行臺先歷會州以及金城而將窮臨河之絕徼則迤西形勢何者可以設伏何者可以脩防當無遺於明見之外耶不類棟近巡東可菴書牘

卷三

八

路觀村落之蕭條稔災疲之情狀殆有甚於開城以北者夫邊驛既棘民困如斯將來關隴之閒木審終作何狀言之可爲寒心也今且還慶州專理冊事需其完卽可出關第無緣一侍教席領面命愧負此心耳臺下前示謂禮貴簡質亦有不可盡廢者欲俟棟之發足而有所施也以臺下之重加於棟也何所不承但棟之爲此役業已盟心而來頃藩司以賓興告成循習往例貽之宴花棟亦且委曲辭去臺下可以察其肺腸矣况辱臺下忘分忘年收入門牆之內許

爲意氣則世套物情似可總捐之不類棟所冀望於臺下唯是德音世邈誨語能勤卽長者之所以大造後進生無量也儀文益廢斯真意愈敦不類棟竊用爲禱臺下肯垂鑒之否乎

又

伏讀手札仰見臺下之相信深而相望厚也敢負知已之遇者其夫耶四鎮公移各各當事機懷遠慮出臺下之口自足近裏着已一點爲國真心盎然可掬非漫行文具者比未審四鎮能不以漫應否也延

可菴書牘

卷三

九

陝中丞皆有實意當必能仰體臺下所行茲再荷瑤臆頒示大議請之先期庶不誤之臨事誠定見也宰會畫行夜伏蹤跡可疑吉囊銜水泉之恨時時有反噬之心其稱馴擾出邊果畏耶抑誘耶此如養癰終必潰者不類愚見正與台見相符耳不類棟前議責成經畧意專在此來示云此公不去事體友有難行者不類棟亦心計之矣西事之狼狽固不敢盡歸咎於此公而羣虜之日驕日狡以逆取於西復以順取於東彼無所不利而我無所不困則實此公之

故若縱之使去乃反得據上游以低昂人功成則曰是我經畧之所致不然曰吾去而事遂債矣既已養禍於先又復委責於後此不類棟之不甘於心者也來示又云火真虎視欲自效焉而有撓越之疑姑聽靜焉不免後事之悔臺下之所處誠難頃方見

旨批會歸巢西事稍定即許經畧東還宜大棟初意欲更申其說今得台示而已之以身為萬里長城紆

天子西顧不能不專望於臺下矣交際私情何事不可斷絕昨小啓又曾致意於臺下唯臺下鑒存

可菴書牘

卷三

十一

又

手札所示極感長者相信相成棟也爲此役自是專屬邊徼不當苛求腹裏顧以肅材濫與禁掖有聞必言有言必盡乃所以業其官耳敢以責不在焉而委去耶况大計在即不類棟之還闕正惟其時所願長者一一明示方今民生日蹙吏治急矣節年奉旨非不加意申飭而終不可振正因公道未明工請託依城社卽盜跖公行而惴惴無華實心任事者卒無以自見關隴之間凋瘵可憫長者桑梓關心

燭照自確不以詔不類棟也又誰其詔者不類棟也不望教於長者亦誰望耶手勒爲請伏祈鑒在

又

始和議之倡謂以示羈縻稍緩其入犯而自爲脩守計乃和成而脩守計竟置不言若以爲禦虜長策盡於和之一字矣陵夷至於今日無足怪也不類棟竊自念之誤國家邊計畢竟是和之一字蓋患至則圖勢迫則進人情大抵皆然射石虎者一發沒羽氣生於畏也自和成而華夏之限已蕩然不立唯虜欲

可菴書牘

卷三

十一

是償其期相安於無事則又安得有人復議脩守者哉脫有之必且以爲無故而發大難之端矣故欲藉和以爲脩守計萬萬無是理也始之倡和議者亦不意其遺禍至此亦不意後之人必執其說而不變也其在今日既欲執其說而不變則無如另爲約束定以限制誠爲救時之急務不類棟久有此心欲俟報命特爲此請乃今得臺下先發之甚幸甚幸疏中陳列諸釀禍狀至明至悉雖使不類棟閣筆尋思伏枥經日終未能叙及至此况言出臺下更足

爲重臺下一言勝棟子言矣尤帥病日不愈時方用人爲急不類棟日夜在心近見邸報已准其回衛調理尚未知代者何人今臺下親見李胸之可用正宜及時用之但恐臺下疏入稍遲部中先已有推奈何卜會銜水泉之怨方獐然樹戟而當事者百計補塞以圖了事恐甘肅之間罅端方始頃以此中中丞改鎮河西固善第此中關係亦復不輕河洮接壤兩川非得實心任事撫臣悉意勾當秦隴赤子終難肝睡頂冠束帶見不乏人國事多艱誰可使者言及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至此唯有太息而已臺下以爲然否

又

大疏指事詳確抽慮周當自今別爲章程悉改狗虜故轍猶或可以障末流而挽萬一不然宋禍且立致矣每年巡按御史劾實具奏甚佳但貴得人苟非其人亦能扶同誤國卽今西事不有誇詡其詞者乎獨非執法使者乎蓋世運日衰肉食者以全軀保妻子爲上計共效悞熟世方目爲老成忠厚而認真任事不顧嫌怨且有好奇立異之疑可嘆也不特邊

事凡國家事盡犯此諱奈何奈何臺下負有實心爲國者敢以私衷質焉手勒弗次

又

手札所諭極荷長者肝膈之愛矣而終靳其入與事未之明示則使棟也振振焉何從探討耶方今吏治懸窳已極但仕路蹊徑以共相揚詡爲要訣卽委心託人人固漫不之應也昨在西陲見有一二州縣耳聞民口囂然而揭查報冊猶然定爲上考矣如臺下所云能彌縫藉援引者誰肯爲棟道其詳正當仰望可菴書牘

卷三

三

於臺下耳臺下以國之元老負一片赤心爲蒼生計爲社稷計何爪李之足嫌况不類棟被臺下破格至愛臺下教我之言敢使他人聞之耶棟也終不能不爲懇請唯臺下鑒之

又

從走而東則西信已無所聞矣彼當事者既忌其知各將領遂畏不敢報况事在延鎮非臺下示及何山得聞莊明二酋先年作歹於未嘗經創而遽許開市無怪乎其驕恣而莫憚也賈中丞固自有實心者往

題此疏時不類棟心知其非而姑未與深辯以此公故乃今莊會果狂逞而入矣犬豕畏杖二十年來漫無所警且日投之以骨豈虜之敢於爲惡哉大議責成主帥甚當甚當古之大將受闕外寄以一身繫四境安危而今擁貔貅於鎮內寇至若罔聞知則又安用彼爲也杜帥者本自平平無所伎倆去冬訪核軍政不類棟業已考之下等所未入糾者以無大過也當此戎務劬勩之時擇人要矣是在臺下審之

又

可菴書牘

卷三

五

再承惠教戰禦大議可謂至當不易之論况爲臺下已試之成法自宜著在 令甲守而勿失者也不類棟鄙見則謂此時虜勢已動決不能信守和議惟圖苟安矣又宜亟解損軍折將之禁夫以漢高將將淮陰將兵臨敵對壘欲不傷一人恐無是理自和款之後凡小有損折卽聞然以爲失事誅求不已致令介冑者流只圖苟安寧百計以媚虜而不敢輕出一鬪字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今以戰禦責成於大將偏裨而不解此禁彼終畏首畏尾難以舉手棟竊有意

言之俟還時屬草今因冊事未得就緒旅愁極是作惡百凡都在棄置耳更須臺下教之

又

別諭洮河二將并孤山劉將三人者不類棟亦物色之久矣劉原係本鎮東路遊擊近方轉孤山其人故自篤實然臃腫之態誠有如臺下所云者茶直指頗稱其良唐副將舊在定邊大有訾議但其人稍昂藏不類棟之行邊也觀各武夫過於趨承卑詞縛禮心其惡之唯此人之待棟也覺倨故反優其考而葉中

可菴書牘

卷三

五

丞公亦謂其可用原將者則不類棟朱家山疏中業已叅及矣總之此三人皆非材官也全鎮諸將獨有來保李寧二人可稱上品靖虜肅如蘭亦頗認真不尚虛恢而氣魄不大臺下以爲然否莊曾方聲譽於延而卜曾又銜怨入犯路將竟不見報不類棟茫然不知也可示之以詳乎便中是懇

又

屢辱翰教且感且愧且懼感長者之高誼愧不類之難承而又懼其孱弱恐終至於負知己之遇耳卜曾

入犯亦微有所聞幸姜帥堵截致令失望而去甚善然亦臺下一時振刷以故各路將領精神意氣遂能奮揚不爲虜所乘間第此會懷慙抱怨其心未已誠如大議所云今宜嚴兵以待也河西主帥張臣者故自二十年前戰將卽今日中材官恐無有出其右以臺下之籌策調度之必能相與以有成矣所諭諸虜套爲雄長卜酋方憚然樹戟而火其移帳亦思木川未經一創秦隴之士終不可解甲而臥無待卜者至如明愛莊禿賴二酋先年在河西作歹最爲可恨已

可菴書牘

卷三

末

革市賞去冬方爲題復事不久也今又肆逆矣孰謂犬羊恭順只圖歸巢復市以了前件耶言之可歎可恨領教惓切據愚意爲報亦未知然否惟臺下嗣命之

又

捧覽別諭肝腸欲裂臺下之望不類棟也厚矣教不類棟也多矣昨有信與葉中丞正云時事更易世道轉移意者邊事可因一振是大機會而臺下來諭亦云世道轉移有機臺下前許不類棟爲同心棟固不

敢當第未知偶耳意念何遂相同如此敝僚鍾君誠有意爲善者不能逃臺下之懸鑑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謹佩之心頭還日當以臺下之語語鍾君共期砥礪以無負長者雅意耳葉賈二中丞豈可多得此中各道若洮岷道李君亦真有實心任事者不類棟入關來於監司中僅見此人耳臺下試察之當知不類棟之言不妄辱臺下傾心教我不敢不傾心以復惟臺下再教之

又

可菴書牘

卷三

主

生平仰止高山幸有緣便而咫尺限之不及一侍教席負此夙心然郵遞有憑械筒頻寄則臺下之腹心旣已推置於後士而不類棟有肺腸亦復爲臺下炤察矣世路崎嶇仕情深秘故自有終日對面而不能以心相信者古所稱神交未必不深於面交也王帥將頗有賢聲而病實不可支往臺下未出山時彼業已乞回者再矣張遊擊亦曾耳其名神木關緊不輕豈容舍之使去大議度兵部不敢不從甘鎮先後情狀無大懸殊而延鎮則今報可謂至詳賈中丞能有

實心不待言也而該道呈文忠憤激烈讀之令人髮上指亦可謂不落邊臣蹊徑也已所謂未款之前不過如此搗巢打帳之時不過如此絕之槍賞之槍殺之槍不殺槍今歲增之明歲不增亦槍向來邊臣誰肯爲此言者亦臺下一念真足以感動各邊而該道遂肯直言如此耳各鎮司道皆能持此心持此論邊事未必不可爲也別諭施予一節似非臺下相愛之言不類棟之迂僻既蒙臺下信之深矣何更孜孜於儀文不能盡罷耶惟仍施於他使者而獨不施於不可菴書牘

卷三

太

又

所惠教者一一領悉守之敗類曾有言之於棟未敢信爲實今得臺下示始知其言不妄令則絕無所聞非臺下教之幾爲所蔽咸陽富平亦未嘗致問故人無有相告者若左則微有聞焉甚以爲異彼非以言事遷謫者乎能感事直言已置得失於不問矣而

區於義利之關尚未能打破枉戴毛髮何以爲人世蓋多有此輩口談仁義而內餒然不足不類以爲皆利之一字迷之也嘗歎服宋儒之言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真今世之藥石耶臺下以腹心遇不類棟而肯盡言以教棟第謹藏之候彰輝而出其實以昭公道棟之責也敢洩之人以負臺下非人矣敬此復謝統祈鑒存

又

前相爲不類棟同里棟又出其門下敢背誹之但度可菴書牘

卷三

九

有餘而識不足喜同而惡異使苟安而忌振作所提引者率依阿憚壬之徒不然則蠢然漫無可否者也稍進一二忠言遂以爲異已不棄之卽疑之以致全軀保妻子者以逢迎爲上計去歲洮河之事尚欲掩敗爲功若非萬柱史指事直論猶未必奮迅而起也經畧者探知此意故力言虜之恭順以迎合內指而從旁頌經畧之功又以近昵經畧而遙結政本人之視之如見其肺肝然豈知冰山之不能不泮而時事之竟未可必耶棟前楫謂大機會在此意者 國運

方隆將壞而復振則臺下諸實心忠侃正出而膺事
邊計或自今可就正路不然會見其因循以蹈宋轍
耳棟也書生不足與大事之謀唯藉有元老在

又

大司空事特爲駭人 禁庭重地官軍數千喧闐無
憚不知有法矣八座大臣敢遂裂其冠服是可爲也
孰不可爲此不可使聞於四方也今雖以司屬量調
似未足言處置得宜臺下一念不忘 君有古大
臣忠愛無已之風敬服敬服西事未寧延鎮漸肆猖
可菴書牘 卷三 手

獬而東虜聲勢甚大長昂一酋眞罪不容誅者東糾
西合行且大舉恐邊疆從此多事正藉 廟堂實
心協謀力反前轍卽不幸而離披至此猶幸而及今
振作以挽回於萬一也乃 廷議紛然了無定見而
先後奉 旨率亦委曲於其間不類棟深切憂之
蓋向來邊事因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廟堂十
分振作僅可望邊臣五分脩舉若 廟堂稍見遷
就誰能不令而行日復一日恐終上宋人道路奈何
奈何此一大機括臺下以爲然否屢辱長者勤念遣

信相屬而不類棟卽未得一介申候堂前此中負歉
故言之耳業已知臺下收拾門牆士之未必不責之
以形迹從今專持一片肝膽以對臺下無復更有疑
嫌惟臺下垂鑒

又

再捧檄示知有掌珠之戚鍾情正在我輩意臺下必
且不堪甚矣但 國家事大臺下此身 國事倚賴
之身非肉食就功名者比千萬爲 國珍重抑情損
愛毋過哀傷以慰 朝野之望是不類棟惓惓者也
可菴書牘 卷三 圭

咫尺睽違無能一叩堂階侍領緒教酬二十年仰止
之願自愧結緣之薄耳然姓名已在左右又荷臺下
忘分忘年投以深誼迹雖未同心實相照未可謂非
有緣也棟行矣堂有老母不敢以身許臺下然不敢
不以心許臺下有如荷且功名之會以負臺下今日
之知者請視 天日臨書馳戀百倍依依

又

棟本凡材濫與省掖是非白黑雖不敢自昧其良心
而稟受有限識見不足卽知人一節自古稱難而况

黯黯如棟也幾何不至於溺由而清跡耶且官以耳
目名此之不免亦爲溺職所恃臺下知愛謹以棟第
一念請教以臺下之公忠正直可否予奪遂可爲據
非他人持論有愛憎之私所同又懸朗鑑以閱世既
久凡在仕路者孰能逃於臺下之鑑照耶內而在
朝外而在服大而六卿小而庶牧但經臺下品定者
皆願筆示爲不類棟師資臺下之加惠不類當無有
逾於此者矣不類棟且行特有此濫非恃臺下許爲
同心未敢有此贊也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又

爲役於西無能裨補邊事而邊事之大槩稍已目覩
其二三未嘗不自幸也第數年仰止臺下會無具便
得侍教言而幸也相遭乃坐失之此於心終銜愧悔
耳火永南渡據有莽担無俟今日始致有此卽不類
棟入關之日已知有此葉撫公之憂非過其於經畧
亦非過而臺下以不宜訖事寬經畧罪尤成斷案矣
方解鞍定州適接檄示旣入國門則人
爲改歲無暇舉筆爲答今乘役便附此爲

與鄭範溪經略

名洛陝西四鎮經略

卷八

不類棟生也晚無緣側足門牆之內而幸得交於長
公因以向往臺下至切也很以匪人謬膺簡命
閱視關西力小任重午夜憂惶獨賴有臺下在可日
就教言奉以圖報諸凡俱俟而請無煩楮穎矣唯是
先年閱臣未出而地方將領多方索取軍士以充靡
費聞諸人言能令氣塞及查往牒禁止虛靡三令五
申何嘗不具奈何視爲貌言未必遵也此番事體與
昔迥別不類棟無他長僅能矢心天日必期不
擾一軍不費一鎰差以補過然懲之於已然不若禁
之於未然是以有望於臺下恨不能百拜以控耳鄙
性率直實有諸心斯出諸口生平不知有面設此在
長公旣已悉之唯臺下留意幸甚幸甚

又

伏承台諭委曲詳懇并示以大疏周旋洞徹具省臺
下苦心如此讀諭至鞭長馬腹讀疏至朝夕圖惟以
死報主令人髮上指臺下赤忠熱血盎然滿腔
而人卒弗諒傷哉顧不類棟有愚欲獻於臺下者臺

下今日所奉何 命所受何事所值何時似不當

介意於人言也彼言者於臺下何嫌何卻曉曉焉頻置口吻謂以脩怨於臺下耶昔者洮河之衄殞將喪師 國之大恥 主上赫然震怒 特命臺下

提兵而出事權隆重責任匪輕 朝野喁喁屬目臺

下雖三尺童子共有此心矣人羊狂暴敢凌 中國

以決大防人心畜忿欲爲 國家雪恥殷殷藉于臺

下雖三尺童子又共有此望矣而逾年以來未見進

止在臺下自有沈機密畫豈庸衆人所易窺者而人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執其迹不能無疑臺下何足深訝臺下沈機密畫既

不能昭洩於人耳目而所稱群虜畏懼告哀等語又

似爲虜解紛此則昭昭在人耳目者及東歸之期屢

易出口之信杳然而人之疑益甚臺下又安得而深

訝之蓋臺下既奉此 命既受此事既值此時即

不得不致人言矣言者不求臺下誰可求者言者固

當諒臺下臺下亦當諒言者斯兩得之道也不類棟

於臺下雖未嘗內謁定交而傾心山斗則既有年且

念 國家大事疆場重責唯賴臺下一人日爲臺下

懷憂朝夕弗替故敢自獻款言連日與參軍萬公促

膝而談亦以此意口之萬公萬公未嘗不肯也萬

公爲不類棟剗斷虜情灼如觀火謂六月內順義可

以必歸順義一歸火真寡與即可提兵出塞窮其巢

穴燒夷仰華廓清西海海上無虜而二川依然爲番

地洮河之間如金甌矣當是時也臺下雖欲再求人

言亦何可得哉不類棟叨役於此業有此心聞之萬

公不覺燁燁心動願臺下一持此議不必介意於人

言不類棟將引領以俟臺下鑒之諒之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又

日者奉手教率易裁答即交淺言深臺下不之討幸

矣乃蒙鑒在再信惠憾大臣休休真令人心服虜王

必無異志在臺下定是實見而決言之誰復喜事誰

起兵端始猶畜疑而不得其說至稱會食徵兵震驚

遠邇則已有所指不類棟方抵枹罕連夜縱談大都

與臺下旨涉異同而意實孚合一則策虜之必歸而

惟恐輕發無功一則虞虜之不歸而惟恐乘機竊發

此兩人者皆爲 國家謀爲疆場計耳豈持三寸舌

以求勝有所私覲於其間哉左右近習不免承望從
與迎合於側則彼此不殊致使形跡之間共相芥蒂
非國家之福非疆場之利也非不類棟所願也若
乃招番一事豈特勅諭昭然抑亦事勢宜爾誰
言失策誰言後患臺下疏中所陳頓令聞所未聞矣
文武諸臣一體叙錄亦是鼓舞人心之道不類棟何
敢致喙耶唯是火真有不赦之罪卜曾懷必報之心
虜王既歸此事可次第而圖昨曾與萬叅軍面訂其
約則不類棟所惓惓翹首於臺下者不類不敢如他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又

承諭逆虜構隙番醜爲之腹心潛入窺探此其畜謀
甚深其逆節大露所幸臺下之靈一鼓而擒之不然
三十五人布滿城內裏應外合禍可言哉路將並無
一字塘報不奉來諭卽不類棟無由而知矣火酋遁
跡而俟時何待智者而後信但遣諜至三十五人之

多此何意也則又何以知三十五人盡係火酋所遣
而無一人不出他部耶臺下於此似不宜全憑路將
以報耳不類身在西陲與有干繫若使依阿奉復是
負王命也是負臺下也不類不敢伏楮悚息

又

不類棟頃過枹罕與葉中丞坐談凡三四達旦渠竟
不言臺下有意督過之弟自叙其意旨與臺下稍別
不類棟竊以爲憂二公皆朝廷所倚重同事而不
同心非國家之福也乃今讀大疏不覺驚異口吻
未合何至爾爾萬一奉旨有所苛責臺下其何
辭於中丞耶又何辭於天下耶疏末云大臣義當協
恭共濟國事不類棟所望於二公無出此兩言矣
慮之切不覺其言之深唯台諒幸幸

又

承諭都門訛議煩興豈特都門耶卽關中故自不免
矣曰虜困洮州妄也曰復還莽刺妄也此則不類棟
非所聞也云虜王不歸云火酋必掠不類實聞之固
未敢必信亦未敢必不信此則視臺下作用何如有

爲臺下憂者非憂臺下憂 國家也欲速臺下罪亦
豈有私卻欲脩怨於臺下耶不過爲 國家慮爲千
萬世公論慮欲自效於臺下耳臺下之不置辯意將
以公論付之天下後世甚善及讀所示三疏輒令人
按劍而起矣臺下能取必於天下之人心耶又能取
必於後世之公論耶試觀千金之家奴不耕婢不織
所恃主家計者弗其督咎則可東鄰之子穴壁而窺
之甚真若曰遂可以塗人耳目未也臺下今日之事
萬萬不至於此不類棟私憂過計不敢不進危言也
可菴書牘 卷三 天
不類素有僻志謂朋友屬五倫之一而今焉交道漸
滅盡矣諛口諛言日呈於前而逆耳無聞矣責善何
義友道何存竊不自量願扶交道於今時敢獻逆耳
於臺下臺下位尊望重非今時輩可及今時雖不古
也天下至大豈無有侃侃不避斧鉞者乎若令諛口
諛言交加而沓至其羞今時而辱臺下甚矣如三疏
語望臺下自今毋輕發發而有人不平者特起一議
則又似從中制戾於 國家重託臺下之旨也非不
類棟所願見也臺下以爲然乎否伏楮不任惓惓

又

不類棟奉

使於西適當臺下經略西寇卽未敢

遂謂同事而萬里於征則同爲客也臺下凡所封事
不靳遣人惠教而不類間有小草一未能請正於臺
下無乃非報施之禮乎願臺下可以諒不類之心也
不類之爲此役良亦苦矣一身兼作僕既無繕寫者
又無遣行者雖有就正之心卒無如之何也惠來五
揭一一領教虜王出邊套曾過邊二疏臺下撫順之
功已昭奉揚 天威以清川海一疏臺下勦逆之
可菴書牘 卷三 天
功九茂而官丁擒斬伏路零虜則又餘音嫋嫋有遺
味矣唯是陳顛末乞查勘一疏又似可已臺下之奉
天威以警虜也其賂關氏以媚虜也人心自有
公道道路自有口碑天下萬世自有定論何煩長者
與參養豎子屑屑關口舌耶不類胡敢當司直之名
臺下以此名被之豈欲厚望其直言而無諱則不類
慙慙慙慙

又

解轡南安輒領教削兼授疏草一一讀遍似有礙於

其中稍具數行報來者卽爲深言願臺下慎重實封
毋更輕發正恐有因大疏而致喙者非 主上專
託臺下之意也已遂見徐問丞奏章蓋臺下疏詞未
免太過無惑乎不知者之不相諒矣不類棟既念邊
事之方棘又恐徐言之得售亟屬一草馳入請

主上母惑煩言專責成功乃苦於繕寫之役不及就
正臺下旦晚或卽得 旨自可於邸報中悉之耳
承示馬價費者六萬借者七萬所借反浮於所費何
也未審借者何日可還此定是何用應於何處議補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來示云急人知而名也薄之甚也真稱確論但不言
而躬行不名而人信上古之事難言矣欲使不知者
不言無如自名是安可以淺丈夫少之耶不類棟生
也晚雖未及奉令承教於臺下而頗幸交於長公有
世誼仰止故自殷切唯是 國家大計在前則不敢
不先公義而後私情出口便覺拙直所望臺下鑒之

與梁霖宇兵部

名雲龍寶理經略四川三首

不類棟於門下雖未及交臂成雖而聞聲知慕非一
日昔矣當司馬公之奉 命經略也邊事重有藉

焉而更得門下與萬丈兩君子者爲之佐經略又有
藉焉不類棟非不寐寐馳情於門下所未敢有上尺
一者門下方助勸公事自無暇應私交姑有待也迺
瑤函錦字儼然睨而臨之何俟啓誠始流愧汗伏讀
華夷胡越發句十六字已醒人目而堂堂 中國二
語尤令人拊髀慨悵不能已已唯是曲爲推許過於
獎借似風塵白眼相覷者不類棟所弗願承於門下
耳目今虜狂已甚邊釁旣開 主上憂勞側身西
望首重經略卽次門下勉旃茲抱母負初心不類棟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僅能爲門下尸祝自有半腔熱血何益於用哉臨池
惘然豈勝延佇

又

不類棟與門下皆東南產也門下始一從事遂能計
畫虜情如燭照然而不類棟則矮人觀場茫無探索
乃知人之所負不同如此河西一塵不驚而河東闔
廬騷擾二言豈有所指耶今之率言戰者未必其易
戰也未必不知此時言戰正不易也意者 國恥難
忘恒懷臣子之憤而不覺其言之過耳果有人焉如

台論所云重視經略之功而謂虜可負戈麾去也則不類請得而唾其面夫堵流虜則堵創卜會則創空兩川則空言之津津而可聽足矣豈真有捷伐之威足以寒旃裘之膽者哉衆寡強弱不倫明其我日暗之以厚利彼且日逞而驕我日要之以信義彼且日肆而逆若欲擊之使蜂起無乃爲九塞一時開彙耶何惑乎門下之孜孜焉聞其說也唯是東歸之期屢遷則台論所謂誑態可誅真可誅矣諸酋各有市賞其部落故自在東西爲客寓必歸無疑門下料之甚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審但使畏而歸則善使驕而歸則歸不歸等耳其在今日畏耶否耶門下亦必料之審矣台論云不必深怨貢市不必獨尚首功而惟當熟圖方略此不類棟寤寐弗能置懷者所望於經略公正方略之謂也目前方略鼓番殺虜盡之善後方略守甘鎮歸德盡之而其柄皆在經略公誰其中制誰其傍撓自去歲之秋以及今歲之夏幾一年所矣未見舉動虜方安然盤據何鼓番何殺虜何守甘鎮何守歸德則又何可歸怨於人言耶不類昨有啓復經略公謂自今日

以往能使群醜俱歸海上無虜兩川依然爲內地當是時也雖欲更求人言亦何可得門下以爲然否

又 擬葉龍潭巡撫答書

不肖某淺薄無當竊憤宋室之衰恒懷後車之戒以門下領有重託故所覲於門下者甚殷以門下負有厚望故所求於門下者不薄門下謂歷觀往古馭戎三策來則禦之吾聞曰戰去則備之吾聞曰守所稱慕義而貢獻則羈縻而禮遇之未審見何經傳周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示不窮追也今當以何地爲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太原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昭已成功也今當以何地爲朔方此不可無辨門下謂秦漢唐宋皆泥戰守和三策而失之夫秦皇漢武庶幾矣幕南且無王庭何事於守宋之策正主於和今既貴和又安得疑其爲失也世之議者率欲別白和款二字謂和有兄弟之義款有主臣之義似也姑無論主臣卽以兄弟言使虜爲強兄我爲弱弟可以已矣爲兄者今日殺其弟之守室一人明日殺其弟之守室一人又明日殺其弟之守室一人其弟雖弱安能嘿無一言耶三

李將軍駢首就戮於戰場之內而今日曰分別順逆明日曰分別順逆能起三將軍於地下使自辨認其殺已者否門下謂專主戰而驟黜和似非得策此誠有見蓋今之邊備因循敝壞已極一時廢和而求戰諸邊騷動應接不遑何可無熟慮而浪言之也若曰自貢市後九塞晏如二十餘年獨享其利則非所敢聞矣夫未和之先虜日犯我邊境虔劉我人民擄掠我財物禍非不慘然惟肢體頻受損傷而榮衛未至耗散也惟枝葉頻受剪伐而根本未至朽枯也自

可菴書牘

卷三

孟

和議成而我國家之財日輸之於虜生民膏血朝服夕剝以至於盡遂致閭里蕭然而蠶幕之中錦繡黃白蓄聚日富此自耗我榮衛自枯我根本謂我享其利然乎否與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而今官帑益匱民間益空我利安往虜之財即我之財我之財盡爲虜之財而謂虜不享其利而我獨享其利非不肖某所知也門下又謂河西之失非貢市誤之河西自誤之亦誠有然者 宗社有靈

皇威赫怒經略一行而兩河安堵豈不稱極盛事

哉唯是扯酋不歸卜酋銜怨火真二酋眈眈虎視於傍則二川爲二川未可知二川爲河套亦未可知其在今日固不可逆觀而窺言之矣但得如門下所謂尊天朝振國威一語稍見諸施行則未歸者無慮其不歸銜怨者無畏其報怨眈眈虎視者無憂其內窺而關隴秦蜀之間真可成寧宇不然患豈止於河西而已耶門下負厚望領重託豈盡諾坐嘯其倫者而人亦豈有此心疑門下者弟令戰守和三策時而出之各有攸當人固未易窺矣試據所云戰之

可菴書牘

卷三

孟

說曰殲而火真驅而扯卜盡其種類逐之出塞即不肖某語戰亦不過如此據所云守之說曰固我甘鎮斷其右臂即不肖某語守亦不過如此據所云和之說曰安巢住牧稽首歸藩則市狡謀要挾跳梁無忌則不市而河西山丹扁都一切革絕即不肖某語和亦不過如此然此三者勢必相依門下所謂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有戰有守其在斯乎而時而出之恐不可無次第也火真殲矣扯卜驅矣種類盡已出境矣夫然後可以固甘鎮而斷右

臂右臂斷矣甘鎮固矣山丹扁都一切華絕不市矣夫然後可以察其順逆果安巢住牧乎果狡謀要挾乎順則市逆則不市此之先後次第門下以爲可亂否今火真跳梁如故扯卜盤據如故種類在內如故右臂將無可斷之日甘鎮將無可固之時而口口先以分別順逆爲言請由扁都則曰由扁都請由川底則曰由川底請由鎮羌則曰由鎮羌我無所不從而終於不出初云正月起身則聽又云三月起身則聽又云五月起身則聽我無所不聽而終不果行甘鎮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何由可固右臂何由可斷毋乃一於和而不知有所謂戰所謂守耶戰之中有和守之中有和之中無戰無守此不肖某之所以扼腕而不能已於浩歎耳不肖某敢云才識有所加於人唯是一念赤誠耿耿在中茲因門下有意詔之而不惜畢露其愚如此非曰好辨以招尤也幸門下終垂教焉

與萬丘澤僉事

名世德贊理總略○計六首

承諭西事詳委及抱杞憂者屢費之詞持燭照者不回之見已具悉矣不類第書生何足與大事之謀即

使以目聽尚未敢輕致喙於其間而況以耳視其不能有所定持宜也第就經略公章奏有目可觀者則先報三月初九日啓行二十日出扁都口矣繼報四月內由川底東行矣日復一日未得拔帳移營實耗乃聞又變其川底之說不審經略公今將復具題乎抑身任其誤報之責也論事易當事難彼紛紛出胸臆以求多當事者誠過唯是當事者不可不斬釘截鐵執一定議以謝論事者耳支吾遷就致滋多口宜各任其咎恐不可信此而抑彼矣足下以爲然乎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否便中更望相質辯焉造次不能多及

又

日承信劄造次勒報無所忌擇知丈以知已遇我知已之言無用擇忌爲耳去而杳然深以爲異乃今得示知其人痛不進也然老丈久不得弟報無乃以弟爲藐藐乎弟今一得丈示輒輟然以慰矣諸虜無不恭順無不鬱有歸思則莊涼甘永之間遂成完璧二川委之於番洮河可以偃甲高臥彼抱杞憂者動稱增兵增餉何爲哉弟亦自悔之祇恨老丈見示之晚

也經略公收羅才藝未必孟嘗焉得人人以爲親已而從征將士喜於立功肝衝出塞亦人情耳悠悠之談知有自來但不知火真二醜果能絕幕千里之外否乎殺款虜以報功非弟所願於丈者款虜逆虜果能如黑白之易別否乎苟濟國事無愛頂踵老丈意氣弟不能相信安用知已爲也至云昔言戰而罷官今言戰而再起尤爲刺心之言矣丈之爲丈始終赤血弟謹佩之非不欲與丈一會但丈以弟故不遠百里而來非所以成弟之信墨卿可託郵使可通亦可

可菴書牘

卷三

何必對面若有便可乘則又非所言矣匆匆弗宣

又

違闊既久心念徒勞昨得促席而談既慰且幸矣更聞西事之詳令人頓解憂慮別後五日而接魯叅戎塘報知扯酋復請鎮羌則前石畱素等三人書稱決意川底又何中變也據報云此之八日定約起程果然今正在道不類弟昨曾口之於丈但願此月內有好音至共爲疆圉稱慶爲經略公稱慶耳手示又云卜酋去畱何可深責弟心復有疑焉向來共言卜酋

悔罪之不遑卽火酋尚欲從扯酋東去乃今火酋開且渡河而南卜酋又去畱無定二酋而在隱憂匪淺老丈妙計謂當何出便中再示之

又

臯蘭別去弟亦遂趨抱罕迄今兩旬不聞聲問睽隔之私不足言也唯是虜情繫念旦晚懸懸老丈謂我六月更無爽約之理脫也遷延必當大舉此言出於丈之口入於弟之耳兩心相信今可忘耶便中特詢

又

可菴書牘

卷三

禿

不類棟初走洮河之間密邇湟中猶得時聞河西聲耗既巡而東則黃河若帶隔絕萬里心實懸懸人至極慰捧來示幾及百言皆備情款迨至千秋鮑叔一語令人讀之肝腸欲折矣古人結交以義今人結交以勢義無時不重勢與時低昂古今人之不同也以此伯脩足下果以同心許不類乎請得抗言而無諱今日虜患蓋岌岌乎殆也環關以內凡戴髮含齒而爲人者何人不爲國切齒欲食犬羊之肉惟河西則務稱其恭順聞河西之民亦無不反唇而違心

其憤虜之日驕而傷 國事之益去不異河東也惟肉食者傳會經略諸君子則所爲稱虜恭順耳不類蹤跡且遍關之東西試執塗之人而問之一念感慨激烈殆有甚於不類者以斯知民心如是安得盡委之爲悠悠道路之談耶夫 國家自款虜後二十餘年養成驕子禍首自有其人與經略公絕無干預則今日雖顯言其鴛黠表白其罪狀於 朝以爲

聖主明見助乃所以昭經略之忠而毫無損於經略之責獨怪夫多方粧飾必欲掩虜之鴛黠稱虜之恭

可菴書牘

卷三

罕

順以蒙蔽 主上以釀禍 國家此則不類之所拊心熟念而終不得其故者也嗟嗟經略吾無責焉耳矣不類與足下皆中年之人再三十年而共成白骨眠泉下也何事畱此姓名以煩後人之齒頰哉足下來示頻頻以知已爲言不類所爲報知已者意盡於此若使抵掌 國事辯論邊情則非路次可悉非來人可待也總在足下清夜籌之

又

承詔我以水泉之捷甚暢甚慰此皆經略公振刷之

明效門下運籌之左驗也自款虜二十年後河西將士不知有戰矣今始有荷戈帶甲之兵誠車鄰白顛所創見者分別陞賞以鼓舞士氣可後哉但經略公疏叙太繁猶爲未厭人望假令大酋授首順義歸巢二川蕩清甘肅安枕則所叙又當何如縱云叙功之套大都如此獨不念此時非往時耶門下在公左右何能不一致喙也馮侍道義之交有心不敢不言有言不敢不直唯門下鑒之

與尤紹菴總兵

名繼先鎮守陝西○計八首

可菴書牘

卷三

罕

十三日入關卽領門下塘報知有莽刺之捷猶未得其詳也茲承手書并示揭冊具悉黠酋南渡脂聚水草前在事者不能早見而預圖之以遺今日之禍門下此舉差令人吐氣犬羊狂暴二十年來不見我中國兵刃今卽未殲其渠魁而先剪其枝葉不可謂不暢名下無虛士信然哉敬服敬服不知是創也南山之下已遂無虜否若虜穴盡空則二川蕩然廓清矣此不類日夜望諸邊臣者何幸於今日見之便中更示以慰

又

昨奉拜時初不知有經略之命不及問其詳次早戒行乃承尊諭極欲面會恐滯行色姑以鄙意口授諸貴役矣火酋犯不赦之罪聲罪致討僕日以望經略而不意其乃於今日興此善念也甚喜甚慰但此時虜馬正強量已量人不可不慎且二婦之言未審果否今之出師河南河北何者爲勝筭門下往見經略領其石畫幸不靳示我知之

又

南菴書牘

卷三

墨

廿一日阻雨銀川郵舍廿二日始抵磧石關計門下必從長寧渡河欲待一會既不能待因畱一人於長寧付與小東奉達未審經尊覽否也原叅戎來道門下辭不果行殊爲驚異虜情變態倏忽可憂朝廷命官疆場責重經略公既專人請門下籌畫大計而門下不往何以爲辭若曰不類巡歷到此欲畱兵馬以待閱此甚不可閱視兵馬原係虛文乃因虛文而遲誤大計可乎不可乎况疆場之責全在門下一人之身經略公畱心如此在門下反怠玩不以經意恐

門下之自處亦失體矣敢此奉促行旌決不可藉口於不類以致誤事也不然不類且將執大義以責門下失誤軍機幸毋見罪

又

經略大臣爲國心殷滅虜氣銳特人邀致門下而門下不往僕聞之已不勝驚異隨借筆於郵吏作數字促駕行蓋時不可失機所當乘乃今又煩其令箭門下於是乎無辭可解矣國恥未雪人心屬望非止一朝此行勉乎哉僕所懸懸者別無他念匆匆復

南菴書牘

卷三

墨

來役未宣

又

尊駕以何日抵湟中虜情畢竟何似不能不令人懸念閱臣視操往例當有花幣奉敬鄙意竊爲不安門下之位高矣此舉雖以厚門下實以褻門下僕寧廢往例料門下決不以爲罪也風塵勞苦千萬珍重

又

承諭扯酋與永邵卜相講此必其遷延之計果如此說則此酋尚未有歸期矣又聞其不肯由鎮羌而復

請扁都更爲可笑經略公何以答之若再許其扁都是彼日驕恣而我日順從後患可勝道耶門下以爲然否

又

諸虜雖已過邊聞尚住昌寧湖去松山不遠其意欲何爲耶火真瓦刺三酋雄據海上則我客兵將撤乎不撤乎我一撤兵彼必復進何以禦之若不撤則錢糧又何從取辦是自困之道也昨有人傳言謂順義移帳時火曾登山而望此其情不可測門下往見經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略公必得其主意畢竟作何料理今欲進兵則河東未見虜曾駐牧去處兵將何往若河西之兵則又當深入海上恐不可苟且了事只云三酋遠遁以欺朝廷耳門下謂爲然否便中更望明示

又

昨承來教知尊駕已還河州整擲人馬爲出塞計但念貴恙未愈正宜靜養以圖安好而閫外之寄又未可以他委者殊用懸懸今更得示征勦已有定期兩軍竝進一鼓齊登當必生致火真二醜以紓君

父之憂以雪臣子之憤此正不類之所翹首而望者若曰二醜遠遁海腦未可必得姑且班師而回則洮河之恥終不可酬經略之功何以自見非不類所顧聞也來示又以病未卽痊求歸是念此決不可國方爾多事正臣子戮力之秋裹屍馬革彼何人哉幸勉力自愛

與唐副總兵

名克輔分守洮岷河階等處計三首

昨在舊洮州見李臨潭侯碑文俱已損壞矣上有唐故大將軍李公之碑九大字未損也貴營有打碑

可菴書牘

卷三

三

匠乞差去打一二幅送來須先洗刷去蘇文然後打出方妙耳容謝

又

昨偶見李將軍碑上有九大字欲摹出存故事耳乃承聖意并碑陰元字摹來謝謝僕在洮州查閱庫藏錢糧不明因帶庫吏李遇春來摹算冊內尚有欺隱者又經算出輒推委於柴登選李希登二人并庫子王之傑何祿卽欲行牌提解恐其畏罪逃躲乞公速差的當人役密拏此四人鎖肘前來內柴登選李希

登二人尤爲緊要添差押解莫致脫逃至囑至囑

又

柴登選等承爲拏解錢糧得以明白矣幸此謝聞
公昨曾提兵走歸德必真見虜中消息乘此使人何
無一言告我耶僕將行矣發牌之日卽槩不收批文
不必又差人來也僕初入境頗聞公有煩言及見公
舉動而前疑盡釋蓋邊方將官過於謙卑者人人稱
其爲賢而公稍存體面人便不喜僕性迂拙取人正
不在禮文之間又深惡邊將之過於謙卑故獨有取
可菴書牘

卷三

聖

於公但聞公之家丁在外生事擾民此甚不可忍終
不免於人之議耳慎之勉之僕非有私厚於公而言
及至此不過爲國家愛惜將才一點公心也真切
真切

與蕭叅將

名如蘭分守靖虜等處

揭示領悉從入關來曾未有開報者今得四議具見
畱心邊計無論事之可否必行而各出已見以相商
確正上下相成之雅耳此僕所深喜者附謝

與王叅將

名國柱分守莊浪等處

僕平生無他長獨有一念好賢疾惡自謂不謬向在

都門咨訪將才多有稱公者而莊浪道丁勺原敝同
年之最相厚者也每次書來必稱公爲名將勺原乃
今世之豪傑其取人也定有真見故僕之敬公尤切
矣方今虜孽已開邊烽漸起正願得實心爲國不
務粉飾者及時整頓公其勉力以副僕倦倦之望

與李遊擊

名寧國原標下右營計二首

所示阿赤兔出邊信先已得魯叅將報矣但順義不
歸則此酋雖出邊何益於事公今統兵赴莊浪將爲

可菴書牘

卷三

聖

防守計乎將爲出塞計乎經略公高見何在便中再
示其詳別揭所云鎮守相見禮文據尤總戎手本已
行固原道矣國家典制朝廷禮法自有定規不
宜紛紛置辯也至於爲母之情又當別議此復

又

得報已悉各虜出邊情狀但虜最黠悍其行走內地
豈無一毫騷擾乎督撫衙門豈無厚加賞宴乎地方
官一意蒙蔽本科常恐本科之訪知也獨公非地方
之官本科亦素知公之賢欲特引薦正當密切報我

豈可亦如地方官蒙蔽只云虜王恭順也甚非本科
所望於公之心矣謹此相託公須仰體本科之心速
將各虜真實情狀及經略衙門或撫鎮衙門賞賜數
目備細開報各官懼怕經略衙門故不肯實報本科
今密託公真以心腹待公也親筆自寫封固密報至
囑至囑

可菴書牘

卷三

哭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三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四目錄

閱視固原書牘

辛卯

與葉龍潭巡撫

四十五首

與李碧筠巡按

六首

與周心銘巡按

九首

與王梧岡巡茶

五首

與胡對薇戶部

五首

可菴書牘

卷四目錄

一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四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四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稿

閱視固原書牘

與葉龍潭巡撫

不類使東吳鄙人耳無堪比數於士林然有心嚮往海內領聞之士如臺下碩望隆名聶耳繫心非一朝夕第無由充下陳備驅走不敢遂附石交也猥以瑣屑濫與掖庭方慚非據即不自意樞垣人之驟委而付之力小任大安所能勉尺寸不仆半塗耶臺可菴書牘

卷四

一

共錄書牘

又

承諭夷兵一議具悉高見自款虜以後二十年來西陲無兵矣門下身未離黔而心已繫隴使當今邊吏盡如門下任事直前焦思握筭又何醜虜之足憂但夷性驍悍嗜殺貴在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斯有益於虜無害於民善之善也羅鬼仲家黑苗之類未

審各有頭目能戢其衆使不擾否乎其頭目又皆能奉行朝廷約束不敢狂恣以逞否乎此在門下必已見之真而計之定矣書生過慮不敢不就長者而請教焉

又

不類棟早瑣無當生平未敢有矯世之志嘗謂往來交際自是人情何可絕也不意視師之役偶爾差及斯夕憂惶既無知識有所裨補邊事則唯有遵行明旨藉以塞責耳受命之日已矢此誠

可菴書牘

卷四

二

即賜出長者不當視同一例然僕隸下人未必能營見其隱而諒之也且恐傳之介冑謂不類口然而心未然則貽羞於門下更重矣是敢寧犯不恭辭諸來役又懇門下之加譴也敬布其私如此萬祈鑒之

又

楊會情罪先後讀大疏已備悉矣彼其跋扈於貴州勢不得不乞憐於四川四川遂力主於宥昨不類棟欲調停於兩省之間故爲戒成心之說今部覆既定臺下又已叱馭向西姑置此事聽後來者處分何如

大都五司之民必不可不爲之造命此無待智者而後明也 主上兩顧憂勤特借臺下則臺下以其身任西事不爲不重不類此言非庇四川恐展轉動氣兩不相降致傷體面無益於 國家之事乃以滋傍觀者之口耳千萬鑒之

又

日者拜命之辱匆遽具言爲報因讀別諭議調夷兵極佩台臺勝筭書生拘曲尤願其輯然而無譁也頗就臺下而質正焉計已經洞燭矣貴竹之兇未翦方可菴書牘

卷四

三

藉臺下訐謾而西陲之釁更殷不得不先其急而後其緩用人者可稱苦心信至知既受代且聞席未煖而叱馭遂向河州鞠躬盡瘁如臺下能有幾人 國家第令早用臺下其人於邊境何至積弛累弱以逮今日耶慨今日之不振不能不追恨於前人覬來日之可圖又不能不屬意於臺下矣九頓來者肅此爲復別有所祝統祈鑒存

又

不類棟書生也又顯蒙無知出入 禁掖已非其據

卽不意視師之役復委而付之微聞此役無能有所補益於地方而勞費官軍不可名狀陝中人士往往指爲弊政今又分遣九人各閱一鎮人多則費亦多此無待智者而後能辨也況今虜孽方開疆圉不靖恤軍撫卒爲戰守計猶云晚矣尚可重累之耶此不類之所拊心而自懼者幸有臺下在事可望以同心爲 國無形骸爾我之間不類棟將藉手而受成焉臺下才望不類景行素切茲役也實委心歸計以聽命於臺下非面設也倘終賴臺下之明指南不類共可菴書牘

卷四

四

圖爲陝右振起二十年之積衰則又豈特不類一人之私幸實 國家之大幸耳至於儀文末節雖無甚關係然既奉 明旨盡行禁革臣子分義自當仰遵與其行而不受豈若止而弗行不類棟生平不善爲貌言臺下又係高品決不肯溺世俗之見則恪於遵 禁勇於實行以爲九邊立幟非臺下與不類許誰擅哉有如不類以世眼覷臺下以故套望臺下而臺下猶未免有簡畧褻慢之疑此非不類之負臺下卽不類之負 朝廷矣神明且殛之何論三尺耶

是敢乘便附懇唯臺下以肝膽相諒幸甚幸甚

又

不類棟學文無成爲吏未肆濫竽 禁近業以非據爲憂卽不意視師之役乃越格而誤使之是役也聞諸都人士萬分無益於邊疆其供億之煩輿徒之費何者非民膏血假令民受其敝而邊事有興焉猶利害等耳奈之何作無益以重困邊氓也不類棟者又最愚極闇胡能有加於前人可以副 明命之萬一則惟有盟心節約冀少損於地方而已跡始涉關

可菴書牘

卷四

五

遂荷瑤槭橫施珍貺此在臺下勤恤旅徒必欲以是相加若不類棟自反能無愧乎望關門而已費地主所盟心節約者在自出春明以來未嘗敢拜一疏一果於相知間第與臺下同承 王命役事三秦却之非禮勉爾登嘉九頓來者致萬千謝造次舉筆不暇腴詞統祈台鑒

又

都門奉台教時曾有一紙奉復念臺下當今高品必能以心相信可無用橫施爲矣乃竟不免也自是區

區一念之誠不足以動臺下尚何言哉尊命既至遂不敢不拜而不類與臺下雖稱同事終屬旅人何方別報雅情不得已附來者申謝極知不恭所祈原在至於事體相關全賴槭筒往返但願臺下隨便付州縣之人或驛遞之人齎達毋煩專遣承舍蓋不類深知遣人之難不擾卽誤而又聞諸都人士謂陝中承舍最悍凌虐縣驛莫可誰何故不願其有諾已亦不願其受諸人共圖省約耳千萬鑒之

又

可菴書牘

卷四

六

初入關卽荷損書頒貺本不敢承獨以爲長者垂恤旅徒稍一飲食之而遂硜硜罔知通變非人也旣已登嘉隨具私衷以復謂臺下必且矜其愚而咎其隱矣迺今再屢使命仍有所頒區區此念畢竟不能取信於臺下耶夫士也爲行而使人不信空戴顏面以勝衣冠此田光先生之所以可死也虜僇未寧

主憂未釋不類方置身苦海中奚但無心承賜抑亦無顏承賜敬辭諸來者雖臺下以不恭討之所弗顧矣弗次弗宣

又

未出都日曾以便附致悃誠相期守 禁以爲他

鎮立幟當是浮沈不蒙台覽矣入關拜賜已非鄙願
重以繼施此何以也前憾未達無異昨潼關所復亦
竟浮沈乎專懇臺下勿施禮勿差人而竊有所禱唯
藉明教以匡弗逮今差人矣施禮矣却無一言半詞
見教者然則不類豈有所失耶而手示頗及唐楊二
丈又似不能忘情焉殊不可解夫臺下之不我諒無
足訝也而不類自省其涼劣不復見諒於人唯有友
可菴書牘 卷四 七

躬自訟而已願自今臺下稍寬几杖

又

西事特爲懸念而不類方入開城未能遽及洮河此
時草漸長馬力強矣虜歸未有確報奈何幸臺下示
之詳

又

東海窮陬舊稱澤國土薄而氣漓以故所產孱弱
無遠大況不類棟也又東人之最微極賤不敢比行
於士數者顧有半念慕用賢豪從丙丁間濫跡仕路

每每物色其可爲已師者迄無得也天下至大先不
類而達不知其幾敢妄言如此獨以爲世味如飴宦
情若海能脫然於形骸象貌難其遇矣臺下今所推
賢豪長者不類棟卽無由闢門牆備驅走然聞聲而
慕假寐而交亦既有年當臺下涖黔日曾以播州事
相聞敝科不類遂有深言致意蓋素重臺下其人不
覺其舌之莫及也而時猶見臺下之面乃今見臺下
之心手勒數行墜之氣寒謂臺下以知己遇我我其
何以報知已此不類棟一念私款尚未足以列不類

可菴書牘

卷四

八

肝腸至讀別幅真令人不能成句當是時也有是論
也唯土石無知已矣苟具有心安能寓目一字一淚
腔血應乾而乃有不相信不相入者則信乎心之不
同有如其面也傷哉夫今所稱和與款不容不辨者
謂和與約爲兄弟款以主臣臣也無論華夏矣假令
兄無故而殺其弟之僕弟卽克恭寧不動心而况稱
爲臣以臣戕主之命官則所謂款者何在三李將軍
相繼授首中原赤子白骨成堆以兄臨弟不當慘毒
至此此必報之怨臺下所謂誓不與虜俱生爲人臣

子不當如是耶。猥曰：服罪曰恭，順似反，爲虜緩頰以折言者，不知何意也。始報刻期出口，繼報川底東行而出口之信杳然。川底之約復變，臺下所謂又何以報？又何以慰此正不類所欲？請命於經畧公，言至云：兩川可去可來之地，番人可反可側之性，尤爲確論。不類非知大計者，而凡心所欲言臺下皆先言之。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定非虛語。然此種議論出自他人，猶以爲難出自臺下。此不類棟所以願拜下風終身請執弟子之禮以事臺下矣。雖然，不類更有進

可菴書牘

卷四

九

於臺下者，事求可功，求成今日之勢，所藉重唯臺下。顧臺下所處與他人別，他人執口吻，臺下握指掌，始一從此公行事而遂生牴牾，非不類棟所望於臺下者。況此公頗見信於內，其所云服罪恭順等語，又內所樂聞。臺下此札必且居爲奇貨，以獻忠於內，曰是能爲異議者，豈臺下之福耶？豈國家之福耶？今日所願有濟，國事得盡吾心，故望臺下寬口吻以容之。若事在當行，一毫不縱，則善之善耳。辱臺下以知已，遇我未敢自安，寡昧輒布其愚。

又

昨得余漢城一劄，令人廢箸而歎者，移日蓋不類於漢城正似於明公神交故久，慕用已誠而尚虛一晤，對是役也，始接顏色，因以此中事宜請問焉。渠復我云：舉世慕豪傑，今指諸邊吏稍向一人推轂，則必艱然，怒試以冷眼，覷定誰是豪傑，有慨乎其言之哉。渠又云：舉爾所知，則明公真其人也。一再奉手，勒肝膽盡著毫端，三朋不戒，志士固然，死路旁死兒女子之手等死耳，死而無憾，則寧死路旁，不類所惓惓於明

可菴書牘

卷四

十

公非勸明公喋不語語之，而不得其人，徒託諸空言，何益矣。况明公今方身有其責，願重其身爲國家勾當大計，毋徒使口吻召人猜疑也。梁霖宇意亦非塵汗中人不類，未及投契而萬丘澤則曾共把臂，此兩君子者，率多遷就之談，殊不象其生平不類心訝之，而不敢發如讀明公別幅所云，又令人滋慨歎矣。造次布復，弗次。

又

昨在會城稍閱兵馬，見臺下委官所造神砲，亦有意

一試正恐其火力太遠不宜用於操場中姑已之而方伯呂公頗道臺下曾奏功於遼左今得示具悉我中國長技足以驚羣醜無過於火器而此砲又便利舉火則庶幾常勝之具矣日者劉天俸所獻火龍火雷等器臺下一取而驗之否亦宜於西陲否幸爲示之臺下惠來械筒兩重俱似拆動者深以爲疑而細叩來人則會城軍夜意臺下必擇而使之者然終不能釋然附問非過疑也或有肝膈請教不可使人知者寧不慮及於此耶臺下既許我內交從此有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心必言有言必盡願毋以狂躁罪之

又

問來使以廿八日發足以今初二日遂及不類於水泉計時四日耳知行臺相去不遠見面在即甚幸虜酋之不歸畢竟何意經畧公稱詞而梁萬二君子佐之則謂保無他虞不過需時以俟馬之強耳此上願也又有謂虜情叵測其徘徊觀望未必專爲馬弱則疑信殆半至有謂虜本無歸意向來畏我之掩襲日以甘言啖我經畧公誤信之今移帳而東又將恣其

跳梁之態此三端者孰居其是臺下必燭之真矢更煩一使詳示我今歲有閏此往歲之六月也果如後說則其禍不遐臺下憂深慮遠又必有石畫在中并望教我大司農疏款不類冥無知識業已行道請命於臺下當何以詳議而復之造次揭會計錄了不能辨原委全賴臺下提耳以命耳

又

月初得信後迄今兩旬西望心勞則不敢一日置也承疏草見教不惟得佩籌邊大畧而忠憤勃勃令人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讀之有生氣但廟堂之上以和爲長計以幸且無事爲要訣振起之機何日可望宋室之禍恐終不遠耳奈何奈何萍蹤漸迫阜蘭瞻對有日且謝來者路次弗宣

又

去冬今春時偏在我不能決策此時漸聞有異志而在事者乃有殷憂焉晚矣不審終當何似且夕懸懸也羣醜持和好以挾中國邊臣持和好以挾廟堂誠然誠然羣醜之挾中國中國之故耳

邊臣之挾

廟堂

廟堂之故耳言和則喜言

戰則不喜言虜無大志則謂高識言事多可愛則謂煩詞所向既定何怪乎邊臣之不競趨而羣醜益窺見我淺深何怪乎其肆然無憚也今日之勢大破常格一挽而回之或有數十年之安而失今不圖如水東去後將不知底止矣奈何奈何不類棟書生稍有半腔赤血何濟於用所望臺下爲國心誠邊事終當藉賴焉不然眼前無人矣造次勒楮弗次弗悉

又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大疏所叙具稱石畫巧婦不能具無米之炊而今四鎮之中固鎮尤急增兵增餉恐萬萬不容已也數日前有一足入都此時不知臺下有此疏雖曾具半楮於大司農未及備言然庾廩空虛卒伍枵腹亦稍言其槩耳不類棟人微言卑何足爲關係僅欲自盡吾心若臺下之言入當必有覆然而信者地方之福也附復以謝

又

不類昨因房歸無期時多可慮制府久缺事屢停延

不得已而有所言既抵阜蘭則經畧公貽書見命殊

負氣不平似謂言者求之太過又示以疏草乃爲釋羣疑定大計之請若曰虜不必深憂也臺下知

之否乎不類復書錄呈一覽幸不以視他人小疏併欲請教緣謄寫無役稍俟錄出當寄臺下求指迷耳冗次不能多及

又

不類以前月廿四日抵金城謂可指日過河湟侍領台教矣不期金城倉庫糾紛混雜不能舍之而去旬

可菴書牘

卷四

五

日間稍爲稽查令人駭異氣不接口卷案可以不憑印信可以不用軍需銀在庫糧料草在倉皆可以不入冊不送查問之只云舊規如此中實無弊及至盤銀盤糧則又相繼出首謂前任倉官尚欠若干役滿倉吏尚欠若干不覺令人絕倒鄙性不能依違遷就寧止不進安忍目見其骯敝如此而甘蹈欺罔之轍哉俟會臺下正欲言其詳耳接手諭恨不卽借翮飛墮臺端緣已染指於此遽去則遂無可明之理矣不類故自書生安知所謂大計有臺下在自能相機調

度當無慮於此酋也然亦不敢偷安俟所查小見明白卽趨而西聽教有日且謝來者

又

前一夕據臨鞏道報稱虜中有二婦逃回爲言火酋渡河志在報復不類正用憂懸此不犯洮必犯河無容問也洮州備弱虜易窺而所欲不存焉河州自是虜所垂涎者幸有臺下在緩急似可無虞今得示知此酋果有志於河也二婦畱使勿洩甚妙昨會萬丘澤察其微旨則經畧公反以臺下爲疑若言之過當

訂菴書牘

卷四

五

者經畧公寓不類書極稱虜無他志今火酋之渡豈無事而空行耶苗兵裹糧而來亦以占其歸心臺下此時正用兵之際何幸如之不類非知大計者但以爲事機且無貴洩蓋經畧公承望執政風旨以保全和款爲心故稍言戰卽以爲不諳時勢稍言和之不可恃卽以爲不識虜情上下相朦蔽以圖苟且了事一旦聞苗兵至必有懷然在心者臺下幸毋張皇俟此酋入犯一舉而殲之萬望萬望

又

夜宿定羌得臨鞏道差人投以命劄幸聲信之不遐

又喜候教之益邇矣迤邐及和政郵舍而見有持刺道左者則臺下所遣公役謂將治具相迎也嗟嗟臺下尚未悉不類肺腸耶不類與臺下雖限一促膝乎械筒往復似已共許襟期矣而先年俗套猶然取以相加則又何貴於臺下何用於不類是人已兩失之道也臺下豈以不類其人者口然而心未然耶假令皇皇置齒而猶以褻慢簡禮責人者卽犬豕不食其肉臺下安所取其人而欲收之門牆之下哉邊方將

訂菴書牘

卷四

六

吏睨目而待總戎且與臺下共駐一城不類正將藉臺下之重盡洗先年俗套爲此輩觀望而臺下已不見諒尚可冀諒於他人耶不類卽最愚極賤願從臺下受提耳以求免 明命之辱實出由衷若不能脫去一應儀節則不類唯有望之而走矣千萬垂鑒垂鑒千萬

又

承手示不勝驚異意必自辯其所以不舉兵之故則可若曰偏執誤 國云云真大怪矣臺下何由見其

疏豈傳聞之誤耶臺下卽欲有所陳白萬毋輕發
國家事重此時非紛角之日不類亦且急趨而還矣
在土門關上行篋已前行筆楮俱乏第恐臺下遽有
舉動不俟不類之還因以殘幅借筆草具數語使其
人先去萬萬見信姑俟不類之還也昨得尤總戎書
知有令箭促伊亟往度必有變事已至此尚欲怨望
異已者何爲哉可笑可笑不恭之極大非事長者之
禮知臺下忘分披肝必不我罪耳

又

可菴書牘

卷四

七

不類棟真吳下阿蒙未識大計辱明公進而教之若
忘其孱陋矣人生豈無感知一念此身未填溝壑終
不敢易初心以負明公也竟日之談深夜之送別去
賞勝依依狀牘三紙邸報一冊敬歸架上八婦控詞
甚可憫此從臺下乞恩乎抑河西之事也其啓事一
紙不知爲何人之筆意亦河西中丞公所見耶便中
示之時正可虞當事者共負此訑訑之聲音顏色奈
國家何倘有警息千萬急足見報附懇

又

初二日抵定羌爲勒半械報謝而允課五言應命既
付歸手遂接來示時且發足漫以空刺復矣臺下得
無訝之耶臺下必欲有言自白不類何敢挽而止之
但揆之時勢斷在無言爲妙頃與王梧岡相會道達
臺下契誼渠爲之傾倒亦再三爲臺下抽思必宜主
於不白蓋天下自有人心自有耳目自有口吻安用
臺下之自白爲不類近得都門書在首揆則相勸勿
苛求經畧以掣其肘至太翁公則直爲經畧置辯謂
人有忌其成功者嗟嗟 廟議如此可爲扼腕當

可菴書牘

卷四

六

此時也臺下疏入不問而知其牴牾矣故不若相忘
於無言便不類辱臺下國士之遇不敢不畢其愚唯
垂諒幸幸

又

初五日再領台示欲畱延寧二鎮茶馬以未會王梧
岡未敢妄答旣抵南安遂與細論洮河舊不備虜卽
無兵無馬卽無馬勢相倚也今增兵增馬急在然眉
則 請畱茶馬實萬不獲已之計梧岡亦首肯其
說但以爲二鎮之馬舊例不可缺寧夏中丞方從此

買馬而不能得今欲并其舊所領者而留之彼必難從此固至急彼亦非緩請而不可行不若不

請之爲愈也渠已自有所答更使不類委曲陳報謂新收番族新增中馬一一如台示留用再於解寺數內酌留其半未審足應目前之急否唯臺下裁之苗兵噉噉生牛生犬令人勃勃有扼吭咎背意長途辛苦幸息而養其銳終當收功於沙漠矣蜀事二紙覽之令人心動播州百萬命黑虎亦百萬命奈之何惜於此而忍於彼猗帥邀功上人不察誠可歎恨原

可卷書牘

卷四

九

紙敬歸架內并復

又

梁霖老賢者何事感溺一至於此順義書詞支蔓無非遷延不歸之意耳頃與直指周丈坐談云扁都萬萬不可許蓋扁都口北尚有五六百里皆我內地而平原沃壤水草甚都虜如占住不行尤可慮也彼或料我扁都之必難從而故爲此請以啗我耶則此月又無望其決行矣蜀事先學二紙具悉彼中情實許少參素有時望今因此一事遽詆而排之未審於公

論能當否新橋蹠血神人共憤誠有如台論者意或天欲甚楊曾之惡而重創之耶二紙已入前械附歸矣再復

又

下里巴詞獻醜作者方負慙愧乃蒙獎許汗復沾冒矣拙腕不成點畫豈能染汗佳扇唯是長者有命又弗可辭奈何尤總戎頃亦有東見貽不類正以爲慮此等支吾推托無非延緩不歸意耳來諭云束手待其愚弄不若先擊以奪其覓固是但經畧方具題

可卷書牘

卷四

三

有貪功召募之語似不宜墮其術中且虜之情形已露此月不歸必有舉動則我輩得以有詞於廟堂而經畧亦無以自解若兵先自起則彼反得而藉口謂虜已決意東歸乃自起兵端致虜既順復叛是直在彼而曲在我輩矣此非墮其術中耶故不類愚見願臺下慎無輕舉姑坐觀之遠不能過八月必然釁作於是仗義執言豈非計之得者昨經畧投來三揭一爲收復族番等事一爲仰體恩威等事一爲類報四鎮虜情等事不類讀之率欺天罔人之語

甚爲不平欲具一疏與之辯折而王梧岡深以爲不可若今日漫與之辯反使之藉口以委責以故止之而但於復書稍示其意今錄呈台覽尤總戎原柬并附歸不類今從南安趨洮州矣西寧有報勿靳頻示

又

昨在南安送貴役還具有言奉答繼因佳筵遺置案頭又走一力齋上想俱經鑒在矣不類從南安馳岷以及洮目觀兵馬疲敝貧軍月糧乃自舊年迄今毫無所給何以望兵氣之能振耶臺下於此當出何見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以挽回萬一也日者戶部條議十五款曾面請教於臺下蒙諭事完之日當有冊見畀可藉以奏繳者近齋本人從京還得大司農石公書諄諄以此事見命謂須一一與臺下酌議停妥而細覽固原隴鞏靖虜三道所報之冊率憑一人意見登答中間殊多未妥者且人各一見自難歸一其各道未至者又不知何若也不類不得已特令一人往問延緩敝同年王懷棘渠云司農公諄諄以國事爲託若祇據各道所報不過文具耳何益於用不類今且悚然仰給於

臺下至切望臺下留意此事備細見教不類有一得之愚亦不敢不就正也餘語另悉

又

河西虜情畢竟何似今七月又將過矣扯酋之歸信杳然而昨聞大同敝同年曾健齋又題此酋調兵西行則今歲之事終未可必也奈何奈何臺下昨欲有辯白之意肯遂已之否儻能已之未必非國家之福耳敝同年王樓峰以量移走謁臺下自云極荷臺下隆遇且云直指周公惜其有才而置之閑局意欲請教於臺下共爲援手使領一道少展其施爲未審直指果曾相聞於臺下否臺下尊意以爲可行否不類亦存此心但不能越俎而談如直指果有致臺下語臺下亦何以復之也幸而示知又寧夏茶馬事未審臺下意旨終當何若更有書於王梧老否既有定說否不類今在洮州見所中之馬尚畱聚以待二老之命似亦當早決之耳不然寧夏領馬各軍未免擔閣也有言再布

又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洮州副將唐堯輔者頗聞其有議近至洮一見之其人似明爽可用漫以虜情扣之又似有忠憤在胸者未審煩言何自而起畢竟此人定論何居臺下懸鑑毫末無爽幸不惜明示之又前承諭率戴二守備不類亦多方察之未得其實跡度臺下必有在并望惠教恃臺下至愛知不我靳也懇懇

又

此身雖別臺下而去此心戀慕高誼則時時若在臺下左右也虜情叵測西望心勞卜會部落漸到扯酋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又調人馬西來昨聞大同閱臣亦具疏矣

廟堂

之上惑溺於經畧之言了不加意接邸報見兵部覆魏制府疏得旨如此天下事其將終付浩歎乎經畧以心信黠虜百口保其無他謀固是異事而梁霖老盛爲經畧揚詡并黠虜之調人馬而諱之豈延綏大同諸臣之言皆不足據而唯王志寶足據耶阿赤兔住牧松山原非東虜必欲借爲今日效驗真是可笑馬李二將之行又且作何舉動如霖宇東中問沈總戎是誠有意於出塞乎原東二紙附復

又

東南海畔之民不圖天地如此其大洮岷一路皆絕塞窮邊而綿亘特甚昨走舊洮州一觀邊垣於路次得王梧岡手札云問丞徐君有論經畧疏竟不言疏中何語亦不言奉旨作何處分而不類京報查

然未知下落其夜投宿濟洮堡寢不成寐起而然燭草一疏次早卽令人齎入旣抵岷州又不得報初

一日始接臺下報械承寄示徐疏且知奉旨如

此則知小疏似可已也然人去旣遠追之無及甚以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爲悔不敢不呈臺下一覽未審尊意以爲何如又朱家山功罪一疏則馳人已久因書寫乏役未及呈教皆願臺下且勿出諸口以俟報至朱家山事卽尊意亦自如此旣欲言其詳不得獨置孟原二遊擊此二官者似亦平平無足恤也臺下以爲然否西事近作何狀今七月又過矣經畧心地清涼果策虜之明乎抑恃廟堂決不深求之也因事敷陳六揭是何等事幸臺下示之別所惠二守備單已經錄得原楮附還不類意欲用戴而舍李但爲一守備卑官特具

一疏似不雅觀官甲須多或可塞責而又無可他求者臺下試爲不類忖之明以教我不可類今出階文趨秦州遂還慶陽矣日遠台光馳戀無量

又

先夕於燈下勒械戒曉卽遣人詣臺下其人未舉足而貴役又已在前矣不類所欲言具在前械矣紅車長鎗先聲以怖賊膽甚妙甚妙詳味經畧疏只是忌臺下之有所舉動豈真爲保無告之番哉正恐殺虜耳多方求順義有啓行意火真則稱宵遁所存餘孽

可菴書牘

卷四

五

亦已勒殺渠在今日遂可奏凱還 朝正恐殺虜則事不得了耳實是欺天罔人凡有血氣者共切痛恨而 廟堂之上乃是其言豈不令人飲恨耶當時秦岳意見相左馴至遺禍宋室大都亦是如此彼疏卽六揭中一揭耶其五又何事何語也臺下大疏字字忠赤二十年歲幣之形已成誠然誠然第前云急足追回前疏此是實事否若欲爲本兵解脫則非不類所願聞於臺下者其在今日鄙薄之見以爲臺下只信已而行相時而發固不激於其言而迅起亦不

怵於其言而少遜意者其御之之道乎眼中無人可爲 國家任事者矣所仰藉唯臺下顧不類不願臺下與人角勝負於筆舌之間非惜臺下也爲 國家惜正人也臺下肯錄其心否乎臺下疏以何日發屈指何日可 上渠疏不審以何日發渠發疏時不審曾知有徐疏否人還幸臺下詳示之至來示云要功生事等言願臺下勿以置念天下人心至公口吻至嚴自有定論也匆匆布復未悉

又

可菴書牘

卷四

五

昨蹤跡近西猶得一再相聞問既光而東遂與臺下頓成睽隔矣偶接都中相知信云茶院疏雖得旨似嚴然不過藉以抵言者口耳其信任經畧倚爲萬里長城無減於昔也魏制府出山甚快人意寄示一疏決 請罷和自是定見但後半議欲與經畧分權似不必形之封事蓋督臣之柄原非不專凡有所行卽不關白經畧亦自無害今具封事稍涉形跡且恐經畧者反因之而藉口謂可委其責奈何奈何臺下高見以爲然否虜衆出邊皆賴臺下先聲所警

弟擁聚昌寧湖又將何爲而火真瓦刺三酋安然在海上今欲得意焉正當如台示所謂敗毒七首齊發攻其無備安用先自張皇揭示以嚇之去耶可爲痛恨臺下報檄舉三端以問甚妙試窺其何以爲復若曰先爲此聲勢以震撼火真使更移而西遂稱遠遁爲奏 凱計無論不類尚有舌在卽天下人心之抱不平者寧能人人而禁之無言耶 朝議紛紜不定愈變愈激未審終當何如更聞東南又傳倭報夫西事方在勦勦東警復乘時而起信有之天下其多事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乎可爲寒心也尤鎮守作何狀今當作何致喙幸臺下明以教我麻帥自是良材不類亦久慕之但今事在剋刻一時豈能致之來耶臺下豈有疏乞此人耶不類亦尚未省所謂乞卽明示苟有利於西陲敢不自效者非夫也相隔既遠凡有所教寧詳毋畧切望切望

又

昨來教似爲鎮臣欲使不類有言以臺下教之何所不信但此君係公薦推用今亦未見其短長至其病

勢又未知其作何狀近致書不類云已向愈且還河州爲出塞理兵計然則臺下察其病可旦夕冀安好乎聞臺下移節臨洮居重馭輕甚善甚善河西之事此時動靜又復何如諸虜之出邊者畢竟東行否火真二酋今在何處實與西寧相隔幾日間欲出塞果能誓師必得元兇否欲使河東分道竝出將渡綽遜合陣乎抑自窮九渡而西乎臺下前移檄去何以爲復也示之又前者臺下曾自遣人走二川哨探南山之下有虜與否苗兵氣方銳虜勢稍見離披臺下石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畫爲此時計當遵何道不靳詳示旣馳而東則西事頓成閼隔凡遇便力願臺下頻惠教音

又

生平仰止臺下旣得相逢於逆旅而亦遂別去今更欲待教論心便不可得矣數日前曾遣一力走臨河以疏草呈覽豈尚未到耶茲荷手劄頒示不勝感慰直指君頗右經畧而不甚滿臺下不類久已察之然未敢於臺下前少露者兩臺同事貴在同心稍有形迹恐非地方之福今來示先言之不敢不以實告大

都此君世眼中俗流又寡識見但知 廟堂之意
欲是經畧則從而傳會贊揚以迎合當路有識者視
之奚啻糞壤耶臺下不必在意更不當示有形迹見
非同心勿輕筆舌此不類一念惓惓欲效於臺下者
況此君物望甚卑卽敝同年中亦共畧之出於其口
原不足爲公論何暇與之校是非哉代之者却有意
氣決不至此臺下試識之當知不類言非妄也鋪張
出塞詞甚壯矣而又欲取無虜甘結此遂可了事耶
制府自是大豪傑且有實心爲 國除兇雪恥與臺

可菴書牘

未卷四

三

下同心協力邊事終當賴此兩人矣頃又有疏言南
北二患甚爲有見石司農改本兵亦邊事之一幸聞
其到部大爲振作欲力改前人靡靡之習其知臺下
最深必能爲臺下立幟耳王希泉又欲借臺下改鎮
河西而易賈春老於河東未審何見此時河之東西
並重臺下過西則西事已萬幸而臨河洮岷之間何
所仰藉耶不類責任在河東未免畱注河東更切此
亦是一點私心不敢諱也杞果果煎惠然遠貺推食
之誼心口銜之而手示又有無物可獻一語似非臺

下詔不類語矣人生臭味已投金石遂同世情時態
何物不能捐之捐盡虛文真意斯篤願與臺下共持
此腔肝膽以相映照重於萬鈞也何如何如

又

別惠密字極感肝膈至愛不類度其計必出此亦多
方求之而未肯有應我者非臺下則不類何緣得其
詳也倘後更有可以示我尤願勿忘猥以黠黯叨居
耳目緩急有用非得之閒暇之時寧能取辦於一日
耶決不敢半字漏洩以負知己唯望有聞必惠耳來

可菴書牘

未卷四

三

示云畱之終成誤 國不若聽之使歸則不類亦籌
之此心矣方今有制府與臺下自可斷金安用彼爲
徒敗乃公事但聽之使歸彼計甚得他日功成必指
爲經畧所致小有可議又得執以爲詞是彼據上流
而通塞他人也此不類所以不甘於心也臺下試思
不類此言然否便中更賜教以開我之迷不類報
命尚欲再申責成之意故望臺下相與商訂可不
以決計焉昨王梧岡道達雅意諄切附謝

又

時事遂大更張司農公過樞部間欲刻意振刷邊圉之幸也但罷和之議終持不可未審究竟何似昨因小疏附啓山陰相公乃其復語亦謂不類之求經畧也太過二十年積衰姑徐徐圖之欲不類稍寬時日以定議臺下度此時虜情畢竟遵何繇道方得勝算夷寺已燒經畧兵出而返似謂火真已遁渠責完矣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則相機而動全賴一范此意出自廟堂與否未可知然以臺下之氣鬼又負此一片赤心何所往而不得哉獻俘事大議甚正相隔路遠未得頻通耗音唯有肺肝共期照映而已

又

昨使至時雖聞河西欲借重臺下然未見旨乃今果然進階移節君相之倚藉臺下真不啻萬里長城矣河西兵食俱困百務廢弛必藉一大豪傑大力量破格振舉庶可改觀用臺下亦當但火真未

珍二川爲墟臺下前疏所謂可去可來之地也則洮河豈遽輕於甘肅哉今已推沈繼山臺下知之未此公直聲亮節慷慨忠憤無待言者不類素未嘗與之納交不知其於兵機戎事亦復有見否臺下識之真謂爲何如不類因冊事未完不得出境而寄跡慶州東西懸隔不獲叩首附前謹專一力起居臺下其仕路中稱頌稱賀之語槩不敢及念臺下以知己遇我知己之前循習世套非意氣矣臺下然之否乎

又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日者手示云周直指頌揚經畧時未見其疏率遽奉答今始於邸報中見之可駭可歎即欲依阿渙忽亦不當至是乃謂先臣彭楊所不能得之於亦不刺者今經畧能得之於扯力克嗟嗟是何言與亦不刺離黨而竄居欲驅之使東是縛虎使就刀鋸勢自難矣扯力克巢穴在東妻孥在東其西行也不過爲搶掠計搶掠事完自當爲歸計况復多方以誘之夫安得不歸此其功遂出先臣彭楊之上何其顛倒是非毀裂公論一至是耶廉隅掃地言官之辱奈何奈何不

類手其疏凡三四拋擲曾中氣勃勃橫生思得更馳

一疏入而敵同年中恐有咎不類過激者姑俟還

朝之日別圖之西事今數日來作何狀河東出土門

關者聞諸番携壺漿以迎王師可知異類猶然

有除兇雪恥之心矣畢竟師行至何處二川有虜可

屠否河西之師今又在何處聞火真爲瓦刺所侵反

移帳東徙去西寧未甚遠則我師往剿似當有着落

矣畢竟主意何若只圖空往空回了出塞一前件養

此兇頑爲禍無已其且奈何幸臺下示之詳不類昨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得延鎮閱臣書知莊明二酋反側已動制府公遂有

疏入報恐邊事漸殷虜雖歸必無寧居之理不類

身猶繫此且未敢致喙意在還朝悉數經畧始終

誘虜諸情狀以折揚功頌德之口昨臺下所惠密啓

是正所願聞者尚恨其未詳也欲使人走河西求其

詳恐爲彼中起挾彈之疑敢私布之臺下願將此公

到西寧事實自始至終備細示知又劉承嗣者周直

指亦曲爲之解紛敵同僚有欲申重其說向不類索

其前件併乞臺下開惠何如

又

昨所示王靖虜之言殊爲可駭可愕臨鞏自是長者

但過於篤厚而少鋒鏖近日因有一二事見不類批

駁太重彼或心中以爲疑而靖虜之言出將致投付

而起矣奈何奈何不敢不詳告臺下願臺下爲我力

解之先爲喬同知錢糧冊籍不明不類欲深求之而

臨鞏曲爲扶援今喬不免此其疑不類者一也胡尚

禮招由多方爲之解脫不類以爲此等棍徒不加重

罪何以明法駁語有另行公正問官不肯依違阿奉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者數字此其疑不類者二也河州衛指揮馮官被人

告發不類訪知其挾妓飲酒生事擾民是實因叅戴

守備而并及馮官本道所呈招由亦爲馮官解脫而

不類必入叅疏此其疑不類者三也又節次據其塘

報皆謄寫河西將領之言有謂虜衆出邊毫無騷擾

又謂火真遠遁哨探無蹤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故不

類之復語曾云邊臣欲欺朝廷乃并我而欺之萬

一聖主昭察則禍且不測此其疑不類者四也

而不類所叅各官如孟原二將喬同知馮指揮多係

該道所屬則臨輦之疑不類也方深乃靖虜復以此言進不類雖百口何以自辯耶言官論人自是常事况奉差糾摘司道亦非過舉不類初不懷嫌避怨而喋喋焉控之於臺下也特以爲實無此心安得妄生此議可恨亦可笑耳唯臺下相愛之切千乞爲我多方辯解使不類之心曉然於臨輦臨輦之心釋然於不類則臺下高情篤誼永矢勿忘至懇至懇

又

尤帥邇日病勢何似昨聞部議已准回衛調理而今

可菴書牘

卷四

重

奉旨仍畱任事常如之何前得示時不類亦欲有言念以爲臺下既言之無不從者無用複說爲也聞制府亦有疏入薦李胸爲可代其任不類不知李胸平素才勇何如敢請教於臺下前示云麻承恩可用此人則不類久知之但今已用之於宣府必以宣府爲京師肩背所關尤重也度不可奪則李胸果可承乏否乎此外更有何人可勝此任者乎臺下於南北諸將燭照明矣幸以教我又前示所云王一麟者今爲何官見在何處若欲用之應補何缺便中

并教莊浪道缺補者何人制府曾求人於臺下否輦旨守可用否俱乞臺下一一明教

又

兩兵齊出僅燒一仰華寺而回此時遂可奏凱乎今彼既欲撤兵是爲還朝計矣姑任其去而後臺下與制府同心協力誓必殲此二醜廓清海上之妖氛垂功千載何如臺下幸先事而計之罷和之議不類銜之於心久矣此時未敢輕發者欲俟歸時而告政府及本兵所以不容不罷之故而後請集

可菴書牘

卷四

美

廷議以決事勢必當如此蓋欲罷和須先解損軍折將之禁當今邊備廢弛九邊皆然和朝罷則虜必夕犯無可慮者若於此苛求在事之人謂不能制勝非情也今之不肯罷和者意亦爲此但不類以爲及今罷和則雖大有損傷猶未至一敗塗地若更因循則目前且圖旦夕之安將來必成宋室之禍此不待計筭而龜卜耳况罷和則虜至邊臣不得不思所以應之若不能和而欲振起邊事萬萬不能也今之人誰不思苟安朝夕得代而去耶臺下以爲然否

又

先遣一人詣臺下後承公役齋示會稿具言奉復又
使一人隨行候領臺下教報大都已詳具兩檄唯願
長者備細指示耳制府先後疏入皆承示以疏草
已得其大意及今任用此公真邊事之大幸也此公
舊與首揆不合雖勉從公舉用之實無真心信任今
首揆解綬亦或是一時機會耳趙張二老人心屬望
至殷不知將來作用何如近聞卜曾祭旗有大舉意
而鎮番入寇殘傷甚多人言所失猶不足以當水泉
可菴書牘 入卷四

之半果然否乎又聞西寧出塞路遇劫虜四五十騎
遂鼠竄狼奔蹂踐以死者無計此又果然否乎往者
各道間有數字稍及西事自不類玩寇疏入今竟
結舌不肯惠半械甚至河西諸公亦若絕交不通信
息卽有一二最厚者且將順其詞云夷寺已焚火真
遠遁差強人意矣經畧之威權足以鈐制人如此然
則不類者正似小兒不解虎之能噬且欲從而搏之
而臺下誠可謂敢捋虎鬚耶一笑不類今日欲聞其
詳下問臺下誰可問者而臺下不以告我又誰肯告

我者懇望懇望不類冊事稍有端緒度此月終定可
完遂策馬東飛矣繼此恐不及更相問問悠悠世路
知己之感最能繫心不類本書生耳無甚意氣頓荷
臺下收入門牆許爲同志此人生之至榮永世之大
德也敢忘之哉敢負之哉白骨未枯熱血未冷願與
臺下千里相照以不負國家不負所學不負初心
報臺下而已筆難盡言幸有身在

與李碧筠巡按

名本固陝西巡按○計六首

可菴書牘

卷四

五

遂成許可不勝感激是役也聞諸都人士萬分無益
於邊疆而供億之煩輿徒之費皆民膏血假令民受
其敝而邊事果有賴焉猶曰利害等耳奈之何作無
益以重困邊民也不類第心知其無益唯有矢志節
約冀少損於地方而已昨始入關而葉龍老周心老
王梧老仍以廩餼見施甚至林槐老亦復遣惠皆非
愛人以德者老丈能脫去此套真可謂相信相成第
生平知己末路乃得吾丈矣此之爲感端非口舌所
能稱述者容見而時百拜以謝更願與丈共持此心

以永交誼幸甚幸甚

又

辱惠承差以供使令尤見老丈勤恤旅人遺之以逸敢不拜命但弟之此役本無他冗多一人則有一人之擾以故盟心不敢畱用昨固原道送到老丈憲約內所列驛遞一款頗言吏承官舍差遣太繁地方擾害正與弟所聞相合弟聞此中承舍比之他省特爲驕悍所過之處雞犬不寧在各院自有不容不用者可再加以弟冗員增地方之害乎敢辭之回知吾丈

可菴書牘

卷四

无

又

弟之初領 命也本欲從潼關疾趨原州唯以早完爲幸比弟瀕行而本兵諸老携榼相送謂會城亦有兵馬不可不一閱然猶以舊例果否爲疑且止潼關遷延不進先託藩臬長查之謂前例已無可據故自有入城者有不入城者此番以一人專閱一鎮似

當從入城之例今遂已解鞍特借一役以告門下百凡幸卽示來以便弟遵行弟非敢爲套語老丈萬毋以套視之也

又

東南水澤之夫不圖天地如此其大自清和出開城循會州及阜蘭涉大夏趨臨潭以至武都由成紀還慶州而序已愧黃矣足不離地初非敢偷安朝夕也旬日前始得解鞍爲八行奏記門下并有所請於老丈者蓋未及塵台覽而丈已遣足况臨賢書是貺一

可菴書牘

卷四

平

時在事皆海內名流所收必盡關中之杰不類弟非知文者亦當卒業以窺三秦文雅爲 聖世得人慶耳先年餽送動計數十且裝潢焜耀徒飾一時耳目未久已委爲冗帙供魚蠹不類弟心恨之往役嶺中輒與敝同年黃丈共期裁節今見老丈示及竊幸同心弟猶以不能多不綾絹疑弟之弗諒也則丈豈尚未悉弟之蹇拙耶弟受性迂僻生平不能爲貌言昨有一二封事率據已見大不合於當事者之旨乃老丈復致齒焉不類弟慚慚慚

又

兩拜賜錄則雅惠重微窮不負不安乃老丈負不安耶愧愧弟所委心歸計聽命於左右非故有意逆其有却不敢有意委爲無耳今再得丈諭即便已之去任者非吾族類又破甕矣殺之不武弟平生受性迂闊既真見其無卽實報爲無正可成吾之信況是役也與貴衙門奉使不同所關不甚重雖有舊例亦何常之有老丈以爲何如朱憲使君弟之同年友昨僅半面而別未及以此問之然仕途蹊徑共相揚詡稱

可菴書牘

卷四

呈

爲要訣能不爲妄語卽其人可知矣頻煩公役跋涉而來并此道謝

又

從閏月十五日入關迄今亦以十五日出關計二百四十日自東徂西非不遍涉邊徼試問其能窺邊事之萬一否乎未也空手報 命知罪無逃矣何煩老丈記念鄭重遣使遠于將之弟之此來所幸一時在事皆賢者因得藉賴以畢役獨未及面領大教而云終抱缺如在心此贖贖無知識之人既未及領丈

教言又安所能置詞以自效塵露耶昨見邸報中諸君爲役於東者相繼還 朝皆有數通封事不類弟已甘心讓之耳戰守機宜先後經有識者條議至悉正患無實心之人不貴爲再三之讀也老丈以爲何如荷丈推食本當醉飽明德弟不類持此心入關不敢不持此心出關且制府公倦倦相詔辛苦辭矣倘以異同責我則又何詞可解丈肯以意氣相期卽弟敢於方來命或不深訝昏暮投宿剪燭布謝語不能宣

可菴書牘

卷四

呈

與周心銘巡按

名盤甘肅巡按

弟於成紀遣人及其回報則已抵慶州矣遲之半月而後得見台諭乃知關中道里綿亘往返遷延亦終無可奈何也群虜雖已出邊而元兇未殄隱憂未消河西竟可安枕否爲今之計客兵撤乎否乎撤則火真必且再犯不撤則兵食已困坐受其敝可勝道耶頃得郭年兄示云順義之過邊也火酋且登高而望此其意欲何爲弟本黯黠濫竽兵垣職掌兵事憂之切故不覺其說之長耳鍾龍原疏幸其不行弟歸興

本濃如其行也是促之山林而已天下固無強人相而迎之者亦豈有讓人官而進之者哉近見邸報朝中稍幸數日安靜而青宮之議又復中變此蕭牆之憂參政之憂也弟與老年丈共食君祿感事觸哀何以爲懷思之唯有浩歎塘報九摺京報十七本統歸架內河西事倘有可教者更望詳之

與王梧岡巡茶

名行功陝西茶馬司計九首

入關一領台教迄今兩月杳不聞聲竊以爲疑老丈豈遂棄我如遺耶弟由開城而會州而今及阜蘭所

可菴書牘

卷四

聖

過殊無事事唯循故事一查庾廩一覽士馬而已然拙慙之人自多乖謬老丈所得必已滿耳而猶不直以告我又安所貴知已爲哉此身在客舉目何人豈虞老丈之亦坐視也弟欲晤至切老丈縱欲西渡能遂挈然於弟乎弟茫然不知程路唯老丈何以示我又

弟欲會老丈甚切又奚啻老丈之念弟也同里同心同事三月於此隔如胡越無緣一會老丈相念故自人情乃若弟之此中更有諸凡公事欲請教於老丈

者則又不獨私情之切而已貴差原有賞番之舉而虜警則縮不行無乃使番人笑我中國無人耶一行未必遽有他患而畏縮如此亦遂自露其淺深今次老丈斷在必行甚妙甚妙弟已走臨洮不日往河州意欲一覽其關隘未能自定還期然以勢度之數日或可完老丈月終未行相會似猶可及萬一不及則洮州或岷州皆無不可安得以衙門不便而阻其會晤之緣也弟隨路棲止民房可居正不必拘於衙門之有無耳然弟在河州一意急進老丈出巡亦願

可菴書牘

卷四

聖

少遲則南安之會或終可及弟因西事有所言於諸公間俟會時一一請教茲不能形諸紙筆又

連夜深坐劇談真成良晤弟拙直之人有言必盡在老丈前固不必忌倘周丈以爲太過乎承論虜情最當此時廟堂已深入經略之說我輩言之不信後必有悔而靡及者天下事卒亦付之浩歎而已頃得尤鎮守書云扯酋方與吉囊構隙不能起身其遷延時日意良不測而葉中丞乃銳意出塞殊爲可虞

弟正欲乞老丈共爲一東力止中丞勿輕舉動不然彼反因而藉口如前疏所稱貪功誤國也未審老丈以爲然否

又

昨抵岷州曾有一楫付送役還想已經台覽矣弟到洮州問所中馬完過一千尚有六百未完者則知老丈巡行之期猶未可定也唯是寧夏領馬之軍住此二十餘日其應領七百之馬亦既見在祇因前日葉龍老請雷之說遂使將官不敢發行此在老丈

可菴書牘

卷四

署

似宜早決蓋寧夏軍來此領馬往年不過四五日到手卽回今一住二十日所帶盤費必至不給能保其不爲地方擾乎欲禁其不擾須先體察其情彼軍聞有不給之說頗有煩言弟已傳示老丈之意使安心少待無不得馬而歸之理但以事理度之不可不早決便其速歸也辱在老丈至愛目擊其故何敢不一言之倘不欲其饒舌否邇日河西虜勢作何狀此中絕無所聞便筆并望老丈詳示

又

此中唐副將昨曾語之老丈頗聞其有議老丈亦復見論謂其一二未妥者似昭昭可信者也乃今弟見其人殊磊落有志與之談論既明爽非冥然者稍以邊事扣之又似有一念忠憤可取弟甚疑之何所見與所聞大異也其人氣象頗覺倨傲意者因而生謗乎弟在都之日卽聞兵部詆之及至此中又有一二府官指摘之者弟今輒有疑於心兵部之詆意者不能鑽刺府官之議意者惡其倨傲耶未審老丈所聞得之何自敢因而請教焉老丈不日蒞此試以弟之言察其人計懸鑑朗然必能洞察而不爽矣仍乞惠之教言以爲斷案毋使弟狐疑兩可而未決也謹此密囑老丈一至洮會而間卽可定其臧否幸勒數語特人兄報弟且引頸而望萬萬勿忘

又

河西虜情正在懸念忽奉信示喜慰無極卜會宿怨未伸火曾狂謀思逞此正臥薪嘗膽之秋而在事者沾沾居爲功也豈不異哉制府起家忠憤之氣固令人可敬但一再上疏稍似激驟弟又竊自憂之老丈

可菴書牘

卷四

署

以爲然否 青宮之議又復中變甚爲可愛倘果有別說天下將從此多事奈何奈何蘭州別駕文縣令君弟已有疏入矣二官皆周心老同鄉頗爲之解紛第疏先發而後使之聞之也然猶耿耿於心恐或未當今得丈示不勝愉快

又

朝中事大更變西陲得報稍遲老丈猶未之知耶此時必已盡見矣弟舊有腰痛之病今忽驟發遂成委頓抵慶州且一月冊事茫然未有頭緒爲客既久思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歸甚切正將專心辦完諸冊即可策騎行矣而病魔復纏之欲暫置冊事不理則歸計益遲強支病骨料理勾當因而病日加增不得脫體日夜焦燥不但功名之念冷如死灰至令生人之樂且不知在何處可恨可歎也老丈已完河洮馬政目今雲錦成羣邊事重有藉焉河西事第久已置之不問以今厄然一軀唯思完冊即脫苦海又何暇再及他念 國家氣運靈長 九廟在天有知 聖主明見萬里區區小臣空作杞人憂慮胡爲哉老丈知弟者弟宜况本

不甚濃目觀此光景真如戲場何益於我身心恨不能即舍之而去一丘一壑終吾天年所得較之孰輕孰重二十日來病况蕭條坐臥不穩又如陽漆粘入手心一時便不能脫去情事甚不佳不堪爲老丈道也葉中丞已改河西代賈春老王懷棘儼然建牙矣丈知之否胡對薇賢者弟向來慕其名始一接談尤服其品乃以疏略得罪爲言似非知弟者弟生平閱人正在於此落落難合弟每委心願託交焉而殷勤於禮文酬對之間者弟之所望而畏焉者也此公賢

可菴書牘

卷四

四

又

冊不得完病不得好天涯狼狽顧影自憐殊爲可歎辱老丈存念殷切感感乃復以疏簡爲言似非同心之言矣台駕已抵高平當有一月之駐否何日遂完

高平而使之又何往耶萬里爲客思家之念誰能無之但老丈所處與弟不同貴衙門奉使命巡行四方實可爲國家幹辦公事卽如老丈今日招中報完邊計有賴雖久爲客無恨也唯弟飄飄浪跡則可恨耳吾鄉老師旣已決意掛冠卽常持一大議而去乃今心跡未明誠有如丈所云者弟僻處一隅別無會接其中委曲不能詳知第覽鍾龍原疏詞有人駭人疑等字意都門必有一種浮言乃使老許得挾美名歸人生有幸有不幸如此老丈胡爲忽有遁可菴書牘 卷四 完

思老師初去傍人且睨目而視吾鄉安得自爲此舉動以招疑耶况老丈所立之地人誰不知或有一二未愜人意者皆形迹之間有似於過激耳弟與老丈俱信已而行人所共信若爲此舉未免招疑此決不可弟屬丈肝膈相愛不敢不直言之也周心老故自長者然未免太過於厚朝廷建置言官其階甚卑其權甚重良有意也昨於邸報中見其揚頌經略功在先臣彭楊之上其然豈其然乎與老丈同心私共商之

又

與丈相知相信弟之一腔計丈已洞察之矣奈何猶有地主之說此世途套語不當出自老丈之口也茲勒數語非止爲今日恐老丈未悉弟生平能免於越石父之歎耶弟卽不類願與丈始終持此肝膈在心如是卽在口如是在筆如是假令外然而中未然者請視天日未審老丈肯許我乎

又

再捧三劄讀之心動弟最不類率性任已人多厭棄之不知何緣受知於老丈至此以老丈之畜我如此而敢負知己者人也乎哉老丈於職分內事可謂竭盡心力關中自有口也弟亦幸有耳也若奉差使君一一如老丈然者真不媿代天巡狩嗟嗟眼前能得幾人耶河西二事尤見老丈認真盡職茶也馬也皆貴差專柄若使人皆得而侵之則祖宗何以特設此差爲也近來士風以遷就爲上計動稱忠厚動稱老成體面不論也職守不論也弟平昔所深恨而不平者如丈行事與弟真是同心弟當自

爲令六年不能一毫遷就卽本上有行中有室礙必力爭之其時亦有甚不樂第而甘心下石者自是第官運未衰乃不樂第者先後去位第終叨目至此深信人生自有定分而非人所能陶鑄也第所指摘經略豈不知爲時之所忌卽文縣令第亦知其爲有憑依者但念之所至決不能抑已以從人也行吾之志行吾之事愛憎毀譽一任於人願與老丈永堅此約王靖虜與第素厚亦素知其底裏不意其孟浪至是第微有所聞而未得其詳故以問之老丈耳第昨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有數行規之乃反見疑復我語云丈夫意氣相期不合則脩竹茂林而已第大笑其迂更報之云丈夫意氣相期固也倘不可無方寸於其間乎老丈以爲然否臨驛殊有疑第之意第實未嘗舉此念原在首薦之中敢於丈前面而謾者非人也第以屏劣濫與耳目之官論人常事耳奉 差而出論一監司亦非過舉若果有此心何足自諱但實未嘗舉念至此而靖虜出言謬妄使人生疑真可大笑第之此役與貴衙門諸差不同卽有舉幼原不足爲輕重况今次已有

新例首寬文法第於監司諸君意欲盡入薦疏勞以俸叙不置優劣正擬請教於老丈耳若有司則首臨洮次鞏昌次平涼次靖虜監收而縣令則會寧隴西清水安化四人也作意亦有舉而無効昨二監收一守一令謂可寒責矣老丈以爲何如

與胡對薇戶部

名應辰甘肅鞏昌人計五首

伏辱遣人雖感雅誼實非不類棟所願承者固知相沿舊套何事終不可絕耶倘得垂念於凡地方弊竇無惜惠教以共貽三泰什一之利則相信相成乃所

可菴書牘

卷四

三

以大造不類棟耳敬謝來者附此爲復

又

兩拜瑤械足徵存記西事繫心恨不能飛至蘭皋從門下受麾示第因跡履朝那自不得不循東以西計明月陞後可望顏色承緒教矣所惠簡籍謹領此雖總攝於貴部而分隸諸各道在各道業已送至奈之何又煩門下辦此耶意皆往年敝政徒費楮賴耳不類卽未嘗與門下把臂定交顧聞聲而慕已久此等虛費何不斷然省去之門下非知不類之深者至於

馬價數目亦似惠來太早繼今或更有動支恐不可
泥於冊成而不發也事關軍務不敢不瑣瑣以復唯
門下鑒之

又

弟昨循故事一查帑藏乃多未入冊者更有一款所
稱鐵料則按院族查亦復不及謂唯臺下方有此收
除數目不知可并惠一查否其本色既有舊斛新斛
之分大小迥異而又不挨陳序放勢必有倖有冤於
此亦復有調停之術否皆據別駕之言與老丈一商

可菴書牘

卷四

書

確以垂永利然須而悉

又

久昨雅望岐路相逢把臂論心遂成莫逆矣郭門之
外承移玉出送施禮越格非不類弟所可當者至今
軼缺不能釋然於中也日者所惠鐵料數目據不類
弟盤驗實在多不相同雖所差不及幾金而錢糧毫
忽豈宜差錯因而知廣積倉之弊未可信其必無也
敢具盤過實在數奉覆乞行喬同知一查試窺其何
以爲報蓋此官未經請練庫藏混淆向無一人認真

又

稽察吏胥輩漫無警省弟愚性不能依違於其間寧
取怨尤在老丈一見定已洞炤弟之底裏耳此實

夏日正炎與老丈別別去遂已徂秋而今秋又深矣
黑貂既敝朔風侵肌逆旅之愁有難以告丈者苦於
報冊未完不獲出關乃老丈亦迄今未得受代然則
還朝之期意者與不類弟相朝夕耶弟從金城走
抱竿旋及臨潭以至武都遂由成紀東還慶州蹤跡
似已踏遍西陲而寡昧頑拙於地方事亦無所得也

可菴書牘

卷四

書

老丈一見如平生歡不啻愛我深矣終當何以策之
別揭奉覽借重老丈以昭可信未審台見謂爲何如
弟在金城日雖見其昏然不辨菽麥猶未知其官守
有虧也既過金城而得之甚真若乃臨潭則又奄奄
泉下人自未能引決不容不促之矣臨潭當無有戀
之者金城似百足之蟲不類弟之言出無乃非在事
者意乎幸丈且勿露以俟邸報之至仍望察人意旨
而密使不類弟聞之心馳故切縮地無由臨潭往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四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五目錄

閱視固原書牘 三首

與兩司各道

與呂蒼南呂新吾兩布政

與石見吾按察使 三首

與李實吾按察使 八首

與胡見虞參政

與田東洲參政 二首

與劉泗洲參政 四首

可菴書牘 卷五 目錄

與馬鳳麓參政 二首

與楊小林副使 十二首

與丁勺原副使 六首

與王樓峰范馬 八首

與萬仰峰僉事

與郭海鵬僉事 二首

與郭雲樓知府 二首

與郭同竹知府

與郭中宇知府 二首

與岳三峰知府

與鄧少谷推官 十一首

與馬舍吾推官 七首

與張月衡推官

可菴書牘 卷五 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五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五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稿

閱視固原書牘辛卯

與兩司各道

辱遣官遠迎雖感垂注然無益於旅人徒煩其跋涉
况未免勞費地方實非不類所願承者方今邊方疲
敝省一事則民免一事之擾乃所以相成而相諒也
唯高明鑒之

與呂蒼南呂新吾兩布政左名鳴珥右名坤

可菴書牘 卷五

賓興鉅典遂已告成在事皆係大賢所收必盡關中
之傑爲 國羅才甚盛甚盛承示姓名已領至所惠
銀花盃盤謹返諸來手此証舊規領之而去未必傷
廉但不類茲役業已堅持 明旨卽纖微不敢置
諸歸囊計門下必能相諒也若雅情未嘗不心佩之
矣此謝

與石見吾按察使

名懷西寧兵道

日承使命率爾爲答西望心勞則昕夕弗替也茲更
捧來臧知阿赤免已歸松山去矣此會向若松山未

甚猖獗決堤通竇似非其力所能爲者天下至大耳
目至衆口吻至嚴未審終當何如耳在高明必有定
見便中有以教之

又

別論地方狼狽之形與夫人情離合之狀一一如在
目觀令人歎息無已河西四郡古稱斷匈奴右臂正
藉以隔別番虜我 國家全盛自啓其隙使犬羊得
而乘之誰生厲階而猶有一等甘心欺 主之人

多方爲虜解說曰臣服我也曰恭順我也嗟嗟是誠

可菴書牘 卷五

二

何心哉今讀台教則所謂恭順何在不類尤有一念
深爲火酋惜者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
之謂也至於人情離合正不足訝夫虜之聲勢如此
我之舉動如此據稱達子有飯吃有馬騎投虜也是
快活真確論耳乃門下欲以此爲人情督咎耶今人
口稱宋事委屬不祥但不免使後人復哀後人可爲
痛哭流涕恨哉恨哉辱門下不鄙其人教以大計輒
爲此復閣筆心傷

又

承諭領悉向來所惠塘報未敢輕置雖黃因與門下無故知舊好也今來諭云據張臣魯光祖二人之報則不類可發口言乎光祖等督率官丁燒燬夷寺未爲無功及看寺達虜見火光而馳至又得生擒二名亦稱善矣何必粉飾其詞曰審係火落亦部虜恐怕大兵出塞差來寺南要路哨探等情耶此正邊臣欺罔故套將以此欺 廟堂耶抑姑以此欺不類也可恨亦可笑耳因無關於門下斯敢縱言之幸而不訝

可菴書牘

卷五

與李實吾按察使

名春光河西守道○計八首

別去頻頻遇雨泥濘難行今方至西固城也貴道所轄地方如此遼闊又皆窮邊絕塞責任稱艱鉅矣而前之人漫不留心地方事無一件不廢弛者可歎可歎今賴門下有振起之望何幸如之西固城僻遠向無巡歷其地者以致各官縱肆無忌小民負冤莫伸卽一監收郭同知狼籍如此而報來賢否間尚有與之註上考者嗟嗟法紀何在耶千戶王子賢奸惡可恨亦不宜輕縱其楊夢寔與三岔驛丞則事未可知

敢煩門下試查之不類了無成心也遐方僻遠官民皆不知有 王法須藉大賢事事經理爲一路福星豈惟 國家之厚幸亦不類之上願耳第諸事繁瑣未免多費清神奈何奈何統祈鑒在

又

洮岷二城內招夫一事甚苦累人蓋以各州縣之力差而取諸本城內外人民代當已未免稱累且聞備辦中火等項雜差又舉而屬之招夫以致往往逃徙此不可不一調停之也據各民告稱拘提正身前來

可菴書牘

卷五

四

承當又似迢遞難行愚意每年責令各州縣徵解前項銀兩赴貴道掛號發洮岷二監收官一一給與各夫爲工食而中火等項雜差嚴行禁革不使累之意者其曲全之道乎門下必有高見所以爲小民甦困者不俟不類之喋喋矣

又

別後方具小札欲遣人齎報而貴役適至遂以付之意必徹尊覽矣屯政係 祖宗實邊至意而後漸廢弛也如來示所謂二百年樂土一旦丘墟豈獨貴

道然哉不類未及涉九邊舉目一鎮大抵然矣門下
謂當定開墾之限而又嚴稽覈之令最善最善此事
下各道已久不類懸懸望教而迄無至者門下一到
卽能畱意如此非真有實心爲國者耶此不類所
願執鞭初不敢面說也別論尤見相成之雅善善惡
惡不可不明今日振起邊事第一喫緊但不類未卽
舉者因其官小特具一疏似不雅觀必多得幾人而
又無可他求姑遲疑耳尚容再與門下計之途次且
不詳具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又

地方諸事已次第請教計當徹覽矣邊地遼闊法紀
廢弛錢糧案卷動稱遺失昨在蘭州吊查收支數目
幾三千金無下落者率稱文卷已失矣深以爲駭乃
洮州亦然西固城卷宗竟無從尋討蓋自陝西言
然後奉報其西固城卷宗竟無從尋討蓋自陝西言
則以洮岷爲疆弩之末而自貴道言又以西固階文
爲疆弩之末不類今在階州所見廢弛特甚振而起
之不能不有望於門下也真切真切

又

昨從西固走階州雨中有控懇於道傍者情似冤抑
取其詞觀之則謂階州教官以賊情誣無辜之民也
因而生恨批行貴道一查今據該學諸生爲此教官
申辯不類又加細訪本官到任未久亦無他過特此
一事涉於輕率則猶有可恕者訴詞亦送上唯門下
量情處之不類初無成心也更有二事請教者階文
在洮岷一路終是腹裏地方斷然無虜患所慮者不
過諸番耳番無大志惟事竊掠先年范守備者自啓

可菴書牘

卷五

六

釁端致被縛去遂稱大變增兵增餉又調岷軍四百
七十餘名常川防禦其時洮岷間亦止有番不知有
虜也今虜患在洮而階文頗無番警愚意謂岷軍之
防階者似當改而戍洮也階文西固若得賢將領不
生事以擾番卽可保百年無釁不才武弁需索橫徵
雖日聚精兵以待安能保其不亂哉故不類以爲所
重在此而不在彼也又西固諸生具呈欲建學於本
城不類以爲時詘未可輕議據諸生云學基見有徐
袁二千戶入官宅舍拋棄可葺而成也廩餼只照洮

州事例分別優等次等俱不食糧一毫無費官帑也
教官卽以階州訓導一員住劄署印亦無煩另設也
其言似乎可聽而所叙往來山徑之苦則又能令人
酸鼻蓋諸生半寄岷州半寄階州岷州路稍平而實
遙遠階州路稍近而實險峻一自退謫卽及其上進
之心誠可憫矣聞崔直指亦曾准呈行貴道而下之
守備竟爾議寢彼介胄者流深忌此事以爲一城之
內皆軍餘也若厠衣冠彼遂不敢肆其齟齬以故必
欲阻格於其間此亦事理之所有者所恃門下能信
可菴書牘 卷五 七

心信理肯爲 國家任事不以勞怨自疑故不類敢
與門下商之

又

自入關來見有實心相信實事相成者無過門下矣
不類生平負氣非能爲而謾以取悅於人者故是腸
胃中語也然門下豈有干於不類哉不類豈有私於
門下哉無過爲 國事耳惠來諸檄如陳相卜烟張
義楊德林皆無容喙唯曹第一事果卷已尋獲又經
查對明白亦何罪之有此舉尚似門下不能相信然

者不類所至每見文卷皆稱遺失故畱意查之既得
卽已近鄧司李復有兩詳皆係失卷者不容不煩門
下然竟不必以世套爲拘也有罪無罪洞然應之是
不類之心是門下之所以愛不類耳悠悠世路相知
誠難輒爲門下深言幸不置之齒頰西固守備已具
疏入矣并聞

又

昨承遣役曾有數行奉讀者因所造用銀冊多與鄧
意相戾蓋邊方將官溺於先年故套牢不可解非獨
可菴書牘 卷五 八

貴道爲然凡各道報來無不然者但不類奉差之時
已約同事諸君特爲題 請一應造冊皆取諸公

費奉有

明旨矣何是不肯遵而行之此不類之

不幸也若幸而門下先期蒞任必能畱心督責諸將
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故欲煩門下稍加懲創
使後次不敢視爲文具言及至此復自失笑旣以已
守其經綏之見又欲計及於後來之人毋乃近於癡
耶門下萬勿哂之不類受性迂僻不能曲意順人每
每見人過於承順心竊爲疑門下來示謂有當局者

言其不能承順此正不類所願託交之切矣不類亦微有所聞故以爲問夫當局而以承順取人其品可知悠悠仕路願與門下共守故吾以無忝於所生何如

又

昨所奉瀆冊事正謂門下蒞任在後各官造送在先卽門下又安得預知而預戒之也大都邊方之弊以粉飾爲工而不肯認真務實其端亦自上啓之假如興一利革一害未嘗不頒條列約諄諄於筆舌也而

可菴書牘

卷五

九

究竟其所行乃與前言自悖致令武弁者流視文移爲故套不惟不遵抑且不看不類迂拙竊以爲言而不行不若不言之爲愈耳每每刻意欲副其言然天下事行之存乎其人倘邊方盡得門下其人者則不類所言猶贅詞也向者驅車在道無遑置念於繳冊今止慶州專治其事始知卷帙徒繁盡屬虛文何益邊事耶稍出已見刪其虛之極者夜以繼日不敢言勞度在此月終可完遂仗筭出關去矣繼此恐不獲再相聞問特此報謝悠悠仕路同心不易得邊事賴

人願門下留意

與胡見虞參政

名希舜賢體道

入關之初頓荷遣信一時諸遣候於關門者幾二十餘人第驟見之不勝驚歎卽此知驛遞之勞擾爲多閱臣何益於用而徒爲地方滋勞擾以故槩作復語輒求裁省耳顧第之一念欲請教於門下者又不在此例雖日一相聞不爲過也老掌科有念弟之心則地方之利弊官吏之賢不肖凡可以裨補不類弟者何忍忘之而第所至應對酬接與夫所行楷刷調停可菴書牘

卷五

十

凡有不便於人不理於口可以督過不類弟者又何忍忘之乃台諭便便一惟頌美恐非知己之所以惠愛同心矣敬復

與田東洲參政

名樂曉右守道○計二首

久盱老公祖重望今一見之甚慰平生矣但僭踰太過揣分不安此中負愧不審當何如也昨所送至門下犯官匡文者雖其事情無甚關係而追憶其景態最爲可恨老公祖試覽先後情節并不類批檄自見彼債帥敢於輕覲書生以爲東南之人不諳虜狀必

且惶遽無容身地矣猶幸不類胸自有定者不然寧不墮其術耶可恨之極敢借筆楚木免煩瑣唯老公祖諒之

又

承惠書冊極感老公祖肝局之愛如所教者皆廉訪精確公論不容者也微守文令及洮州監收皆於數日前具疏入矣唯河州監收未及置喙以愚見物色之雖才欠明達左右爲奸誠有如老公祖所諭然以蘭州相較則此猶過小而彼已大犯官常故舍此而

可菴書牘

卷五

七

取彼若通渭既成破甕何足再煩齒頰耶不類所糾四人唯蘭州與老公祖差異而三人者俱合符節此以見同心之誼有非筆楮所能稱感矣微守僅得之門下所教文令則先得之茶院後又證之於按院所惠事跡盡似不可宥者至於蘭洮二監收則不類獨見而確信之所論事跡皆非風聞比也第怪夫各官狼籍如此而相率開入薦獎數內不知何心不類先爲縣令見腹裏公論未至盡展即理官輩亦頗能任怨不知邊方何至翕然其爲好好先生也可歎可歎

因老公祖肯以肝局教我輒附此言共相扼腕耳幸勿使人聞之

與劉泗洲參政

名光國臨華兵道○計十四頁

昨入關卽荷遣官遠接此皆先年故套非今日所宜循而一時同至者數道不類又初入關始勉強應之以去及抵華陰值雨阻一日又見貴役齋文來投意必有地方事所當急示者故不遠千里而再遣也不勝喜慰既發檄則猶然遣官迎接而已是亦不可以已乎不類平生無他長唯是言必由中言卽欲行差

可菴書牘

卷五

七

能自信前已有約託固原道轉行貴道矣區區一念終不見信於人傷哉夫使差人迎接而有益於不類也是誠厚不類也一人一騎馳千有餘里之遠風塵辛苦索報語半張而止於不類何益於貴道亦何益願自今相與力洗而去之乃見相信耳至懇

又

初至一條城解鞍稍稍問兵馬錢糧蓋二事於八事中尤爲喫緊而操守坐堡相顧錯愕謂並不經手錢糧然則經手者爲誰曰倉官也倉官何在曰不知何

在以故不勝驚異亟請教於門下乃今得示知倉官向來不住本堡則又無足深異矣彼其身任在蘭州何由知不類之到而責之不先伺候也不類原行有小過者不罰而今懲究之是罰小過將自戾其原行矣何以取信於人但一條城倉官不住一條城而住蘭州似典虎兕者不守押典龜玉者不守楨非我國家設官之意奈何頃至賈子堡問賈子堡倉官亦云不住本堡也未審始自何年相沿不變意欲求門下一議又恐住蘭州畢竟有益改住本堡畢竟有損中

可菴書牘

卷五

三

間委曲不可以一人胸臆行之者姑俟與門下面計之金縣吏情稍可原因倉官而竝行耳今既輕倉官卽不得不并輕該吏高明以爲然否先復來人隨可面悉

又

別後凡一再通訊想經尊覽矣昨在蘭州見廣積倉多有銀糧未造入冊者曾面告門下以爲非法近乃接戶部手本遂已題 准凡未入冊者重復查過始自信鄙見之不安也敢以原行奉聞各項操賞銀

兩在蘭河二州所用者則當明白開銷若固原兩營及巡撫標下延綏遊擊四川總兵等各借用之數不類自當一一處補決不敢畱此不清前件以滋吏胥之弊但願門下嚴諭各該官吏毋得故意相混以貽庫藏之積蠹則至幸耳又各屬文武衙門有奉不類詞狀批詳及日行牌票全然不繳而河州尤甚未審該州掌印官不脣親此細事抑視不類爲贅疣而然也不能獨行於貴道亦遂通行之唯門下百凡畱意至感至感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又

辱諭具悉乃承過爲獎許殊令人心愧不類才質綿弱性資愚鈍事一至前未能燭照而數計之僅能持一念不敢忽易凡有所行寧詳毋略何幸得見信於門下也如門下實心實政毫忽不苟則真不類所欽服耳楊汝春招旣出門下所持不敢不順承但張才等先報數目不類責令查對再三竝無差錯乃今又變其說而爲錯算鄙心終未能釋然更煩門下一諭張才使之自具稟帖備言所以先後不同之故以釋

不類之疑甚幸甚幸其一條城賞軍銀正恐監收官混報業已有行并乞門下查明改正之士官楊榛詞事係督撫非不類所願與聞者因其再三強求批行不能峻拒以失夷心故耳初非有意欲爲辨釋也唯門下據事執法問完一相聞於不類足矣別有託者河西虜情朝夕繫心而今萍蹤愈飄愈遠茫然不得實信敢託門下或五日或六日必惠一音如有緊急或出邊日期或侵掠消息則又毋拘五日飛足見報足仍同心至愛懇懇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又

承諭楊國孝胡尚禮事此非不類所敢謂爲然也不類在河州日親問街市之口皆稱胡尚禮尅落官銀人無異詞今輒盡爲遮飾坐楊國孝以誣告嗟嗟楊國孝棍徒耳罪之亦何足惜但不知朝廷之三尺何在頭上之青天何在此等大事託之武通判又奚怪夫謬詩至此耶不類生平負氣路見不平砍頭瀝血所不自諱若使依違隱忍寧掛冠而行耳未敢如命

又

承示三道嶺殺虜信殊令人驚訝既稱火酋遠遁矣復差達子入我內地欲何爲耶若曰防我進勦此可欺極襟小兒耳朝廷不吝三十萬內帑特旨遣官經略今稱火酋已遁遂可報命矣毋欺天下無識者毋輕朝中無敢言者也主上之聰明一時或可蒙蔽將來竟未可知願在事之臣慎之又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稍殊無非與門下相商以求歸於至當耳門下蓋不類先達不類之傾心已自有年幸而同事於此數數晤教又深服雅度所謂與公瑾交如飲醇醪豈敢故生異同以招尤門下耶第愚性寒劣於是非黑白不揣務欲分別較明而其一念疾惡如讎則又中在膏肓牢不可奪門下得無訝其太過否人情事切身家卽一毫不肯假借至於國事則泛然應之而已此不類生平所慨歎者故未免過於加意所惠銀兩冊又不敢憚煩而必以資門下矣先年造冊等項雜費

惟無正項錢糧往往派及軍士今次特列款具題
議動公費正欲使之取足於公而無損其私囊也乃
今營衛縣驛輒稱用自已俸薪或云用自已紙紅此
掩耳盜鈴之術耳將官平素不科派軍士已爲萬幸
而公用反出已之私囊吾誰欺耶倉驛小吏紙紅幾
何不入私囊而以之供造冊之用亦豈人情所有耶
率是道也正先年科派之術也先年科派亦何曾明
言亦未必不藉口於俸薪紙紅也今既題准申
動公費而各官不肯遵行此又何意卽此一節視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明旨如弁髦安所望邊事之能振哉至於借動銀
兩隨已解補又造入冊此尤不可曉者以愚見度之
彼文武小吏日利錢糧之混淆不顧其清楚門下以
忠厚長者待天下恨哉此輩之不相諒也今據所稱
動用柴薪者動用紙紅者已爲逐事無復補還之理
已但須門下嚴提各官重加責戒以爲後來之警亦
庶幾更始之一端乎不敢用批檄謹以原冊封上省
此一番形跡願門下改正亦并封繳毋勞具呈矣喋
喋幸諒

又

承示出塞的期甚幸甚慰以門下之赤忠統率諸將
聲罪致討當必生致火真二醜以紓君父之憂
以雪臣子之憤定遠殊勳有不得專美於其前者若
曰二醜遠遁海腦不可必得姑且班師而回則洮河
之恥何時可酬經略之功何以自見非不類所願聞
也緊切緊切

又

承諭番族因我師勦虜而各出牛酒以相慰勞可見

可菴書牘

卷五

六

諸番雖異類猶然知虜罪之難宥國恥之當酬矣
我中國之人每每爲虜解紛稱虜恭順獨何心歟
寧番人之不若耶足爲太息敬此復謝

又

所諭燒燬夷寺亦足以芟其叢莽從春時到今僅見
此一舉已踐原題之約矣甚盛甚盛并復

又

不類黠黠無當唯是一念景賢愛德則自性中固有
與門下雖未嘗有積素累舊之知然於仕路間耳聆

雅望頗悉又一見而深相信謂可共披肝膽盡却形骸者凡有公事所當請教遂不惜縱言之門下豈因而見罪耶抑或因此而有疑於不類耶古人云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乃臣子之分當然耳請以來論三事畢其說胡尚禮者本一棍徒初無實心報效所稱招軍不過借此以媒利人皆知之唯經略獨加優獎豈真見尚禮之可用哉正欲藉此棍徒虛張聲勢以欺朝廷此不類之所深切痛恨者故一覽其招不自覺夫言之峻矣馮官者不類到河州日見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其情狀卽有疑於心及查其履歷凡再蹶而再起細訪之初無一長可取也已乃有告之者且未敢批其詞而先訪其事則事皆有據彼武弁者流敢於縱肆如此若不加懲創何以示警於將來耶不類生平疾惡過嚴故不能輕恕此人耳至於喬同知者初但見其不諳於錢穀之數以爲書生未離統綺無足訝者大節未虧不當苛責也後聞其有宿娼一事特爲驚駭曾質之於各院則似有欲發之者不類適奉戶部有行議處監收官員乃不自發而使他人發之得無

爲識者所笑乎然不敢不告門下者正恃門下爲同心不忍欺也門下於胡尚禮一事則欲全經略之體面於馮官一事則恐長訐上之刁風而於喬同知則又出自憐才真念雖與鄙意未免小異終不失爲大同不類之議喬亦謂其當量處耳胡尚禮旣撫院肯從寬宥不類謹當從門下之命馮官所犯輕重亦惟門下酌量處之蓋公事貴持公心若執已見而不入人言卽爲私矣不類不敢願門下鑒焉

又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承示河西大兵出邊僅僅燒完未盡禪院與推倒寺牆甚幸甚幸河東原未見有虜兵出安能免於空行之歎今經略公可以奏凱矣連日又作何事各處調到客兵撤乎否乎我兵撤而火真遂移帳而東則又奈何言之可爲扼腕門下亦有實心憂國者仍以此復幸而不罪

又

所惠民運拖欠冊謹領不類欲得此數以俟還朝向大司農言之使知全鎮軍餉缺乏之故不可與三

鎮同年而語也若民運之拖欠亦甚難言昨不類致書復石東老中有兩語謂不走洮岷尚不知軍糧之缺乏之極不走平慶尚不知民情困苦之極此皆不類目擊而心傷之者未審將來終作何狀耳

又

屢承諭札具省垂念蹤跡雖遠音信不遐甚慰幸也火真二醜罪在罔赦今卽稍移而退我兵一撤彼必更進無待卜者養虎貽患恐河西無解甲之日而河東亦有難於安枕矣但來諭云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可菴書牘

卷五

三

力致可以緩圖而不可以驟得深爲有見去歲經略之始卽宜以此事盟心繕兵秣馬乘間襲攻未必不得一會也計不出此而唯媚虜之是務今尚何言哉可恨可歎兩兵齊出燒一夷寺勒銘燕然不審後世謂爲何如敢與門下共相撫掌

與馬鳳麓叅政

名鳴鑾關西守道○計二首

初入關已領札諭矣昨過平涼以急於抵鎮遂不及畱宿門下相信能脫去故套無因旅人而鄭重移玉豈特不類一人之感其輿徒供億所省之費皆門下

之所以惠窮邊者不類棟唯有此中銜佩而已所賜文冊謹領其錢糧數目不敢妄生胸臆內有二冊係兵馬者皆稱精壯令人失笑昨已託固原道轉達想蒙垂鑒也方解鞍冗次爲復未悉

又

不類與門下雖未及把臂成懽而聞聲慕用自非不切顧是役也以巡邊爲名則腹裏似在所緩故不能一履治境望見顏色耳承示具省記念所云二將一因朱家山事已置喙矣其一姑識之來示頗言邊防可菴書牘

卷五

三

廢弛而慨然於肉食者之無當也嗟嗟此正不類之所馮几而長歎者也眼中無非豪傑誰其真有赤忠爲國耶門下以此詔不類不類不待與門下接談而業已肝膽相映炯然不磨矣敬謝來者猶未及宣與楊小林副使

名時寧固原兵道○計十二首

昨入關得函示已有言奉復茲承遣人齋至京報極荷雅情不類非不知感但於心輒不自安謏劣之人置身境內則地方利病所當亟聞若朝中事似隔一皮膜矣特煩一人一騎馳千有餘里之遠以供

不類一目無論所過應付未免有費卽此人此騎不
既辛苦乎不類卽遲數日而後見報未至有所損自
後遞至者暫畱貴道乘有使人使之順帶爲妙不然
不類叨役於此遲或半載近亦幾月他日山巡處所
一一京報皆專遣人齎付地方之勞擾可勝言耶
不類與門下雖未識面頗於相知聞門下品格非
循習世套者願相與共圖公家之事百凡俗尚虛
文力洗而去之故不覺深言至此千萬垂諒

又

訂菴書牘

卷五

重

往歲閱祝有人會城者有不入會城者昨出都會請
教於本兵而後行謂是行也專差也省會既有兵馬
合固原爲一鎮豈容不閱以是不得不閱然全城事
體與各道不同不類心知之稍一臨營藉以有辭於
廟堂耳未必有所便宜也承諭平涼衛軍二千
名雖屬標下軍數似可無調合操先年惟有合操之
說以致軍士疲於奔命業已申明隨地查點矣奈之
何仍有此調耶豈故套束縛人在賢者終不免耶今
既調而之鎮又欲調而還衛無非以供不類一閱是

爲不類造此無上冤業也此甚不可不類過平涼卽
缺一操演亦何傷哉入關以來先後有言奉託不啻
五六雖非一事大都主於約省安靜力祛故套所願
門下高品爲諸道倡萬萬畱意

又

將領故習昨曾託門下丁寧告戒速使改圖無慮冉
三矣計門下實心爲國必已多方曉諭卽如省費
一節不俟不類之託而先爲禁止德意何蒸蒸盛也
其奈諸將領惑溺於故習若以爲終不可破者不類

訂菴書牘

卷五

重

在長安面諭馬司理使亟趨原州從門下領出各處
報冊試一揭查先行具報今據報來冊內果然似前
妄開兵馬而云無老弱器械而云盡鋒利嗟嗟此誰
欺耶恐三尺童子必不信者而公然欺罔如此真令
人痛恨痛恨不得已再行申飭猶須藉門下嚴聲厲
色着實督咎之彼或稍知省改耳不然此舉復仍舊
套遂使寡昧之人逡巡退縮經歲無復命之期
矣思之達旦不寐起而然燭勒此奉懇如定有迷而
不悟者乞門下見示一二重懲以警其餘何如并乞

以此書意轉達各道遍諭諸將領及今猶有自首於
委官之機也至懇至懇

又

承惠畫圖感前曾奉囑第用紙畫者無非欲省事
之意不類篋中帶來有先年一冊藻繪焜煌裝潢整
備疑其所費必多覽過遂以敝帚棄之矣何苦而浪
費如此今所惠者大非前比仰見門下相知相信告
示已發封筒先付瑣瑣皆煩畱心尤感唯是別諭動
支銀兩委官買辦一節尚須面商以定昨有便東亦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欲及此事誠恐穎楮不若口吻之能悉以故必俟相
見不謂門下遂已先發展轉紬思終有難於批行者
若督撫按三院呈詳未發乞姑緩爲妙若既已發無
可奈何亦俟見其所批另行酌議蓋此意雖係不類
輩九人共題部覆爲之明備其說而不類鄙見謂
當更有所調停所委二官不問而知其爲賢者然亦
不類所願承也千萬少緩以俟面商至望至懇

又

海刺都地方往來知其梗槩待罪直所曾肇連直指

疏亦以意想稱便昨親履其地遂歎服直指之有見
乃今知其出自門下建議也遠年監犯追侵未完及
今一清查之正合鄙意昨到臨州見冊開上次問追
毫忽不完者業已行府查究此與門下意旨正相符
也此謝

又

加賞一念昨偶萌諸中遂以請教正因門下開心見
誠欲彼此相商以求妥當耳承諭後來恐有援此爲
例者深爲有見且西征官兵勞苦而功高卽厚之不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爲過尤見公平正大之心敬服敬服所示兵馬錢糧
二議謹佩而藏之俟他日藉以自效其考選軍政條
約讀之不能去手六禁既悉時弊十二則又情法兩
全卽被黜者當亦不能有後言也今之肉食者倘盡
如門下每事畱心治平可立覩言及至是又復令人
太息

又

承諭軍餉缺乏計無復之誠然誠然然不獨貴道一
處也今在靖虜所見亦同沙汰裁革二端雖非根本

亦孔子思狂狷之意願門下悉心破格爲諸道立一赤幟不類倘終藉寵靈以庶幾無負任使不敢忘門下之惠耳大司農條議內有汰將領一款雖指報效考退者而言本鎮却無此等官員意者各營堡內分職受事者可裁併一二乎如一堡之內有操守主操練兵馬矣又有坐堡掌所印矣別有一員巡捕此真冗員也邊方所憂在夷虜小堡居民不下二三百家安得有大盜竊發又設此官十年九牧徒令索擾貧丁而已連日與靖虜言之亦甚以爲然愚意此可裁

可菴書牘

卷五

七

也高明以爲何如西來風氣漸高吳牛未免見月而喘辱垂念尤感附謝

又

承示屯糧豁其包納仍立法召墾既可甦民又不虧官善之善也但一有所豁則必損於原額何術可補而召墾尤貴有方招人自來則爲召強人必來則非召全係乎所託之得人耳卽今文武卑官但知有豁墾委之勘卽以勘行其私而不問荒熟委之召墾卽以召墾行其私而派人承認矣此在門下不可不深

慮而曲防之也至於裁減將官非敢過爲搜索蓋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而果得其用猶無足惜究而言之徒爲貧軍增擾耳何益於用蓋今之世率皆贈官以事以地而不爲事爲地擇官非一朝一夕之故者不類所至考之似乎無爽不藉門下高品誰其肯實心爲國而任嫌怨以祛積蠹哉望之望之

又

東海下邑之人不圖天地如此其大一走而西足不離地幾四越月始得東還泰州無兵無馬亟馳而過

可菴書牘

卷五

七

今且之慶陽專理冊事矣未至隆德則爲隴右既過瓦亭則爲河西故在貴道供應官竟可已也各虜雖有歸信而卜酋銜怨未雪火酋深藏待間臥薪嘗膽誠有如尊諭所憂者奈何在事諸公未免泄泄苟且日前耶尤總戎病勢近已平善否不類日懸念之魏制府翩然起家真可慰蒼生之望本欲暫止郵亭一會又念途次倉卒終難盡言徒累郵卒承應耳容託箋素以悉鄙衷見時乞先致意

又

昨者戶部行查歲額京運錢糧事承門下見教因覽開冊未能理會不敢批行若據來冊則布政司每年少發銀五千二百五十兩三年之內此銀未用今貯何處冊內未見明開蓋貴道但據布政司移會見教乞將本司來文并十五六七三年本司抄發造報邊儲印冊與貴道逐年收過司發銀兩文卷一一惠查以便報部又查部文內開客兵有閏主兵無閏不知始自何人將客兵閏月之銀改入主兵項下每遇閏年主兵曾領此銀否若得借重貴道經手之役自來可卷書牘

卷五

无

又

承遣人齎示諸冊極知門下之垂情不類事事周詳蓋不以贅差視不類而忽之也不類豈不心感顧門下之所托唯監收同知通判而同知通判却以贅差視不類漫不經心昨見蘭州冊已多可異今查河州

者殆有甚焉徒費筆楮無益於用然不類業自有行於門下計已呈尊覽矣彼同知通判恐反忌其太清也是在門下察之其錢糧條議四款先得之胡對老示來竊恐門下有所異同今辱教甚慰廣積倉二冊匆匆未及開卷并俟查明再報耳

又

歲額京運事承貴役吳繼賢齎至冊卷一一查明其少派銀兩與誤改閏銀俱有司冊可據與貴道不相干涉無疑也但少派之銀未下落誤改之始未知

可卷書牘

卷五

无

何年事關邊儲不類終不敢草草回覆矣即貴役吳繼賢亦謂司中回文左支右吾難憑爲據若不類竟據以回覆則不惟不能查明抑且代爲繳實不類之罪又何逃焉如查之不明寧以實告司農公任其自處耳所不容不煩門下者事屬貴道謂不當徑行司也唯門下鑒之

與丁勺原副使

名此呂莊原副使通判計六

念與老丈別來忽忽不知經幾何年雲山莽蒼音塵寥邈人生儻未免有情安能無秋水蒹葭之感弟自

丁亥病歸深伏岳壑已分死灰不然矣仲弟待對公車淪落以去堂有慈親展轉作惡謂兄弟共守衡茅非親心所願見者不獲已重施脂粉再望 闕門則雌伏已慣野性成驕客氣未降與物多忤乃自悔其持之不決終爲他人狙上肉耳華夷內外古今大防而 國家自和議一成邊防遂撤屬者西陲烽起

主上憂勞特復

專遣以嚴查閱乃 朝堂可

稱無人誤使寡昧如弟也者安所望整頓邊事於萬一也弟自安寡昧本不意使及於弟既已承 命

可菴書牘

卷五

三

而後考求故實則是舉也直足以勞費地方耳何益之有第卽不能辭不果來僅僅盟心堅持約省以期免罪矣若曰有所自効可以副 明命則非弟之愚敢知者老丈天才卓越物望崇隆爲弟之師有餘不啻稱吾益友而已顧一水盈盈無由得晤側身西望寤寐徒勞特走一役代陳悃款願尋風誼盡言相勗非冀以大造弱弟實藉以弘濟邊氓萬母視爲風塵面謾泛然應之也茫茫海內知己良難 筆塊飛千祈鑒在

又

邊事之不振由於所用之不得其人而功罪不明是非倒置以致骯敝者往往保全功名以去有志之士卒因而沮其任事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弟非知大計者冷眼旁觀似乎未謬茲爲此役則身有其責而又苦於不得知也不託諸人不能懸解託之而非其人爲害滋深此弟之所旦夕憂惶食不下咽者也不藉知已如兄誰可藉者一時監司諸公爲龍爲蛇兄察之已熟見之極真不吝教我至於介冑者流誠

可菴書牘

卷五

三

否尤爲無據攻脂韋勸餽遺率註上考稍存持守掛吏議去矣更可恨者一憑城社則上下相冒立致專閫人共知之特欺 主上不知卽爲得策弟此來竊有意於是而未敢輕出諸口敢密以語兄願兄助我成我毋徇世套以嫌怨爲名有所隱於我也萬懇萬懇

又

西事委曲畢竟何似犬羊匪茹輕我 中國覆軍殺將此莫大之恥必報之讎也經略公銜 命而出

未見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一創兇惡而動猘孽醜
畏威遠遁第於心耿耿終不能釋然往來驛使問之
既不可據道府諸公又心懷爾我不肯明言敢請教
於兄所望一一明示虜王東歸之意果否的確先乞
護送出口矣又變其說欲從川底行今聞又變其說
仍由扁都口此其狡猾叵測無乃以甘言啗我爲緩
兵之計耶初云草枯馬弱今草漸長矣馬且強矣何
其宜歸而久不歸也梁萬二君子頗以意氣自矜許
殊未見其有所異同果事機實係如此抑未免遷就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於其間耶河西之勢昔也危如累卵今稱晏如果乎
否與昨問直指周兄乃其言不似出直指之口而似
出督撫之口此皆弟之所不可曉者幸兄明以示我
寧詳毋略至望至望

又

再承遣人倦倦手劄一一肝腑讀之不覺涕從弟瑣
尾無當何緣得仁丈畱注至此邊事狼狽仁丈旣已
燭照其微故言之親切而有味源之不清流將焉索
而深求其源更有尸之者誠當今之確論也歎服歎

服弟雖未及跡遍邊疆而稍一涉獵邊事似無振起
之時矣奈何仁丈蓋有赤忠爲國者試看時勢以
爲然乎否五月會齊六月舉事之說似非無據河東
之可憂視河西亦未必百步也周元孚所遣竟得實
耗以去否元孚有語致仁丈其意旨何若便中示之
又

弟以前月廿四日抵阜蘭謂三五日可過而去不意
帑廩焚洧特爲可駭無已逗畱半月手自校磨幸未
觀乾沒之弊今始及臨州臨州不統士馬僅有儲蓄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稍一寓目便走河湟矣半月阜蘭與仁兄隔一水耳
遡洄遡游皆不可從豈勝悵悵極欲借力於州大夫
使持半械西渡問仁兄取信念前使去必有以復我
者或不當役走胥隸僕僕道路也乃今奉手諭具聞
命矣萬伯修見訪坐談盡日往復辨難渠固自不肯
屈而弟亦自不肯服不謂此兄遂能推心置虜腹一
至於此此經略公之能化伯修耶抑伯修之善化於
經略也伯修面詔弟此月內決以川底行萬萬不可
改而今魯參戎又報請鎮羌卽此便見伯修可慨可

慨今已十有二日矣如八日之約非浪度仁兄已先得其實徒令弟盱衡而歎終當奈何

又

朝事已大更張慶州稍偏而東得報較早河西益遼越意兄猶有未知者耳二相解綬趙張二老却人心所屬望者必有可觀銓衡刻意假公此中中丞改河西而以沈繼山代之王恒叔移至中州諸如此類皆大有意近又覆周二魯疏而并及范饒諸兄謂不可棄弟見之甚喜不必問其生平何如不必問其安勉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何如能作意爲善使正人君子吐氣即可爲此公之美事子云與其潔也兄以爲然否唯是邊事日見陵夷而實心任事者苦無其人如魏制府葉中丞皆庶幾焉而廟堂未甚相信獨經略之言信以爲然不審將來終作何狀可爲太息也兩兵竝進僅僅燒一仰華寺勒之燕然可以垂示後人否乎魏制府昨有書謂弟卜宰狂謀已成恐禍且在旦夕矣而猶欲侈然張伐何耶萬伯修弟向來重其氣誼以今觀之殊不爾爾弟昨爲數語相規謂我輩皆中年之人再

三十年而成白骨矣何事畱此姓名以煩後人齒耶小疏草錄出附覽

與王樓峰苑馬

名亮靖虜兵機道

使者入都時弟已受此役出自意料中殊作惡日奔走於相知間考求故事神形俱疲漫勒報語既不詳及抵境上復承遣人而一時同至者數道據案批答又不能大備弟所願致於丈者雖累牘未以爲多大所當教我者即千言寧懼其費哉而寥寥短柬率皆套語弟不解吾文何心也天未羈人驚駭枯櫟此風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塵仕路中常口第知兄兄亦知弟吾兩人尚不免作此聲相向耶弟之奉答當謂逆旅窮徒顛蒙僕邀兄又何以引而起之也一笑弟在原州暫止數日欲待委官先行然亦不出此月定可與兄相見百凡藉兄指示如更以世套待我請遂與兄絕交耳先此申懇萬祈鑒之

又

兄平生負氣即吾三四弟兄同事江右時其稱遇事敢言無所忌諱必首數兄而弟遂謹隨兄之後不敢

讓也兄在西久又能畱心世故者一切機宜無分巨細何者不載兄胸中弟孤身遠役非藉相知多方密示何由得知而弟之相知舍兄其誰弟非兄之望其誰望無論其他即舉刺一節弟決不敢自用亦決不敢信他人全仰給於吾兄兄須爲我預辦此事弟不更他求矣至若地方利病兄或見之真而不可以告兩院者不以告弟又誰告耶弟得仰承德意試以上請倘可爲地方貽什一之利弟不敢貪爲已功皆兄之所以惠三秦赤子耳披肝瀝膽兄斷難辭若可菴書牘

卷五

三

絕塞孤踪則弟之事願相與分任之

又

邊方溺於積習可謂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弟之三令五申不爲不詳矣而初出行邊殊無見諒者若以爲勤於趨承飾於觀美必弟之所喜而不知正弟之所嗔也今將入兄之境所望於兄不淺必丁寧告戒諸武弁盡脫去積習爲妙弟一到西安見兄所遣經歷谷如川者問來何事云迎弟也則何不於交界地方却俛首無答因責之五板及發兄之憾知兄原命在

交界候弟耳而彼小官必過界一程以是爲敬真可笑也猶恨責之太少耳弟欲會兄面商之事甚多但恨兄文移見及絕無半字乃似不相知者此又不知何以矣便中再及

又

昨領來教具悉兄盛旨弟已入兄之境見面劇談擬在旦晚矣弟永安堡爲極衝關係於會州不小勢不得不往一看絕塞窮荒舉足不易旅裝未免累人因撲被以行而一應公移私服先送入衛城乞兄命門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役驗收之以俟弟之至也相見在即姑未暇詳

又

駐足懷戎適值陰雨逗畱一日望兄轅鉞直步武未到耳尚阻數時未得見面承惠三議具稱石畫速罕禿之棄弟茫然不知其根蒂西安遊擊宜移弟昨經行道上指點永安大廟二堡正有此疑未審當日何見而抽邊軍以屯腹裏也至洮河險要如指諸掌兄何得親歷其地此地非兄所屬豈昨歲烽火嚴急煩兄一往料理耶然非兄畱意疆場卽一往安能便如

觀火敬服敬服且復來者統容面備

又

弟與兄自毘陵別後得爲會於此真他鄉故知也唯兄過自卑抑而推讓弟弟既不敢當亦更有疑於心豈有所失於兄耶吾兩人半生氣誼同胞不若矣假令兄弟相逢於路次亦復執世套以間隔其真情否卽兄初次惠來諭札一循世套猶可乃今終不肯脫去何哉兄生平自是豪爽不能效兒女子委婉事人者人之不信兄無怪也然命運有定彼豈能陶鑄我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弟聽之而已隨處作用四字謹佩在心頭不敢忘辱軀受制於西北風氣一病委頓今已向愈承兄垂念附謝

又

頻得示正怪兄恨兄寥寥數語殊不似吾兩人相對之談耳朝事更新戲場重扮世人虛幻不知何故不能窺破申師肯於一去而不以冊立事爭去就反致心迹不明弟正惜之兄意亦到此可見人心之相同也比兄在申師之門頗不甚知信今兄復殷殷

惜其去以爲墮新安巧計此所謂以德報怨耶一笑胡似老被指不知以何事前楊宜菴尚有賑濟一節然已負冤多矣似山在省中未嘗幹甚事唯參論饒比部弟時尚家居彷彿記憶未審今人之求之者爲此否也此老亦萬無去理弟亦安得有內轉理兄何言之妄耶弟完此役意欲乞歸昨兄示謂故鄉有脩竹茂林弟夢寐在目矣還朝有何好事可做卽有亦似非弟之孱劣所可做外轉一着却是弟扶輿國耳呵呵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又

方出國門時心自念與兄闊別甚矣此去當作如何歡會平原十日之飲似不可少也乃僅僅一再晤言而弟今且策騎行後晤又在何時臨發不勝戀戀弟雖藉賴於兄苟且畢事而還知難免於人之議在廷諸君子必以爲奉特旨而出未見有以異於人也而此中諸君子又當惡其信已不肯委曲遷就是兩失之耳兄以爲然乎北羽有便母金玉爾音

與萬仰峰僉事

不自開南還道

不類竊有懇於門下先年此役率具故事市 恩

賞遂稱副其責今虜衆已開 主憂方切爲臣子

者尚泄泄然不加之意謂有人心者乎况第業已獲

罪當道是役也正欲媒孽其短第又可苟且寒責以

自投陷穽乎但邊方利病非倉卒所能周知言之不

中竊竅徒以滋人口吻第是以憂之至於盡廢寢食

老掌科素知弟愛弟獨不思所以助弟乎至於覈功

罪酌舉刺尤爲鼓舞人心之要機今日之急務也而

使弟何所憑藉何所信託苟非同心不敢輕出此語

可菴書牘 卷五 聖

而託之非正人又恐倒置白黑則今日所可仰望者

舍門下更有何人正欲覓便致懇微聞監司中相疑

相忌恐有形跡爲人所窺茲得附達第此念甚幸甚

幸門下萬毋漫然其最重最要者文則道府武則叅

游以上願老掌科人各爲第摹寫其真而應刺者又

最要中之要千萬畱意千萬畱意乞姑緩送冊必辦

完此而後借冊以達庶使人無可疑至懇至懇

與郭海鵬僉事 各萬里置右巡道○計一省

承惠文冊敬當領之而去矣但中間多有未妥者卽

如供應前所造甚明且悉矣而西和秦州秦安仍復

牽綴入冊又各州縣未有動用亦可已矣而必各自

開稱未經或本縣未嘗支用此何說也各州縣習慣

八事文冊之套只求粧點何益於用昨固原道所報

冊內亦有縣驛供應之數不類已致書復之試問奉

差而至陝中者誰不用縣驛供應若一一造冊是驛

傳道循環也且不類自良鄉以至瓦亭驛亦能一一

造冊否卽此可以鏡矣敢煩門下速諭各州縣官改

明另造不類今已不能待乞致之固原道候 奏冊

可菴書牘 卷五 聖

人帶行爲便耳愚性迂拙凡事必求實際不覺瑣瑣

奉贖諒之諒之

又

承示領悉秦州衛兵馬乃舊管數目內有虛報者今

以逃亡倒死爲辭若在十六年正月以前逃亡倒死

者則上次閱視冊內應可開除若在十六年正月以

後逃亡倒死者則今次冊內亦可開除上次閱視既

報作實在上次之實在卽今次之舊管也豈容摘去

果係逃亡倒死又何不於開除內明白開除也此顯

係上次虛報及至查問而展轉支吾如此該衛掌兵官可恨可恨不類今且戒行未及再一往返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此復并謝

與郭雲樓知府

名有金西安府○計三首

違闕既久幸有此役得接賸言但賸目太甚於心弗安奈何奈何玉體未平願言節勞自愛昨所煩貴役辦送秦府禮物恐未必受今既有回禮則知已受矣乞將原物價值速示其回贖二項絨十四匹并累公庫暫收俟出境之日當差人取送還本府也倘可菴書牘

卷五

聖

又

爾時因方行邊酬應日不遑給未及了此前件貴治隸會城安得有無礙官銀可充不類贅差之用况無礙官銀四字最爲可笑凡官銀必屬有礙倘無礙卽非官銀不類素嫌此語豈可以不願於已者施諸人耶卽行固原道暫借解補矣此復

又

別來遂已半年矣前在河州得門下信卽行牌固原道暫借官銀十二兩五錢奉補公庫未審曾到否

秦府所送禮幣初意欲於出境之日具一辭啓送還近會撫按茶各院試以問之皆云王府送禮舊規無辭去者第不類之爲此役業已堅持明旨而

來頃藩司以賓興花盞見惠亦且委曲辭之矣唯恐藩王不能相諒而執舊規以加罪則又非不類所

安也不得已仍行固原道更借官銀另買十二幣具一謝啓答之而易其所送之幣卽發固原道變價以

可菴書牘

卷五

聖

補兩次借用之銀所謂調停之術耳未審高見以爲何如今所遣齋書幣而來者蓋固原道之人也敢再累門下收貯公庫必俟十一月內度不類山境已遠然後煩一吏役送去若此時卽送恐其又具禮來答多費一番往復矣不類擬在十月終圖歸寧遲至十一月中旬方送爲妙但討得一回帖繳到固原道便中寄知可也倘門下以入觀先期啓行尤望轉託之於攝篆者毋致誤事至感至感其秦府原幣寄在公庫者并乞門下查明仍封貯箱內徑付與來

人齋還該道不煩又具批解又索收管滋往返累人僕僕道路耳恃愛瑣瀆諒之諒之

與郭同竹知府

名顯忠漢中府

初入關見投批迎接者紛然也而感年丈之相信繼又見年丈之不免遣人也而歎習俗之移人如此第以四月初從開城出巡歷會州金城枹罕臨潭以及武都而後還慶州凡五越月雖踪跡已遍邊徼而寡昧無知之人於地方利病茫乎無所得也辱信已省存記及讀諭札不啻百言更服年丈之畱心時事矣可菴書牘

卷五

墨

與郭中宇知府

名師古鞏昌府○計二首

第之此役萬分無益於邊疆獨有盟心力祛舊套以是於迎送靡文首爲禁止昨入關見投批遠接者紛然而無年丈遣人以爲年丈相知之深故相信之確方爾歎服而今仍煩遠命豈舊套束縛人在賢者亦

不能免耶然第以寡昧領此重役正藉相知百凡指示平昔與年丈相知之謂何所賴相成全在今日也來諭云大征火真以清二川此固第夢寐不忘者今稱二酋潛遁以去是果否乎彼未嘗見我兵威何畏而遽遁也此其中或有粉飾年丈必得之真所貴明以示我其謂乘時圖川效充國屯田故事誠然急務矣而又云時已延過口下無能爲此第所未解者夫欲效充國屯田正宜積日累月次第脩舉乃云時已延過豈前此可爲而今遂不可爲耶縱云兵食兩缺

可菴書牘

卷五

墨

豈前此兵食不缺而今始缺耶不意年丈而爲此言也國家之事能實心任之卽當實心爲之稍一避難便成虛話第今先到原川將從蘭州循邊而南定過貴治可與年丈細評前議此外如有可見教者幸頻頻遣示第雖欲禁遣人欲禁迎送遣人耳若以事見教卽一日兩遣不爲多也唯年丈鑒之

又

初入關卽承丈遣信具省垂情路次謝還舍卒附囑願時時得聞西事之詳非相知如丈誰其爲我告者

一去杳然甚以爲異乃今接手示則緣其人痛不進
丈不遂忘我也所示先後揭議足知吾丈欲猷遠識
燭照機宜第心服矣聯諸番據兩川誠爲上計但兩
川之地寥廓而諸番錯繡我中國之人必不能有
而居之丈所云屯田湟中故事將使番人爲屯乎將
使漢人爲屯乎漢人爲屯恐不能與諸番並巢而處
番人爲屯則夷性未必知耕且彼性與人殊豈肯勤
力治農事也此皆所當熟計而詳議者至於據險阻
一節謂據於兩川之內則易謂據於兩川之外則難
可菴書牘 卷五

聖

蓋兩川以西茫茫難據矣兩川以北卽黃河也今歸
德一堡尚爾孤懸無計可處更有何法可藉以爲險
耶近議內云決戰者不量時勢和者苟了目前二
言第亦未敢深服此兩人者恐不可同年而語也方
在臯蘭查刷庾廩冗中舉筆猶未能詳統容相見一
一質正

又

日承大教率爾爲答中多質疑問難正欲就正有道
不敢自安於僻陋也弟既抵臨州去年丈所治僅兩

程耳而未得促膝盡所欲言蓋抱罕急當一到又中
承公方在彼舍之而過不安此去數日卽還途竟趨
南安矣西事恨不卽與丈面商未審遵何繇道庶稱
得策來示云不速其歸則其歸自速必待其歸則其
歸反遲有味乎言之哉弟昨小疏亦云求其歸彼必
不歸求其速歸彼雖歸必不速正合老丈云云耳來
示又云所錯不在彼之不歸而在我不舉兵而煩
賞也兩言尤爲切中切中當事者率曰舉兵難弟竊
謂不舉兵猶可解也而煩加之賞則明以利誘之矣
可菴書牘 卷五

聖

彼犬羊之欲無厭卽使誘之而歸亦終非善後之策
况未必歸耶言及至此誠可歎恨老丈以爲然乎且
復來者嗣容面悉

與岳三峰知府

名維華臨洮府

昨見王真招由深以爲駭鋤奸頑安良善有司者事
而該州曲縱王真抑有爲乎抑無爲乎乃今又得其
一招與王真事大略相同不類平生好善若渴嫉惡
如讎覽此招情不覺氣塞然則此官或非無意也門
下任事任怨雅非俗眼中人敢遂布腹心以請問幸

有以詳教之風塵相遇意氣可投便稱相知倘曰交淺言深非不類所望於門下矣顯侯報音

與鄧少谷推官

名啓愚漢中府開視委官計十一首

別來不得一信未審以何日抵蘭臯且有言欲相告者正礙遣急足追行旃而來役適至知臨警道屬已完甚慰昨在固鎮業已頒式於馬司理令其查完之後卽照式造冊一樣二本陸續送覈今將馬司理送到文冊附去乞公悉照其式逐處造繳不必類齊也錢糧之有附餘此似買糖止小兒號嘔耳僕見先年可菴書牘

卷五

署

冊開深以爲愧乃敢自蹈之耶馬司理亦曾有一處開報隨令刪去矣公可體僕此意俱不必用也其草束浥爛不惟遠年不必問罪卽近年亦不必問罪責令補完足矣蓋所惡於經管員役者侵欺乾沒耳若浥爛豈其得已哉先年以問罪爲精明故不可無招此亦僕之所深愧者寧謝精明之號不忍加人以非其罪也更乞公速發一票於各處有浥爛營堡使知僕槩不問罪之意毋使吏書人等乘此機會誘誘各員役則幸矣數日來曾有三四東復馬司理者今亦

錄出其稿奉覽欲公知僕意在彼不在此若區區盡法於微賤而不能糾察於大奸何用 主上特選爲哉僕所皇皇者志在當道豺狼人之畏忌而不敢發者僕能以此身任其怨若蠅蚋之流殺之不武卽軌法縱去亦甘心也幸公察之

又

前曾告公此番查報正欲得實耳初不係乎兵馬之多器械之精錢糧之積爲功也先惠固原鎮城冊本及一一親驗姑據公惠來者卽印發該道矣自鎮戎可菴書牘

卷五

辛

以至西安僕卽未能逐處盡驗然間抽一二處驗之皆未必如冊內所云然者意必造冊人役不行用心誤以不堪用填入堪用項下耳如鎮戎海刺都等處器械已經一一親取而視之萬無可用之理安得又稱堪用也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其實安在乞公發回各堡從實另報今已到靖虜地方見乾鹽池打刺赤二處所送之冊比之固原各堡尤爲可笑兵馬盡稱精壯而細查皆服役於各衙門者舉一事而他事可知舉一處而他處可知恐公又如鎮戎

海刺都等堡徒費紙筆故急足馳告萬萬留意

又

承示蘭河戰守事宜冊具見畱心咨訪感謝感謝又別揭所諭虜情詳節尤見公披肝裂膽以補僕聞見所未周此更刻骨之感有難以筆舌言謝者自後有聞不嫌頻報乃爲至愛唯是查盤文冊大失所望僕素知公縝慎周詳決不肯苟且塞責想造冊之人只是沿習舊套牢不可變仍舊謄寫謂僕決不細看也所發冊式甚明何以不照式造送原式內稱至今止

可菴書牘

卷五

聖

今字正公查盤之日也必欲扣至閏三月止此何意耶而今開之下又自增除冊後續放一句尤爲可笑遂至實在之數頓然減少此造冊書手必有通同扶捏之弊可恨可恨天地玄黃厥口俱并合一處萬一僕欲抽盤則何由知其數目也公試思之又糧銀儘有貯在別倉者而造入別堡之內此爲虛耶實耶而追賠未完者發買未完者俱開入實在之數未審實在二字其義何居僕欲公寫某月某日某官查訖正欲得其實有之數耳既不在倉庫之內而公自註查

訖二字豈從舖戶人家查過者耶雖曰不欺吾不信矣又如舊管項下開稱已入新收則是兩開也公爲司理久奉委查盤必多次有是理乎至於冊內參差錯亂有原式連寫者而提起另寫有原式提寫者而接連寫去及此處有而彼處無此處多增字眼彼處減少字眼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雖不爲隱匿足知造冊書手輕忽本科全無畏憚隨手亂謄真稱大膽公亦素能嚴馭下人者何其縱恣一至是也兵馬器械稍一開卷便令人動氣不能遍覽矣僕原式云一

可菴書牘

卷五

聖

處自造一處今冊將各堡盡提入一處總造尤爲可笑之極而器械冊內竟無一條城者僕昨過一條城親問伊堡有器械豈公絕然未之查耶今馬司理冊在也試取一看自見明白即使各處冊未能齊完何妨先後造報假如一條城堡先完即送一條城者次有買子堡繼完即送買子堡者何必類齊一道而後送也種種俱與僕所行相反看來只是舊套決不肯改必欲循習先年閱視弊規支吾了事而已嗟嗟豈僕重託門下之意耶連日思之食不下咽願公畱意

又

僕之爲此役也知無益於邊事惟有一片實心凡事必求其實庶以不愧屋漏故所以告公者不啻惓惓矣先年舊套但憑文冊謄寫全不覈實此非所宜於今日也昨一見來冊儼焉舊套故不覺其言之急遽如此今得手示愧悔無已僕與公交非一日豈不能知公正因夙誼倚藉於公安敢以一時忿懣而深求於公耶萬勿見疑續造來冊又多未妥者不免更爲評發如兵馬在一堡則必有本堡經管之官而盡係可菴書牘

卷五

臺

以營衛統領者卽不可以言實如器械雖稱毀壞而銅鐵尚存猶可改造盡屬之於開除亦不可以言實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昨僕於所過之處稍爲查問多有冊內妄開而實未嘗有者蓋造冊之人但憑舊稿謄寫不問有無今正宜從實開報若諱言無而槩作開除安得謂之實哉由此類推不俟僕之喋喋矣大都臨鞏一道必須重複查過今且不宜以意想測度急於造冊也其洮岷隴右等道望公加意勿又如臨鞏則善耳中間倘有未明所當面言者或相約於便

道去處一會何如

又

開納事例唯遠在八百里外者准減四兩正以招徠遠者之意若在本州之人亦減四兩則遠者又當減去八兩矣天下有此理乎今既查出又不問罪又不責補查之何益許其補而免其罪亦稱寬容矣且復

又

昨與公約爲會於秦州此僕初心也不意走階州道上山徑崎嶇舍輿而馬日見辛苦賤體遂成委頓欲可菴書牘

卷五

臺

亟還慶陽休其足力而秦州無兵無馬苦無事可幹暫畱一日卽過耳僕未至慶陽則諸冊似尚可緩僕一至慶陽專理奏繳之事則公之報冊所不可遲今且束手而待矣漳縣解戶事僕昨分付王知縣歸審迄今不來報邊方官吏怠慢誤事殊爲可恨聞先年崔按院查盤招冊有遲誤不報者彼亦不能待而去卽今據王知縣之急誤如此僕若諸務俱完豈能獨爲此一事高坐不行耶乞公差一人拏承行吏重責仍限其作速回報彼縣又有鹽池亦有鹽課煩公

詳細訪問其始末根由及今有無弊竇爲民之害必用何法可垂永久開揭報復須公所托得人若屬王知縣仍至誤事矣囑囑

又

昨有蘭州人便已附數行催公之冊僕在慶陽無所事事專待諸冊齊到方可動手造 奏繳冊耳此間馬司理已有次第唯公相隔路遠卽欲差人往返便得半月旦夕懸懸望公在意公所過之處見大小文武各官俱煩一言諭之凡奉本科批行詞狀或牌票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不論有無關係盡令作速申繳僕往爲縣令見各院所行多有不繳者畱與衙門人役接東掩西深以爲恨當於臨行之時備查號簿但有未繳者必差人拏吏重究也卽馬票絕無關繫亦要繳還幸與各官一言之并託

又

今次之舊管卽前次之實在也據公送進冊內除岷州階州西固城三岔驛相同外其洮州倉文縣倉臨江驛三處以今之舊管對昔之實在迥乎不同此何

謬耶今將以何者爲定據耶公試思之何故參錯如此并將前次冊送出一看有以復我萬萬

又

險隘冊覽所改者甚愜鄙意但此事與兵馬錢糧器械三事不同兵馬三事須是數目的確各處盡一唯險隘難拘於刻定之法各就其地方之所有刪去其虛文乃鄙意也故此不能盡委之書役彼不知權變未免執泥而不通矣高明以爲然否至於極衝次衝今冊不用前冊欲公分註者便於僕之登答耳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又

昨承示劉光禎事已領其大略如公所云則楊得濟可恨之極而光禎過小故僕以爲可從命也及覽招情殊有疑者陳益以三月內告楊得濟拐女七月十五日光禎已拏獲楊得濟矣監至九月初十日尚不問結及僕以初十日准詞批問乃以廿五日急問楊得濟徒罪招呈該道批允此何意耶况所引誣騙人財於律合否朱推官者亦可笑也僕性最惡人相欺僕方准詞而彼卽成招豈以該道之批允足以壓僕

耶不覺動氣必欲另問雖得罪於公有所弗顧矣乘忿舉筆諒之諒之

又

僕之爲此役也業已盟心而來寧任怨不敢任德寧累已不敢累人諸所行事必欲得其實以還報乃今雖幸已完事而去若曰此心快然無遺憾僕不能也臨攀洮岷隴右三道借重於公似可得其什之八九若固原各道意者仍照先年騰報耳僕不能重查的確終是負君命處然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馬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司理亦忠誠有實心者僕非不信之也但未免溺於拘攣不可破若以爲查盤之道不過如是則又非今日特命所宜公謂爲然否

與馬舍吾推官

名英平涼府閩視委官計七首

承示各處報冊捏虛欺蔽殊爲可恨然則本科所頒條約豈竟未之見耶抑既見而公然視爲故事了不經心耶據今日所造報如此則平日上下相扶冒以欺人何所不至願公及早爲僕一言使更爲申飭各於委官處首改極善極善卽此具見門下之才識又

能實心任事他日決不務粉飾以相欺矣真令人心服心服非面諛也已卽行固原道轉行各道更煩公會見各道時再致丁寧使各道自諭其叅遊等官而叅遊等官又各自諭其所屬操守等官務令人人曉暢此意皆樂於出首方妙若欲以法驅之出首則來示云舊習之蔽錮已深奈何奈何此在今日第一喫緊倘據其報冊稍爲查點遂稱完事則明旨昭然僕何所逃罪耶

又

可菴書牘

卷五

六

承惠冊已領內錢糧之有附餘非僕所願報者而鎮戎所器械僕曾親自驗看其堪用者什之一不堪用者什之九矣至所查出短少者而欲以黃夫子究招固法也但其人衰憊已甚僕猶能想像其狀或向來怠玩不查未必全係一人之罪耳卽如火線之短少當是壞爛所值幾何而彼盜之僕此來所欲覺發者或官憑城社或吏恃寵驕人不敢發僕以一身任其怨爲妙若區區蟻蝨之流何足道哉尚俟到前途與公面計之且復

又

昨者諄諄奉託但有指稱閱視科派軍士者幸卽訪實一二見示以警其餘今聞開城監監正藉口本科按臨大張礪局吊取八營牧軍守候於三營者半月其有無折收夫銀未可知若所派下程供具等項銀兩則每丁二錢灼然有據豈公未之知耶而何以不肯示我也據報卽當行查然不敢取信於他人而欲取信於公乞卽差的當人再住一訪務得其實詳示萬一未真不妨剖析見教以便裁酌耳立伺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又

跟隨人役加意裁減門下可謂相信之深相助之至此之銜感非可以口舌盡也此官事跡未審得之何人果確然無疑否僕昨所以奉問正因不敢自信而取決於公嘗見操柄者往往欲露已之風采卽不惜人之負冤上有天日僕之所不忍爲者今雖得示姑未敢輕發必俟與公面商以決不審相會當在何處餘事亦俟面見庶可詳道耳

又

昨已有半憾奉復極欲得一晤言未審當在何處耳

平虜錢糧未見有冊正以爲疑海刺都倉預減鹽豆備細查出具見精明又以知每事畱心如此也感服感服張萬金者僕一覩其顏面卽以積猜疑之而門下亦云爾可見人心之同擬以重罪又何足惜但不類自惜不能殲豺狼而問狐狸空戴顏面矣未審他處所減亦有此弊否姑責其補完而免其成招何如西安州兵馬遠調鞏昌守候一月此之可恨殆有甚於小人作弊者况又不足觀耶統俟與公面見以悉

可菴書牘

卷五

五

又

僕昨到蘭州查得倉庫內頗有未造入冊錢糧蓋亦先年遺規如此但銀在庫糧在倉而不入冊則移東掩西之弊所不能免僕方以爲疑必須再往一查至囑至囑

又

所惠諸冊中間差錯甚多如固原右營兵馬內西征新回軍二十六名重複開造以致總數遂浮如會寧縣火器內既有查出者而實在數內却又不開且火

藥有舊管有實在未嘗開稱毀壞而見今實在又復
失造如寧州器械原冊各堡甚多而公報冊只有一
遞運所餘堡俱無之未審何故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奈之何其忽玩至此耶書役不以爲意無異也公獨
不自經心耶若僕不親自查檢遽造繳冊其差錯之
罪將焉歸耶再令人急馳以問立俟報音

與張月衡推官

名廷桂臨洮府

所示泰州衛軍丁數目總數見在者有二千零五十
名而散數止得五百六十二名其餘未見開出不知

可菴書牘

卷五

空

安往俟到日自查無煩再報矣徒使人跋涉無益也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五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六目錄

閱視固原書牘

十一首

與蹇理菴總督

與党忠菴巡撫

二首

與賈春容巡撫

一首

與蕭念渠巡撫

一首

上姜蒲汀老師

一首

與王懷棟大理

七首

可菴書牘

卷六

目錄

一

與王懷棟巡撫

與周二魯尚寶

二首

與李桂亭工科

二首

上申瑤泉老師

二首

與石東泉尚書

與李廓菴都御史

上李對泉老師

與顧學海贊善

與瞿洞觀刑部

與任養弘工部

都門書牘聞親近朝

與魏確菴總督

與鄭範溪經略二首

與葉龍潭巡撫

與賈西池巡撫

與周懷魯巡按

與顧襟宇副使

南歸書牘下本奉 音爲民

可菴書牘 卷六 目錄

上邵梅墩老師

與蕭岳峰總督

與蹇理菴總督二首

與顧冲菴侍郎二首

與王懷棘巡撫三首

與馮琢菴諭德

與周二魯尚寶

與許甸南吏科

與涂念東御史

與顧驥宇御史

與周懷魯巡按二首

與馬岐岡巡按

與任養弘工部

與管東溟僉事

與鄧聞野戶部

與張惺宇兵科

可菴書牘 卷六 目錄

三

空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六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六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廉

閱視固原書牘

與襄理菴總督

承諭洮河之事公論自在人口吻不類何敢洗癥以示詒甘處浮薄耶況有老公祖命在弟叙錄尚須會同四鎮不能自生爾我此亦事體當然趙中丞公撫秦秦人未有口之於不類者不及聞其詳若其治閩則卓有聲樹敝同年丁右武頻爲不類稱許久心儀可菴書牘

卷六

一

上九

與党忠菴巡撫

名聲寧夏巡撫の計二首

視師之役聞諸都人士一毫無益於地方而供億之煩輿徒之費皆民膏血不類棟旣乏他長則惟有仰遵明旨枉絕交際以自解而已豈臺下所施食品而不可拜哉竊恐因此而開代餽之門也初履三輔繼過中州蹇吳諸公無不以此意辭之今遂不能獨拜尊賜矣千祈垂鑒不盡惓惓

又

不類棟本書生不足與大事之謀誤承遺命方懼弗勝而長者越分畱情屢勤教札令人感極生媿棟生也晚雖未及一登龍門而時從冠綬中僉聞重望茲入開城則又習見臺下遺澤汪濊滿開城血氣者之口愈令此中戢服邊事廢弛非一朝一夕之故執漂說以責人夫誰不能必當事而後知其難而後知其苦耳梅制府有志振制正可望其興起積衰所丁不辰遂滋多口不類棟非不爲此公諒者而去歲可菴書牘

卷六

二

上九

亦嘗一置喙焉蓋自款虜以後垂二十年如久病之夫疴羸已極疇能一旦挽而精強但寇已入室洮河之間且盡爲鹵而猶欲委曲其詞謂未大掠此此公之見事稍遲不無可惜然其去實不足以服其心不類棟間與相知間曾爲此言非因今日臺下有教而遂從旁阿比也臺下來教似以肝膈相詔不敢不畢其愚爲復倘有可以印正者尤願毋忘矣

與賈西池巡撫

見前

伏荷遣書心感存記重以遺貺則似不能相諒者昨

党忠老所施亦已辭去終不能拜尊命之辱既臺下以意氣相期正不在文綉之間爲厚薄矣九頓來者敬此爲謝

又

不類棟書生非可與謀 國家大計者往承台諭鹽引增價竊料邊地僻遠必致虧商非惟阻其開納抑亦自損邊餉也姑爾妄言何敢煩長者記及耶榆陽素稱兵強然非足食不能足兵而軍餉缺乏在諸邊無過於榆鎮雖以臺下撫模優恤足以結士心而安

可菴書牘

卷六

三

其反側然衝邊要地所關繫非渺小也况卜酋爲套中渠塞失志於西心懷鞅鞅茲其東旋不可不深慮而遠圖之矣莊明開市既有成說毋容致喙因奉明教次第爲答非敢喋喋惟長者亮之

與賈春容巡撫

見前○計二首

淺薄之人領茲重役卽欲黽勉自效其如力不從心由朝那而趨會州而及臯蘭今又涉枹罕矣萍踪且遍該鎮適於地方利弊茫然無知安所事查閱安所稱任使他日竟遵何道以報 命思之真有寢食

靡寧者老掌科垂情省誼正當多方指示匡其弗及奈之何溢詞獎借徒以益其媿耶虜王不歸遷延時日秋漸高矣馬且強矣其狡焉之思未可謂其終無也雖有臺下坐鎮於西自足以寒旃裘之膽而大半無知我日退讓彼口橫驕事機可憂奚啻厝火早見而預防之誠不可不汲汲矣兩大疏皆具大識見大議論讀之令人心服又以見臺下之苦心籌畫如此也西事終當有永賴耶敬謝大教造次不能一一

又

可菴書牘

卷六

四

日承教札兼示大疏極荷老掌科記存方解鞍枹罕倉卒報謝來者百不具一也茲特遣力詣門下蓋有所請莊浪道丁憲副敝同年之相厚者此兄爲西昌望族而不類棟往綰符新建稱通家好矣老伯母所舉兩子爲麟爲鳳而其友于之愛又不可以人間伯仲比倫憲副之出伯母老不獲就養則伯氏在側也今伯以壯年溘露高堂慈母爲情可知憲副寓書於不類真字字滴血其欲歸之急有難以須臾待者誠恐門下以憐才雅意更念秋防正切未肯破格從其

請特託不類爲之緩頰今世交遊率勸人以進而不
與人之退然人誰無母人誰無兄門下試一權其輕
重必能爲憲副膏車而秣馬矣經略公處儻以爲疑
并望門下爲渠決之馮恃風愛輒敢目資不勝惶悚

與蕭念渠巡撫

名彥陽巡撫○計二首

臺下坐鎮湖襄遙制關陝蓋中原之要害而三省之
咽喉也不類棟役事西偏翹首戟門可望而不可登
矣乃老掌科晏然以北道自處何其厚耶顧不類棟
自出春明以及於此未敢一有所拜即密邇一二中

軒菴書牘

卷六

五

百

丞業已槩辭之今獨拜諸老掌科雖交情自有差等
彼且執其異同之迹奈何在臺下見愛或不在此垂
情也諒之諒之

又

固原舊稱重鎮以制府建旄焉而地實腹裏烽燧不
易騰也自犬羊闖入河洮而臨鞏岌岌不保則今之
固原非昔之固原矣夫以青海爲壑而開一泛濫於
二川然且不可今則委青海而壑二川經略重臣坐
守湟中求其東徙卒不可得將來究竟未審終作何

狀不類曾披閱舊籍見老掌科已有隱憂於數年之
前當事者不加察噬臍之悔誰則貽之可歎可歎然
使虜情如此而邊臣能及今改圖銳然整頓猶或可
望於將來也嗟嗟誰其人耶勢必至於大壞極敝而
不可收拾不類敢持左券以需之老掌科負經世大
略必有定計於中謂將安出願無惜曉示使不類得
受成以竣役豈特所以援引不類哉實以利賴秦隴
耳馬足有便翹首望之

上姜蒲汀老師

名璧即陽巡撫

軒菴書牘

卷六

六

使人關來幾五越月矣極西綿亘雖曾一涉歷焉而
於綜核之實利病之源茫乎無所得日就鞍馬亦不
知老師已臨蒞耶襄承下問邊事不類棟何能爲對
唯是犬羊桀黠可恨亦既耳而目之矣秦關萬里之
內三尺童子無不切齒獨當事者確然以爲恭順此
非棟所知也意見不同誠有如老師所慮蓋處此時
勢言戰自難但不宜爲虜解紛口口恭順以欺
主上耳言之可歎恐 國家從此多事奈何奈何棟
書生也一念爲 國狗馬之誠不敢不爲老師吐露

幸其鑒之

與王懷棘大理

名世揚開元縣人計九首

都門宦跡似審實疎日因西役旦晚相晤受丈教益最多往弟非不傾心吾丈然不因此役猶未能信丈忠肝義膽遠出世套也別去若有所失恒於夢寐間見之又念老伯母途次起居不敢舍置特過貴郡問永年令云丈方入家園老伯母已徙眠食甚慰隨作數行寓丈不審能達否乎弟征途頗自舒緩以閏月十一日始入潼關本欲亟趨開城終爲省會兵馬倦

可菴書牘

本卷六

七

倦在念不獲已先抵長安住不能四日迺還及開城迄今將半月矣八事冊亦如宣府故事未奉條約業已造完稍一展卷不覺失笑錢糧則稱多積若干兵馬則稱一一精壯所稱險隘細究之皆腹裏民堡民間自葺以居者也諸如此類不可槩舉再三囑諭委官丁寧告戒涎血俱乾又頻行申飭紙盡筆枯自謂已竭吾心不知終當何如榆陽之事可得聞乎大都邊臣溺於故習牢不可破想亦未必大異於此中耳適賈中丞入至問吾丈作何事事云方在清理倉庫

尚未閱兵馬恰與弟行徑相同意丈自有成并措置調停上下共得如弟嘗試而漫爲之又無從問軍民之口恐終不免於謬戾以惟譴罰奈何丈須出緒餘以助我也据案勒楮語都弗次心諒心諒

又

日者因賈中丞入便曾有數行寄丈一去杳然豈其人遂作殷洪喬耶抑丈欲屏通書并弟書而屏去之耶別來懷念想彼此同之豈弟則有心而丈竟忘我耶此皆理之不可曉者弟在道獨久入關獨遲及抵

可菴書牘

本卷六

八

鎮城已四月矣八事文冊依然何從下手雖日向地方各官苦求決不敢以前人之誤事責備於見在者但願吐露情實共圖振起而彼邊臣溺於故習牢不可破若以弟之言爲餽之者唇血乾矣無益於用終當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吾丈諒必有妙用在或另不肯以告他人獨可坐視弟之哀哀求援而勿之恤也平素愛我如同胞今正當在此時教我半字不及不知丈平素愛我之心何在弟今已巡歷至靖虜行將過蘭州趨洮河矣與丈踪跡愈遠此中欲請教於

丈者甚多非筆楮所能達姑舉一二卽今各道所具八事文冊皆據舊套謄寫者八事無一事不稱脩舉矣將遂據其冊以繳乎八事之敝壞今旣目擊之矣將昧吾本心仍如舊套一一叙功乎叙功則涉於欺不叙則不成體此弟所日夜憂思者又大司農所條十五事何以爲報乞丈逐款教我至於劉君所議屯鹽二事弟在此考求殊多窒礙此中屯糧皆係貧軍賠納更欲開墾是驅之逃也鹽糧沿門派人入方以爲至苦誰肯甘心爲商蓋邊方糧貴人無資本上商

可菴書牘 卷六

九

客商皆無之也未審延鎮二事與此中相同否亦望丈詳示之至於造冊之期擬在何時造冊之事有定見否舉劾一節尤有當商者弟定於慶陽造冊吾丈不知定於何處若得道里相近頻通一信爲妙昨李桂庭來問方伯糧儲之薦弟茫然無以應之而周二魯以爲不必薦二兄曾通書於丈否何以復彼也所願一一示我寧詳毋畧至望至懇

又

四月中旬有賈中丞遣人之便因勒數行聞聲於丈

此後遂不復得便矣逾一月而未奉丈半字心輒訝之不但有事欲求教於丈者亦以違闊既久不勝其勞勞思念也五月望後適遇一便人歸榆陽者再勸數行使持問丈其遂忘我耶乃今見遣信捧手礼空谷足音喜可知耳老伯母抵家偶爲輿途所苦旋已言笑如常吾丈正可安心爲國家勾當邊事八事旣一一親查文移案卷又一一親做其辛劬不待言者在丈猶曰輕車熟路易辦也弟之苦乃眞苦不可以告人耳目口鼻手足無半刻之停雖欲行一小票

可菴書牘 卷六

十

亦必自舉筆具稿蓋帶來之人皆生疎而地方諸役又一無所取今惟自磨此弱骨耳手劄云弊端不可得日每焦燥寢食都忘誠然誠然弟每按冊籍無從下手間一走邊牆下指點虜穴僅僅一水之隔雖有土牆不成藩屏惟冀其不來一來萬萬不能抵當展轉無長策便竟日納悶欲遽舍之而歸不若高臥故丘付理亂於不聞人世光陰有幾何乃自苦如此若使苟且粉飾以求了事則愚性又所不能方在苦海中望彼岸如登天之難而吾丈乃謂弟有何方可以

脫茲苦海敝鄉有諺云丫頭做媒人自身誰顧得一
笑

又

弟今已至蘭州固原靖虜二道地方雖似巡歷已過
終茫然無所得也畢竟他日造冊仍循舊套否乎先
年叙功疏內必稱兵馬精強器械堅利今亦云然否
乎不精強不堅利亦既已見而知之矣猶復云然是
自作欺罔也如不云爾則又何以論薦此事弟日夜
愁歎朝夕抽思迄無善計吾丈何以教之又如屯田

可菴書牘

卷六

七

鹽法二事大司農倦倦焉却無良法可以調停處置
者或榆陽與此地不同即丈又自有許謨妙計若弟
當此地殊難言也鹽引雖年例有派皆取殷實人戶
籍名在官謂之商人使上鹽糧准鹽五錢浙鹽三錢
五分淮浙相搭共銀八錢五分照依時估辦買糧料
上倉後即將小票轉賣與別處商販僅僅得銀七錢
上下是每淮浙二引折銀一錢五分也以致賠補不
繼往往有逃移者謂之鹽法疏通可乎屯田雖有其
名率皆拋荒每軍給地一分該納子粒六石即以其

應得月糧扣除在倉遂曰屯糧今不能爲之求減若
再欲召墾是貽殃各軍自造陰騭也不知遵何跡道
而後可願丈一一教之宣府大同薊鎮相繼有所糾
劾我輩四人獨無所指豈真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耶
丈之高見何若并以教我穆啓老因儀節微與司道
有嫌丈聞之否吾丈必有妙用所屬各道非同年卽
同鄉其相得無疑亦嘗聞此中司道議弟行事何如
丈試探問房徐二年兄彼或有所聞密以示我乃見
肉骨至愛也河西虜情吾丈所聞云何弟雖相隔不
遠終無定說據道路之言有大可憂者弟昨入
告亦據實聞乃今受經畧公書及會萬丘澤則又云
可保無虞也未審究竟何似耳賈西池中永定是實
心任事者丈所見何如弟聞下人稍有病其過刻之
語竊欲自效於此公吾丈可一達知否蓋今之時勢
苦無實心任事之人幸有一人吾輩當爲國家共
愛護之故願丈致意此公有大關繫者必殺無赦餘
小差失亦宜存恕丈謂然否弟因相通甚難不惜喋
喋隨手信筆幾不成啓矣諒之諒之

可菴書牘

卷六

七

又

弟從西還方在慶州解鞍遂接來使未暇發械先已色喜及省手書有春明折柳曾幾何時而秋遂深矣則又不覺泫然心傷人世駒隙何事爲虛名所誤飄流萬里經年爲客耶恨不卽棄之而去一丘一壑未至饑餓足以自樂安用此冠帶爲思之心冷如冰轉自發笑弟本東南水澤之人馳驅於極西極北苦寒沙磧之地自四月初從開城駕車未嘗有三日停歇途路苦辛生平僅見且受氣難當益令人有毀冠裂

可菴書牘

卷六

三

帶之念耳弟入仕十五年皆在南方腹裏不知邊徼人情事體如此幾乎廢盡王法另自一種荒服之習而官吏之因循怠玩真可笑可恨弟亦不得已稍究心於大綱其細微曲折姑置之矣若一一欲爲清楚不特今年不得了事雖一年亦不爲久也今到慶州尚有東路兩處未及親履其地意欲再出五六日之工一縱步焉遂專心造冊并爲東裝計耳出境之期尚未可定也方伯糧儲周二魯旣已不薦我輩亦遂已之何如弟本鎮拖欠民運多者二十餘萬少

亦不下數萬卽欲薦亦難措詞此則弟尚未敢定願丈決之隣邊有司寧鎮自無延固自有恐無終已之理弟所屬頗多意唯擇其精者不敢多及丈以爲何如勘覈工程此中却無京盤錢糧前出京之日戶部並未嘗有行手本豈容自生此一端多費一番煩擾弟原未有行此中各道亦一言不及也山西宣大想前日曾奉戶部另行手本弟記得曾健齋口中曾言之耳河西諸虜近報俱已出邊然皆屯聚於昌寧湖在松山相近不知終當何如卽使東虜果歸而火真

可菴書牘

卷六

五

二酋與瓦剌倘卜浪雄據海上無但罪人未得國恥未雪而客兵未可撤將坐受其困經畧公遽可奏凱還朝乎弟所不省也東南倭報恐未必真大意琉球有國喪而被侵於隣比冀我之興兵而爲彼聲援耳此弟愚見未知然否也其蒐異材一事弟求之而不得其人意遂欲已之昨於邸報中見周二魯所薦似乎太濫恐諸人者未必能當異材二字也大都此兄自見得所愛者可用不惜曲意推薦卽如所薦隨管二君亦覺打眼丈以爲然否賈西池之言弟得

之此中一監司蓋深知西池有實心肯任事故惟恐其有所損傷而欲保護之耳今得丈示已釋然於中唐堯輔者弟向與丈同在殷職方坐上不曾語及此人乎丈能記憶否殷君謂弟此人能鑽刺梅鶴洲最喜之其實不足取也弟記其言來此詢訪又有聞其過跡見示者弟已決意首刺矣及到洮州見其人頗磊落與之言邊事情憤以廢弛爲恨且言時尚唯以綿悞相安無事爲高邊方口受其敝而弗之顧弟聞其言稍改初心又因其待弟之禮比之他將官稍倨

訂叢書牘

卷六

五

輒疑其致謗之由或者在倨傲乎更取所開單視之確然似因倨傲獲咎故遂欲改而定爲上考也乃今得丈示則又懷疑矣丈所云得之何自試再察之蓋邊方將吏一味奉承文官弟備查賢否冊報所謂極賢者察其人必極謙所謂稍次者必少倨兄弟見其人有氣岸者查報冊必係不滿之詞以故痛恨賢否之不公報冊之不足信不揣思得挽而回之每見各官待弟禮殺者必附記在心其禮過隆者輒欲抑之使下所以取唐將專爲此若其在定邊過跡有據丈

自用之可也至於書吏衣價弟向在京中原與丈言決意不取矣弟所帶二人頗能相信毫無望弟之心弟心感之俟完事回日別圖所以報之耳丈所帶者恐不可以此例也諒在高明自有所以處之并復不

又

凡來示當復者信手具復似無遺矣弟所汲汲欲請教於丈唯是舉劾一節往年率修爲妄談多方稱其功蹟今已實見八事之廢弛若使論罪則甚易欲叙

訂叢書牘

卷六

六

功何以爲詞獨不愧於心乎且弟曾自題向來閱視者相率爲欺今復自爲欺人其謂我何他姑未暇論卽以各道言弟本鎮凡九道多係去年失事後更調者一二未當人心又有先我而論去矣今欲叙功旣一無可稱欲論罪又無可摘甚爲難處丈試爲我苦心籌之必如何而後可武臣亦有難處者弟昨因去年功罪不明疏已論及二人矣此外亦多薦用者弟愚意欲盡脫去往年舊套別自做一番話說又恐駭人觀聽展轉抽思未有定主更苦是無可商量

乏人全仗吾丈爲我一籌有以破其疑而示之指南
丈不我教吾無望矣至懇至懇千萬千萬他事弟皆
不以爲意唯此一事在心丈其憐之憐之

又

弟以九月初八日抵慶陽念西微已將足跡踏遍唯
環慶營紅德城爲本鎮之東路雖關繫稍輕亦不可
不一到乃於紅德城遣一人走延安請教於仁兄而
弟隨驅車還慶陽弟舊有腰痛之疾方馳驅道上不
自覺勞及定止焉遂以勞傷疾作半月間坐不貼席

可菴書牘

卷六

七

行且仗扶亟召此中一醫自以已意與之商確用藥
迄今已服二十餘劑而猶未能全好天涯此身僅與
一二奴僕相對殊可憐憫得仁兄示乃知玉體亦有
小苦何吾兩人事每不期而同耶顧仁兄爲海內大
豪傑而弟齷齪如轅中駒其大不同者終不可強而
一之耳冊事殊費料理向來走路日多點兵查庫工
多而於冊內細微曲折未暇詳覽亦未及想到卽所
帶來上次青冊大而且重不能携之隨行邊微今始
一一揭而查之全是虛文毫無實際意者當時閱視

使君漫不查閱竟託之於本道而本道又不自查閱
竟據各將領有司所開之冊類成一冊送使君使君
遂取各道之冊類成一大冊奏繳而已冊內多寡
有無全不知也今弟查上次冊內如錢糧有散數載
入而總數不載者如兵馬有實一千而冊內誤寫二
千者而器械一款尤爲可笑想當時各道只欲以多
爲功妄意開入冊內今實查之虛數動以萬計嗟嗟
何忍欺 君一至是耶弟皆刪而去之一一實報
不憚與前異同也仁兄以爲當然否承答教諸款大

可菴書牘

卷六

八

都皆與愚見相合弟有其心不敢自信而請裁於仁
兄耳願更與兄畢其說兵馬一事來教最當今開其
數於前而繫以查出單弱於下似已明悉險隘一事
初謂舊管既開高厚丈尺而三年之內絕無收除乃
於實在之下又復開寫一過與舊管了無異也甚爲
無味來教亦云削之是矣弟又思之宜削舊管而不
宜削實在蓋我輩今日之實在卽下次之舊管也今
弟於舊管下只開總數如云本堡城一座或所轄墩
幾座而實在下却細開本堡城周圍丈尺墩臺亦然

仁兄以爲何如他無還收舉唯錢糧一事特爲繁瑣
來教云有總無散則後有那移項款者誰得而知之
誠確論也今弟於舊管收除下皆具總數而實在下
却一一細開明白其正除轉除正收轉收字樣因鎮
冊內原無此在仁兄自裁矣通計節省之名弟已決
意裁去因備查上次冊內有一道有者有一道無者
事既參差而據所開稱通計節省者又係隆慶年間
及萬曆一二年間之數若近年來絕無之也意者當
時初議和款故以款後用過之數較未款之時稍有
可省書牘

卷六

五

節省至近年以來民運不繼軍士且三四月無糧卽
有開除兵馬扣存糧料皆在總數內支用矣安得又
有節省存在者耶此名實係虛設弟竟以已意裁去
之延鎮事體恐與固鎮又或不同在仁兄裁定又十
九年正月以後收除及見今實在數目初意欲另造
一冊後復思之尚似未妥蓋十八年十二月終之實
在明係虛數也若不証之以十九年收除之數何以
知見今實在之的數且另外增出一冊將使下次閱
臣何據以爲舊管也今弟以已意自定爲式先列管

收除在四柱開造卽於實在後開片於某月某日查
自十九年正月以後又新收若干自十九年正月以
後又開除若干今實在倉庫者若干底欲查三年之
實在則以前之大實在爲據欲查今次查過之實在
則以後之實在倉庫者爲據兩數昭然在冊亦便於
下次查閱者明白而易曉也仁兄以爲何如戶部十
五款敬聞來教弟欲會制府欲會撫院待其回復則
弟明春尚無歸期矣蓋二公皆專心致志於剿虜一
節地方事姑且徐徐議之今弟將各道所報開在前
可省書牘

卷六

五

據弟所見繫之於後造爲一冊報繳仁兄以爲可否
此心極欲再領仁兄一教又因差人僕僕往返恐涉
煩累懸念自切奈何奈何來教下問通計節省一款
則前已說之長矣險隘民堡一款姑仍其舊造入實
在可也薦舉一款弟當如來教方伯糧儲竟置不言
監收仍入有司疏內至於經畧諸君似決不可叙卽
今公論甚爲不平吾輩豈可爲彼而自犯公論此似
從井救人矣弟與仁兄骨肉至愛不敢不以肝膽相
披對兄以爲然否制府公則又不可不叙仁兄相去

稍遠弟已數數手劄往還豈能舍置若以爲初到則
葉中丞亦到未久也督撫盡置不言弟心不安况二
公者弟又真見其赤忠爲國大非經畧之比爲
國薦賢亦自不可已也劉君所條屯鹽事弟意只具
一疏回報固鎮決不能行耳八事前件下登答語似
不可少然不能如先年修談支蔓弟意稍爲總括數
語唯其實不恤其他也土兵馬價事覽撫道書呈似
乎撫院尚未察其委細而各道只圖了事罔顧貧民
之疾苦呈文內云徵銀之後並未給軍馬死仍令戶
可菴書牘 卷六 三

又

使至云有檄筒致制府立伺報言已於燈下勒成八
行待曉而發曉則遞至邸報兄且儼然建牙矣夜偶
手勅中有致君澤民功業讓兄爲之之語始知
其語不妄也弟因病况不佳日夜思丘壑安得奮起
而飛去耶太宰用人作意求好兄覺之乎新相收拾
人心未審作何狀卽今議論稍息否兄耳目似遠且

榆陽較此稍近凡有所聞不惜示之宣雲爲京師
肩背關繫至重兄往撫循必有可觀弟當特遣一力
走賀禮也亦情也顧與兄持肝膽忘形骸似宜脫去
世套且恐不知者以爲奔走開府之門姑附此道欣
慰之私云耳兄其諒之

與王懷棘巡撫 見前宣府巡撫

自十月終與仁兄通信後繼此遂不獲相聞僅於朱
任菴處竊求仁兄行期云在長至前一兩日弟乃以
十一月初三日發慶州而過潼關會甯雲田兄則云

可菴書牘 卷六 三

仁兄尚在綏德必十一月望後方可駕車耳何其久
滯也弟雖先發慶州迤邐而北而齋冊人反在後意
欲於近都三四百里外且住以待故在邯鄲道上頻
問仁兄傳牌若相去不遠將候仁兄一面而邯鄲令
爲貴門生云曾使人於前途探聽未有信也弟於是
不能待矣顧此中有肝膈必欲請教於兄者弟自發
慶州後邸報遂無由得見過懷慶會張元冲兄始知
國門之內異聞頗多卽敝衙門遷轉一節從來有
一定之序唯近年當事者稍以私意變更致有應內

而外應外而內議論因之煩興此所謂前車覆轍也
弟於明春三月適當外轉之期而鍾龍原忽題一疏
謂不宜叙俸大是可怪今雖未知部覆云何而弟聞
之不啻芒刺在背弟之外轉無但安然樂爲而又有
一種至情便於外不便於內者方計時數刻以望二
三月將策馬南飛而值有此異議殊不快於心若序
在弟前者資望竝茂弟亦未必急急也今胡似山正
有指摘之者而鍾龍原又有此題弟安得不疑倘使
弟越胡似山而轉內是欲苗慎齋我也豈可哉鄙意

可菴書牘

卷六

重

欲再 請告而去任後來者自爲之仁兄以爲何
如弟此入 國門相知落落最孚契如仁兄既已建
牙而王泉臯顧學海諸兄亦皆在外別無可與商情
者故乘便一請教於仁兄須爲我仔細籌思明白詳
悉開我迷竅萬毋以世套謾語相酬應也弟住都門
外尚有半月仁兄一見此信卽作復語或覓便或差
人急以惠教縱使時不能待而弟已入都亦必俟仁
兄之教爲行止耳弟相知本無多而相知中可吐心
腹祈指南者孰有過於仁兄耶願兄視如已事裁酌

時勢爲弟決之弟所以疑更有一念申老師方去位
而弟遽 請告無乃滋人口吻申師之不喜弟兄

所悉也彼其去位弟喜怒不形良有深意蓋近來士
習每每以得罪權要爲終南捷徑弟甚恥之卽如江
陵敗後先爲其所知者亦自稱被抑今申師之去意
必有此類矣但弟之 請告適當此時畢竟無害

於義否仁兄教我正在於此千萬千萬懸望懸望

與周二魯尚寶

名弘輪閱視寧夏○計二首

弟雖與諸丈同日

陸辭而驚駭質弱其行道也

可菴書牘

卷六

重

獨遲其入關也獨後又紆迴一過會城而後抵朝那
則已序入清和矣逗畱兩旬稍親八事無一事可人
者而上下共相朦蔽使人無所下手終亦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策騎行邊見謂巡閱然行則如婦人止則
如囚子誠有如兄所云者第服事且五十日不知所
事何事每一思之轉自發笑司農公所條十五件大
都於三鎮多切關中事體少有不同若欲按款造冊
則合八事爲二十三事總之歸於文具而已卽以關
中言有此鎮所無而彼鎮所有者第謂當據其所有

以議覆可也何庸槩造爲正欲請裁於兄并問之王懷棘耳至於河西虜情殆有大可慮者經略報慰之疏兄已見之其言津津可聽而其事殊不爾爾弟憂心如焚欲草一疏旋屬而旋棄之浮蹤漸逼皋蘭所聞聲息愈急終不能已已兄所謂經略之技窮而事多可憂矣此正弟之意也恨不能縮地與兄一面談焉憑藉墨卿欲言弗盡

又

兄謂邊事可爲是一說也若謂邊事遂不可爲亦非

可菴書牘

卷六

五

是但舉目而求誰有實心弟謂終當墮壞以至不可收拾耳胡馬一節豈待今日而後知其可笑耶弟本鎮雖無然不待有而扼腕矣葉中丞自是賢豪弟與一再通書頗悉其胸次在今日求有赤忠爲國者恐無過於此公兄勿以一時薄蹠失其人也方伯云云良是但四人須要會同此不可自生矛盾舊者可已而新者不可已則又奈何會相聞於王懷棘否將材甚難誠如兄謂弟雖巡歷未遍若欲求其人以實之繫矣 冊立事此中絕無所聞較寧鎮稍遠

遂似天末也故太宰頗得人心天奪之速可歎可歎新公念頭在邪正之間弟固未深知亦不敢深信耳此中撫按餽遺弟漫然辭去恐亦未必見罪豈能遣人相報以彼分遣尚未免擾以我一一應之有是理乎愛憎由彼任之而已謹復

與李桂亭工科

名汝華閩視其處○計二首

河西時勢弟亦聞其槩得大疏讀之真能令人墮淚所請大破拘攣凡有血氣者共懷此心獨

廟堂惑溺於邊臣之搖撼必欲守和議而不變耳頃

可菴書牘

卷六

五

魏制府起家未及履任又上一疏必欲罷和從戰言其剴切不知當事者終當出何計也大疏後責經略數語甚當弟昨因徐罔承疏而乘機以進一言亦與尊意相似今錄其草附覽其備禦營馬二事誠然河西之要務不可不及今議處矣弟愚意以爲備禦軍決宜從後一說以少易多以冗易精既得實用又不累人不知當事者何故不肯毅然行之也息營馬必先整驛遞然欲整驛遞無過於革目濫禁驛擾蓋公差員役擾害驛遞天下皆然而唯關中則已至

極至極第有所聞方爲痛恨尤恨大疏未及備言其狀耳二疏皆闕繫甚重發揮透徹敬服敬服承下問周胡二公彼亦曾有施於第第未之受也我輩豈有行禮之理無但取用無所即使有之亦經自題禁絕者豈可自言而自違之耶在彼亦難責我以此事耳并復

又

第以九月廿四日起手造冊而問事其費心力蓋先年率據虛數謄寫明知其欺不以爲異此番似不能可菴書牘

卷六

三

仍襲此套第凡三四十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窮日夜之力手自披校至十月廿八日始得脫稿付之繕寫者此其功不難矣第乃以十一月初三日先發慶州第在途未免遲延而齋間者疾馳可以候之於關外也第自謂於是役必盡其心然一人之力量有限反而思之十不得其一二第往有疏言先年閱視者互相爲欺今而後知非其罪耳第以閏三月入關迄今已八越月專辦一鎮所見不過止此先年以一人領四鎮又定以十月之限雖使尼父爲之不吝不胡

應故事即今已自爲此役能深信此舉決當議罷於邊事毫無益焉而徒累人跋涉萬里藉令有益邊事則食君之祿敢辭勞耶第還時意欲再申王計部之說兄以爲何如第久不見邸報未知朝事更作何狀鍾龍原一入吏垣大有興作差強人意正不宜對兄言之又將以庚辰同年揀掄我耶一笑

上申瑤泉老師

各時行內閣計三首

自三月初五日拜違老師次早陛辭即出郊門暫留信宿點檢行裝而不敢再請老師門下矣在道可菴書牘

卷六

三

四十日始入潼關聞先年爲此役者多不過會城棟竊自念九邊分閱事屬更始既以一人專閱一鎮而會城兵馬數至萬七千有奇豈敢襲故安常竟置不問因紆道長安稍爲查閱而省會之內游惰特多徒具其名不足言兵也然猶云腹裏無容深訝迨四月初二日抵固原鎮城則八事文冊業已仍舊套造完久矣兵馬盡稱精壯錢糧盡稱羨盈險隘盡稱嚴密器械盡稱堅利據聞八事無一事不脩舉者及接而查之則八事未有一事可觀者且以錢糧言倉廩所

蓄見謂不乏而軍士枵腹者五六越月細扣其故
所蓄皆動官銀易質以備凶荒者也各軍例領折色
而庫銀僅有二千兩整襟露肘且夕可慮以兵馬言
戎伍依然挽弓挾彈非不有人迫而察之皆鄉里賣
菜傭饑寒困苦之狀可掬使與犬羊狂暴相持而鬪
真不啻以肉投餒虎萬無幸者至於屯田鹽法尤爲
可笑屯租俱係貧軍賠納無已即扣其月糧鹽引俱
派土商承認無已即分及小戶種種弊政有難以悉
述者蓋邊事之敝壞已至萬分矣老師雖有赤忠爲
可菴書牘

卷六

五

國孜孜安攘然未有以其實奉聞者又何由知其
敝壞如是也及時整頓猶恐不及而經略大臣專駐
河西多方設法以求虜東歸一應總督之事俱不暇
理遂致總督若無人者然總督本鎮之主豈可久虛
無人哉往者經略疏 請另推督臣棟私心竊以
爲非曾面稟老師似乎可緩乃今身在地方而後知
督臣之不可無矣原任尚書魏公人皆稱其實心任
事老師特起而用之中外共相推服似當速催其到
任竭力更始冀以挽邊事於萬一此棟區區狗馬

之誠也至於河西之事尤有大可憂者雖非棟所應
閱之地實與棟職掌攸關敢効其愚棟初抵鎮即欲
有言誠恐多指亂視無益於事又念經略方在苦心
不宜責望太過今時日漸迫勢已然眉而棟自東至
西所聞聲息愈急憂心如焚不忍不言未審老師以
爲何如悚仄俟命

又閣下兵部都察院同

五月間爲西事孔亟循職有言抵緣承舍等役一不
取用於地方而隨便遣行自非熟慣迄今未回不獲
可菴書牘

卷六

三

奉老師教報中實懸懸也虜情狡詐甚屬可憂今已
七月即往歲之八月矣草枯馬瘦之說既窮無復稱
引則遷就其詞以爲追治紅帽番兒也豈不大異棟
前疏云無論其跳梁無狀即使依然遣使通書而自
秋徂冬終不果歸我兵自無可撤之理不坐而受其
困耶邊臣所謂畏威懷服等語率飾僞以欺 君
父耳而 廟堂顧是其說以杞人視憂 國者勢
必使虜志日溢而 國家之大事去矣奈何言之可
爲浩歎棟近巡歷臨洮訪問去年朱家山事已得其

真不敢不聞之於 上此又非 廟堂所樂聞者然棟但知盡吾之心愛憎弗計也老師以爲何如
竚聞台教

又閣下兵部都察院同

七月間走洮州因涉番境一覽極西形勢道里綿邈
舉足萬里回首 闕門真如九霄之外不可得而覩
聞然者馬上接一紙京報見同丞 題疏竊恐

主上因而生疑夜宿旅舖念念不安起而然燈草數
語次早即令役馳行去後輒復自悔似乎言過於激

可菴書牘

卷六

三

不知者或以棟爲有意苛求經略也棟之鄙意別自
有在非不知邊事難言不宜苛求當事之人但經略
人 奏之章讀之真令勃勃不平夫今之虜情在關
中萬里之內者雖乳臭子咸覩之甚明犬羊桀黠可
恨誰不切齒經略不能大振 天威除兇雪恥猶
云積弱之後終難輕舉此無足責乃復妄爲侈談以
欺 君相此棟之所以氣塞而不平者也故寧激
其詞以責之無使其敢輕天下之士老師覽棟疏得
無病其過耶西徼至遠未敢自謂遍歷亦稍涉其什

之一二矣今更馳而東因慶州一路尚未親閱故也

棟之此出盟心不敢爲過當之事凡意念所至再思
卽止或已舉筆亦且棄之唯是監收府佐一節溫觴
甚矣決不可不一振者而其機又在破格用人也若
邊方文武卑官不知 王法縱橫無憚豈可不懲
一以警百耶然亦不過摘其尤者耳倘繩之以腹裏
之法恐罄南山之竹不能次第數矣棟身役萬里凡
職分所在自不容不詳控老師之前至於世道人心
每一接報太息無已此殆有關氣運不徒係一時一
事一人而已也非棟小子所當言言亦不足爲有無
故不及

可菴書牘

卷六

三

與石東泉尚書

名星兵部

春時拜別西行歷夏徂秋已八越月僅能一上竿牘
而未得數數起居臺下謫劣之材誤膺 重命且
夕懷憂恐負任使人十已百不敢言勞自四月初策
馬行邊迨今九月凡百八十日足不停步手不停披
目不停視未嘗有半刻偷安始覽全鎮之大略曾一
再遣人入都皆於路傍拜 疏無遑舉筆他及且所

聞所見必得緩頰於臺下之前非筆舌所能叙其詳
委也在成紀道中接邸報知臺下入主兵柄不勝慶
幸之私邊事意自今其有興乎二十年來頗做極矣
棟固書生不足與大事之謀唯歷此地方觀此情狀
有不勝其忿懣而咄嗟者夫火真據海爲巢耽耽虎
視二酋不滅終成剝膚之災而乃有以先年亦不刺
竄居爲解亦不刺得罪於其主竄跡而西非不欲歸
欲歸不得今火真與順義情分既親腹心相倚其不
隨順義而歸欲何爲耶此可以理而推也順義果畏

前卷書牘

卷六

臺

威而歸則火真勢孤安能獨留未有威能加於順義
而不能加於火真者此亦可以理而推也先聞二酋
有言海上乃吾樂土何事欲我他之今又聞其移牧
勻端城反東徙而近矣果亦不刺之欲歸不得乎此
亦可以理而推也邊臣一意欺罔臺下何由知之掩
逆爲順養成驕子此番不創竊恐將來不可收拾矣
若乃軍需民運計兩窮焉向得臺下復語私心佩服
苟非視國如家安能籌算至此但關中時勢岌岌
乎有難盡言者棟也自西徂東踪跡已遍謬爲兩言

謂不走洮岷尚未知軍糧缺乏之極不走平慶尚未
知民情困苦之極俟還朝時當爲臺下一一陳說
意臺下聞之必且按劍而起耳茲因尤帥病勢日深
西事方棘先既得旨准其回衛調理而後復留

使任事遐方萬里俱未覩全抄不知何以先議去而
後議留先後互異如此也此帥才勇過人棟初聞而
慕之繼見而愛之在今日遴選將才當無有出其右
者唯是病實難支必欲強之任事徒棄其才委之於
溝壑而已不若暫容其調理乃所以愛惜之保全之
也見今師行在道大將不可虛無人審之時勢有難
以旦夕待者亟馳疏以請唯臺下在意久不奏
記臺下今有所言率縷縷公事而於稱賀之詞寒暄
問候之語遺置不及似非世情所宜但臺下念念先
公後私或不訝其疎昧矣

與李廓菴都御史

名世達掌院

自入關來凡一再上記臺下皆據所聞見陳所胸臆
不識忌諱不解依違未免有忤於人而一再拜臺下
復語率殷款溫洽棟故瑣尾何足煩臺下省念知臺

下念念爲 國旦夕不忘邊事也前者有言責備經
略稍過於激則繼有報械陳其所以矣而臺下見論
謂宜稍寬之棟謹聞命唯是大真據海爲巢耽耽虎
視二酋相倚方以腹心自固此番不創將來必至不
可收拾不類棟書生非知大計者蓋環關以內黃童
白叟所見皆然臺下爲 國實心遐邇共信敢陳其
說以俟台裁茲因二川進兵金鼓方振而主帥弱不
勝事亟馳以請惟臺下命之 泰運方隆臺下正
位中臺四方遜聽者無不喁喁慶幸君子道長小人

可菴書牘

本卷六

章

道消其在今日乎棟生平不敢於尊者前進贊頌語
恐涉於諛也以臺下之公忠正直尤不宜於獻諛故
所布唯公事而無私言伏楮不勝惶悚

上李對泉老師

見前戶部總督倉場侍郎

邊地遼闊舉足千里欲見邸報必在經月之後 國
儲大計借重老師聞報甚遲既不能叩首臺端盡子
若弟之禮又未及一上竿牘致稱賀之私負警深重
何詞自解 朝事方就更新一時推用諸老頗壓四
方觀聽唯是老師資望並崇而半席尚虛未審何故

棟小子耳食終不能釋然於心也謏劣之材領

重命而出人十已百竊以自盟從四月驅車走邊徼
迨及九月凡百八十日始得周覽西陲之阨塞而益
見邊備之廢弛及今不整頓不破格後將莫知其所
終者此月初方得還慶陽專理繳關而問事更難下
手先年所造盡屬虛文今欲仍其舊則非此番
專遣之意悉脫去之又恐駭觀不得已另爲屬草去

其虛之極者而姑存其什五以備故事遂未免多費
心力夜以繼日不敢言瘁報 命之期或在嘉平

可菴書牘

本卷六

奏

節耳棟之此役子身爲客不能具毫毛以申敬念老
師垂愛素切決不以此責其廢禮也統俟歸時百拜
堂下以悉

與顧學海贊善

見前

別來凡兩寓兄書及渡河之後則日西日遠卽有言
無由可達矣弟以閏月十一日入關此中院道諸公
終不能脫然盡去故套仍有書使相候於關門因駐
足潼關者三日盡遣回各役而後策騎入長安必入
長安者從兄與泉臯兄南郊之言也然不能住四日

稍一閱兵馬卽行至開城則閏月已盡矣諸凡有難
以告兄者身不涉邊境目不擊邊事率爾款言甚易
弟行邊而後知邊地之苦閱視而後知閱視之虛也
初入潼關以及長安風景亦無大異時數有雨麥秀
郊原平疇可望第於輿中自歎當時疆秦據轍函以
制六國理固宜然今關中諸公動稱疲困大妄豈知
一過長安渡渭水而從西北行則別是一番沙界夾
境皆山僅畱一線以通行徑民皆土窟一城之內有
瓦爲居者可指屈也山坡絕壑亦見推犁而耕者半

可菴書牘

卷六

五

皆黃枯微有生氣而已卽開城一制府仗鉞之地而
民居荒落不能當吾郡一巨鎮地之所生唯蕎麥燕
麥閭閻遂儲爲卒歲之需而官軍蜩聚爲民者寡矣
故套相沿牢不可破文武將吏共貫同條若以爲當
然也者流離死徙勿之恤也吾不知將來究竟終作
何狀賈生而在豈止痛哭流涕而已耶政本之地全
然不知苟安朝夕此足下他日之憂耳一笑二川之
虜雖云退却而東歸之意未必確然昨者遣使欲從
川底東歸經略公遂據以題而今又變其說云恐

黃毛襲其倦仍欲借路以出經略公又不敢再題
未審終當何如也開城去臨鞏尚遙弟亦不能頻得
實信大都點虜之屢使請路者爲緩兵之計也草枯
馬弱懼吾之出勦姑以嘗我今馬漸強矣或果於東
歸以要市賞之利未可知或俟馬強而逞跳梁之性
亦未可知卽此中司道亦云此二端不敢逆料也徐
侯經略作用兄見人且勿露弟此言也穆通政事果
是輕率卽得其真亦無貴速發黔驢之技反爲所窺
況乎禮節尤非喫緊如此相左便難行事非計之得

可菴書牘

卷六

六

吳太宰公之說弟亦有聞亦以爲未然而李養愚驟
論石楚陽真大怪事弟未見其全疏要之此舉終爲
養愚一生累矣可憐哉弟體中稍安無恙而風氣故
別此時俱服綿衣夜用綿被猶以爲冷差事雖非甚
劇無那受氣一應文冊未奉條約俱已造完錢糧則
稱多積兵馬則稱盡練多方告戒所至丁寧涎血俱
乾終不見信可歎亦可恨耳更有一言託兄者弟同
差九人前出都日有云到地方當具稟帖報政府者
有云不必者不知曾有已行一二人否兄試爲我一

查并爲籌之如不可已亦當辦此矣第欲寄信人都
稍難而都中信到此甚易付諸寄報人卽達無誤望
兄常常寄一信凡可相復速來莫遲

與瞿洞觀刑部 名汝樓

邇時 朝事何若弟往見西臺諸公厭薄遠差深以
爲異乃今獲嘗此味遙望 闕門如隔九霄經月始
得見報又恍惚猶夢未寤也正賴同心時時寄語一
醒之塞垣風景大異弟少能甘苦不以爲勞唯是邊
吏故習牢不可破欺罔二字若其性分中固有勢禁

可菴書牘 卷六

竟

之不從而理論之理論之不從而情求之唇血已乾
舌瓣將敝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積衰未起待人而
行西臺方殷良時不再據弟聞見漫有所陳必當事
之所厭聽者第草凡再屬而再焚有謂我者虜在河
西終係耳聞然與有職掌不忍釋然所願知已何以
相勗

與任養弘工部 名可容

弟行事多盡法先年積蠹欲一洗而去之恐有病其
過當者未審傳聞諸 闕下謂爲何如得無毀言日

至乎昨疏之入當事者謂爲何如公論又謂爲何如
願老丈明悉示我毋略母諱

都門書牘 閱祖選 朝

與魏確菴總督 見前

日得火會之報甚以爲憂乃臺下以路凍馬滑料其
赴逐水草今未見動靜則臺下策虜真如觀火耶所
論河東地形唯河州有險可據則不類棟已涉二十
四關矣雖有其險無人與守猶無險也洮岷益漫衍
難守顧其地貧瘠甚野無可掠或幸無何虜不垂涎

可菴書牘 卷六

耳

耳大議欲乘扯會訂約之時勒令招致火會還套真
稱石畫在今日便計亦無過此先是大議未到司馬
公已口諸不類棟謂得蕭制府書扯會請市者再今
卽未能遽罷姑出一計要之非獻火真二首則市不
成正與大議相合而雲中請市疏尚未發故司馬公
欲稍秘臺下之議俟時而覆行度司馬公必能詳具
報語不類棟猶在應酬倥兀中舉筆未宣

與鄭範溪經略 見前 計三首

異日者讀大疏欲堵遏假道之虜但許北歸不許南

牧已深服高見矣今得示知官軍用命遂斬虜八千餘級皆臺下經略之所致也甚盛甚盛但聞此虜自北而南不知果是火酋同黨否又聞卜酋日部其衆西行而虜王未見有東歸的報虜王不歸則火酋之勢不孤而卜酋又西則火酋之黨愈衆二川何時可清臺下領此重寄朝紳仰望至切計必有許猷石畫真能除兇雪恥以上寬主憂下酬物望者不類棟所願盱衡而俟也虜情狡詐動以認罪罰服兩言啖我臺下又將何以馭之統祈續教

可菴書牘

卷六

里

又

台諭領悉河西兵力單弱虜如驕子不可制臺下首事卽有此大捷甚暢甚幸自款虜後二十年來將士不知有戰此舉誠車鄰白顛所創見矣分別陞賞以鼓舞士氣可後哉但未經在陣者似難槩叙而稱不槩叙者終不免叙猶未厭乎人情何也此時非往時人情貴備正切舊套決宜脫去耳臺下以爲然乎否

又

承示叙功大議敬聞命矣一時在廷尚有未能相

信者不審邊陲之士口吻終當何如也若臺下之功則豈文武將吏可同年而語者哉匆匆布復不旣

與葉龍潭巡撫

見前甘肅巡撫

先得魏確老示已知醜虜復渡河而南所稱廓清川海其實何在所稱經略西事其功何在臺下言之於先今旣驗之於後而仍有一種甘心誤國之人又爲經略解嘲謂火真自是不易熾者不類棟與之辯論火真之不能熾固矣而示弱於順義以驕火真之志誰則爲之尤帥病歸代以李胸米審其人能勝厥

可菴書牘

卷六

里

任否唐堯輔精力尚可用而制府公必欲去之原進學者則不足惜也今臺下已赴河西河西已有長城唯是河東今屬誰張主可慮亦可歎耳不類棟始入國門卽值經略叙功疏至不得不置一言度臺下必已見之謂爲然否方在人事勦勦中握管未及宣備河西諸事更望臺下便中教之

與賈西池巡撫

見前

自款議成後邊臣不敢言戰虜至任其殺掠任其要求而未敢有一人彎弓相向者以致犬羊日恣口驕

卽貴鎮兵力稍強虜中素所忌憚而邇年以來亦且靡然成風矣今歲當更始之期而臺下又能實心任事是舉也稍紓華夏之氣一破崩潰之膽二十年後真絕無而僅有者哉乃誤國之人如功嫉能復生異議可慨亦可恨也度臺下必已聞之不敢喋喋

與周懷魯巡按

名孔教河南巡按

第足趾初履國門而優慕已盡改頭面卽今衣冠楚楚似非昔日塗顏林額時矣然猶未免有耽耽虎視睒睒在側者不審將來究竟終何若也眼中誰是

可菴書牘

卷六

聖

同心誰可與啓口遙瞻嵩少神魄欲飛

與顧襟宇副使

名雲程雲南水利道

第以春時出都至冬盡還朝一時朝事局面頓然更改雖以目覩之似屬清明然終未審其根源何似丈試觀水之有源者其流隨出而不竭倘無其源卽波流滌迴其涸也可立而待矣丈故負有當世慮者寧無念及於此耶計事方完應酬猶劇語不能備

南歸書牘

二辰奉

音爲民

上邵梅墩老師

見前周邵左作郎

日者拜別老師凌晨已下潞河正因放逐稍多南舟不繼暫止河干亦謂家第進取未卜不忍遽舍之而去今且掛帆一得信卽發矣數日匿跡不復覽朝報不與聞朝事微有道路流傳大拜迄無定說人情洶洶然則時世可知也宋第云老師歸計已決當此國是震撼之秋又值風塵蒼莽之會去者未必不勝留者故山有地可耕何必大官斯無饑渴棟也二十年辱老師大造之恩其在今日恨無由爲師效惟願師早決之耳人生涉世真如夢幻一念自決

可菴書牘

卷六

聖

卽黃梁夢覺也稍有遲疑則阻之者踵至棟也不敢襲他人口吻請爲師艤舟以待仍前行至胥江候師一晤不審師意何如臨發布楮未悉

與蕭岳峰總督

見前

承示市賞大議具見臺下苦心籌畫爲邊境久遠之計方欲與司馬公會筭以復而適以罪去矣二十年款虜肆逆犯順未及一創使彼計長得而我無所不思其在今日誠一大機括也不類棟身雖已去而杞憂自切惟臺下終始主張之幸甚幸甚

與襄理菴總督

見前○計二首

積誠不足以動 主危言遂至於犯 君下之

罪也於 上何尤理裝潞水一時未得輕輟不能

遽發弗獲已而棲止焉罪去之人不復在冠裳之列

何期老公祖垂念特煩公役追而送之既頒厚餉以

慰其饑渴復寵之憲檄以掖其前進老公祖之於并

州子弟殆無遺恩耶初爲同事者所強醉飽明德矣

稽延公役終自銜疑乃今同事者先行不類棟遂可

自出已見謹以原檄奉返在老公祖苟可以厚不類

可菴書牘

卷六

聖

惟恐不溢其情在不類棟則當安於罪人之分何敢

勞擾有位况順流而下無甚煩難而遠携公役以去

及成迢遞展轉忖量不若謝之使還便若老公祖雅

意請以心骨佩而刻之永世不敢忘耳臨楮豈勝感

戀

又

東南海畔之夫不知天地之大始走而西稍見其槩

秦關百二祖龍所據以抗六國穽然有餘何至於今

式微乃爾 國家幅幘既廣秦地最西最遠每每視

爲疆督之末歲侵而不問民窮而弗恤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條然被冠倉皇失色何異哉梅制府受事不

逾年卽勵勤整頓勢也未及而趙中丞甫下車已勤

勤於民事二公者之承譴蓋時之所遭不類未爲西

役之先亦嘗責備二公謂其遭此時勢虜患在前正

不當諱言其禍使 廟堂之上因而知趙方邊計

之疎故無礙於二公洮河之衄全軍盡覆白骨成山

而猶欲沿襲故套掩敗爲功此二公所以未孚乎人

心也倘欲以西事責之豈惟二公不服不類已爲二

可菴書牘

卷六

聖

公反唇矣去 國之人不宜復言天下事因老公祖

語及輒露其胸臆如此幸不使他人聞之

與顧冲菴侍郎

名養廉南戶部○計二首

不類棟故東南水澤之夫無論知識寡昧不足與圖

邊疆大計卽以南產欲窺極北之阨塞關要亦難矣

唯是此心竊願爲 國家效尺寸則旦夕不忘也嘗

自歎今之邊事陵夷已極譬如人身有病歲月既深

奄奄垂死然終不容委之使填溝壑當思所以調補

而振起之儻非名醫罔克有濟故今日爲 國家籌

邊莫過於得人爲急此一說也而非其本也假如主人病臥在牀請得名醫矣必其家之人能信託之斯醫者可無掣肘而任意用藥今朝廷之勸懲不明功罪無據雖有實心任事者又安能舒展其志念而究竟其謀爲哉言及至此唯有歎息而已不類今已去國不當更爲此言但承門下倦倦以邊事相詔不覺心熱一向門下吐露其衷私耳幸垂炤

又

不類棟也濫與通籍蓋十有六年於此而今幸保骸

可菴書牘 卷六

聖

骨以歸矣浮沈中外亦嘗物色當世所謂英杰而委心焉未有以遇也昨歲爲隴西之役目覩邊事陵夷不自揣量願從一作手共爲國家效尺寸而得葉中丞真是吾師乃中丞則推讓明公謂生平所許慨激烈定稱丈夫者如明公不可有二不類棟也雖曾廁在門下士之末猶恨無緣未及一承緒教而從此雲泥遠隔終負景行風志矣棟最瑣屑丁亥之去業已無心人世正因慈親強之再出誤領兵事在兵談兵以故慕用英杰如饑如渴寤寐不忘今卽歸臥

林丘亦欲作太平之民爲國家計爲身使圖皆不能不屬意於明公也舟過濟水偶得之道聽明公已起鎮薊門薊門何其幸藉而陝以西百二河山竟無能奪明公也地亦有幸不幸耶遼薊虜情不類棟也未嘗悉其梗槩以西臆東意者不甚相遠及今破格整頓或可挽回於萬一失此不圖如逝水之波日亡日去奈何奈何固知明公於棟也此言決不至河漢耳棟之歸也將匿跡藏名矢心不復與當路相聞問獨於明公竊欲道此區區蓋自爲役於西卽蓄此念

可菴書牘 卷六

聖

冀在待命明公比還則匆匆未果今且歸而不能遽置此念也乘今未入里門先託箋素今而後不敢再有所通肝膽在中千里對照而已

與王懷棘巡撫

見前○計三首

念與丈託交十六年中間離合聚散乍親乍疎乃今第且歸臥岳穴從此與丈有離無合有散無聚有疎無親矣恒山道中三日夜傾倒心曲意其先知有今日之別耶丈以十八日抵鎮而第亦以十九日見朝則人事紛然轉集一時應酬弗遑廿五日得丈一

械矣獻春廿一日又得丈一械矣後四日又得丈一械矣又明日又得丈一械矣先後四械皆未報而第遂以言獲罪策騎出國門於此月之三日而前兩日又得丈一械則已知第之罪去也始一械言交際言撫賞第以爲交際在人行止不難處也撫賞卽不能裁斷不可仍但虜欲無厭如嬰兒乞果到手者不以爲多而未得者必求其得今當更始之期豈容不定限制此在吾丈必有權衡矣二械言敝衙門遷轉之事及經略公戰款之議而三械則又獨詳戰款機可菴書牘

卷六

哭

宜令人讀之且歎且服 國家誠盡得丈其人者爲邊臣卽紛紛議論皆可息喙言戰罷和弟始終未敢勇持其說者非不知和之爲害萬分已極一日不戰則邊事一日不可爲而猶然不決言戰不決 請罷和正有見於戰非容易也弟和旣不可罷謂當乘此機會稍示裁抑以伸我 中國之威以杜彼無厭之欲若多方以求之東歸隨委曲以復其市賞是今日之舉乃所以驕其志而誨之再西耳丈謂十九年之賞或可量給十八年自宜永遠停革弟則以爲此

兩年之賞皆不可復與也蓋我之撫賞專爲鞫磨之使不入犯耳今旣入犯是彼已自敗此盟而我不與賞正相報之理應如此若在西先肆搶殺在東仍復市賞彼將以西爲攫金之市以東爲藏金之府彼固無所不利而我無所不失也彼又何憚而不入犯何悔而不入犯哉縱云叩關服罪亦自今日而言耳我不追其旣往而許其二十年後仍舊開市庶幾兩平必欲補還十八十九兩年者非弟所敢知也至所云鄒獻史酋一節但可欺乳臭子經略者總制者皆大

可菴書牘

卷六

至

臣何其敢於欺 君如此亦輕天下爲無人謂盡在其智囊中矣夫扯酋藉口完成三大事而西遂助火真入犯洮河覆軍殺將與史酋了無干涉史酋之出邊雖云飽則颺去亦我不才將領有以激之此酋出邊年半許矣間來窺伺未嘗得利其在今日我何憂於此酋舍火真之大逆不言不足異也又欲曲全扯酋之助逆者而借易與之史酋以彰扯酋之功是誠何心與此等欺 君誤 國之人倘 九廟有靈當陰殛之矣傳奇中有伍子胥陰兵追殺伯嚭

事豈 九廟神靈在天不子胥若耶可恨可歎四

憾言新口兒夷情弟匆匆竟未及聞其始末而遂當
去 國不敢測臆相對五憾異弟之去而重加慰惜
弟之去無異也無惜也往敝衙門遷轉最速俸不三
年卽動豈有他術耶不過降黜稍多耳邇來固位者
多降黜者少遂至六年七年而不動今驟然黜去數
人未免駭人耳目實先輩常事何足異哉弟又卑卑
無所短長出入 禁地尸素可羞今始以罪黜正當
其罰何足惜也唯是 國本未定 聖意不可知

可菴書牘 卷六

五

萬一有他恐天下從此多事方今海內困窮民生日
蹙南倭北虜羽書疊聞正賴 宮府協謀支撐而
朝宁之上如此景象杞人憂天能免於痛哭流涕耶
弟之去也不敢言幸有似去 國而忘 君耳其
實去者乃能安保岳穴而處堂燕雀明歲又不知何
如也弟以去 國之人不當在丈前喋喋矣顧弟與
丈交情豈尋常比東海之濱猶欲以寸心炯然相照
况始下潞河而有言不盡耶惟罪人復哆口而談邊
計終慙然內愧但可使聞於丈一人而已弟去也從

正不更與丈聞聲也臨楮於咽

又

罪去之人已不敢復談天下事矣唯是半點赤衷未
盡耿耿在中又以丈肉骨視我輒有私布大都已備
於前書而更有未悉者史曾一事丈謂其不勝舐犢
之愛意欲因而招之此誠上策也但總督附和經略
正將借此題目爲扯會請賞而吾丈忽有此舉動則
督撫自成矛盾奈何奈何况司馬公爲經略所搖撼
懼心已甚每邀弟議邊事一以苟安目前爲主惟恐

可菴書牘 卷六

五

市賞不開而七鎮兵動萬一史曾被招而督臣藉口
以罪丈則事未必有濟而邊疆又失吾丈一人非
國家之福非弟之上願也司馬公與丈爲同鄉何不
密致一械備言鄉獻史曾以贖扯會之罪斷斷不可
先使本兵者意見不搖而後吾丈可以相機舉事矣
若使附和督臣是鄉獻之說以誤 國家則又非弟
所願於丈者是在丈熟思而善處之弟亦未死敢
附以告何如何如

又

慶都言別似謂後會稍艱也然猶念吾丈樹勳邊鄙行將入主兵柄而第苟未棄於時或有白頭相聚之夢今丈之大用自有其日而弟此歸當謹守林壑永世不敢夢及春明矣吾兩人後會其艱誠然乎哉弟以二月初三日下潞河覓舟不得逗畱河干者月餘三月初六日始得掛帆南去河流既枯石尤時作舟行甚難四月十一日方渡濟水度抵家之期尚在五月易朔後耳出都日仍帶書役俞世德同行因家奴愚拙不長於應對沿途恐有慰勞旅徒者弟以戴罪

可菴書牘

卷六

孟

之人不衫不履欲槩謝交接輒使此役當奴輩也第念此役從弟今且三矣先從弟於嶺西辦棘闌中事極其忠慎以故昨歲之隴右復携而去其忠慎較嶺西更有加焉丈固嘗識其人弟亦嘗談其行於丈也還自隴右正儼爲之小効以報其相從之勞而倏以罪放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殊甚憫之乃其半念憐弟殆有過於弟之憫之者又不遠千里而相送此時此情弟是以感之深欲與闡揚於相知間而弟平生相知孰有過於吾丈因爲舉筆陳其大略倘有可以援

引之者不無屬望於丈矣自下潞河迄今三越月有目不覩朝報有耳不聞朝事綸巾野服所過輒呼兒子相隨縱步於柳陰竹篠之下有餘適焉未審朝中局面又作何狀藉有公等在弟得沒齒爲太平之民至足也故不敢問及

與馮琢菴論德

名琦

東海一措大入仕十六年幸不爲同志所賤棄負笈而歸有餘榮矣清朝故不乏才彼乘雁雙鳬何足惜也唯是國本未定內憂方殷而羽書疊聞外

可菴書牘

卷六

孟

患且乘其後時事如此寧無寒心弟此去謹守岳壑亦願爲太平之民不容不委其責於足下耳紀事詩貴景貴意足下舉筆便爾可傳弟似過許兩生者恐失其真奈何日來困泊河干苦無楫櫓今已掛帆方勒此道謝實甫自當爲足下寄聲敬承託負我西征有贈今又無一言半詞送我而世用業有西征贈言今却無之兩兄者皆無以自解足下亦當爲我致意

與周二魯尚寶

見前

時事更張太急人心騷然動搖人事既戾天意亦乖

上下 聖怒黜逐稍多已之罪也顧此身雖去不

敢言幸去 國忘 君志士不爲矣 廷推至再

未象 內旨此其故何悠悠之談縱不足信然

形迹之間無乃有近似乎信陽未嘗結 主上之

知何暇思及禮卿一正一左兩推不與自是太宰手

段若有意焉時事可知果欲 召還去者卽降

特旨可矣太倉辭疏適此時上恐未免有礙

上意太倉不起山陰不出 國家大事定屬之誰弟

輩雖退保丘壑亦願爲太平之民耳兄能從與王辰

可菴書牘

卷六

羣

玉不就試亦有見更欲作何所圖當此事勢姑且安

坐此第一念惓惓於兄者也邊事虜情已矢口不復

言矣而夢寐之中猶然抵掌以責經略鴟鴞無能自

變其聲可惡可笑部科會議開市想必有定說十八

十九兩年撫賞畢竟盡委而還之否乎寄身於西以

恣搶掠滿志而歸則在東之利又如探囊無不得者

從此以西爲市場以東爲帑藏彼固無所不利而我

無所不失也此今日一大機括兄意謂爲何如弟去

矣業已矢口不復言矣而對兄輒覺齒齟齬又復言

之癡哉癡哉弟去矣從此不復與兄聞聲風晨月夕
僅有此一片熱心千里相照

與許甸南吏科

不類第氣質孱弱識見淺鮮備員 禁近者十餘年

尸素之羞旦夕不能去諸胸次唯是是非非炯然

在中斷不敢有所遷就愛憎不奪直浮雲視之耳兩

爲西役萬里孤征情形盡耗正思所以息肩而今以

罪放歸雖飛鳥之脫樊籠不足以喻其適也伏承訊

問極荷念存弟此行謹守丘壑絕不敢與聞人世事

可菴書牘

卷六

羣

邊疆大計自有雄略者能任之弟鄙見終於時議方

桡難合卽如鄉獻史酋以贖扯酋之罪爲扯酋微

恩復賞弟有死不服也扯酋西牧助火真以犯洮

河大逆不道與史酋何與史酋本我屬夷爲不才將

領所凌轢而潛逃出口雖曾一再窺邊未嘗得利彼

何能爲我腹心之憂我何憂於此酋爲腹心之害目

前時勢火真非我剝膚之災耶扯酋非我背背之豎

耶盡欲宥其罪而區區專務一史酋豈真史酋爲害

能有加於火真有加於扯酋耶無待智者而後見豈

在事所見獨不及此耶不過謂史禽易取借此以開
世曾之市可了目前一前件耳嗟嗟身為大臣受
國厚恩甘爲國釀禍而不之恤何言哉何言哉第
去國之人不宜復言及此因老堂科語及邊事不
覺心熱發我不平幸勿向不相知者致商也後晤無
期臨楮戀戀

與涂念東御史

名杰

數年惠愛貫心沁骨始恨彼此各天無由促膝既承
尊駕入都而不類棟也又以罪去矣與明公終成疎
可菴書牘

卷六

妻

遠天平幸有此心千里對照則親疎正不在形迹之
間長安道上當面叙歡何論骨肉而背後且有甘心
焉者此等面交無爲貴親耳老丈以爲然否不類棟
所致門下者初非以酬雅厚而老丈却之則過我輩
交情固不在儀文施受之間老丈作意見却卽非爾
汝之交定有一層筋膜不類不願得此於老丈也行
矣國家之事非罪去之人敢言惟老丈珍重

與顧驥宇御史

名龍輔

與丈生同里閭未訂石交然丈之高誼則得之敝同

年萬涵臺不啻熟矣頃者以罪見放而丈瞻焉垂情
助之夫役世態視寒燠爲低昂非所語於賢者信然
旬餘不獲便舟棲泊河下今始掛帆走筆奉謝罪放
之人不復敢與當路相聞此非潞河報謝套數也以
丈高誼可重特一巾布耳弟行矣廷議紛如國
是未定所賴正人君子加意匡扶惟丈自愛

與周懷魯巡按

見前

一誠不能動君百身無以贖罪蓋自二月三日

出春明一時被逐者衆覓舟甚艱迨西河十者越月

可菴書牘

卷六

妻

而後掛帆南下乃糧艘鱗次涓流澀枯今已四月望
始抵彭城耳由潞達濟以及彭城殊非中州使君所
轄而儼然拜使命之臨不類弟在逐中最微以輕顧
老丈之所記念獨惓惓於弟弟卽有胸無心毋寧以
骨刻感耶弟此去謹守岳壑鼯鼠之欲業已浮矣唯
是時事可憂終不敢以一去自幸也平生幕用二三
君子所期於老丈不小願爲國珍重施及林下者
常爲太平之民生有餘榮沒無遺憾舟次匆匆謝來
者弗宣

又

罪放之人無復廁在冠裳之列凡尊者賜槩不敢拜途次有以酒肉餉者始覲顏承之今丈所施至隆以重萬萬非罪人所可承而來役捧嚴命謂以二月追尋於此候之者五旬恐無以還報感服高誼遂不忍辭自出春明僅一拜於宣雲中承令再拜於老丈蓋二老皆弟生平以身相許者人或不能以異同責我也從此與丈雲泥絕隔矣炯炯此心千里對照舉筆黯然

前菴書牘

卷六

五

與馬岐岡巡按

名朝陽山東巡按

憶自彭城道中水陸相左不及與丈一晤而睽隔至今第又有隴西之役而天南地北音問亦且寥寥矣謫淺之夫出入禁地無所短長今得解綬而去人生之至幸也况弟倦游極矣往返隴西幾十越月而鬢毛頓改精神氣力大非昔比及今歸守田廬猶嫌於晚所不敢稱快者有似去國而忘君耳惟是國本未定邊警時聞中外景象甚有可愛者弟雖退守田廬亦願得為太平之民此則不能不抱私

慮也丈資望竝隆三差既滿正大用之日為龍為蛇各得其分辱有鵲鵲之情望努力策樹以垂光吾黨何如弟始下潞河苦無便舸暫息旦夕乃承記念遠勞公役不勝愧感率爾報謝語不能宣

與任養弘工部

見前

與足下睽闊者五六年風塵聚首不能崇朝而又復別去人生未免有情消得幾番離別扇頭珠玉時時在手當有五字報謝逗畱河干且兩旬竟與同事日耽麴蘖因循至今始得掛帆耳足下珠玉在弟手金石在弟心千里猶自對面也第去矣時事可虞人情可畏惟足下善自愛

與管東溟僉事

名志道湖廣辰沅兵備

家居三年不能一再從公為促膝之話比出山日艤舟胥江即未必盡詣郡中諸先達而亟走門下欲有所言不謂公業已他之竟弗克待入都與周元孚朝夕口口念公會有視師之役各捧檄就鎮元孚報竣較速不類棟以冬盡還朝途次遂聞衡湘之命矣信至知公戀戀東山未肯翩然就道及讀大疏

自是一種確論顧公有奇抱乘時不効之用亦念日月之逝否乎不類棟生平嗜退不嗜進故爲人謀多成其退而不欲成其進乃今似以進餽公誠不忍以公奇抱終埋藏丘壑弗一効也出處之際聖賢於此有定衡焉唯公自籌之不類棟今已得遂其退不復能爲人謀唯公自籌之而已飛行匆卒舉筆無次

寄鄧開野戶部

名鶴歸清鈔關

長安馬上風塵滿眼亦嘗再叩門屏未及一語罪廢南歸艤舟河許過辱尊者况臨時弟不衫不幘顏臥

南菴書牘

卷六

奎

舟艤遂失祗迂然老父母之存注并州子弟亦既用情矣聞河水渴膠舟不進以今四月廿有五日始抵淮陰因李乾齋年兄爲同門逗畱剡刻乃遇敝邑解白糧者率係親舊故知也各控其路途之苦且云舟過維揚當事者以嚴法繩之疑其公輪有限私挾無涯督令納鈔途窮無懇第甚憫之傳云父母之邦也何忍見焉度其舟必經老父母按部又念長洲赤子定已藉覆天高不待言矣敝邑崑山倘可微恩於不類第得老父母同仁視之否乎罪放之人本不宜恩

讀當道恃有老年丈之誼仁父母之親輒爲舉筆若曰世有齊民冒昧陳請則不類第之罪又何所逃伏楮惶悚

與張惺宇兵科

名貞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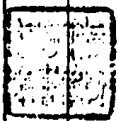
弟在途絕口不問朝事抵潤州爲直指甘公強索一語知兵垣已推薛青老而青老以艱去繼青老而代弟者吾丈也甚幸甚幸弟謫劣殊負此官今得老丈邊計大有賴焉國事大有賴焉弟昨者行邊之役所舉効至嚴至慎今見部中猶然以尋常套數視之殊令人不甘所薦委官司理二人一已陞同知成覆水矣其一則鄧啓愚也又所薦各將官稍尊者渠自有力量不俟弟爲之緩頰有一二小官乞老丈從臾本兵加意視之至望至望

南菴書牘

卷六

奎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六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七日錄

林居書牘 王辰廢歸

與劉芝陽巡撫

與趙寧宇巡撫 五首

與曹嗣山巡撫

與張元冲操江 二首

與彭魯軒巡漕

與牛春宇巡鹽

與王銘池監兌 二首

可菴書牘 卷七 目錄

與葉玄峰監兌

與董誼臺鈔關 二首

與管志蓮鈔關 二首

與江纘石兵道 三首

與彭秀南糧道

與孫雲衢知府

與朱恆岳知府

與歐陽宜諸知府 二首

與曹澹明通判

與王守吾通判 三首

與蔡懷峰知州 三首

與李真吾知縣

與聶化南知縣 九首

與樊棠軒知縣 十三首

與鄧虛舟知縣

與楊伾南知縣 二首

與王止敬知縣 四首

與蔣同玄教諭 二首

可菴書牘 卷七 目錄

與楊白溪教諭

與沈湛原教諭 三首

與王道錫訓導 五首

與周縣丞 一首

與方主簿

與康巡檢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七日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七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

林居書牘

與劉芝陽巡撫

名應麒應天巡撫

往不類棟也識先生於粵西蓋得之目皮是殆有意
氣不爲世俗委瑣齷齪者與落落十餘年後遂假轅
鉞填撫我吳則不類棟且削迹臥公祖車轍之下縮
頸戰翼更不敢望當路下塵然象魏所頒濡沫所沛
竊與村夫野老共沾被而共尸祝之當是時似已得
可菴書牘

卷七

一

先生書牘

先生之心而不類棟也亦以心許先生矣及先生賦
歸不類極欲扶筇出送於江上竟次且而不復出者
有故風會所流日向惡薄而吳越之間百倍於寓內
明公有視國如家之心布扶弱抑彊之政凡昔之
席寵乘權恣睢無忌者咸稱不便不類實不自揣稍
稍致喙於人前中丞故當今名世其孜孜矻矻不過
爲我吳無告之民耳豈有私意於其間哉而聞之者
遂訾爲異論并欲劊刃於不類之腹不類所以有畏
而不出也猶記邑大夫捧公祖之惠子民者責及衡

門而使爲八行以報不類舉筆謂當以老杜不見李
生一詩贈公行此其寓意在領聯也明公亦頗解之
否乎夫法之敝也有漸而俗之敝也有因孤也藉虎
藉其威耳藉之久而孤已忘其威之出於虎也驟而
抑之寧能帖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日浸月淫以
及於歷城周公而在瀾遂倒寧都李公復以委婉導
之至明公則處極重必反之會所以求之者不見爲
苛而應之者若無所容也吳其疑明公之歸定自灑
然何暇芥蒂獨使我吳無告之民不得與於安養生
可菴書牘

卷七

二

先生書牘

息之天也意必國家氣運使然人力不至於此矣
去今忽忽又且經年遐想起居無恙每欲通一訊候
其如河山脩邈鱗羽闊疎茲方有便於丁右武輒附
半緘然非口懷私感於明公也不類生平了無短長
僅有一片真心好賢嫉惡斬然在胸死而無悔特念
明公負大材識又肯爲國家任勞任怨卒使之不
得行其志而去天下事其終不可爲乎私布其愚萬
萬不令他人聞之也

與趙寧宇巡撫

名可懷○計五首

承惠報開口在案頭而久不敢納還察吏者以帳門嚴肅非編氓之賤所當輕投械索也乃今再奉遺示雖荷至情但不類前已而控既匿身溝壑之中有耳不當聞 朝事有目不當觀 朝報矣唯是老公祖至情不可負則稍一涉聞而知台諭所云主爵請用等語夫有所指也不類自廢歸以來世祿久已斬斷如削草除根永不萌蘖矣而不祥姓名無端又使之辱表章汗齒頰因自歎訖豈果名根未忘口業未淨而有此耶老公祖既許爲知愛卽當憐而念之何忍

可菴書牘

卷七

三

比不相知者津津道之耶方自舍媿不寧而又見敝邑父母聶公陞轉之報益令人詫異此量移耶抑優處耶聶公之在敝邑盡心盡力罔避勞怨可謂極矣而凜然冰霜之操卓然敏達之才又獨冠一時無論敝邑前無其儔後無其繼也卽盡天下有司恐亦未之有能出於其右者乃不入行取之數而僅轉一郎署則其所行取者何等人耶今天下有司委曲遷就者多實心任事者少銓衡之地程辨官材正當扶此抑彼奈之何其不然耶雖功名出處人各有定分卽行

取者將來究竟亦未必決勝於推陞者但不扶任事之人而顧抑之恐導人以阿唯之風矣聶公一人不足惜可惜者 國家安得收實心任事之效耶不類於聶公既非素交亦無私感卽聶公在敝邑四年絕無毫忽加厚於不類者不類自因一片剛腸好賢嫉惡較然不爽又真見其一念爲民之心可以表天日而對神明實今之賢有司也其所以不滿於富有財者貴有力者不過爲其執法而不徇耳執法而不徇者不謂之賢則必執法以徇情而後爲賢乎未

可菴書牘

卷七

四

審銓衡何意老公祖必知其由向在舟中曾蒙老公祖問及而不類未敢深言者以敝邑之巨室大家怨之者多不類違衆而稱其賢必將以市私恩罪不類也今日之轉豈巨室大家之言得售於銓部耶巨室大家之怨聶公正閭閻小民之所以感聶公也扶弱抑強遏惡安善爲吏不當如是耶所怨在彼所感在此是可以定聶公之人品矣不類承老公祖許爲知愛故盡吐其胸臆以請教在他人前必不敢深言如此唯老公祖鑒之

又

兩奉台光具悉臺下之經濟聞風仰止不足當親侍門牆非虛語也私心佩服莫可言喻而德惠勤倦知己相畜一身之感又何必置齒齟矣竊詳知已二字之義已非不類乎知之在老公祖謂老公祖不知不類則何因而垂注至此謂老公祖深知不類又奈之何不諒不類之心也不類負罪餘生只宜委之爲棄唾任其烟銷燼滅豈容曲意入之盟籍種種禮貌使之膺胸而不敢承耶在臺下徇其先入之虛聲雖橫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施而不自以爲過獨不念不類棟以身當之能不力乏而困躓耶卽無論不類棟自慙也從旁觀者亦必疑臺下之加恩太過雖謂老公祖之不知不類亦可矣而不類復有大不安者老公祖之遺貺迄於今而再四矣受之則心熱面赤辭之則以卑却尊有不可解之罪欲爲萬一之報則憲臺清肅又非部民所敢輕言進止觸藩故唯願臺下之矜其愚諒其心而不復有所頒賜庶幾上下相安之道耳如必徇虛聲而不忍麾諸門牆之外也亦豈無所以加厚不類者乎

苦言藥也教之誨之以成全其爲一小丈夫也可乎不可乎何必去此而藉彼也邢公提兵遠勦自是盛舉楊公之禍起蕭牆生前齊家治國之道何在陳公長逝身名遂沒惜哉

又

去歲 恩詔不類在溝壑中固無從見之亦無心欲求見之也前次承老公祖面諭服色一節因從友人家借看乃 詔中有一款云一起解清勾軍人極爲里甲苦累今後勾解除嘉靖以後犯罪發遣軍

可菴書牘

卷七

六

人仍舊外其遠年祖軍本族丁盡者准銷不類偶觀此 詔遂觸鄙衷蓋寒族在洪武間有人贅於徐氏者徐本軍籍族中丁盡輒勾寒宗之人頂補而今年歲久遠展轉爲禍見當者求脫則扳害不當者有智者懼害則畏中愚懦者誠如 詔中所云極爲苦累若果可行則其事屬貴衙門否倘藉台慈免此禍害寒族子子孫孫百千萬年不磨之感矣但恐詔中雖有而事體難行則亦不敢強求也唯臺下

誓之

又

蓋老公祖之開府建旄也凡三吾於閩而聞老公祖之勁節於秦而悉老公祖之苦心於吳而承老公祖之濺澤棟也吳人也受澤已深自世情論之則其銜結當於此加切其如棟之負性偏僻所傾心老公祖乃在閩在秦而不在吳也 主上明聖有堯舜之資而 國無其人使斯民不得與於三代之盛當今之世舍明公其誰耶行矣軌事程石不足樂明公秉銓總憲以挽頽風而返之正實唯明公之事實唯明

南菴書牘

卷七

七

又

夏間再屈台馭臨况衡門此心忉忉鬱感老公祖之篤誼及走謝行臺時已向晚前騶未旋而行臺之下乃有擁路而牽其裾者非爲私家爭訟事欲求勝於

公庭則爲分內糧役事欲求減於額外倉猝之間見

不類棟至若將盡以其事責之矣一時皇遽無措因

以賤姓名紙託之中軍而自從間道遁去伏想老公

祖撤蓋之次必訝不類棟何事踽踽涼涼乃爾正不

知其有甚不得已也不類棟賦性偏僻常以爲 朝

廷設官使持法以平民間不平事法行則事得其平

徇情則未免骹法而無告之民中負不平何處申雪

當其浮沈中外事無大小一信理行法雖明知其招

怨速謗而不之悔今旣委身溝壑而敢遂變其初心

南菴書牘 卷七

八

耶顧吾鄉積弊請託公行甚至橫憑私臆滅盡天理

徇情者卽喜之執法者卽惡之不類棟方自恨才力

綿弱無能挽其頽波而忍自蹈之耶以臺下之惓惓

於棟而棟故自疎遠不敢求親實爲此故然非獨臺

下而已凡諸當道臨蒞吾土者皆不敢求親卽縣大

夫在同城之內亦經年累月不一再見蓋見慣則其

情必密情密則相求自易磨不磷涅不緇自是聖人

之事棟也卑微不容不兢兢致慎於此關隘也今老

公祖行矣輒布其愚知已之感固不敢忘亦不敢負

惟願老公祖涉要持平使末世頽風一挽而返之古
不類棟區區感知之言送別之語無過於此瞻對無
期鱗鴻難便誠有如尊諭者然既稱知己則千萬里
外幸無失足即可映照豈必促膝撫衷濡毫寫臆而
後爲不負哉

與曹嗣山巡撫

名時聘應天巡撫

先是老公祖巡行東邑辱况衡門不類棟實因抱病
鄉居有失迎迂繼聞節鉞再臨則扶病入城祇候而
道探未確不類方匍匐出關門老公祖前導業已進

可菴書牘

卷七

九

關門矣幸同儕欲假杯酒以仰承台範不期老公祖
驅馳海上積勞謝事遂使棟也一念下私末由自申
老公祖第按其迹不亦近於踴躍乎負罪負罪茲乃
爲邑父母不能不一言以控臺下蓋數年前敝邑之
塗炭極矣弱肉強食小民幾無噍類矣天錫一聶侯
亟反而力振之然引其端而未竟其終也天又錫一
樊侯清貞堅忍不惑人言不淆衆口先後十餘年化
民成俗邑中事事改觀黃口無告之民向也顛沛流
離而莫必其命者今一旦登諸衽席卽賦役一事向

之所摧膚剝髓者十餘年來至公至平此皆昭昭在
人耳目其功德何可一言盡哉樊侯瓜期既及上爵
屢推而俞旨不下惜樊侯者莫不爲之咨嗟惋
歎而不知天意惠愛此邦不容不暫緩樊侯之去恐
樊侯去而難乎其繼也以聶侯創造於前以樊侯化
成於後繼之者豈不難哉俞旨不下實天意欲
畱之耳卽不意侯父驟膺危疾家報突至樊侯於是
方寸亂而身病隨之請急之文劄勤而發度其情景
若不可以旦夕待而老公祖批牘乃深加惋惜不忍

可菴書牘

卷七

十

其遽去老公祖憐才盛心神人照之矣不類棟固樊
侯之赤子也扳轅臥轍赤子之至情而乃今所言有
望於臺下似欲成其去夫豈反乎人情哉樊侯君子
也人品節槩不類所誠心佩服昨年兩次推陞而不
奉俞旨亦嘗有意求歸不類棟曾正言止之士
君子立身天地間出處亦貴明白凡吾所有官爵原
受諸君父內外崇卑惟君父所命若以
明旨不下而悻悻求去是以官爵爲己之私聖賢
去就之義恐不如是幸樊侯信其言而止之今則不

可以是例論矣衰白老親又得危疾呻吟牀第間欲一見其愛子自是人間爲父之至情而樊侯身在千里驟聞親病驚疑瞑眩恨不能一日飛至其家自是人間爲子之至情皆根於由衷而不可遏者不類民等之戀邑父母視邑父母之戀已父母情豈有二耶雖扳留之念至懇至切而推心置腹終難挽其天親之愛使之忽然不顧而壹意爲民者夫留之以官固不忍任其棄官而歸又不忍一邑之民於是皇皇無計思欲求之於老公祖而轅門萬里何由得達謂不

可菴書牘

卷七

上

類棟素受知於老公祖因藉之以竟其說老公祖愛人以德無如成樊侯之去而憐才盛心勃乎不容已倘亦有委曲成全之術否乎郡侯周公祖亦不忍見六年循吏勞苦功高而不食其報將欲爲之請終養將欲爲之請改教嗟嗟其不得已之思可念也樊侯上有兄下有弟於終養之例未合而五六年勞苦爲令其究也仍使之抑首以就青氊此豈其無天道之極耶敝邑萬姓之意若以爲臺下之重望紳綬傾心有不言言之當無不得於主爵者何似以實情題

請樊侯之政績樊侯之俸資闔邑人心之私戀老公祖憐才之盛心皆非僞飾也倘可原情破格或可假借部銜以曲就終養之例以勉慰下民不忍負侯之心 殊恩特典諒非老公祖之重不能得之於

廟堂亦將使寓內有司聞風而思奮甚盛舉矣豈獨樊侯一人獲承仁造而已哉凡此皆敝邑闔邑之人情非不類棟一人之私意而樊侯方杜門甚緊亦不知人情之若此也不類棟馮恃臺下素知輒敢布之左右冒突尊嚴無任惶悚

可菴書牘

卷七

三

與張元冲操江

名養蒙○計二首

憶昨萬里西征所至逆旅而渡河後得接知已笑談不啻生平奇邁迄今隱隱在睂睫之間也別去望闕無何而值禮垣之事公事也公疏也而罪一人不容不救救亦常套耳會 主上震怒多所放逐乃因此而遂稱爲名高第甚愧之念與老公祖居恒相勗謂事到不可放過若必尋出事端終屬好名此言第謹書之紳矣救禮垣弟不過尋習常套又資次所及不能以其責付之他人豈有意於被逐而今因逐

去以爲名第寧敢受哉不謂老公祖知已而亦未免爲此世俗語也第自抵家後一意雌伏無論長安棋局絕無所知卽邸報在前亦作意不看老公祖恨弟不用弟何嘗一日不用也力耕課子暇則鋤花種藥無用之用有餘味矣殷中軍謂官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弟旣已幸脫此纏牽尚可更萌他念耶老公祖誠愛我不得爲知我生平知已之謂何至所施惠本非岳壑間人宜拜諸當路者但以公祖之尊施之部內子民自卑承尊又不敢不拜雲泥殊塗強相徵可菴書牘

卷七

三

一笑

又

別諭謀略膽勇之士可備緩急者此以知老公祖之畱心爲地方也第有知而不以告告而不以實皆爲負老公祖矣東南風氣較西北迥別西北人性剛而直其敝爲強悍爲侈激東南人性弱而敏其敝爲曖昧爲狡猾此時聞有倭警人人欲獻技欲售策以爲自私自利計實無有真心爲國家者此又其上也

亦無有真心爲立功成名者不過觀刀錐之利圖目前之榮而已若知老公祖形求夢卜度必有多方求薦於門下此輩未必有益或未免於有損願老公祖之慎之也吾鄉人情飾詐滋僞月異而日不同弟所聞所知但見其下不見其上故不敢以非其人妄告以累臺下而又不欲不以其實告臺下效塵露之愚耳然非老公祖知已亦不敢輕告也弟往時唯有顧實甫共期同心而今此兄云亡有心未可以告人茲因老公祖下問不覺吐露幸勿以語人也

可菴書牘

卷七

南

與彭魯軒巡漕

名應參

弟歸矣三徑未荒力耕課子吾生之事已畢然有身在思得爲太平之民則所期於二三君子自不忍置古來豪傑非獨其根本純全亦貴其才識迥別眼前人不難於才而難於識如老公祖高才玄識直是當今第一人耳願自珍重雲泥異路從此與臺下不更聞聲弟持寸心相照在朝則母負所學敢以爲臺下望在野則母忝所生不類棟不敢不勉以報知已書不盡意閣筆黯然

與牛春宇巡鹽

名應元 別浙巡鹽

捧讀老公祖手札頗有慨於西夏之事殊不省會盛旨蓋不類第棟自廢棄歸來屏居田野卽城市中世故已閉耳不聞況在朝事耶耶報亦不復覩甘心爲忘世之民耳再展別示有聖心搖惑魏公其

危等語特令人疑駭方今邊事敝壞已極究所從來無實心任事之人耳魏公爲國一念耿耿在胸此

天地神明所昭察者若曰逗畱觀望則揣摩臆度未嘗親履其地何怪乎其責人重以周耶疾雷不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及掩耳乘賊勢未昌而遽遏之豈魏公而見不至此也秦地遼闊舉足千里無兵無食可徒手而搏否乎彼未涉秦地未覩秦中兵食而妄責魏公之退怯言者無足怪也獨怪夫主端揆本兵柄者輕率張皇左顧右盼莫知適從天下事幾何而不至於大壞決裂耶老公祖使事將畢願風駕入朝主持公論是不類第棟所翹首而望者率爾報復統祈原在

與王銘池監兌

名楷 江南監兌 〇計二首

念不類與閣下初無傾蓋之歡往者廷議校文閱

武二役而讀大疏時同事亦稍有不堪於閣下迺不

類獨委心閣下定非阿唯時尚者矣瀕徂西之日極

欲走謁閣者戒行匆遽苦無其隙然得奉閣下之令

以兢兢卒告成事而免咎咎謂非閣下之惠不可也

罪廢歸來藏名匿跡先墓之傍有屋半楹塊然獨處

仰睇城市已在九霄當道車塵不敢望矣忽見蒼頭

捧檄而至知閣下屈騶從以過其廬且有酒肉之犒

此之高誼有不當以尋常稱感者唯是懶病支離終

不能進郭門而窺公府特持片心銜德而已東南賦

可菴書牘

卷七

六

重歲屢不登天固厄之而催科政拙藉延高譽人復有以成之積逋至此又何尤焉此非有司之過過在大吏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寬之未見爲恩急之卽疑其猛人情乎閣下任勞任怨自讀大疏已見其心不類無能爲閣下效意者積逋之難完其源在積弊之未除耶不務去弊其源不清以閣下明達當無俟其詞之畢矣心銜閣下高誼輒敢爲知己之談不可使聞於吾黨願閣下秘之

又

廢棄餘生絕意入世上事屏跡田間澆花種藥衡門之外尋常不出母妻在城市或遣小蒼頭相聞忽一日捧達官名紙至則云閣下前馭已及其廬且遺之脫感服高誼肝腸欲裂隨具半槭付蒼頭銜入城居謂吾邑子大夫必當索以報命在再月餘寂無聲也朝來露重日高未起而蒼頭又走至牀前持閣下下縣檄覽之九見閣下惓惓念不忘矣邇年以來綱紀陵夷宦我吳者專事姑息以至公庭莽爲狐鼠之窟頂冠束帶輩既有私心愛憎噤不肯言而閭閻怨咨可菴書牘

卷七

七

萬里 君門無由可達興言及此不能不令人髮上指冠耳吏弊何處無之唯是我吳中吏弊則六合之內所絕無而僅有者弗思釐奸剔蠹又從而縱惡容私不知 朝廷之三尺何在閣下下檄一查甚有益於敝縣也偶有觸於時事因從閣下陳其略倘母以淺交深言病之乎

與葉玄峰監兌

名燁 江南監兌

弟久已縮頸戰翼伏在叢棘中乃以 天使之重臨之且以父母之命督之不敢不出然土木形骸不

衫不履使其廁於賓筵之末殊駭人瞻望矣此實足下貽我伊戚也舟次對談盡是醉中妄語別後愧悔不怡者累日及諸敬陽來約爲書致丈以代郝簿解嘲弟倉猝應之未暇叩其詳比得丈復書兼有手札一紙見諭謂當東謁端揆公則可尋弟再圖一會長兄之愛念也 天使之教令也弟敢不敬承弟僅有一茅簷在郭門之外如丈略勢分而欲辱之弟又何能不擁篲以俟第丈之雅厚非不勤切而於弟之膚慙漫不入意昔人所謂感恩則有之將以稱於天可菴書牘

卷七

六

下曰知已則末也無乃類之乎十八年帶徵錢糧在舟次既已爲丈再三相懇而手札中猶然委之於兩院且欲多報完數弟亦曾以足下之意告聶侯矣聶侯又重違足下之旨苦心而計矣二十二十一兩年未完正在嚴比而二十二年新者又將開限若復比比十八年者是不特用其三而已也足下設身處聶侯之位其將出何道以爲明命復耶弟爲丈計無如一疏激切引繩批根使司農公不敢不聽而丈之名亦重若泰山何如何如前書所云郝簿故是恂恂儒

生遐想其少年負志青雲當亦不讓戎輩偃蹇不遇而就此官也已自可憐且其居官清謹迥出儕偶之上第固未嘗與之數數會而得諸聶侯之口則盛稱其爲賢聶侯賢父母也聶侯之所稱爲賢者卽賢佐貳也第方以破格栽培望足下賢者而乃以公事獲罪於行臺弟與諸兄共保其無他或過自檢束不能苛法以督下人則有之若曰怠緩遲違以慢所天萬無是理萬無是心弟生平好賢嫉惡剛腸頗勁而不惜爲郝簿鯁鯁力辯者實見其爲賢也足下幸無以可羞書牘

卷七

左

世套視之

與董誼臺鈔關

名漢儒許墅鈔關○計二首

蓋不類棟也編列遐萌偶以一時之倖濫通金籍遂得廁於士君子之林旣廢而歸仍還本質不敢稱士矣先人松楸下故有茅椽簷前有隙地種花蒔藥足跡不履戶外遙睇當道奚啻九霄之遠春間爲向平累之荆谿西往東來皆由臺下治境雖携其妻子而不過一葉小舸率從便民橋下越渡耳不期子婦子歸乃覓一大舟而婦翁送之務爲誇詡輒澆其從兄

微恩臺下當是時不類棟業已先歸爲補苴敝腐計及子婦入室始言臺下高誼橫施令人銜慙負感而莫知所報後見子大夫聶公又道臺下惓惓若不能忘情於不類者不類蟻蝶微細何緣受知於臺下如此意必舊日相知以私愛爲諛口妄傳亂聽因而入臺下之耳耶實不其然幸臺下勿誤信之也捫心揣分謂當特詣臺端百叩首以謝唯是衰病餘生奄奄骨立幾回強起旋復眩仆且形影自顧不衫不履豈堪唐突尊嚴竊願臺下矜其愚憐其病而不錄其罪可羞書牘

卷七

王

是敢託藉墨卿控陳私鬱不勝惶恐凌兢之至

又

草野餘生久不列士君子之林矣而尊者勸注有加殊切悚愧復辱台命使爲高堂贈言巴人下里又何足爲慶門重也惟臺下旣已誤信其人遂不覺其推許之過不類棟也感知懷遇敢不益自策勵以毋負臺下知人之明耶臺下欲以知已遇我不類棟輒進知已之言何如敝邑侯聶公清操勁節敏識宏才不類在仕途中物色寓內如此公者不可一二且有實

心爲 國勞怨不辭他日定能爲 國家出死力辦
大事區區一邑不足言也但其來令敝邑適當大壞
極敝之時此公念念惠此窮赤而富有財者貴有勢
者不獲行其私以至往往徇怨不類嘗謂一邑之中
凡感此公者皆煢然無告者也皆散在窮鄉下里者
也凡怨此公者皆煢然可畏者也皆聚居城市者也
煢然無告之民有情卒不能上達而煢然可畏之輩
有口得以肆言是以不類每每爲此公慮初非有私
昵於此公也特爲 國家愛惜賢才欲保安善類則
可菴書牘 卷七 圭

此心 天日可表耳臺下與此公爲同鄉又爲同
年豈不能爲之作曹丘生乎臺下雅望頗著士林臺
下之言必能爲重不類所以乘便附達昨相會時未
敢口陳者以左右近習皆敝邑之人同儕中有探知
之必以諂媚當道坐不類之罪不類不忍當也然在
他人亦必不敢進此言惟臺下以知己相遇見謂同
志願相與持公論以挽末流不類之心止此而已千
萬勿使人知之卽聶公亦萬勿使之知也雲泥路隔
河山阻脩不復願聞聲矣特使兩心相照處山林者

持此心以居鄉位 廊廟者持此心以爲 國各
保故吾是真同志臺下以爲何如

與管志蓮鈔關

各學畏許鈔關○計二首

廢棄餘生奄奄病息若有若無矣忽有叩門而賜
者不勝驚愕捧台劄始知臺下街 命理關事於
吳不類棟吳民也從來未有賤姓名通於關者何因
而辱賜恐係誤投不敢遽信謹此謝復非過於蠢朴
也萬一是誤則授者猶不失爲傷惠而在受者實無
恥甚矣棟也敢乎哉惟臺下諒之

可菴書牘

卷七

圭

又

不類棟志卑才弱生平不敢爲矯矯之行昨所以敢
辭公役者一則疑其誤投一則慮關梁之下恐有假
託賤姓名以求通者不然臺下何由知溝壑之中有
張棟而辱存之也今奉命劄始信臺下有先入之虛
聲若謂棟其人者可收之盟籍矣慙慙棟不類棟
雖近在臺下車轍之側然不敢求通於門吏者蓋罪
人分義合當爾也既拜尊賜何能自安謹令小力隨
公役往聊申鄙意伏惟鑒存曷勝馳企

與江續石兵道

名錄蘇松兵備

負罪歸來安心雌伏先墓之傍有屋數椽肆志偃仰足以自適城郭內親朋故舊已謝却往還其在境外更可知矣遙望東倉盈盈一水之隔老公祖憲臺在焉非不知子民之禮謂當相隨父老叩首堂前顧有罪者又自當安其分且敝邑介處東有太倉西有郡城皆已矢心不復足履其郭卽有親舊以頑惰責我所不敢辭况辱臺下以愛定能以心諒我耳田間布楮弗虔尤冀原在

可菴書牘

卷七

幸

又

承詔西夏之事不類棟業已置天下事不敢復問矣寧無負雅意耶邊防之撤實和議釀成之若叛卒叫號則其咎又自有在天下豈有人心既失而禍患不作者乎老公祖之見若燭照矣一片赤衷言及而涕泗從之更令人佩服不類棟死灰不復然天下事正賴臺下極力維挽使伏岳壑者常觀太平之盛甚幸甚幸

又

日者奉手劄有匆匆圖歸之語不任驚異我吳財賦重區東臨大海倭警時傳正藉老公祖命世眞才爲一方保障奈之何而有遁思第自廢棄歸來匿跡田野城市中事皆不與聞何況於當道卽不知臺下以何名求歸兩臺公祖獨不能爲吳民強借寇恂耶西夏初平邊防撤毀飭額起仆其在今日又當憂供輸之不繼矣如何如何弟乃有一言控告臺下者區區下情冀老公祖轉達於撫臺劉公祖幸不評之近蒙劉公祖頒發書冊令諸縉紳開報詭寄甚盛心也夫

可菴書牘

卷七

幸

以草茅賤士幸沾 一命父母妻子竝俯仰於一人頭上有天足下有地何者非 朝廷之所賜力役之征既不及其身又不及其子弟一家藉庇亦已宏矣而又欲株連蔓引盡諸親戚無不廣庇而曲蔭之法也乎哉故詭寄之弊凡有人心者皆知其不可也積弊因仍馴至於今而民困且極劉公祖之清查誠非得已今天下事正苦於辭勞避怨無有一人肯爲國家出死力者弟雖才力綿弱粗有此心卽如昨者劉公祖查追積逋而惓惓於官戶人皆以爲不公

第獨未敢措一詞間嘗語之於相知者官戶我吳之官戶也小民我吳之小民也使劉公祖裁抑我吳之官戶以補助江右之小民其心誠私以彼易此均屬吳人何厚何薄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况非損此以補彼又何尤焉今日之清查詭寄第亦已洞見劉公祖之心查出一畝則民間有一畝之寬查出百畝則民間有百畝之寬無非欲寬民力以甦民困已耳第曾宰劇縣備知民間之疾苦今能仰體劉公祖之盛心者宜莫如弟則一一奉法開報以仰副劉公祖可菴書牘

卷七

重

之盛舉者宜亦莫如弟然弟之冊開報矣若使自謂無欺於劉公祖則非特欺劉公祖亦自欺其心也夫第也既真知詭寄之爲非又能洞見劉公祖清查之爲是而不免遂非文過以欺劉公祖以負劉公祖者豈真無人心在胸耶則弟所謂區區下情不容不控告老公祖冀以轉達劉公祖矣第棟實田不過五百餘畝舍第文桂實田不過六百餘畝而賤兄弟共戶下繫田九千畝以弟之硜硜又重於奉劉公祖之法必不得已而去僅能推出六百餘畝而其八千四百

猶然如故也據弟之愚見充弟之本心詎不欲一一開報此其中有萬不獲已之情決不能一刀兩段割絕無礙者試舉一二先君子背養多年老母景逼桑榆衰矣爲子者別無可娛於膝下僅有一舅向來藉庇於賤兄弟匪朝伊夕今遂能悍然不顧自比於絕裾之忍心否乎妻父晚年入仕齋志以歿妻之兄弟凡五人皆分授甚微而少者天殤遺孀煢煢無所依泊不藉弟何以自存閨閣兒女之情亦有難於毅然者弟有三女一適於何氏十九歲而寡情最可憐一可菴書牘

卷七

奏

字於王氏壻之祖父俱亡弱子寡母形影相弔一字於王氏壻居官而獨有一子駸魯無似僅能閉戶守其先業勢豪之利其駸而垂涎其業者又耽耽虎視於傍弟而委之不顧一朝遂成灰燼矣老牛舐犢恐亦人情所不免也而至於諸父兄弟有服之親又無待言矣弟非敢昵私情而犯公法重於全親祖而輕於忤上官也蓋此弊從來已久驟而議革人心未信弟既不欲委曲彌縫以欺劉公祖苟不明言其不獲已之故乃所以成其爲欺豈弟之心哉况以事理

論之又自有不能一開報者敢爲劉公祖畢其說
劉公祖能以畫一之法行於治民而不能保其治民
盡以畫一之法仰承乎公祖卽今開報有盡推者有
不盡推者有有推之名而無推之實者其不可畫一
論也明矣如敝府除崇明外其七州縣士夫姑舉成
數不啻百人假令百人之內九十九人皆以實報而
獨一人不以實報劉公祖能盡法查出而又盡法處
治之否乎萬一不然則此九十九人者徒以身而叢
怨不爲父母所誚必爲子弟所嘲一家之內矛戟橫

可菴書牘

卷七

三

生雖欲以硜硜之守自全其生平而不可得當是時
也劉公祖卽心知其賢能爲之解紛息爭以振起其
家庭之患否而其一人者不以實報忻然自得患無
及也利害較著恐聖賢處此亦不可無權衡矣然第
之鯁鯁焉不嫌支蔓而直叙以控老公祖冀以轉達
劉公祖者第非以自爲也蓋以弟之不類濫稱官戶
矣舍弟又濫一舉人戶矣合兩戶田八千四百畝雖
多猶未甚也劉公祖爲地方立法垂制而賤兄弟之
田倘溢於限制之外則或當役或助役皆所弗辭弟

決不敢徇已私徼恩倖以沮格劉公祖之行法也惟
欲自恕其真情以明其不欺云爾否則弟之涼薄劉
公祖所察八千四百何爲者哉雖曰不循世套開偽
冊以欺劉公祖吾不信矣此弟今日鯁鯁控告之心
也而第復有願獻於劉公祖者東南財賦甲天下從
來稱弊數當事者未必有實心爲民以故流弊日滋
民生實困今幸千載一時所望老公祖與劉公祖廣
詢博訪深思遠慮不徒爲目前之計而必求爲千萬
年長久之計寧緩毋急寧詳毋略寧慎毋忽務使上

可菴書牘

卷七

天

下相安行之永久而不變則我吳民甚幸甚幸而老
公祖與劉公祖亦且血食萬禩甚盛甚盛不然上以
實求下以虛應弊隨法生法以弊敝豈不有負於老
公祖與劉公祖之實心爲民耶此又弟區區半念欲
自效者統在老公祖鑒之

與彭秀南糧道

名國光蘇松糧備水利

始老公祖下車而遂承遺書遺貺不類揀心銜高誼
此必謂其同事禁中有兄弟之情也顧不類自省
業以罪廢僵臥老公祖車轍下只可爲化內之編民

尚敢記昔日之寅誼而稱兄弟哉衰病龍鍾既不能
隨同父老叩首臺端又不敢使家奴持尺素以犯憲
體逡巡自愧後見邑大夫爲言臺下相念極切頻頻
置問不類棟顧影懷疑何脩而辱尊者之眷注如此
卽擬爲八行使犬子伏謁堂下因循以及歲除老公
祖之書既又至矣苟非草木無知寧容已於結草銜
環之想方在田間舉筆以付犬子行而城中應門五
尺又捧臺下憲檄云且枉輿從辱其廬也不類棟方
欲控衷私冀老公祖之轉屈他公祖不煩命駕以貽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罪人失候之愆乃復自老公祖而特爲屈重此何以
耶無乃爲不類增罪而施慚耶不類荷臺下殷情篤
誼一至於此雖病不可不一候見但鄉俗薄惡世眼
參差必且嗤不類之有所求於當道無非死灰復然
之念耳不類棟深以是爲恥故次且而未敢進計臺
下重望不久當內擢瀕行幸先賜教棟當棹一小艇
拜送行臺以謝如天之德何如公門清肅不敢爲芹
萍之獻以資尊嚴仰惟垂鑒

與孫雲衢知府

名成泰蘇州府

不類第棟之託好於門下也夫非南宮同籍之故與
而兩心照見則唯其臭味可投耳憶昔征車入計爲
會於彭城逆旅燒燭夜分並鞍山麓十五年來景色
猶然可觀長安邸舍翻覺往還少稀當是奔走風塵
各爲冗奪而第亦不爲疎跡門下時老公祖殆似有
意焉者及第罪廢歸林而老公祖來蒞吾郡第却不
敢以草土餘生追隨父老叅謁臺端矣第之心或卽
老公祖之心乎然自老公祖蒞郡而窮簷無不人人
沾被故聞老公祖之解郡則黃口無不人人歎嗟不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類第身在窮簷心同黃口非不佩之深感之切顧自
以爲囚安得上書當道卽刻意求遠於公門計老公
祖未必重訝之也今老公祖旣去則通候無慙於媚
矣是敢遣力伸其鬱忱不具長書亦絕不爲冠裳套
語第直叙久要情旨使老公祖矜其愚而察其意知
不類第非冥然不別白黑者如此而已外粗扇一柄
錄有小作老公祖試一覽之可得第年來况味伏冀
鑒存

與朱恆岳知府

名贊元蘇州府

不類棟自廢歸後不復敢比於人數矣以故受老公祖之牧養三年而未嘗一叩首堂下實欲安退廢之分匿跡深藏冀免尤悔也然蓬蒿之徑則辱台騶臨况者再三不類棟僅曾一伏謁於行臺之下時值車馬輻輳遂不獲望見顏色耳恍忽記憶三年之內一再爲諸敬陽所強致將賤姓名附乞請之牘以恩臺下也不類棟深自媿恨當是生平罪孽未了以神君在上燭照無遺而時復有所唐突其人可知已每思一見以申荆請久無其會昨者諸君相約趨拜堂階

可菴書牘

卷七

三

又因犬馬殘軀狼狽已極且不敢襲大臣之體使人持名紙以襲尊嚴乃今忽蒙頒賜似几杖不啻矣唯是尊者賜之萬萬不敢言辭直有銜慙負慙汗淫淫接踵勉向公役九頓首以謝不知所裁

與歐陽宜諸知府

名東鳳常州府口計二首

異日者樊侯之下詔老公祖命言也不類棟蓋凜凜幾失進止無論編氓之賤不足以當尊者之顧也以老公祖山斗之望海內人士求闔門牆而不可得棟何人斯乃承誤信而誤牧之感知懷遇謂當百倍洗

刷而後可不負老公祖之顧矣朝夕兢兢真若有嚴師坐於其側然者蓋不類雖生於蘇而少隨其父僑居金陵罔習蘇事後因學使者錄補毘邑弟子員不得已而託身於邑非其好也私心竊有慕於荆谿之僻而三犬子皆締姻於荆谿以故歲一過其地必道毘陵城下不意今歲厄運北堂老親忽遘危疾驚憂狼狽遂不能出門末由叩首臺下而老公祖之蒞敝邑也又儼然枉車騎况其衡門忘分勤施高誼等於華嶽縱有胸無心其忍忘之哉念朝 天伊邇輶

可菴書牘

卷七

三

車不日且發欲特遣一力布此悃誠而又恐公門嚴肅不可冒焉陳奏會邑博沈先生郵便輒附片緘大都自述其胸前鬱感初不敢頌盛德而叙寒暄謂編氓有分當守有禮當盡不宜效利口喋喋以資尊聽也惟台鑒

又

不類於老公祖既無積素之歡又乏因緣之便雲泥遠矣唯是平生僻性最惡居官而狼籍於操守者往往仕路職備譏評每每聽人口頭之語何嘗不說嫉

貪墨而察之殊未必爾卽有毅然者亦僅取一二資
某傭耳稍有氣力便置弗敢問蓋不類之耿耿於中
者甚久迨廢歸後傳聽臺下大疏毛髮竦然此二君
者一爲同年一爲同僚所熟習之故不覺其授之入
而信之深也繼聞符節臨蒞毘陵雖幸提封之伊邇
終限雲泥之隔絕卽不意臺下已誤收其人若謂可
教而儼然賜諭先及衡門矣况不類之私心依歸老
公祖原自有素輒不憚兩奏緘筒妄通名姓然無由
一接台範竊意老公祖必感慨激烈未可易事也昨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獲侍教片時溫然如玉真令人心醉乃知士君子所
養益粹則所持益堅不類棟小人其未可語於海嶽
之大乎何期老公祖別去不忘更詔之以八行重之
以寵貺內懼不稱不知臺下何所取於若人而過存
之如此唯有洗心濯慮勉故吾以求不負知己之
顧而已溝壑中本不敢當尊貺但尊者賜之子民第
有下拜之禮又安敢遲回於辭受之間也老公祖行
矣朝野倚賴非比尋常千萬珍重

與曹澹明通判

名進可蘇州府

衰病踈伏不敢通名謁見恐涉煩瑣恩公務也承差
役下詢具見老公祖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不勝感激
其人雖係小价其所告之詞則彼自己之事假令百
姓有訟在臺下自當據理是非處分曲直何必問及
於主人乎率爾謝復不禁狂直諒之

與王守吾通判

名法蘇州府再見廣西門生

聞鄭公祖將考遺才敝邑青衿有真是高才而負屈
者兩人曰王安鼎曰徐昭泰皆縣學此兩人於不類
並非至親亦非至友實見謂是真遺才也故特言之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蓋出自良心所發雖有至親至友欲乞不類一言不
類反諸良心未敢出口也千萬畱意曲爲引薦至懇
又

近敝邑父母以入

觀將行其意似欲借重老公

祖來攝篆務不類深知敝邑人情難處之極竊爲門
下慄慄危懼今聞已定韋公祖則又爲門下私慰矣
萬一攝篆之舉必不可已就現缺而論則吳縣爲上
倘不可得則嘉定猶稍稍淳朴若常熟已不如嘉定
敝邑又不如常熟多矣無問其他卽錢糧一事不比

則不完略比卽謗議騰起攝篆之受累有難以盡言者敢密布之門下不類區區之心真以玉甌視老公祖惟恐珍藏之不盡力耳率爾復謝弗次弗虔

又

寸絲尺縷以申子民一念而老公祖堅執不肯鑒容遂使鄙私鬱而弗達既不敢爲再三之賁聊以一二女紅至微極細之物託名於通家之誼備令愛于歸之將非敢冒焉褻尊也實恃數十年相知之素也兵公不到老公祖尚留敝邑不類在城內老公祖在城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外步武之隔耳謂當朝夕相盤桓惟日不足而欲行復止者吾輩既稱相知貴在相信相成處已處人皆不可不求盡其道不類以溝壑餘生一再侍當道之側猶曰禮不可廢若追從無已恐失林居之體忍情不敢再出非自處於忍也自爲計之餘因復爲門下計倘兵公久而不到卽於途中相見似亦無妨居平參謁定在衙門此時則不可以例論矣難進易退者人臣之節業已聞報則以去爲義一日出境卽一日之事完雖上官亦安得以悻悻罪我也不出蘇州之

境猶是蘇州之官日出事生應酬何時而已況嘉定縣印尚在老公祖處印不交還則府公不能請署印之人萬一上官動一疑心卽非吾輩居身之格所謂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似當早決無嫌徑情三宿出畫接晰而行二者各自有說不可混而一之矣不類與老公祖相知相信往往日則惓惓愛惜老公祖之官在今日則又惓惓愛惜老公祖之品不憚直言以告老公祖竊意老公祖之前必無有以此言進者左右近習原非士類安知吾輩用舍行藏之道况彼卽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有是心必不肯開誠布公以進逆耳若不類而不以此言進平日相知相信之謂何吾輩相成之義謂何今日朔日也曉起焚香捫心自語既稱相知相信而避嫌念切不肯相成卽是負心之夫是敢不憚直言惟門下曲賜矜諒

與蔡懷峰知州

名果太倉州人計三首

不類棟也謗謫無似浮沈世路十有餘年而黑貂已敝倦游甚矣幸與時會蒙微罪歸三徑未荒澆花種藥有耳不聞戶外之事但得寧澹以保餘生而萬念

死灰斬無然日獨有一點耿耿在中者好賢嫉惡於
合下付來却未漸滅也舉世尚阿唯稍稍能樹立欲
出泥塗遂不理於人口不類半生業以自信亦復以
閱人而於臺下深相契信此殆非介紹可容根抵能
致者矣間者高軒過吾廬勤施隆餉已不勝絲麻管
蒯之感卽未能內謁閣人姑上寸箋聊以當覲迺臺
下不用爲譴鄭重損書慰誨優渥俯循慚懼胡以報
稱萬一耶時事多艱人情物態夕異而晨不同蕭牆
隱禍正藉諸君子彈力維振之不類棟也假青楓爲
可菴書牘

卷七

七

幄從黃犢對眠又安足與慨慷而較計也敬謝雅愛
不盡瞻依

又

夏五獲奉嘉訊賤子棟也亦遂敢布私衷雖音容未
覲而兩胸相照業已締金石矣茲者再荷損械殷情
縷縷至所云爲吏而習脂韋飾虛聲似亦無難然非
朝廷設官之意此兩言者乃深沁賤子肝臟中不
覺頓足而叫比來勢利溺人人人習於選悞靡靡莫
知所底止矣何幸得聞此言於門下乎 朝廷設官

本以爲民而今則爲烏紗白緇兩物壹意違道以干
舉民安問哉委溝渠爲瘠 朝廷亦何由知之也天
下皆然而我吳中特甚此其故有難言者廢棄之人
置身世外伏在畎畝間所與遊多村童野老道聽塗
說似謂吾郡守令竝稱良牧而太倉蔡父母吳江祝
父母手持三尺閭閻幸無邑鬱弗宣之恨意者其口
碑乎乃衣冠顯達中人其言正不爾爾始知門下所
云術無兩全人未必察等語當有其自賤子平生亦
頗負氣不平今老矣徒付浩歎知爲明教辱矣老父

可菴書牘

卷七

七

母貞潔芳茂卓有擔當天生此人必能爲 國家扶
衰起敝幸善自愛若賤子棟本自淺材薄質久已越
量逾涯世上萬緣斬斷絕幾微萌蘖永永不生礪
石非堅而賤子持志爲堅非敢在老父母前口誕也
他時願執此券以責我自信其不負連日夕秋暑加
劇曉來稍有涼颼襲裾縱筆裁報無所隱伏蓋因老
父母來教有以觸發其平生不平耳若乃拜謁稠疊
令人不能言謝亦不敢言謝畎畝間何所可報耶容
當勉致

又

賦歸以來三年於此老父母蓋嘗造其廬矣屢辱之命矣重遺之貺矣所不獲一遂平生之歡自是部民便私懷病未能晉謁階除也老父母之隆厚更何以加焉往與內弟自訟謂老父母之親信窮僻之人已至不類棟之所以待老父母者淺鮮亦已至脫也有便承叱馭之臨鹿城下也願承間而望顏色因以布其區區粹無其會乃今又拜命貺之及几杖何以過耶時事日急不類不聞時事矣竊謂非急也實闇也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吏治日難不類不察吏治矣竊謂非難也實舛也松陵父母於不類絕無私昵乃得松陵一母望之人傳言其政尚清耿不作阿唯之態此正狂奴風所自信者氣味相同故艷慕之而老父母猶尚記憶真不遺微渺矣所謂劣轉是何官與論朝廷之取舍自不應倒置若是若吾輩之自處則安得遂据爲榮汚凡屬一命皆可效忠豈必高官厚祿而後明得意哉倘有人焉斤斤於尊卑顯晦之間者必其謏謏在也又安貴斯老父母賢者定不河漢其言來役

鵠立俟報舉筆未宣

與李真吾知縣

名開春宜興縣

當不類棟之領新建也望賢者之間不能一二程而荆谿之借老父母也隔不類棟所居亦不能一二程兩心慕用業已神交而尚虛晤對爲平生歡也室邇人遐豈是之謂春來陰泣未及申候顧辱老父母遠使臨况鄭重損書隆之腆貺倒行逆施則使不類棟遵何繇道以承之也方今吏治日窳民生益蹙其故難言飾智炫才則聲華茂聲華茂則薦剗多而惴惴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之士曾不得與之挈長校短弊也久矣漢世循良重鸞鳳不重鷹鷂今尚何望哉老父母實心實政不類棟卽未嘗親炙而兒子往來於外家傳語最真不類棟竊謂治平第一當無出老父母之右者而劄示謂欲尋廣文舊德欲訪陶令遺跡豈有耳有目者皆限於不聞不見乎不類棟脫身世網已作林柴中廢物矣而願爲太平之犬不能不太息於今時之事也風雪盈門簡去尊者之使傾筐倒篋又無可爲報者僅有愧疚竝深而已諸惟自愛不宣

與嵒化南知縣

名雲翰崑山縣人計九首

屏跡鄉居懶入城市或因親友間有事晨趨而入卽暮趨而出矣遂於老父母堂下極其疎闊亦知老父母自有定見決不以參拜之頻數禮節之殷勤爲親疎厚薄者故直信其硜硜之見而無疑也忽承遣役以五保戶口見諭此老父母過厚不類之至不欲以庸衆人畜我也不類雖有胸無心寧不知感敢以其事之根由奉告先年有鄉宦王運使名三接頗以謹厚高於閭里不類之貧爲諸生也人皆目皮相習而

可菴書牘

卷七

聖

侮之獨此公以遠大見期委曲周濟此恩有難忘者不類幸登仕版生有一女遂與結爲婚姻丁亥之歲不類予告家居而此公病且不起念其子弱魯舉而託之不類時不類已心許之不欲負託於幽冥矣此公所遺家產頗厚其亡之日有田五六十頃三族內外共蠶食之不三四年已去其半尚存三十餘頃欲立賤戶於五保而又恐區中之人未肯見信因以四頃賣與舍弟使不類先立張乾爲戶而後將自己未賣之田盡寄於張乾戶內此實循習作弊不敢

隱諱於老父母之前也近因臺下嚴查詭寄不類欲以身立幟使人人勇於奉法故將王氏之田盡數推與原戶王忠收去僅存先買之田四頃本欲歸併於三十保賤戶之內而總書堅執不肯收謂以官戶之田仍推與官戶乃臺下之所深疑而決不信從者不若姑存五保爲便而五保區中之人又以前年曾議有役米私助亦不樂於推出且此四頃之田皆低薄易荒舍弟原欲轉賣故暫畱張乾之戶擬在明春賣去此田卽銷此戶耳非敢公犯臺下之法而不併歸

可菴書牘

卷七

聖

賤戶也今公役傳示台命不類且感且愧老父母爲一邑之主立法垂制無非爲邑民耳而我輩忝在衣冠之列乃一意自私自便不肯仰體上心孔子所謂鄙夫將何所不至耶况敝鄉人情險惡今方忌憚臺下之執法而無術可以破之正欲假借不類使以一人首杆臺下行法之心而不類又何能隨其術中先爲梗化之民也弟願臺下竟將張乾註定民戶凡有差役皆與民間一體承當不類自樂於爲此非老父母之薄待不類也何害於義耶且使眈眈虎視者不

得藉口謂老父母之私厚於不類不類之私求於老父母也豈不爽然快足而無憾若使老父母以不類之故稍有通融必有起而肆謗於老父母謂薄於他人而厚於不類非惟不利於不類抑且不利於老父母矣夫人非聖人誰能無自私自便之圖哉但有便於已而無礙於公則可爲之今撫院主張於上老父母奉行於下自當定爲畫一之法決不可有所曲徇以滋忌者之口也不類舊曾領劇邑親歷此等事而敝鄉薄俗動輒以不遘汗人且飛語流言朝唱夕和

司卷書牘

卷七

墨

比之他處百倍不同不類聞老父母每事執法真所謂大荒之後必有豐年恨不能潛扶默相使老父母垂千萬年永利何可以一已之私便昧此區區之本心也望老父母斷在必行亦不煩再賜教言恐又有訝其械報頻通必有私託耳兩心相照千萬勿疑前承諭備倭議既有定否今未見示附問

又

昨者馮侍老父母相知相信有問卽答寧失之贅不敢泛對未審高明終諒之否也已又奉示兌部下檄

深以爲訝敝邑民情未敢謂盡無抗頑何至遂爲桀首責其誤兌此言一倡今歲衛軍必且藉爲口實奈何猶幸老父母重望足以警服之耳田間筆楮弗便竟弗及答教乃更有一言妄進者近聞考貢諸生以路費望恩於臺下而老父母以里甲未嘗編派爲辭不類嘗爲邑令矣亦嘗遇此等事矣心非不欲加厚而各項錢糧各有款目難以動支無待領老父母之教而自可意會者但諸生最不解事最不能以心體心而口舌雌黃又不知避諱此天下皆然敝鄉尤甚

司卷書牘

卷七

墨

故凡事關學校者不得不勉強委曲於其間也老父母在吾邑信心信理閭閻之受惠者家戶戶祝而巨室大家不獲行其私未免有目攝之者矣必且聳激諸生以爲老父母之薄於學校如此不類有聞不敢不告竊謂老父母於此不可不委曲者况前此陸侯曾委曲徇諸生之請矣今臺下斷然拒之便今有前恭後倨之疑彼不察者謂今之錢糧難處昔之陸侯何以有處也又聞長洲吳縣嘉定皆倍贈之諸生亂相傳報未知果否彼此相形尤足以起人之議不類

爲一邑小民愛戴老父母如捧玉甌惟恐驚損故特以此言進初非爲諸生也諸生素知不類不與外事亦未嘗來相求因有老友偶述其交游中深以臺下此舉爲太過不類夙受知於老父母何敢避嫌不以告耶惟願高明賜察前此曾有者勿遽減之不妨加厚或先借而後追補初無害於義即使原無額設亦先措處而於新年里甲內申請加編萬勿惜民間之毫忽而致神明父母之不滿於諸生也更聞諸生中有至貧者幾至不能成行老父母自以已見委曲加

前菴書牘

卷七

罪

厚以收人心至望至望

又

初不知老父母先已有示凡措收盜收者皆拘審矣亦未嘗有以措收盜收相告者第就賤兄弟一家中實有應收而不肯推者有應推而不肯收者故以已度人恐或有之而念細民不能如不類叨在士林者可以驟聞於上輒便進言嫌於重複老父母不以爲罪更稱同道同謀也不類之內愧可勝道哉不類所賣三契委無欲收之心不過懼違明示所謂應收過

戶而憚於納稅朦朧不收致干官法耳乃老父母嚴批卽贖不贖卽推彼賣主一時豈能卽贖似不類以贖之一字要挾其必推矣此豈不類之心耶會須遲之卽一兩年間亦非甚害也老父母所諭稅銀抵解三釐兵餉此至妙之計新增兵餉既不可缺而見收稅銀又非額內以此抵彼度撫臺萬無不允從之理不類所虞初不在撫臺之不從也但恐一郡之中各州縣未必能辦此稅銀同僚間必有目攝臺下者不類曾領劇邑親嘗此味當宦聲未起之時人之忌心

前菴書牘

卷七

罪

尚淺今老父母譽望已著此事必兩臺之所深喜萬一通行各州縣致責備之意則人情多不能自反而易於尤人老父母如金甌豈容使僚案叢忌耶不類愚意以爲老父母先以此意達兵公乞兵公通行一劄謂各縣連年推收未見申報稅銀作何下落然後老父母據此申請似乎泯然無跡且兵公爲老父母之同鄉或卽懇其先達知兩臺而後具申尤妙此非私昵在兵公當亦無不允耳馮恃知愛又蒙下問敢爾妄言是在老父母高明自裁之

又

棟竊謂天下事公私不可混雜謂之曰公則心天下之所同然者而事屬一人之身即不可以言公吾鄉公書之濫至於今而極矣始也必公事而後具公書後稍稍陵夷也則以其心之私而託之乎公事猶可言也迨其流之弊乃至以一身一家之事而亦具公書矣一人倡之衆人和之即有明知其不可而不得不曲徇之者朱子謂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甚難處也今其弊已成勢不可挽挽之之權似在上之人置

可菴書牘

卷七

哭

公書爲故紙而不行意者信理據法之一道乎嘗記往者石楚陽公祖在吾郡遇有投公書者不惟不行而復逮治其投書之人人雖以爲太過而不知其意在矯枉過直也伏在田間偶有感觸輒以請教於老父母倘於院司府諸公祖之前便間略及此意未必不有益於地方耳千萬千萬

又

昨承台示暮夜舉燈捧覽致稽裁復爲歉爲罪初老父母面諭謂更有申文稍爲詳辯時不類卽以爲過

矣以下承上雖曰理直氣壯不妨侃直然風塵仕路終當委婉况居下者稍讓居上者則順若居上者小有過而居下者遂不相容亦非恕道也不類向爲劇縣備嘗此味又閱歷久而試驗多蓋嘗有初入臺中驟領按差而出本自未諳憲體而又不肯虛心下問自以爲居上臨下可以頤指氣使一至地方便欲作聲色以示威竟不問屬吏之誰賢誰否一槩妄行及至覺悟悔已晚矣此一說也不類爲縣時親見有若人也又或有精明負氣之人未到地方而先察地方

可菴書牘

卷七

哭

之官評與民間之利弊洞然在中矣其到地方也於屬吏之平平不足數者盡置不問而先擇其最賢最有聲望者故意裁抑以自示其有力量然此等人不過於容色相待之間及文移批駁之類昭示其意使人稱其不雷同附和而已而其胸中是非黑白本自洞然決不倒置賢否有傷賢吏此二說也不類亦曾親見有若人也亦曾親受此累者也由此二者則如老父母所諭或有先入之言在其胸中亦未可知蓋老父母之在吾邑實心爲民孜孜矻矻真可對

天日質鬼神無待言矣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况敝鄉人情詐僞變態百端儘有出於耳目心思之外者卽不類亦何敢自諱於人前哉蘇子謂韓公精誠能馴鱷魚之暴不能弭皇甫鎛等之謗在昔猶爾况今末世耶臺下執法不徇必公必明無非爲此榮赤耳彼以私干請者格於老父母之至公而不行欲自行其私者格於老父母之至明而不遂其目攝老父母者非無其人矣扶弱抑強鋤惡安善自是朝廷設官之意但弱者善者如黃口小兒號嘍之聲未必得可養書牘

卷七

兇

達於九閭而富有財者貴有勢者其力足以騰謗此古今之所共恨也第爲老父母計無如靜以待之慎勿與之相角爭勝負也若如台諭便起歸心此直是兒戲非老父母立身行己之道矣老父母冰蘖之操神明之政久已著聞彼卽有意亦安能苛求有所加於老父母縱使欲置責備之意不過曰自信之過目無上官已耳亦安能動搖老父母哉不類記憶爲縣時有一同年節推偶因禮文小隙遽開不類過跡揭之兩院極其汗蠟甚則指爲大貪大酷亟宜論

斥驟而知之心熱面赤便有毀冠裂冕之意其時邵梅墩老師方爲按院密示數字謂只宜付之無心不但不可形之於言亦且不可露之於色平居相待不但不可因而少殺其禮亦且不可因而加隆其禮恐其自生疑慮致讎怨益深也不類心佩此言迄今弗忘今以其言獻之老父母若能深信不類者願三思其言老父母明敏英特材具頗大將來以身任國家大事不止吾邑蕞爾可盡老父母作用乃總總焉不能忍此小忿則亦自小其身甚矣昔張耳謂陳餘曰始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不類不敢與老父母稱爲知己然不敢不以知己之言進

卷七

平

又

匿跡鄉間應接都廢比聞老父母玉體違和又見尊帖知有功喪皆當一候臺端申起居之意而屢次舉足隨復中止雖因懶病侵尋實欲全身遠害也適家奴傳示老父母臨辱敝廬且命其入城備議報災繕城之列尊者有命詎敢故違但病軀委頓實不能強起又聞城中鬼蜮公行更有當畏避而不可輕入者

前者按院所批買米詳文此自是上司批駁之常耳而老父母動氣申辯不類竊以爲非體亦但據理而言原無所關繫乃城中之人忽倡爲奇談以爲按院深不足於臺下矣臺下特求援於不類矣不類特爲臺下致書於兵道及撫臺矣若謂不類之以私諂臺下也若謂臺下必且有私厚於不類也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如熱病發狂信口號叫竟不思老父母宦蹟官評本自有定卽按院亦何能有加於老父母卽不類亦何足爲老父母之重而無端造說以簧鼓

可卷書牘

卷七

聖

聽聞如此世態如此物情雖欲不召災釁安可得哉以故不類矢心必不願聞公家之事蓋靜中閱世朝異而夕不同矣數年前猶尚有一分公道天理二字猶尚有存者今已矣雖欲起一善念欲行一好事亦當自灰矣家奴愚蠢不能使之口稟是敢布楮以達下情無嫌瀆聽有此嘵嘵者老父母以地方公事呼之共議而爲子民者偃蹇不卽趨赴罪焉所逃仍露封以投關人亦非得已也不然又將謂老父母以報災繕城二事私謀於不類不類自出已見私授諸老

父母矣困伏床第九頓以復仰祈垂諒

又

忽辱台函不勝悚愧老父母在吾邑四年邑中之人邑中之事無巨無細皆不能逃於明照之外矣不類棟又最辱知愛者豈尚未悉其爲人耶棟平生志量謏淺當其爲諸生時終日閉門及幸廁足仕路但知信心信理絕無勝人上上之心每嘗清夜不寐撫枕自思只願全身而歸不願登高涉峻世人之所艷慕者不類棟視之泊如也偶與事會得遂歸心真自慶

可卷書牘

卷七

聖

幸萬分知足豈敢萌有死灰復然之念向聞撫按復命疏中間有挂及賤姓名者不類惟痛刻責豈吾心未淨名根未忘而致此筆舌之債耶棟非敢曰志向清高而能脫去世俗慕外之念也實因在仕路日親見林間之人以薦再起者必至於一敗塗地而去今自廢歸五年以來時嘗觸事警心必不敢自知而自犯之矣况東南之產氣質孱弱若使硜硜守已不致敗類猶或可勉而能至於有所策樹表表自見所必不能然者則又豈敢欺已欺人而不以實告

老父母耶老父母誤信其人輒欲肉白骨而生之株
亦有心在胸者豈不知感但枯骨在九原既久且安
如更掖之使起必隨觸卽碎老父母非所以愛之也
縱使當道諸公偶有問及張棟者猶望老父母委曲
止之或直指其硜硜小見不堪援引或婉言其衰病
已深必負任使在老父母必有高見善爲我辭千萬
勿令賤姓名污簡牘以滋人之口吻則成我之恩逾
於生我昊天罔極敢言忘哉裂肝披膽總係血誠惟
老父母台鑒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又

屏跡鄉間決意不入城市以避在國之人故於老父
母堂下亦不得時常參候雖此心戀慕甚切而寧使
形跡之睽疎計高明必能諒察之也旬日間有里役
自城中歸傳言內擢之報不類確以爲未真吾鄉最
善爲訛言而豪富之家又深幸老父母之去此必訛
以傳訛無疑者夜來復有見謂此報已真老父母亦
有示揭門外若非大事姑候新官矣不類於是不能
不信又不能不疑夫以老父母之實心實政懷保榮

亦卽盡六合內有司恐未有出其右者銓衡程量殿
最何以不入行取之數縱謂俸資尚淺豈不能稍待
於後耶然此時此際爲兩衙門亦甚難欲守職則爲
身戮欲固位則爲名戮勢必不兩全以老父母之持
正不阿在兩衙門恐亦未必能久則今日之轉豈非
天之所以玉成老父母耶又念老父母俸甚淺一時
寧獨無俸深者而必越次以推或有深意當今東西
交訖邊才至難職方重任欲得其人故不嫌於超格
耶論目前世情則必以不行取爲老父母稱屈在不

可菴書牘

卷七

五

類愚見輒以此轉爲老父母欣慰也況設身處老父
母之地則此行更有大可幸者方今 朝政混濁居
首揆者先自己開納賄之門雖人人道說清廉日日
禁止餽送不過爲掩耳盜鈴之計耳老父母冰清玉
潔四年如一日此不類所深知而篤信者行將入
覲何以應之若使信心信已一毫不徇在他人則
易在老父母則難何也以吾鄉之怨謗老父母者至
多出謗者之口投忌者之耳幾何而不至於顛倒黑
白耶故此行實謂大幸也不類卽當蒲伏叩首堂下

緣有腰痛之疾不時舉發則飲食言笑雖如常獨不能舉揖成禮今正病發未得入城先此布意尚容候面以悉

又

不類棟生平無私好私惡亦不敢爲作好作惡唯是善善惡惡較然在胸必不忍昧如老父母之爲民牧真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吾輩忝竊衣冠稱爲臣子何可以一己之私情一家之私事而懷恨蓄怨欲盡滅天下之公道也口語之間時時露有不平實非有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私感於老父母而故爲變亂黑白之論此情惟

天知之昨見老父母語意似有所聞而發在不類不過槁木寒灰人譽之不足喜人毀之不足怒可付之勿問但恐因而有累於老父母則不類且寢食弗寧矣老父母天分本高心思亦細見事又甚敏論事又甚澈持守又甚正且堅可謂第一流人物愚意欲更爲勸莢之獻則以爲明敏貴濟之以沉深精思猶勿遺乎詳察此行當以身辦天下國家之大事不止區區一邑而已願不安於小成不徂於自足向者曾以

緇晦二字進於左右不審鑒之否乎不類之望老父母遠大今茲言別竊效古人贈人以言之義不自知其失之妄也惶悚惶悚

與樊棠軒知縣

名玉衡崑山縣人計十四首

聶父母之遇不類無私恩不類之於聶父母無私好不過氣味相投兩心相許以共相成耳而敝鄉之人遂指爲昵厚者正因聶父母不能絕異同之疑也奉台諭謂恐以形跡見異甚當甚當前與老父母一再晤談即已洞澈胸臆又何待形迹之密邇而後爲相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知哉不類生平癡妄據事據理往往有言之過多過直者未嘗有隱而不發者也况以老父母之虛已下人如此寧忍負之台諭水災傷稼小民嗷嗷具見仁人惻隱之至但賑濟一事未敢輕言而勸借之說尤非不類所敢與聞者一邑之衆待命於下者不知幾千萬人老父母必度其財力果足以博施而後可以舉動不然稍一染指而收拾難矣台諭謂曩時所賑皆市棍豪猾似或有之然必出何道而後所賑皆得其人亦非不類所能知也未世滋僞天下盡然而至

於敝鄉詐偽狡猾真有出於常理之外者老父母才識精到雖自不可欺要之一人之心思有限百千萬人之作偽無窮豈可不長慮而却顧耶昔人謂救荒無奇策不類謂賑濟亦無奇策願老父母熟計而後行幸甚

又

日領尊教卽擬入謁請竟其旨因台駕且西行及駕言旋則不類棟業已抱病困伏郊外矣茲聞明示諭令民間推收田地不類輒思賤戶繫田二千三百畝

可菴書牘

卷七

七

其爲不類已業者實田五百餘畝爲舍弟臨清守者實田六百餘畝此外皆親族與奴輩之田往嘗於語次直告老父母蓋敝鄉積習之弊不可隱也不類少曾宰邑遇拖欠錢糧者深切痛惡不欲責人而忘自責故每歲錢糧不敢不遵限完清惟賤戶內有家奴田二三百畝率係熟少荒多蚩蚩之氓徒利其價廉而得之以致錢糧往往有欠者不類反爲之代納而徐責償焉殊爲可恨今值推收之際意欲盡數推出但無賣契可憑納稅而徵倖免稅又不類所決不肯

爲者姑爲權宜之術各立退契一紙使據以賣入稅票收戶當差而中間有一無戶者當自立戶然不奉台旨則總書不敢擅立所以冒請批示遵行病困不能人謁敬藉筆楮備陳於臺下唯老父母鑒之

小東前日勒成已命小价入城稟投臺下矣而適遇一鄉人傳言老父母有不許人立戶因急足追回使小价抄錄明示實無有也病中自念老父母之不許立想必前官之所併者今欲分析爲躲避差役之計此之謂花分斷不可從矣若以官戶

可菴書牘

卷七

七

之田推出爲民戶是願當差役非作弊也恐不在明示之內故敢仍付小价投遞倘或老父母別有尊意凡官戶民戶一槩不許則乞示教即便已之決不敢以不類一人格老父母之行法耳附白

又

經年不候見老父母甚積有衷私欲訴而公門之內未易啓口比及台駕枉顧又因入幕不獲盡言不類生平負癡心賢賢惡惡必欲較然不爽竊見老父母之真心實意虛已下人有心想在胸正好道義相成共

綿金石不幸生斯時不幸生斯地不惟惡不可爲善亦不可爲其將如之何哉不類兢兢業業履薄臨深事無大小矢心不敢與故惡之者徒被之以矯激立異之名若諸敬陽持論以爲吾誠無媿於心卽嫌可無避則遂併其操持大節而汗蔑之矣蓋我輩居身但當信心信理家國非之而不顧若用意委曲於其間卽非真果此自是正法門然不幸生斯時不幸生斯地又不可無自全之術魯男子之學下惠豈可謂之不避嫌也每見老父母語意若已誤信不類而謂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形迹之間不欲數數以召私厚之疑正與鄙意相合而近日考校童生乃取小壻王景陽於三十名之內小壻考作甚不佳不知老父母何故而前取之如此往年聶父母取在百名之外不類猶以爲過亦嘗私語之聶父母若謂舍此無以用情於不類者不類非所願也而今老父母取之更前則益過昨欲以此情面控苦無其會是敢借便以布箋素大凡交游若不相知則當虞其不相諒今老父母旣已推心置不類之腹不類亦已見老父母之心矣兩心映照似宜絕

圖去媒以杜人之口也因復念起老父母近以書一之法催徵錢糧士夫春元必有不勝其忿者不類居平每勸人完納蓋以自爲催比之官自知催比之苦不欲以已所不欲者施之人也而同輩中遂以此爲一款科不類之罪曰此欲矯他人之弊以諂事上人也又曰家富力能辦此也嗟乎冤哉貧富盈縮恐不能逃老父母之洞鑒矣此月廿九日是賤戶張孟長比期也而寒家租米未完銀不及數願老父母先將小价加倍責不類思之有三善焉一以見老父母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今出惟行毫無假借使人潛消其幸免之心一以見不類之勇於完納非得已而不已實以遵老父母之法而又使小价輩稍沾官刑知法之不可犯蓋敝鄉官戶之家人不知有法久矣借此一舉使小价輩股栗未必非不類之福也此雖是用意委曲非正法門然不幸生斯時不幸生斯地不得不如此恐亦有像於微服過宋之意亦聖賢所不得已耳老父母以爲何如幸意縱筆不覺其言之長并希垂諒

又

久依宇下藉庇弘多仰承清德向未敢有繫縲之恩
唯茲改歲之時竊欲效函民獻羔稱兇之意謹與諸
敬陽兄爲約渠以二十日從郡回則相率入謁不謂
學院已到老父母正在劇冗中而不類復有事欲
他出昨於賓館見有陳獻者多寡不齊老父母所收
僅僅兩器而止况廢棄之人又不能羅致嘉品安敢
強門吏以破格全收若一心以虞老父母之不全收
而又一心以飾虛尚僞承筐是將似非真心相對也
敬具小物二盒聊伸區區此念在老父母收之可無
可菴書牘 卷七 三

又

臺使行部冠蓋相屬衰病之軀屏跡郊野忽有友人
見訪一時談及兩事皆有關於不類者收頭王景陽
雖係小壻曾未嘗緩頰於老父母之前聞其以收銀
數目呈遞而老父母輒有所低昂此豈其冒稱不類
以徼恩於臺下乎夫景陽戶田實多於次名葉良挺
者若使良挺收銀反多於景陽非所以明法衆收頭

十目所視不足以服其心矣又云廿九日比較之時
敵圖有五人者銀不如限均應朴責老父母因五人
之中有小价焉遂併四人而宥之夫當此歲儉民貧
之日誰不望老父母之寬恩但以仁心而槩恕通邑
之不如限者則可若以私厚不類之故而專恕五人
之不如限者則不可亦不可令衆庶見也老父母至
公至明惟此兩端不免於人口又有關於不類安得
而不言伏願推公明以平其政將王景陽名下收銀
照田增派而此後小价有犯法者務與小民一體處
可菴書牘 卷七 三

又

久不候見老父母昨幸奉晤言藹然真心實意使人
戀慕不能已已是日卽叩公門報謝而慮煩不更請
見矣隨實舟之荊谿與山中人畱連數日而犬子忽

令人馳告清源信至則家第業感疾伏枕彌月州事耽廢不能理不得不思歸計不類於是心動食不下咽鵲鴿在原忍坐視乎遂跨一蹇西去兄弟兩戶竝開各有食指雖平時丁寧訓戒使無罣官法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萬一不類遠出犬子又株守螢窓偶有奴輩不道則願老父母盡法處之母縱不類肝膈向曾再三控之老父母矣千萬心諒

又 附平役四則

老父母見責謂不類與某公既稱相知而不肯盡言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規正有似專於潔身使乖避怨非敦篤友誼之道責之良是但某公之爲人寡識而輕信寡識則已見無定輕信則人言易投其家庭之內三族之中與夫交游親密又多不良之人不利不類之正言不類之正言出彼將不得遂其私心必深致恨於不類不類以身承其恨而果有益於某公是亦敦篤友誼之一道可無悔也正恐一傳衆咻異日必且深入浸潤而致疑於不類不類預知其勢所必至此此時則悔之無及欲以全交而反以絕交矣此不類萬不得已之

情初非重潔身而使乖避怨也乃若老父母之懇懇實心不恥下問寧忍負之即使直言而無諱不過取怨於吾黨料老父母至明決無三至之疑不類以編氓之賤委身事主而不避同黨之怨正合古人感知圖報之義又何慮焉唯是敝鄉人情最狡巧於伺聽而又最僞喜於浪傳賓主立談之頃群小之耳屬於垣者無限恐愚見未及畢呈而彼已揣摩妄播又恐愚見未必可行而彼且先洩亂聞不惟不利於不類抑亦不利於老父母是以口將言而囁嚅亦自有所不得已者別後細思此事關係一邑富者倖脫一分卽貧者受累一分老父母重其事而廣詢博訪下逮不類不類倘有一得之愚可效塵露以益山海又何忍自信其固陋而不披吐於老父母之前以俟高明之財擇也因悉之於左率用口頭俗語以當應對貴在達意遂無嫌於喋喋

竊謂有田則有賦自古而然賦隨田而多寡非所以爲厲今人謂吳中賦役太重致累有田之家此非公論也虛心評之田多者爲富乎田少者爲富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乎往時不論田而論區以致貧富不分輕重倒置
假如一區人戶多者或至幾百惟人多則富者亦
多富者之田不限於本區也皆從別區收入故區
中田多而稱富者或有多至七八十頃之外其貧
者亦不下一二十頃是富區也又有一區人戶少
者僅止數十戶人少則富者亦少本區之田皆爲
別區收去其存爲本區人所得者不多故區中稱
富者多不過田五六頃而貧者又無論也已貧
區也若如人言區富則用重役一批區貧則用輕
役一批不宜合二批而竝坐於富區也則是富區
之一二十頃者役可脫而貧區之五六頃者役不
可脫何也富區中不數一二十頃者而貧區中必
首推五六頃者豈不以五六頃之家反居於一二
十頃之上耶縱云役有輕重之分然大略較計重
役一批費銀一百兩則輕役一批亦未必不費五
十兩以富區之首名與貧區之首名同僉解運是
使七八十頃之人費百金使五六頃之人費五十
金孰易孰難恐不可同年而語矣况富區等而上

之尚有不止於七八十頃者貧區等而下之亦有
不及五六頃者不論田而論區乎不平乎爲此
言者逆天害理徇私曲說陰陽不及其身必及其
子孫矣
若據愚見審役在先推收在後則易爲力今已成
事可不說矣但就事勢度之今歲之詭寄必倍於
往年今歲當役之田必少於往年今歲之編審必
更難於往年蓋當役之田減而差役不可減其流
之弊必犯舊時株連小民湊合朋充之戒老父母
之軫恤小民其心豈讓前官孜孜汲汲不恥下問
有以也連日苦思迄無善術再出愚見姑取新舊
二冊一較而稍寓清查詭寄之意此須臺下沈思
獨斷默定於私衙爲妙因別具冊式又設爲問答
之辭伏乞高明自酌其可行與否
二十一年審編冊聞老父母衙中已有之矣第令
使者錄出一小冊可也惟今次推收過歸戶冊恐
貴衙中未必有之萬勿向該房取討若一取討則
史書輩狡猾最善揣摩不易防也姑俟臨審之前

一日竟問各區總書索取草冊亦得但取須一時盡取疾雷不及掩耳如逐區取討必至臨時又有更改矣蓋老父母初審一日通縣之人俱在觀望敝鄉人心胸伶俐一伺探便知上人之意旨所在多方射中之矣

聞聶侯當初審之日不說出某人何差某人何役略與區中衆人問辯一番便自立定主意回到私衙算田配役竟自掛出老父母似可做而行之但聶侯當時太信耆民使之站立於公案之傍每事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問之又時或有冷語私言送入聶侯耳中以致招權納賄數數見告今老父母似宜立耆民於階下必有問方許其公言不許其私出冷語蓋耆民之中善良者什之六七何也以其家富畏法也其不良者亦有什之三四非豪橫於一鄉卽包攬富家之役而代當者也亦或有家主之役而使家人承頂諸如此類皆未必有身家矣是以能爲害而不可深信更有懷挾私讎而借此以報復者此不可不察也是在老父母隨人而審量之隨時而覺察

之爲妙然耆民之不良者尚少至於各區總書則盡係衙門積棍包攬充當無一是善良者種種作弊上之玷官府下之害小民深可痛恨在老父母不可不知卽詭寄一節未有不通同總書而可以自爲者若遇區衆指出詭寄而本人未服老父母只考問總書其言略有支吾卽重笞之亦清詭寄之一機也

又聶侯當時雖照田派役而於水區則許折算如熟區田一百畝收銀二百兩水區田則二百畝方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收銀二百餘兩固未必較然均平以水區亦自有高田也但天下之法未必全利未必全害苟利多而害少斯亦已矣今人輒謂此法不平未敢深信蓋士夫之田俱在熟區士夫之戶又俱在熟區故忌水區之民得此便宜耳其實水區不可與熟區同年而語天理人心豈可泯滅但有戶在水區而多收熟區之田此則兩占其利真不平也聞往時有例只許熟區收水區之田不許水區收熟區之田後漸斂法不守此例似當查明特嚴其禁或着

總書造冊於各戶下分註熟區田若干仍派熟區之役不准折算而熟區人戶有水荒區田者亦爲分註加以寬政尤爲平役之要領

又

日聞校士之令而不類獨不以劣壻奉瀆寔見其文詞蕪蔓度無倖成之理遂姑置之且今傳來童生案則王景陽依然前列此雖倚老父母垂情而終不得謂之知己何也老父母不能信不類平日之言以貽譏於好事者之口非不類所願也茲有一言特懇則

可菴書牘

入卷七

亥

爲童生顧同應乃亡友顧學海之次子髫年初學未蒙見收不類視同己子而不忍抑其躁進者只以顧兄繼嫂僅有此子閨閣之內唯稔世情以進取爲喜不類尤難堅執已見今聞傳老父母已開續取之門果爾乞以不類故首推恩於同應如其不然則不類亦不敢爲作俑之人試事稍畢當叩臺端以謝

又

謹啓柴成告曹申錫事詞連不類棟爲干證而公牌中摘去賤名仰見老父母盛心爲其昔年曾冒衣冠

故欲免其庭鞠也此事在昔不類年方十有六歲又僑居金陵毫無關涉而今乃責之爲證寃哉事既到官便當有是是非非出於干證之口而不類有口所不忍道何也舉頭見日頻首見胸無論老父母之法矣連日與衆干證會議柴成之告無過但見金耳有金則事易結無金則事難完因爲之處得銀二百兩可無費老父母之清心而前詞遂可結案如老父母惡其無情而各擬應得罪名以正官法是經也惟命倘老父母有法外之仁而各有其罪第存案卷以昭

可菴書牘

入卷七

主

後來是權也亦惟命

此先生於甥舅師弟之間用心良苦既不能昧其是非又難顯言其曲直因囑已產得二百金以贈柴翁請結此案

又

瞿洞觀遣人來有書致老父母而其人受主命託不類轉投門下洞觀頗有人倫鑒其欽服老父母蓋纔纔於筆端且自謂風塵寓內相知不易而并引不類若以爲三人者氣味胷合相知宜爾豈知不類淺弱何敢與老父母稱相知哉感知一念則有之而塵露無以補益山海有心不能自盡時用爲愧且老父母

之心之政纖微畢察何以復加強而效知已之言或者其信賞必罰乎老父母初政毅然不相假借故下之人絕不生僥倖之心比來有一二事未免依違曲徇雖或時勢所值不得不然而人始有揣摩觀望共起倖心矣求而不遂則生怨尤而又舉一二事以爲證便多不服此似非計之得者且刑賞勵世之大權唐虞三代未有全用賞而不用刑者中古之世吾聞有善士良民勸導百姓解紛息爭不到公庭者未聞既到公庭而猶令私處者也事可以私處得平則可

可菴書牘

卷七

主

以不設公法矣公法不行詐風日熾狂瀾一倒人人自危防微杜漸不識其權何在也輒因洞觀之意而縱談焉幸勿罪

又

四年依歸之情昨夜一見而已天地間那得有此忽然事艱傍尚有候見者遂不敢從容今遣犬子出謁行臺毫不以縟文恩老父母清篋僅有扇一柄書二部無論不類之辱知於門下卽犬子荷德於師門豈其父子皆有胸無心而一絲半縷不獲自盡耶蓋服

習老父母之身範久相知相信若明知其不受而姑以此飾情有所不忍也聞行旌尚駐郡郭外可容不類棹一葉再得會面否然必俟老父母諸事盡畢可

又

以其間遁入幽閒一野寺爲安亦須於諸相送者叅謁既畢之後庶得從容竟日耳犬子請面教於老父母待報而後舉足

可菴書牘

卷七

主

之人最重知己之感晚近世不以勢交則以利交而視知己反輕矣勢交卽勢異而反面利交卽利失而違心豈吾輩鹹酸臭味之旣和可持之永久而不變者同年而語哉棟固不類不敢上附名賢自謂聲應氣求然老父母之遇不類棟若已收之入盟籍則不類何心在胸而敢負名賢知己之畜也伏想帆風順利步步坦途計程當已入慶門而太翁台履無恙以久遠膝下之愛子飛墮在前能不惟喜七箸益甘無

復起以承太翁之顏人間之福何以加此人間之樂
又何以逾此不類棟情關欣戚中爲老父母幸慰殊
不暇爲老父母致惜也所可惜者敝邑小民一旦離
襁褓靡怙恃不勝孤孽之憂而老父母四載之恩莫
知所罔極之報此則耿耿於胸膈中雖欲勉自排遣
而不可得耳聞有便翎肅此通訊諸惟崇鑒不宣

又

勒東已成而去人未卽發因復動念一事敢懇告於
老父母不類家居頗有暇日乃取先世遺集翻刻之

前菴書牘

卷七

書

每世各自有刻而未經刪訂每集各自有序而尚缺
總序向年欲求老父母請問李翼軒先生者正爲此
事也初意亦欲懇求老父母賜數語以弁諸首而未
敢輕易啓口則以父母方臨蒞我豈得爲我作此勾
當亦恐礙人眼目滋人口吻以故已之今無此嫌矣
不類既辱知於老父母更得老父母名筆以爲先集
重則又子孫世世之感耳他日若終得李先生者以
成合璧楚故詞壇宗匠之藪不類之所獲尚何有於
百朋也懇懇

又

初九日拜送台駕而歸十八日走會諸敬陽知飛帆
已渡江矣二十日奉到劄諭不勝之喜五載迷戀膝
下驟而舍去怱怱不能自遣於胸中雖不獲追觀光
顏獲承言教差以自解也至今月之九日乃有公役
過門云將馳赴錦里則不類棟遂幸其便藉託墨卿
陳布胸鬱伏冀老父母之鑒在矣又數日而王道錫
之東倉乘便入敝邑之郭臨況衡門爲言撫公之疏
已發曾抄付前役呈上尊覽且微示規於不類棟若

前菴書牘

卷七

書

謂不當直遂以贊成老父母之行稍稍與敬陽之旨
合不類棟於是茫然前所以敢直贊老父母之遺發
蓋由於信老父母之深以確而不虞人言之隨其後
也清夜思之實無媿於此心實是以知已報老父母
豈有他腸幸赤子之離襁褓耶胸中正復耿耿不能
自遣而廿七日忽又奉到命劄纏纏盡吐其肝膈不
類棟之喜慰更當何如遙想賢兄先入家門太翁安
能無望蜀之念而五日之後老父母亦在目前骨肉
團聚此時此景想像者尚不可以言喻况身當之讀

尊諭比諸雖加一日愈於已其情何切其幸何深而不知者乃以快快疑老父母不翅謬以千里矣瀕發卽少滋形跡然總出子民不忍負父母之心不類棟前械頗言之正不足爲老父母損也山林可樂離索可憂誠如尊諭兩言一經老父母拈出轉令不類棟鬱結胸中不能自遣耳無已則此心相照各保故吾更覓便尋風頻通問庶不違蕤風之好亦無間契闊之懷乎若劄後所謂不喜作書別時曾囑二語思之尚模糊未達不類棟自懶長安道上尺一恐人笑

前菴書牘

卷七

書

書

其有死灰復然之思而藉以延譽耳至若知己睽違千里如面正所欣快而不可得者云何不喜耶前械所懇佳序千萬畱意太翁祇具一姓名申候賢兄不敢具啓恐煩酬答也

與鄧虛舟知縣

名雲霄長洲縣

昨歲承老父母寵賜子民有分不敢言辭律以世情亦當有筐篚之陳以盡餽節之禮但廢棄餘生原不敢自附冠裳而奴僕村野若使唐突公門翻嫌取罪寧隱忍抱慙而止茲再承賜不勝皇悚再受則覲顏

受於前而辭於後則又無據進退維谷如之何不類屏跡鄉村雖因衰病然亦有萬不得已之情請實控之臺下不類歸田旣久冉冉老矣凡遇院司臨蒞則府公祖縣父母一時輳集誠欲以一人之身處處候謁顧此失彼勢必不遑倘或有候有不候則顯有異同均之公祖均之父母何辭以自解也若曰不先往候而惟於枉駕者斯特報謁則又似要上人之以先施而自處爲簡倨之子民也三者俱罪苦心抽思只有屏跡鄉居庶幾可以免戾且可希冀上人委而置

可菴書牘

卷七

書

書

之不顧衙門矣老父母試察此情其得已耶其不得已耶使不察此情而槩以踰垣之罪科之是使不類負不白之冤也故敢備陳於老父母非獨覲老父母之情諒而不科其罪也并欲懇求老父母轉達此情於諸公祖父母之前蓋恃老父母夙愛可以情通昨日老父母枉顧時吳江劉父母亦先後駕臨然未會面不敢遽達統有望老父母之曲致此情也食品附將聊供卽次敢云爲酬仰希鑒在

與楊任南知縣

名州鶴崑山縣○詩二首

老父母誠心直道本自渾然一片無瑕之玉而居官蒞民又出此一片真實無偽之心使在漢世正當與龔卓齊肩卽在今時而不遇敝鄉亦可必其化行而俗美者惜乎地方人情日異而月不同馴至於今可謂難之至極至極矣不類初見老父母時卽言其難蓋一望顏色卽知其爲仁父母又知敝鄉之人必不肯成就仁父母之爲古循良也忽奉教劄言言衷悃字字血誠老父母不知棟之不類而誤推赤心置其腹也棟豈草木無知耶南北風氣不同貴衙眷屬始

可菴書牘

卷七

圭

到未服水土其未免小恙不足爲慮久之當漸服所可慮者全在人情物態有出於意想測度之外是則無可奈何耳適聞學院牌至錄考遺才縣學諸生之實負高才而見遺者有王安鼎徐昭泰願老父母多方薦引勿令擯之棘外兩人與不類並非親故但真見其才而不爲之揚譽非人也惟老父母留意萬勿使之知

又

屏居避人戶外之言不聞戶外之事不見前忽奉手

教此心極不自安隨具啓爲復矣而昨又勞牲駕衡門失迎爲罪今特詣公庭謝步亦不敢請見非獨爲盛暑恐煩起居也吾鄉捕風捉影以生議論卽有當言亦未敢輕易出口老父母卽使有意相愛亦寧使蹤跡稍疎爲妙適出門之頃聞又傳言前日賓館之中有人說事而牽引不類賤名以爲端殊爲可恨不類平生於是非黑白不欲昧其良心卽父子兄弟之間亦未肯徇情曲說而况親友之事敢昧吾心以傷公道耶獨吾鄉人巧於用計本欲自售其私說恐不能得之於上人則借人以爲已助不云是不類至親則云是不類至友當年樊父母實洞燭其奸反益其罪不類傾心悅服若老父母不察而小示依違則他日之稱引不類者源源而至矣况強食弱肉使小民肝腦塗地正前日臺下所云聞之而心酸淚下者何忍更助強而抑弱耶非特助強是傷天理求輕虐人者之罪使受虐者含冤而不伸皆是老父母之責傷天理昧良心不類決不敢依違於其間也是敢密布其血誠冀老父母之昭察

可菴書牘

卷七

圭

與王止敬知縣

名時熙崑山縣○計四首

比來衰殘益甚手震加劇杯箸難舉但可獨居草野所以會屈老父母時不敢趨陪昨承台駕枉顧衡門應門之奴或未陳悉其病狀老父母得無疑其踰垣乎今特造謝於公門正當請見自呈其狀唯是震掉已極不可舉杯賓館之中豈能成禮謹投賤名而去又恐老父母之怪其弔詭也特託墨卿布此衷悃以冀明神之洞鑒不類賦材驚下受性愚拙叨居仕路者十有八年一味信心信理視徇情廢法之事若有

可菴書牘

卷七

七

大不安於心者初領符出牧卽係老父母貴鄉諸凡率意妄行罪過山積所不敢諱至於廢法徇情自反無之不能逃貴鄉之耳目又安能逃老父母之察見耶幸遇貴鄉人情公平允直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卽不類有過當處亦曲諒其無他而勉容其執法致逭幽黜更得內移此伊誰之賜而敢忘之也若敝鄉人情則不可以是例矣此有一是而彼亦有一是此有一非而彼亦有一非是非全在私情愛憎之間而理與法若置之不必用焉者不類性旣不能依唯必

期公道之大明稍一動齒輒成違衆而父母之邦生斯長斯不論貴賤貧富盡是至親至友倘能違心而談所愛卽是之所憎卽非之過貴遇富卽是之貧賤卽非之自足以市恩足以取譽而性不能也則惟有退伏草野耳無聞目無見使口無言庶足以自全乎老父母臺下不願時常請見固因病體大都亦爲此故老父母業已有并州故人之誼若更時常得見將邑中之事盡責於不類之身信心而談必取咎於親友違心而談必得罪於老父母進退維谷非是之謂

可菴書牘

卷七

全

耶鄙心私願只願老父母委而棄之不復廁之交譜俾不類安伏草野無是非其爲弘恩大造又安可以口舌稱感哉萬一老父母垂念舊誼必不肯委而棄去且誤聽妄傳之口謂不類可與商訂者亦乞以筆詔之不類實不能成禮不可以請見姑藉頌生未知可否然亦必公事則可若兩造具備卽愛憎必有所歸不但非不類不當言卽老父母亦不當聽爲人上者須使此心瑩然洞然如明鏡之照物自足以燭其妍媸而判其曲直行見事事得情人人信服矣馮悖

舊誼又辱老父母加意過存故不覺其喋喋可勝惶悚

又

謹啓家奴陸憲文與其兄陸敬槐共典任思學田十六畝議定五年取贖經今四年任思學急欲求贖願於典價外多出銀一兩憲文同其兄親手收訖乃勒其原契僅立一退契又不與花押以致任思學來懇不類不類察知其詳隨自與之花押去矣不意憲文兄弟之妄念未息因其兄陸敬槐投靠嘉定宦家遂

前菴書牘

卷七

全

欲假手他姓以收前田是將使任思學田與價兩失也天下有此理乎無惑乎其具告矣告後不類始知之居平戒諭家奴務令不爲非僻以致聚怨嫁禍於其主不意復有此事深自媿其誠信之未孚也今當庭鞠願老父母盡法重究在陸敬槐非不類所當管若陸憲文者久服役於亡弟之側而了不畏法作此欺天罔人之事徒知嗜利不顧怨禍之歸於主人豈可輕恕耶不類非敢矯矯沽名曲意以優他人而貶已之家奴也僻性必欲公道昭明是是非非斷然不

奧斯於吾良心無憾每見他人私護其奴致令小民負冤不白未嘗不髮上指冠今乃自出於寒家若不上控老父母以求重處是工於責人恕於自責其貪濫無恥何以加焉老父母如誤信不類之爲人又垂念於并州故鄉之誼願必行其言將陸憲文重責二十擬一杖罪仍枷號一月田聽任思學管業庶足以明三尺之法而白小民之冤乎不類此言實本於天理實出於良心幸老父母信之必誠行之必果乃見知已相愛若視不類之言爲虛套或以士夫體面爲疑責而未必多責矣而有其罪罪矣而免其枷則是庸衆人畜我不得謂之知己而不類亦必再請不已至於三三請不已至於四必求如鄙願而後已徒費老父母之應酬且多增幾番形迹老父母卽不得謂之愛我信我成我耳明早偶有事欲出門數日專候老父母之電斷使得安心而行惟老父母賜鑒至懇至懇

又

來教謂事稟於理而紛難御也大難勝也疑似難剖

前菴書牘

卷七

全

也曖昧難燭也是誠有之不類則以爲人之情僞無窮爲人上者安忍預持逆億之心唯事至一稟於理則理能生公公自足以辨析疑似理能生明明自足以燭照曖昧出之以公明何大之不可勝行之以公明何紛之不可御末世人心不類亦未敢必任事者之不爲怨府也安得人人而悅之軻氏豈欺我哉而況日有事日有求人人而悅則惟日不足不然安知悅者之不變爲怨府也老父母之聰明特達豈不能預見於未然耶來教又謂人之識見從涵養中來亦可菴書牘

卷七

金

百三十六

又

老父母採民間之公議示令官戶折銀自行煎銷此

甚盛事也以薪焚二父母之籌畫不到此必賴老父母大賢而後行不類在田間聞之爲之舉手加額但聞貪鄙之徒竊相愁歎恐有倡爲異說以壞其法者願老父母持之勿搖又聞有巧生奸計者欲求老父母准其散放似亦不可從一人求得即人人效尤通計散放之數有限必有求而不得者是自以異同召怨也况收頭之累累在煎銷官戶自行煎銷正欲減收頭之累耳若徒有煎銷之名而實得散放之利是又名實相戾矣願老父母立定畫一之法凡在官戶不論多寡俱要煎銷成錠即有不及百兩如七十九十之數亦以別戶之一百三十一百一十者兩家湊成一錠惟小戶爲收頭如田止一百餘畝收銀不過二百餘兩者方准其散放或有積荒賠糧之田雖係五六百畝而其實不能當熟區之半老父母所親查而灼見者亦以散放寬之庶幾至公至平永久不敝之良法也法貴畫一尤貴堅持特陳此意聊塞老父母下問之盛心

可菴書牘

卷七

金

與蔣同玄教諭

名成村崑山縣學廣西門生計二首

僕與門下雖稱相知而未必能以心相信僕之素性狷介迂執凡係相知者即願其做好人爲好官不願其阿諛承奉苟且徇情會屢託魏君大韶口告而門下終不見信則又何貴於稱相知哉僕而誠有求於門下必有親筆小柬耳豈可因人口頭言語遂遽爲公案耶門下如此居官恐亦非自善之道人生功名雖有定分然君子自當盡人以合天眼見風波滿前而略不知省自投深淵其能免於淪沒者幾希矣僕爲門下進此逆耳之言幸不我訝

訂菴書牘

卷七

金

又

學宮類圯人心同慨不類雖毫無瓜葛廁名宮牆者然追念少時挾策而進猶自可觀身從所出敢以廢棄之餘而自委於力之不足哉假令琳宮梵宇彼微福者尚欲厚贈況此勝舉所不竭蹶以應非夫也不類謹助金三兩却未敢登簿猶自媿其渺薄恐情同儕之加厚耳惟門下鑒之

與楊白溪教諭

名圻崑山縣學

昨見貴役來喚犬子出應按院之試此門下感心也

不類父子知感但不類又自思之按院之試人之欲與者多犬子新進末學寧使之謙退讓人不欲其與人競利況學中老成有養者不少尚有爲不類尊行者奈何不讓之而乃先之耶乞門下勿送若已送過則乞委曲換一老學爲妙此實不類真心初非貌言也因按院臨蒞冠蓋相屬不敢入城求見謹此布意

與沈湛原教諭

名應奎崑山縣學○計三首

訂菴書牘

卷七

金

則未矣敝鄉士風已大壞而縉紳之家又易流於狂蕩恐出門廣交未必見取友之益而先使斲其天真非計之得也如云督教豈不類所能不類所得本淺况加之以日隔之疎卽今棘闈中何題當擬作文必如何可望入彀不類皆茫然在中幸得門下有意勗之進此匪特此子之幸實不類之厚幸矣每月朔當詣學領題次月朔呈課再領來月之題所願門下多方指教務令有得或經門下識拔佳士亦使課此題惠爲法式尤出上願而非所敢必輒以祈請惟畱意

又

昨受重委卽擬課上偶過顧德甫其坐上有一友竊知朝事者爲言于公已起拜詹事教習吉士矣不類聞之悚焉以懼不類于公原未識荆且斥鷃之望鸞皇遠不相及徒以受委門下猶以于公正臥東山可無嫌忌今旣入居要地氣焰自都竊意此公素重門下得冊焉冊因門下而加重萬一侈以示人使不類棟罪廢姓名恩於賢士之列將無被人冷笑乎門下故愛不類棟必不忍見其貽笑於人或未及知

訂菴書牘

卷七

全

于公之起拜耳特此請炤卽擬以原冊幅繳上恐有似於遽然抗命故先道達其不得已之情以伺門下之垂諒而後敢言辭

又

犬子傳示門下欲看崑山縣志不知尊意何所屬若萬曆四年所刻者不信不傳此其書不足觀也上之則嘉靖間有方奉常志弘治間有顧侍御志此時民間俱極難得矣更上之則有蔣志季志亦皆不足傳故迄今無傳更上之則邊凌二公所脩在宋去今已

遠絕不可得大都邊凌之書爲鼻祖方奉常可稱嗣孫顧猶病其太略其餘則非不類所敢知也惟門下明示之

邊名質官掌儀凌名萬頃官直學顧御史名潛方奉常名騫

與王道錫訓導

名彝叙吳縣學○計五首

與足下初無根柢之容蓋片語未終而寸衷已合以斯知人世交情必鹹酸臭味相近而後可投耳昨過荆谿先從安節父子劇談再領老丈緒教所得良多比還舟卽解維去猶有小歉若未舍然者則不及會定所差似缺陷也第卜居之意津津雋永一時未敢

訂菴書牘

卷七

全

輕言以白髮高堂萬不可從流寓所謂家有老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足下幸會吾意城市非野性所便村落之間不知何地幽可避世眼中閱人無論顯晦飛沈亦有可結爲同心者幾人願足下爲我物色之勿厭詳示

又

昨借兄素衣走拜亡友墓道瞥見夾畔梅花不能遽舍之而去登舟深入獨坐林間則山色當前湖光在望可掬可餐風送花香倒灌入鼻劇甚有趣獨恨不

足下同來浮一大白耳畢危子身無伴不復久留今
遂掛帆西去素衣奉還至精至好不似掌故先生所
能辦且芳香馥郁何也有道之士亦自爾爾耶一笑

又

在荆谿得亡弟報秘不敢發正恐衰白慈親風燭不
啻萬一聞報而驚眩弟遂不能出門而數千里之外
二嫠六稚蓬飄浪泊弟不自往亦何能爲情當是時
真進退維谷也三月初馳而北四月初得持旅櫬登
舟仍馳而南一往一返此情此景不堪爲足下道抵
可菴書牘

卷七

七

又

承示安節兄東頗有可聞者所云按公想係舊在事
劉君也吾丈歷俸遂已逾年否度劉君之知丈必深
不類第方棄委溝壑無能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心
自愧之至云僚友相與不必徇不必矯豈足下於僚
衆之間不無牴牾而安節兄以此言相規乎此非吾

所望於丈者末世風靡所不足道吾輩居身信心信
理中立於不阿不唯之界足矣何必過爲矯矯以樹
的於稠衆耶安節所述不類劄語丈謂其未明弟恍
惚猶記春三月間曾有人言推補安節而 俞旨

未下當是時安節以出處之計豫策之於弟故弟復
之之語有云當決之於心欲出卽不必辭果辭則必
不出爲妙今之世辭疏方 上而行裝已束往往

成一套數有道之士不當脫此牢籠耶安節尚執吾
語以請裁於丈丈終當何以裁之大都出處二端原

可菴書牘

卷七

七

有聖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未嘗偏是夫處而槩
譬乎出也但在吾人自應量已之地位量時之事勢
若地位可爲事勢得爲卽出而展夙負報 國恩正
丈夫之美節有何不可倘或賦囚山窺捷徑而不免
依違遷就以自喪其生平則又不若處之爲得安節
兄人品吾所深知亦所深信決非苟且以赴功名之
會者此行亦似不可尼矣不類第淺見薄識無所可
送之行端有藉於足下足下能有言以爲之助卽不
類弟不勝其願幸又奚必其出自已也想今之時事

勢之難已百倍於往日持正論却名根不必於同不
必於異惟求其當而後止然皆非安節所難不類第
竊伺其居常每以本生兩尊人爲念刻意欲微
一命之榮此行必且忡忡在胸前足下宜思所以破
之區區世榮原自世人所見泉臺之下或別有可以
慰心者况其尊人生有爵祿安節何必恣懣於此一
格此念恣懣在胸倘未免有所依違遷就乎慎灑落
早回頭恐足爲安節小助足下以爲何如

又

訂菴書牘

卷七

奎

去冬之病幾入鬼錄奄奄及春支離榻上而老丈不
惜屈體視之榻前數語寒溫殆勝於喋喋唇齒而無
情實者矣過此不相聞問者又百餘日念丈此心何
嘗不切一水盈盈不時得便有便矣而手懶舉頰遂
已之也辱老丈劄示問犬子秋間之事乃子叔疑之
所以取賤者第而起此念卽非弟生平止足之行徑
丈而爲此問亦非丈居平知愛之當然矣弟不敢對

又

第四十年不自愛惜幸歸田而始知死期之至計已

晚矣是以積日累月病無已時吾丈素神王又善自
保攝而比來亦復多病何也敝邑樊侯四年冰蘖一
旦欲舍之而去真是痛心疾首計無復之敬陽熱心
勃勃乎不能自已欲匍匐以控撫公此其意甚美但
樊侯之意未必以爲可行弟亦贖贖實無折衷而此
心切不忍於樊侯遂爲舉筆然終當藉敬陽之口無
爲貴不類弟之筆耳鄧侯品格清高志行純備往曾
受教於吾丈繼復得示於樊侯此心亦深切敬慕先
辱在顧衡門而慢之去矣豈容更屈其車從耶弟嘗

訂菴書牘

卷七

奎

有一片癡心在胸中以爲海畔偏陬人情反覆但得
當道公祖父母一一皆有特操不至如已前狂瀾日
倒俾小民保有子遺公道未至殄絕第於缺畝間聞
之藉以快心適意足矣足矣何必定以此溝壑之身
與當道納交而後爲得耶吾想他邑之人未必無不
識樊侯面者樊侯故自有其人於胸中又豈無鞠躬
盡禮以望樊侯嚙笑者哉而樊侯眼前未必見之也
則人固有不繫乎識不識者矣丈得以狂談笑我乎

與周縣丞

名命新崑山縣計二首

昨承枉顧失候爲罪不類居平禁戢家奴生事此父母所素諒者不意有一奴輒犯徐振溪兄之使振溪兄於吾鄉爲賢者則曲在賤奴而不在徐使明矣敢借父母三尺治之料父母懸鑑必得其情輕則笞朴示懲重則呈解陳公祖正罪不類不但不敢私護抑且大快其平生禁戢之心幸父母垂鑒

又

九保開河事今早區民具呈署印公祖准行貴衙矣開河本是通區之利而民情只惜目前小費不肯認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真出力唯有虛應故事徒滋一番勞擾則又不若不開之爲愈也欲得父母先出示本地方凡河中之泥俱要挑進田畔之內不許堆畱兩傍若他日驗看河邊有新土卽重責枷號罰令再開日聞父母公事忙冗且求委巡檢先往督工許其朴責拒頑者待開至工程一半然後勞駕親到一查庶可以儆惕人心不敢懈怠矣謹此代布千萬畱神

與方主簿

各仰其山縣

廢棄家居六七年並未嘗有一紙姓名上父母之前

頃因家奴負欠錢糧而告諸父母以父母職掌在是也錢糧至此時而不納則縣中之所比者何人家奴違法不類豈不能自治以家法而必送之公庭正謂追比錢糧自是父母事也今不惟不追而反從不類請宥恐非官府之體然則所欠限銀可遂蠲乎據理直復唯門下自財

與康巡檢

名如金石滿司

所諭莊錢與趙松爭接蟹事僕先已知之趙松乃種田小价也其所爭之事直在莊錢曲在趙松僕已將

可菴書牘

卷七

奎

趙松家法責治矣後夜放火其有無不可知而莊錢心疑口喊實無大罪若曰法應坐誣是私護趙松而枉屈莊錢也非天理矣僕昨曾面告平生決不敢違天逆理曲庇家奴者門下豈不能深信之耶如果解必不可枉其曲直請卽以僕之言爲證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七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八目錄

林居書牘 壬辰廢歸

與舒中陽

與劉雲嶠

與王文軒

與楊小林

與李本寧

與潘見所

與張西江 三首

可菴書牘 卷八 目錄

與葉龍潭

與呂渭陽 三首

與周二魯 五首

與陳章閣

與徐念東

與郭希宇 二首

與田東洲

與尤紹菴 五首

與聶化南

與林榕門

與樊綸川 以上俱舊雨

與史玉池 二首

與常心吾

與郭清宇

與劉景孟

與侯少芝 二首

與薛青雷

與葉吳西吳虛臺 以上俱舊賓

可菴書牘 卷八 目錄

與鄧太素 二首

與劉環水

與熊石門

與凌勝沙

與劉

與夏中瀛 二首。以俱江西門生

與王覺宇 三首

與蔣賓吾

與王太羹 五首

與姜式周

與王守吾

與曾揚庭

與唐台屏

與潘欽盤

與許圖南

與王蓋亭

與田汾南

與鄧少谷

可菴書牘

卷八

目錄

三

老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八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八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稿

林居書牘

壬辰廢歸

與舒中陽

見前

春初戴罪去 國買舟南行僚友張惺宇憫其途窮
轉爲傲惠於前院潘公特遣舍役相送蓋自下潞河
以及家門藉賴潘公明德實出幕府湛恩不敢忘德
於番公敢不歸恩於臺下耶故山蓬徑依然母子見
面歡如隔世今而後雌伏自安矢心不復與當路爲

可菴書牘

卷八

一

吳郡張可菴
尺牘卷八終

聞問唯是客冬還自隴右得貴鄉諸友上公車者投
以令子手劄知其能以萊彩奉王父慰明公望雲之
思明公得壹意爲 國家任宏鉅忠孝兩無負矣東
海之濱望桂林象郡奚啻萬里從今不獲與令子相
聞聲也家報中能爲轉致鄙私惓惓否淮安守李君
與不類棟同出師門爲十六年老兄弟今在明公部
下所不爲之徼大造焉心其忍乎幸明公不訝

與劉雲嶠

名曰寧

方舟侍教指迷導窾爲惠良多暮忤雨聲催人別去

次早將遺探掛帆更一執手則聞中丞公已有差役
於河干見尋不得不蕩漿亟發非故有心求避甘犯
踰垣之戒也此公方孜孜理道求民之瘼而不類弟
素不謹於口立談未畢慨歎頻增倘於風俗薄惡處
自不能隱無論取咎於親故或反爲此公所笑毋寧
遁而去耳敝府去武林不遠度錢唐卽邇信州度明
月望可奉太夫人入里門三徑未荒喜可知已唯是
國事蓄憂所需於大賢回挽不淺限期既及願丈
無久戀故山爲幸第一厘有產負郭可耕從此與丈
可菴書牘

卷八

三

雲泥當絕僅持此中肝膽千里相映照而已

與王文軒

名明

不類第棟器局皆寡才識疎庸無一長可見比數士
林也僅有半點初心不敢自昧以之處世動成藩觸
未審二三君子何以收之入盟籍而門下其人者故
抱隆望重亦睠然不耻下交蓋不類弟雅不諧於世
情而獨得昵於二三子生平自詫非不遇矣春首之
事 國本所關禮垣被謫省中公疏自不可已弟非
託此立名也豈期 主上震怒無益於 國本有

傷於

聖心爲臣子者正宜悔罪之不遑而又何

敢居之爲功以老丈相知相信猶然溢美其詞不類
弟能不內愧而汗流耶夫旣以身處其位則死生進
退皆屬尋常事耳而一旦以削籍者多共相驚歎過
歸於 君名畱於已尤非不類弟所敢承矣抵家
以來杜門匿跡先墓之傍有屋數椽闢地半畝澆花
種藥遂可了餘生卽里中親舊已盡謝却往還乃老
丈不遠幾千里而遣人臨况其虛損書損惠欲尋夙
誼品壑間人捧械跪讀殊凌兢不知所以爲拜將辭
可菴書牘

卷八

三

之於來手忽憶歸舟過淮陰陳中丞曾有所餉再三
辭之強而後可萬一老丈知其事毋乃謂弟長於酬
應而薄於知己乎唯是廢棄之人不能有以報且爲
雲泥所限亦不敢有以報私心冲冲弗安寧處耳方
今寓內多故南倭北虜兩黨俱成而西陲叛卒在中
爲梗 朝議紛紜未有一人明目張膽主持旋幹老
丈得代願風駕還 朝力持而定之使弟伏在品壑
者永享太平之福至幸至幸見面無期感知良切言
之不覺其長所祈鑒至

與楊小林 見前

念不類棟於門下非有積蓄舊之知間侍吾師李夫子評隲寓內賢豪而慕用門下於心勃勃矣迨承王命役事西陲遂得從門下締平生之好顧不類棟受性迂拙膠泥不通於時事必信心心必信理與物多违倘非藉手門下黽勉驅策安所逃吏議而不犯刑書哉七尺猶存未填溝壑方擬圖報萬一輒以罪放歸始入家門母妻兄弟共保眠食不勝慶幸先墓之傍有屋數椽闢地半畝澆花種藥足跡不履可菴書牘

卷八

四

柴門之外卽敝邑親故業已謝却往還何意天上故人特煩命劄千里飛墜綺縠紛綸清珍稠渥皆非岳壑間所宜拜矣雖尊命在前使者又從而強之至再終不敢登嘉感藏高誼沒齒在胸而已西望函關形畱神去

楊公具儀謝
閱視薦故辭

與李本寧 名維慎

廢棄餘生僅存半息若有若無矣少奉先人之教硯硯二十餘年以歸保故園丘壠不勝微倖唯是張氏之先數世一經涓涓滴滴未必章顯自曾祖王父通

籍金閨施及先君登壇拔幟而牀頭遺業積千萬言俱著名字所恨不令兄弟委瑣無當浮沈世路無能底厲而紹明之爲先人辱近稍校羅舊刻刪訂詮次裒成一家之書不類棟意在深匿篋笥垂子孫雲來毋忘先緒而已不願有嘉聞也仲弟文柱則謂出穴之士不附青雲不施後世此言豈欺我哉今天下雅道日淪誰執牛耳則唯有本寧先生願鵬鵬斥鷃遠不相及何繇自致頃又得弟家報道本寧先生胸中已有不令兄弟也復記不類棟使秦之跡而重與之

卷八

五

不類棟內慙面赤汗淫淫下矣夫以先生之采薪采菲而不廢不類棟也棟故自逃諸門牆之外棟之寐久其不寤乎乃敢按殘編從新訂令小史錄其略以請於門下非不欲盡發篋中之遺呈正有道因所訂次視舊刻裁去八九不類棟若以爲古人立言垂世正不在多貴在可傳耳先生以爲何如吳楚異天非遠萬里謂當特走一力待命門下而廢歸以來矢心不作境外之問輒欲以便還行李讀詰弟不類棟居結茅絳帳之側甚邇然不自爲賓必借弟之言以讀

則罪人分義萬萬不敢唐突當道也卽今上奏先生亦祇陳叙厥因不及寒暄問候一語蓋一及寒暄問候便是削牘非罪人宜染指矣京源涇水西望神馳

與潘見所 名大復

高才重望不入史館而下就郡縣之職已足爲丈稱屈蜚語入而妍媸不辨用人者於是失權衡矣爾時弟猶在班行雖不當事亦聞其略此其隱微非弟愚見所及意者丈自能察之弟故嘗領劇邑屢瀕危險迄今談虎色變則又不能不爲丈扼腕也弟廢棄在可菴書牘

卷八

本

岳壑不敢復齒及人世事第承吾丈手示中及此不覺舊念之復萌然岳壑中人無能爲丈置齒所望公論大明自有爲丈愬不平者幸丈自信自愛

與張西江 名壽

淺薄資材浮沈中外衰殘甚矣久有遁思第無其會昨歲得以微罪行此莫大之幸也不敢口稱幸者嫌於去國而忘君自比悻悻丈夫耳歸已兩年匿跡郊野一應世故俱所謝絕同里親朋亦盡無還往乃太素君不遠千里而相訪廿載故人不客不

一見則出足下八行蓋風誼殷然矣罪廢餘生卽不知足下補官江北又何云退臥章江耶如示中絕交守嘿之義正弟邇年所證小果弟且持之以了吾半世恐足下蓬瀛尚不能安此也足下年方壯入官以來未及少見其生平遂可汶汶腐草木乎願足下善自愛所寄玉環旣是君家重器義無可受而太素兄以爲可携至不可携回強之再三窮措大自搜箱篋又無可爲知已報者彷徨移晷太素且不能待矣聊以舊銅爐一座周東村秋空落鴈圖一卷附見鄙忱

可菴書牘

卷八

七

初非云奉報若云報者真木瓜瓊玖輕重不倫也臨書極是慙媿外太素兄傳語足下意旨第一一領悉爲人故無他長唯有半念嫉惡好賢惺惺不昧則爲足下推轂自非違心之行况居平相知之謂何弟恐未有機便且其人其言不足爲重耳諒之

又

憶昨太素兄訪我蓬蒿出仁丈手書業已肝膈共照去今忽忽且兩年所而丈之德意時時在腰脇之間也比太素還倉遽莫知所報而其銜慙負媿又時時

在睂睫之間耳伏想起居住勝偃臥東山上下今古當更有得用世之志畢竟動息何如弟嘗謂出處人生之大開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在昔亦並言之未必一於處而廢得時也今人栖栖末路而不勝難肋之戀者固失之早卽矯矯自好而去以窮日之力亦未免失之亢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第已自穩保溝壑而猶爲此言以勸人似乎不恕但材具不同年力難強弟老矣血氣耗盡矣所謂過時者也自宜退若丈正可以有爲之時無端而寤宿永

可菴書牘

卷八

八

又

候當窮陰風嚴露肅戢翼一斗室私屬不煩覲其面忽里中貴人相過亟辭去之則云有洪都故人寓書必請而後敢入不類匿跡藏名半世交游夢魂不及矣胡然而有况豈其有蓬心耶比發書則爲足下命詞聲調既同此無異也夫足下定以能君八行知弟

之不能忘故乎兩心映照千里猶促膝耳弟比來於寶藏益深探於塵緣益剖破無論生前事業幻爲虛花卽死後文章亦於我何有弟不知足下能共質證此義否杞人憂婦小之乎以身爲桎梏者倘足下肯盡發篋中之藏上下千百年之事而縱心焉當不河漢第言也所教新鐫自是高座道人登場設法飛花亂墜但不知足下何事小用其心乃爾爾我各有子粗知章句胡不以此讓與之一笑

與葉龍潭

見前

可菴書牘

卷八

九

河州亭上醉明公之酒飽明公之德此生平不可一二遇者何能時刻不在心也顧廢棄之餘但當與田夫漁父別尋勾當不當更問先年事耳衰慈幸健眠食弱子皆使讀先人遺書雖學業未成然僻性素無厚望故亦不過求之也東倭未靖西虜正強鄉里傳聞不啻如夢中囁語而鄙人又一意掩關凡朝家事絕不願問弟以臆見度之東寇在海外卽大猖獗未必爲吾剝膚之憂可憂正在於西而今旣屬之於明公則萬里長城不垣而固無論明公之才識足以

辦此卽其一念精忠耿耿 上帝臨之必爲默佑
終當一掃胡庭耳鄙人非以此獻諛於明公也不記
子夜燈前所言黃鄉草寇乎以明公之實心擔當非
若今人姑言之而姑爲之者自足以乘機違會而動
枚成効鄙人居岳壑下念念不忘於明公正在乎此
似亦近於癡然古人重知己之感初非若今人拜跪
起立以爲恭而已明公高誼當於古人中求之故鄙
人癡心亦自出於今人之外可與明公言不可以告
他人也不盡惓惓

前菴書牘

卷八

十

與呂渭陽

見前○計三首

東南風會日流老父母業已耳而目之邇來愈趨愈
下是非白黑顛倒柄鑿無論不肖卽賢者而未免有
所徇有所惑其言遂不可憑矣不類第以一齊當衆
楚僅能付之浩歎此言唯可與老父母道之所賴今
邑侯聶公神明果確真足以鎮定煩囂貧民稍稍有
生氣廉叔度來何暮謂是敝邑之謠無不可也但利
於貧民必不利於巨室恐有假借依憑以搖撼之老
父母有便於聶公或致丁寧只此執極而不變不患

治平不爲天下第一耳且聶公於老父母有鄉曲之
誼倘此中當道爲老父母相知者亦須多爲推轂使
得盡展其所長此實敝邑萬姓之願而不類第敢代
爲控之於老父母之前干乞鑒之更乞秘之

又

向者遠承劄諭皆出肝膈之言知老父母之惠愛深
也陸侯自是長者終爲地方所累第未嘗不惜之而
謂有所短長殊爲可笑此殆所謂怨飄瓦者耶聶侯
繼之可謂苦心勵志而未免爲有力者所目攝誠如

可菴書牘

卷八

十一

老父母所諭此其故有難言者陸侯之時士夫春元
以至於諸生上舍無不人人得其欲而聶侯繼之所
勤恤者唯窮鄉下里顛連無告之輩彼重則此輕勢
所必至而況人情世態其日趨而下也又如水之東
逝而不可挽也第嘗謂老父母之時如狂瀾初倒猶
未涖洞尚可補塞在今聶侯之時則勢已滔天吾不
能爲之計矣所可恨者無告之民如黃口小兒心中
了了而口未必能言卽有能言亦無由上達而富有
財者貴有勢者依城馮社其言足以變亂黑白其力

足以倒置賢愚此治道之所以日敝而今古之所爲不平者也老父母於聶侯爲同鄉又稱同志恐不可不多方爲之地第念高邑錫山南北竝峙竝持雅望其所軒輊百折不回定不曲徇世人口吻第於錫山不敢不盡其心老父母於高邑最相孚契似當乘間使之知之不然三人成虎可不畏哉第與聶侯初無私昵第實見其爲賢而又見吾鄉之人挾私銜怨者滅盡公道實於心有大不平焉又因老父母前諭及此故敢布其腹心幸勿使不相知者聞之也

市菴書牘

卷八

三

又

歸林數年藏名匿跡彌久彌康兒女婚嫁卽古之人所稱爲累者以不類第處之亦應迹也視吾盈縮爲低昂何足爲累哉唯是前因不淨後果多愆無意求名而知已者必嫁名以禍之無意召謗而異已者必造謗以辱之然不類第付之應迹無不得於心矣往者曾受老父母心教頗言陸侯之事不類友之於心真無愧怍雖人言千變萬化第自信其不濡不爇者故在也陸侯在邑時第之評騭總謂其爲人自是君

子其居官實有可議焉有爲民父母而壹意徇人使強凌弱富欺貧榮赤之子含冤而無控耶若其意念忠厚操守淨潔則其人品豈能概而少之今陸侯久去吾邑而第之言不變也第雖涼劣往會叨朝廷耳目之任公是公非安敢自昧其良心而曲爲之說舉頭三尺豈真遠歟向來無便未復老父母之教茲乘便復之

與周二魯見前○計五首

念與二兄別忽忽逾兩年於此第故孱弱策名廿載

市菴書牘

卷八

七

宦情常在有無之間丁亥病去已還初服庚寅再出雅非其志矣衰白慈親強而後可不謂值邊釁之驟開羽書告急且日至而不類之軀乃使濫承兵寄則第之蓄有遁思豈必待壬辰春事而後決也幸與事會奉身以歸所不敢向人前吐此衷臆卽二兄相知相信亦或未覩其私耳既入家門壹意藏匿郭外半舫偃仰自如足跡不履城市同里親故盡却往還其在各天又無論已何期二兄情誼殷篤輒枉信命顧我蓬蒿所詔前事往往若夢竟一旦爲兄驚醒則紫

尊黃鵠瑤篇錦字依然在手轉覺光芒逼人弟憶兄所以罪譴猶然依稀恍惚蓋弟自歸來矢心不問朝事不閱朝報故半世交游升沈去就了不之知矣但記昨年有友生謂我周二兄亦已去國天下事其終不可爲耶弟時方病風懶開口竟不暇叩其詳乃今知兄雖已去國尚未能安保故山也弟之數莖弱骨得長眠於茂林豐草之間福分良厚非故誇詡於兄兄自問我近況若何耳雖然兄所負不小天有意生兄必有以用兄如弟則蟻螻微細有之不可菴書牘

不卷八

四

又

各天知己晤言自難聞聲貴數然吳楚分疆不啻千里而遙談何容易昨歲抱病掩關忽得足下書真似從天而墜既已粹粹報去便謂天倖不可再徵矣秋月春花總關佳思更於何處思望美人徒使勞心忉忉也乃八行再至情款彌殷嗟嗟天下僅一元孚耳若不類棟者車載也一元孚胡然流澈天下而猶不遺不類棟其人者耶世所稱知己非以彼知此之謂謂彼此兩賢兩相知之惟難也若弟棟其人者何足見知於足下知足下者又何藉於弟棟其人而足下

可菴書牘

不卷八

五

存之若此不類棟區區此身有不奉以許足下非情矣往者拙詩漫呈大方深慙布鼓來教謂其超超甚適非與曰然弟之適初不繫乎身之行藏名之顯晦而在乎意之有無嫠婦杞人意偏於有不類弟悠悠忽忽若有若無又安知秦人之爲肥爲瘠也澄海尉業足垂不朽安期羽服范蠡漁舟實獲我心塵囂昏白日罔兩戲通衢吾不欲觀之矣桂子蘭孫森森滿砌植深發茂胡二豎之足虞仲也不永意者內典所謂缺陷不得圓滿者乎足下達人猶未能舍然何也

第於造物使倆自許校勘得破年來偃仰山中益復
精進非敢在元孚前面謾浮世隙光無論眼前事業
卽身後虛名亦於我何有而孜孜矻矻役吾心於優
幕之上智者不爲問我交游晨星落落同郡之內若
汝師先生是吾父行官階崇矣恐多奔走者溝壑蹢
躅寧甘疎迹登之先生却頻頻晤對引繩批根殊開
我茅塞涉境而外如荆谿吳季子錫山虎頭兄弟亦
聲聞不絕也足下命我詳告遂無惜縷縷

又

可菴書牘

卷八

七

第所居在山之左推窓而西來爽氣不乏地頗勝也
誅茅爲軒但可容膝強而名之曰木鴈昔年詹中子
實記之倘足下能爲我一賦否然不拘體或更爲記
亦無不可昨者郭丈哲卿馳訊問我蓬蒿弟爲報謝
曾問足下起居當是未達鄙意耶足下於哲卿聲息
易通試以吾木鴈軒并屬其一語何如詹中子記錄
去一覽澄海集中三憾諸篇似有專指第於戶外事
久不耳聞讀之惘然須兄詳以示我潮陽遷客二記
伯仲子厚又可具一時典故第雞鳳同效可遂罔別

耶卽同里同官終難同年而語足下立言垂世奈之
何使失其真也

又

第之初歸也萬緣已盡唯是兼葭白露時或懷人之
未忘旣獨居久而人事絕胸前空曠纖翳不留則遂
并其平生知己而忘之矣郭門之外故有鹵地數弓
積日累月環植竹樹綠陰蔽天中闌草舍僅容張生
蹲踞不堪開徑延二仲也而眼中復鮮知心之友則
與人不若獨居之爲適始掩關時人猶疑其作意乃

可菴書牘

卷八

七

今第之神情愈久愈安而人之疑第者永消霧解沙
界之內若不復有張生而張生自顧此血肉之軀在
沙界內亦若有若無矣堂有慈親眠食頗健長兒成
室濫入宮牆將取先人遺籍盡推與之兩雛弱魯亦
使勉就句讀饗飧朝夕荆婦在閨也第此身實無事
可辦足下來論謂第有何工課第何工何課之有日
高而起未燈而眠晨粥午飯日日不缺間或佐以濁
醪鯨吞牛飲頽然昏睡如此工課無煩程督而力所
優爲此外不知也來論又謂史冊難親孤寥爲至而

歸怨於病目第雙眸如故年至稍昏則有之然未病也而此心視史冊如空花亦何暇與之相親耶足下長吾一日老則同老先人棄諸孤時第方弱冠孤則同孤半伯外人血氣已衰筋骨利敝病則同病若貧則何累於我而愁又何物何能爲吾祟也足下天分十倍於我學力十倍於我識見操持又十倍於我倘疑弟之言爲非情乎抑相悅以解不至河漢也元孚足下人生貴適意耳毋論生前事業盡屬泡影卽死後文章亦於我何有而必勞神役形以倖不可知之

可菴書牘

卷八

太

知必我諒

又

積月累年因守一室不窺闕外今十月六日爲友人相約必要一起勉而舉足剛出門則來教入門矣據

應門五尺云是使者所投以理度之當非使者使者能輕千里而來胡獨吝十二時之留遽委之而去耶發尊教謂先有劉金吾寓言以不得第報言爲怪第回思再三莫必其自但記前年六月有一急足投械口稱老文所命足未及駐卽行似太甚匆忙也何物金吾故秘其姓名於第不露耶奉兩次來教皆云欲有所辯未審所辯何事吾鄉中丞中丞耳第卽不能不數見見亦何能遂深言丈既不盡出其梗概示我第又安能自出辯端與人角勝負也所惠二冊一問

可菴書牘

卷八

左

辯牘記曾領教過前復管登之二首快口直腸辭嚴義正真救世之良藥有用之文章以弟觀之第一首中能刊去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六十六數語斯誇全美而第二首中周孔不能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證涅槃之果釋迦亦不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建唐虞之治此二言者未臻至理窺丈之意不過欲委曲於前書之旨求無礙登之之教門耳豈知立言垂訓稍有委曲卽人得而察其幾微有難掩者若復顧叔時一首可以無存以丈重叔時

固不可以叔時重丈亦不可何似兩相忘於無言也
至於南北將才疏尤其可已方吾身在事則當言當
行一毫不得放過空花既已過目復倒提之奚爲丈
蓋厚有所負一時消磨其雄心不盡耳古來豪傑慷慨
慨自許而終其身未售以老竟死者何限丈豈見之
不早耶第屏跡郊原戲爲郊居小詩附上請教

與陳章閣 名鳴華

人世交情殆有夙緣非可力致者目前紳綬之侶不
重同籍兄弟耶而陌路相望甚且有臨事相軋者矣
可菴書牘 卷八

王

王

不特此也同郡之中同邑之內親連瓜葛不更重耶
而含沙射影亦自不乏然則乍見而蓋已傾片言而
契卽合不藉夙緣安能強致竊怪不類弟之交仁丈
也有先容乎爲同籍乎同里乎途次偶遭頓成莫
逆意者臭味鹹酸有不期然而然者乎當弟之蒙罪
言歸風塵滿眼而仁丈遣人追之河干隆以盛饌若
有不忍別者矣及弟之委身溝壑可有可無而仁丈
復勤德意臨况衡門重施厚貺若有不忍棄者矣此
情可比長安道上面交者哉弟非有胸無血者乃三

年無寸楮報謝門下倘仁丈心疑而色怒叱去而屏
絕之不類弟亦何說之辭而敝親周君還道仁丈相
見時頗問其居起不惟不卽誅外猶若殷殷有不忍
忘者矣仁丈真以長者自處而不類弟其小人耶仁
丈持衡校士公明並章得諸周君之口又甚悉也周
君行第方抱狗馬疾伏枕綿惓幸餘半息萬萬不能
無一言以謝仁丈周君爲實甫內兄仁丈久已熟之
其所以噓扶引援不問可知當亦無俟於弟之丁寧
者弟但可爲周君致感謝之意耳乃若潮州司李唐
可菴書牘 卷八

王

王

仁暎澄海縣令王法皆第及門士旣依仁丈宇下不
類弟何敢不疏其名於仁丈之測仁丈試察其居官
無愧所知否裁者可培不無望於仁丈至於臬司照
磨沈維垣往嘗與之同事亦不忍遽忘夙昔也輒附
言之此則與仁丈爲同鄉弟言殊失之贅蓋寧贅毋
略謂在仁丈知己之前理當如此何如何如

與涂念東 見前

春明爲別恍惚夢中事去今不知幾年所矣不類本
自孱大浮沈中外鬱有遁思入家門藏名匿跡無

論冠蓋之交斬焉謝絕卽寓內所稱名下士間有記及不類者不類亦且趨而避之蓋慙其薄劣恐有似乎沾沾自喜然也客歲曾奉惠書始知老丈已解

朝簪而負丘壑當是何時復緣何事此則夢中所不能及矣不類在家矢心不問世事不閱邸報半世相知升沈顯晦倘無尺一之惠卽無由知之亦不欲知之也老丈旣處丘壑而猶然記及不類此不可與冠蓋之交同年而語不類竟未有一言半詞報謝門下也母乃非情乎吳楚各天鴻翼不繼必能有以諒我

前書書牘

卷八

重

偶遇便足言邁洪都輒遂舉筆直陳所以不蔓寒暄

與郭希宇

名惟賢○計二首

異日者皇遽出都離齷不足數而仁丈特惠珠玉裝點其行色至今光燄在扇未能一時舍手也弟本凡劣浮沈中外業有遁思幸與事會此天所以成全其人若曰以身爲國遂以比當世賢人君子則弟惟有愧死而已廢棄餘生奄奄待盡卽不意仁丈猶尋夙誼而鄭重書問之辱仁丈之情厚矣但使岳壑中覩顏與當路相往復乃以敗第經經小人之見則又

奈何岳壑中又無所可爲知己報者聊書一二近作請教亦欲覓四韻謝厚情其如來人之鵠待不可稽耳諒之諒之

又

仁丈之蒞楚也遠方逃聽不及快覩其口碑而同里有李君名同芳者歸自楚能談仁丈實心爲國謂舉世不可有二誠盡得仁丈其人者填撫四方孰謂民窮財盡不可挽而之上理乎弟愚意考覈吏治爲大吏第一急務絀虛尚實願仁丈之有意也恃愛爲

可書書牘

卷八

重

知己之言進周元孚時得相聞否海內同盟河山間阻臨風數鴈能勿泫然倘仁丈相聞也幸爲弟致意何如

與田東洲

見前

老公祖壯猷隆望比接吳之日不類棟已耳而習之西陲之役獲承聲欵所見過於所聞矣及至還朝而罪隨其後所謂我躬不閱也歸來數年矢心不問時事不閱邸報卽老公祖之填撫湟中尚未及知又安能知今日之晉位本兵也不奉信使正如盲人坐

暗室耳聞今倭虜竝橫南北羽書交亟非有大名世
出而運旋於其間固克有濟當今之世舍臺下其誰
耶唯是 官府情睽上下疑忌當機應卒恐今日之
難更難於往時諒臺下必有成算必有定力昔人云
能醫人所不能醫之疾斯之謂良醫能處人所不能
處之事斯之謂豪傑不類棟厠足門牆辱知已久蓋
拭目望之

與尤紹菴

見前。計五首

初不類之承乏兵垣也自愧東南澤國之夫不足與

可菴書牘

卷八

五

於邊疆大計竊效以人事

君之義則寤寐寓內

賢豪可藉以慰拊髀之思者指必爲門下首屈也役
事於西得接雄度深恨相見之晚稍共談事卽剖膽
裂肝不襲衆人唇吻如來諭所謂快口直腸正不類
之所傾心佩服者矣苗兵大砲門下所持自是中窾
總之心乎爲 國豈有所抵牾於其間哉及不類以
冊事羈畱慶州傳聞門下偶抱奇疾爲 國家愛真
才爲門下愛玉體不得不 請容調攝雖爲門下
實爲 國家今已成夢中事矣門下猶然念及何事

不類自廢歸後絕意人世除書邸報閉目不觀門下
之起家鎮遼及移鎮薊皆無由知時事多艱需才孔
亟其在於今正門下報 國之日不類處溝壑中拭
目望之乃若所施厚惠具悉門下至情但罪人分義
有難於承受者昔年銜 命西征之日業已盟心
決不敢受毫忽之賜今卽去伏溝壑而此心豈可變
耶若以去官而遂變此心則向之盟心何爲耶况與
門下以心相知又何必藉此禮節以爲親疎耶惟是
尊命不遠千里而來不忍直拒之以去謹領戎巾與

可菴書牘

卷八

五

食果以承知己之愛其折儀附申謝悃別具土物聊
表微忱非敢曰奉酬也河山阻脩不特會面爲難卽
通書亦甚不易臨楮黯然

又

辱諭東倭始末使溝壑間聞之驚喜以慰不類棟賦
歸八年耳不欲聆 朝事目不欲觀邸報偶遇村夫
稚子竊聽人言來學說倭情孔亟不類棟徒抱杞人
之憂耳今聞尊諭七年積寇一旦蕩平此豈特 國
家之福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能不共舉手加額耶尊

論又問及不類棟生計極感門下骨肉至情棟平生無大志一畝之宮榱桷相連門臨流水戶對青山可無羨乎高堂大厦自爲諸生時有舄鹵之田三百餘畝廿年以來稍稍增益遂及六百之數敵鄉賦重復值災荒每歲所入以了公家可存餘粟二百石半以作饘粥之用半以供蔬菜之需已充然足矣幸老母在堂無恙荆妻犬子承歡朝夕無公私內外之擾不類棟常恐福浮於分絕不敢有過望也惟是一弟守清源少能樹立近忽淪逝手足摧折人生缺陷莫

可菴書牘

卷八

五

逾於此無足爲門下道者門下遺惠至再殷篤之誼何忍負之但不類棟衷情昨歲曾附控門下矣蓋自銜命西征之日而此心已持之甚堅迄於今而不欲變也與門下以心相知豈不能以心相諒耶藥果四物皆拜尊賜其折儀終不敢當亦不敢別有絲毫之答統惟知己垂鑒

又

不類棟自壬辰歸里矢心不與當路相通嘗記戊戌夏荷門下遣人儼然而造衡門必欲以厚貺強之使

領不類雖再三辭去而高誼未嘗不往來於胸中也庚子春又奉手札乃託諸便差俞世德者世德爲不類舊役因而備道門下之勵操永霜且盡心於國事真令人拊髀興歎不意末世頽風邊臣委靡一轍矣乃有門下卓然不肯隨波逐流者豈非國家萬里之長城耶不類復門下書語頗推門下之相知相信不更施貺以重貽不類之恥也今荷遣人再至仍復施以厚貺此門下誤愛不類或念其溝壑中貧乏而不惜傷惠以施之獨不念不類在溝壑中有何顏

可菴書牘

卷八

五

面可以仰拜門下之賜也讀來論謂出俸薪之餘非有一毫他取者不類豈不知門下之清操平生未嘗有苟取何敢以不潔疑門下哉然不類之自處實有難以強受者非獨固辭於門下凡舊日相知皆以此意辭之頗蒙其相諒况門下之相知相信吾知其亦必相諒耳不類受性迂僻所望於相知者但得存實心出死力爲國家效忠於邊陲使不類在溝壑中常享太平卽萬分榮幸矣豈必受賜以爲一身一家之利而後感門下之厚也來者再三致懇勉領秋石

人參以當門下之高誼折儀仍附以復千萬諒之

又

餉門密邇 神京第一緊關要害而稍近腹裏是非毀譽易騰將領等官徂於因循壹意姑息所從來久矣若非門下赤忠爲國奮身擔當力祛舊套挽頽風而一振之何以得此奇捷雖首級止於三十生擒止於五十而振起積衰大示懲創真不世之功也不類久填溝壑不閱邸報奉來教始知之私心欣慰不審制府 題叙 廟堂作何陞賞褒上功以勸將可菴書牘

卷八

壬

來嘗記昔人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便是太平景象今文班中有誰不愛錢乎武班中有誰不怕死乎門下懷死忠死孝之心而又能捐官俸以養死士終獲其用文武二班所絕無者門下一人兼之矣卽所云刑制府特薦蒙 恩陞級何足以酬門下之萬一哉彼寧遠又何人也來教謂不類在關中傾蓋相知不類正自愧當日猶未爲深知門下耳別論同事數年而反不相信者此其識鑒又在否類之下惜哉再拜以復語不能旣

又

往歲 送尊役曾有手啓控真情屢違高誼非敢矯矯以悔辭餽之虛名也若服官而勉持節操去官而遂變初心則是有意操持專爲保守名位非良心矣不類恥之唯是來諭諄諄邇及舊愛不類何忍重負門下一片真誠而終有難於登拜蓋溝壑之中朝餐夕殮原自己足素性猥鄙絕無廣田宅明得意之心而又不欲多積金錢爲子孫累庶幾假藉書籍爲老年消閒之具或者卽煩來使爲我置辦北監新刻漢可菴書牘

卷八

壬

晉唐三書然書麓最重安能輦至寒家今有一策表第柴大履見爲武選副郎渠或有公差及陞轉必從水路東還便舟可帶且以小束致之乞門下囑付役人以竹箱收貯竟送柴寓最便計也以門下之所捐俸又煩門下公役爲我買書近則供吾老眼遠則遺吾子孫永世不敢忘大德矣溝壑之中苦無長物可報乃搜取寸絲附以貂套稍見鄙意此套蓋不類棟辛卯臘月所製而壬辰正月遂出都門南方地煖無藉乎此久在篋中今致門下念門下勤勞 王事

披星露月正可相贈又恐門下原自有嘉者愧此不足備常用也則願門下錄微意之誠不責微物之爲陋幸幸

與聶化南 見前

拜違以後感知懷德念念不忘而時時不忘然未嘗有尺一之牘致子民去後之情者實欲安廢人分義不敢作長安訊問以召戀 闕之恥也乃老父母賸注勤篤於已亥秋惠一械矣今年春又惠一械矣不類棟旣漠然未報而旬日前顧氏遣人之便僅附一

可菴書牘 卷八

三

名帖不作報械老父母得無訝其象貌不似生平知已乎當戊戌秋邑中喧傳老父母遘危疾并州赤子人人籲天而不類棟獨一念確信以爲必無是事已聞 請告歸里又亡何而云老父母出山仍補駕部邑中又傳東西兵事倚重老父母甚切不類私心竊計老父母真心實意爲 國爲民當其領民事則孜孜爲民及其任 國事則必倦倦爲 國無疑而來教復有目觸心燔等語始知不類棟之億輒中也天下事若易若難亦甘亦苦如果能視 國如家則

一著手便難便見其苦若知有已而不知有 君

知有家而不知有 國亦何難之有何苦之有不類

棟退處田間 國家之事不能深知不能深言近以

吾邑論在老父母以前何難何苦哀此榮獨姑置勿

論胥矣富人吾博取其譽足矣自老父母始力反之

壹意救弱扶貧而又幸樊父母繼其後蕭規曹遵先

後五六年間鄉中無不耕之土無不給之家往時之

田畝值五錢者今頓增至一兩之外此其故可思也

縣役公平毫無偏累兩父母之大造吾邑豈其微哉

可菴書牘 卷八

三

彼以私心變亂黑白者未必不矜獎父母之去而冀

後至者之軌法也嗟嗟小民亦可憐已不類棟在田

間無他願第願後至者知兩父母之苦心而不淆惑

於權勢之口卽閭邑小民永永有賴 君門萬里

其誰知之恃愛輒向老父母私布幸不以告人也

與林榕門 名兆珩

蓋不類第之交仁丈最深以固也夫非粵西之故與捧來械思風韻安得忘所自也而粵士之起家爲令者不一再考旋掛吏議心甚恨之不類第固死灰不

然也仁丈在仕路何以坐視其不自愛爾爾耶今貴池令劉國元往令瓊山時不類弟頗聞其有清操貴池密邇皖城仁丈能得其貴池之政何以不似瓊山也徽寧兵使陳蓋菴池州邦伯錢岳陽皆與弟同官江右相莫逆但廢棄之人矢心不作當道聞問卽仁丈亦惟有施而後答耳蓋菴爲仁丈同年友便中或可一託之岳陽之遇弟素厚鄰郡相聞更易尙能致弟此心乎若會間卽出弟此城未必不相對一笑也偶思起貴池正在皖城弘覆之側故乘便言之非獨可菴書牘

卷八

三

厚劉令凡學士之沾

一命者皆在仁丈矣

與樊綸川

名煒

仁父母之在吾邑冰心霜節惠政仁風所不必言矣而其定見定力執守前人畫一之規不因衆譟而小動則不類棟之所中心悅而誠服者也言念楓橋追送剛及兩年於此雖以相隔路遙未能頻通聲問然時時得聞太翁勿藥有喜則又爲吾父母籲天稱慶無何有傳言不諱者敝鄉口舌孽重訛言易生不類素以蜩蟬置之絕不介意不謂吳江公役忽投以太

翁手教乃始爲位而哭彼蒼不憖善人果奪吾仁父母之遽耶豈獨覆載生成凡有血氣者自不忍忘卽仁父母之遇不類棟真是風塵中知己古人輕感恩而重知已是誠何心而棟也老病垂殘竟不能素車白馬一望楚江馮棺而慟遂不可稱人於世又何負愧之云也姑遣一力代控太翁堂下并請罪於吾父母靈前哀些不成有淚如霞此間俎豆事業已具呈當道當道頗多與仁父母相周旋者俱無忤色不類雖綿力無足爲重而胸前熱血必不敢冷以遺憾於可菴書牘

卷八

三

泉下之人并告以爲太翁慰

與史玉池

名孟麟○計二首

弟本淺薄丁亥之歸謂可無意人世矣堂有慈親以仲弟不錄於南宮展轉作惡不得已而重施脂粉以出途中曾遇仙舟疾馳而過竟虛一晤言三年岳壑之資再入闕庭時情物態愈益生澀動輒與人相抵牾復爲西役事惟信理嫉之者衆弟之歸心業已日切幸與時會得以微罪逐去然內憂外患並露幾微處堂之慮有不當頃刻置者特起老丈於荆谿之

上蓋藉賴不鮮矣挽頽波障未流爲人心世道重是在老丈圖之

又

第以二月三日下午潞河留灣中者逾三十日蓋與孟五岑晤言不啻十餘度五岑以三月六日登舟而第於九日從陸走河西務絕未聞有他信老丈何據云云豈途次得他疾耶若廷杖之日第身親觀之雖極苦楚不至淪亡也倘老丈別有所聞乞更詳示第去國之前一日諸老見過者皆問老丈起居業有

可菴書牘

卷八

書

定說除書之下無足爲異老丈以出處下問豈以同心遇我乎第又何敢爲都亭郵套語相應今之時事可憂極矣老丈而以潔身全名爲高則不出自佳第朝廷養士徒欲其自爲否耶誠念及此恐老丈不俟其詞之畢當戒舍人趣治行矣二端在丈謀之於心第不敢執其一以從與同心也

與常心吾

名居敬

不類棟也才識綿薄器量易盈生平未嘗有遠志然亦不敢矯矯務名高以自張詡第能信其意見行吾

所明而已由爲令而入省終始不離左右當察之甚悉也春間之事省中公疏自有舊規萬不可缺若私疏或可已不謂主上震怒無濟於國本有傷

於聖心此臣子之大罪而來論謂爲衙門之光則不類棟也非所敢承矣夫旣以身居其位則進退死生皆屬尋常事而一旦以削籍稍多人遂詫爲異聞在不類棟也亦不敢信老丈蓋吾典刑也願相與質正焉海內多故風會日流所藉以挽回旋幹惟大豪傑而老丈正其人矣拮据王事奠安邦家俾

可菴書牘

卷八

書

伏處岳壑者永享太平之福則門下是望尋山之約恐不可使聞於同心也不類自入家門謝却人事保此餘生饒有自適乃老丈不遠千里損書損惠岳壑間人殊悚然未知所以爲拜奈何尊諭有戒勿爲泛常則不類棟也雖涼劣乎數年仕路依託門牆匪朝伊夕矣豈容自甘疎遠以常情向門下也唯是廢棄餘生不能有所報且以雲泥爲限亦不敢有所報此則內愧汗流終冀老丈原答之耳

與郭清宇

名士

憶昔具位時與王泉臯兄宴語屈指吾黨弟兄必首推老丈謂可爲省垣重者非他人必丈也無何弟以罪去而老丈亦竟出就藩服今聞泉臯亦被謫歸矣追念往事恍如隔世老丈早掇巍科卽入中秘雖吏治非所習乎願以高才玄覽又出之以實心何事不可爲今天下所少非吏才也正少實心爲國家者耳弟處岳壑下不當更譚及此因丈語問輒爲知己之談以復諒之諒之

與劉景孟 名尚志

可菴書牘 卷八

表

第以丁丑入仕浮沈中外不二十年宦情原在有無之間且受性迂僻事每認真不宜於俗一使關隴回業已畜有道思幸與時會得奉身而退其時以公事具公疏初非著意爲名亦豈有心被逐而不知者往往相推引以爲名高此第之所深愧而不敢承者也老丈知省中故實者以公事具公疏可已不可已因公疏被逐無論其遠卽以不類第隨從老丈服官後所見不知若干人亦何足爲異而竊竊焉俎豆予於賢人之間也後來銓部諸公頗有因遷怒而去者第

亦以爲無足惜也名器

主上之名器可以予之

人亦可以奪之人第輩雖去而天下固不乏第輩也何必定用此數人而屢觸主上之怒以彰

君父之過哉第尤卑卑不論卽以大賢而抑在下位似亦不宜頻頻奏瀆爲矣老丈有獨得之見者謂第之言然乎否第今已廢處岳壑之下不當更談及此蓋因老丈來示旣臺臺以此爲言第又與老丈居平相然信寧作裏言應對毋出貌言爲欺今雖廢處岳壑之下敢負此心耶然此言但可出於弟之口入於老丈之耳非甚相知者幸不使之聞也寧波守吳安國非吳下阿蒙也處州守任可容則與老丈有同里之情矣二君皆敝同年之相厚者而遂昌令湯顯祖與第爲意氣之交會稽令羅相有并州之誼均乞老丈另具隻眼視之弟萬念俱死而半生知己之感不能忘耳附囑

與侯少芝 名先春 計二首

頻年德愛無待言矣第以罪放微行而老丈特爲畱念踪跡其舟追之數里之遠飲之食之雲天高敞

何敢相忘弟自入家門便已謝絕世務兀坐一室無故不出戶限同邑親友皆無往還況在境外耶以是於老丈遂成遐棄而老伯母之變亦竟無由得聞炷香束帛寸心未展其於通家子弟之禮謂何所冀老丈矜其愚不錄其罪則幸之幸耳乃更煩信命惓惓有加弟之內愧又何如哉老丈既破格愛我謂當有以教我而渭濱桐江高臥蒼生等語未免爲風塵嘲戲此又何以也嗣後不忘金玉願屏去之所諭蘭州經衛費君弟雖不識其人而老丈特爲許可必非風可菴書牘

卷八

五

又

弟自廢歸以來藏名匿跡謝却人事非故爲矯也士之處世出則從時歸當守已若已退居林下而猶然側足於冠裳俎豆之林豈惟不韻亦頗有泚荏苒三

載與仁丈隔若河山何異哉往聞太夫人背養未免馳一介代控先靈無乃謂喪葬大事不宜以罪廢而槩從寢閣乎頃者爲兒子姻事遣人之荆谿弟與同出郡城市一二小物因逐送家弟北上蓋以初一日出門家弟以初四日追至錫山爲道仁丈曾辱敝廬也竊謂仁丈以弟前有寄弔無容不一過耳定無他言及弟於十二日從雲陽還家而命劄在案封識宛然發而讀之乃知仁丈誤信遂欲以不朽之業屬弟也弟椎魯無文其人又不足重何敢領丈重託耶舉世俗尚謂非官中秘者筆不足以重其親老丈何事遽違世尚如此弟卽非其人又似不可負丈之意進退維谷奈何奈何若曰再煩命駕以申前請則弟決不敢當惟預示以老伯母就窆之期使得先期徐構請正於丈再爲改定而後用之庶其可耳正擬尋便奉復而荆谿人還又得丈一槭愈益感愧仁丈以親故惓惓於廢棄之人乃爾弟敢負之也爲夫哉乘有便人復之荆谿遂附此信且以止丈母煩再命駕辱敝廬也通除多冗操管語都帶次諒之諒之

卷八

五

與薛青雷 名三十

罪廢歸來郭門之外得舄鹵數弓草構半舫於上周
遭植以梅竹晨起則課童子汲河澆灌不惜操鋤佐
之倦而偃臥花根布衣糲飯自謂饒有餘適春雪橫
霏柴扉不啓豈知剝啄而投棧者乃老丈遣訊乎往
同里陸兄守荊州曾以老丈書脫見界諄諄命言倦
倦屬意人非木石豈不銜感第無由寄謝有似漠然
者非果於忘高誼也溝壑之中去天上故人遠矣展
轉求便以相通此其迹不似扳附乎卽自信其爲謝

可菴書牘

卷八

平

言不出扳附之念而人誰諒之以故數年間相知有
械問到溝中者苟非來人索報卽未嘗有復也茲再
煩信命具省老丈之不忘不類第若真以同心許之
者顧不類第自反卑瑣非其人耳慚愧慚愧近者吾
邑大夫樊公玉衡居官卓犖追古循良且其品格孤
高心行純白風塵中亦一士也爲老丈之子民老丈
頗知其人否麻城周元孚則不類第在仕路時相共
許爲意氣今不知其居鄒何如辱老丈以臭味收我
故不惜深言如此然所欲言亦不過如此

與葉吳西吳虛臺

葉名初春
吳名之佳

第之歸微廬也塊處一室萬念都成死灰矣而獨於
兩丈不能舍置遽忘諸懷然自歸來於此幾及數年
不相聞問母乃近於忘乎蓋弟之歸也邑中親故業
盡廢往還倘於兩丈猶然數數也是比昵同聲引爲
名高邇來世套率尚此此弟之所恥而不爲寧自甘
疎遠弟令一腔熱心炯炯在中舉以相對足矣唯是
異日者兩丈曾過吾邑又嘗辱吾廬而卒不容吾一
見却是怪事其日弟偶他之小力傳報亟走西關覓

可菴書牘

卷八

聖

仙舫而先已解維去令人悵望於河之干母乃謂弟
未嘗登兩丈之堂有此相答弟之矢心不入郡郭非
得已也一人便多事何者可已何者不可已兩丈而
諒我此情又安得望望然而去之耶春寒多雨情景
未舒稍需和煦意欲買舟出泊白堤或石湖之上密
期兩丈出會然必預訂以期預選以地至時齊出若
不期而遇焉者更願秘不告人但容我三人仰視青
天抵掌擊筑共傾一斗酒可耳何如何如

與鄧太素

見前
計二首

憶甲午歲辱足下遠訪留連彌日遂成佳會比謂足下來春乙未側耳好音乃竟負我頃者清淇熊君來頗問足下起居不甚悉其去也又倉皇不及附半紙之訊此中鬱念足下殆無已時不審邇來復作何狀以足下胸前硯磊不應久淹下中而歲更一歲迄無成驗駒隙幾何安可不惕然起也不類老矣人間之事盡付之相知而望足下尤切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不類已自無及故以告足下足下又胡不奮志入山一決可否而日因循如雞肋然竊爲足下患之

可菴書牘

卷八

聖

又

薄號數番適在案頭輒以屬足下凡相知立詞壇者各使爲木鴈軒一詠無問體裁也豫章城中此道頗暢不必一一指名但勿強人以不能是在足下圖之此莊子山木篇語木鴈軒之得名以此但乞足下先設之禁賤字伯任長任任君一惟人書而勿書可菴別號又黃門都諫等稱謂之詞東山翁生等讚頌之語以至賜環大用等套尤爲可厭犯此者卽詞壇名將吾不取也

與劉環水 名一煜

歸林以來絕意世故凡生平冠蓋之交皆不願相還往况居當路者耶惟縣父母在同城之內不能不一見然一見之外無他可請故亦不能數數也樊父母冰心皎潔精思勤倦而孜孜爲民實古循吏不類棟但能爲一邑生靈慶耳尊諭謂其在中州不屈於權閹更令不類棟心服不類棟生平最喜執法者而不善徇情者第吾鄉無權閹之患而或他有所患未可知也以樊父母之執持當之主爵者倘有深意乎因

可菴書牘

卷八

聖

奉尊諭敢以胸臆復幸涵之

與熊石門 卽正于見前

別來不記歲月幾遷矣廢棄餘生恥附冠裳之末前半世交游夢魂不相及非心冷也罪人分義宜爾也恍憶數年前里人陸兄去守荊州曾以足下一檄投昇當時極感足下之雅厚不忘我溝壑然竟無由附致片言以謝足下而足下之出處行藏亦皆無由知之矣茲張慎吾自洪都歸隨行之役以吳安節檄筒及衡門此役口稱新建因提起前半世事不覺動

我并州之感因從而得足下近况便作數語託之代寄雖以謝荊州前教亦欲昭其不忍忘足下之心也不類年衰病困精血已枯十餘年家居絕不為境外之問矣為足下一染指幸不使他相知聞之

與凌勝沙 名志魁

前得信知足下殊盡心於河事我輩以一介書生掉三寸之管獵取朝廷祿位無論官之大小皆當自盡其心今茲末世人情淺薄豈能苛責人以純白而絕無一毫私顧但於國家之事勿以秦越視之分

可菴書牘 卷八

墨

所當為力所可為勞怨弗避即為自盡其心足下能持此心不類在溝壑亦自欣慰正不必曖曖昧昧以寒暄問候為親疎也記得數年前偶遇一官談河事頗舉足下之名謂有司中推能辦者總河亦甚優視之當是時總河為山西劉公原負有時望知其非私愛耳不類之知足下官評而為慰溝壑以此今奉手札益以詳足下拮据鞅掌之態唯是三易官而功未上致遺一簣之虧誠有如來示所云者間之可憫也不知總河今屬何人國家命脉全在漕務則可道

實當今第一事 社稷有靈寧使坐待其敝耶此

又公家之急不特足下一人之重矣願足下努力自愛然因來示談河而率意縱筆為復非敢以廢棄餘生置齒時事不使他人見之可也

與劉 名一鵬

別久極是相念熊正子來具道動定非不為足下留心矣乃復有此遣人殊涉嫌疑處已處人將無兩失之耶立刻謝還不能多及

與夏中瀛 名其光 時劉著錢塘教聞支學憲履任走書乞薦

可菴書牘 卷八

墨

洪都之役以書生受民事率意而行當時不自覺迄今觸念每每負愧弗寧奉來教忽憶三十年前景象猶尚不禁其汗之淫淫也足下材質當出不類上但百里之寄自昔稱難而今時尤甚矢心努力願足下之唯日兢兢矣不類在溝壑中萬緣俱斷即此六尺亦在有無間矣間有相知下訊輒以裏言復之溝壑中所望於知己正在飭躬勵行表表以見於世使得借以為光斯為大幸不願垂情遣貺以重我溝壑之恥惟足下諒之

又

夏中辱遠信况衡門誠哉不遺故舊之盛心矣唯是溝壑之身業與人世隔絕三十年前事乃因足下提之使醒有似再生宿契然者足下既不忘我於溝壑之中而不類顧欲逃出於交譜之外非人情不可爲訓輒從來者察知兩地口碑深用爲慰茲令親鄒兄至再接足下八行比前札更真更雅前爲綺語今不復然前有縉儀今不復然豈足下今始知不類之人耶但教末猶有愧無侑牘四字則足下終於不知不

可菴書牘

卷八

聖

類而已令親道足下治政官評較先來者口加悉不類先所奉復似曾剖露其衷所願者凡屬吾相知皆能有所樹立有所表見俾海內人士共爲稱述而不類在溝壑中耳聞之便不勝其自多矣不然雖日通候日惠遺於我乎何有門下而諒我卽愧無侑牘等語非特母形之筆舌亦貴母畱諸胸中是幸是幸

與王覺宇

名學尹計三首

罪廢歸來絕意人世屏跡田野卽同邑親知皆無交接其於朝事又可知矣邸報在前亦閉目不觀初

不知足下領符東粵也信至始知之僕舊宰劇邑備嘗爲令之辛苦迄今未免談虎而色變以足下之才識當自能辦此無煩過慮然僕之一念相期也大相望也深不敢進讚頌語而輒進規箴語願足下之加意也當官三事人人習談不俟丁寧矣而僕以爲清之一字尤其喫緊清則根本堅固而展錯不難又加以慎以勤雖蠻貊可行况人心不遠乎足下所領邑既係新設民俗強悍卽當百倍加意此僕之所倦倦者直指公頗相知厚郡守公則僅有鄉曲耳凡屬相知皆當在意便械往復必爲足下推轂又安事囑也適有家冗匆遽舉筆未宣

可菴書牘

卷八

聖

又

嘗憶乙酉之歲道途跋涉幾七八千里而得諸君子與定交好迄今十有六年而貴同年獲雋南宮者晨星落落大半起家就祿比擢爲令不一再考旋掛吏議不類深心憐之亦深心恨之足下兩受邑符俱在東粵蓋東隅已失而欲收桑榆之功非百倍苦心不足以勝人安得不自刻勵也不類往日復械中丁寧

囑告以清之一字願足下慎毋相忘昨所以附報於唐台屏者正念諸君子受邑在東粵者偏多於他省粵中當道有一二相知業已疏諸君子之名託之矣援引由人樹立由已栽培傾覆明訓昭然不類非獨爲一台屏凡諸君子皆在念耳如足下能刻勵居官聲名茂起雖棄我如遺而區區之感猶甚深也何也溝壑中有光也足下善自愛區區熱心無過乎此

又

六月間得王守吾一檄乃因使人寄至未有以報茲

荷菴書牘

卷八

宋

乘來使并託附去幸爲轉達勿致浮沈也同年兄弟同官一省彼此當共夾持有善不妨爲之掄揚有過不憚私相規誨期於聲稱並茂咸底於成是吾溝壑中所樂聞者非獨王守吾凡貴同年皆然千萬畱意

與蔣賓吾

名戴仁

廢歸三年絕意不欲聞戶外之事以故邸報在前閉目不看足下之擢宰通道今不奉遣信終無由知之矣通道既邊邑僻小意必事簡而民淳則其職亦成易稱倘居繁邑其調停經畫又自有難處者未可薄

此而羨彼也舊宰劇邑頗嘗其苦今尚未免談虎而色變耳然根本唯在清之一字根本既固雖蠻貊可行况其他乎僕舊以自守每每以之教人非無試之語耳足下來諭云饔飧難給則清苦可知矣而所惠我之禮又極其豐厚何也僕之望足下正在刻勵成名使我品穴中借爲光寵足矣豈必儀文之加厚耶况品穴中傾筐倒篋絕無所以報足下者轉使我負愧非所以愛我也篋中尚存 公朝之服今以二副寄足下不敢僭言衣鉢相傳亦冀足下繼我而居言

荷菴書牘

卷八

宋

路故以此致期望之意願足下努力不忘執熱捧盃之心而終以副吾望何如所諭諸上司處自當爲門下畱意湖北三道皆敝同年而辰沅道更厚今澧州道李公適在家僕卽具一書託李公轉寄辰沅道王公仍託王公致意各道必不負足下見委之意但裁者可培人人皆有是心亦必足下不負我惓惓之念爲妙楮短緒長統惟心炤

與王太羹

名以霖○計五首

當不類在仕路時與諸相知通問問猶不失爲鍾情

既廢而歸雲泥間隔卽無由相通亦不願相通矣且
屏軀多病一歲之中半在牀榻憶得病中曾有扣門
投械者發而讀之乃是足下所惠今亦不記投械者
爲何人亦未嘗有一言半詞附報足下倘不爲薄已
幸更承特遣重以隆施何足下之用情如此其厚耶
此之爲感有非尋常可比者但不類之所望於足下
却不在此如能刻勵居官顧惜名行使紳綬之徒推
賢讓步而不類在溝壑間有餘榮矣區區儀節之殷
勤不足爲輕重也不類雖不聞邸報然遇鄉人有竊
可菴書牘

卷八

辛

知時事者聞貴同年起家爲今不一再考遽狼狽以
去心殊恨之足下英年審質前路正長于祈自愛勿
以資格自諉乃足以慰不類之望耳當官三事人人
能言而求其實清實慎實勤者今誰其人也
不類切
以望足下故不惜縷縷

又

廢歸後卽不聞仕籍不知巢縣轄於何道亦不知該
道爲何人矣但聞本府太守爲范君江右人也不類
昔官江右時此君已薦鄉書多所請託往往弗遂恐

其有銜不類之心足下不可不留意他相知若有書
問相通可以推轂足下者決不敢不盡吾心唯足下
善自愛更自秘之

又

客歲辱遠信已服高誼愧無以承之矣乃今復煩命
札繼以隆施何足下之有情如此不類深伏林莽無
論人間世事一切杜絕卽此血肉之軀亦在若自若
無之間足下札中所謂多事之秋不次之詔皆都亭
郵謾語胡然而及我衡門耶此雖是頌我寔所以辱

可菴書牘

卷八

辛

我非相知之禮也足下英資嶽嶽雅持志操當官清
謹賢譽升騰甚足爲溝壑間慰覽校士之業益知政
有餘閒矣末世尚資格往與貴同年談次每爲激烈
以鼓其進不欲諸君子自諉上人一頭地正爲此也
不類熱心在胸苟可爲足下推轂美俟丁寧但恐廢
棄之人無能爲足下重耳溝壑間了無長物可報明
德此後不忘相念欲寄一聲卽片楮數行自有真味
萬勿更有所施致使禮文浮於實意也

又

客歲兩承遺訊已荷足下相念之篤不以事過而頓忘不以灰冷而姑置感服高誼時常在胸矣茲更荷訊言重煩損脫且犬子穉弱每每存記而加禮焉足下於貴同年中可謂極其有情者不類受性迂僻其感服足下初不在貺遺之稠渥也正爲人生相與所貴在情當面溫存不啻甘醴而過去若陌路者豈無其人哉此蓋知有勢知有利而不知有情古人深致慨於交道非無以耳足下綰符旣久獲上得民不問可卜但縣令之職百責攸萃心神小懈卽成瑕瑕不可掩書牘

卷八

臺

又

今世居官文質不可偏廢吹噓援引在人者也刻勵氷兢在已者也順風而呼其聲必遠故不類於貴同年每切切丁寧當官三事始終不可怠忽而清之一字尤在慎與勤之先此殆如木之根有根斯有枝葉

然後可望其開花結實耳不類惓惓之念無過於此諒之諒之

與姜式周

名士警

西粵東吳提封縣隔唯藉天緣而與諸君子相締好所爲貴相知也者不在駢肩比翼稱綢繆宜自有一種意氣相許不負生平云耳不類老矣退伏溝壑死灰不然矣所望故人刻勵朝夕立身成名使溝壑中藉爲光寵足矣區區禮意之勤倦云乎哉省衙揭知署事未久廣文况味清閒須益務努力毋虧一簣戊戌之春不類當翹首盼之劉南溟自是賢者與門下定相得萬勿以熱心腸干涉民事則情好必敦矣千里之外借管聞聲不獻諛口特冒箴規惟足下諒之

與王守吾

見前

廢棄歸來絕意人世戶外之事毫不願聞至於朝中除目世途仕版則又矢心決不經目矣足下初領何邑何年以艱歸皆非所能知也惟是嶺東道偶有信相通稍知足下爲澄海令又知足下爲令頗清謹不速官謗卽爲之甚喜足下諸同年起宰一邑者何

其易進而易退也無亦自不愛惜其身名故人亦遂
不愛惜之耶東粵又世所稱饒富之鄉謂當加倍裁
減刻勵脩名前途正遠不可限也區區病中一息尚
存所佇望於門下無過此耳諒之諒之

與曾揚庭 名二接

不類生平重情誼足下兩惠書問深荷注存而來檄
末乃有一語甚爲可笑所謂玉帛相酬將以酬當道
乎將以酬不類乎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而入吾
之目也不幸而足下去其官歸萬一偶幸而足下之

新菴書牘 卷八

書

官爵日進則遂欲以賄賂相通乎若欲使我代致於
當道亦謂之辱我想當舉筆之時方寸亂矣我輩相
與當以道義相成真見人之負屈而不振卽爲之援
引扶植乃出於至情亦不違於大義若曰貨之也豈
我輩相交之道哉唯是足下兩次雅意未及一報故
特附短檄而并復前語使足下知不類非世間庸俗
之人耳一笑

與唐台屏 名仁曉 計四首

昨承足下遠信業已感服高誼初不知其爲賢弟也

款待弗虔奈何足下既孤而有高堂老祖則一身兼
爲子爲孫之責正宜立志提躬以爲親慰以爲親光
母徒安於卑近狃於小成而已不類平生迂僻好賢
嫉惡若自性中帶來故聞居官清慎實心爲民者卽
漠然不相知亦必敬而愛之况貴同年有夙誼在胸
夫安得忽然忘之也但推轂在人樹立在已不類所
望於門下唯是操持爲第一根本初不必以貺惠加
我爲厚我耳王澄海居官若何縣令又與司李不同
錢穀出入最易點染不類舊爲此官深知其利害便

新菴書牘 卷八

書

中乞足下切切丁寧之同年兄弟天緣不薄又同官
二方必當彼此扶助萬勿視如陌路也

又

歸林數年藏名匿跡愈久愈安雖六尺之軀尚在已
非世間所得而有矣恍惚記憶足下於粵東垂問再
三繼乃聞以憂去去後猶有遠翰飛墜衡門也不謂
今遂已起補更移近地甚慰但今時事比之往昔益
倍難調而江右又有稅使焉信州尤多關涉卽上饒
今之被 特旨可知理官又不免與稅使有關涉

急之則足以召禍繼之則失已喪名其爲害復不小此不可聊且而漫應之者不類殊爲足下懸懸於此也至於刑名鞫讞料足下當已輕車熟路矣叱馭過我吳閭不類不能具北道主人之禮以候從者而反辱信命感也何如愧也何如再拜來者託令道謝目望停雲不勝縈結

又

江右不類舊游之地也民風土俗頗稔知之大都與東粵事體截然不同足下決不可以東粵之所行者可菴書牘

卷八

幸

施之於江右也江右地瘠習於嗇儉民間視分銀斗粟皆若軀命所關寧受杖責而憚於小費吏於其土者只宜飲水萬萬不可以他省供億施受之道望之者信州雖稍衝然不得謂之劇民情又稍淳於別府不當謂之難治况理官不過隨從直指使者原無地方之責可無愧乎展布也却是要知江右與東粵事不同東粵縣令大半鄉科而江右各縣皆甲科也故縣令之事理官在東粵則謹在江右則怠若欲以東粵之道望之各縣皆敵國矣江右十三府正官盡

是甲科非若東粵府正有鄉科相半也故東粵理官之事府正不無稍懈而江右理官之事府正不可不恭若以東粵事府正之體行於江右則十三府官共擠而排之矣不類往爲江右令時各府理官之出身鄉科者絕少卽甲科理官亦不敢以府官之體臨吾省會之令也駐足城中聊借公館自給而已此江右相傳舊例恐足下久居東粵驟見江右事體之異必以爲不堪故寄聞之吳安節方鍾岳張慎吾雖均係敝同年而三人之中惟安節爲相厚有便當寄書相託也不類雖在田間豈能忘情於貴同榜丁寧囑付只是清之一字而足下今在江右其勢尤不容不清矣再此丁寧過此一關得進一步自有受用處其在今日斬釘截鐵忘身忘家不使淆亂主意爲妙切望切望

又

豫章吾舊游之地而足下又吾舊日相知雖伏在溝壑不能不望停雲而起伊人之念然出處自是兩途以溝壑之身而與仕路中頻通往復卽非有所干託

可菴書牘

卷八

幸

亦有違於守已之義貴同年在仕路者偶有憾素到溝壑不類所以復之者但願刻勵居官不負當日相期之意則雖棄我如遺而不類本敢以爲薄若不自愛而身掛吏議卽月遣一人日通一問吾不與也足下自入仕數年頗騰賢譽且兩任司理其於民情世故經歷已熟似當益負努力執玉捧盈以求善終慎勿使政怠宦成虧功一簣則不類在溝壑下猶可藉爲光寵矣不類向曾寄語足下江右事體比之東粵大不相同當其在東粵則行東粵之事及其在江右

可菴書牘

卷八

奏

則行江右之事古來大賢作用亦是如此然有本焉則東粵江右無以異也本何在清慎勤三字而清之一字又爲慎勤之本執此道也蠻貊可行何有於江右耶不類於足下望之深愛之切故不惜言之諄諄如此惟亮之

與潘欽盤

名日新 計三首

昨歲姜式周遣信不類方謂廣文鵲冷不必念我於溝壑之中乃今又辱足下雅念具見故人情厚不廢死灰矣第人生相知貴在意氣相期德業相望不在

區區儀文之間不類老且衰矣所望故人揚芳飛采爲溝壑中光寵足下勉之懷遠亦鳳陽屬邑不審與霍丘相近否兄弟之情亦頗綢繆時有聞聲否宴閒之暇擇諸士之賢者而進退古今亦自雅道切不可干與民事爲縣大夫所厭也不類之望故人真切故不憚直言幸其垂諒

一又一

歸林數年絕意人世戶外之事塞耳不聞戊戌秋承遠遣訊深佩高情不忘我於溝壑也後於相知間微

可菴書牘

卷八

奏

聞霍丘清譽則又爲之喜而不寐乃今兒子應試之金陵寄回家報忽得足下八行之教知已內擢南國學而不類之喜又可知也國子先生雖不脫寒鵲風味然京秩也清署也豈可以散局爲云貴同年起家就祿及瓜率擢爲令不一再考卽掛吏議以去不類心憐之亦心恨之今得足下令我吐氣矣金陵舊都冠蓋輪屬飛語易倡願足下益勵初心如水嚙蘗母以宦成自懈前程正遠不類之望足下殆不止此耳兒子稚弱槩不敢使之出就酬應非故輕通家世

誼而不急叩門屏也端此復謝不盡倦倦

又

國學之內殊多敵鄉人足下相會間萬勿問及不類姓名蓋敵鄉人情變詐多端不似貴鄉忠誠質直恐有借口影射之患卽有自稱爲不類至親相知者亦未可輕信而遽以腹心告之也不類已爲溝中瘠無足惜矣第恐有累於足下故密以相囑鑒之秘之學院陳懷雲待足下情誼何如便中幸以告我貴堂翁今爲何人二公之待足下能具青眼異於儔衆否溝可菴書牘

卷八

空

壑之中未能爲足下推轂而此心望足下之切願努力自愛

與許圖南

名弘基

乙酉之役獲從諸君子定交不類卽已披心相勗凡吾所爲跋涉數千里而將命者爲求才以任國事也則所望於諸君子無非盡心爲國立身揚名爲第一義乙酉去今且十六年而言可在耳也豈相忘哉不類自壬辰廢棄歸田已謝却人間世事唯時念諸君子則心頭尚熱間有親朋在仕路者試問

貴同年姓名大半起家寒穉稍一遷擢便作破甑此所謂孤根易傾固也無亦自狃小成而不志遠大乎可恨可憐足下綰符吳川不類嘗託一粵中監司矣不知叱馭乃以愛去繼聞起補奉節而沈太素適以憲長臨足下太素與不類稱相知其畱意噓植足下宜也然聞按院殊不喜奉節之政此何以故夫當官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誰不知之誰不言之而真能無愧此三言者伊誰其人與稍稍不得意卽歸咎於人或歸咎於命皆非重自責之道也不類以知己待貴同年故惓惓責望者亦不出此足下能勿訝之乎至辱遠貺令我增愧但能立志向上勵操居官使身名竝茂足爲吾丘壑中光寵便自幸慰豈必以禮意爲親疎耶不能峻辭之來手姑領謝聊附一羽隨以奉報唯鑒至

與王蓋亭

名忠顯

不類生長東吳菰蘆中無所短長昨歲奉命關西寔惟疆場有事之日雖矢心勉力期得一當以報國而才識皆窳無能爲也由濟泚還成紀去門下

治境不遐矣而無緣一會然惠政仁風口碑籍籍爲歎賞不類平生好賢嫉惡較者頗明故於門下特相推重非一已之私心也何煩記念遠使辱臨重以隆貺此雖門下垂情過厚第非知不類其人者不類身在仕途尚不欲承此貺况今已罪廢家居耶敬謝諸來手惟願門下勉旃朝夕以永終譽他日置身臺諫爲故人增寵光足矣率爾裁復未宣

又

僕雖未及與門下會面而此心相慕愛則迄今弗忘

可菴書牘

卷八

奎

也覽手示知已三年報最矣僕舊宰劇邑習於有司之事善始固難永譽尤難願門下慎終如始毋怠宦成以需 欽召僕在岳壑之下正欲藉知已爲寵光也至所施惠概不敢領我輩交情亦不在儀文之間耳諒之諒之

與田汾南

名選○計二首

不類棟也謏謏罷劣無所短長唯是一點炯然常守尺寸屬者銜 命西征實邊疆多事之日 主憂臣辱此蓋其時不度德不量力期得一當以報而

無由也馬頭所向蹙額軍民之疾苦正唯實心爲

國者難其人而邊事遂終於弗振耳環關以內獨得門下一人不務虛恢克脩實政而茹水嚼蘗又瑩然無可縑染不類棟生平好賢嫉惡較者最嚴特於門下相推重豈一已之私心耶門下今乃欲歸恩焉則非不類所敢承矣不類自蒙罪南歸卽已謝絕世故而門下顧從數千里損書復隆之以厚遺此之高誼雖不容不感然往往在仕途尚不欲循此俗例爲硯硯累矧今罪廢家居敢爲貧而變節乎門下非知我者敬此辭謝第願門下勉旃永堅清節使我故人居岳壑下藉有光寵足矣草復不備

又

人生相知貴相知心門下之實心實政不類蓋以心知之極欲爲門下推轂破格優處而不謂此身已先廢歸也 朝廷之上未嘗不言破格而卒未能眞實破格如門下者誰肯深信而大用之哉然士君子致身事 君求盡吾心而已果有心爲 國卽

命皆當自効豈必高位顯爵而後可展錯也願門

可菴書牘

卷八

奎

下持此實心慎終如始古人相贈謂當以言故不類之贈門下者如此至所施惠乃是世套不類與門下既以心相知正不貴此儀文之末矣昨者王清水遣人來亦有所施不類亦以此言辭之去今又安敢獨拜諸門下以貽異同之誚耶門下亦宜以心諒我也

與鄧少谷 見前

往年在粵西與公同事業已知公非飾虛挾偽以相交者迨隴西之役朝夕相晤而遂以見公之心如公者壹秉真純毫無脂粉而如水嘴藥清操又無古人

可菴書牘

卷八

奎

矣世路崎嶇人情浮薄誰能信公然士君子立身行已求無愧於吾心不類所以贈公者止此不類自慶陽別公驅馳萬里以季冬十九日廷見時且逼改歲匆匆應酬至新正廿四日遂蒙罪出春明潦倒倦游胸中久鬱道思事與時會適如其願抵家之後匿跡藏名優游歲月親友間有談朝中事者塞耳不願聞以故門下之轉入畱都至今不知也信至甚慰乃若厚餽遠遺此世套所謂謝薦云耳不類平生非敢爲矯矯不近人情之事嘗謂交際之禮未可盡

絕交以道接以禮孔子受之而況於吾人乎彼此施報期於成享有何不可但所謂謝薦一節却係敝政不宜曲從也夫爲國薦賢本屬公道而被薦者以爲恩薦人者又自居之以爲恩反涉於私矣當銜

命西征之日卽盟之於心決不敢承此禮今雖去官家居而此心安可變耶若以去官之故而遂變此心則向之盟此心乃以爲官地耳此又不類之所深恥而不爲者也兩月前王清水田別駕先後遣人從隴西來開關遠路而不類皆以此言辭之去又何敢

可菴書牘

卷八

奎

獨拜諸門下來役仰體尊意強之再三顧碌碌小人之見終難轉移料門下亦必能以心諒我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八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九目錄

林居書牘 上 長曆 歸

與甯雲田

與王懷棘 七首

與李正屏 二首

與朱雲崢 二首

與丁勺原 三首

與傅震南

與屠赤水

市卷書牘 卷九 目錄

與李乾齋 二首

與唐華濱

與王泉舉

與白夢山

與朱貞石

與楊濟寰

與曲帶溪

與吳安節 十首

與顧涇陽 二首

與萬涵臺

與俞定所

與徐文江 六首

與沈太素 六首

與吳挺菴 四首

與張慎吾

與蘇懷愚

與馬南溟 以上俱同年

市卷書牘 卷九 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九目錄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九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稿
林居書牘 士族廢跡

與甯雲田 名化龍

海內弟兄離多合少與丈契闊不知經幾何年而函關半面一語未終遂以石經託之於丈時弟猶廁名士版可與丈往復也今弟已成死灰雌伏草野而丈必欲酬此然諾於草野人無乃尾生孝已之信乎况遺惠以副之可以與可以無與丈於是乎傷惠矣

可菴書牘

卷九

一

士族廢跡

弟自入家門即親朋故舊業已謝却交際又何有於當道故人哉實爲顧冲老所強謂兄弟之義不當爾爾勉意登拜且自媿啜穴間無所可報篋中尚有貂皮三張附以爲獻此弟前年託侯僚友買以自用者初非取諸不義足爲弟作一倘弟區區半念因物而蒙丈垂鑒焉弟在草野差以自慰何如何如

與王懷棘

見前○計七首

憶昨狼狽出都逗遛潞水之上承丈星馳驛使追而送之弟爲報語似已深致意焉從此泥蟠雲翔不願

相聞聲矣歸且三年藏名匿跡非但冠裳中人夢寐

不交即同邑親故亦皆謝却還往塊處田間與外人間隔不啻昔人所云欲問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然者忽荷遠信勤倦教札重以貺遺若從天而墜手足凌兢莫知所承未審吾丈何事夢到吳門而記有其人何事不忘夙昔猶然欲以人禮諸死灰也但出處本自兩途雲泥不當混迹而使弟以廢棄餘生覲顏與當路相酬應則丈雖曰厚我乃使之不得全其硜硜之守非所以愛我如之何至若紛綸別札

可菴書牘

卷九

二

殆數千言無非邊疆重計國家大謀以詔田間待死之夫此又奚以耶士君子出而勿掛吏議處而勿犯鄉評斯善道也丈而愛我胡不詔之以立身行已使之保守故吾不至爲鄉里所賤以貽知己羞此則百朋非寶至言實寶耳弟之望知己在此而丈之詔知己在彼母乃冠裳中人但能爲冠裳中語而忘其聽之者非冠裳中人乎若果如來諭云流言傳播致弟自疑不敢信人則丈慮之過天下故無醜人羊叔子弟而不能信丈丈又何必收之入盟籍中以稱於

天下曰知已也春雨綿綿情味殊不佳來者索報遂
据案手裁已不覺楮幅之欲盡

又

弟之放歸三年也半世交游亦間有降札示問蓬蒿
者而不惜爲無情之辭如東山賜環等語弟厭聞之
而轉以自責豈其果有葛藤不斷之心以致人言耶
淺薄之材浮沈中外幸不爲賢者所棄全身而歸至
足矣復有他念者無論神明殛之卽犬豕不食其肉
吾丈於弟生平知已不可二三而來諭猶有天地正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人世不多得之諛又何怪不相知者之違心而許也
世套之牢籠人雖賢者終不能脫然如此耶丈填撫
宜雲忽焉三載謂能去一媚字把一公字嗟嗟此二
字正今時之所不忍言者而在邊關尤對症之藥石
也若曰因此而致人嫌怨則弟茫乎莫知所自矣蓋
弟自放歸矢心不欲聞人世事卽有邸報在前亦閉
目不觀今是何本傳奇何項排調全不得知又不願
知遂無能報丈之教也至若丈所施惠曰不費公帑
則可曰不敢從厚則不可既已厚矣又何諱爲欲弟

之勿拒也謂有夙誼在心明命在目也欲弟之勿疑
也是遵何道哉弟前幅已言之廢棄餘生覲顏與當
路相酬應平生硜硜之謂何而訂經術遣信若謂仲
尼不爲已甚毋寧自處於卑北向登嘉實切惶悚傾
筐倒篋又無可爲丈獻者洞錦一幅可以爲衾倘長
夜不寐言念舊游幸毋忘弟之在千里色細輕軟以
充丈下體之裁吳中故以扇著名而扇乃不佳亦欲
丈握之在手不啻與弟相晤對也靴本貴用薊北者
而弟反從南寄去無乃不可此則因物達衷貴其長

可菴書牘

卷九

四

在丈足下耳四者皆極微極陋然皆非粹辦者乃是
同年中李正屏朱雲崢二兄所寄二兄與弟亦稱心
相知弟前幅云知已如丈僅僅兩三人蓋指二兄也
丈而不忘弟卽不忘此二兄也弟甘心矣一笑

又

弟之歸林五年其始歸也遂以矢心有口不陳朝
議有耳不聞朝事有目不閱朝報自守吾一丘
一壑以終天年而人固未卽信輒疑其沾沾自喜引
爲名高然者弟姑置之不復辯益兢兢不敢逾尺寸

以爲平生羞乃今久而安焉人且信之而弟更自信
自今以往雖有餘生可永保以靡他矣敝廬在山之
左始以官爲家委之地什幾不開風雨五年之間日
脩月補漸成完室北堂慈母年及古稀頗健眠食糟
糠之妻晨昏操作衣有餘布食有餘糧長兒昨歲已
廁足宮牆先爲之娶婦婦蓋荆谿吳安節兄之從女
不習吾蘇驕奢惡態兩幼兒亦使就塾師僅識一丁
家門內外絕無公私之擾所可慮者弟本來淺薄恐
不宜當此受用則惟加倍貶損毋致爲造物所忌而
可菴書牘

卷九

五

已辱丈千里垂情惠書繼繼而弟所陳報無過自叙
之語似乎不倫然捧覽書命亦既反覆矣東西多事
動稱乏才弟不願聞瓜蔓葛藤未能引決又不樂聽
至於本兵知人慮事之詳廷議混淆謬戾之實於
心茫然無以爲應猶幸命詞問弟家門近況是敢直
叙以告知已若曰時事果裂則林居且及焉此不待
丈下教而弟已在胸者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以此兩
言自慰不遂爽然耶公役至適暑雨浹旬弟最苦蒸
濕偃臥榻上倉皇弗及下拜亟起据案勒報然後再

拜以付之行草野倨侮惟丈原諒

又

往歲荷腆貺甚不當領特以千里之外雅誼不可負
銜媿領之隨有情控丈雖意在厚我而使罪廢之人
公然覲顏承賜於當路實非所以愛我成我乃今復
有此貺益令進退維谷矣非不能硬心硬口堅辭之
於來手也往見仕路中有人先後兩截者始與人交
本自平易未嘗全廢往還之禮後經坎圻共引爲名
高則刻意尚介一應交際悉爲杜絕弟僻性竊以爲
可菴書牘

卷九

六

不合中道使果有超凡絕世之思卽合下做出爲善
況弟卑卑敢希蹤賢哲耶從前未嘗辭丈之貺今將
何據以辭所以願諸相知一不我施乃足以全吾硜
硜之見而終未可得也但丈旣爲厚施而又欲禁人
使勿爲報則過丈欲獨爲君子曾伯玉之不如耶然
以禁他人猶可以禁不類弟則甚無當弟在溝壑之
中卽傾筐倒篋安得有長物可爲明貺報者正無煩
丈之申禁也雖然一羽亦可達情弟豈乏半念微情
乎僅有金壇葛布一端以其出自東南藉表南人之

忘紵履一雙乃子婦所製以壽乃舅者第不敢自用而畱以待位高之人則惟丈矣又犀杯鸞鏡總之瑣不足爲報願丈以一羽麾之若曰形迹之交弟但有慙愧慙愧

又

往歲復械中曾託丈致言牛春字上夢南兩公未審記憶否恐丈已巍然爲堂翁不屑降氣也弟於兩公在仕路僅一面所以必欲鳴謝者有故弟自廢歸矢心決不與當道相徵逐惟邑父母親民之官又在同

可菴書牘

卷九

七

城之內勢不得不一見其餘院司道府諸公雖踰垣而避亦弗恤矣二公者不知何意惓惓於溝壑之中第既堅辭決不相見又不敢使僕人持名紙以叩公門蓋先年大臣居鄉不出謁當道者曾有此例第名位甚卑不敢用此例而憲臺嚴肅又不敢輕進一書以道達其情若使漠然付之如不聞焉者又恐人之見疑是殆沾沾自喜欲爲名高也第何人斯而敢萌此心耶故二公既去地方不忍不深致謝意耳丈謂此意亦復當否近者中丞趙公巡行敝邑凡三四過

敝廬必欲一見弟於此公更不相識十八年洮河之事此公方撫陝右弟曾以白簡彈之此公略不以之芥蒂且復畱意勤懇其品局志操可知今世士大夫重名位輕志節往往以私情匿愛爲毀譽而置公家之事於不問若趙公亦今日之蘭相如也吾丈倘有械筒往還幸爲弟并致謝意復有言者敝邑父母輩公吾丈之同鄉也公明正直才守竝當獨步於天下第自爲邑令矣以此公自方誠欲愧死卽無論弟其人者二十年在仕路見爲邑令者欲及此公什伯千

可菴書牘

卷九

八

萬不啻言也但公明正直之人多不能委曲容人之過又其性慈仁豈第孜孜於扶弱抑強哉惡安善此之一念真可表 天日質鬼神者惟是敝鄉風俗澆漓至於今而已極當二相秉政之日凡仕於吾鄉者不論院道府縣壹意以容情曲徇爲訣焚獨無告之民任其轉於溝壑而罔恤沿習既久若當然者故劉芝陽爲中丞稍稍裁抑豪家竟擠排之使去狂瀾日倒非一朝一夕之故敝父母聶公目擊而心憐自不得不爲小民作主而富有財者貴有勢者遂多方

爲之叢謗猶幸非二相之時今之撫按非昔之撫按耳不然聶公亦危矣哉第在林下多與田夫野老相周旋懶向豪門相親竝故所聞率皆閭閻畎畝之言而信聶公爲當今第一賢令且負性迂癖最恨公論之不明以致賢愚倒置黑白混淆既實見此公之爲賢又親見鄉人之下石恨身在泥塗無由明目張膽以伸公論則惟有吐露於半生知己之前求不愧吾心足矣第半生知己孰逾吾丈哉又與聶公爲同鄉是以特爲傾倒第不能爲聶公重丈則可以爲聶公

前麓書牘

卷九

九

重幸也畱心但對敝鄉之人及非臭味相投之友千萬勿以第爲口實恐敝鄉之怨聶公者移其怨以怨第也至懇至囑

又

歸田以來省愆悔禍匿跡藏名無論人世上事俱已斬斷萌蘖卽此六尺之軀亦在若有若無之間矣平生交游不忘風契不廢死灰者往往勤惠問而存之未有如吾丈篤誼深情始終勿替者也兩拜命楨字字肝膈第亦有心不敢負而兩番裁復淋漓滿紙幾

於喋喋哉然非槩施於他人獨與丈兩胸相映故言之不覺其長耳第方曳尾泥中矢心不欲聞人世事偶遇一鄉里常人道聽塗說謂丈已晉貳司馬矣吾師李夫子已起秉銓柄矣出丈之才不當爲貳行且卽眞萬邦爲憲無疑也吾師故自長者正而不偏廉而不劌四方想聞風采業已百倍於前人但今日之銓部非昔日之銓部也昔日之銓部委身內外之間內惟中貴外惟政府而已自操縱不易今日之銓部委身內外外之間內有主上而實有中貴外

前麓書牘

卷九

十

有政府而亦有小臣四面受敵操縱不亦難乎難哉況在昔日中貴與政府之機常合合則一順俱順得一妾婦如海豐爲之有餘地矣其在今日主上英斷中貴驕揚太剛不可太柔不可而外廷之是兩出大臣非小臣小臣亦非大臣從此卽逆彼從彼卽逆此天下有兩可而竝得之理乎遠則王臨川近則張江陵以智術操之以威命靈爽制之庶或有濟於目前吾師君子也純然忠赤苟非有所仗以寄耳目而託腹心卽何由收人心以定國是顧人未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第令眼旁觀則惟丈矣微丈不能爲吾師助微丈不能爲吾師重微丈不能爲吾師永終譽弟是以不容不責之丈也人之有身父生之師成之師與父等故吾於吾師弟祝其永終譽而無違及其私反而思之亦自無私可及也此時正大計之時矣國之重典亦銓部之緊關題目也五歲一行不知經幾人行幾次幻形泡影隨時消滅留得口語以貽後人可不慎與願吾兄相吾師使百千萬里之外百千萬世之後咸知有李家宰而凡辱師門者不可

可卷書牘

卷九

三

並有榮施耶往嘗見柄銓者低昂由已不惜倒置白黑以行其私此非吾所望於吾師哉者培之傳有明訓弟是以不容不責之丈矣至同門兄弟當一一在丈心無庸弟之屈指爲者即同年中亦自有相知深而實見其爲賢如李國士之慤誠如朱南英之冲粹皆弟居平所心服者也李自東臺外轉凡一再遷無往而惡地朱以艱去承乏彈章弟聞而爲短氣初非阿私其所好賢惡惡平生自詭爲較然况與丈稱同心度其言之必莫逆故敢縱言無忌如此願丈

勿之忘勿之洩并思所以教我也萬萬

又

來教諄諄答弟前所陳叙具見丈之不遺下體一一畱置其言於胸中人生相知雖在千里之遠而襟期不隔正此之謂不然如風過耳豈無其人哉李正屏朱雲崢二兄皆同爲令同在江右有司卑賤不啻同患難焉者所以各疏其名於相知間不過求盡吾心業已不自知其言之當否又安敢取必其言之信否耶唯是吳安節所言樊令公弟昨歲有答安節東果

可卷書牘

卷九

三

曾語及於丈丈覽其語必會其意蓋敝鄉人情向來原自不良而比年狂瀾一倒鬼蜮萬端更我吳者真如臨深履薄岌岌乎不保朝夕弟目擊而心傷之也敝邑小民幸福於天前有聶公後有樊公雖漢世召父杜母無過於此前聶公及瓜時弟私心禱祝願其早轉今樊公久已逾期弟之願其轉去不異聶公豈其及乎人情不爲小民懇畱福星而願求其去耶實爲國家愛惜此二公願其脫苦海而登彼岸耳此心天日臨之非敢有毫忽之私也丈與聶公爲

至親燕閒問之自知弟之不妄吾師李夫子方是要地第處溝壑中不欲半字言及致意矣弟未知夢熊消息今竟如何若猶然未有萌蘖則虛名何足牽繫况已登極品更無可加保全名節此非其時耶弟子之於師恩深義重吾丈當同具此衷勿笑吾言爲迂也率爾舉筆不覺紙盡

與李正屏

見前○計三首

弟棟也卑卑下中奔走風塵而黑貂已敝昨歲蒙罪言歸卽死心不復聞世上事先人松楸下有屋半椽可養書牘

卷九

五

匿跡其中鋤花種藥閭里親知皆所謝却往還在天上故人可知已夏首涵臺兄相尋於麥壠間出丈惠書兼領竹衿深感高誼不忘棄唾也顧弟已自矢諸中决不與當路數數矣雖丈之遇我有出於紳佩之外者其如異同之迹何計丈亦必我諒今茲舉筆非以爲復也日觀兄有從父名津者爲蘭州判官收餉於山丹衛近與一介胥相迂爲其陰中禍且不測特問計於弟蓋弟與蘭州公不獨以日觀兄奕世之故此公少負大志有聲於博士家第嘗從之游實有父

師誼當其抑志而爲此官弟心憐之不謂其又遭此坎坷也關以內知舊差不乏卽理齋兄方分司甘州爲蘭州公二天而弟皆不願與之相通唯丈或可以情告此弟所以敢應諸日觀兄而不辭者乎弟與他人交爲世上交今弟已置身世外不可更尋前好惟與丈交別有一種契合非但同年同官世之所稱相知焉者便在林間致書所不敢惜吾丈以當路受弟林間之書亦未必深訝是以舉筆倘丈不遺日觀兄也不訝弟之舉筆也所以爲蘭州公者當無遺力或可養書牘

卷九

五

又

弟歸林五年無論身世之事有耳不聞卽家庭之間兒女之累亦能視之如贅疣若不足經意者近因長兒年二十有四不得已而爲之娶婦婦蓋荆谿吳安節兄之從女也今已入室雖苟且粗略而弟自謂心

力已疲所恨兒年雖長兒業未成目今督學使者至欲姑令其出試倘倖有成就便當以城中一廨負郭百畝委而付之弟且乞得閒身逍遙物外以待天年更不知此身此心別有何物可著乃丈來諭有天心示異賜環在即等語讀之令人嘔吐此固長安道上彼此相嘲調之語胡然而出於丈之口又胡然而入於弟之耳耶丈而與弟不相知也則不必千里惠書既以知己命我而不免出此不情之口何耶乘雨移菊帶月採桂以佐舉觴此真可以命我者別論所稱可菴書牘

卷九

五

陳觀墀不識爲何人其懇不知爲何事豈卽張日觀之從父張津乎弟於此公實有父師之誼今其事已解否可能生入玉門關否丈有便願以其詳寄示我知之來人待報者再三相促而弟舉筆以復丈自有難於套語了事輒布此區區篋中苦無長物報丈僅有一補絲絲皆出妻女之手念丈資俸既深不日當用此補矣因以爲寄丈凡兩施厚惠於死灰而弟之所報止此知愧知愧謂有夙誼在中千里相照

又

辱仁丈惠劄捧覽一周知台馭有入賀之行道路驅馳誠不負賢勞矣至所謂關中閱叙則茫乎不知其詳弟之廢歸也矢心不閱邸報長安時事有耳不聞來教欲使弟吐肺腑以爲高明助弟本無識又久處溝壑闊略於世情何敢置齒耶無已則願丈早策高足速建中丞節少酬平生之志然後急流勇退問水尋山以樂餘年人世光陰有幾不可不及時圖之也乃若兒曹之事弟不敢生妄想在次公資學重以吾丈家教繼體騰飛理之所有吾兒質懦功疎弟又未能積福以貽後安敢望其有成況清夜自思弟亦全是一寡昧之人萬分僥倖獲廁士林支離狼狽復倖全身歸隱其饗取於造物者已多又安敢以僥倖爲長策而再爲其子生妄想也弟之處心積慮實是如此仁丈倘笑其愚乎唐觀栢家居何似與丈所部相近否時得相會否家居之體宜靜不宜動宜省事不宜多事弟亦甚念之而懶於無故作書吾丈見問千萬爲我致意會晤無期臨楮縈結

卷九

六

與朱雲崢

名南英

風塵仕路或以同鄉或以同榜或以同官結爲兄弟夫誰不曰相知哉古人重知己最稱難得而今又何其易也意者口頭相知易而古所稱心相知難也弟不類自丁丑入仕迨壬辰廢歸十六七年間口數相知指不勝其屈心數相知抑何寥寥在同榜中如吾丈如李正屏如王懷棘三人其相知可易言耶弟自昨夏歸來卽已無心人世踽踽涼涼所不自惜無論遠在境外雖同邑里苟存形迹非垂髫交皆絕不與往還非故爲矯也自是分義宜爾也半世交游行藏

可菴書牘

卷九

七

顯晦盡不得知亦盡不願知春初忽得懷棘一信以爲空谷足音矣近黃麗江歸挈有正屏所寄槭乃今又奉丈遺命始知弟兄中能念我於摧殘廢棄之餘者定不越此三人耳弟出處本自殊途雲泥不當混迹而使弟以廢棄之人從當路相徵遂能無厚顏丈雖愛我似非所以成其硜硜也至於愛護賢才涵養大用等語尤非丈之所當詔不類弟者弟最涼劣浮沈中外幸不失故吾以歸足矣足矣若使再萌死灰復然之心此所謂不知足不知止天必不佑而能免

於辱且殆耶縱使弟有此心丈而愛我亦當禁而遏之耳自今以往但自期願不犯鄉評爲知己羞死且無悔此則丈之責何以教我

又

弟歸林數年萬念灰冷而生平知己猶未能盡忘蓋迂僻之性不入吳人之俗吳人尚侈弟性喜約吳人尚虛弟性喜實吳人尚當面溫存弟性喜過後總纏濫迹世路者十八年而其所結相知盡在四方若同鄉則不得一二故歸林之後而在念未忘者俱四方

可菴書牘

卷九

大

之交至於吾丈則所謂同入關中同起豐沛非泛然稱同籍兄弟而丈之篤厚淳恪在相知中又不可有二向者王懷棘以一槭投溝壑時冢宰自家居起官弟與懷棘皆出其門下復書中遂妄言之銓衡之地知人爲先舉爾所知以自效於師門謂弟子之心宜爾當是時弟之念實爲師非爲丈不意懷棘之聞之於丈而言謝焉則弟有抱頭自愧而已猶恨當時茫然不知中丈者爲何人其所指摘吾丈爲何事今聞閩中之說洞見其事尚恨不能真知其人也要之人

生一舉止一低昂莫不有命第靜中勘較確乎非人所能爲者敢以是爲丈慰

與丁勺原

見前○計三首

風塵塞外末路相憐蓋屢藉郵筒問通矣而肺肝自照別去於今再易炎寒有同隔世孽兄示草有詔我八行忽憶當年夢境猶能在目也當第爲役時鞍馬生涯旣縮跡慶州治報 命冊則微聞兄渡河而東止境上然旅愁作惡歸念正殷遂無暇尋真耗比入春明旋已改歲席未甚煖罪放南行自是與兄

可菴書牘

卷九

本

音聲絕響卽不知兄出關以後事矣第之放歸一意雌伏邑中親故皆已謝却往還而又何期天上故人特勤遠念此之高誼有不可以尋常稱感者第故人知我又特念我而未有一言半詞教我却甚爲獎借如不相知者然此又何以也第已安畎畝矣更有世上心也爲夫乎哉正恐硜硜不能自信爲鄉里所賤以貽知己羞則惟兄之責何以教我若所謂賜環新綸等語不當出自兄口謂予不信則有玦在

又

第之廢歸也已絕意人世子大夫或以 朝事下

塞耳不敢聞卽邸報在案亦推去不使經目吾兄之被讒與別幅所云離使者指論彭方伯第尚未知離使爲何人方伯爲何名也其人楚人意卽草中劉君耶彼其深求於兄也何意豈其有所觀望而然乎第初歸機舟胥江特入謁申師謂優幕已撤可復還本來面目以存里黨師弟之好而竟拒不我見若曰病不能延接也乃有日進前而不厭者弟自是矢心不入郡郭諸凡狂鬼爲厲第皆不得而知之矣兄幸善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自愛我輩相期惟不失故吾言無媿聲行無媿影已耳是非毀譽安能一一與之校哉吳文仲得朝夕於兄兩賢當兩相合渠作記頗道兄不置兄亦察其人不此殆非吳下阿蒙也者第不敢爲面諛也

又

憶自壬辰廢歸後癸巳秋曾奉兄一劄始知兄備兵越中旣謝其來者去則又不相及於夢寐矣乙未冬里人有獵知人世事者爲我述所異聞而知兄竟不免於緇繳之及意者仁兄名太高望太重忌者劓乃

必先渠魁耶雷霆震撼吾恐兄之蓋粉也東海之濱
養安匿便不能乘輅車以赴人之急有愧於古任
矣今年丙申欲爲其子娶婦於荆谿乃以四月望過
出家門月晦而達首訪吳叔行蓋子婦之從父又執
斧也時叔行已先理棹而出扣其所以則曰仁兄
且過毘陵特往尋晤當是時恨無兩身一畱荆谿一
飛墜毘陵耳迨六月中携子婦入家門而仁兄手疏
在案益以知吾二人之同心弟卽不忘兄兄亦不忘
弟不相期而相念如此亟走會諸延之問兄作何狀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延之談之歷歷第差藉以爲慰然兄疏中謂託罔伯
詔我八行兼示寃帖竟付浮沉幸於叔行許已見寃
帖但不知兄詔我云何可恨亦可歎也自夏及秋兩
三月來胸前耿耿終不自釋劇思一便得通訊於兄
而不勝其難忽能君念雲來訪蓬蒿非徒重其不遺
雅意實幸其便可訊兄所惜者態君掛帆已向西指
不肯遲畱倉遽舉筆心欲有慙口欲有陳百不一具
荒金五星特以寄兄非謂以此厚兄誠有意焉許由
也而疑其竊皮冠天下自有不相信如此者然亦豈

無心相知而三至不疑者乎彼何人斯欲以墨敗兄
之名良亦忍矣弟雖居約而必以金贈兄曰吾將以
愧彼人之汗兄者

與傅震南

名國珍

四海兄弟聚首 輦轂之下不知合併之難分飛之
後還思聚首不易得矣弟自蒙罪南歸杜門匿跡堪
比有髮頭陀絕無人世之想無論 赤墀文石夢寐
不到卽邸報在前亦閉目不觀雲霄故人出將入相
皆非弟之所能知矣蒹葭白露或偶有懷人之感而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泥塗軒冕矢心不復相通仁丈之出守名郡弟亦無
由知之况敢尋風誼通素書哉乃今忽自舉筆以上
記室者蓋有情焉弟早失怙慈親在堂白髮鬢髮衰
老甚矣有子處約無所可慰堂前其姨之姊妹謂是
宗黨嘗以詔弟宜加恩厚弟故孱弱又安能有以厚
之因念可以厚吾母姨之夫者無如仁丈何也仁丈
以重望領名郡上下交孚僚案幕用不問可知也弟
之母姨夫王廷基今爲安吉州同知其生平過於謹
恪兢兢不逾尺寸鄉里中亦素以善人稱之持此當

官定不干吏議者但官至州同卑甚矣蚤童終日營營不附驥尾安能越階序此衰憊之所以有嚴命於弟而弟之所以不容不厚望於仁丈也兩臺之側監司之間有會可乘願仁丈毋忘致齒而其專重又在郡伯與司理往與仁丈同事西江所熟請者今湖州郡伯劉顯齋公司理謝武林公弟皆習聞其聲譽未嘗與之定交則能爲推轂於二公之前舍仁丈又誰可望耶弟已廢棄歸林無復人世之想矣且與仁丈雲泥既隔無復通書之理矣而未免一舉筆者實爲可菴書牘

卷九

重

慈親命重雖覲顏于瀆罔敢恤也惟仁丈念弟且念弟之親有而翁卽若翁之思當不靳大造王君以厚我母子耳西湖雲樹違別既久竊有意焉未知何時能鼓此興卽可叩仁丈尋兄弟之好仁丈其許我乎慈親特遣人往候王君而弟遂附去此楮上仁丈倘許畱心不煩答教亦自慰也臨書無任惓惓

與屠赤水

名隆

燕臺爲別恍惚十年人生駒隙能消幾箇十年轉覺世味如水耳記得十年之間丈曾以唐司李惠我一

訊而弟亦因陸叅知便寓八行然吳山越水道阻且長終未能數數聞聲也念丈蚤負雄名骭解仕路退而脩不朽之業藏諸名山旣稱不負平生若弟者頗蒙亡賴進之不能用世去亦何以成身出處兩無據先人松楸下舊有一椽近乃闢地數武澆花廩藥足跡不履戶外遂將老此生汶汶沒齒矣茲特遣人詣丈竊有請焉我張之先遠不可攷入國朝來一經相授或爲掌故或爲司牧皆罔有失墜至曾大父通籍爲憲臣而斤斤保其清白以貽孫子大父蚤歲獲

卷九

重

舉於鄉而年壽不永以迨先府君垂髫失怙勵志脩名不謂命運偏窮頻遭家難門戶衰薄終鮮兄弟避地避人獨行踽踽亦竟齋志以歿所有遺業無慮數千萬言蓋嘗刻梨成帙故司馬東沙張公亟爲膾口摘入文苑矣不令兄弟浮沈制科無能表揚先德以及於今弟微天幸罪放歸來田間多暇稍與仲氏刪繁訂謄裒成一家之書去者什八存者什二若謂古人立言垂世貴其可傳不在誇多鬪勝也行且重付剞劂采榮讓藻六合之內誰其可序吾先府君者哉

無逾吾長卿是用錄呈因以爲請文試讀其書可知其人矣本當負笈走明州叩丈堂皇而聽命焉無奈病魔纏累舉足未能敬送遣人南向九頓所期吾丈憐弟之情不亡先府君於泉下秉筆如椽詔我來裔鼎呂之重胡以加斯遣人不敢坐索乞與之期倘弟病差尚欲躬親領耳感恩圖報統俟其時惟丈鑒至

與李乾齋

名元齡○計二首

憶昨過淮罪顏狼戾吾丈猶然以疇昔之誼兄弟之

可菴書牘

卷九

五

好施恩不報感何可言歸臥家園忽忽易歲於此矣麋鼠飲河分量既足閉門杜事卽邑中親舊都謝却往還郭門之外僅有容膝之地結茅半楹自朝伊夕無論朝事漠然不知雖邸報亦絕意不復觀吾丈被誣無由聞之也獨有向平之累未能脫俗次女及笄擇吉出閤方在忙冗中忽荷公役遠顧跼受華幘重以隆貺感愧踟躕莫知所承再拜啓讀具悉所以林壑之資久已置身世外陡然因丈初心復萌弟素負氣遇不平事戢頭陷胸所不能惜既歸林壑便不

復爾今聞丈之受誣乃以弟論劾張司農一事蒙竊鉄之疑不容不令人氣塞矣言官論事本以舉職害死生有所弗顧豈可因人行止者弟故與丈至厚也安敢以此事謀之於丈况丈素敦高誼堂官之不肖亦豈能輕以語人世無醜人羊叔子而謂丈詆毀滄涯冤哉冤哉然仕途伎倆有固然者手示云云自是得罪之由欲加之罪不得不多方拾掇吾丈當委之於命數在弟則付之於一笑而已忙冗中苦不能詳布

可菴書牘

卷九

五

又

昨歲承丈千里遣人勤倦高誼銘刻在胸不敢忘也繼得李老師惠書謂有特疏請留乃竟不能留豈淮民之不幸耶繼又得李老師書知潁州遂借重吾丈矣雖不若淮之密邇而猶在所部之內簿書相將亦或可相通也丈以何時蒞潁弟甚念之而未有其便可寄訊者適潁上令史君來乘便附此丈已三領州郡矣輕車熟路左右逢原載道口碑不問可卜弟亦無可爲丈効唯是人情被誣受屈必多不平

不平則未免有憤激傷時之語第往往元選謫諸公皆坐此病第願丈處之夷然乃見所養公論一明自有受用矣此第區區半念欲自効於吾丈者類上令史君爲第粵西所取士居平頗有志節似非風塵中俗吏而第又苦口規誨之謂能夙興夜寐立身成名使海內紳綬之徒推爲賢者而岳壑中遂可增色願丈念第此情加意扶植蓋自立在彼而援手在丈兩不可缺知丈以同胞視第必能以猶子視史君也懇懇史君初未嘗相託第自以情不容已而舉筆附之

可菴書牘

卷九

七

於其差人迹似特致其實非也諒之

與唐華濱

名守欽

蓋不類第與仁丈託交也其南宮竝薦之日乎而與仁丈交昵也其西江相臨之日乎乃離合聚散之迹則不記爲幾何時矣非故忘舊好能不相念第自是菰蘆中阿蒙偶窺仕路獲與海內賢豪交非其素也今既去歸菰蘆中依然吳蒙耳豈得更尋當路與之相聞聲耶陸比部爲第里人來自滇中忽投畀仁丈慶削長跼啓楫且感且愧第已作林間棄唾何緣尚

履仁丈念想而不遠萬里明命是辱甚至分俸下貲無慮隆重第固知仁丈食廉於官者不宜爲此橫施况第以廢棄餘生猶然承賜於當路而不知恥其如守義止足之道何一舉而人已兩失第竊謂仁丈斯其過舉矣仁丈卽欲存舊好惠德音則又胡不詔之以立身行已使無失足爲鄉黨所賤乃必遇之以人世之禮徒使第踟躕而報承哉嘉刻寄示弟謹受教仍藉比部敬陳謝言唯是菰蘆中無長物可報者一縷之微願充仁丈下體所蔽俚言書扇亦可與仁丈

可菴書牘

卷九

七

時常對面耳雲山莽蒼出處殊途迴迴遊望不可卽伏楮依依

與王泉臯

名維光

世路相逢言笑晏晏夫誰不曰相知則古人何以特重知已稱爲難遇耶不類第浮沉中外十有八年而得與仁兄比相知也者此定不在聲音笑貌之間矣憶昔狼狽西征風塵滿眼而仁兄與顧實甫必追而送之春明之外依依難別在西又煩記念八行詔之弟且具半楫道西事梗槩而兄已領使出都無何弟

遂蒙罪賦歸河山脩阻情分幾絕而仁兄又因罪洞
觀一通信問弟却不敢以品壑之語更塵當路矣罪
廢餘生藏名匿跡戶外之事皆不願聞而况 朝中
伎倆耶邑大夫偶過衙門漫述一二異舉始知俳優
幕上終不能容仁兄也海內多故 官府周章當此
之時審量出處未必叱馭之果勝於迴車料仁兄亦
自能灑然耳方仁兄在當路弟決不敢上報今却不
忍不上一報大都兩心對照千里非遙吾輩相期出
處無二卽仁兄之立 朝者可以占仁兄之居鄉也
可菴書牘 卷九 五

願言努力自愛聊託便風不盡私臆感知懷遇無已
倦倦

與白夢山 名希縵

夫東南澤國西北天高奚啻九萬槍榆之不相及也
而不類弟棟又最凡下何敢望仁丈後塵徒以策名
同牘遂聯兄弟之好繼入直 禁中則又朝夕劇義
情加親而誼加篤矣迨弟之罪廢東歸胥靡與居傭
保雜作所共稱兄若弟者又自有一班曹偶回思公
等如隔異世前半生相知者行藏顯晦固不欲知亦

何由知之也忽承仁丈遺命且疑且感夫仁丈身在
王家心勞 王事胡然記及東海之濱有張
生也者而鄭重書問遠于將之蓋不類弟棄名削迹
業已忘仁丈矣而仁丈猶不忘不類弟耶此之爲感
誠何如者雖然古人所貴知己意者在相助相成今
仁丈詔我正當以立身行己之道使其夙興夜寐不
爲鄉里所賤乃爲貴於知己者也而蒲車寵命胡爲
者哉處吾所安故所責望於仁丈以此若仁丈出爲
世用必自有善道焉弟却不敢以世俗諛言進恐涉
可菴書牘 卷九 五

於不恕也仁丈以爲何如

與朱貞石 名維藩

不類弟本海濱一措大偶徼天幸濫籍金閨遂得與
寓內賢豪長者傾蓋論交實非其質也罪廢而歸還
復海濱仍爲措大安之矣何敢更尋當路交遊形諸
夢寐耶春時雨晴寒燠不常衰殘之軀怯風畏病每
每高臥竟日忽有扣門而授械者一時惶遽疑是誤
投發而讀之乃仁丈所命也弟久已遺世不知仁丈
今爲河官蒞止何地公夙夜何繇記及東海之濱

有死灰在壑而鄭重瑤函遣人遠况兼以分俸施諸不報哉仁丈豈徒以年誼省誼猶未可忘意者錄其爲人尚未刪諸盟籍耳而八行所命盡屬掄揚了無規誨何歟至於推轂還詔等語尤所厭聞蒲柳弱質得枯朽空壑至幸而尚有他心者大豈不甘其餘矣敬謝遠問輒布鄙私草野不莊統祈垂諒

與楊濟寰

見前

弟之廢歸也農圃情親襟裾夢杳別自有一番交游矣前此所稱相知者皆不願通聞問非過也出處殊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途雲泥異迹薄倖忘情不謂是也憶昔甲午冬奉仁兄命劄遠自滇南辱及衡門深以爲異青雲萬里何繇念至溝壑中死灰而重致繾綣耶今秋七月暑熱未平第方岬巾袵袒僵臥松下忽聞剝啄出而叩之則又有以仁兄命劄見投者仍有所貽無嫌稠疊弟誠不意仁兄之念我如此其至也張郎椎魯一變至道似誠有之但非是之謂耳弟年來所得頗覺精進無論塵世虛幻一毫不足以動吾心卽吾所自有此身亦置在有無之間至道未敢輕言見道自謂可及

若曰娉婷妙麗弟直以髑髏棄之足入吾見道之目否此殆塵凡之人設身處弟之地以已所必溺者窺弟正不知其去弟益遠也仁兄年未半百爲亡諸侯又以其暇縱適於金馬碧雞之勝可謂得其時則駕矣機會可投圖反初服等語何必日費齒齕此則弟所不取者投械人索報率遽裁復溝壑之中苦無可以酬明德惟有此心南向馳往

與曲帶溪

名遷喬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蓋不類弟棟自壬辰廢歸萬緣都盡無論天上故人念想不及夢寐不交卽同里親知相去步武者亦已謝絕還往郭門之外有鹵地數弓築室一楹於上前後多植竹樹弟晨而起課童子汲水灌溉手自操鋤佐之倦則偃仰花根興至或舉觥吸濁醪二三斗鼯然睡矣每自捫揣福緣淺薄不容當此受用惟有刻意貶損衣不求輕煖食不求肥甘謂可藉以消災免過而二豎往往爲魔以致藥餌不絕於口此則所謂缺陷世界不能圓滿如意者也茲者因弱息于歸稍入城中作向平行止忽有扣門而投械者云是老丈

所惠啓槭捧讀正如夢中推醒朦朧不知別丈爲幾何年丈固身在天門亦不知今爲何官何繇記及東海之濱有溝中遺瘠而鄭重存之且感且愧劄諭眞篇所謂聯鑣共席第懷思之不啻若過世之事矣落月尾梁更服雅誼彌久不忘乃抗節致忠回天指日等語則非知己之言第庸腐謏劣安足置齒牙而敢當此稱許耶丈而愛我自不當以諛口加我至所施貺尤非溝壑中所宜承矣但平生安分不敢爲沾沾自喜之態世固有負名高尚介潔故敢於辭餽不類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第何人而敢希此惟是人事久廢筐篋已空無可爲報不無內慙耳來役鵠俟裁復未宣

與吳安節

見前○計十首

承諭郎君上疏乞休第在田間絕無聞知何事觸忌畱中不發今欲託直指繳憑似亦非難然第所願望於郎君者正不必過於感激恐當事者訾我爲好名爲賣直也惟於當機臨事介不可奪以明吾志則善之善耳第於郎君望之也大責之也深故以此言進丈謂爲何如

又

第每過荆谿卽必詣丈請則必擾丈而丈已過我金閨終靳半日之程不肯顧我蓬蒿母乃非報稱之常乎此番見丈丰采朗暢知屏跡獨居大有所得第臺檄日下恐東山不能久畱安石如之何時事漸非人情益變丈之出處當自決自信開口向人吾知其必多從容耳第與丈爲半世相知不敢襲他人唇唾然非第亦未必能爲丈吐此肝膈也丈以爲然否

又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別來已一再聞問而昨承使者更附致密槭實恃丈以知己畜我有所見有所言不向知己前吐之更於何處吐露也第性迂僻每見時賢愛憎名譽未嘗不羨艷之間亦有徒知惜名而竟不思所以副此名者考其實未必爾也則又未嘗不竊笑之昨與丈談次見丈意旨似亦以舍實徇名爲無當故願從丈訂一盟約共相勉以脩實行毋務孜孜於名如論一事必須符乎理評一人必須合乎公雖違衆而弗惜乃見我輩居身不爲苟道若使是非不明黑白倒置是以

其言之公而成其心之私何怪乎人之不理於口耶
蓋舉世滔滔所喜二三高明之士欲挽其流而樹之
障其不便者且虎視矣而又自賣破綻能免於身名
兩辱不可得也丈試謂弟之言然否所乞華山佳詠
如已操管幸付來人

又

兩日夜相對彼此肺腑畢照矣而久別之悰亦快以
慰弟南嶽之興一阻於兩竟成虛負豈山靈相妒故
示之難乎吾丈出處之事必視 俞旨之下否以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定行止若下則行止又當決之於心果出即不必辭
果辭則必不出今之世辭疏方 上而行裝已束
往往成一套數有道之士不當脫此牢籠也耶弟不
敢爲謾語對

又

弟比來一手顛掉已成廢人矣但少年僻性喜就章
編辱丈屢屢見惠真能投我所好感激過於百朋來
教謂弟不肯信丈非不信丈也乃不信丈之言也今
之世處溝壑者每每雌黃 朝事據要津者口口言

又

慕歸耕皆弟之所深笑丈對他人猶可爲此言對弟
則不當爲此言矣陽美山靈見過幾多顯貴何年何
月曾有急流勇退者長公年少偏於宦味不甚濃所
以爲父計固然恐乃翁之自爲計正未必爾也一笑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往見諸公資深望重從田間拜 麻者多不副人
之願何也資深望重則人之責之也亦深以重吾丈
於此不可不自勉矣弟爲家第事不能出門然鄙性
迂癡當丈起家入 闕之時縱無家事亦不敢向熟
竈染指也臨風借便時惠好音二語出丈之口則可
出弟之口則不可第嘗謂田間之夫每每扳援當路
今日致書明日通訊清夜伏枕自捫胸前此是何意
即使果能自信實無求進之心恐形迹之間亦不可
不置此身於潔處丈以爲何如新栗之惠甚感膝前

正有索梨棗者可以一飽附謝

又

辱論敝邑令公得丈爲之推轂何幸何幸丈謂邇來吏治不振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公論不明是非倒置天下皆然吾鄉爲甚往年劉芝陽中丞對人云常郡士夫尚有一二持公論者若蘇郡則絕無一人可與言矣此語至當至確弟冷眼傍觀豈獨不肖者利令智昏徇私曲說足以倒置是非卽世所稱賢者而有所溺有所惑偏執輕信其不至蔽公論而隳吏治

可菴書牘

卷九

三

也幾希卽如敝邑前令聶公今令樊公二人者皆所謂視國如家視民如子使在漢世常有封侯爵賞之望卽在他方亦必有循良卓異之稱不幸在吾邑日孜孜救過之不暇免謗之不勝矣豈不可歎聶令才膽而敏決故其得謗也什之九樊令氣和而精詳故其得謗也什之五泥其迹若有過與不及之異要之實心實政任怨任勞前後並美不可軒輊者也第往日偶會一當路言及二令之節操翁謂少年亦嘗令新建矣亦頗知自立矣如以聶樊二公比我則我

猶愧死天理良心安可磨滅丈今出矣弟不敢不嘔吾之心血以告誠痛恨吾邑人之公論倒置故也今冢宰爲弟之座主素有恩於弟者倘丈燕閒相會以弟之言告之知人不明安望其用人之允當而聽人之言不可不察其言之之人也當今之世圓通者多執法者少若司銓衡者又不右執法之官天下民生安得不委於溝壑耶因丈思廉吏之難得而縱談弟之所見不覺其說之長也唯鑒之

又

可菴書牘

卷九

長

當丈趣駕北行之日弟不敢一足相聞而王道錫頗傳尊指弟之報道錫姑使聞於丈也忽忽於今遂三年所丈在闕下勤勞職業猶出其間兩損槭筒委我溝壑甚至撤所奏牘以詔之此殆記弟少壯之時不知其精已消亡不復能關天下慮矣荆谿相隔一水吾先人丘墓不在焉而弟之心神意氣乃屬於此故雖匿跡避俗唯恐不深獨於荆谿歲必一過過則與長公燒燭論心不自覺其機之投而味之合也當其投合之際可以忘足下唯是見婦出足下所賜

迄今歷歲愈久而愈相安於庭室此何可以忘足下耶季兒又藉賜長公得聘俞氏卽仲兒尚在議擬亦似有定緣矣弟僅僅有三兒皆獲婦於名父子天下有善忘恩者不能善忘至是也溝壑之中恥作長安書訊蓋向以語足下足下未嘗不以爲是而深信之矣今乃忽作此訊豈其守未堅志可渝哉特爲父母之重以命其子弟極極小人之見自有難於固執焉者吾父母樊侯之賢記得往年曾試言於兄前去歲計吏集闕下吾兄實倦倦屬意於樊侯此兄有槩

前菴書牘

卷九

五

於弟之言耶抑別自有耳目得之更眞耶蓋樊侯之告我謂生平落落世路中相知甚寡不意驟得之於兄始相見而意已倦懇矣旣而遣人相其所居又旣而遣人闚其無亡若將復期晤以申未盡之意無奈長安鞍馬役人竟巧相左而不遂所願風塵計吏天幸見知於名公長者而卒自負其知遇所以心不自安而必欲使弟代陳其感激悚懼之衷者也唯其感兄之切卽不得不露兄所以屬意之情謂當未入計之先曾受兄教使弟姑作曹丘生以相聞於王司馬

而樊侯勇於信命赧於出言竟未嘗使弟知之弟雖有熱心而未聞兄教亦未嘗念及於此今始聞其說信兄爲有心人而弟終墮爲薄倖子耶因詰樊侯當時胡不以兄教示我乃謂部內如君絕無毫芒屬我而我顧有言屬君君卽許我我自難於出口也弟聞其語如此不覺失笑如樊侯者其極極殆有過於弟矣然我輩心實爲國論必持公卽弟往年於兄前賢樊侯者初非私侯也遂度兄於今日倦倦屬意於樊侯亦豈私侯哉總之鹹酸甘苦相入斯相和而又

前菴書牘

卷九

五

何所顧忌之有只因樊侯過於極極以致兄有賢賢盛念而不及白之於弟弟又以賢賢一念負愧於兄至所云王司馬之說兄卽位少讓司馬乎望未嘗不與司馬比隆也而弟於兄交情視弟於司馬交情亦何間也兄旣深信樊侯之賢卽可以剪拂而振起之以兄之重何慮不得之於司馬而有缺於弟爲弟溝壑中棄唾其言豈能有加於兄倘兄見司馬而語次以弟爲左證則可非獨司馬也凡攷樊侯之政聲者兄亦皆可證驗矣願兄存之此固不出樊侯之意乃

出自弟之意蓋有觸於兄之屬意樊侯而捫心自愧
恐賢賢一念終身讓兄耳不甚相知者之前更願兄
姑勿置齒焉

又

昨遣人過荆谿僅有八行於長公而未及一言半詞
通候門下吾丈得無訝其落落耶當是時猶未知尊
駕之入里門且丈方銜命而出望下風者爭奔走焉
第處溝壑不妨退然落後也今奉信使不勝內慙且
拜簡編之賜弟僻性好此竊以爲百朋不踰其

可養書牘

卷九

三

重矣朝中時事却非弟所願聞者至於獎借之語
尤爲不情無論與丈素稱同心卽託契葭莩亦已有
年居平相許若肝膽可映何事風塵套數不可盡芟
而去之耶西江舊游之地豐城劍光隱隱尚在洪崖
章水之間請疏何爲而不可已豈亦如對弟必
不能免此套數耶同志欽心等語丈實不情弟以此
爲答亦是口過今而後共芟去之何如

又

前奉尊教深感記存捧覽諸刻皆有益於學者一一

冠以佳序足知判牘之有餘閒矣而教中輒以公務
繁瑣稱累豈非貌言耶人生自幼服習聖訓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昭昭矣乃置身仕路而口口云隱山林

之樂當屬山林之人以仕路說山林豈非套語耶茲
更奉教反疑弟之言爲不足信弟之言非不足信也
昨有便會以此言寄聞長公計長公必深信而無疑
耳弟言能取信於長公卽可以稱信友一笑定宇先
生一方之大賢丈爲行其集甚善甚善不知其乃郎
今年幾歲家中上下都相安否弟痛惜此公亦時念

可養書牘

卷九

三

之也附問

與顧涇陽

見前

與丈別來不知經幾何年但憶弟歸林後丈從長安
惠教凡兩次弟之不能爲報無異也及丈賦歸則同
在林壑而年來卽未嘗有一言半詞通訊門下此何
以自解丈而橫斥之斧鉞之弟皆不能辭也而弟之
所以一意深埋卽素所相知寧疎毋密者則自有半
點微衷可諒弟稟受故鈍又失問學涉跡世途藉相
知者左提右挈苟免狼狽既幸早歸不露其醜足矣

若更依附於士君子之林恐犯沾沾自喜之色吾丈所負本厚海寓傾心以弟仰觀不啻雞之與鶴其不可同效而棲明甚是以丈之俯念於弟自切而弟有似逃而遠焉此之衷私或可冀丈之鑒諒也然弟與丈雖踪跡較疎而襟期未嘗不密無論諸廷之往來弟與丈之間時時有所稱說卽同心同氣千古可以一堂萬里可以合席而况敝邑之去貴邑不三百里而遙耶小心齋劄記雖未拜脫而捧讀已熟蓋得之於王道錫先生今復下拜當更習之弟聞玉體善病可養書牘

卷九

聖

何也林壑間得以驕長安鞍馬正謂可保故吾天之有意斯文定無容調攝亦不敢不望丈之自愛耳緒長紙短苦未能悉

又

歸田數年絕不爲境外之行唯是荆谿間歲一往實坐兒女婚嫁之累然疾往疾回卽閭閻城亦不入也昨領丈之命鼓勇而出蓋一會貴邑諸君子冀以求益以附朝聞夕死之義而不謂習懶既久筋骨柔脆稍見風日便已蕭然猶自載病而馳不忍負吾求益

之初念漸近錫山先遣一力前行見四方諸公不下數百人弟自慙不類內已退縮而又聞縣侯學博皆在弟益畏懼不敢至前遂卽放舟東歸唯是高賢畢集勝會也共期麗澤盛舉也鼓勇而出中道而歸心殊鞅鞅已復思之丈爲此舉貴在求益耳弟卽未奉諸公之言教而自今以往願兢兢朝夕所不可使聞於諸公不可使龜山先生知之者必不敢爲以此求益何如專力謝丈因以請教凡可益我者勿吝命筆近敝邑士庶哭樊侯之死建一祠於山巔擬伐石爲

可養書牘

卷九

重

碑以記其事而不朽之業衆共心繫於丈弟并爲之請樊侯生前雖未嘗得幸於丈之交譜而身後得藉丈以爲重何幸如之至懇至懇

與萬涵臺

名象春

弟自蒙罪歸林凡有冠蓋相過皆不敢見非故矯矯爲爾正罪人分義當然也尊駕臨辱時弟方乞得一株木植手自栽植倉皇不能避匿矣而至今相知見過第苦辭之遂稱引老丈謂何獨不之辭豈海內相知獨一萬丈耶丈提躬繕性不激不浮平易近人而

介然不可奪者常在弟所心服願官階崇矣非溝壑
餘生所當扳附乃復承遠訊重以隆施使弟遵何絲
道可勝此雅厚也弟自歸之日萬念已成死灰比來
更復冲曠視身世之事真如泡影老丈念我所詔入
行稍稍不出風塵套語矣而猶有賜環側席二言未
能脫去豈肉食口吻雖賢者不能不襲之耶至於投
綬稅駕亦似長安道上設詞弟嘗謂出處之間不必
有我今人居林下念念不忘用世與在仕途口口只
言退休皆非也老丈既以知己畜我弟遂欲以知己

可菴書牘

卷九

聖

之言進故不憚以此責備於丈倘不訝其爲狂否實
甫兄兩郎長已成立遊庠舍明秋之舉弟深望之少
卽沈少卿之壻髫年妙質今方矻矻墮下定不墜其
家聲附復

與俞定所

名

二十年兄弟經久不見共負契闊之約亦既見止其
喜可知而第迂僻之性索居日久率意事多乃見丈
循循自檢罔踰尺寸私心竦服願受法程吾丈又不
我遐棄提而命之若謂其可與深言者丈非吾友真

吾師耶五月廿八日拜辭門下未及面陳謝悃而詰
朝遂行雖毒暑長途幸也布帆無恙更喜子婦入室
淑順有餘昔人所稱能却服御更著短布衣裳而操
作者庶幾近之弟素志於是已酬丈雅念亦於是可
副矣初擬抵家卽遣人報謝不謂因循至今聊具空
楫弗致微菲者正恐費煩丈酬答也僅有紙牌四套
涼鞋二雙皆吾邑土物并小扇錄詩一首請教不日
禮故不用帖唯丈鑒存

與徐文江

見前○計八首

可菴書牘

卷九

聖

南宮別去謂丈未必能遂遁思既聞得 請業已
心服丈勇退爲役於西往返十越月歸迫改歲事多
拂情幸以微罪行此天所以成全弟之硜硜也失今
不退恐拙直之性終當爲人所魚肉耳弟平生宦情
在有無之間故園三徑未荒村醪野菜親舊論心較
之車馬風塵豈必多讓辱丈遺信弟已知感矣若曰
遠煩命駕此決不可弟方盡謝交游塊處一室似非
人世物吾丈勿復以人世上禮施之也嫂氏病體
何久未向康勝在丈每事圓滿意者天以此繫累丈

使不得過於安樂耳一笑

又

弟自壬辰廢歸卽已矢心謝絕人事所不能絕者半世相知如顧實甫居同井里勢不得不與相見見則未免縱談間或及邸報中事弟初不願聽聞惟不能塞其口不言也此兄亡後弟遂深居簡出邑中親故經年累月不復往還一二髭鬣交偶爾過從亦但與之說桑麻較晴雨彼亦不能談世事弟亦不願聞世事久而安焉若固然矣弟又有火疾在春夏之交必

訂菴書牘

卷九

里

發發必委頓匿跡郭外卽家人亦罕有見其面者忽童子傳言謂吾丈曾辱臨其廬也殊以爲怪竊意丈必腰金衣紫儼然在朝宁之間安得另有一身來尋溝壑耶如果是丈當必往哭實甫因使人問其郎君乃知老伯母近已背養吾丈且煢然歸矣不覺茫然自歎卽處溝壑之中何遽遺世一至於此言之於人人亦未必肯信也因念與丈半生結兄弟好其於老伯母在猶子之列而病骨奄奄不能自振而起一拜靈前此中胡以自安不得已姑遣一力控之於丈

并告老伯母俟入土有期狗馬病瘳定當親臨其穴少盡猶子之情所陳香帛非曰循套幸卽裂而焚之倘丈以例辭去則弟耿耿此中無以飾慙是外我也老伯母有靈其忍乎哉伏枕舉筆無任依依

又

昨奉手示云同年中相知有數不宜自求疎遠但顯晦兩途行藏不相爲用以丈而施諸溝壑之中猶曰吾以敦厚道使弟從當路者共徵逐則所失多矣非爲名卽爲利何以自脫於二者故丈之責我非不是

訂菴書牘

卷九

里

而弟之所見亦未可盡非也今來拜老伯母墓值丈方蹕蹕之時不當請間敘談畱此布意外具箭頭魚一孟凍韭一盤以吾邑土產奉啖此便是同年相知情不容已不然嫌於藪尊亦不爲矣丈將破涕一哂否乎

又

弟歸林以來情境頗適但人逸則惡心生以致年來多病髮鬢髹髹矣每思實甫兄少弟一歲而久矣作古人則弟雖病猶有七尺在又復自倖慰也近因弱

女及笄當于歸之日弟勉支病骨一過金閨買一二小物舟還裏關正遇見丈從東來先後兩舟一有青蓋一有黃蓋丈儼然坐舟中而身披麻服第一時忘却令兄之喪深以爲疑既過數里而後思及耳當是時小舟竊窺大舟甚明而大舟易忽小舟矣一笑日晚到家知丈曾在顧當必疑弟之託詞相拒故弟叙其事以實之方在叢冗中忽接使命云北上有期弟絕不之知也青雲故人凌霄通漢殊足爲溝壑中喜第所謂力綿負荷岐路指南等語大是厭人以丈之對卷書牘

卷九

果

又

廢歸後半世交游槩已謝絕獨於吾丈一再晤言此非以兩榜同年情故加親也丈有高才有定識置身不流不激之間弟之偏心僻性實所當因之以爲師也比丈已駕北轅而枉過我門豈必有心爲踰垣之避雲泥異途自不相值何足怪矣里中有一上舍最

苦鑽研 朝事忽一日告我丈偶被謗書弟初不之信以丈之才之識更有何人復能置齒非特丈不能自信卽弟亦不能自信吾平日所欲因之爲師者何至人之所見相逕庭如此也然歸林既久此時局面已同隔世固不及知亦不願知之矣近上舍君又來告我 朝中原自知丈亟補京兆謗書不足爲丈損復自云荷恩於丈曲加禮遇叙談之頃又嘗齒及弟棟不知此君何緣得荷恩於丈弟棟又何緣得齒及於丈也奉信命知此君之非妄而信丈之果記有弱對卷書牘

卷九

果

又

弟自歸林心死魂散雖有血肉之軀亦在存亡間耳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前半生相知俱不願相通而老丈之用意若有出於世味之外當其枉車騎過衡門搜而出之也陳叙皆肝膈矣委問餽而填之溝壑之中先者不報後者繼施仁丈之情何其要諸久而愈篤耶第劄論中賜環反汗等語確非知己之言毋

見有人動齒者卽痛自刻責豈設心不淨口孽未泯以致人言若此不謂仁丈而亦以此相贈也廿年世路孟浪乖張幸以墨誤歸未至昭露其醜人生全福非分得之苟不自知自信真僵尸矣鴻飛敢云乎哉偷安朝夕以終天年是所私願而病日求之日病則日衰然亦無如之何也丈以重望蜚聲九列茲且滿考必當畱居 禁近實爲吾黨之光蓋以丁丑言尚有在丈先者以丙子言孰有能先丈者乎後人按譜牒共推稱丈而於譜中得第棟也豈非棟之幸也何可竟書牘

卷九

聖

廣文琪枝爲亡壻之兄第三子三女凡爲姻家者六而惟廣文之父實交我於貧賤之時弟是以不忘此兄卽不敢忘廣文廣文故自清脩有志節當之任之日欲我一言屬之於丈弟謂可無言也而一再有信回道丈破格之遇口舌難罄弟敢爲之代謝火疾方發昏昏作報極其潦草意者對知已可以無文

又

仁丈之施貺至再矣辭之則有所弗忍受之則愧無以報真是進退無據也仁丈有心不忘我於溝壑卽

手割八行相通聞問足矣何必定以施貺爲情耶昨吳安節歸自都門遣人垂訊別無所施而八行見示謂知爾所好在簡編故官轍所到遇有書刻卽印一部以爲贈弟深感此兄爲知己仁丈之定以施貺爲情似知我不如安節矣一笑狀中有脩貢院記疑必出丈之手貪誦高藻亟開覽之又係李君之作甚歛所望然李君頌丈之規爲條畫不遺餘口令人讀之生羨拜脫豈有重於此者哉歸林既久箱篋已空實是無物可以爲明德報再此申謝聊以夏太常竹一

卷九

聖

卷家製繡補一副掩愧補係一品之章物雖微而期望於丈則不薄鑒之鑒之

又

昨歲何廣文有八行見寄極稱丈德望之隆且述其藉賴之感謂尊駕將以報最暫過里門也定必相見須爲多多致謝秋末冬初弟曾過金閭城下亦微聞丈正入里門實不敢面謁以爲不知然竟不敢一謁於守闕者在世情不以爲薄必以爲矯弟則直自信之於心自是罪廢之人理合如此耳茲奉命劄忱如

對談蓋丈之不忘弟也弟之不欲求親於丈也皆各自盡其所當行耳而世眼不察則末世人皆無識之故矣至所言之事此如怨飄瓦然丈何足置之齒牙也弟家居十有餘年硬心硬耳全不以人言爲芥蒂非過於自信實見風會之流日險日怪是非黑白茫然無據若欲一一置辯吾恐舌敝涎乾必不得之數耳丈久翱翔在外今始覩之便欲按劍而起耶司空見慣渾閒事丈至高明弟萬萬不能及此番輸我一著矣一笑

訂菴書牘

卷九

筆

與沈太素

各季文○計六首

顧園燒燭深坐論心兩年間闊一夕以慰次早覓仙鷁遂已西飛矣比聞叱馭且發弟卽薄倖子安能忍然於我同心不一棹胥江成半面也顧廢棄之餘凡百槩從寢閣間有所行似失故吾人之不直於弟者方荷戈在側弟又安敢以身樹敵耶惟無親疎厚薄則不能爲我親疎厚薄毅然不出與丈爲別弟自是忍心爲之然不能不託實甫道達以冀兄之見諒也徂秋入冬幸善眠食爲故人慰問斗翁相訪共談微

輸圖畫以應忽見應門童子投進一槧則千里金玉也倉卒已不能諱於斗翁姑爲面謾此必謂座師尊者不當寄空槧耳別斗翁去發兄之槧乃有兩摺其一摺盡屬套語長安道上接外僚槧筒率用此套第今已高臥岳壑矣丈猶然以此惠我耶三苦或是真苦然不足爲異使足下而無此苦弟將以何者自多也敝座師李對老故誠正長者居平亦頗知兄才品第往與品臨當世人物遂能爲兄屈一指是當敬兄重兄無庸弟爲弟而或有相聞也敢忘兄哉弟小構

訂菴書牘

卷九

筆

粗完差強人意保此朝夕饒有餘適矣兄殊嫌我卑棲敢以告兄偃臥簷間日對山色絕不聞戶外事卽不知朝中局面今又作何改觀沙界伎倆向來可笑可鄙迨今兄始知之耶且未與實甫乞兄書觀之大都非張生所樂聞唯是新蔬菇滋味最佳冰頭適有一斗美酒舉筋大嚼感兄分惠不淺弟別無可以報兄者此中一片無改於前持以謝兄如此而已

又

遺清堂內促席論心隱隱猶在眉睫間耳而實甫遽

已溘露死生隔世傷如之何亡之先二夕與弟歡坐了無病色倏然痰作遂至不救人生朝露豈必遠者而後深信也其長君雖不甚英毅實醇謹能不饋家聲隔世交情弟與兄願同之耳然弟自今歲獻春二暨頻相尋累兼以傷悼實甫晨昏作惡精神陡覺疲敗蒲柳之質况復當秋藥餌不絕於口未審究竟何若也屏跡鄉村忽見童子捧械至前則兄千里惠音也重以分俸何居弟負郭二頃去歲方幸有年饗殮充然自足但不喜學里中膏粱暴殄耳乃兄何事憂

訂菴書牘

卷九

書

其不給耶岳壑間是遵何道以承賜於當路中甚愧焉顧千里惠及誼不可辭已西向九頓爲謝矣國家大計河居其一實心之難詎獨河臣足下平生所負云何此正自效之秋也亦弟所深望於知己者也病目不能詳備

又

函關去我吳始數千里兄方鞅掌公事何以能頻念故鄉卽兄不忘鄉土之思也如弟藏名匿跡似鹽雞浮沈甕中以自安又何足置之眉睫間而頻頻念及

也况復分俸遠貽殷勤弗替兄固自處以厚道而不免處人以非禮矣雖然兄以厚自處而失之過則兄亦自不能不蹈非禮之譏是人與我兩失也竊謂兄雖愛我未善所以處我或者兼葭白露難辭伊人之懷卽八行手記歲一相通何等情至禮稱豈必贈貺以明至情使弟居林者有西方美人之思亦易舉筆矣兄於天下事皆能苦心籌畫况文稅又自兄所長則朝夕蠹魚諸生之業亦宜但欲執已之長而槩責秦隴諸生之短則兄又過所云矢公無徇以自慰此

訂菴書牘

卷九

書

心此正足下之平生亦弟之所以交足下者又何俟問而後知也弟性素好靜一室之內偃仰自如遂足了晨昏三徑尚虛足跡其在門外之事真同隔世爲屈爲伸亦不自知兄猶未免爲此言也惜哉風塵世套能牢籠人卽兄賢者定未免耶一笑玉環一枚寄充仁兄下體所佩物故渺小自是第半念所存惟兄存之

又

實甫云亡幾及兩載二千分居自是勢不可合也弟

嘗謂古人以同居篤弟兄之好今茲末世則分居乃以全弟兄之好耳此正非此兄家壘礙此兄家殆有甚難處者門戶既大食指亦繁所入不供所出方自以爲苦而覩其門戶者不竟其囊橐遂以富室目之近者執法之臣責逋至急又欲優窮簷而役大戶此兄家遂且不免今正在危疑之際未知究竟何如也弟微力已竭末如之何所恨此兄踣蹠一世不能爲善後之策以至於此可歎可歎太倉之歸餘餼未息趨之者衆弟不衫不履何敢望其顏色彼此未嘗相

新舊書牘

本卷九

美

聞也葉制府亦頗相會否弟之歸也此公頻數在念屢屢向人置齒齟齬間不知何所取於張生人生誰能無知己之感吾兄會時有便可乘爲我道意魏涇陽家居何似今尚健眠食否有便亦爲我致聲我同年中李君正屏與弟領符江右誠所謂患難相同此兄與兄交情亦不疎否若可致弟倦倦之念亦有望焉此兄志識如常而端謹居弟之右願兄毋以目皮相忽之匆匆舉筆欲言未盡

又

去秋奉兄劄子中有兩端可詫一謂實甫兄家已半傾一謂兄特下石祝明府當是時弟方有小疾聞此怪語疾若增而劇不知兄安所得此昧心昧理之言也今再奉諭劄則明府之事業已釋然即實甫兄濫露且三年其門牆如故脫有傾之者弟獨不能置一喙乎前所以復兄人情物能窮異而夕不同自去秋迄今一年所又不同矣兄謂中外事體展轉錯迕弟已付之不見不聞是誠有之所未足者猶未免與世人應接若得深山窮谷并人情物態而盡付之不見

新舊書牘

本卷九

美

不聞斯真大快乎朱雲崢兄過金閭曾使人相邀一會弟却未之敢出非遽忘昔日同事披肝露膽之交也以林間之人追從冠蓋者樓船鼓吹不勝覲顏傍觀之人未必信此兩生者委係至交而徒執其踪跡無乃山林而不忘廊廟耶其爲可恥甚矣所詔學田一事具見兄劇脩職業而又不橫出於本分之外良工苦心哉讀刻稿計議周詳壁畫妥貼似素習有司之務者畢竟兄之穎敏過人勾當一件必克肖一件也但弟愚意以爲自今而後錙銖不爽以責成於未

來十年則善如欲追查未完邇及於十九年此似難行積逋之不可完通天下亘古今非獨一處爲爾至於關隴之間淒涼情狀有目者所不能覩弟往爲西役每嘗据鞍悵歎無論絕徼窮陬卽慶州各縣不稱腹裏何啻中原耶而各項拖欠錢糧不可以計數拋荒地一望無垠民力實已竭矣秦士秦民又何間焉與兄相信自不能用口頭語相復不知兄以爲何如所謂西安守非曹璜者耶弟雖不識其面而實知有其名當是耿介善操持者世不能容無異也乃李

可菴書牘

卷九

柔

正屏兄亦竟隨衆附和欲甘心焉此又何故正屏與弟同事江右備嘗辛苦朝夕燕閒共相期許卽死生患難決不負初心如兄之言則已成兩截耶蓋其爲人泥而不通慎而無禮兄本泛論腹裏之兵而彼遂疑其有侵於已正此兄故態兄所謂愚真愚也剛狠如蝎吾不謂然豈其與兄一事旣左而滿面俱是竊鉄耶曹守故名下士豈其能爲青白眼而內有輕正屏之心正屏所以不釋然乎果以不解公費一節而頓掩人生平則又何以自解於在得之疑也若然使

弟自今不敢信人如之何弟於正屏不忍爲越人彎弓之視而又不敢以兄之言爲垂涕泣之道無已則願兄推心論之引譬開之務令其洞然明析而兩仁兄仍完其兄弟之好庶使弟在溝壑中夢魂可安耳望之望之實甫郎頭角亦頗似可成徐當白兄之意於其嫂今嫂方以嫁女故大費支吾弟力主於省約惜其言亦未能全售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而又何有於婦人女子耶楮短緒長統惟原在

又

奇書書牘

卷九

柔

三年睽隔過辱仁兄勤倦惠問弟以心藏感謂見面時當如何言謝及至相逢一句也無真自可笑後夜承方公召陪籍意獨弟耳誼不能辭不謂旣逢故人又逢惡賓仁兄所謂難星過度誠然誠然吾邑令公開爽明決吏才超邁而冰心霜節亦世無兩惟其執法不徇請託又適當前侯極肯通融之後彼此相形以故不理於有力者之口弟在仕路僻性執法是以不怨執法之人初非有昵於令公也乃朱憲副之言仁兄何自聞之憲副與前夜二公皆最怨令公者疑

仁兄此言必得之於方公方公之口恐仁兄不可輕信耳俟弟徐察而終當暴白之

與吳挺菴

名安國

字子有

念客歲晤談忽忽昨日事耳而實甫遽已溘露人生旦暮可勝歎哉弟蓋先實甫而違病易朔後卽就醫藥實甫且頻問安我不謂渠竟一疾再宿而遂不起弟自此兄亡日嘿嘿不自得夏首乃聞督學使者臨蒞吾邑孱軀不便應酬姑匿跡於田間初不知兄曾來哭實甫也今得示而後知之弟之廢閣戶外事此可菴書牘

卷九

李

可槩見矣兄爲郎白首辛苦多年終不免一出再屈雙膝耶然二千石非同小可豈容區區一令敢肆訕笑兄故負有實心爲民者明州治平不問而知其爲天下第一也第久已作林柴中棄唾邑中親舊都無往還而天上故人何事不遺下體特勸遠念古人高誼於丈僅見之矣至所施惠尤不敢當惟丈愛我不惜以此厚我顧廢棄餘生猶然承賜於當路無乃非守義止足之道乎踟躕移晷不能自決與兄平日相知旣承千里遣人而辭之使去於心不忍然傾囊倒

篋何以爲兄報則又內愧而不禁其汗淫淫耳右武兄素重兄今茲朝夕固善倘公庭對晤難捐形迹奈何想兄幡然故作髻髻盡新婦禮則弟之偃仰自如且不見右武之尊又何有於二千石也一笑

又

廢棄餘生奄奄一息若有若無矣仁丈猶尋風誼惠問不遺第銜之此中未忘也茲因便足輒借赫蹏致謝更有一言之請邵梅墩老師生平節槩仁丈知之有素不俟弟言矣其接江右也盛有功德於民彼民至今尸而祝之當是時第方爲令習見其事而此公亦厚遇第有知己之感今已矣而第亦死灰矣因念昔人所謂鄉先生歿可祀於社者此公復何愧焉姚江之上士民共有此心而其事權則在伍寧方丈寧方方向曾顧我衡門值第屏居郊外而寧方乃疑其爲踰垣之避意不直我是以不能直致而乞之仁丈度仁丈素知邵公又深愛不類第者必能慨然首肯也邵公二子長與弟講通家好不啻莫逆矣乃第髫年未審作何狀倘丈可掖之而起乎此又可以不忘邵

卷九

李

公也第無已之情如此實出胸前知己之感非身處溝壑猶然干與世故而不惜覲顏以資當道此情必仁丈始諒之耳

又

昨秋得丈數語於顧內翰深感至情諭於遣人施脫遠矣但畎畝蒼生等語當出都亭郵謾口而賜環二字尤第所厭聞不謂吾丈雅有志操者亦以此相加則又安所怪於他人也吾輩相期自有一種氣誼出者勿犯吏議處者勿犯鄉評即慎終虔始之道耳兄可養書牘

卷九

奎

又

少年兄弟老而數數加親也第豈遠非人情哉往往見居林不耐久者數尋冠蓋舊雨以覲延譽推引第實恥之縮頸戢翼正與兄掃軌兀坐同意在兄則寡交省事爲得宜若弟即絕交裏事亦何害也兄謂用世超世無二法超世非所聞弟則謂用世遺世自是兩道思由憶生意隨欲動弟乃在有意無意之間矣

暮夜舟中之會雖少酬數年契闊然第所以事兄之

禮終歟簡倨春來爲慈親邁疾問藥求醫心膽俱破花紅柳綠魂夢所不及頃賴尊庇稍稍向痊弟始復巾衫而爲人也忽有叩扉投緘乃是吾兄手教詞旨甚真第益自媿所以事兄太簡而兄之不忘弟厚矣累瓦編始展卷已服兄學識的可傳後猶未暇卒業竊謂闕疑辨惑二名目未爲古雅胡不總入說經讀史談菰中况說經讀史談菰中翻有似涉於闕疑辨惑者乎兄書的可傳後弟之言亦聊以發吾所見耳

可養書牘

卷九

奎

不足爲憑也家刻尚未完容當別致

與張慎吾

名鼎思

同進弟兄又同里開襟期共許別去安能遂舍諸懷也顧雲泥元自殊塗出處豈容混跡第久在廢棄矢心不願與天上故人相聞問矣見川兄來忽荷丈命劄而見川又口授丈倦倦垂念之情第自省涼劣何以得之於丈也唯是劄中所命多係風塵嘲戲語弟伏田野間與田夫野老較量物情評騭世故各出其心久不聆此語矣奚意於丈而復聆之唐洪二君子

乃先代名賢無論今沒世即在當時亦豈可易得而輕以穢形今人也况弟又今人中之最卑卑者丈果愛我正不宜出此語耳若夫急流勇退亦非不美事第邇來人人能道則又翻成郵吏口實用行舍藏吾夫子昭然有明訓胡不服此爲著蔡耶弟願吾丈終事聖訓矣見川行謂當有以報丈而田野間不能爲風塵語率據胸臆所流丈幸毋怪焉見川於弟爲三十年老友在丈則友誼親情竝誦莫逆旦晚向弟道丈殷厚似非今世所有又不知吾丈何以得之於此

新菴書牘

卷九

奎

及

與蘇懷愚

名節

五年以來咫尺斷絕憶壬辰歸舟過金閭特詣吾丈而不得見竊謂丈往來叟東必道鹿城而又不一相尋棄我如遺尚何言哉雖然自弟之過也兄卽不友其弟弟不可不恭其兄以此責弟弟無以自解矣昨忽奉教言夙誼宛在不覺爽然丈故未嘗絕我也弟割中所陳牢騷愁歎令人讀不成句未審吾丈何事

乃爾人生幾何繫此身心於桎梏丈豈世念未忘耶何者爲名行何者爲污辱眼中虛花胡然置齒若曰年齒漸衰則又生人之幸不可自謂恐怖也昔人詩云多少紅顏年少子業風吹上北邙山丈獨不聞其語耶弟未老先衰惟恐來日無多每過一年卽快增一歲不見爲苦復以自寬今輒推以告丈丈所謂終歲勤動衆口食貧此子孫之事何與於我哉今而後丈過鹿城必枉吾廬弟卽辭客必不辭丈弟而西經郡郭亦必首先索晤但願丈明示我結廬何山弟竟

新菴書牘

卷九

奎

入山中作布衣十日之飲何如

與馬南溟

名玉麟

頃聞兩奉信命已兩控真情於來使爲謝矣茲再奉手教惓惓加懇焉不類弟豈有胸無心者敢負吾丈之雅愛也但廢棄餘生萬不獲已而一謁當道業已不勝羞慚更有何顏可與之促席傳杯耶振衣千仞所不敢當縮跡泥塗實不類弟安分素心耳雖丈之命至再至三萬不敢違而不類弟之自守又至堅至確萬不能變冀丈之實心相諒矜其不獲已之情而

恕其方命之罪則其感激勝於飲食教誨之恩萬倍
矣賤姓名既返即尊謁亦不敢受謹復

可菴書牘

卷九

套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九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十目錄

林居書牘 王辰發歸

與顧冲菴

與于景素 三首

與姜養冲 二首

與吳澈如 十一首

與李雙澗

與吳方干

與薛玄臺

可菴書牘

卷十 目錄

與于啓菴 以上俱同鄉

上張曲泉業師

與瞿洞觀 四首

與王澹生 十首

與趙定宇

與龔王谷

與傅海墟

與王荆石

與顧箴吾 二首

與周鳳池

與王百穀 五首

與陸承湖

與張幼干 三首

與文文起 一首

與殷斗墟

與申玄渚

與管東溟 以上俱同府

與李晴原 五首

新舊書牘 卷十 目錄

與陳霽巖

與王名山

與陸欽所 二首

與顧二懷 二首

與王奎岡

與顧德甫 五首

與周元裕

與支簡亭 二首

與諸敬陽 九首

與魏念圯

與何璞菴 三首

與朱南漪

與陳新宇

與烏羽之 三首

與陳心雨

與顧益菴

與孫劒南

與顧伯念 二首

新舊書牘 卷十 目錄

與歸季思 二首

與姚芋浮

與方斗槎

與歸叔永

與張寧宇

與柴行素

與朱左菴

與徐端銘

與王景葵

與顧筍洲

與倪伯遠

與王孟夙

與張念江

與顧兩如

與城中諸老

以上俱同縣

旅次東省書牘

已亥扶弟櫬於臨清官舍

與王誠吾州同知

二首

與方岱陽朱任菴王琴川李震門江成宇柳廣

司卷書牘

本卷十日錄

四

虞

居喪書牘

乙巳罹母喪以廬墓終

與朱明山錢章齋何蒼梧陳裕所陞三江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十目錄終

張可菴先生書牘卷十

前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稿

林居書牘

壬辰廢歸

與顧冲菴

見前

惟名公抱負尊碩繫海宇隆望賤視不類棟也流離
瑣尾直蟻蝶耳不知名公何事有取於棟也而許之
廁入門牆又自殷殷眷顧也前者渡江行當裹足蓬
徑唯是平生知己之感耿耿在中輒因便役而附陳
一二謂繼此雲泥異路將終其身不敢塵賣記室矣

可菴書牘

卷十

一

吳興張可菴
上元相國

頃方抵家而瑤函鄭重已降華門疊貺勤施種種珍
貴無但林壑間所難承即以名公鉅卿不遺瑣尾而
有私厚於流離之子未應越度逾涯至是然豈以絲
泉焜煌為名公之厚不類哉情至而文不類棟也之
感戢名公正惟其情耳往者名公丁內戚棟方在告
遠不得知庚寅出山適值西事戒嚴 廟堂之上
薰心蒿目求可寄閫外之託者而相顧茫然群議欲
起名公墨衰從事時故太宰宋公舉以問不類不類
力止之軍旅劬勩奪情就道本無足異第世態江河

人情反覆往往喜於苛求而不肯成人之美竊謂此舉非所以愛惜名公而宋公亦深然不類之言彼一時也若在今日非其時矣名公之禪期已近而前遼重地鎖鑰缺人舍名公其誰可託者恐辭疏百

上萬不能回 聖主拊髀之恩 廷臣拭目之望

而徒煩齋奏者僕僕道路何益焉其在今日不類且願爲名公膏車秣馬荷戈於役矣逃禪佞佛故自廢棄之人所有事名公安得而分之寧鎮脫巾雖稱詫異不知制府魏公作何收拾但揆之事理終當剪除

司菴書牘 卷十

二

奴輩無能爲也不類棟所憂於邊事乃不在此二十年積衰至今日而已極蠹爾火酋陡然肇亂乘此紫萌鼓舞振作即不能卒便改觀保金甌之固及今銖銖而積寸寸而累似不可一刻怠此念也 國家二百餘年養士豈不欲藉其用而眼中更有誰其人者如名公慷慨激烈能任 國家大事耶即葉中丞亦一時人傑然終讓名公一頭地以不類棟私心數今名世當首爲名公屈大指再屈於魏制府三屈於葉戶丞而後竟寥寥矣名公不出其如 國事何不類

廢處林下業已釋負而猶鯁鯁焉於邊事惓惓焉於名公蓋深悼 國家不收養士之效也名公倘以出位之言病之否乎前所上記名公謂抵家後即有心不敢復寄而茲且不能自守其信一以謝名公遠命此一人之私感可已一以促名公駕車則海宇蒼生之所共延想不可已名公幸其存之

與于景素 名孔兼 計二首

弟迂癖不適於用當其爲令苦折腰之態既幸內移則又未諳違心之色遁思在胸正切矣偶與事會蒙

司菴書牘 卷十

三

罪而行過辱二三君子青眼相覲綢繆繆繆若甚不能爲別者一入家門藏名匿跡無復知有人間世矣諸丈北歸投以慶劄非不心感故人之情而終未爲一言半詞以謝記室廢棄餘生寧甘自疎遠冀丈必有以諒之也無何聞丈抗言去 國弟了不爲丈惜而翻爲丈幸以丈所負日食 大官據清署空戴鬚眉不成丈局面矣言之當事機去之有餘味孰謂非幸耶諸丈買舟尋丈爲良晤弟却不能從之緣比來一意雌伏戶限以外等閒不出况有心相照乎思非

逢是敢附致數行聊以當覲別無他語唯實甫之變疾首感心屈指諸丈晤丈時弟在家亦復一慟絕耳

又

弟習聞已慣成懶益深里巷之中有經年不聞聲飲者而况遠在境外也吾丈誤收之盟籍往往辱命劄之遺采許采菲無以下體高誼馭古人矣接賢嗣無論英英神氣逼人眉睫即周旋間一段藹然之容爛然之色尤自令人挹之有味此豈獨其天畀厚哉吾丈薰陶濡染之力不可誣也弟不覺心折世德之光

前卷書牘 卷十

四

轉自愧吾兒耳命劄以堅定出處相許何丈之易其言乃爾弟僅僅竊造物之景光偷一身之安逸若以方之人數寧不慚忸無地耶白沙先生學有得於身心性命讀其書自足以矯輕警情太史欲博浩瀚固一代之學府二先生之業似不可同年而語吾丈觸之而必應其深於讀書者豈徒資口耳耶賢嗣第一信宿遂告我欲行弟殊不能作止道主有負孔李之誼倉卒据几爲復潦草弗虔諒之

又

弟本以魯鈍之資少復荒於葺學一涉世路首下尻高沈沒風塵者十有餘年而歸則精血耗盡矣志念灰盡矣祇存腐肉日用飲食待天年之終而已又安知所謂自脩自證也老丈待我過高望我過厚雖不失與人爲善之心而忽不覺遂蹈不知人之弊如之何春初老親遽疾驚眩憂惶九十日中幾無生理既幸親病漸愈而弟苦炎威逼出火症杜門伏枕奄奄氣息倏奉瑤函喜承教款不煩縮地如對顏色又承記及兒子益昭丈之用情篤志兒材更不如其父且

前卷書牘 卷十

五

無精專之功雖濫與觀場不足記存也况弟之福見壹意知足即反諸己身全出僥倖豈敢以僥倖爲長策而又爲其子生妄想耶此弟實心老丈以爲是否縱筆布復未盡欲言

與姜養冲

名士昌計二首

廢棄歸來藏名匿跡凡諸人間事盡已謝絕獨喪葬大舉似未可槩從而沒之先大夫之計未至業有所聞即擬買舟而西蓋弟自念與先大夫雖未締生平而於足下久以心相許兄弟之誼謂何而可無其尊

人也日承信命時弟方刈禾田中恐稽急足猝猝使報正謂旬日後必能登兄之堂不負素心耳豈期寒信已至城中室廬爲風雨漂搖于茅索綯自不容緩而禾既登場又將計及來牟皆林間人第一生事遂遷延不得遠出然則杳然不以控諸先靈乎安所逃譴責也特遣一力先致弔因請就窆之期至期不敢不臨其穴矣弟別兄久若有千言萬語欲愬者而舉筆輒止不復成字意者兩心自照無爲貴口舌耶我輩居身出而勿里吏議處而勿犯鄉評此善道也弟

前菴書牘

不卷十

六

今日告兄試察我行徑有以教我居平相知舍此無他望

又

弟自賦歸以來一應世情具已謝絕削草除根矣獨兼葭白露間有懷人之思而性復偏僻既不欲夢寐冠帶之交恐有似乎凡心未斷也至寓內名下士往往記及不煩弟而不煩弟亦不敢求親者自慚衰劣又恐有扳附之疑也如丈生平慕用豈宜落落蓋自先人夫之事僅一通信而繼聞有鼠牙雀角之侵然

竟未爲半板慰兄兄如不諒弟者母乃謂其人士木形骸中無靈性者乎兄徐察弟卽近如錫山猶然隔別則無論吾丈更遠者矣唯是荆谿諸君子却未遐遺以犬子締姻荆谿故倘亦在向子平家累中事耶王君問我蓬蒿出丈命劄弟惟有感慨而已王君朗暢慨慷了不似彼道中人片言投契爾我都忘此又以知兄目中不棄毫髮也但弟之僻性調分量已足茅堂數楹充然可適先人松楸之下苟無樵牧之童便不復有他厚想向王君談之渠亦不覺啞然失笑

前菴書牘

不卷十

七

耳雖然丈以王君屬我王君必以曹丘望我其忍負之心計吾邑惟諸延之交遊最廣可爲王君作曹丘無如此兄特爲託之以冀不辱兄命王君在坐掇几爲報草率不恭兄幸諒之

與吳澈如

名正志○計十二首

弟既誦誦無似小兒復愚頑一稚子耳不知何緣得締好於高門而更荷賢伯推心相信脫去世情其始事之德不敢忘本於尊大人而今日之事委曲成全吾丈高誼泰山不能爲高矣敝友姚亭浮歸一一述

丈意旨真令人感激無涯轉生愧懼莫知報稱之所別幅所諭亦盡領悉唯是賢伯之報惠稍似過豐於弟之心甚有難於釋然者弟已再四丁寧姚芋浮使之三致意於吾丈謂弟素性簡率又自知禮嫌於儉決無煩賢伯有賜而乃今筐篚充然駭心奪目此豈窮措大所當承者哉賢伯之推心相信不責我以美觀弟豈不刻鏤在胸若能盡脫形迹勿以我之不責人者而施之於人尤見諄篤至愛耳吾丈以爲何如借房一事在弟鄙見若謂城外空閒園亭似無不可

可菴書牘

卷十

八

而芋浮傳賢伯之意確不可從并道吾丈盛愛謂有書室可居但不能寬廠以容陳設不知弟之愚僻正樂於就湫隘憚於侈豪華况敝居不滿數楹容食指不下三十人未嘗自苦於隘而暫時僦舍安得求全責備以覲寬廠耶即賢伯所處饒裕賢妹居平不見卑棲然將來未免俯而從隘則又不若并其始而膏之庶幾見慣不以爲苦矣一笑至於隨嫁贈嫁之云前東遽以託丈求爲簡省亦恃賢伯知己故爲知己之談而芋浮述令母舅之語謂賢伯二女自不能異

同弟以爲此言非通論也他氏厚來而厚往終不下同於弟弟以薄施亦以薄報正平恕之道若以報他氏者報弟是知盡已而難乎其爲人矣弟又何顏可承耶須丈爲我婉詞曲說於賢伯之前必不引前例以加諸我乃所以成全我之布素弟之感激愈於厚贈萬萬矣至懇至懇

又

敝郡比來士風益壞昨在貴城畱居月餘所見實自不同某丈稍有出入而公評遂斬許可若出一口矣

可菴書牘

卷十

九

乃知貴郡之是是非非其明較如此吾郡所不可及也延之兄在敝邑諸士夫間亦已差強人意惜其胸中毫無定主往往借聽於人而尤恨其家庭之內不能成其美抑又從而成其過此大可慮也即如敝邑之令公真是賢宰念切勞民不徇請託較貴邑令公尤勝而延之溺惑於子弟親戚之言輒有所訾議近者直指公到任頗示不滿於令公人皆以爲延之之手段也弟甚惜之吾輩貴在相成而延之一片美玉尤當愛護弟意欲丈乘便稍致規諷之語大約

謂今世士風之敝起於是非不明吾輩持論當有斬然不襲人口吻者所謂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足言也大夫誠不賢卽非之亦無害乃若扶弱抑強鋤惡安善正是朝廷設官之意豈可利其依違曲徇而輒指執法者爲過當哉又如催徵錢糧乃有司之職分吾輩受朝廷之祿位明聖賢之道理而自同頑民拖欠不還天理人心置在何處若不欲拖欠吾又何惡於有司之催比也此等積俗皆士夫之濫觴吾輩侃侃欲自樹立者奈何誤聽子弟親戚之言

可菴書牘

卷十

十

又

竟日劇談頓慰契闊次早卽解維行僅留一楮報謝因犬子尚羈外家家有老親不能忘念耳丈得無訝其去來萍跡乎一笑第卜居之意衡之數年乍徐乍疾非不能決也蓋有待也昨見丈語次謂卜居本以

避世而必擇城市非其旨矣此甚合弟素心願委其託於丈幸爲我博求其所微察其便使弟獲藉爲終老之圖因以日近名父子之餘芳未審丈其不我終棄否犬子微恩名父子得泰山之倚今賢伯雖亡而兄妹情親料無遐遠獨兩幼兒尚未有託丈肯一視其仁便間留意與其富也寧貧與其貴也寧賤是弟上願也丈必鑒之千萬留意

又

可菴書牘

卷十

土

前小价回道丈有面授而未竟其旨又擊手示謂姻事當先有報而值家冗小价不能繼遣以是日望使命之至旣不可得則得賢弟之便而附數語一以復一以訊今奉示札具悉所以矣秦公平日頗垂青眼以覲不類也况又出吾丈之命更何言辭但學憲雖屬鄉同年而居恆不相習恍念疇昔自宴鹿鳴後未嘗一再會不知其人胸前何似第聞其會試本房爲敝邑徐端銘故過敝邑亦頗及不類之門然不類終不與之一會也驟而寓書爲人居間吾輩自處恐不當如是丈素愛我必思成我而或不罪我耳是敢直

布

又

中春多雨不良於出門家中又適有兒女疾痛今已
逼禁烟益不可出矣過禁烟節或有興可鼓當以月
明時理棹不然又將秋以爲期唯是次兒姻事日夕
繫心前所下詔某氏若庶幾可成不必求全責備不
類原無精擇之念也姻緣之事自有天定不類嘗見
吾鄉儘有擇之極慎而究也正未必得人以斯知美
惡由天人力不至於此吾丈以爲然否

訂菴書牘

卷十

三

又

先奉手教知欲送賢嗣渡江不謂遠之下邳也以故
遣力於門下太早致煩尊件下詔谿塘新漲卽來教
未及已自夢寐思之茲復覽教勃勃欲飛恨俗骨俗
腸不能鼓山陰之棹有愧古人耳北旱雖不及知此
中積雨殆成巨浸歲事可知但平生不作憂生之嗟
姑置弗論而敝陋之居上漏下濕至使人無容身之
地又鄙性極苦極厭者是早濕今似在枿楊下可歎
也吳君再領丈論便可洞其爲人誠心平交四字甚

妙誠心乃久要之道易知也而平交平字人未必知

此惟不類正可相與以有成矣不類半世舉止丈所

明知明見卽所以對當時令先伯者兢兢惟恐失其

平也此可以諒不類之心乎六月終約所不敢負第

此時天尚未涼則炎敲當必居後萬一至爾時而不

勝襖襪之慮其如之何俟至時或更有力相控且此

奉復

又

去冬遣犬子西行後自裹足一室似亦未必甚寒而

訂菴書牘

卷十

三

無何見其返棹乃謂風猛水堅大道爲梗於是悟途

路冰霜非室處者可以遙度人生苟能保一室晨夕

便安卽又何利乎經歷險遠作逆旅主人也此意唯

可與丈道他人或見不及此矣

又

昨以便聞聲於足下而因爲楫以聞尊大人其始舉
筆實爲世情而未也動念則發自肝膈人生在世不
能無情情而出於扳援也賄賂也可恥也若是動一
念念一相知似亦生人所不免旣已楫發而中復悔

之吾之自信乃爾安可必足下之見信今奉來示不覺啞然天下事正有不期而合者數果奇矣足下之屬意於玉山不類之屬意於廣信兩不相聞何由得合偶爾言之遂成巧遇其爲胡君之緣幸乎其爲唐生之緣幸乎皆未可知也大都胡君則責在唐而不類亦不敢不任其責唐生則責在尊大人而足下亦不能不任其責也何如何如

又

靖江吳令不類之門下士也官於丈鄰封頗得其官

可齋書牘

卷十

古

聲否此君誠樸當不類在江右時識其爲人絕無一毫虛僞而亦能謹於範躬曹偶間未必無染指公事者此君自始至終惟以課業相咨別無干請不類是以心重之其到靖江也曾一遣聞問不類勗之以居官不可任秀才性不可說秀才話一方民命是寄當朝夕兢兢以無負平生所學乃若操守執持此又不必言矣丈謂吾言然否但恐孤根弱植卽有片長無由自見况江南有司年來已不可爲不類目擊而心傷他邑猶爾何有於靖江耶身在溝壑豈能爲此君

作曹丘丈於不類居平相信故敢乘便聞之於掌記者平生善善惡惡素欲較明非真以私掩公也單微藉覆以就聲價是在丈耳何如何如

又

昨正遣奴子西去而足下使命遂已東來兩情具達不旬日而周公祖飄然行矣想足下亦竟未及相聞不類困伏溝壑於當道臨我者絕無私所憎愛但念

國家取士重典若盡如前者唯請託之是徇則

國家何用得此爭先競進之徒而文衡公器僅供當

可齋書牘

卷十

五

事者市恩具耳周公祖一片真心欲挽其流而墮其潰遂共稱不便而激成大禍天下事其終付之無可奈何耶來教謂正本澄源誠爲確論第不知正本澄源之地當在何處閭中試與知己評騭焉不類既不忍於周公祖而一時無由致其情則託之靖江令借其急足追去未審能及否也靖江政聲兩次獲聞於丈甚慰比來曾會歐陽公祖否曾爲一啓齒否吾輩徇私爲人居間則不可若其人有可成之基而又與有一日之雅似不能漠然忘情設使其人實不足收

則亦置之度外耳矣足下以爲何如

又

前爲玉山令寓書信州實出足下之命不類與足下相知最深能爲足下之友其人必非常品而尊諭又云宗伯于公亦雅重之于公識人當在牝牡驪黃之外不類之寓書豈世間徇私請託之可同也近得胡君遣問而以十金致謝然則不類之寓書乃以爲利而足下命我之意與不類受命之意皆湮沒而不宣矣惡乎可不類復之云卽欲致感當感激如不當感

可菴書牘

卷十

奉

不類也居身自有尺寸胸不敢負心足下以爲何如因胡君遣人而知唐司理方委署上饒印夫司理署印自非美事謗怨由此而植議論由此而生尊大人果有意援引唐生似不當以此累之也竊憶大比之年唐生資格不可得簾內之選卽使供役簾外無是無非豈不勝於署印百倍耶尊大人胡以意不及此豈唐生不足收耶足下便中試以不類之意一詢尊大人至懇

又

大兒家室相宜子女對膝朝夕之間不致忘自於名

父子也兩幼雖未成室而嘉禮既竣歲月可期人非水石其敢忘名父子之德哉人回道足下病起形神尚未舒悅殊爲繫念不類老矣六尺之軀甚輕可有可無矣足下之身正有待於用願百倍靜攝前手教有慕乎田舍翁一裘一飯之有味而不類以有不如無多不如寡二言進所謂有不如無多不如寡非特求田問舍聚金積玉之事卽眼前坐立凡吾欲所至皆當損之又損以置吾心於空虛順適之天斯知足之道也亦自便之圖也足下高明幸不河漢吾言否不類辱在骨肉相知故敢言之無忌

可菴書牘

卷十

主

與李雙澗

名思謙

生之締好於懷鵠實慕荆谿之俗從簡尚朴與鄙性相孚而懷鵠又誠心篤行無世俗之態耳兩意旣投一言可信似不必臨時增改世俗之態專務美觀鄙性最厭美觀大都男婚女嫁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唯循先王之禮不悖古訓足矣世俗所尚安能著爲令也彼此俱務敦真情是生之上願

與吳方干 名時宣

人回奉答教淋漓滿紙字字肺肝推許過情此足下之誤非不類所能當者若不類之迂僻表裏不能異終始不能易意足下必知之已深信之已素奈何自今日而後見諒耶世情慕富貴重閥閥即所稱賢者亦未能脫然意念之間一進一退一出入若不類則實是信之甚真持之甚固不敢擅謂縕袍不恥可以學而能然不伎不求一語半守諸心頭雖至可羨可愛者必不動吾心也况兒女受用渠儂自有定分

可菴書牘

卷十

本

非爲父母者所得而增益裁減之婚嫁之事不過盡父母之心盡父母之責已耳世情往往惑溺嫁女則問其夫家之貧富娶婦則問其母家之貧富此不類居平所嘗笑人者不知其何與吾事而孜孜較計於此也况貧富貴賤亦何常之有衛大將軍以平陽主家奴子而後竟尚主奈何世人之不見到此耶因足下來教中頗諄諄於此輒據愚見縱談以對又以足下高明之士可與談及至此不然亦秘不言矣比來文駕想深入山工夫積進否時近幸努力

與薛玄臺 名敷教

第才質至弱孟浪風塵者十六年而敗則歸土不當更備人數矣海內諸君子誤收而獎進之弟捫心而知感亦捫心而生愧辱論晉陵之晤恍惚十三年當是時丈自歎其氣麓弟則實自知其心麓也辱夫濫迹世路正似駑馬承轅進寸退尺筋勞骨憊其倦也宜也迄今隱隱尚在肩睫之間敝邑去貴里無河山之阻一水盈盈何至闊焉不相聞問蓋因年力既衰精神靡情鼓之不起雖六尺猶存悠悠忽忽所謂焉

可菴書牘

卷十

本

能爲有焉能爲亡而已丈篤性真心勇於謀道年來所養益進益深弟卽未獲一快聆緒教以慰契闊之懷然神情注結肝膽映照慕用未嘗不殷卽不意丈之亦不忘弟而損示下詔也兩迹似睽兩心自熱弟固宜爾於丈丈則何有於弟耶不思感奮非夫矣主張斯道非弟之事屢勉尺寸罔敢違越以爲知己羞此則當自奮者沈湛源先生僅一會面如澤含珠如山藏玉真令人心折豈特爲吾邑士子之師并可爲不類弟之師而先生亦有丈先入若將收不類弟於

盟籍矣倘丈果肯爲山陰之棹則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計日可望曷勝翹首

與于啓菴 名王立

不類棟學文無成濫與一第浮沈世路者十有餘年
積詬長愆昭昭人口復徵天幸全身而歸福逾其分
甚矣歸田以來壹意埋伏無論風塵之交甘心謝絕
卽寓內大賢平生執鞭所欣慕者而亦不敢求慰夢
思非其賢賢心息也捫胸揣分實無片長可側士君
子之林也門下品格孤高神情芳潔不類在世路時

可菴書牘

卷十

主

業已繫情真切卽不謂門下亦有意收張生而屈體
存之敢云臭味相投自是賢者與人勤篤顧許太過
耳比日沈湛源先生見過道門下已膺 新命不
日且駕北轅揆之情理卽不類棟溝壑之餘乎亦宜
數行申送然以病懶交痼兢兢且止而門下不忘溝
壑儼然信命遠辱衡門啓械循覽滿紙淋漓蓋字字
肝膈矣若邇及尊大人年誼則豈不類所可當者哉
別論時事益令不類悚懼不寧數年獨居稍無繫累
清宵自付本一顛蒙無知之人誤涉世路往往爲顛

者所賤而猶幸爲賢者所收別無片長自見矣可不
矢堅其硜硜一念而尚敢浮思於溝壑之外耶卽有
所知亦當緘口而况受性顛蒙命在呼吸實無半喙
之可置若曰知而不言是重負知已有胸無心不應
至是在他人且不可對門下而忍乎哉顧伯母之戚
大小遠邇無不哀悼德甫亦奄奄幾無生理俟其痛
小定特致門下之意以慰之直北風霜千萬珍重

上張曲泉業師 名甫

獻歲欲約陳春老奉候師起居正月阻雨二月坐有

可菴書牘

卷十

主

家冗今方有此意而尚未暇也忽荷遺札茫然莫知
所應廢棄餘生毫不敢與聞戶外之事比來更設盟
誓矣雖以師命臨之其如硜硜小見匪石匪席况費
田貼價律例不載寒家輕售之產吾師盡知之而未
嘗萌半念自己不爲而又代他人爲此非中道也念
師教我欲其無違中道決不深罪之耳据實以復諒
諒外具酒米荒金聊申鄙意惟師鑒之

與瞿洞觀 見前○計四首

弟之廢歸也絕意人世事所居在山之左偏啓戶而

西來爽氣時時不乏正可了吾餘生矣目不覩邸報
自幸心和氣平而鄉俗薄惡強凌弱衆暴寡又復令
人按劍歎息可念也信至奉手書無減對面屏却寒
暄再申衷臆所謂相知不論地第於此道實未嘗畱
心年近半百兩鬢髮回首虛名業已自悔足下又
復惓惓相詔意者爾我之緣差不劣耶禪宗貴悟而
第最推魯不審法門何在何處入頭何處安脚足下
能開心教我弟願從足下執弟子禮矣弟向語足下
今世慕此道者率藉假以掩其真弟故疑之如足下
可養書牘 卷十 幸

有真心能有幾然此時始未與足下深訂俟足下業
緣既盡相共圖之

又

三年兩會然前會不若後會多矣別時街鼓已動夫
難安得不嗟嗟也次日至脯第方起榻而丈已早赴
他席丈亦神王矣哉弟起榻卽尋尊舟欲俟席散更
一言而別不謂使者不以聞似足下飄然舍我去也
今奉來教知足下不忘我矣北望樓居不百里而近
第苦於衰病久不作境外之行姑且識之雲鶴佳賦

不以教我而復責之學步何也弟非能詩者然不敢
拒尊扇暫畱倘至污敗則足下勿深罪我昨語次偶
及吾邑前令聶公而丈頗有不滿之意此必有蜚語
流言入於丈之耳而誤信之也此公清操敏識天下
第一唯是沾沾自喜不容人過以致取怨而其所以
取怨者蓋因蒞任適當大壞極敝之後此公又自恃
其力量一旦力反而振起之豪貴之家人人稱爲不
便而小民之無告者如出水火而更生之神明三尺
豈可誣哉吾輩出口必求其無愧於心無愧於天而
可養書牘 卷十 幸

况吾丈又寓內所推爲大賢一言之出人且取衷焉
倘因蜚語流言而誤信以爲是其害不小弟是以特
布以梗概弟之此言真無愧於心無愧於天者雖違
衆弗惜也人可欺天不可欺吾以付之於天

又

十餘年不爲境外之役似蝸角縮入殼中矢不伸頭
矣以定宇先生之重扶病迎風而出寅而泊舟展而
解維到丈之邑不一見丈得無笑我斂藏太過乎弟
非能忍心者實有可以自解昔皇甫士安不餞城陽

太守至今垂爲雅談從丈歸里第未嘗一造請門下而今突然內謁鄰近之人必謂我重辰州太守而輕元立也丈聞吾言當大笑未審何以難我矣丈刻指月錄至精至好而不以教第豈謂第前因不足教耶更以相難

又

叱馭入楚定有吉期乎第最病支離不能出送計丈必能諒之也京山李本寧先生與丈曾締交否戊戌之歲第與亡弟各具楮貺特寄此公求其爲先世賜

可菴書牘

卷十

重

一言以垂不朽迄今六七年來寂無一報當其牋素往還日似甚屬意於不類兄弟者何至後倂乃爾當是寄書人冷心作殷洪喬矣而第又不可再爲書以質思欲得丈便中爲我一問更有一言欲請教於丈兩幼兒兩猶子皆未成章讀毛公詩而敝邑之習此經者絕無向因其年稚所從之師俱別經者今漸長欲於貴邑求一詩經之友然無可告語者即以告人而人無有能察第之心往曾告繆仲淳仲淳遂薦一時髦此卽非第心矣第不願得少年名士但願得年

長過時之人不貴其作文之美但貴其講書之澈只此四言足爲第擇師張本非吾丈不可以此裏言告亦非吾丈不能深會第之此言舉世尚虛名耳誰人知實際也一笑若思其人而有得丈卽議定而後示我

與王濟生

名士驥○計十首

第於世故本自淡然奔走風塵愈益厭倦廢棄歸來乃復刻意謝絕人事謂分義所宜不得以簡倨責我也唯是賢賢惡惡此念在中不容終泯故與丈踪跡

可菴書牘

卷十

重

雖疎襟期自密丈過吾邑而不我過第卽無由而知間於相知間稍聞丈動定昨者曾買舟東來送從父喪以病體不能遠及墓所拜之中途亦頗問丈舟儼得一語而丈且以肩輿先走先墓矣恨恨而還茲忽承手示遺我多儀一一珍貴第何能當此雖槩不敢拜賜於相知間獨賜出吾丈不忍不拜示中云有請告意果爾會晤自不乏期第所謂純綺之習未除是何言也丈之才之識之志皆遠出於第第不過庸流耳以丈之才之識之志必當有大成就願善自

愛弟恨老矣無能爲矣丈正壯年萬勿因循以貽後悔也弟之贈丈僅有此言燈下草草語都弗次

又

弟塊處田間懶向人間世卽戶外之事絕無所聞旬日前有一販夫言婁東近得異事瑯琊長公三公子爲撫院訪拏不知何罪弟初以爲浪言耳繼乃傳者屢至信其非妄則從友朋中詢之云畜有謀逆故弟不覺失笑東吳菰蘆中安所得有異相吾鄉好爲奇聞當足無知輩亂道今覽仁兄札示豈傳言定不虛

可菴書牘

卷十

三

耶此自令弟事則又何與於仁兄耶其事之始末皆不可得而曉矣再三味兄示中語終不省機竅如所謂丁邦相者則兄揭中有之所謂繆希雍者又何人也往實甫兄與弟朝夕而未嘗一置齒弟復刻意雌伏硜硜寡交旣不知始之所發端今遂無能逆臆其所由發覺耳仁兄能備細筆而示之乎弟辱仁兄相知相信居平許以意氣堂有老母卽未敢以身付兄能貼席甘味若無事也者非情也然則囊篋若何地弟有心無力將何從爲兄効耶暫謝來者不盡欲言

又

昨管登之先生過我相共劇談頗談足下亦注意足下切謂同心難得又以爲今世友道淪喪如古所稱相規相戒之意蔑如矣弟卽非其人顧此中熱心恨不能有助於足下也願足下善自愛來便因及無俟縷縷

又

得示遂悉其梗概此事張皇如此而弟乃妄折傳者以爲不稽真夢中囈語耶爾爾則令弟自不能無過

可菴書牘

卷十

三

而於仁兄何與也敬陽不會已月餘未審其何所置喙彼其於仁兄亦稱相知而危言何足以動之趙少宰公子素聞其賢奈何亦罹此禍可歎矣至於仁兄鸞禽蘭草胡可同年而語卽丁邦相又安能汚染仁兄且邦相亦何讎於仁兄而必誣之以洩其私也吾鄉人情好爲異說示中所謂縉紳間語多是說夢誠然誠然縉紳如此又何怪於閭巷庸人也弟願仁兄以鎮靜處之卽當道未必昭灼亦終難以累仁兄況當道旣已昭灼耶弟辱仁兄知己之遇凡可自効不

俟丁寧但恐廢棄之餘言不足重耳奈何

又

春來雨雪纏綿損人况致更以有司校士不相諒者
乞爲致牘甚苦之往往避足城外兩日間稍見晴和
偶發舊篋理故籍忽有一人持械至前驚疑縮步比
叩之則仁兄命也兼承遺以新刻具悉相念至情矣
弟邇日交接更少唯聞道路傳言撫臺已寬釋諸惡
少况於仁丈又何疑不解也仁兄心事弟自了然而
喜功之謗或當未免於人口然亦安能一一而置齒

竹書書牘

卷十

天

昔人謂無辨可以止謗願仁兄請事斯語乎數日前
見諸敬陽曾以仁兄之意再三剖析正慮其按劍於
路人之口耳第固懶病謝舊雨而此兄於遠邇往還
頗不疎故弟特爲喋喋若以其責付之也何如何如
在兄亦不必介諸懷此自不足以累兄匆遽布復語
不能備

又

弟所居在北郭即同邑之內稍入闌闌中事弟皆不
及知亦自不欲知而况紳綬之徒所對壘者乎兩月

前敬陽傳示少宰公命若謂弟可與大事之謀者盡
出計部君彈文及辯草使看弟於是始知前日之焰
未息因復知仁兄且受池魚之禍也弟至無知識重
少宰公誤收輒効款款力止其辯然亦竟未知此公
頗信其言而止之不耳浙中事却無有下詔者此乃
見道路上賈豎輩學說未得其詳不敢妄對明命直
指君平日矯矯自好則弟雅信之意者處之不得其
道致爲離家剝刃耶仁兄來諭謂是非未明真假難
辨此又奚待今日而云然也古來何事不如此何時
可書書牘

卷十

天

不如此不若都相忘於無何有之鄉耳弟久誦唐人
從此願忘言之句今因仁兄而復動齒齟然非仁兄
決不爾也

又

相隔僅一衣帶水然經年累月不一會面與丈猶稱
莫逆兩胸對映也他面交未必心孚者更當何如聞
丈比來亦頗善病而弟衰殘之極藏匿更深尋常不
復聞闔限即家人輩亦且罕見其面矣兀坐斗室殊
覺胸前閒曠自得其樂不審丈比來所得何似便中

教我共相盟證何可已也前日朱虞卿過門下送弟
出會而弟病未能因折柬小力布意渠報語盛稱丈
不置又爲一檄使小力代投門下弟嘗謂人生自保
七尺出而不犯吏議處而不犯鄉評斯善道耳但吾
鄉俗敝黑白不分又喜置雌黃而不樂成人之美生
斯地也處斯時也難乎其免則惟有兢兢朝夕求無
愧於魂影而已願與丈相底厲焉

又

丈人 闕後不復有半字相通蓋林間之人通書

訂菴書牘

卷十

三

朝貴無所爲則其味淡有所爲則其氣腥皆平生
僻性所深恥者及奉命劄重以貶遣却自愧其無施
而得報矣近聞有意外之事然里中人道聽塗說殊
不詳其梗概丈之歸無足爲丈惜弟不能不爲世道
惜也憶壬辰歲弟之廢歸丈曾有扇頭佳篇見贈今
弟衰病已深筆研久棄又裹足蓬蒿亦久不能爲境
外之行思之既不免負丈何忍無一言半詞遣人代
候耶然不敢爲片草之獻恐涉於套徒滋形迹耳何
如何如

又

昨得信知丈已賦歸俳優幕上聚而必散自昔然已
台教謂既入里門深居簡出甚快甚慰吾輩居官居
鄉各自有體居官任事而一味圓融則傷臣子之義
居鄉則不可以此例矣雖閉戶可也弟鄙見如是試
以質丈謂爲何如京山李本寧先生與丈奕世相好
弟以戊戌年寄之八行乞序先世遺集去今五六年
寂然無報豈所託正洪喬耶兄能爲我折柬一問否
瞿元立將入楚如可幸卽付來

訂菴書牘

卷十

三

又

奉來教以名高望重爲諛殊非知己之言不類弟自
知甚明何名何望之與有而况高重也及讀鮮及物
之功恐爲造物所忌二語毛髮皆竦所謂頂門上鍼
遍身著力因念古人所貴益友正貴規其所未逮不
貴獎其所未有然又必虛而能受過而能收斯其有
益不然言之諄諄聽之藐藐雖有益友末如之何連
數日晝夜反覆思之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童而
習其語矣及至得失取舍之際一動有我之心便成

乖忤第非不惓惓在中者但心有餘而力未必足又記薛文清公輕予必濫取之言故未免嗇於入而亦儉於出耳若欲損人之有餘以補人之不足則第僻性以爲必不可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奪人所有以市吾恩獨不念一人向隅何雖然以此言及物縱及物矣亦淺之乎其爲言也進乎此則急人之難白人

可菴書牘

卷十

三

無不心服之人設有不然亦其偶值也第居常謂人有司之於民事豈有設心欲顛倒是非以陷民於冤乎求其情而不得或致一時之誤自是其人命逢磨蝎天故抑之有司者原無成心何傷於天理唯吾輩從旁置喙縱使言出於公事得其平終是有傷天理何也吾之心先已知某事爲某人某人有某事則此中已非空洞虛靈之體而况親疎彼此又萬萬所不能免者每每見人自詫吾能脫某人於難居爲厚道不知吾脫一人必有一人負冤而不自白者借曰吾白

人之冤而原無傷於他人也豈知天下勢無兩重稍低昂卽有重輕稍重輕遂不得其平難乎其爲公矣况其究也將謂之曰把持官府將謂之曰武斷鄉曲必至爲堂下之人而又安能辨堂上之曲直耶不若總聽其事於有司毋駕言公道以亂其明毋猥言親故以撓其斷務令其以無心照之無心必勝有心得者什九失者什一吾直信其爲決然矣不出此道幾何而不爲及物之功所誤耶目見一友素抱熱心常犯此誤第方規之而敢自蹈之耶且更有進乎此者

可菴書牘

卷十

三

請因來教而竟其說天下之人有賢不肖天下之事有是非吾人之相與有厚薄此三者必不可混而一之者也試舉一人而問其爲人何如吾應之曰賢或曰不肖又舉其人之事而問吾應之曰其人雖賢其事實非其人雖不肖其事却是又舉其人而問相與之情吾應之曰其人雖不肖且於吾有深讎然其事不敢以爲非其人雖賢且於吾爲至戚然其事不敢以爲是此三言者皆發自我之良心乃爲無傷於公道而今不其然已所厚也卽其人狙詐亡賴而強

之曰賢目覩其作姦犯科而必曲爲之護旣已懼於法而猶多方爲之解天下於是無公是矣已所薄也不問其人之賢與愚而槩指之爲不肖本無過舉而必欲文致其非或有私怨而不惜陰中其禍天下於是無公非矣而猶未也此以厚薄爲愛憎愛憎易見也乃若遇一賢者卽其言甚悖於理其事甚違於法而以賢者之故必爲遷就不敢直斥其非則公非不著而公是益爲之不明遇一不肖者卽其言本無謬其行本無差而以不肖者之故必加排抑不敢昌言

奇菴書牘

卷十

畫

其是則公是不著而公非益爲之不明是非不明遂令曲直無據趙甲曰曲實在彼錢乙曰曲實在此自顧無明鏡止水之心又無舉直措枉之柄而欲輕信人言倒持官法以行吾及物之功可乎縱使虛舟相觸毫無親疎厚薄之疑而猶恐得之未真見之未確妄言亂聽致令低昂輕重不得其平真真之中必受天討况有親疎厚薄於其間哉不類第竊以爲寧使功不及物毋使罪先及身一應公家之事閉口不言裏足不出據其迹果有似乎秦越人之相視何獨不

上稽夫聖訓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彰彰明也使弟身領其責身當其事而畏難避咎以潔已爲心其罪誠無所逃今以舍之則藏之身而欲兼用之則行之道義之所不載矣吾有一喻未聞顏子而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之也思天下之饑由已饑之也言及至此似與兄來教爭辯正與前虛而能受過而能改對症相反母乃使兄徒然爲益友而不類第安然爲不率教之人耶思之而得一說附以請教不類第容膝之居夫妻子母歡然相聚可無他求矣曷鹵之田五百

奇菴書牘

卷十

畫

餘畝每歲所入以其半還朝廷存其半充日用大約以米二百餘石爲成數此外則冠裳舊雨或偶有交際第素所不敢却者自今以往歲收二百餘石必省其什之一交際所受亦畱其什之一共貯別室不充日用遇有急者貧者則周之濟之然不敢自市德色自居美名聊以酬吾及物一念前亦言之以此言及物淺之乎其爲言矣實欲不負吾益友之教反覆思之而得此說兄以爲何如出乎此倘別有道或第所言有未當者不妨再教焉

與趙定字

名用賢

棟也心長翼短廢棄相安半世交游盡謝還付有尋問者亦且深自避匿而獨於老伯不能忘情屬者尊駕辱吾邑亟走候河干乃老伯亦屈車從况敝止彼此不得遇次早再求鵠首則已飛去遠矣茲承敬陽兄見過出袖中疏草却是老伯手裁而又有八行謂張生亦可令與末議棟也何所知識惟有半寸報知七首在心頭竊謂此舉似竟可已蓋廉讓士人之美節辯訟市井之反唇邇來肉食者重祿位保妻子往

訂卷書牘

卷十

三

往滯泥於進退行藏之間故含沙之輩不惜變白爲黑以汙陷人而大臣固寵道勝未能打破此關輒與紛紛詰難似具兩造皆非體也老伯振古豪傑不應落此蹊徑况原疏未下何所據以爲辯端而老伯家居又與在列所處自別展轉暴白共此輩爭勝負無乃自輕乎且此事有無虛實天理人心兩不可揜正無庸辯辯之反增痕迹萬一得旨不佳徒滋話柄而無濟於用近日有旨凡論疏畱中不許發抄遠方逃聽安得遽執疏語以陳辯萬一此輩復有

攘臂而起者亦復辯乎不辯乎

聖意不可測而

廟堂之上嫉邪扶正之道微此不可不慮也藉令老伯業有定見必欲致辯也請盡刊去繁詞或指事直陳或引罪聽命平心和氣略無半字及此人意者大臣之體當如是耶棟也於老伯爲後進生且才識疎陋豈有塵露能益山海之理第區區此念耿耿在中不敢自隱輒因敬陽兄而附去薄疏亦恃老伯平日知愛決不訝其顛率也

與龔王谷

名錫爵

訂卷書牘

卷十

三

空谷足音楚然知丈之不忘同心矣而白麻鼎鉉等語固自都亭郵面謾却非同同心之言不當出自丈口也朝露易晞良朋凋喪槐里爲二十年折腰老吏不獲一伸眉於列戟之堂學海豐然無疾先兩夜尚與弟呼盧暢飲一旦委頓竟至不起言之痛心二家郎君亦頗恂謹不負丈存念耳人世虛幻弟久已見澈而半生相知猶未能絕不置心丈所部內有新寧令王學尹三水令王法吳川令許弘基皆弟門下士丈當以猶子視之多方援引而長樂令陶明禮會同令

王密乃弟通家兄弟也二君皆舍東隅而將收功於桑榆非丈又誰爲之二天也至陽春傳令先爲宜與有大功德於民其被調也仕路中公論無不寃之丈亦必有得於耳聞矣弟與丈旣爲同心幾千里通書凡心欲有所言者不容不盡言之丈母謂我岳壻中人不當又談仕路中事也一笑

與傅海墟 名遜

日本來况督公神理殊不暢悅何事乃爾高年之人無其以天地爲桎梏耶今之讀書者率藉之應世不

訂菴書牘

卷十

三

向吾身心上體貼以故無益於用如公志識高遠日盡魚殘籍中豈不能有得畢竟墮落言筌故耶安貧樂道吾夫子明訓昭昭胡不服膺之也不類凉劣不足爲公重又不分縑衣一念獨讓前人聞公嗜食參芪謹奉五星佐公藥籠之乏措大舉動不可使肉食者知笑得齒冷矣絕句辨體一冊以消永晝何如

與王荆石 名錫爵

張棟小豎子耳生在臺下臥榻之側如蚤蚋處階序何敢望見臺下顏色丙丁之間微倖一第遂得齒於

士林而臺下於庸衆之中特垂異盼棟非冥然無知

者感知半念豈遽後於他人也唯是碌碌小人之見

臨事必委於命不敢望前而行臺下而終諒之也則

真知我之鮑叔耳蓋自壬辰廢歸以來藏名匿跡卽

同邑之內亦且自甘疎遠何況境外耶臺下之出山

也出山而復還山也棟卽未嘗奔走伏謁於門牆之

畔茲聞太老夫人之訃凡在提封誰不蒲伏赴臨而

棟也狗馬病業已中入膏盲僅餘奄奄一息幾回扶

杖而起而眩厥不勝步武倏忽獻春汗浹林褥萬不

訂菴書牘

卷十

三

獲已持遣家奴撚香裂帛以控臺下願妥先靈鑒此微悃臨書惶懼莫知所云

與顧箴吾 名起淹 計二首

昨在朱氏席閒望見顏色蓋不勝其今昔聚散之感矣酒口謂兄當以何日出山兄似訝我獨擅其藏而冀人以行爲不恕乃今何如哉然兄之出補荆襄間第初不知也一月前朱明老回自都勻偶道途路經行謂由治境第始知兄福星復照與國顧兄自陸沈興國弟自跼伏菰蘆中風馬牛不相及安得遽通此

訊且雲泥異路行藏兩人不宜強相徵逐遂通此訊
甚非弟心因弟居長安時用一吏執役其人在下輩
之中却有士行弟於役關西此吏爲吾居守蓋盡心
焉耳矣弟是以德之今特遣其弟來云已選爲蒲圻
縣港口驛丞疲驛寒苦望弟與之作幽谷陽春弟自
量力未之能也且云本驛馬價發自貴州多不能如
期願弟微恩於仁兄此在兄爲不費之惠意者其可
與効力乎遂爲之舉筆以告掌記者兄勿謂我處田
間猶然覲顏干預冠裳中事也以此吏相求便書故

可菴書牘

卷十

聖

舉筆亦弟及此事不多具尋常寒暄語謂寒暄問候
乃冠裳中語不當出田間口吻耳大都兄以二十餘
年老媳婦起居少姑堂前卽有差遲亦可情恕况老
把手作用又自不同耶無用弟之懸念爲矣如弟者
杜名匿跡草莽相安亦無煩兄念及但衡門無累頗
親卷帙楚中若有刻棗佳書不忘見寄卽故人之厚
雅倉猝弗虔

又

往者郵吏遣人求聞聲於兄也弟握管猶豫久之慮

兄不察謂弟已退入品壑而猶然談世途中事于世
途中人韻而竟未免爲八行奏掌記者實有德於
此吏不忍忘也既去乃遂置之矣秋暑未平火疾炎
劇兀坐窓下忽奉遠音大都叙致頗真絕無風塵面
謾語甚感兄知愛復因而信兄之爲人刪文尚質所
以在仕路不大暢利蓋舉世崇虛文弟之歸也相知
間間有存問不稱東山必曰賜環弟厭唾之恨不麾
其人於門外唯兄惠音絕不作此此弟所以驟而讀
之不勝知己之感耳前郵吏獲轉江右未必非兄肉

可菴書牘

卷十

聖

骨之故而馬價以時給又不負其求弟之心弟也厚
幸又安可以筆舌稱謝耶吳明卿先生杰起荆湘與
王李頴頡頏苑斯人之業定可傳矣拜兄遠貺已隆
愧無可報使者鵠立以待皇遠陳復什不一宣

與周鳳池

名鐸

不類棟於門下蓋丈人行也憶昔仕路相遭亦嘗濫
與交牘矣違間多年真如隔世忽奉命札手足凌兢
莫知所承詳札諭似致當道而捧名紙又似詔同儕
弟未審何因而及於不類棟也棟自廢棄歸林壹意

雖伏戶以外事掩耳不聞卽同邑之內兩造未分不敢輕置一齒况在境外耶僻性闊略凡求田問舍之事皆所厭唾而不忍言而戶婚田土鬪毆相角又自有司者治之耳豈廢棄之人奄奄待死者所當與也若欲使之傳示敝邑同儕則名位既卑年齒未及不知何以不致之齒德俱尊者而猥及於不類棟也來使鵠立待報此中五色無主率爾謝教不任主臣

與王百穀名樸登

今寓內是夫非夫夫誰不慕用王先生者而不類棟

可菴書牘

卷十

聖

近在一水之內乃自違登龍之情何也衰廢餘生若有若無不欲更比諸人數祗因先人遺業深懼散亡將盡發其篋中藏板而重雕焉思借名公以爲重偶聞之賢壻不謂賢壻遽以聞之百穀先生而先生又遽與之也不勝欣慰緯真故善先生落筆神來當爲世寶而不類微天幸得之矣理宜專叩首堂下無奈十年衰廢絕跡不出所冀先生垂諒

又

王先生當盛壯之年業已有嘉聞不類棟時方垂髫

稍知嚮往以情相歸得承傾蓋去此三十餘歲浮沈

世路汶汶不足數矣異日者妄以先人之業目干門

下而先生惠然顧之也鬱感在胸實不敢忘一襟帶

水間未及特叩首堂皇勉副高誼而過煩信使遠况

衡門紫紱素繭盛藻淋漓益以醇醪薦之珍味映心

填腹不勝驚詫胡以得此於大賢爾爾不類涉世無

能居身無術所謂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不幸似之

今乃得幸於王先生卽一人知我足自多矣銅官之

約矢不可忘楓葉紅時頗有此興第恐匿名滅景之

可菴書牘

卷十

聖

士原不離幻劫豈能望吹笙吸露之後塵尚有疑歎而已來使行迫殊不盡款款之衷且容嗣布厚意未有以報惟王先生母科其罪

又

不類棟之慕用王先生不啻誠矣而一水盈盈未由一晤王道錫爲道百穀先生殊倦倦有意於足下小人性貪得人善顏便生覬覦之念擬以先君子別傳爲請而卒未敢請者百穀先生不以文傾動海內乎恐未易請也乃先生儼然介使詔之八行矣此非特

寵之善顏已也豈容終自沮而不以請先君子一生
負志翫髀終身入兆之日承張司馬以聲調神交降
諭二孤非吾不可銘若父後稍詮次遺集則屠緯真
遂從而叙之今竝錄出并亡仲所狀呈先生以備裁
擇卽未必盡先君子之生平亦可以得其梗概不類
棟不敢學世人多飾其父祖所未有以累秉筆者以
辱先君於地下也倘王先生其惠許之

又

不類棟雖不獲執簡侍先生函丈往往獲先生千秋

可菴書牘

卷十

置

之業而醉心焉非一日矣日者以先君子家傳冒昧
爲請自顧謏薄無足以辱王先生念先君子底屬一
生有志弗售王先生所謂泥蟠雲臥其人可悲倘先
生采其臭味之投乎及奉復教乃云胡不屬之學士
先生而顧有意於王先生也不類讀之汗流不止長
者爲行不使人疑豈棟之方寸間括洗未淨尚有學
士先生在焉而致先生之疑耶逡巡未再候命門下
者蓋重自愧亦重自責王先生不知不類棟不足惜
無乃因不類棟而并輕先君子是不類棟之罪也夫

今奉信命惠以不朽真似身從水底出抱得驪龍之
珠其爲欣慶又何可以聲音笑貌盡矣叙事端詳的
然名筆使讀之者如見先君子而折節爲寒素見鮮
怒輟函則目攝之見繩樞蠹牖則樂與之數語更能
寫出先君子肖貌非王先生不深知先君子非先君
子又誰可辱王先生哉是豈獨不類一人之感實我
張氏子孫雲仍世世之感耳且拜來者容專謝不宣

先生之文一字不可增損矣但中有一語東歸脩

祀事卒於崑先君子實卒於金陵也先生之業垂

可菴書牘

卷十

置

之萬禩不朽先君子亦得附青雲而施後世豈可
使有片言不實耶不知可省一二字頭須稿然竟
以歲戊辰卒春秋四十三何如附以爲請

又

先君子生嘉靖丙戌在今爲歲七十有九耳豈不可
及王先生締好金蘭不幸生世僅四十二年致與王
先生交臂而失之也乃坊後三十七年而得先生爲
之立傳不幸之中猶自有大幸乎先生之筆如椽真
可等於華袞先君子得之固將含笑地下卽爲子若

孫者感服何可言盡當刻入集中以昭後來以垂不朽矣唯是胸前鬱感耿耿不能舍姑遣八行用代爲謝薄有不腆未必成禮實生於情先生其鑒之

與陸承湖

始不類棟讀并州先生三吳楷法叙而得門下之名也不類棟自少負僻性不獨鬼科顯仕視爲泡影虛花無足爲重卽操觚染翰亦以爲文焉耳矣惟躬行君子斯誠足以示則而願爲執鞭所欣慕者蓋歸林後數年始聞門下之操行末世靡靡已甚而吳風於

可菴書牘

卷十

雲

寓內爲最下安所得卓然自樹不以俗囿者哉如門下者所謂蟬蛻汗穢之中不類棟雖未及登堂拜手定金石之交然私心嚮往之特切矣昨幸因緣於王道錫而得微惠門下八法以爲先集重豈徒門下之八法足重先集耶自是門下之人足以重先集耳胸前鬱感口不能言理當專謁門下九頓首以謝其如衰病不出門矣姑遣力代布并附一片伏祈鑒在與張幼于

元前更名枚○計三首

屈指與先生別不記幾年所但憶垂髫學試於有司

嘗從先君子登先生堂也謫謫下材誤涉世路遂爲世路中人而心固未嘗忘先生昨曾數之賢弟丁丑受檄還里謁先生矣癸未赴召過里謁先生矣

丁亥病

請歸里謁先生矣唯壬辰蒙罪去國

斯不敢更戴衣冠入金閭而於先生關如也戊戌之春有洞庭張君者持先生贈章教我初不勝喜躍及展卷而面慚灰沮先生豈真重世榮者耶胡津津道其宦迹如此自是索興并謝言而不復達先生先生將無心訝之方今雅道日淪前輩風流宵不可再而

可菴書牘

卷十

雲

先生獨持牛耳身如靈光不類所居僅隔一水耳安能終倍先生之教是敢遣力上訊而繼以私請蓋我張氏遠不暇詳自入我明一經相守或抱首青龜或託足花縣至曾大父通籍金閭秉憲外臺而僅餘清白以遺後人大父少舉於鄉中年頽喪下迨先君刻勵詞林違世特立遭時不遇齋志云亡祖孫禪紹雖名位並未顯融而雕龍之緒一綫不絕先後刻梨藏諸家塾無慮萬有餘言惟不肖兄弟少埋沒於宮牆長浮沈於世路遂將舉家聲而盡墮之性復澁

先朝露棟之餘生亦無幾矣第微天幸保有一丘稍發舊刻刪繁次素裒成一家之書重付剞劂業已分部有叙若其總叙編首以不朽此書風塵寓內安能逾我幼于先生也先生於吾父子兄弟間敦世好豈得無意乎本當躬叩堂皇九頓以請無奈病體支離自壬辰迄今絕迹於郡城門者十年而久愈疎即愈覺其遠而精神骯髒愈懶慢即又愈不能鼓而起日復一日殆將終焉計先生必習知之且重憐之而有以諒之矣拜送去者神魂欲飛

訂書書牘

卷十

哭

又

憶昔先生嘗况我木鴈軒大作一字千金何論萬鎰也但黃扉青瑣一鳴驚人三百五篇痛哭陳書等語皆非不類所敢陳末世風靡古今人不相及也久矣薄自責於伏闕回天之力而厚自負以引裾折檻之忠不類方重恥焉况先生之言將以垂遠不類且欲附青雲而施後世而可以輕受耶不類嘗謂朝廷之官朝廷命之既朝廷奪之矣而猶欲偃然據其名稱義所不出往屠緯真叙先君集而用

諫議字時不類尚側足世路或可覲顏今非其倫也敢以質正於先生先生倘竟毋忘前誼使不類得具別幅以請遇先生興至揮毫務令不類可當即勝於世榮遠矣此又貪得無厭非所敢必諒之諒之

又

歲聿云暮寒風砭骨衰殘之軀鎮日擁被而臥忽驚信命及門病態矍然以起不類棟之不敢忘先生也炯炯在胸微知有德可好也先生之不忘不類棟也是出何意哉感極生愧愧復增感讀尊教謂事事相

訂書書牘

卷十

哭

同嗟哉何事可同先生也或者落魄不諧於世此之謂希蹤先生者乎而鳳毛五色山雞欲自愛其羽癡矣先生眼高一世不免盡情於骨肉之變頻頻置口何耶人生寓耳因緣聚會適去適來胡足拘繫乃爾所惠三冊八紙一一拜嘉跋語之命所未敢承者土苴不宜涸先生爲也且來信立埃報言慙稱倚馬須臾報

與文文起

名震五山詩一首

先太史公爲吳錫而吳於我張氏爲世戚故張氏之

先累世得奉太史公清塵記先君嘗語不類兄弟大父玉山先生之交於太史公最久曾大父僉憲公實屈年而交太史公至於先君則太史公屈年而進之門牆矣太史公一爲大父貌玉山圖又爲大父序玉山草堂集而又爲喬松圖以贈曾大父壽並垂世寶不類棟生也晚不及見太史公僅得幸於和州公公爲不類寫木鴈軒圖亦珍諸篋中以昭後然則不類於門下非積素通家者耶顧鄙性孤子以廣交爲恥昔在仕路亦嘗侍衛輝公略叙其鄉曲而已廢棄歸可菴書牘

將聊以當通名之禮非所云敬鑒之諒之又前以集叙賣門下深懷未同之慙繼乃自通其姓名輒引先世之誼不啻文舉之唐突李門矣及奉復教惓惓亦似有意於不類棟然者不類棟於是恨相知之晚也迂僻之人負性不諧於俗視富貴如浮雲吾鄉故稱文盛正不乏登巍科躋膺仕者以不類視之蔑如也欲使我委心歸計則必心行純全不求名而名隨之者矣門下真其人哉前致菲儀僅將半念未蒙鑒在耿耿此胸所不敢爲再賣恐干門下之素履姑以清微一二并土物申意幸門下之不終拒之也端靖先生錄捧覽一周不惟覩先生之生平磊磊落落而吾丈之孝思誠篤皆有可稱述於今流傳於後者拜賜隆重矣并謝

與殷斗墟

名都

風塵逆旅中頗相綢繆無忘布衣之故旣散歸鄉遂令咫尺隔絕若永遐棄此殆似天地間一相反事當在逆旅彼此皆寄宜疎而反密及歸鄉曲各還故吾

宜密而反疎豈非自相悖矣遠於人情耶茲聞嫂氏之戚欲遣一力炷香幃前而舉筆具狀輒白捫心轉可發笑仁丈試覽弟之言求其所以疎密之故恐亦不能不發一笑也弟平生無他腸唯是貧賤之時流離坎坷不敢時刻忘諸胸中故於貧賤之交欲倍敦夙好無美先生非吾貧賤時能以青眼相覲者耶風塵世路見謂口語參差亦不過上殿之常元無芥蒂而不知者乃以爲先生之有睚嫌於張生也張生所以過自退匿不欲親近先生之左右夫非以是之故可養書牘

卷十

重

與茲敢因而請教於先生先生如不忘張生之貧賤也毋爲白眼則張生者且剖肝裂膽終其身從事於門牆之內矣嫂氏久操井臼固亦先生貧賤之交也弟實負病不獲馮棺而姑遣力俟入土有期卽病亦必不辭執紼之役耳冀先生諒之

與申玄渚

名用懋

弟之廢歸不齒人類故於師門自甘疎遠亡弟之沒實天所以禍不類棟而先剪其手足辱丈特命駕過存不遺微渺念丈何有於清源一守當是鍾情奕世

不遺其兄而亦不遺其弟也弟之切感豈在尋常來往之間哉荒醪野蕪不獲強畱騶馭祇足內愧不敢內悔耳匿跡田間課黃鬚登稼而適值陰雨殊悶悶忽枉手札又不覺清光之再挹矣固原圖說二冊俱託使者報命他日老丈業成付棗後必祈惠教勿我遐心

與管東溟

見前

不相聞問者久矣年來衰病益深一手顛掉幾無復人理朝夕以枕簟爲生涯恐於世緣日淺不堪置翁

可養書牘

卷十

重

丈齒齟間矣邑父母樊公一生尺寸四載勤劬未食其報遽爾淪歿天道無知言之淚下痛念此公實當尸祝於吾鄉而不類棟病伏溝壑又人微不足爲重翁丈負望尊碩一啓口而逾九鼎且素知樊公之生平不知可於當道前舉公論否不類棟有心無力是敢懇之萬仰萬仰

與李晴原

名同芳 詩五首

念自庚寅別丈而去忽忽三年於此弟本淺陋家居既久重望闕庭如村落之夫誤入城郭舉止倉皇

動成藩觸及領行邊之

命則僻性認真勞怨罔

顧老丈平日所許我者目覩邊事陵夷已至萬分正如久病之人奄奄一息及時滋補猶恐起死回生之難而守邊之吏溺於故套牢不可解足踪所到令人痛心疾首卒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者 廟堂之

上若罔聞知稍進危言翻生抵牾將來邊事未審作

何收拾第嘗竊歎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迨至今日

禍機已伏吾輩肉食者流皆係處堂燕雀耳第已掛

冠不當復論天下事獨以爲平日與丈相期相許徒

書卷書牘

卷十

持此半點真心庶幾所謂人棄我取而今敢以昧心之語向老丈開口耶在他人前毋寧嘿嘿矣萬斛衷

腸有筆難盡

又

風塵區宇口稱相知有以親黨故有以同薦故有以同官故諸如此類由迹之密而後結好於心者也乃若意念偶同臭味偶合而一言相許遂締生平者則以心投契而迹之疎密非所論矣第與丈意者其在此不在彼乎據其迹初未見爲密而第以半腔迂僻

見信於丈丈亦頗推肝膽置第腹中也每會面即以

道義相然信雖以第之不類不忍不自勉矣唯是丈

之命我不甚爲規誨而多爲讚揚第於心尚有未能

爽然者我輩居身出而勿墨吏議處而勿犯鄉評此

善道也相戒相成非友之責而誰責今丈方以身爲

世用則實心任事不落眼前蹊徑第非丈其可望者

第身處林壑必遵何道以弗失故吾非丈又孰肯教

我者若所謂縉紳想聞丰采是何言與都亭郵辦面

孔相嘲戲理宜有此不謂丈而亦出此言不謂丈而

書卷書牘

卷十

畫

出此言不以戲他人直以戲不類第也至於秋風掛

帆等語尤非丈之所當謂第者用行舍藏聖訓昭灼

我輩童而習之奈何委之爲芻狗耶第生平獨與顧

實甫爲盟欲共扶友道以不墜而實甫棄我去矣舍

吾丈別無可與圖此者矣使者來索報再取丈所惠

檄覽之不覺勃勃於中遂信筆請教願與丈從今爲

指天之誓凡有檄簡往復寧直毋紆寧規誨毋讚揚

違者非同心也何如何如厚廩之寄傷惠其矣丈故

食廉而類推以屬第無乃以廉自處以貪處人自後

亦勿復爾爲妙

又

弟有一言奉託岳陽樓下水中有石子名爲白麥飯石乃是一種妙藥也以之治癰疽最有神効乞丈令人收來便中見寄卽丈亦宜多蓄之濟人利物良非小補而已因錄其樣於別幅千乞畱意如陸路不可多寄遇使人陸續寄回可也倘丈欲得其方卽錄去矣

又

寄卷書牘

不卷十

彙

弟之與丈稱相知也或不以里黨親知之故與則其所共期許共詔告別自有一片肺腸當不出風塵胸次者昨燈前深語弟固不敢以世套向足下矣奉來札知已達五羊受事長途安勝甚慰第札中詞旨似非所以詔弟者一則曰出山小草一則曰世罔誤投一則曰羅浮月色照人歸夢是何言之頻切而凝滯耶弟嘗謂出處兩道本自不容偏廢猶龍氏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初不專是處而欲貶出也今之伏溝壑而念念不忘軒冕正與膺箴

絀而口口言在山林同病豈意吾丈而不免襲人唇吻又以此唇吻向弟也弟蓋信丈宦情非甚濃郁者不然能無訝其言之不情乎大都末世雅道日淪尺一所陳無非謙已譽人我輩既稱相知當共力挽其弊寧爲苦口相規勿爲謾語相應弟願與丈持之終身何如反覆來札別無可復不過就札中詞旨而出肺腸以對不審吾丈其諒之其罪之也

又

寄卷書牘

不卷十

彙

別來不記歲月奉尊教始記是兩年矣以弟之不類踽踽自狃子殊不合於鄉人吾丈亦弟同鄉也獨能青眼視弟然吾丈生平磊磊落落非以私徇人者豈獨私於不類弟意者丈之舉止原自不同於吾鄉之人弟不敢遂謂臭味相投總之物各喜其類耳往時違顏既久卽動心相念心旣念到卽從親友間或居守使者間一動問起居以爲慰茲別既兩年而未嘗敢於親友間問兄一字雖過兄之門亦不敢向使者啓唇也爲兄譽望日隆令似又居清要溝壑之餘自宜引嫌退避而兄不遠千里垂訊溝壑各自成其志

第前所謂物各喜其類此不可與吾鄉之人道也至體想亨嘉倍昔官邸眷屬各各安康令似萬金當時可致以弟旁觀兄之獲天亦既備矣弟不敢效世俗進贊頌之語輒欲求盡知己之心則賢父子之所酬天眷恐不可少怠也飭身脩行自是賢者合下所有不待言者 國事民生食祿者心當何如值此靡靡之日正賢者卓然特立之時幸勿笑其迂矣

與陳霽巖

名九升

來槪是誠公事非兩造具庭者可比致以公書亦無

可菴書牘

卷十

五

不可但既謂之公書則必人人列名而後可今乃有與有不與顯示以異同之迹恐爲縣父母所賤昔年賤子爲江右縣令見彼中士夫不輕易致公書若致公書必無有一人不與者此可爲吾黨法也昨因使者將命卽口授以意使達我翁再加慎重賤子非爲已一人惜實爲吾一邑惜耳翁以爲何如

與王名山

名執璋

付來議單謹領卽當轉送令姪婦收矣原議舉殯各出銀三十五兩奉上乞轉送令姪孟安收之其浪用

與否其不敷與否其宜情處與否其無他說與否皆非僕之所敢逆料亦非僕之所敢與聞也僕但能與在原議之末原議所不及者惟我翁自圖之墳上田房却係原議有定并望翁片言結正此復

與陸欽所

名欽所 計二首

蓋不類弟棟也受性迂僻浮沈中外幾二十年而倦游甚矣昨歲蒙罪出春明宜爲相知屏棄吾兄輒加撫惜送之南郊賞之以酒高誼深情不可有二比入家門八行是訊寧過厚焉而不欲效世態溺死灰然

可菴書牘

卷十

五

者顧不類弟既蒙罪畧遂伏泥塗矢心不敢通書朝貴卽吾兄在戚里瓜葛亦舉筆自嫌非矯也意者分義宜爾也兄勿之訝已幸再賜之言無乃非情乎不令兄弟久不爲里黨所諒乃獨見恤於仁兄弗假夙世緣不應得此至別諭使者云云此卽君傳語之過弟自昨歲抵家稍稍學得唾面自乾一道雖販夫田婦無不可讓者何況於兄之使者也其時尊大人曾舉以問弟弟漫對之正恐吾邑人情喜談人短又喜構人隙弟與兄垂髫之交何苦滋人口舌耶今奉

兄械亦謹藏之篋不使人聞知倘兄家報及郎君必囑之共付忘言可也特爲此事通書故不能詳備他相知不能概具

又

兩承訊問皆有所惠不知老丈何事勤念溝壑如此何事施恩不報如此弟之言感幾於辭窮胡論報哉來諭似有牢騷不堪之意此是何說烈士壯心丈既不忍輕付一擲卽順應而已而百鍊化爲繞指以弟度丈亦不至是意者聲折逡巡有礙於有道之始志

訂菴書牘

卷十

李

與顧二懷

名紹夔○計二首

奉手示以明日爲期不勝喜慰忽而思之明日乃中元節也彼此家中自有事往往見世間頗有乘便者弟心素不然之事神事人兩失其誠況於吾兄卽一疏一腐自可以盡吾寸心若使循習世套苟且了事不但非所以事兄在弟之心自有所不安矣願定在

十六日雖兄甚忙必求一過况兄昨日既在麟老處今日又在明老處後日難道獨峻拒於弟也以此爲定今亦不煩答教耳

又

頃奉尊諭卽呼小婿來語以孟安之意使傳示乃堂取厥回復據其復語云此房本係先舅合同田產分撥當時拈闌分授既係拈闌必無不均卽有不均亦萬無有異言之理若有異言可以更改亦何貴於拈闌耶往者紛紛較計有似於爭者皆在分書之外未

可菴書牘

卷十

李

經拈闌分授者耳其在分書之內已經拈闌而分者何曾啓齒雖至多寡倍蓰決不敢言先舅之分書何在而敢背之也况此房與田產同闌而分若欲換房必并換田如田可換也則言換可也田不可換而言換房豈不託之空言耶今日之事原與大伯無與不過以爲姪之理凡有舉動自當就正於伯父此親親之情耳未審大伯何嫌何疑而頻生枝節也弱子寡妻言盡於此在高明者裁之據其復語如此不敢不詳述以報丈幸以轉報孟安倘更有可以辭難者不

妨再示弟當再爲傳達大都使弟備驅走彼此相傳不敢辭勞若使出意見剖斷於其間則弟不敢任其責所傳之語亦不敢刪削其所有增飾其所無乞丈致意孟安諒其無他腸也

與王奎岡 名廷奎

昨辱召命時已先領明山公之命且云竝非特設不過花下小坐耳又前承敬持公見召勉強一赴適與明山公同席遂不能固辭於明山既不辭於明山又安敢辭之於我翁也然明山畢竟特設懷心已深悔

訂菴書牘

卷十

奎

辭之不堅矣不謂我翁乃更侈爲豐盛雜以優俳此棟平生所極厭極惡者忝居仕途之日只爲名利根不斷不得不拂鬱其性而強循世俗此萬萬不得已也今旣廢居林壑如飛鳥已出樊籠豈能再受此魔難耶我翁長者豈敢因此而取罪門下然亦安能以吾性分曲貶而求悅哉我翁試察棟自廢歸五年曾有以此相待者否以此相待重棟耶輕棟耶惟自怨自艾必是一念之誠不足以取信於人是以人不見信耳傷哉竊料此時世情必以棟爲太過我翁入於

其言必重加罪於棟即棟亦明知其必取罪統容特叩門下百拜以請斧鉞所不辭矣

與顧德甫 名紹希○計五首

朝來雨不能止啓牕兀坐把玩兄詩擬進知己之談請以首篇相確既用淨雲句又用遶巡句亡其意自矛盾乎詩忌五俗而遶巡開府不爲俗意乎或者兄之相期厚而不自覺乎即結語亦復爾大都此等意旨皆非所以贈弟者前王世周見贈有風雷起太虛之句弟方病之奈何兄而亦作此致也近代薦紳廊廟而思山林者絕少山林而思廊廟者頗多弟不自揣欲以涼薄障此狂瀾故聞虛左賜環等語輒沾沾汗浹踵矣兄肯更爲推敲弟之上願不敢再費兄扇弟自覓來何如

又

春首舉一孫昨莫遂作歸人邇其生世准四十日以比彭聃不無小愧若視蘭芝足誇上壽矣可發一笑也兄使命至正其危急時醫者在坐倉皇未有以答所付膏何多如此旬日不相聞不謂遽已煎完兄付

訂菴書牘

卷十

奎

既多自留倘少非第所安來盒且未敢附還乞兄將藥費煎費一應大小之費及謝製藥之友盡數開示卽爲算還幸纖悉勿遺外白金五星先勞從者高情統須面謝

又

來諭諄懇如此第豈無腔血在胸豈不知感但事理自有中道人已貴得兩平兄於第不肯苟且於五星之小而欲使我覲顏於數金之多平乎否乎卽如尊諭拮据守視實意真心以此厚我足矣亦旣勝於阿

前菴書牘

卷十

奎

堵矣而必欲使我情文兩受是兄乃所以小我薄我也往年從子之事故自有說第初舉一念欲行而不果聊藉此以自解原只爲已欲果其初念而猶愧混沌之已鑿初不爲從子也今日之事何可以是相比方耶銜環結草之語使我置身無地第何德於兄而輕出諸口至以范沐之操見褒兄不覺自失之無情矣第未嘗不感兄兄未嘗不厚我吾兩人或別有相信處今日之事只以中道行之可也小力去必待兄開示以帳勿令其徒然往返僕僕道路千萬千萬

東解藥費并後便金謂報先主施恩兩姓之事故答云云

又

第平生僻性嘗謂讀聖賢之書當守其訓凡事出於經傳者卽聖賢之所不廢也今世喪葬率徇俗情而公悖先王之禮弟心竊傷之喪禮之有與實經傳所載兄前日詔我老伯母遺命乃方外之教弟未便首肯也手諭諄諄具省尊旨若謂弟平生最惡虛禮而責其違心斯則弟所未能心服者經傳所載聖賢之訓皆虛禮耶弟非獨於兄家爲然凡民有喪度於情

前菴書牘

卷十

奎

誼所當行者皆備一薄奠而必不敢從世俗折銀攢盒之例正謂備物則可以盡吾心不備則全是虛禮耳昨日亦嘗語之於肖臺而肖臺謂兄家有例不使陳列於靈前第豈敢以一人而破兄家之例鄙意只欲備完稍携過兄卽弟之心已盡原非厚設豈必陳列而後謂之行奠耶昨日之意原是如此今又奉來示卽當益堅奉命矣然欲止其不備則非弟之所敢從也

又

昨特出謝門下門者以行未歸爲辭今奉教知將命之意矣所致之語正恐兄之罪我深也何處分之有周公吐握豈言兄言及晏子之贖越石父其善甚善兄以世情遇我正所謂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也弟所致之語自謂是知己之言兄後欲因此而深其罪耶涉今之世行弟之見因知其動必齟齬耳夫復何言

與周元裕

來諭聲譽幾百言具悉尊意不類陳生平是是非非

可菴書牘

卷十

空

較然在胸固不私庇疎者以昧本心亦不能曲護至親以傷公道張瓚之爲人不可知據其目前之事頗無挾勢凌人之態况曲直又有縣父母招斷其明不類棟亦安能誣直爲曲上愧蒼蒼也謹復

與支簡亭

名可大○計二首

頃承使者將命輒以苦情授之不知其歸頗述以動台聽否史張二君復書昨者見公差聲勢喝令速辦手足凌競殊不能應二君者吾豈有所求於彼哉彼安得以腐鼠嚇也便欲以二君原書返上今既奉尊

命而使者又能將之遂勒八行復之去至於報謁之期業已請寬俟脅有伏候者跡稀方敢足及門牆耳諒之諒之

又

屢承枉駕足仍垂情揆之於禮再當報謁但榮行在即車馬填門而廢棄之人不衫不履唐突尊嚴恐致閤者厭惡即諸老饕席亦不敢與非自甘映失也乃自安分義也門下器俗平生所欽無待今日始爲諛口而昨者語次竊窺意指頗欲優執法者而貶散法

可菴書牘

卷十

空

者即如趙公之徇情批牘世俗所共喜而門下獨不然之持此道也楚之黎民尚亦有利哉私心敬服却不往昔而在今日矣叱馭且發古人贈行以言既非廢人所能今人餽行以贖又非溝壑中可辦聊此薄蹠布意亦大將軍前掛客之意乎一笑

與諸敬陽

見前○計九首

偶憶許敬菴在江西曾刻左傳節文弟有之而今檢篋中無得想爲他友索去兄有之幸借一查信宿即還决不沈匿也弟近將刻先世諸集欲煩相知者爲

之校正已告之姚顧王歸四兄矣并以告兄如允卽以錄稿送覽所以必請諸兄自爲者貴其實也見世人多假借入刻弟不欲襲其僞耳容叩謝

又

昨日瞿洞觀來弟曾問段公之事乃與丈前所言稍殊且謂此時已無及矣承諭具見兄真懇但支公今之居高位者一人自足以取重況益之以丈尤足以取信弟賤名不必附也附以賤名是畫蛇添足反不美耳使弟附名兄之後弟猶自以爲恥况可使之附

前卷書牘

卷十

交

支公之後耶此決不敢從命者幸卽以兩公自出名斯爲妥當謹復

又

久不得晤昨承過甚感頗有裏言欲言之於丈者因坐上有客不敢啓齒知丈旦晚未入郡極欲造館下悉之其如有事急爲鄉行若歸自鄉而丈已之郡則有待於他日矣士君子之守已當如貞女之守身競兢業業不可自諉自恕昔趙母敕女云慎勿爲好甚有深意吾輩生斯時也生斯地也不當百倍加謹乎

丈許我爲同心平日相期頗似不薄而苟有言不盡之於丈是爲負丈又恐丈之自主成心而不吾聽也先此布意以俟他日悉之

又

今日塔女家有一奴背逃初無大故小加朴責耳來強弟一帖送官以正名分第苦辭之彼苦求之至再至三方在兩相持之頃適接尊翰欲爲周某致公書也弟不覺失笑若使曲徇吾丈之命將何顏以對吾女此情不獨丈當諒之卽周亦當諒之矣前日爲諸

前卷書牘

卷十

交

友屢糧事會附名於公書尚可以公事自解至於兩造具備而不免有低昂於其間何公之云卽公也自我輩持之置官法何用辱丈許爲相知敢私以相質丈以爲何如

又

昨朝承使者相呼時尚酣寢奴輩漫應之去比起問尊舟已發而日向午恐不及往返今日凌晨而往見其諸事苟略殊憫此兄亦嘗挂名仕籍胡然乃爾今之世艷慕欣賞者無過一第而此兄未

於有亡之實乃知人生不可以無本脩身齊家大學
首義而可弁髦之乎吾輩母寧詳於知人貴在詳於
律已小舟凌水而歸兀坐舟舵冲冲起念到家遣人
奉上分金而以此念質之於兄謂兄平日以同心相
命則此言正可與兄就正耳勿笑其迂

又

昨承枉駕蓬首垢面殊不成禮也入見令公語言無
所冲激否使者今已疎柳否甚爲懸懸此後願兄少
自輯晦以全居林之體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盡幹非

訂菴書牘

卷十

主

一人所當盡言毋自貽伊戚耳兄交游中非弟決不
以此言進亦不敢以此言進弟恐負兄知己之顧常
自愧其交深而言淺也何如何如

又

弟不類辱文許爲知己每恨才識卑淺不能出知己
之言以副雅意昨所以手錄文清公格言以相贈誦
文清公之語卽可以想見文清公之立心行事師資
不遠也丈自謂淺衷熱腸此何害於義事至而不揆
之以義則有所不妥耳文清公不云乎事至不問大

小卽揆之以義又不云乎欲人悅已則人有惡已者
矣口訟其語而不體之於心未免負文清公於地下
幸丈思之

又

開歲厭苦人事又因痰疾舉發屏跡郭外晨出暮歸
乃聞老丈垂念衰親特賜隆貺弟亦人也可無感恩
之思耶衰親幸躋稀壽雖則徼福於天而人事實不
足以承之追憶五十年前兩家門戶竝推華裕以世
眼觀似不在下中而後遭坎壈顛沛流離先君子遂

訂菴書牘

卷十

主

抑鬱不得志以歿雖有二子皆齷齪不足數風興夜
寐有忝所生此爲子者痛自刻責之時惟恐邊墜敢
沾沾自喜侈爲得意者然哉衰親所以嚴禁不令兄
弟口勿言賀而不類棟亦矢心不敢與聞慶賀他人
之事誠非得已也豈期吾丈不鄙夷其子而因念及
其親甚盛心矣但丈有此盛心則胡不出胸中真實
之詞以相規誨毋華母諛弟取達意而止亦可使不
類弟珍藏以詔子孫奈之何循世套假手於無情贊
頌之語張皇卷軸以昭明賜耶弟生平最恨人以世

俗相待豈期吾丈而亦復爾爾昨朱明山先生顧二
懷昆仲各有惠言皆出已意片紙相貽第刻骨感其
相信知己之禮謂當如此丈不我信尚何言哉惟有
自反或未盡所以事丈之禮耳因遣信謝輒布區區
又

昨得李丈來示知丈與支丈不日且入郡矣弟雖病
廢可原乎然眼看人獨爲君子而不知愧不自反尚
欲戴鬚眉稱人耶丈尊意欲使弟隨卒丈後兩人共
具一書即稍有人心者豈敢復生猶豫惟是弟於府

訂卷十

未卷十

圭

公既來轍面又未通名是以不敢因思此等公事正
當仁公書近來事關兩造往往聯名致書其爲私也
孰甚而亦稱公書今此等公事反不作公書失其質
矣若使公書而弟附名其中便不礙眼丈意以爲然
否再與支李二丈一商何如

樊案軒公計主
爲請建祠山巔

與魏念屹

名尚賢

弟因子婦有父喪誼不容不往臨一往便糾纏殆一
月許昨暮始還家見几上有丈所賜會銀殊切感愧
會本舉於嘉平節第前所以先期奉請者慮丈之非

上伊邇鄙情無由可申耳今丈亦先兩月而賜銀則
於會例不合似當扣還利銀五星庶幾彼此相安弟
與丈親情交誼豈必較計於區區五星第非不之知
也但以爲事貴得體若情誼往復卽十倍百倍於五
星亦不足計惟以會故自宜錙銖不爽乃爲成始成
終之道况丈之厚第第之辱知於丈正不係此五星
而藉以明吾黨之舉會堅如金石如此亦或可扶持
此義不至如眼前負心委會例於弁髦也千乞丈鑒
弟此心勿滋往返之迹斯稱知己之愛

訂卷十

未卷十

圭

與何璣菴

名琪枝○計三首

衰病簡出南北隔遠不獲頻晤此中則自密邇也日
者領尊堂親家之命不用米而用銀今歲收成見似
爲儉而米價乃高謹奉去九兩六錢較之去歲稍浮
也侍間幸爲道達萬萬

先生長女十九而姪何璣枝
甫三月而璣枝大守節於先

生家先生念其舅亡姑年老代供歲糜時瑜
枝兄璣菴已登鄉薦尋舉南宮輸將如故

又

兩日前有言報謝門下而隨奉命劄似專爲張君也
無論門下有命卽張君於門下外王父爲至戚則不

類亦屬姻親況來諭謂令先君落莫之餘張君獨不出炎寒之態此又不類所傾心而戢服焉者苦無足爲重敢靳齒牙耶但吾鄉風尚日偷迄於今幾無復人理不問官之大小先論地方之美惡試叩以美惡何辨則又多得金錢耳嗟嗟風尚如此意念如此其出也安望其能自愛以無貽相知者之辱也不類卑卑無足數唯是向者居官幸不畱穢迹於四方今旣委溝壑而猶援引貪夫以汙名行心實不甘張君者不知其志趣何如近偶得任養弘兄一緘極言令岳之不自愛微有譏笑於不類蓋不類當日曾以實甫故竭力推許令岳於任兄之前不能不聞言而內媿矣不類涉仕路二十年的見四方之士多皎皎能自好者唯吾鄉則絕不可得對門下輒直言之然必不敢負尊命須傳示張君勿視金錢津津有味爲妙

又

子夜深談情甚洽也但簡禮尊從致自愧耳張君復書并原儀返上昨已控明不類初非矯矯欲絕交際者惟是爲人推轂而居功受謝則未免捫心自慙也

幸委曲謝之

與朱南漪 名懋

弟平生最惡虛文亦素不行虛禮必度其可行當行者斯行之此意聊見子姪相助自謂無傷廉之嫌不虞有不受之迹旣已不受便不當再送矣但念進之兄處貧之甚乞兄爲我竟助進之不必更問於子逸可也何如何如

與陳新宇 名一麟

歸田以來病懶砭骨親朋間往往成疎間致於門下

歉然不類子女甚多從無乳媼近小孫缺乳犬子欲覓之適有一人名楊春者聞知而以其子并婦來投不類細訪之楊春者門下之家僕也邑中宿弊多有輕信媒口誤收親友之僕彼此懷疑觸成嫌隙者不類平生痛恨之豈敢自蹈弊轍但據楊春謂控明門下原許其自出謀生又云已有三子皆無生計其二先已他適門下毫無芥蒂於中不類雖聞其言終不敢遽以爲信欲走候面悉而病體支離託楮代布幸有以教之

與烏羽之 名汝期○計三首

開學院行牌縣中考事動作矣不審果否今小垆學業未成揆之事理必難徼倖但吾鄉世情雖明知其無徼倖之理而必欲勉強爲之在父兄曰恐人訕笑吾姑借一考以塞白在子弟曰倘父兄可欺吾姑借一考以藉口而爲之師者曰考則主人必信其有益不考恐主人疑其無功展轉相導以致習成通弊牢不可解正不知子弟學業果有可成之理則雖不考或考而不取其爲師之功自在若實無可成之理而

可菴書牘 卷十

去

多方營求希冀萬一卽幸而成就亦是自害其子弟况必不成其爲人所訕笑更當何如也今幸足下爲師又與不類居平相知相信必不忍作僞以相負而不類眼中尚有黑白子弟之賢不肖自有衡鑑在吾方寸必非世情所能相欺則在今日似可脫此蹊徑充不類望子弟之心豈不欲其一蹴而進取青紫如拾芥耶獨以爲父兄之愛子弟自有誠心實意思勉訓迪涵養擴充務令其學力到而後有不試試必中矣豈可以吾子弟徇世上人情也茲密以告足下

於閒中觀察景葵之意如其相安於無爲則足下萬勿以世情導之如有幾微萌動亦卽以至理論止之乃見足下之愛我若景葵原無此意千萬勿露以啓其端恐事因丁囑起耳秘之秘之

又

頃承高徒送來畫屏不知欲使我致之何人若自家房屋低小豈能用此大屏也畱之以待大房恐河清難俟矣一笑

又

可菴書牘 卷十

去

昨昏黑率爾請教辱過意採存感切感切更有望於吾丈者時文中說字必一一改正使兒輩辨識字義庶臨池不至亂寫今世後生小子理路不通展轉亂寫其始起於一二高明之士專尚新奇字句中有礙口卽以爲高不深攷究而又成於弇州先生古文詞中多用別字謂古字通用也古字通用是誠有之然亦有可用有不可用卽如姬字可作居字論語居上不寬可作姬上否孟子居天下之廣居可作姬天下廣姬否在博古之士胸中透徹故信手拈來自不失

錯後生輩但喜眼生則而效之幾何而不成錯中錯
訛上訛耶蓋文字美惡自有詞意可定豈一二字新
異遂足爲高况時義與古人又自不同又安用古字
爲哉世多盲翰林取人不以道訛字錯出未必不得
薦去然教其子弟却不可圖此僥倖願丈篤責兒輩
詳慎點畫幸甚幸甚

與陳心雨 名如璧

昨奉手札愕有大故亟爲料理以應命倉卒之間未
及詳覽所付文契薄暮始開覽之殊爲驚異周怡川
可菴書牘 本卷十

夫

與張少梅不類皆不識其人但據契中開寫則此田
必已久賣與張少梅矣周怡川者豈得重複盜賣也
若只是抵何故收入張戶耶其弊立見他日必有爭
論不類平生僻性最恨是非之不明又嘗爲縣令如
此等事洞見其僞從公執法則當重治周怡川盜賣
之罪安得以推收票爲憑而遂謂推收明白耶雖與
兄交情頗密終不敢徇情而廢法也兄如有他契幸
以易之卽無他契可易而信行可持未必不勝於契
券矣不類之信兄爲志行耳豈爲契券哉故特送還

恐有累於吾心之良也抑更有進於此者不類以志
行敬兄不由紹介不出勉強竊謂此田亦不願兄之
染指也士人潔身脩行行將出爲世用是是非非豈
可不明如此等事若將浼已可也不然不類亦何重
於兄而稱爲相知哉朋友有相規之義千乞鑒之

與顧益菴 名秉謙

冬末春初兩辱命駕於衡門皆失迎候昨特走謝乃
承丈腹心見命一時詔以三言第胸中實空洞無物
率然應對盡在口頭及歸家小价輩竊竊焉有私語
可菴書牘 本卷十

夫

追而察之始知丈之所謂馬人者其父亦嘗種弟之
田曾來求解於吾丈小价輩揣摩弟意竟辭之去弟
未知也此豈其稱引賤姓名以微恩於丈乎而丈之
言以先入致疑故用意下詔乎弟於是爲築牆之鄰
父矣展轉自訝丈之惓惓詔我一時三言豈皆有意
而弟皆以無心相應誤之誤矣不能再語姑託墨卿
幸也是諒

與孫劬南 名九升

昨承見過悵不成晤然以爲兄或有便北來遂過我

耳乃兒子道兄實有事非便過也扣以何事稍一開口令人不覺胃熱氣塞遂嘔吐欲仆此言何爲而及於我哉此事何爲而加於我哉第賦歸六七年自悟自證不敢謂無所得七尺之軀雖勉強和光塵世而一點炯然在中者確乎不可奪兄卽未必能得弟之深而前兩年相與豈不能涉獵弟之肖貌猶欲以腐鼠相嚇耶輕我辱我莫此爲甚弟卽至愚極陋何藉中丞齒牙爲重世人貴官爵故視中丞爲尊官弟胸中原無官爵安得有中丞也所託兄者卽中丞自行

可菴書牘

卷十

全

與顧伯念

名同德○計二首

初意送行序必出令叔之手燈下眼昏略閱一過遂

斷以爲非是令叔所作心中懷疑故急足走問得來教而自信其疑之不妄也戴兄自是有學有識始吾以爲工時執耳不謂其古文詞亦合作如此敬服敬服但以詞章論則自可名世若擬出不類之口則猶當有相商者今吾鄉之人開口便說 皇帝不好時政乖戾不類每每心嘔之此亦是口舌之孽乃今敢自蹈之耶中又說公之威也亦不似出不類口朱公爲官何嘗立威而敢以私意曲誣之耶豪門之秋霜恐亦不象此公未又以南部爲公快快尤非不類

可菴書牘

卷十

全

素心 朝廷之官 朝廷命之何者爲快意何者爲快快安知不南而北此卑鄙特甚不類而以此祝朱公亦爲不知公矣愚意只云今天下居官者率以圓融爲捷徑博取人稱譽藉以爲已資而朱公獨毅果有執視 國事如家事此其人品節槩可知其去爲銓曹必能賢賢惡惡是非不爽伐惡扶賢有以裨益國家不類久已殘廢闊略於世情不重公之官而重公之品故因顧氏子弟之請而以言贈公顧氏子弟於不類爲奕世之好故不惜以廢棄之人而舉筆

不敢爲諛詞諂語以辱公等意如此足矣若無情之詞舉世惑溺之語吾不願聞之也直言勿罪

又

昨文頗華贍卽未必追古而在世眼中亦旣令人道服矣細思此舉終難從命蓋送吏部文自不得不用評隲人才進退賢不肖等語而當今之世退居林下者又未嘗不自稱屈抑求附名流口口以人才賢不肖責當柄者無非爲已地耳此不類平生所嘔吐羞愧而決不自蹈其轍者也足下愛我成我須諒我此

訂卷書牘

不卷十

金

情更加深思或支簡亭再不然或李晴原再不然或境外之友一惟足下命不類自當爲之請乞決不煩足下費心但得脫我名卽萬幸萬幸矣區區生平極重廉恥而旣退思進死灰冀然此吾鄉卑鄙可賤可羞之故不類嘗兢兢自反恐習俗移人不使萌芽得潛動於隱微之際故無惜矯枉太過此實情也願足下以知已之禮相蓄善體此情萬幸萬幸至感至感

與歸季思

名子慕○計二頁

此時未世耳但見金不見人處處皆然心心皆然本

無足異區區此舉亦非中道亦未敢自謂平心怡氣能窺賢者之萬一陳白沙集中所載未曾經意不悉其委曲恐與今日之事不可同年而語也以理度之若兩人相爭各持其是而吾處其中不能兩全則委已之所有以完兩家之好是誠美事意白沙集中必然如此若今日之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區區一身雖處事中而綽綽然無不得亦無爲兩家息爭之心不過一時之激總之爲戰國俠士之所爲耳然處之怡然待之平靜則又不悖於足下此云也未世類

訂卷書牘

不卷十

金

風親情友誼無往而非利如足下云吾輩相知當以道義相責備此不可多望於他人也故亦不憚悉布其衷更須面備

又

久不會矣比來體中何似樊侯竟作古人人生朝露原不足異而天道無知不祐善人乃可歎也前日其尊人有書來似不多及想足下有之書中所言之事急欲爲之料理而苦無可商之人足下有所見否不能縮地何日入城乞專過也

與姚弇平 名大能

昨見兄形神甚憊所當加意調攝心上事姑置之獨臥牀上勿使之往來胸前也弟即日出門不能時時候兄念之不已又念調攝之際參芪不可缺而人參甚貴聊以一金備兄買參之用不必使人知之

與方斗樵 名範

早錢章齋傳示盛旨時方困臥不能起仍以昨日報翁語報之去繼承朱明老見過強會於榻前不類因舉我翁之事爲問渠稍述其梗概若果如所言則我

訂卷書牘 不卷十

金

翁何不以實情一一控府公祖使其事端明白易結又安所藉於公書爲也公書必盡一郡之衆或一邑之衆計可上姓名於府公祖者不下數十人設有一人不肯與則爲首者自難要其必從我翁度諸公中盡無齟齬否乎如有與有不與便不成其爲公出不公之書必無幸於府公祖矣不類辱翁相愛竊爲翁計只當自控實情使上人可信恐公書正不足爲輕重耳更商之何如

與歸叔永 名子駿

室人屢辱垂念感極感極昨文稍一覽之不覺失笑所謂東白者何人豈卽顧懷東耶津津頌之何也原魯於東白爲五世想亦是 本朝人耳 本朝人物遠希方正學近慕王文成如此輩猶不失正脉舍此而爲腐鼠嚇豈不可笑如必欲弟出名者願別尋人另做則可不然仍以仲教自出名而弟附分更爲妥貼千萬千萬

與張寧宇 名厚德

承委郡侯賀冊不勝悚及重尊命似不當違但溝壑

訂卷書牘 不卷十

金

之中與當道隔絕難以扳附且自媿疎劣非能詩者幸諒之容荆請

與柴行素 名大能

不類自歸田數年來絕無一字入長安間有一二特遣垂訊萬不得已而作答然數年來不能二三此吾弟所悉也茲爲舉筆乃爲一沒緊要之事向弟北上時不類曾言欲託買北監新刻漢晉唐三書爲老年消閒之具而後竟已之者囊中實無一錢若空言託弟弟未免損旅貲以置辦是重累吾弟矣今歲

一舊日相知尤紹菴強以數金遺我辭之不得遂託其使辦買但書籍至重非陸路可挾而行故特聞於吾弟倘奉 差出京爲我帶歸實爲便計料吾弟必不惜爲我一畱心也書籍最忌鹽與濕而坐船水手多欲帶鹽且船漏則易濕此則望吾弟加意焉尤紹菴當今名將吾弟曾識其人否始不類濫與兵垣時會舉將材多方咨訪有才勇著聞而操持不足者有持守能慎而才勇無稱者唯紹菴一人身經行陣矢心報 國而又矜然不染人無間言迨不類奉

可菴書牘

卷十

六

使西征正紹菴會推專閫之日因而識之實是忠肝義膽冰清玉潔當今名將中定無有出其右者吾弟方職兵曹主戎政不可不畱心將材以備緩急是以乘便詳言之不使紹菴得知也倘相知間有談及不類姓名千萬勿言有此信恐致展轉流傳異同見罪耳至囑

與朱左菴

名榮

兩次走候賢兄皆未及入見昨偶會令母舅問可入見否彼云無妨也今早遂專詣門下雖不及會兄而

得一見賢兄二三十年老兄弟設有不幸亦一見面而不負交情也歸途逐一追思二三十年間毫無歉於賢兄矣弟之心無一事無一念不爲賢兄者近年以來形跡略似小疎亦賢兄之疎我耳弟自反諸中於心無憾追思前事有一件未安於心者數十年前弟曾與顧實甫同借水緯羅二端硬紗二端送與監兌一向未還常時念及欲有便物可相抵者卽以奉償因循至今若不使賢兄知弟之心是此心終不明於賢兄矣今奉去銀肆兩作羅紗之價早見賢兄問

可菴書牘

卷十

全

其心中明白否據其答我云明白乘其明白乞兄以弟之言告之天相吉人漸得平復相見此亦佳話未爲不可耳臨書不覺墮淚

與徐端銘

名應聘

昨日有一人來懇據其所懇乃一小价之事然此小价於弟實乘鴈雙鳬也卽以片紙付此人呼小价入城查問必得其緣由方可辨其曲直既辨其曲直然後可與之處分此弟之心毫無意於偏徇也今乃知來懇之人爲尊价豈兄已先知其事之原委耶弟今

猶茫然也若欲告官第亦決不阻當即使小价爲第所任用者亦素不萌私庇之心况甚無關緊者哉若兄已得其詳而欲與之剖決第亦唯有聽教於下風而已此第實心恐傳言多誤特此代布

與王景葵 名仲翰

昨日有一支君來顧第以病辭之彼特控一事據稱伊有家人背逆意欲窮治而此人有姊在吾丈家其姊曲庇其弟不容支氏治罪若果如此則丈只管顧其姊足矣其弟則何關於丈也縱使家主枉法昧理

前卷書牘

本卷十

全

求多於家人其家人受冤負屈亦只宜聽其到官昭雪我輩亦百姓耳申冤理枉豈百姓之責耶吾蘇風俗惑溺壹意護短然曲護自己之家人猶可言也併家人之親戚宗族而爲之曲護此其意何居第非爲支也實是爲丈萬一又弄出爭訟之端雖茫茫告我亦晚矣丈而諒我唯命罪我亦唯命

與顧筍洲 名天叙

榮行時不能賸不能餞非敢疎節於門下也病廢餘生闊略人世計丈必且矜而諒之矣而使者還曾辱

八行之教未有索報者亦竟默不報茲更奉遠緘兼分俸以貽我何用情之敦篤如此門下食廉於官如之何而可損廉者之俸非不類心所安也台諭謂以助不類刻先集之費更見門下之篤厚於通家世好此之盛意何忍負哉但論中言及吳使君則不類於是悚不弗寧矣吳君雖云相契然今之世當面應諾易心中孚信難何敢遽以一言而遂居之爲功况前日之言實非不類自能舉念實是令叔見過連門下之政體且云吳君奉 差江右能爲致齒否而次

前卷書牘

本卷十

全

日適吳君之乃嗣適來崑因於談說間略道門下之家世才情而已何足爲重而敢直居之以爲功耶門下如此當官自足以置身霄漢若不類直居之爲功其貪天工甚矣生平僻性所不能也雅意不可負是用拜領而輒有所酬以冀門下之鑒而容之至於丈之用情欲助刻集只此一念豈勝感激正不必拜賜而後爲惠耳雖不敢當亦不敢忘刻成敢借尊銜以爲重也敬復

與倪伯遠 名煥

朝來風颭颭起知寒信至矣前日雖曾謂兄葛衣大不可入典舖今又念兄襖子不可不出典舖輒奉上五星聊以應急何如

與王孟夙 名在公

昨小談頗投第病體支離不成歡劇而足下亦遂行尚竣後會矣頃于中甫見顧蓋不類神交有年者應門之童既不相識又計其主方蓬首垢面不可以接尊客遽辭之去而諸延之又不在于家落落玉峰其竟無主人耶念唯足下可獨爲重故折柬倚牀告足下

前卷書牘 下卷十

李

幸爲我特致意焉數年仰止居平恨不能縮地而今又自失良晤其如之何未審有信宿之畱否或之太倉否擬強起櫛沐期晤於一二日後不知有緣獲遂否也候足下教我

與張念江 名維城

久不得晤無任懷想朱南漪忽已作古人公聞之能不傷悼耶僕年已近六多病侵尋比來於世上事欲盡杜絕以保餘生人世光陰白駒過隙豈有根蒂可憑也公長於我雖云精力不衰亦終不可恃朝夕

營未知後人之守成者何如若付之不得其人立見其盡耳公又何苦磨累其老身耶僕爲公計只宜早自回頭專幹自己之事至於官府賦役關繫身家亦當及時措辦無貽害於將來僕素承垂愛不忍觀公之老而無休息也輒以此言進規倘爲朱南漪故而命駕入城尚圖面悉

與顧兩如 名謙服

承手教茫然莫知所置對意者先王制服緣諸人情酌其輕重不可踰越據父在不杖之文則衰麻似未

前卷書牘 下卷十

李

可遽廢沕菴之云禮也但尊人高年在堂爲人子者苟可得其歡心何事不當承順若高堂無難色卽禮行其常奚疑今尊人弗善也強而行之必傷親心如何且朱子有父在子不得主喪之謂謂有尊者在

食稻衣錦之意乎。雖然衰絰在身而飲酒食肉。時盧
叫笑不異平時。則斬衰亦爲虛具。而又何論於不杖
期之齊衰也。足下賢者又誤錄其人。而特下問於胸
中。實無灼見。姑出意度而并布其迂闊之論。以爲來
論復

與城中諸老

三賢之會。例應獨舉。今微等兩生共之。似乎違例。但
微也限於人乏。陳也限於居隘。甚非得已。雖盤餐粗
略。未必成筵。而鬱誠已久。竊幸諸老之俯鑒而辱臨

前卷書牘 卷十

奎

之也。倘初五日有他冗。不妨預示。卽以另日奉邀。兩
生共舉。分爲兩席。旣使蒞次。便於周旋。亦可因而存
獨舉之例。寔微等之上願耳。惟長者不遺焉。崑城萬
會祀巡撫周文襄公。忙知府况公鍾。知縣方公蒙。肥
昆會秋。

旅次東省書牘

已亥扶策。櫟於臨清官舍。

與王誠吾州同知

名之官臨清州。計二首。

三月初六日。聞計哀痛昏迷。匆匆出門。未暇深思。及
過濟寧。遇公差卽具一楮。申謝門下。然不知亡弟身
後。州中事體有無。粘帶未經完結者。故不及致懇於

門下。今奉札示。纒纒滿紙。字字真情。具省門下。高誼
出於古人之上。今世所無者矣。感切感切。但尊示中
言及庫吏侵銀事。此有大關繫。不類聞之。殊爲憂疑。
蓋州縣之官。惟倉庫獄囚第一。喫緊得吏。得長奸侵。
盜是亦正印官之咎也。旣已發覺。便當急申。上司以
明已之心迹。不知亡弟何故延遲不申。此事全仗門
下作速查明。招申道府。以慰亡弟之魂。至於自理詞
訟比之承奉上司者。不同無論已完未完。皆當出示
勾銷。門下署印之初。與民更始一番。乃是爲政之體

前卷書牘 卷十

奎

所云贖鍰其未完者。決不可追。乞門下卽出曉示。仍
追原票。盡數焚燬。毋使差役乘機哄騙。門下之垂情
亡弟加厚不類者。無過於此。卽有已完者。亦不必曲
意相贈賤。兄弟奉先人清白之教。所歉然不安者。正
恐此心不盡得罪地方。豈敢覬覦身後之微利。以致
遺羞於先人也。因思亡弟變起倉卒。衣衾棺槨一時
無備。想不免取用於地方。今正宜以此銀補還。此等
用費。雖一杯之水。片幅之紙。皆當倍價還之。勿致虧
負。使死者銜恨於九原。幸甚幸甚。不類平生。無他長

惟是義利之關著意謹守願門下勿以世情待我斯其所以爲厚我耳尊示云恐招物議蹈瓜李之嫌可謂深知不類之心者而復以贖銀爲言何耶別示王府公啓票不類讀之不勝感激啓中所云不可上船者五真金石之言亡弟身後所遺二簠皆年少不更事雖有三兒未離襁褓奴僕輩又蠢然無知之人妄行取困難保其必無也王府公慮及於此生死骨肉之情何以加焉不類素不相識不敢輕率致書并望門下爲不類道萬千謝尊意倦倦欲不類之過州中

可卷書牘

卷十

蓋

又

昨在梁家鄉會門下誠所謂傾蓋如故不類心事已一一面吐所付贖銀一百九兩隨即辭諸門下矣別後至戴家開登舟而庫吏左登科復以前銀相送不

勝驚異豈門下不信不類而然乎倉卒之間未及具啓仍付本吏齎還不審門下鑒收無誤否脫有差失相隔三千里何從而置辯也此事關人名節不可輕忽故不得不問專伺回耗

與方岱陽朱任菴王琴川柳康虞李震門江成

字方名元名元名朝聘名都鄉名信名本國江名中名信名臨清鄉名

弱弟才質綿薄誤守名邦多所譽矣荷諸老先生左提右挈幸不淪於顛蹶然福分已踰禍殃立召敢歸之命哉或自作之孽矣不類棟罪廢餘生懣懣泉下

可卷書牘

卷十

蓋

猶戀此血肉而貽禍於手足殊愧鬚眉爲有哀白慈親在堂此情未可以告人也聞計助勦跨蹇亟至不過欲使孤魂有所依附而歸且不忍致二簠三稚飄蓬無主耳正不願使關於臺下乃屢使命之辱卽諸老先生用情篤厚其如不類棟之慙慙益深何尊者有賜本萬萬不敢辭但亡弟之過癥在地方方無計爲之洗濯又微之以承惠雖有胸無心亦何以安寧負不恭敬返之來者旅次筆楮未能虔肅昏迷支蔓更不成詞統俟抵家當專脩謝以備鬱感惟諸老先

生鑒而原之

居喪書牘

乙巳繼母喪以盡其終

與朱明山錢韋齋何蒼梧陳裕所陸三江

朱明山

錢名德微何名存仁
陳名岳微陸名繼登

不肖棟生平踴躍涼涼歸田以來又自以為廢棄之
餘百凡遜避故於至親至友吉凶大禮盡致疎失良
心未昧胡辭可解近者吾母之喪乃辱諸親友不念
舊惡曲意矜憐往往有破例敦情以厚吾父母者不
肖棟內感親友之厚即內愧平生之薄悔之已晚收
可書書牘 本卷十

奉

之弗遑茲將舉吾母耐吾父之室矢心不欲再貽累
於親友先墓至遙往還必須隔宿墓屋至頽又無即
次可容決不勞遠送况治喪之日弔者弔矣奠者奠
矣無所不用其誠矣情至此已盡禮至此可已矣但
恐親友之情有加無已若以為不忍忽然特煩門下
作一醵首相約一二必不能已者會拜於舟中不肖
棟發引之日當暫泊舟於東關外以迎承親友之况
然以清拜為重決不勞再費一茶一果蓋喪中已奠
者既無重奠之理喪中不奠者又無忽奠之理禁烟

屈節相信為真并煩門下代剖此意不肖棟言之皆

出衷心不敢有半字涉套如不相信即非相知且亟

輒登舟不復設几到墓不復設位雖有厚奠亦必不

能陳列是敢從實控辭更有懇於門下者則願力破

常規勿事泛拉庶使不肖棟魂夢可安存沒戴恩莫

大於是

太孺人於初春壽終踰五十日舉喪存不
相喪不散凡遠近來歸者皆為執紼既葬即

於塚前編蓬為室聊蔽風雨先生飲食哭泣其中死
之日身猶未解衣棺今世有古禮僅見先生一人竟

以孝死

可書書牘

本卷十

奉

張可鼐先生書牘卷十終

可菴書牘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棟撰棟字可菴崑山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
兵科都給事中是編爲其邑人王煥所編以其歷
任書牘分卷排纂亦王儉一官一集之例也

詹養貞先生文集三卷

〔明〕詹事講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詹德

象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詹養貞集

三卷》提要

刻明甫詹侍御遺集序



嗟乎此余同年兄詹明甫侍御遺集也
奏疏八篇序記傳志雜文六十餘篇六
萬餘言迺其子太學生德象手自裒輯
以示余者而乞序焉追惟丁丑歲諸同
籍兄弟聚

闕下余識明甫于儔衆中姿標如玉語簡

序

氣溫余屬目焉已而盛為沈君典太史
所獎譽時君典座師徐大司寇為銓郎
遂得補宣城令在宣城六年以治行高
等擢御史在臺最久首疏定陽明白沙
二先生從祀

孔廟儒者躋之而其他論興革舉錯俱鑿
鑿中寢會不為浮勦

九重採納畧見施行意明甫且大用而不待矣傷哉其在宣城也余與君典後先予告庚辰秋抄余魚服訪君典因得晤明甫相見驩甚卽恭敬非謬而余媿重客已余居先君子憂而明甫稱直指使者視鹽政于吾浙相見尤數時余未四十已見二毛迺明甫渥丹如昔每相對湖

序

二

山間清言終日雜以調謔或令童子歌而佐酒余亦勉為引滿時君典墓有宿草矣語次君典輒為嗟嚟或至唏噓天地不仁殲我良朋無何明甫亦為異物夢幻泡影之身其不足恃如此穆叔有云歿而不朽者三明明甫在宣城足當循良居言路慷慨建白風節凜然足當良

御史視鹽視學足當良使者而處君典歿生之間足當良友謀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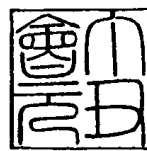
朝廷福澤在三吳兩浙培植人才足為數世用此豈待紙墨文字而傳然思其人愛其樹况嘔心腐毫而出之者耶抽讀一篇如與其人對語精神感通百世如新傳之宜亟矣

本

三

萬曆戊戌孟秋之晦日真實居士馮夢禎序于南祭酒署之池齋

門人朱之蕃書



詹養貞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議請儒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廟庭疏

條陳時政疏

乞斥庸詐撫臣疏

劾宦豪伸士氣疏

酌處貢途疏

乞休疏

保用繫臣靖緬疏

星變陳言疏

詹養貞先生文集目錄

薦舉方面疏

薦舉有司疏

薦舉教職疏

薦舉武職疏

卷之二

羅近溪先師語錄序

賀大司寇繼峰舒公新居落成序

贈臺長仁齋趙公考最序

贈侍御貞所黃公考績序

贈倅府陳公署篆還郡序

賀邑侯文川龔公榮膺三獎序

贈掌教劉達吾擢令蒙自序

壽封君許介山先生八十序

贈封君李年伯還金溪序

南畿戊子科齒錄序

南畿歲薦錄序

南畿先資錄序

詹鰲橋先生輓詩序

余聯峰先生文集序

葛廣文亦樂堂草序

詹養貞先生文集目錄

曾半川漫稿序

東原吳氏族譜序

錢團畢氏重修族譜序

金溪柏山蓮河徐氏合修族譜序

賀承務郎楊肖泉新居落成序

壽平岡陳翁七十序

壽寶峰楊君六十序

壽陳母黃孺人六十序

建胡莊肅公祠堂記

鰲溪浚河記

容膝軒記

稠溪八景樓記

慎所記

古塘陳氏重建祠堂記

童子橋記

慈節記

貞慈記

卷之三

未陽令三峰詹公傳

見泉曾公傳

見泉先生文集目錄

陳松厓傳

月塘曾公傳

黃竹泉傳

孝子詹朝恩小傳

讓所傳

古和傳

謝太孺人傳

梅孺人傳

近溪羅夫子墓誌銘

華容令紫厓曾公墓誌銘

封君南園李公墓誌銘

瑞竹黃君墓誌銘

處士黃味栗暨子珪璞墓誌銘

黃生墓誌銘

游鰲泉墓誌銘

處士詹次公墓誌銘

半池詹公墓誌銘

節婦曾孺人墓誌銘

鄒母詹孺人墓誌銘

兄養澹先生行狀

見泉先生文集目錄

祭大理丞慎所傳公文

祭孝廉畏吾姪文

祭孝廉曾合川文

祭艮山陳姊丈文

題名賢公論卷

南畿遺英錄引

南畿會粹引

叙古文短篇跋

澄江春碧小言

題淑閭遺思卷

月塘說壽曾君五十

心橋說

書喪次錄

詹養貞先生文集目錄

五

詹養貞先生文集目錄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一

豫章樂安養貞詹事講著

奏疏

議請儒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廟庭疏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事講謹

題爲議從祀以崇聖道以勸來學事臣惟天地之

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泯者賴有孔子之道

在孔子之道歷萬古而常新入人心而不變者

賴有翼聖之諸儒在孔子有功萬世宜饗萬世

之祀諸儒有功孔子宜從孔子之祀臣按歷代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一

一

從祀者若七十二賢無論矣漢唐之間道脉幾

絕董子韓子輩能頌法孔子而表章之祀典不

廢嗣是而宋真儒輩出周程而下從祀者得十

有餘人一時理學之隆固足爲吾道慶一時俎

豆之隆又足爲世道慶也我

太祖高皇帝表揚先師加意斯學迨嘉隆間

聖聖同心益弘先烈凡釋奠者再幸學者屢肆諸儒

聿興直肩斯道若薛文清瑄王文成守仁陳檢

討獻章其最著者邇者言官以三人從祀上請

皇上下禮臣議將薛瑄入祀宜矣乃王守仁陳獻章

格於議而不得與則何以故臣思其說有三一
由議者見道之岐二持於有忌心三則其支流
之累而波及者有成心也夫守仁之功業文章
獻章之出處大節誰不知之臣姑弗論至考其
學問在守仁者性命一源之旨直窺道妙知行
合一之教獨得聖宗其一體本原之明徹格致
工夫之易簡宛然孔子家法也議者不知疑其
爲禪禪家果有此作用耶在獻章者厭俗學之
支離而獨全靈覺存太虛之本體而不落睹聞
其無欲忘已之功體認自然之旨亦大有功聖

卷一

二

門者議者不知疑其爲寂寂者之學問果若是
耶蓋世人尚訓詁而塗耳目見謂超悟者爲非
尚名數而癡執持見謂靜虛者爲謬甲可而乙
否入主而出奴則其見之岐者爲之也古之君
子心公而恕公則善善惡惡不損其真恕則不
於無過中求人有過古之論易定而人多賢非
偶也今之人心不可謂非古君子之心顧有我
未融而責人已甚往往忌人之賢而不欲成人
之美蓋曰廟祀重典也彼何以獨叨此榮也稍
有微失尋謫橫流卽出訛傳亦若親見故非禪

者而指曰禪非寂者而指曰寂假令孔子生于
今時亦將以削跡伐木之故疑之矣可乎哉聖
賢教人與其潔不保其往此在親受業者猶然
況身後乎二氏之門人繼志者固多中不無一
二失真者何能保之今論者執流而并毀其源
惡末而兼病其本何其苛耶孔門諸徒號稱賢
者且聚歛且短喪不足爲孔子病二氏之門人
何獨貽伊咎也夫道統在天地間孔孟而後寥
寥矣宋得周程諸人而孔孟之脉賴以僅存我
朝得王薛諸人而周程之脉賴以復續二人於道

卷一

三

雖不敢謂如堯舜周孔統緒之相承然濬其流
而揚其波若游夏之於洙泗楊胡之於濂洛亦
足當之雖其專言良知專言主靜若近於偏枯
者不知聖賢教人重於救世如春秋多務外孔
子言求仁戰國尚詐力孟子言仁義近世多訓
詁守仁言良知獻章言主靜大要挽末流之非
而歸之斯道之正衛道之功孰大於是且言知
而未始廢行言靜而未嘗離動則又合一之功
與宋諸大儒之論同歸一致者獨柰之何議論
紛紛也前者故相毀聖禁學盡拆天下講舍以

文其亂常之私一時斯文俛首喪氣絕口不敢
譚學今天啓

聖明顯忠遂良興道致治真斯文重光之機也天下
方拭目雍熙一時學者方寢寢奮淬以自效于
明世夫事不有所的孰使之趨若守仁獻章二臣
者固亟當表揚而示之的者也且我
明興二百年來人文獨盛乃廡下僅一薛瑄如守
仁如獻章皆不得與何以彰

列聖作人之化而鼓人士嚮道之心哉昔董仲舒胡
瑗楊時真德秀等蔽於漢宋而祀於我

永見文集

卷一

四

朝我朝之榮漢宋之耻也今二人生

聖明之世學聖賢之學彼雖未嘗求祀豈可使之遺

榮後代哉

臣願

陛下大奮乾剛爲斯文主將王守仁陳獻章從祀

特命禮官亟議舉行一以光前哲一以勸後學其於

立天地淑人心非小補也吾道幸甚天下後世

幸甚緣係議從祀以崇聖道以勸來學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條陳時政疏

題爲恭逢

明世謹竭愚衷陳時政少裨治安事臣一介草茅
備員臺末益言責耳目之司也亦越年矣顧碌
碌固所建明如曠瘠之誚何臣實懼焉然臣以
爲今日真可言之會也何也權相旣逝庶職一
清政理改觀遺佚嚮用

皇上

聖明在有虛心求賢勵精圖治頃者諸臣獻替論劾
者一一

嘉納見之舉行可不謂千載一時乎故以爲真可言

五

之會也臣幸際斯時苟有所知不言與言之不
盡職守謂何且今日何賴斯人而用之也故敢

殫其愚衷敷陳數事知塵埃之小無補嵩岱之
高而江海之深不擇涓流之細則愚者之一得

未必非

萬幾之一助也伏望

皇上俯聽芻蕘

留神採納

勅下部議少賜施行臣愚不勝戰慄懇祈之至緣係

恭逢

明世謹竭愚衷陳時政少裨治安事理未敢擅便
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慎舉錯臣聞孟軻之告齊王也有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之言何其慎也而周公謂魯
公又欲其故舊無大故不棄無求備於一
人若近於恕者蓋人才難知非擇之精則
以砥礪爲良玉而匪人進人才當惜非待
之恕則以寸朽棄良材而正士踈邇者

皇上銳然唐虞之治

勅科道官各舉遺佚之賢以充任使又

勅吏部將科道官所舉者酌量起用俾不濫及此其

心抑何慎且厚之重乎乃所舉之人猶有

甲以爲賢而乙議其後者又有乙以爲賢

而甲議其後者彼此異同用捨罔據遂致

方叙而卽劾條用而報罷此於

國體不甚辱乎卽人才亦何所適從以自效也臣

愚謂天下無全才而以一青掩人者非忠

厚之道且

國家抑安得全人而用之亦觀其大者而已心術
大本也制行大節也心術光明制行端潔
才又足以運之而平生無可舉之過尚矣
其有一事一節可指摘者要不可遽棄也
又當觀其過之有心無心與夫所遭之有
幸有不幸如係有心之過而非不幸之遭
則其人誠不足錄此外或心可亮才可用
不妨再議蓋用人一差則爲害滋大故有
知卽言者科道之職也持人太刻則賢達
隱微故取其大不計其細者銓衡之體也
大要存不得已之心而又懷不棄大故之
念庶所用皆正人所棄非小過寧復有條
用條去致傷

國體者哉伏乞

聖裁

一親臣工匠考唐虞之際其君臣之間若家
人父子藹然一堂賡歌儆戒意氣流通遐
哉藐乎不可尚矣我

二祖有天下雖神武獨運未嘗一日不與臣工相周

旋洪武中若章溢宋濂劉基輩永樂中若

三楊蹇夏輩或

侍從左右或奏對

便殿或操觚

御榻宛乎唐虞遺休直後世法程也

皇上御極以來

臨朝不輟

講幄不廢其於臣工若未嘗踈濶者顧仰瞻

天顏止於朝時片刻晉承

上意不過講筵一時且朝講有期堂陛甚肅此外惟

先生文集卷之一

八

章奏之間

批答相關接耳視

二祖之於劉宋等不少異乎夫天地交斯其氣通而

萬物興一日不交則否上下交斯其志同

而萬化理一日不交則離臣願

陛下遠宗二帝之休風近法

二祖之芳軌凡非朝講之日或御

便殿或出

平臺常令二三端亮博洽之士或輔臣或儒臣或

九卿臺諫日侍起居

陛下亦宜稍霽

威嚴垂

清問訪求政理卽出往遊衍不妨左右益君臣同游

先朝盛事賞花釣魚之同樂古亦有之如

此則退朝之暇宛若大廷燕息之時常如

臨御所謂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宮禁自

逸之時少也

聖智有不清明

聖躬有不強固治理有不精粹者乎臣未之聞也伏

乞

先生文集卷之一

九

聖裁

一正吏治夫今稱近民之官非守與令哉職

在近民則宜有近民之政惴惴無華實惠

浸民所稱良吏此其選也其它雖有鈎鉅

摘發之智偽增巧括之才不與焉邇年法

紀漸弛當事者欲一洗因循之弊而振以

綜覈意非不良顧矯枉過真往往以操切

相繩如訪察之濫及善良拖負之動真大

辟錢法之強民必行解贖之濫准詞狀類

難繁述至有司賢否輒左渾厚而右精明

慈祥者目爲罷軟苛刻者稱爲賢才人爭苛刻之治以博賢才之名而民命無幸矣豈不爲

國本之戕哉臣愚謂吏治誠不可無督責也顧當此凋瘵之秋譬之疳羸人然宜以飲食滋養培其元氣一投攻擊之藥則血氣益竭萬無生理此陳寵所爲借琴論政於孝章之前也且也紛更賈譽裁省要名冗節禁絲深文束濕使有司掣肘阻礙難於措施听夕惟彌縫揀過不暇何暇加意蒼赤操

知不足齋先生文集

卷之一

切之流殃其何極耶伏乞

勅下吏部今後有司賢否一以循良爲主仁厚有餘卽才猷稍常亦受上賞一於精明而渾厚不足者次之敢有作聰明亂舊章習操切戕民命者顯斥無赦撫按出巡亦無得數問興革又慎勿以喜怒迎送爲賢否殿最則有司有不矢心爲民以報効

朝廷者非夫也伏乞

聖裁

一辨資格我

國家設資格以待士凡以稽名實防倖進也豈不爲令典歟顧天下有非常之人不可以資格限者臣考

祖宗之朝如黃淮楊士奇皆起自卑官人不病其驟韓雍之爲巡撫周忱之爲侍郎數其年僅僅三十耳彼皆所謂非常之士也年資不足拘也何今時拘之太嚴邪臺省之官非三十以上者例不得選資俸未及卽甚高才未聞有舉而超遷者故雖有黃淮韓雍諸人能得其用乎外如都給事者不問賢否惟內外間遷而外者難於內轉故人皆右太常而左藩叅二甲進士之選也主事五六年者陞府矣踰年又陞副使叅政矣州守五六年乃入爲員外郎何輕重遲速之迥殊邪近雖計半俸尚相懸也則州牧之鮮良何惑也臣愚謂資格以待常才固爲良法以待異才恐塩車非驥足所宜且使英雄豪傑之士不得及時向用至老且死無當於世也甚非

國家之利也都給事之間遷固難卒更亦宜以賢

不以例卽外補中不當遴其最者入爲寺卿稍示激勸之意乎州守果賢歷俸五六年者例主事之遷府遷僉憲可也彼其第同而勞且倍必如此乃能平人心而使之奮也凡此數者臣非欲盡破資格顧於義可起於吏治民澤稱便則稍爲調停鼓舞人心之大要在焉議之不可緩者伏乞

聖裁

一馭帥臣臣觀近日

陛下加意邊疆令九卿科道等官各舉邊才慮至深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三

遠顧天下非無才之患惟馭才之難卽今科臣建議與兵部覆行皆欲重其事權責之久任非不稱善馭也臣猶有一得之陳者亦以天下惟中材者循塗不招物議然小燕曲謹無當於事彼負過人之資者必多不羈之行矧兵家勝負靡常持重者不屑輕進千慮者亦或一失而見者卽指爲悖戾爲失律禍且隨至矣若然是二卵可棄千城而穀陵之失先零之屯二將且身首不保也能責其後効乎臣愚謂遙制索

癡之道不可施於握閫行師之間彼如作用乖張剝戍充囊律有明條若止於不惜小節無關大體則亦取其集事已耳彼如猶豫養亂喪師失律何可輕赦若僅僅損傷數卒或欲相機而動則亦稽其成功已耳藉令微動見疑一運卽掣若束濕然俾毫不得展布毋論今所舉諸臣卽孟明充國復生何益於事故重事權又不毛舉細過成久任又不牽制難行如是而將帥弗材戰守弗固者萬萬無是理也伏乞

聖裁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三

一儲邊才臣聞能當其官者保世之士也地隨其習者善任之方也今海內之地孰重於邊方者所需得人孰急於邊才者但才非素閑弗練地非素習弗知今舉齊州之士一旦使之備邊卽有不羈之才其險夷未習其阨塞未周其虜情未熟何能動中機宜而展布悉當哉臣謂

朝廷每三年一選甲科之英得非爲緩急計乎乃登甲科者率以畀腹裏而邊方要地十不

一二焉何惑乎當事興乏才之嘆夫積石
既導九河湯湯炎火燎原必先蘊草言事
貴豫也今腹裏善地苟非衝繁之甚者事
皆易辦乃邊才則大異是呼吸之間風雷
叵測非有絕塵奔逸之資而濟之以沉着
多猷之量者鮮不奮負臣愚謂此邊方之
地當於甲科中慎選有才者充其位卽佐
貳首領異途當擢者亦求得人可也蓋用
材者期於濟事取之一時將以備之他日
得相機審要善戰識守者用之備兵提督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四

聖裁

一精訓練夫京師爲根本之地營兵固當簡
練乃各省郡邑均所以藩屏京師者也獨
奈何諸衛衆戍卒皆以老弱冒倉廩民兵
出顧募者半役于官其操練者幾何卽操

練之人亦無定名有一年而易者有數月
而易者有一月卽易者近雖責捕官並署
操者專督終屬故事夫天下事未有不懸
賞罰示激勸而能使人効力者也今省直
出巡之官非不循故閱操然閱之不終日
而罷軍士之所操者特一二陣勢耳攻殺
擊刺之方未閑也手足頭目之捍未諳也
且視事者馳騫它役當事者奔走衣食上
無專教下無專業如此卽操練何益哉爲
今之計凡操兵毋習常套務擇善技者一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五

一教習之如古之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
人學戰教成百人又訪古种世衡之教射
青澗懸金錢百步外聽中者得之工食不
足或少從寬操賞無資或爲措處撫按兵
道出巡務少假數日嚴行閱視果有武藝
出羣射能命中十得六七者管操官特行
薦拔以示優勸十不及四五者以不職論
如是則操練熟軍伍閑驅之戰陣必可取
捷保國良猷無踰此者聞之宣聖足食足
兵不可偏廢今上官錢糧有比詞訟有查

乃練兵一節獨不加息豈謀國至計乎伏乞

聖裁

一惇俗尚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旨哉有味乎言之也近觀海內風俗日趨侈靡而吳越之間尤甚識者已爲之攢眉惜頰思一起而隄防之誠亟也夫先王之時衣服有制俎豆有數圭璧金璋奇技奇器俱不鬻市誠以端本防流爲

唐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六

國家阜財足民耳何今日重違之耶試舉一二微物言之宜室價踰十金古器直以百計錦玩稱心倍徙無算一應服御關新騁奇大非制也良以士夫家倡富民戶效習以成風恬不知怪其費物力壞風俗何可勝數夫吳越財賦之地邇來災患頻仍民窮財盡倍加節省猶恐不支乃其俗尚若此柰之何民不窮且盜邪臣請著爲令一切淫巧奇異之物民不得用市不得鬻所貴者粟帛所尚者用物其宮室服御用度率有

定式勿使少違不如令者邦有常刑如是侈靡之俗其漸歸於正乎而財可阜民用亦庶乎有賴矣臣又惟化行有本民惟從風昔聖王沉珠于淵投璧于江四封之間奉爲功令俗以淳而民用足美哉其盛世之選軌乎良可法也是在陛下加之意而已伏乞

聖裁

唐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七

一揀時弊夫治猶作室然非大圯壞固不應革然必隨時修葺乃不至傾頽蓋法久則弊生弊生則宜掃而更之今天下百務精飭孰能容喙顧猶有一二當議者如親藩繁矣常祿不支而道傍之築迄無定論貢市久矣歲增靡麗而邊防之修未聞萬全南京各衙門之詞訟紛紛准行不一嚴禁徒長刁民之風吳中舊錢糧之逋負逃亡已半不盡貸蠲祇填奸吏之壑各處之客兵何能盡撤有缺者求土著人補之可也庶不長驕悍矣各處之丈田何能盡清有弊者責良有司查之可也庶不致騷擾矣慎

招攜之道則板升之亡命宜還也不應委之以資敵易關市之征則漳泉之舶稅宜減也不應取盈而厲商各省之科舉一任外簾不無私庇之患且賄囑公行者何能無也各府之查盤一任推官不無偏重之弊且是非顛倒者尤甚多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述一舉而整頓之是在今日

廟堂加意省直奉行一洗敝風乃臻新效且也人心操切之後重足驚心甚易生亂如杭州居民爲一火夫事闕然鼓躁是得不爲寒心乎宜令各有司鎮以簡靜綏以和平凡事先爲之計不使有倉卒之變乃可伏乞

聖裁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一

十

乞斥庸詐撫臣疏
題爲庸詐撫臣不堪重任乞

賜罷斥以固邊圉事臣惟
國務莫重於邊防臣罪莫大於欺罔人臣專制一方不能思患預防致有失事之虞謂之不職不職者法當去旣已失事不能引咎自訟乃曲爲掩護之謀謂之不忠不忠者罪罔赦令典昭然孰敢違者乃今任總督薊遼都御史周詠可使之偃然安於其位哉詠自入仕以來荷

主上之簡知擅閫外之重任七年之間周旋遼薊官至右都其閱歷亦久矣往事之塌茸踈庸姑不暇論如本年六月間虜犯古北搶擄而去莫敢誰何此猶邊境卒然也二月間強盜金把總等白晝劫王田鄉官李充實且傷其家人數口則內地又失事矣皆以脂韋得脫罪責莫加故愈爲得計頃者黑谷關之事小阿卜戶僅僅百餘越至險之關如入無人之境戮我人民劫我財物燬我廬舍殘我屯堡邊圉一大倣也雖陳文治等掩敗爲功詐申罔報豈得盡掩人耳目哉詠爲總督正宜洞察其奸據實叅論卽地方失

事督撫罪或難辭而吾不敢欺

君之一念昭然可原

皇上或以此諒之恕其往愆責其來效未可知也何至重於違將佐而敢於欺

君父文治曰堵截詠亦曰堵截文治曰追逐詠亦曰追逐冒然叙題希圖賞爵果何說耶卽不問其有無扶同而平昔之邀功挾詐已可知矣及巡按御史李植摘發其奸詠有人心宜上疏自劾席藁以待可也乃復歸過于人多方遮飾臣讀其疏情窮辭遁無可柰何蓋不待御史江東之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一

之勘實詠之欺罔百口不能辨矣由前言之威信不嚴使人敢于欺已由後言之忠赤已喪已又忍于欺

君臣不意詠身為重臣叨極

恩寵乃甘心負

國與文治等所爲如此詠之不容于

堯舜之世也卽路人知之矣頃者江東之勘報之後

外議僉曰是必不赦否且擯斥乃蒙

皇上天覆地容念邊事方殷重于易置姑罰俸半年

俾策勵供職

皇仁至深渥矣臣獨計罰俸之條可施於輕罪者如

公幹未完行禮小失彼無關於

國家利害云耳比於邊防大務軍旅重情士伍之

性命攸關

宗社之安危攸係呼吸之間風雷叵測所係宜何如者乃止於罰俸臣恐九邊之臣聞者必以詠爲口實爭相效尤彼此觀望邊事將不知所終矣臣嘗待罪縣官見地方失事者撫按輒行叅劾落職至於隱匿不報者罪罰尤嚴夫郡縣之失事不過盜竊數人劫掠數十金已耳然猶法令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一

森嚴無敢輕貸今撫臣失事如此欺

君如此猶然擁重居崇洋洋如故何苛於細而縱其大者耶臣恐無以服天下矣且人情莫不憚於潛而玩於彰彼奸未摘發尚有嚴心業已摘發又勘實矣仍得無恙卽詠亦何憚不爲也

陛下如謂邊方多事姑留之備禦彼其才之疎庸已自可見况一經論劾心志已墮手足無措卽有虜在前能運一籌哉詠之當罷斥也無疑矣臣又惟薊鎮之宜處者不特一詠爲然今總兵楊四畏雖稱廉靜自守而獨當一面非其所長舊

總兵戚繼光雖嘗被論調廣而又習薊遼尚堪
任使臣謂四畏毋徒降級宜改調內地用以撫
綏士卒繼光既已戴罪宜痛加追論使之將功
贖罪益用人隨其所能而使功不若使過亦或
駕馭人材之一善術也伏乞

皇上留心邊陲

大奮乾剛將周詠卽行罷斥別選忠純才望者代之
其楊四畏戚繼光宜從調處以盡其材庶賞罰
嚴而奸宄莫逃功罪明而人心自勵邊事不無
少補矣蒼生幸甚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十三

社稷幸甚緣係庸詐撫臣不堪重任乞

賜罷斥以固邊圉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劾宦豪伸士氣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詹事講謹

題爲宦豪聚衆慘辱儒生致死二命乞

賜重處以懲兇惡以正士風事臣奉

命督學南畿仰體

聖意惓惓以正士風爲首務諸生有不率者輒繩之
無少貸以故一時士心稍自斂戢無敢玩法不
謂有恣勢逞兇螫毒生徒如原任兵部尚書凌
雲翼者雲翼居官居家諸所爲之善惡所行之
得失與臣無與臣不敢言乃至害及儒生致兩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十三

命無辜衆生徒被重傷則寔惟學校大辱係臣
職掌臣不能無言臣試士至淮安忽于十月初
九日見生員二十餘人號哭而訴前事彼自蘇
至淮蓋千餘里也臣觀其哀慘之形苦楚之狀
爲之心怵鼻酸然猶謂文物之邦不宜有此或
諸生所告者過已而詢所宦遊吳中者曰然已
又詢吳中縉紳過淮甸者亦曰然更有目擊其
事者臣始駭之猶以爲衆惡當察也密遣人訪
之該道府縣比所報毫髮無差于是乃信諸生
之言不誣而學校之辱已極故敢爲

陛下陳之吳縣有生員今被毆死章士偉者前副使章美中子也美中爲吏庶而子以貧故典人房屋以居所出典房主卽雲翼家人韓文也韓文原與典議居四年未二年卽勒其出屋士偉弱子也敢與抗哉因別尋屋遷焉而文也嫌其搬運毆其移徙之夜率黨方學曾嚴恩瞿二方應龍方案張奉山王振余守玄孫仁丁二等數十人毀其家私士偉爭之隨被痛毆猶突入後房驚死其老母士偉雖負傷猶惶惶救母母幸得甦而士偉越二十餘日身死矣此或非雲翼主使而毆者皆其親信家人雲翼平日之約束安在哉已而通學諸生已死張元輔及重傷陸萬里等痛士偉之無辜懷狐兔之悲憤籍籍巷議欲爲士偉伸雪果于撫道各衙門稟訴之語不無侵凌氏者雲翼聞之已不懌乃又先入惡奴浸潤之言反加怒諸生欲一大創之以禁其後假以講和詒諸生數十人至其家預設木石糞穢併平昔慣打惡僕錢美李文元徐流蘇麻子余愛山錢友竹楊兔舍凌滔蘇傑俞介阿周王大等百餘人于密室諸生至中堂雲翼佯出迎

與諸生立譚譚未數語卽抽身入後雲板一擊而各廂房家人惡少悉持挺以出將諸生亂打木石交加糞穢齊發彼凌玄應者雲翼第四子也親持杖指揮喝令狠打諸生欲逃而門已鎖閉惟束手受刑裂膚忍痛血肉狼藉各負重傷玄應見諸生殘辱已極恐死于其家乃陰令啓門闌一片諸生爭命如犬鑽出仍乘勢搶其鞋襪剝其巾服諸生帶血忍傷蓬首跣足訴于撫道俱各驗明傷跡在卷雲翼仍黨庇元兇惟以二三棍徒抵搪而玄應等仍抗拒不出此無論士氣摧挫

王法陵夷恐中原二百年來未見此夷虜事也夫使諸生果擁衆上門肆其狂妄雲翼率家人毆之猶曰應兵果情不相關無故與謗毆之亦宜今徒念士偉橫死欲見凌氏求以正犯出理無他腸也雲翼不容其見可耳何至誘之至家鎖門而撻之撻之足矣復澆之糞糞之過矣復剝其衣襪衣襪剝矣復驅之出闌下

國家有此等非刑邪夫前之毆死士偉猶可委之家人乃今于諸生未毆也雲翼親出延之旣毆

也玄應持挺督之則又何說之辭雲翼父子亦
大無人心矣不一究處何以雪死者之冤而洗
多士之辱耶或有言殺人者死法所難逃士偉
卽橫殞彼自有告理者何必紛紛聚議乎諸生
之過亦不能辭但臣訪其憫念同袍實出大義
雖抱不平未肆無禮其講于凌氏也猶然衣巾
揖讓而入不虞中計與扛幫聚衆者不同卽凌
氏亦不能誣之故充類之盡不無微罪止從重
論情或可矜且死者死傷者傷視一二受罪者
又什伯之矣叅照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恣勢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六

憑陵視諸生如草芥子凌玄應假威濟惡賊同
類若寇讎青衿數十人鎗門毒毆一時氣焰炙
天蒼頭幾千指助勢行兇三學衣冠掃地比之
倭亂特未持兵視之秦坑只欠一死所當亟處
以正法紀者也伏乞

陛下大奮乾剛爲斯文主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法司將凌雲翼議處其凌玄應等一千人犯行

本處巡按衙門提問具

奏庶士氣伸而冤魄不至塞路紀法明而豪惡不
敢橫行矣緣係宦豪聚衆慘辱儒生致死二命

乞

賜重處以懲兇惡以正士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承差某齋捧謹題請

旨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七

酌處貢途疏

題爲酌處貢途以疏人才以均

聖恩事臣猥以非才叨充任使督學南畿自三月出

校士至七月有考貢之典業已遵

新例舉行無敢他議第思其中尚有一事情法未

盡是當酌處者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錄用天下士其他日效用顯庸

固甚懸絕然

國家任使之意作養之恩亦頗相類

先朝多寬厚誘進惟取其年力精壯文學疏通者卽

唐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八

以充選不問其他隆慶間論治法過切有六人

選一之例一時諸歲生多所裁抑我

皇上治弘大指務除苛撓丕振舊業諸明經士忻忻

沾

新澤樂

聖化者誠千載一時第所限科舉二次之說臣猶不

能無言夫取士以文定文以科舉諸貢選者將

爲弟子員師範非文何以堪之科舉二次之限

固當也但未以地方之大小酌科舉之多寡終

屬未均臣自廬州考諸貢生見其間文通年壯

堪以充選者甚多因科舉數少輒不得與其有
年已近耆文僅通可者偶足二次之數反得起
送臣因之仰屋竊嘆然以

明例森嚴不敢不遵今思科貢一體

先朝會試槩憑文取一時北卷多見遺落嗣後分南

北卷而進取者始適均已又於南卷中分上中

卷而邊鄙人才亦得自效今歲貢一途獨不當

倣此例乎臣觀南畿郡邑人才多寡固殊而科

舉人數亦甚懸絕多者五六十名次者二十四

名又次者二三十名其下邑僻縣有僅僅十餘

唐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十九

名者有寥寥四五名者此固舊額無容紛更但

多者取數易盈少者數值不偶彼諸生之庸劣

冒昧者無論乃有歲試前列或經類考不免見

遺又或已取應試偶以事故不得進場年復一

年銳氣日銷遂成枯落悲嘆窮閭夫士也積歲

苦心咸期得一當以圖報效俾誠于考貢之時

以文見遺固無所恨獨爲此科舉次數阻拂不

通能得無怏怏乎且此輩者欲進之格于

例欲退之又無辜臣誠不知所處也臣非敢盡置

科舉不問也但宜如會試之法以科舉名數之

多寡倣南北上中卷之例行之如每府廩膳四十人科舉止十五名以下者許以一次者應貢每州廩膳三十人科舉止十二名以下每縣廩膳二十人科舉止十名以下者俱許以一次者應貢甚至僻州小縣只四五人則但論其一日考貢之文而不必拘科舉之無有如此而後事體當而無膠柱之非人才通而無向隅之泣矣或言科舉多者生徒亦多固也臣則見南中邑學之多者不過三四百人而最少者亦不下百餘人彼其三四百人者科舉動經五六十人之數而百餘人者僅取四五人七八人如之何能盈數也夫多者以其中多而贏之少者以其中少而縮之此何能齊但通情于法之外而酌宜于法之中故不得不稍爲參酌耳伏乞

故

俯俞臣疏

下該部議行諸經生幸甚人才幸甚緣係酌處貢途以疏人才以均

聖恩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某齋捧謹

題請

旨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因病乞休疏

奏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以草茅賤士遭際

聖明畀以耳目之司方竣嵯差卽委學職受

命以來夙夜兢兢求以不負

任使奈臣體素孱弱不耐久勞去歲仲春抵任孟夏

卽試太平循是歷池安走江北踰春復出三吳

已覺勞瘁傷神精氣消減不復能任事而科場

期迫微寧等郡未遍難以息肩只得抱病驅馳

勉強供事五月中一至旌德病果大作矣心忤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一

三十二

耳鳴頭暈目眩腰痛欲斷足軟如綿蕪之痰火

上攻虛陰下洩一月之間決于不起幸得醫人

某砭治多方僅存餘息隨獲稍痊而又有遺才

之考積勞之後乘以極勞耗損之餘加之再損

臣疾於是乎不可支矣目今伏枕呻吟撫床痛

楚淹淹待盡投藥罔功前醫者謂此病已殆調

治甚難萬一求愈非積之歲月不可臣因思受

皇上作養

厚恩方圖報効一息尚存其何敢懈不謂一疾至此

是臣之不幸也夫是亦臣之命也夫且臣智短

才疎識庸行劣督學官紀綱重務士子羽儀卽

無此病亦不宜久妨賢路况病勢已危胡不自

決臣查得萬曆三年前任御史李輔萬曆十二

年前任御史王國俱因病具奏該吏部覆題奉

欽依准令回籍調理臣今事體實與相同伏乞

聖慈矜憫

勅下該部容臣回籍就醫調治儻仰藉

聖恩獲有再生之望則所以圖報者尚有日也臣無

任顧切懇祈之至緣係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一

三十三

承差某齊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保用繫臣靖緬疏

題爲緬酋復叛可虞繫臣已試宜用懇乞

聖明破格使過以昭

聖德以固邊圉事曩者西虜跳梁邊境騷動

皇上怒焉西顧

特勅九卿科道等官會舉將才又會舉邊才再

勅尚書鄭洛經略其地蓋謂洛久習邊事熟知虜情

可獨任使以故一出而暨奇功奏大捷中原之

氣少紓而虜酋之膽已落

皇上知人善任使真出尋常萬萬也頃又接邸報見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一

三十四

滇南緬夷復狡焉啓疆犯我迤西攻我猛密彼

處告急星馳則又思及當年定緬者伊誰之功

則見繫刑獄臣李材是也材備滇南不二年而

緬服材逮京師不三年而緬叛則材者誠滇南

所繫爲輕重緬酋所視爲順逆者也而遽可終

棄乎材之功罪諸臣言之甚悉其諒材之心者

則謂材生平不敢欺人矧敢欺

君而責備於材者則謂材計失於不察而過重於信

人夫謂其不敢欺者固爲知材乃一旦被人誣

誤致有報級不實之愆則安所逃罪

皇上逮而禁之非過也顧事有出于故犯者則罪不

可赦而出於不察者則情猶可原功過相準者

督其過宜錄其功功多過小者錄其功可宥其

過此所謂持平也前臺省諸臣爲材採論者累

牘連章而山野監儒亦寧捨身抗疏彼修貢之

夷有何知者乃亦泣訴于京則材之罪有心乎

無心乎材之功罪孰大乎孰小乎必有能辨之

者然今俱不敢言矣獨計

國家用人惟恐不廣而使功者不如使過何者彼

有功者畢智盡能固誠掀揭而或乘意氣之私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一

三十五

不免取敗有過者操心慮患動必慎重而絕無

輕忽之念以能萬全昔人虎石之喻可鑒已今

材緬所畏也滇材所習也材習滇則熟道輕車

經理爲易緬畏材則先聲奪氣制服不難乃又

出之縲絏之中荷此再生之

德彼私念萬一不效無論負此

殊恩卽凜然三尺何能再逃其困心衡慮矢志運籌

思得一當以繫恩個之頸而扼應裡之吭者當

萬倍恒情也何敢愛此尺寸之軀不捐糜以自

分耶語云有非常之恩者必有非常之報中人

且爾况材素懷耿耿者哉

皇上之定西虜也以使功而今之定滇南也以使過
于中不著成心不主先入一以人才邊圉爲念
則他日斬將搃旗揚威塞外當不在經畧後而
釋一人以活萬人輕一罪以重境土天下萬世
孰不仰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威

天地之量也且劉天俸者與材同功一體人也天俸
火器可用

唐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六

皇上已出之囹圄俾得以功贖罪材之智略視天俸
奚啻什伯初年贊父征倭則倭平旣而歷官靖
粵則粵平已起廢滇南則孟養全緬酋敗蓋天
俸比之追踪逐兔者而材則發蹤指示者也天
俸可用材抑又可用矣原副總兵官鄧子龍向
非以兵變之故奉

旨提問者哉茲因緬再犯彼處撫臣復欲保之立功
皇上以其䟽下部議矣彼材者何獨不然材學道人
也事多任性不善自防如鄖陽之釁米萬春實
開之又暗使人訐之而材不知一逮禁中煢然

負罪不復問外事卽人有欺之者材亦不知大
都以信心來人之忌以不察貽已之愆皆材之
短于應世而心事可原功伐可紀則材之所以
爲人與爲

國家者不可盡泯也比又聞材去滇之後永昌士
民尸祝之知其下獄相率哭于廟中今緬復來
士民羣然遠徙以避其鋒謂此地一日無材此
地終不可保臣得之滇人之言頗悉彼所稱割
屍戮商之事該騰越州懸賞招人首告而竟無
一應者其有無已自可見乃其發一旅之師爲

唐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七

孟養聲援兵渡查江緬卽敗遁則前撫臣所謂
以應援爲功其功自在以夷攻夷爲功其功更
奇者誠哉是言也

皇上何難于材之一赦俾滇南之民蚤出水火之厄
乎臣心知材而未面識非敢爲之饒舌切計南
事方急而老馬識途顧瞻舊宿無如用材者伏
乞

聖慈大賜矜憐照劉天俸等事例赦而出之授以兵
職責令立功功成準與贖罪不成兩罪俱發誰
敢復爲之言者惟

皇上垂納焉臣不勝悚又之至緣係緬酋復叛可虞

繫臣已試宜用懇乞

聖明破格使過以昭

聖德以固邊圉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星變陳言疏

題爲星象示儆

德意當承懇乞

聖明勤政施仁以回

天變以隆

盛治事臣待罪西臺接得邸報該禮部接出

聖諭茲者星象示異天戒垂仁咎在朕躬深用儆惕

諸司大小臣工各宜奉公率職宣力分猷一切怠

玩私邪虛文積弊務加洗滌以稱朕脩實應天至

意脩省事宜你部裏查例舉行欽此臣以是仰窺

聖意有儆於天不徒責臣工而且先自責不欲侈文

具而欲圖實脩大哉

皇言卽古帝王之遇災脩省者曷以尚茲此億萬年

隆昌之基也有

君如此安忍負之臣聞天心仁愛人君有不德之政

則出災異以儆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

知其儆我也而脩之則吉不知其儆我也而悖

之則凶古今治亂興亡之幾可考鏡已臣愚庸

無狀不能秉忠奉職如怠玩如私邪如虛文積

弊等事中外大小臣工誠有不能免者故謫見

於天星爲之變臣等何說之辭循此而振其怠
玩爲勵精之圖祛乃私邪爲公忠之計殫精白
而不敢徒具虛文勤振刷而不敢仍蹈積弊大
者奉公率職小者宣力分猷兢兢乎祈稱

上心萬一以挽回

天意臣等萬萬不敢緩者顧君臣交儆自古爲難而
皇上乃謂咎在朕躬深用儆惕卽此藹然交儆之意
真有度越千古者臣等敢不將順以成

皇上之聖明乎

皇上建極之初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

朝講有常期

祭祀有常禮非甚不得已不免且代而自昨歲八月
以來未嘗

一臨門軒

一親

祀典

一御

經筵夫

聖體小有不佳固宜以時靜攝乃至秘居深宮不一
臨蒞何以作靡怠而就精明

郊廟大典一以委人何以格

神祇而歆

祖考嘉言懿謨不入于耳何以啓

睿哲而咨理道

皇上必念及此而以時

朝見以時

祭祀以時

御經筵天地神人之福也臣等所當將順者也

天子不言有無不言者何也

天子以四海爲家蓄積無所用之也今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

內帑積儲頗聞盈溢大都皆

皇上節省所致顧外庫虛空入不償出民間蕭索朝
不謀夕加以連年水旱之災西南兵戈之擾需

求甚急倚辦益難大司農每每形之奏牘

皇上寧不聞乎臣謂近年加取貳拾萬之部銀非例

也一省之以佐邊急以甦民困

皇上必念及此矣臣等所當將順者也自古聖君未
嘗不戒暴怒節嗜欲益一以養

聖體一以保天和所關非眇小也

皇上近因左右奸頑所悞搖楚之聲稍聞於外一旦

將此輩撻而逐之并弛刑具中外臣民誰不舉手加額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者是一念轉移和風甘雨太平氣象立見矣但於此新選者不必取盈益加憐恤使天下曉然知前此所爲皆左右之過此盛德事也

皇上必念及此矣臣等所當將順者也都俞風遠堂陛愈懸所繇通上情達下意者惟此章奏而多或

中留夫臣言固有當者有不當者但當者明示其

詹養泉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三

當而用之不當者明示其不當而捨之非帝王光明正大之業乎而或

留中不下或下不以時俾承宣者罔以致於民而待命者不得行其志倘事在呼吸何以處之而或成壅蔽未可知也臣意

皇上必慮及此而凡有章奏必以時

發票以時

發下使急切有備而壅蔽無虞此亦臣等之所當將順者也

皇上乾父坤母爲天宗子其大臣則家相也小臣家

之奔走服役者也天心示儆

皇上矢心惕慮以事天而臣等各矢心惕慮以事

皇上非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乎如此而天心不格萬無是理然臣猶有說焉今日之災異不啻一彗星已也東南之水旱疫疾邊圉之天鼓火光近日之風霾黃霧與夫嘯聚潢池者日肝人之肉掠人之財而跳梁西南日虔我人民侵我境土夫孰非災

皇上雖日履宵旰之憂而未聞脩省之詔豈爲是可無慮乎夫彗星一見

詹養泉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三

皇上方事脩省旋即失光則感應之機真有若影聲之隨者

皇上誠於前數者之灾再加意潛脩實心儆惕務求所以感格轉移之術昭昭在上寧不格思臣又觀

皇上勵精之初必稱堯舜天下翕然引領日望唐虞之治者乃今多事如此豈無因致之然

皇上聖神真可爲堯舜者也堯舜之治不過兢兢業業敬

天勤民

皇上今日之脩省卽所稱競業者何以加焉於此持
之有常充類至盡何堯舜之不可爲夫耽一日
之逸豫與享萬載之美名孰多而持一日之祗
勤以成

昭代之神聖甚易是在

皇上加之意耳臣愚不識忌諱仰體

聖衷所欲爲者先意承之非敢創爲一說者伏惟少

垂察焉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星象示儆

德意當承懇乞

聖明勤政施仁以回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一

四十四

天變以隆

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二

豫章樂安養貞詹事講著

江左門人蘭嵎朱之蕃校

德象

男 德英 編次

德威

德政

羅近溪先師語錄序

甚哉學之不易道道之不易言也夫道孰不言言亦
孰不聞顧聞而悟焉斯言非徒矣悟而道焉斯聞非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罔矣是以滄浪之水孺子漫歌之天下國家夫人常
言之第聞而皆道非吾二夫子莫能然則學之之夫
道也斯不益信乎其爲難也哉道之之夫悟也斯又
不益信乎其爲要也哉講幼從外傳則爲言中庸之
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長侍先君游念菴諸先達
則又爲言實理之在天者卽吾心而實心之在我者
卽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迥隔勉從事泮渙猶
初比丙寅之歲近溪先生會講疎山錄言達道達德
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誠匪一焉是誠其所誠非
其人之所謂誠也時則心若有契乃修贊以及先生

之門往返將十餘載未之敢怠紬繹誠之一言亦未敢或忘也至丁丑登第去知宣城幸先生亦齋捧出京相與並舟而南且長君復初在焉于時寢與食息形迹渾忘俯察仰觀契緊活潑偶爾中夜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耶斯之實也非所謂一耶心理神靈虛涵昭曠物我天地妙合員融乃知聖人爲言初無二語吾人自得斯可達源也先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之出知宣城也乃并知乎天地之化育也耶從茲而立本以經綸乎天下將易易矣久之竊敢以學脉請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子以後實難其人蓋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不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譚性謂功瑜大禹則於天且疑之矣而況於人耶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耶我朝幸生陽明其明既足以悟其氣亦足以克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吾汝罔極之思萬毋頃刻忘也講昨執役臺中謬當言責故於從祀之議輒不敢默茲復讀先生刻集尤重有深感焉敬述夙所承教者以引其端如是云

賀大司寇繼峰舒公新居落成序

歲鶉首月在仲夏今大司寇舒公新居成公官京師公子上舍君實襄其事上舍君與子叔近洲爲婚姻乃先期走書屬講以言夫言不言何足爲公重輕哉嘗讀蘇文忠三槐堂記竊有感於王魏公世德之厚宋公卿無能過之而天人貞勝之理後事取應則文忠之言益傳人以爲文忠蓋宋之善言者有弗言言必傳不知文忠固善言以託於魏公之堂故言益重也講淺謫無足當文忠而公之世美奚啻王魏自贈太常公而上代有隱德而同贈太常公始顯且位不滿德不盡食其報鬱積而發今乃在公公文章風節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二

冠冕一時曩在諫垣嘗以直言觸時宰歸去隱龍岡山中屢徵不就卽強就又輒去杜門縣榻邈焉與世絕士大夫之過於其都者視之真若威鳳祥麟不可得卽也會今天子注意賢良總覈名實以邇太平之業乃特起公龍岡山中不逾歲而三晉秩公益奮忠誠上報知遇行將棟上國柱明堂出其胸次萬間以幷幪海甸彼斗大一室詎公志哉雖然吾聞之大臣惟社稷計安而賢子弟道在繼述是故休休利國蹇蹇匪躬固所以示天下之有臣而堂構之喻似續之歌又未嘗不示天下之有子也公爲大臣樹彝鼎

之勳上舍君爲賢公子成堂構之志其家國豈不並受其福也哉昔裴晉公出將入相爲唐中興士大夫之冠他日堂開綠野卒能辭成功居完名千載簡冊猶有餘艷焉公世德媲美王魏而位望不下裴晉異日者勳成名遂天子將以湯沐優老開綠野於五峰二水之間則茲堂也豈不兼兩公而有之哉如講者以不文辭託于公之堂俾得與蘇文忠並傳於世則幸矣敬書以歸之

贈臺長仁齋趙先生考最序

涇北趙仁齋先生官御史有年而始得以三年考也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

於是某某相與拜首言曰夫趙先生乃猶計日力與諸吏較尺寸乎哉夫風節之臣與功能之臣異效一官善一職官不兼方職不越俎展布四體斤斤從事若此功能之臣也考功者則有常格矣乃若秉正道持正議屹然以風紀自任貴勢不能屈賁育不能奪若此風節之臣也風節之臣故非常品非常品者非常格所能擬也而趙先生乃猶計日力與諸吏較尺寸乎哉趙先生初任爲令兩宰劇邑稱賢令及爲御史則又爲賢御史一按三韓再按全楚所至矯矯著聲績行部中肅然稱清會故相歸治父喪自詭以六

旬還闕下遠近赴弔引車縛者幾遍天下先生按事方竣猶在楚顧獨不往乃上書請告故事京秩請無不予告者先生朝上疏而暮削籍明乎其非主上意也於是先生夷然解御史組以歸而天下無問識與不識咸高其風一時正士皆爲引重當其時簪組而營葬事者充盈相里彼其不靳悲而悲不靳哭而哭者豈少也先生卽往何遽足爲相里重乃先生不往遂以重天下天下以此覘朝廷有人夫士輕重何常在所自處耳日者主上沛然下明詔搜羅巖穴獎進孤直先生始以舊秩還臺天下無問識與不識彈冠而相慶也夫其仕足以持大體其去足以明風槩其去而復仕足以彰朝廷之明斷而示天下以向往一出一處關時隆替所謂秉正道持正議屹然以風紀自任者邪先生爲御史者三年而不爲御史者六年卽不爲御史而御史之體至今凜凜也先生何獨以三年考也夫考績者顧績用何如先生之出處旣以關時隆替而況主上不以功能之吏格風節之臣則奈何沾沾三年之績爲先生致賀蓋先生之歸也高臥仲子之山延睇慈峨之林讀書賦詩翛然忘其不遇及其鶴書赴隴鳴騶出關而又蕭然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忘其過也此其器深量廣超然津筏而不佞爲先生致三年之賀其無乃淺之乎知先生顧獨以爲先生向以直道亮節不能一日安乎其位而今之得以三年考也則于世道不啻慶焉蓋聖人在上而麟遊郊鳳儀庭其出與不出于麟鳳無加損然顧有見麟遊鳳儀而不動色相賀者乎向也王度支員外憤先生事上疏爭之不能得罷官以歸今且起郎官累遷尚符璽卿夫主上不以功能之吏格風節之臣明矣不佞蓋深慶于此時云

贈侍御貞所黃公考績序

詹養貞先生集

卷之十一

六

我國家張官置吏廼獨倚重於御史府御史入則簪筆出則杖斧稱至貴倨要以程能課功鋪鴻鑠景亦惟實績之是効於是貞所黃公以名御史當三載考其績可觀於此矣公自拜命爲御史更歷南北臺直聲殷殷震起天下想望其風裁天子廉公賢令按東粵東粵故夷民雜治之區稱難治公下車卽宣播威德文武象指整齊而綱紀之乃東粵無不治功用旣興已而持節入陛見天子朝明堂受計從容問所爲理狀紀之司勳則公之績蓋三年往而新猶一日也語曰居其位而不知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

行行之而善良病焉奸佞幸焉責在御史余觀公侃侃大節觚而不堅規而不隨相材引繩因疹投劑其析利弊也若觀火而指掌譚天下事也若操券而計故公多所條畫吾弗論論其尤著者公在南臺時廷臣建議儲貳事指及官闈上震甚薄譴一二言者公不難批鱗申救衆咸以爲危而公誠讜微有所感動卒無它屬當大計吏條佐考察事宜最悉時大司空挂名彈章意不服內自固而外爲構四柱史且貶公復抗疏論列無所避忌大司空竟罷去尋簡北臺會歲祲公至憫然爲百姓請命首上荒政封事大詹養貞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七

稱旨按粵之日所在貪墨望風解綬而不爲毛剔驚擊以傷大體省誣俗問疾苦平寃滯興文學舉者必良刺者必否每疏上天子虛已而聽公之言效矣其誠見能信豈待緣形而考實廼稱最哉蓋公補闕將燬矢於一人鋤奸勸忠貞於百僚振枯起弊流愷盪整篤于兆姓故能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行無不利稱才御史匪名而已也然吾窺公操持隱約兢兢于功能盛滿之際深乎其若虛也俛乎其若嘿也濬乎其若止而不自爲伐也又安所爲貴倨容此其意念深矣夫三載考績國之制也功而不尸業之盛

也然則公之殊尤絕績爲世嚮用詎有量乎哉講不
佞竊拜下風敢以爲賀

贈倅府陳公署篆還郡序

今上之十七年倅府陳公署樂無何新尹龔君來
諸士民感公之惠政殷也相與謀於余曰陳公偕寇
兩月惠流百年茲其行願藉一言爲壽余唯唯曰余
惟古聖賢得民之難卽暮年報政猶不易陳公纔兩
月耳何遽能使士民感誦至此曰聖主加惠元
元設縣置吏一切求可庇吾民者故長令缺則欲得
人攝之豈謂官不可一日虛哉念吾民不可一日無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八

庇也顧得良有司難得署篆之良尤難陳公以四月
間來署樂距今幾何然循聲美績非操牘可紀者邑
界在萬山中民業耕節用乃可無饑顧連遭大殺卽
私且不贍奚暇給公公不能不催科也而寔從寬用
一緩二民且不苦征求矣美政一役人掌納者多以
私意迎上勒苛贏希寵任至美績無算公絕除之不
竊取絲毫里甲于是稱饒快於當公也美政二衙役
之奸已匪朝夕樂民固愚而他邑狡黠者視此爲奇
貨爭趨附焉作奸犯科至不可窮詰公至首懲最猾
者餘皆股栗一時宇廓若揭日中天而魑魅潛迹也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九

美政三邑固簡僻往往猶多停囚公虛中詳外折獄
片言有隱昧者微服訪之得其狀卽多力弗撓也故
園草常青美政四公拊愛民而尤重儒有被凌暴者
畫法處之部使者校士行賞公所給視式有加焉于
是乎良善安而士氣愈奮美政五邑故多盜邇迫於
荒瘠尤熾公嚴保甲之法下捕緝之令更各置柵門
以防禦之盜不敢逞胥化爲良也美政六游年饑甚
翳桑載途加以癘疫大作白骨委道旁者不可勝數
公蒿目腐心請于當道求賑不報則權發粟數百石
爲粥濟之且覘美惡視腴薄又捐俸施藥以起病者
全活甚衆美政七祝融肆虐萬橐俱枯民皇皇若坐
釜鬲之上公惻然涕下曰嗟我民數稔之後能當此
旱魃邪卽齋沐虔禱于神不冠不履稽首五父之衢
卽汗濕弗顧也旬日弗勞也得小雨弗已也復念國
賦無辦衝暑踏視鳥道狼區必親履焉隨具狀聞當
道爲他日甦民計不啻痼瘕在膚者美政八尤稱難
焉余惟令之在邑責專而任久卽不自爲計不可得
彼攝者特傳舍耳得失成敗有當之者或偕一時谿
壑以取盈旅賁幣門旦暮去旦莫營營也間自好者
謂茲五日京兆耳卽有善民未見德不則貽累滋多

置一切民事弗理惟稍稍事贖緩以完上人博一美
名去若此民何賴焉公兩月之政章章如是宜士民
之悅而感感而頌也然猶未覩公之心也抑聞相神
蛟者乎披其趾逆其髯點其足曲之周翔而肖其青
黎赤班之異色曰蛟之靈盡是不爲舞影之見邪余
幸被公之愛公嘗與余叅酌民悃昂頡世狀稍及蒼
赤利瘁輒赧然慚惕然恐惻然隱茫然若不知所措
此其內衷慨慨真若家人父子同肝膽者也故據心
而行迎刃而解所注厝于民者有如是昔余承乏宛
上公令宿松雅聞宿松之政居然卓魯之遺當道報
詹養臬先生文集卷之十

政者舉爲異等比艱歸百姓泣留不能得因而尸祝
之不謂今日治吾樂猶爾昔孔子追嘆無恒而與魯
哀論政歸本于豫夫豫素也非一旦一夕積也公仁
信素豫故兩地惠政如一他日以澤天下庇海宇
其深仁庥烈繫億兆人心之思者豈止吾樂士民之
感頌已哉公歸郡矣余將拭目以觀厥成

賀邑侯文川龔公榮膺三獎叙

按楚國多材且能寶於爲善文獻寔雄寓內迨我侯
文川龔公雅言道大夫也先振鐸嘉定嘉定靡然顧
化繼令東鄉有召父杜母之歌今上之十七年夏

侯奉簡書領吾樂亾何攝總督儲事納言余公侍
御孫公司馬俞公一時交聲以勵邑博士劉君輩徵
余一言以爲侯贈余惟樂邑界在焦畝水貨無徵矧
頻年天凶洊至野無庾積侯下車輒畫便宜事以更
民始諸凡不貲之需悉蠲省之肆百詘一贏之區不
至靡遺者侯清廉所貽也焦夷之民命不絕者如綫
矣侯拊循備至瘡痍者起寒燠者咨滿青無殖者省
耕而補助大疫之後又爲掩骼埋骸澤及枯骨焉至
憂旱如焚叩天露禱卽古中牟清水之政何彼此也
少年不逞侂民比然矧當饑迫時乎侯固嚴爲緝治
以除民患而有死於捕者乃愴懷不勝曰予弗德民
乃至此也樂俗固淳朴獨好訐常觸冒典司至傾其
家不顧者侯初下令曰民有訟願從中釋者聽自願
息者聽始悻悻而中惕者聽卽終訟當三褫者束矢
鈎金毫不入庭故民無不平之鳴而又無一錢之費
所稱神明之化非耶人才興替寔關風化永樂間常
一科七士六捷南宮其後削山爲城脉斷而風圯矣
侯至得其狀勸諭諸好義者策之爲復故河爲保龍
脉爲新廟貌濬泮官諸揆歸然若新且時與博士先
生講道論德而諸弟子員亦娓娓開其蒙周其急扶

植士氣不遺餘力故未更歲而士誦民歌載滿道路
詹子曰余讀漢史至循吏傳推轂龔黃四長顧潁川
諸君政績雖優猶曰承治平不足理也惟少卿以郎
中令出守渤海適郡饑且盜乃召對有勝之不若安
之之說而單車就道捕悉解已而兵弩化為鉤鉏潢
池不弄民以富而訟且止矣侯至樂亦適民饑盜起
之時而侯治之視渤海之政若出一轍侯豈其苗裔
邪夫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以排擊觥觥處中耳善
觥觥則衆理解特游刃也侯不難於治凶荒時而難
於治平時邪獨少卿以稱上意得賜金數年召還爲
詹養真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贈掌教劉達吾擢令蒙自序

國家重疆場邊吏之用視腹裡加慎守在四夷也邇
年緬夷弗靖蠻莫梗化至騷動六師故 廟議滇南
令長需人爲亟繙薦牘興得賢且才者任之乃余邑
博士劉君擢尹蒙自蓋選擇使之矣劉君行有日諸
文學咸邑邑謂蒙自之命甚無當吾劉師也師之鐸

吾庠型端渠樹見者不敢犯至其譚經課稅賑貧植
弱嘉惠毓英藹然如春風披拂古有蘇湖未易伯仲
擢之以六館師固當不則中原邑長胡爲乎滇南也
矧曩訓融邑六承獎檄僅諭吾樂今三載餘譽望藉
藉薦剡磨至乃復僅僅令蒙自衡鑑謂何已而諸縉
紳相謂曰寧獨諸士邑邑卽吾儕甚不憚此前君署
邑時摘伏刷癥以清積猾緩期輕鍰以撫催科悉人
情準王法明允兼資以慎庶獄其尤難者邑走鳥道
車不得方軌貴人履跡罕至君初攝事適直指以觀
風至輒捐俸辟巉岩棧澗整修牲餼以備諸役不信
詹養真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宿而百務咸集民不稱厲君亦綽綽若委裘然者上
人廉知之交口訖曰儒生辦吏治乃爾洎還奏置君
剡書第一斬當大用之而蒙自之命何爲者余不佞
聞而解之曰諸君知爲劉君計未暇爲 國家計爲
劇地計也蓋滇南天下肘腋而臨安蒙自又滇南咽喉
使徒以修繩持墨者蒞之胡裨邊隅劉君試吾樂
若新發於劍迎刃自解蓋通才也且尊人帽山先生
者守端州有遺愛端民尸祝之劉君奉庭訓惟謹夫
非世有其風耶世德作求若古于氏父子然以宰蒙
自罔束濕亦罔脂韋罔察淵亦罔燭竈息鄙固疆不

遺餘力若是寧獨蒙邑顧化卽臨安將顯願向風臨
安寧則滇南固滇南固則天下無恙蕩平之績旦莫
奏矣何憂乎緬夷何畏乎蠻莫何厘吾 聖天子南
顧異日螭頭之下珥筆冠豸爲 天朝耳目重臣開
鴻昌懋明之業功寧僅蒙自己哉故余謂屈之於邊
隅者正以大伸之爲國家封疆計深且遠也多士躍
然曰非公言何以竟劉君之用而顯其奇也先生行
矣吾儕念及疆圉毋徒斤斤過持衡者請書之帳以
爲左券

壽許介山先生序

詹養真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四

介山許先生若上逸民也蚤歲攻經術期一當有司
少見當世而竟以數奇謝去退而端默好修爲閭里
師法然務周人急不恤已私以是重邑中耿楚侗中
丞顧桂岩先生少許可獨器公錢南離先生尤與公
懽甚先生雖不事帖括而時時以心得默悟授敬庵
君由是舉進士高第久之入爲少京兆且注意濂洛
之學根極性宗而發之擘畫以故訓民校士所至若
時雨之挺百昌遂爲當代名臣 聖天子遡厥所自
因錫先生爵如其官若諸子姓翩翩繼起行且跨戶
超乘以雄望縣寓然則先生之篤啓良弼繩螫令人

者寧有旣哉詹子曰愚讀孟氏至所列三樂而歎敬
菴君所遇之齊也君自通藉來列五鼎奉尊人而先
生優游祿養幾三十年親之所難必于子與子之所
難必于天者皆裒然獲之君以高世才闡義孔之藩
所拈而示學者輒若發醒呼寐得未曾有無論伏河
東嶺左而而奪之螫也方且民徧見德而與天爲徒
彼三秦豪傑吳楚雋茅經君之陶鑄而列在當世金
鬲之間者此皆敬菴君之大業而又孰非先生盛德
爲之權輿乎夫子具三樂而百福從之則無疆之筭
先生直探筌得之卽他日執醕而漿 天子或君

詹養真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五

履端揆握杓斗而先生猶矍矍而運陶鈞之上也豈
惟瑞家亦且瑞 國豈惟翼孫子抑且開黎民卽責
百歲之觴于不佞不佞何能辭

贈封君李年伯還金谿序

蓋金谿李君爲涇令而侍其太公來則余不佞以同
年令宣城太孺人適在邸中君有間于郡大夫或謁
臺使者輒過余邸中具卮酒太孺人壽余時時一介
候太公匕箸亡恙輒喜見顏色凡六閱月而太公脂
轂歸矣李君長跼請留也太公召李君而語之曰始
吾以寬博訓女也而女爲涇其俗好剛使氣輕扞于

有司吾思女其不任乎而自吾未至涇也其地膾膾漿粳之味美適而純綺縞紵之服精好吾思女卽志廉白將無羅其可致以寵老人乎迺女蒞斯治其大猾而去其泰甚者用晦爲明威惠相濟吾于斯食無梁肉被無純繡而女章素自若僅脫粟飯而已夫女之能其政也而思釋夫女之能竟其志也而吾思釋吾歸高枕矣李君長跼請留也意太公春秋高卽歸與寓公等耳何所事事太公復召而語之曰吾何事事吾歸而其餘德行于鄉閭其餘晷于杯酒花鳥其餘智于卜晴雨而校六著其餘力于高而騰猷深而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十一十六

不逮李君之顯義太公故益怍怍營營焉心運矣南畿戊子科齒錄序歲戊子南畿士當舉于鄉維時正文體尊經術奉明命而紀綱之所舉士百數十餘曹合燕于京兆饗禮旣陳笙鏞在御是謂嘉賓挾日諸士相爲燕如初是燕也少長畢登升降有序與以講世而問年因以爲錄焉錄成來請序于余謂余一日長宜有所以詔諸士余謝不敏蓋玄黃錯采迺見離朱金石送奏迺徵師曠審音別色典在太史得人盛矣三令五申法言成訓載諸簡端面命章矣余不佞焉用文之雖然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十一十七

而升也爲公家用爾脫或以私廢公猶以水濟水其何能淑故協共則秦越同堂猜嫌則肺腑若敵同异何常惟義則是如昔朋比干政方一掃而更之此一其時也其道宜莫如公諸士唯唯覆篋行而前曰使者言私必及公言惠必及德余曹小子一舉而聞善言者三其爲益也何啻十朋顧余尤有說焉夫諸士之裒然舉也以文其旅進也以次而今猶然尚齒也得非不忘其故耶然或修之家而壞之庭或信節于朝市而隳行于黨里皆始于忘其故者也且錄以齒名矣或昂稚低強僭辛飭丙稍居尾厲自引爲華而一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二

十八

南畿歲薦錄序

國家履綦隆受萬方之獻珍物旅陳用資國寶因謂之貢于士也亦倣成周賓興之制程材而進之三年而郡邑各一人一年而止郡一人今多士之應貢而起也蓋郡序中人士也登崇之典雖稍讓賢科然上者得從大學中發篋次者亦領民社卽當委質校博者能昂首內嚮亦可卿可牧厥典重哉以茲竟厥施將沿輝千里而廟宇光增無旣也奚適方物之珍已耶乃或卑疵其行自捐礪修累事程功無當於用則所抱者非瑾瑜而徒以其硃碭標碣矚技貢是而人非矣經術之謂何故愚嘗言經術者心術之簿正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二

十九

南畿先資錄序

蓋余聞之建首善自京師南畿首善地也余適受簡書視其學政前是禮官以頃時士習文體稍淪宜與更始請于上爲廣厲四方學者示所嚮匪異人

仁寔在余矣而是歲且比士于鄉余既盡校士文以待比咸宗經翼傳守其師說勿叛於正顧懼沿所未習失其本或始也以文進而終也以弁髦棄之何以象上指爲四方則也爾諸士亦學禮乎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蓋古之士言之重也如此 今制士不得輒以言自通于上而上爲設科求之豈猥云文已乎藉令其身靡所自獻於成信之謂何余竊爲慮而不取也嘗試攷鏡失得之林其在干書若伊尹周公遭殷周盛際咸有一德伊訓炳如勤勞王家金縢無廢此皆元聖佐命爲人臣立的然

詹養齋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一稟之於信周衰而浸淫及于衛鞅儀秦以跌宕恣睢奮其詐謀頡頏而取世資微獨其人不不足道而國亦以壞亂而不救繇所習者非也諸士程于有司稱能言欲以身獻之 君安取其弗信也者而言之余故援禮經之意以名斯錄諸士姑無務繡其鞞悅苟爲悅于人而務於成信循伊周之所以得鑒衛鞅儀秦之所以失四方其誰不則焉詩有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誠亦 聖祖之遺靈所漸涵培育以貽 國家無疆之休諸士與有無疆之聞焉矣於是乎書

詹鰲橋先生輓詩序

仲華先生由明經仕爲博士卒於官卒之日其負牆諸生暨薦紳大夫哀其弗永年也而莫之輓之未幾輓歸余樂人士哀其不生還也亦莫之輓之案案篇什若淅風冷雨之入懷若猿之嘯于嶺而行者悲又若漸離之筑響而燕人之市皆罷也季子列辰輯以屬梓徵余一言爲弁余於先生稱執父誼其烏敢辭夫輓詩曷昉乎蓋聞之人生寄也死歸也有寄必歸有生必死不見夫古之歌倚門登沐柳委軀蟻食者乎死且忘之奚輓爲有之則黃鳥之咏薤露蒿里之

詹養齋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章彼爲迫於非常不幸者耳藉令三良以壽終田橫不道死抑無作矣先生固有道士存而順歿而寧生死之原灼見已素雖官邸云殂何若死于道路與非常不幸者今之輓者何居余曰然仲華先生何心彼知先生者莫已其慟悼之情故相率爲之耳夫人不得其平則鳴有所感而隱於中亦鳴非以人志哀也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乃能去之矧靈而爲人又人而有道者一旦捐賓客拂袖而歸猶木之折而羣材之失標也猶山之摧而坏壤之失崇也彼瞻依者師法者夙昔相尚以道者僉曰天不遺耆是烏

能不感而哀之哀之故輓之此詩所由作歟黃鳥蒿里豈皆志變彼三良之忠田橫之義固有以激之也先生抱壁經承家學篤實孝友爲邑所宗廩食時校稱長者仕則聲光藉藉剡書屢騰是可輓之素已今之篇什愀然若以寫慶都之悲而洒鰲溪之淚者是治任之遺思而山陽之餘韻也先生其庶幾哉死而哀矣夫人死斯畏之無能焉斯惡之矣乃先生之卒慶人士哀之樂之人士又哀之則何以故豈斯民三代不以存亡易心者耶子之於親有善而不知不知而不傳不仁列辰念厥考徧錄輓章用光先德非

詹養堯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知善而弗諉者哉余於是覘士風之厚與孝子之心也用爲之弁其首簡先生諱龍字仲華鰲橋其別號云

余聯峯先生文集序

嗟乎立言非難立言而道德爲難夫君子不言躬行言何庸貴哉然感時賦事境會神生不得已而言出要以自適其適耳顧真趣溢流性靈攄發上以翼聖經下以開來學自有傳之遠且久者明興聖學鉅麗詞苑壹稟千古昔學士大夫譚心而闡性拂楮而操觚彬彬質有其文蓋靡然嚮風若陽明之王白沙

之陳敬齋之胡振千載絕響爲一代真儒固蔑以加矣他如李何龍奮五子鴻翔登壇而稱大雅當筵而振新聲初何意爲之而各各藏諸名山詔諸來許顧不倖歟乃亦有塗騁于繆悠瀾倒于枝葉徒豐其尺幅繡其輦輓一切於聖學悖盭若是者雖言弗傳雖傳弗永則何以稱焉外祖聯峯先生出錢街望族自爲逢掖時雅志聖學慕陽明先生之爲人欲北面師事之而不可得乃偕家大人執贄於其徒東廓鄒先生之門而私淑焉迨賓興登仕益沉思定力探索要渺期以潤色網羅自成一言言爰積歲時汗漫成帙獨奈何未梓而先生已厭世矣茲先生之孫沈儒謀付剞劂而以端言屬不穀不穀乃得而縱觀之言言玄諦語語真詮擄菁麗藻運斤若神躍然嘆曰偉哉文蓋至是乎不穀締觀先生昕夕愴惟馳心玄邈俛首編摩至忘寢食良工苦心矣每客過從質經問奇戶外屢常滿先生不以爲厭二三大夫鄭重其才投簡探囊雋語立見先生不以爲勞何者先生固自有自適者在也以彼其志直將印證今故統一聖真翱翔于王陳之域伯仲乎李何之間揭日月而行皦然並光天壤矣彼含經之家修辭之子烏能度長而絜

詹養堯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太哉昔史記一書太史公自叙歷覽而奇先生宦
轍環鄒魯齊梁之區挹孔孟朱陳之範則茲集也夫
亦山川發其奇聖靈啓其衷耶是宜傳之不朽哉後
之覽者毋僅僅以文人待先生以文人之空譚目茲
集斯得之矣

葛廣文亦樂堂草序

我國家以經術興彼都人士斐然修古屬辭其最嫻
而建旗鼓者則關中古雅濟南奇崛瑯琊雄博乃攄
心臆發性靈道術家尤推轂姚江及溫陵則文之爲
教可知也夫摹擬者匪衆流而自得者見真趣語貴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二十四

天成自古記之矣今有持翦綵之花與綺園之生成
者較色相其不相肖也何待智者而後辨哉余邑博
士起南葛先生信州文人也負異抱司訓吾庠暇則
以吟咏自適煮茗匡坐翩然得也讀其詩云倏爾當
空懸日麗俄然微霆過雲輕又云每與周公當午會
或聞傳說代天言又云入室我先知富美得門誰不
美高堅比于卒業雖程絜不同要以和衷溢發壹稟
于天趣嗟乎三百篇之叶千古詞賦之宗也彼其先
曷嘗有詩法而又出于里巷子婦之謔乃感興既殊
旨趣各適逮至晚唐抽黃對白千律齊聲說者咸謂

不逮初盛則文貴摹擬乎抑宜自寫心得也予喜先
生詩不襲古人口吻而自成一家言殊可爲逐臭者
之一礪雖然長安有人日持黍精以釀甘漿甘漿成
輒爲酒人雄而忘其爲黍之精者酤人曰甘漿雖美
猶然糟粕耳藉令黍精不存甘漿安能使人雄哉噫
爲此說者其知本乎先生業固駸駸長矣願味亦樂
堂義卒歸于性情之真俾糟粕融爲精蘊是固翼經
術之嚆矢也姚江溫陵何難接武哉

曾半川漫稿序

余昔慕曾子半川溫厚純嗇不務盛厲家無它資斧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二十五

屈首里塾間者數十年教則師模一軌諸道初納質
鄒文莊先生講戒懼學文莊雅重之邑中諸縉紳學
士咸知有半川半川益自奮邑大夫沈公聞其賢賓
之鄉飲平生好吟咏感觸時事輒有詩顧又不拘漢
唐體獨寫心得成一家言今物化有年矣厥子坤良
輯所遺若干首而題曰漫稿以屬余序余非知詩者
顧曩時與半川同學盱江竊見其眉宇近恭談言近
道意其爲人必素養醇而內修恪者也比讀漫稿饒
斐疊之致而首二律尤多見道語云一念初萌處兢
兢戒懼時又云百般叢挫處平安見真功夫人心不

外動靜而動靜非有二幾靜能存動斯不撓動能善靜乃有功故未有不戒懼於初萌而能得平受於叢挫者也余兩從大夫後當政事紛糾時驗之素矣故于二律見漫稿之全於漫稿詩詞見半川學問之實彼翩翩藻績其詞聲繡其質者烏可同日語哉半川賢矣余又聞之戒懼于事則識事而不識念戒懼于念則識念而不識本體果爾則涵養本原禁於未發尤學問第一義而念慮初萌處或亦晚歟子思欲人於不睹不聞處戒懼不睹不聞正未萌時也本體不涉聲臭故工夫不落睹聞半川已矣余未能起之九

唐養蒙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六

東原吳氏族譜序

按吳授姓於姬封之吳因以國姓最著者無若毘陵亾論世多顯者卽苞筍食指且甲江南此豈無擅後之原哉恭伯執幡之宗延陵之胄所貽者遠也彼其以採藥去以執圭行各竭忠智殉信義卽名且泯之何心于食報負厄終世固甘之遑冀乎後之人昌而熾也而詘則還羸天無遺筭故不啻休光令譽歷世

綿延而胤祚彌昌則開國而王者十三追王者五六爵五等者四十有五都將相者二十有五卽今擁素封侈閭閻者尤未易縷指蓋至是雍虞不能讓季札不能逃矣余邑東原吳氏其支也由延陵徙蘇之唐陽由唐陽徙撫之赤欄門赤欄門有允恭公者乃徙今之東原是爲東原之別子維時唐之末造是已自唐迄今歷世二十有四歷年八百其間遷幸舍者以軍功起者授直學講書者以文學任提領任司訓任府幕縣簿者以人才任縣令以貢舉司訓典文祀瞽宗者以乙科歷冬官大夫以甲科授本路學博者卽

唐養蒙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七

今德色稷鋤許語箕帚視骨肉如路人何忍也彼能
民氓讓名而今厲人便已股越瘠以益秦肥何薄也
故守此讓德名分不淆推此讓德仁義攸附若沾沾
焉于隙日中鬪蝸角致傷我懿厚匪獨探本敦睦之
道闕而既渙且漓千百世之脉斬如矣吳氏多令人
四方誦義已久其急賦稅周饑寒飭學宮禮賓客修
築梁道以及于通不責償訟不期勝適駿先世之風
雅稱名族第語有之取數多者仁也勉於仁者難乎
藉令伯仲之後有管蔡季札之侶有僚光仁曷與焉
又何係于譜之修也願諸君念之夫樹德若樹穀茂

詹養貞先生集

卷之二

二十八

鎡培之利斯有砥京之登樹德者如之寧爲瑾瑜毋
爲錐鑽寧於人解頤毋於人強項寧爲士人型範不
爲子孫馬牛俾人人伯仲其心季子其行斯爲盡仁
斯爲歛福之基乎且徵諸羸詘之理尤可憑者自伯
仲之以天下讓以國讓詘也而胤祚彌熾以迄于茲
非羸耶諸君好修誠無忝爾祖安知今日族氏不益
超前乘光來禩也譜凡六修茲復議舉豈其侘傺大
而侈紛華意念厚矣若夫纂叙有例世系有倫名位
有圖家節有式撰述有紀美哉皇皇乎稱一族巨典
某某諸君之成勞居多乃撰述中如成山字說學則

存我堂說草廬先生名牘爛然非吳氏不能有此余
不佞續貂其後愧矣愧矣

錢團畢氏重修族譜序

余邑畢氏家世錢團里里中受經書屢以逢掖起如
自玉用鼎用升仕和諸公或領鄉書或膺薦舉或貢
太常其間壯筴明庭蜚英藝苑聲聲騷壇者後先相
望若乃倜儻瑰璋之士猶然自樹如從龍元亨元通
仲平諸君負節仗義砥名閭巷翩翩稱賢豪矣萬曆
丙戌諸君尚表思本思新思問倡修宗譜告成適余
便道歸省丐一言序其端余惟譜者補之義逸則志

詹養貞先生集

卷之二

二十九

之又曰譜者普也散則收之誠以人緣祖而繁聚族
而處世窮則澤息澤息必遺故逸者宜志親盡則情
疎情疎則渙故散者宜收收其散精神聚於一堂志
其逸骨肉藹乎一脉譜之時義大矣哉諸君之爲是
舉也無亦見及此乎此孝子慈孫仁厚之道也雖然
俗不雅馴跡聚而情猶渙誼不聯泱貌親而心實疎
卽志且收將焉用之余觀田野之民惡知所謂譜者
一本之誼素未講也然見則熙然歡聚則怡然洽其
攘臂操戈往往悍戾之事若不多見乃所稱冠蓋之
族露積素封之家平居譚說鑿鑿足聽比一涉勢利

則毛髮計羸眊眊修怨其相戕賊不啻仇讐此無論
道義之士鄙之不齒卽田野細民且爲之姍笑此於
譜之修否有亾猶楚之士視章甫耳奚裨於族茲譜
修矣願諸君以仁義爲司命以勢利爲贅麗持戚聯
疎用厚維薄毋曰彼貧且賤吾推而遠之毋曰彼富
且貴吾引而進之亦毋曰彼服畫親窮可弛吾愛而
弗用吾情蓋油然祖宗一體之念而藹然禮讓睦友
之情舉吾畢氏無闕牆無諍語無攘臂操戈疏戚遠
邇薰爲一堂而禮德風鬯仁厚教成斯庶幾無負修
譜之義與諸彥再拜稽首曰先生言及此也舉宗之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德也願世世誦之勿替豈惟珍

金溪栢山蓮河徐氏合修族譜序

余觀於徐氏譜牒而嘆渾龐之風之降也然猶取其
維風之意焉古者無懷之世萬姓顓蒙彼其人大都
秉血氣而刈機權抱鴻沁而銷猶狙視蜎飛蠕動若
家人父子然烏覩所謂族氏名姓者有之自中古始
族氏名姓始而譜牒之修于今爲烈矣然宣尼觀上
之嘆惟有志三代之英夫大道之行人不獨親其親
子其子所稱渾龐上理者非耶而尼父固未遑比中
古則各親其親子其子渾龐少鑿矣顧獨惓惓有志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焉何哉彼見夫古今之在天地若江河然上世必不
可復有能尊祖敬宗篤倫收族不令骨肉秦越猶然
大道之遺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
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知一本之義則凡屬吾祖
宗臣庶俱宜一體視之今徐氏合修之譜是已徐氏
出自東海顓頊雲仍伯益之胤封於徐以爲姓厥中
葉著周秦間而未大顯至漢有南州高士名穉者家
洪都澡身服義至厯天子蒲輪不就學士大夫至今
歆豔之數傳及唐螽羽繩繩侍郎晁孫邠自吉州徙
金溪十一傳景陽徙宜黃之栢山十八傳文翁徙樂
安之蓮河三族犁然三邑間各以明經起彬彬足觀
翼時合譜尚矣既而中分非祖宗意也豈一時無仁
人長者維持其間乎茲 上十四年三族長老暨諸
文學念先祖之淳風嘆末世之賊義復謀合修譜成
會不佞以學使歸省徵一言爲志余因嘆夫太古之
風不可復見有能聯一本之誼不垂天常非孔氏志
三代遺意哉故於徐氏之合族有取焉然猶有可言
者吾樂之俗大都修素封誇豔世家計食指羸縮已
耳有則矜人無則矜人之有語以隨夷魯史誰則知
之而仁藐萬夫義輕千駟賢聖不繫世類則所稱綿

祚亢宗者又在此不在彼也徐氏之族若金溪若栢山固多倜儻瑰瑋之士乃其在蓮河者尤以昌阜華錫鼎立其間而莊士碩耆與夫彬彬子姓皆能卓然自樹聲奕 明時固知悖禮徇俗非所屑爲顧猶懼夫俗尚易漸而賢智不免所願一洗污習喁喁向道敦雍睦而薄聲華務以保穌而貞俗則其合也以厚倫而非以附勢斯無負今日合族之意乎徐氏懋哉

賀承務郎楊肖泉新居落成序

昔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其所爲頌且禱者惟曰美侖負樂歌聚已耳又衛公子荆居室要於苟合完美無它長也而二子執此見許于時聖賢取人何恕耶及觀山藻徒傲峻雕召燦然後知環堵者爲安而層櫺者非分袂振者如法而雲蔚者匪宜後世以夸麗侈榮者無乃非訓乎二子超然全華外固已難矣然余猶謂二子未聞道何者道不私庇不私蓄將公天下爲用彼夫成居之善特自分耳藉令聞道將獎王室以得衆奚止聚族公利以庇有家區區引分何足以臧也余茲有望於楊君君邑中之翹楚也蚤承尊人古泉公庭訓工制舉義有芥視青紫之概而神觀暫奕爲宗室物色授東床焉乃格于令甲不獲

進于是翩翩千古游刃于經史之業而尤篤于行誼好修樂予屈指椒黨中無兩也以舊第逼隘難容長者車欲掃而更之曰吾關西夫子之居豈令風雨漂搖而烏鼠爲穴哉夫事有初予小子敢不肯構乃鳩匠掄材經始於孟春落成於孟夏若堂與若廊廡若櫨榮偉哉居乎旣弘且式矣余猶子德容與君有秦晉之盟將稱賀而乞余言爲壽余謂前事後事之師也欲效成室之祝則張老之言具在欲知居室之善則子荆之言具在余曷容復置喙哉顧余將以道進楊君矣昔馮煖爲孟嘗收責于薛至則捐券而歸曰爲君市義孟嘗初愠之已而抵薛則民夫人攜老幼而道迎終日也則市義之效也夫收責以利言而市義進于道矣君據累世之積是謂素封而次貴戚之姻尤爲貴顯登斯堂也知必不爲歌臺不爲貲府不爲一方雄觀亦豈宜美侖負聚國族已耶豈宜苟完美自知足已邪莊生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願君厚積而大發之左圖右史罔以自娛而崇賢敦禮則談笑皆鴻儒前臺後囹罔以自殖而賑貧扶瘠則滿腔皆生意策肥乘堅罔以自便而下榻結襪則舉趾多折節斯堂也于今日爲裴氏之緣

野優游于後世不爲于門之駟馬容與乎或曰楊君嘗以粟哺里閭間矣若言得無苛求之邪余曰否否夫取數多者仁也而義實無盡克之乃爲居廣居而行大道也斯千百世不圖貽子孫無疆之床者也楊君勉乎哉

壽平岡陳翁七十序

翁今年七十矣于時四方賓客設魚麗歌鳧鷖登堂而稱觴者甚盛酒三行會川游子西華詹子石門陳子輩酌而祝曰人生五福曰壽而詩人善頌禱亦必以壽夫壽蓋難言哉卽壽矣而行誼不孚於鄉子孫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四

不振于後壽奚祝也公敦孝行事二尊人先意承志得其懼心是謂能子人咸曰孝哉是宜壽公友于兄弟事直軒公克恭克讓而於鄉族之長者亦敬事之不少替是謂能弟人咸曰順哉是宜壽公雅重誼于姻族尤敦雅睦人有奪其產百金者公忍讓焉而又撫內弟以恩生爲之嗣歿爲之塋人咸曰義哉是宜壽公樂施予遇橋道則修見疾病則療有遺金公所者完壁歸之人咸曰仁哉是宜壽公善教子愛而能勞慕安成盱水之學命古池子執贄師之今古池以學行鳴里中公之義方居多人咸曰遠哉是宜壽于

是詹子養貞起而言曰於戲諸君子能頌而非翁之心也夫歿壽不貳卽百福之所攸萃翁且無心于德矣矧壽乎翁且無心壽矣矧五者之贊乎古稱天之吉人佛言有壽者相卽無盡藏謂翁一無可致而至焉可也謂翁無不至而若一無至焉可也余之頌翁者若此諸君子听然避席而起曰微吾子烏乎識壽之真翁喜而爲之酬

壽寶峯楊君六十叙

記曰六十杖于鄉杖者丈也亦標幟也爲丈人行而德不足使後進步趨徒杖其區區之年則村叟山叟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五

孰不可侈尊壘而羞輦悅余于寶峰君而自謂不愧其言云君好岩處奇士之行事親甚篤處鄉間甚睦鄉多逋負嘗捐數十金爲族之貧者完賦人稱其仁宗祠圯率衆更剏之以妥先靈人稱其孝學官飄搖于風雨幾鞠爲茂草又捐資新之人稱其義歲大稔民幾轉徙又輸粟常平爲邑富者倡四鄉之民賴以全活甚衆人稱其惠今且六十所矣其行義不倦而德譽愈著夫執四者之跡以求楊君此不過人所共見口所能述者耳其他若耳之鳴若昧之華自悅于心而不必聞之人自適其性而未始宣之口吻者猶

未易更僕數也然則楊君之年其有艾乎昔者遽伯玉六十而六十化衛武公九十而賦醉酒之詩惓惓以交戒望國人彼皤然一老更何所求而若此殷殷君子修身俟命非以要人知又何心于斤斤必至之數乎楊君今杖于鄉亦標幟于鄉矣余特爲表而出之俾知齒之不獨貴于德而凡有姪節好修必無患于知我者希而不虛其老之將至楊君真杖鄉者哉

壽陳母黃孺人六十序

天欲昌人之國俾皇風清夷非特遺之賢才卽其母儀之體亦克恭懿而化理益襄天欲興人之家俾胤胄穀肖非特父師有教卽其母氏之德亦克貞修而義方攸賴余讀五倫書深有感於子輿氏之母也子輿少孤罔自振植幸有母氏以慈訓作嚴師故才成命世赫然爲古今大儒論者謂孟氏之德固天之篤生而孟氏之母亦天錫之以成厥嗣真知言也然則母氏之賢豈偶然哉吾邑古塘陳母黃孺人者余友後峰子之母也孺人出禮族懿資天植歸吾寒谷公克貞婦道事厥姑肫肫敬孝遇庶室文氏恩禮並渥有樛木之風撫其子爲子而又勤於家政和於上下惠於臧獲宗黨中無小大賢不肖罔不稱其賢余則

獨嘉其成吾後峰者又非特世之所謂賢也後峰居常恂恂不爲綺語以悅人而與人直露肝膽則孺人教之信矣爲文章深沉邃雅而心常歐然若谷者則孺人教之虛矣遇利害不爲規避而正氣侃侃可籠雲霄則孺人教之勇矣家故寒恒乏于貲而非義一介弗取其高風勁節足方古人則孺人教之廉矣譚民間疾苦輒爲攢眉至一草木不欲傷折則孺人教之仁矣有所謀縝密周詳巨細畢允則孺人教之慎矣夫母之於子也親而不尊子產猶衆人之母以其能食不能教也今孺人之教章章如是非以母儀兼父道者耶其賢加人一等矣方寒谷公之中道殂也天若不可必而詎意有孺人哉天愛寒谷故使後峰賢天愛後峰故使孺人壽由此觀之陳氏之福蓋未艾也雖然子之賢母成之也母之賢孰與成之昔哀公問成親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能成其親之名也彼孟氏母非子亞聖孰彰不然卽徙舍學傍徒勞耳後峰與余夙以名節相砥礪從事於孔孟之教素矣第由所得者克之期於遠大成其親且當天心俾萬世之下一稱孟母一稱陳母顧不偉哉今年

秋九月適孺人六十懸旣令旦姻友咸有文以壽余與後峰偕古池子輩結社萬松情同管鮑視孺人猶母也卽不文焉能辭故不愧燕陋而書之文無祝辭禮也

記

建胡莊肅公祠堂記

胡莊肅公以理學文章政事名肅皇帝朝大用方殷而公逝矣後二十餘年而余以督學按南中往來江淮道滁上徘徊歎歎焉已喟然嘆愴然悲思公也余思公何公著作在士林政績在朝著清德碩望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十八

在寰壤海內薦紳學子所共崇慕光豔之者卽公雖已逝猶恍然在人耳目矧余豫人士尤被公惠澤至深厚者耶初流冠入江西界也民習恬任嬉無敢格鬪至戕憲臣躡名邑全省大震公以督撫至則吾樂安破而撫州急矣撫建比壤百萬生聚危在旦夕使公必受代視事而後言戰則林林倒懸者何恃而不魚肉哉而公單車疾馳一鼓盡殲之餘賊鳥獸遁去然後嚴保甲簡軍實精選練留京帑恤瘡痍表忠節徵材武次第飭行兩郡之民得以免剝燔驅掠而保其墳墓室廬子女蓄積公親臨樂邑撫其傷殘爲築

垣墉蠲租賦今予遺之民猶得生聚教訓不至漸滅者秋毫皆公賜也洪之人家尸祝公而余能不思公邪繼拜南司馬時留都健兒失馭煽舛開公蒞之帖然未幾亟以太宰召公當是時公猶惓惓吾樂思得賢俊豈弟者令之公念無窮哉會銓事旁午昕夕視牘流汗竟瘁不起夫祭法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公於吾省有焉而銓曹勤政則又若以死勤事者非祭法所宜祀者邪公已從祀鄉賢而未有專祠余乃移文滁守丁君易學租築地建祠前堂後寢庖湑階祀繚以周垣置木主其中有司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春秋享焉不三月工成瞻者起敬過者興嗟丁守因請記其事余曰若知公之功業所自乎夫政本于學者也昔陽明先生貳罔于滁公嘗從之游得聞良知之學今觀公所著復性格物諸篇大都與陽明先生宗旨互相發明而愛人利物一念尤出天性故一秉節鉞睹地方利害卽若痼癩切身如已溺已饑自不能已公之政真一于學公之學真一于心非徒事口耳者哉昔陽明日與諸士講學恂恂一書生而嶺南平諸寨豫章擒巨寇計安宗社策勳旂常若反手然公在吾省雖功稍殊而心則一利濟蒼赤亦復相

當余嘗建議請以陽明從祀先師廟庭今專祠公于鄉抑又宜矣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在滁人士也夫

鰲溪浚河記

余於浚河一事竊嘆氣運之開塞必待時待人時與人合而事無難舉者樂邑屆在山間重岡疊嶂治前僅一小溪溪中突兀巉巖兩旁樹木蓊鬱水道盤旋如羊坂九折自規渡歷侯查陂迄龍鳴埧一帶水從石出湍悍衝激若建瓴百丈之勢商旅不能通一葦賈子販夫咸負擔載筐從嶺道迤逦而行艱苦萬狀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二

四十一

不可勝言者先是鄉大夫謝介菴先生蒿日桑梓持疏乞浚有司難之寢格不行今上之萬曆癸未邑侯王省菴君壹意興利思與民更始會擴菴董君按滇事竣過家侯舉以問君曰此千百年永賴之利主張之權在大夫贊襄之人實賴邑之豪傑於是侯乃博謀之諸父老僉謂余兄養默理學中人言必信爲必果非此人不能臻厥成也侯喜甚造兄之廬問計余兄曰天下之險莫踰龍門天塹有禹治之九川可通九澤可灑今樂固塞邑視龍門天塹不足當其卷石柰何當事者卒無成筭也愚惟治水之道不宜激

亦不宜障激則水勢奔障則水勢壅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必當相其原隰審其形勢因而利導之河不足理矣侯曰善因悉以其事委之兄掄舉邑中才德可共事者十數人乃卜日設祭鳩工匠具畚鍤壅閼巉巖擊之蓊鬱鋤之隘者闢灣迴者直旁流曲派者會爲一源又按志及鄉民皆言寶塘之界竝芙蓉阪水東流入崇鑿而引之可令入樂如此則鰲溪之水滋益多操舟者可連檣而至余兄與諸耆躋屨視之道果便度可五月而畢役諸言不便者蠶起事竟止然以此人皆知崇水可引而注之樂也是役也

唐養真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二

工費勸募無所擾告匱則多方措辦當事者又間出私橐以佐公急工作受余兄指揮無一懈者七閱月而千百年之利成矣余聞而嘆曰吾樂自洪荒以降江山不改險阻如昨以韓中丞之急生靈謝大夫之計桑梓皆欲浚而卒不副余兄倏然下士名位權力靡足企前修萬一顧能以半襁之勤勞建百世之偉績向使微侯之專任獨斷而不殺於群言卽余兄安所卒業哉昔史起引漳水灌鄴辭曰臣固能爲之然民必大怨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已而果然民賴其利歌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

園生之稻梁由此觀之難成者事易失者幾匪任之專則易挫匪爲之果則易沮匪前知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則難終今役不再興人不再易功成而一邑安之則事半而績且倍古人矣語曰洵洵之中不可不味也王君學本永昌余兄學宗盱劍其前行修矣觀變審矣慎斯以往其必能以洵洵立功無疑也故喜而爲記以示永永

容膝軒記

余先督學南畿倦游告歸先生年已七十矣余啻先生養正功爲傳其生平匪敢曰文知師者莫弟子若

詹養貞先生集

卷之二

四十二

也越四年余起督北畿學復以先慈艱歸先生躑躅如前吊余于廬堊室中數日謂余曰吾早年欲冠帶承履天下如韓君列籍沃野崛起中堂今已矣風不加翔何能重發茲且老構一地屋其上僅足容膝視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猶逕庭也鳩工於某月告成於某月因題容膝軒子爲我記之余曰噫是故先生之廣居也夫人之居取以容身則一楹爲小萬間爲大取以容心則有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者何者心至廣也凡物有限惟心無限彼將以玄樞爲蓋艮止爲基春秋冬夏爲闔闢星斗雲霞草木鳥獸爲藻繪

元會運世爲初始爲落成檢之一楹不爲小拓之萬間不爲大故曰心此惟大丈夫能居之乃輓近之居異是矣梁崇盤困軸尚軫圖松取徂徠栢求新甫如齊雲落星如井幹譙麗問其室真所稱萬間廣厦者而方寸之地不勝跼蹐嗟謂出門有礙天地非寬是已則何取焉先生素從事聖賢之學嘗與近溪羅先生見羅李先生商訂于盱江鰲水之間所得有灑然者此衷高明廣大未易窺測願先生繚垣於淵蛸關疆於尺蠖涵巨靈於天闕啟迥迹於沿爐丹臺則仁坦途則義居正則禮凝虛則智宅衷則信以容膝雖

詹養貞先生集

卷之二

四十三

小乎乃容心則包天下而含古今矣故曰儒有車門圭窬蓬戶甕牖語容膝也又曰居天下之廣居語容心也先生故儒者其尚進於是哉先生輒然大笑曰余不佞不足當儒顧何敢自外名教請誦居心之說日從事焉願母以老耄棄余也因書之以識容膝之義

稠溪八景樓記

樂南多山攢簇如畫而鹿角峰尤峻聳壓群山之半夷衍平曠爲稠溪王氏世居之多濶達聞人今道亨氏號應華者尤藻于文詞常祭酒諸生與余同筆研

又嘗爲鰲溪社往來鄉邑顧瞻鹿峰華蓋之間隆隆隱隱鏃秀孕奇可玩可樂時蓋私竊嚮往之而卒莫愆其願也今年余北試歸應華來館城之南麓一日左顧譚心併及稠溪之勝疇昔踈狂不覺踉蹌動焉應華因手一圖示曰此稠溪八景樓志昔人所謂不出門庭而江山千萬一覽而靈勝萃焉者也按志王之先人曰季煜文煜嘗據稠溪之陽豎樓其間銓部蕭冰槩過而愛之爲題曰八景樓一曰一柱擎天以樓之後一峰巉巖與鹿峰並峙如掎角然一曰五龍紀瑞以柱之下分爲五支蜿蜒若龍行去而復抱自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二 四十四

樓以北則仙人樓觀玲瓏玉立曰北望太華於南則群峰或偃或仰如奔如馳曰南征天馬於東則賜谷扶桑枝封斷石曰扶寨朝陽於西則古榴數株蟾光掩映曰榴峰新月溪有橋橋之下波光蕩漾磷砢石出如砥柱然是爲金鱗春躍循溪許行可數十武古桂插天清馥襲人是爲玉桂秋香此八景者槩山川之奇撐烟雲之幻睹天喬飛躍之變化歌於斯天籟清响與人聲相助飲於斯禽音鳥語共賓客呼鳴優游而林石靜笑傲而海天寬此王氏之所有亦王氏之所樂者也雖然王氏之樂吾能言之吾不得而共

之若吾性之樂則無色無象無增減無將迎嘗試與君端居默坐收視返聽迥然兀然而山川草木若飛若走雖然吾前其觸景也奚加不觸景也奚損卽登日觀眺滄海紅紫互飛千態萬狀能加毫末哉昔人有言曰諸可還皆非真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由此觀之萬有終受變壞惟此中真境不以物喜不以情悲是乃所謂藏天下於天下而物莫之能傷者也豈獨余與王氏卽天下其誰不可共乎應華學道已久余將與之乘莽決之鳥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倘戀戀稠溪之勝猶然未過乎崑崙未遊乎太虛也應華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二 四十五

生能與我共此至樂乎

慎所記

余聳至人之道夫履者以厲戒曳輪者以吉終慎之時義大矣哉黃君汝汝西外翰公孫也其技可以自見而躊躇持重若涉畏途者嘗顏其齋曰慎而凡事一稟命焉夫孔子大聖彼之所慎有條件可指而無所不慎者反易涉于有所恐懼而慎之過又反流爲畏懦之患而不得其正彼季文者獨不爲當時名大夫而貽譏至今君獨何以處此余知君之取慎意矣彼絕智離類浮游乎大方且不可涯涘測不可意想求

而塵垢粃糠直鑄堯舜夫豈窈幻非當而河漢無極者哉彼無疵故不俟洗濯無實故不待約束下而求吾人可用力則有存君子之幾希操清明之夜氣于此而少流疎怠則庶民而禽獸直彈指間耳語有之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心之不可放畏其失而難求危而難著耳彼有桎梏規矩芻狗條教警然一無所得而自侈爲天放謂已爲慎之真者是將上不得安心法而下入于惛惛蠢動而不可支矣又何所之有哉黃君好修素善行誼余嘉其不以才自好也因廣而記之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十六

古塘陳氏重建祠堂記

樂安古塘陳氏之有祠舊矣宋秘書丞德彰公者自白陂徙樂安之古塘遂建祠祀義陽王叔達而下志本也自是嗣公之後者咸繼公之志而祠世修焉修於宋寶慶乙酉者潤甫君偕穆州刺史澄甫君也修於元大德間者信豐務副使良輔同兄良弼也入國朝凡三修焉洪熙乙巳本材洪基文燧尚卓四君又修之正德辛巳介石公溥率族之尚義者撤其故而鼎新之事詳安成伍公符記中萬曆丙子祠將圯秘書十一世孫崇禮十二世孫一泰相與謀新其貌

宇迺告于族之長者詢謀僉同經始于冬初越明年夏始成拓其故基規制闊遠視昔有加焉若夫定制者中孚廷霖望卿董其成者致和廷穆育智他如廷禮煥某某又嘗區畫共襄其事者也向未有記邇余以便道歸省諸君子問記于余余曰陳氏文章族也鄙言曷重哉辭弗獲乃敢僭一言與諸君子商之夫諸君子之協乃心修祠也無亦仁孝之衷所吐發乎蓋曰祖宗吾身所自出吾身之得以生聚教養于今日者皆徼祖宗之庇而忍使之寢廟頽然神靈無托仁耶孝耶此祠之所由作也夫市井之夫聞有稱說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十七

其祖先者輒津津喜著于倉苟指其祖先而訾之無不顏赤者彼其心何心哉至於祖宗有善繼體在我我不能廓而行之爲祖德光若孫子何故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何者其顯揚祖先一念者知良也其不能率乃祖攸行者有所以汨其良也余偕諸君子講良知之學久矣諸君子將以仁孝祖考止於一祠之修已乎余謂入廟而展孝思修秩節致誠信俾祖考來格此廟中之祭所當謹者也叙昭穆別世次少長以齒疏戚以分無相踰越此廟中之倫所當飭者也推一本之心以篤愛敬富不侮貧貴不凌賤智不

罔愚勇不惘弱和氣釀一堂之上此同祠之誼所當
修者也又推而篤姻戚聯友朋達則建豎功名窮則
淑修爲一方表率俾國人稱之曰陳氏有子孫若此
夫然後能心祖宗之心是爲仁孝之極而建祠匪直
爲觀美矣陳氏故多聞人前如孟公太丘炳炳史冊
乃若著古塘者麻陽公善樞密公彥卿運同公溥皆
卓然爲世望今且道學大明其父兄多循循雅飭能
談說仁義其子弟亦多英茂佩良知之教非止博一
名拾一第者尚相與共勉之令祠制與人文並盛貽
祖功宗德千百年之光是在諸君子耳至于源流之
詹養真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十八

余言

童子橋記

寶水之罕邨游君九重建橋于童子港樂安養貞詹
子記焉按崇之二十一都去罕邨三十里諸山萃律
巴華二水會流其前湍濤漲急民甚病之里故多居
積者然重棄財莫肯仗義游君過之喟然曰夫積儲
以備世用不必爲己吾藉有遺產不以便民而顧厚
自封殖豈夫哉乃捐貲鳩工伐石于堅甃礲于深結
洞者三以洩洪流治砥削方通便行道無何垂成而

復圯徐倍力重修其先後工費不煩有司不借閭黨
不科細民一出於游君君視若已事終始一心底于
成績乃已自是行者負者乘輿者坦然若履周行罔
不頌游君之德吁盛矣余惟子輿氏有言徒扛輿梁
民不病涉此固王者之政僑閭于政體致以小惠蒙
譏然則橋梁之設固有司事也迺今王道廢闕司空
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選選而是且民貧賦急上供
罔之能措卽令龔黃引墨卓魯持籌惡能使在在兼
濟哉猶賴比閭州黨之間有長厚君子念吾與天下
均氣同體林林總總誰非吾徒迺吾乘堅策良坐致
詹養真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十九

千里彼行者負者揭而寒者厲而溺者曾視之若秦
越然心則何安此心一動隱然惻然岌岌然勃勃然
當斯時民病吾病吾財民財豈惟數百金卽千萬鎰
不惜其費豈惟一而再卽再而三再而四五不憚其
勞固知此橋之構一磚一石一甃一柱皆君之仁心
義質銖積寸累而成者也嘗聞君之先祖元伯者遇
遺金於道名其人還之封識如故毫無德色及過其
鄉見練樹橋屹然亘若長虹何君族之多賢豪哉乃
知人富而仁義附君蓋有所受之也茲役也旣以通
往來而便馳驅又以佐民勞而拓祖烈君豈非擴落

丈夫而林總之桀出者哉今夫士平居跼蹐不爲常世用其所負挾誠大意不欲小見之不則樹之澤以不朽吾名君殫已之力爲邑中創有之事匪獨仁心義質而無涯之蹟防于萬古君之德不衰矣余故記之而摭其略如此

慈節記

道在天下無古今無聖凡愚夫愚婦可與知能夫男理陽教女修婦順一耳故時當治平才易辦而節弗彰惡觀所謂難者惟遘陽九之會千鈞爲輕蟬翼爲重此乾坤何等時乃能剖心碎首嗜死如飴非負剛

唐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十

腸完正氣者疇能堪之惟女子亦然故飾容止者匪良斷鼻髻髮者稱烈善繡稅者非賢而投淵赴火者惟貞如風雅所咏春秋所書皆炳炳烺烺儻所謂女中丈夫哉而孰謂婦人女子不多見也一日宗侄崇爵過余譚孫女閨真事閨真者宗人女也及笄適崇仁苦竹陳漢賢生一子煦賢惑于媚妾遇閨多不道幽寘之必欲其死閨惡傷夫志乃謾爲好語歸寧母家未及周星而漢賢卒閨時年念有六矣計聞哭泣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六七日或曰何自苦爾爾彼幽棄時寧有詹氏耶閨恚曰是何言婦有順無違不聞

仇氏子乎得罪于夫非其故竟以死殉吾何爲獨不然吾敢傷大義辱吾詹氏宗譜哉自是手不膏沐身不統綺足不踰閭閻間關母族十有餘年煦稍能典謁乃迎之歸時賢墓草宿矣閨痛夫死弗克襄大事爲恨歲時設祭一如古禮每早夜訓煦曰吾聞婦人從一而終吾所以忍死須臾爲爾陳氏一脉爾有見焉吾死魂魄不恨已而煦果能成立陳氏宗老皆喜而賀曰今日始見詹氏之果能婦且能母也養貞子曰閨賢哉天下之慈者節者夥矣然或處變故之時當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際悻悻然剖心自明勿頸見

唐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十

志烈則烈矣如傷夫之義何且呱泣之子何依也閨當不得於夫之日艱貞晦明隱忍避詢比於谷風背棄更慘烈焉然卒無怨聲無厲色迨其沒也孤操自矢百死不回卒能委曲成就揭如綫家業付之孀箠弱子使陳氏世世血食此豈婦人女子所易能也蓋夫雖我絕婦節不可不持子雖我遠母道不可不盡此真所謂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難之難者也閨誠節且慈哉余故表而出之以示訓亦以見道之不遺於愚夫愚婦若斯也是爲記

貞慈記

余嘗讀女史至柏舟諸篇未嘗不掩卷歔歔而嘆其所處之難夫婦之於夫以人合耳非有性天之親而不可解者也當其平居無事彼唱此隨天日可誓不幸于飛折翼琴瑟無聲所謂終身仰望者何在於此舉念一差則東西南北惟其投足耳而柏舟諸人俱能任綱常之重直以身殉節以節殉夫千百世之下讀其書者猶凜凜有生氣焉噫後有作者弗可及已余邑郭孺人者其亦聞風而興起者乎孺人余甥郭子紹儀之母余宗兄良規子也生而婉嫕抱志操卓有烈丈夫風及笄適成均子星山之弟呈理不二年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十一

尺帛相從地下耳伯君知其志不可奪乃許之孺人且悲且喜曰而可以報地下矣自是謝絕一切世慮早莫勤劬惟以六尺繫念自紅年至白首無兩心也嗟嗟守貞不貳忍死存孤此豈目中所多覩者耶古有死節者有立孤者至曰死易立孤難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獨難于立孤豈非以捐脰殉志勇夫可辦而植孤垂統宗祊攸關重輕自有分邪孺人不難一死而故重其死蓋有見於無後爲大而猶子比兒寧甘鞠育之苦以續呈理之嗣卒使旣斬之脉血食綿延真可謂一髮引千鈞與當年晉嬰存趙事蓋千古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十二

一轍焉趙之孤爲武爲晉名臣而孺人之子紹儀擅聲膠庠行將駿揚鴻監其它日克家亢宗亦略相當豈天亦憫立孤之難故默祐之以昌其祚歟雖然嬰則鬚眉丈夫耳猶令人誦義無窮孺人一裙釵素非繡書閱史以養閭修顧能嗜義如飴身肩大節殆加嬰一等矣噫後之人母徒以妾婦視孺人其知孺人者哉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二

詹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三

豫章樂安養貞詹事講著

江左門人蘭嵎朱之蕃校

德象

男 德英 編次

德威 德政

耒陽令三峰詹公傳

公諱寧字定邦余從堂伯也尊人東旦公早卒母黃孺人年甫念六慟幾絕越四月乃生公孺人撫公謂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可無死甫成童令銳志讀書公承母訓矢志樹立曰母忍死以存孤孤不能揚名以顯母不可爲子乃博究典墳雖歷寒暑篝燈熒熒罔倦弱冠補邑弟子員聲蜚校序每試輒以茂才異等論文若倒囊赴壑滾滾不竭一時名士咸傾心交重已而督學使者潘公大奇公進公廩公益自奮勵嘉靖甲申黃孺人卒公執喪禮唯謹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服闋越二年以賓貢入南雍大司成方公甚器之宗伯呂公湛公督學直指章公皆持幣延公爲子弟師迨監事竣銓部才公授耒陽令時有同邸貢生劉暴卒公爲治殮扶櫬

歸所費皆不責償至耒陽卻餽遺平訟獄節催科作興黌校惠養蒸赤無忝父母耒之士民有式歌來暮之嘆先是耒諸市貨額有稅往令取以供迎送百姓稱厲公喟然曰股下以市上人顏色吾弟爲也縱上不諒我我可以不諒民乎毅然罷去卒無以應坐是忤上會公瘋痺疾作艱于起居乃浩然嘆曰蒞官行志時事至此何棲棲羈縻五斗耶遂解印綬歸耆大夫三留之不可百姓遮留又不可歸林下二十餘年履影絕于公庭門風遠于闔市居常韋布蔬糲一如寒素暇則灌花撫桐左右圖書賦詩灑酒掀髯飄飄跡其高致真無愧五柳先生矣且賦性夷坦飲人以和有善必獎有不善必諭故人樂其直憚其嚴至比之陳仲弓噫難哉乃論者謂公文可以拾科第而貢一鄉才可以著巖廊而宰百里心可以信于天下而僅僅尸祝耒陽羽儀棗梓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余謂不然昔人有言吾所活百餘人可以含笑入地公以愛耒陽故翻然拂袖其隲在百姓澤在子孫而又能以逍遙閒散修導引之法歷年八袞餘始謝人間世公之目瞑矣時俗之論以命厚爲徹以德厚爲塞皆失夫固然之理者也惡知公哉惡知公哉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

見泉曾公傳

余仲角入小學家大人適上春官母氏拊余首言曰
孺子頗岐嶷卽蒙師宜良乃慎擇有道士師之得吾
見泉先生先生是時方銳志雲霄之業於肩睫間見
余可教遂俯就塾爲余離經辨志者二年余深得先
生教而知先生大有造于余也迄茲四十年來先生
久謝鉛槧而其哲顏絲髮飄飄若仙時過余擬芳園
論學一日謂余曰子知我幸爲我作傳以藉子不朽
余唯唯先生曾姓其先出吉水魚梁魚幾世祖某因
避難易魚爲曾徙望仙之水西居焉幾世祖某復徙
今角溪湖下遂世爲角溪曾蓋邑著姓也幾傳而至
從勉公爲先生大父從勉公生玉通公則先生尊人
也玉通公舉丈夫子五次爲先生先生有異質甫
髫而已嶄然示頭角矣玉通公奇之曰吾先生好種
德而未有顯者意者其在茲乎孺子勉矣輒就傳授
毛詩詩之言婉而切微而臧罕譬而喻先生性穎敏
能得之意象之外所爲文天趣逸發自成一家言同
學少年見先生韜晦每易之止讀其文輒辟易不敢
與談曰今而後乃知曾仲子也歲乙巳督學蔡可泉
試吾撫閱先生卷驚爲異才補博士弟子員先生固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

善屬文而語高旨深不蹈時吻以故恒不利于公車
卽瑾瑜在握弗售也或曰以子之才稍徇竿好一第
可拾芥取耳先生曰嗟吾不欲與世浮沉以博名高
也羸拙有筭吾從吾所好而已何必令仄注之冠塵
滿其上乎遂束所治業而謝之旁讀軒岐家言得其
術間以治人多所濟活已乃坐臥一小樓揭顧諟明
命於楣間時時觀省以儆乃心董蓉山先生者講學
人也登其樓訝曰是固日以天懿考衷者作顧諟說
貽之近溪羅夫子講良知學至流溪遂納贊焉羅夫
子與語知其養遂非徒褻盤悅以悅人者雅敬重之
以老友稱而不置弟子列鄉中諸薦紳如古南董君
心吾曾君輩皆以道交謹而諸公亦相推轂其行先
生家匪饒而講學不輟嘗自嘆曰河清可待人壽幾
何寧敢不自愛益兢兢以性命爲宗人或以非義誘
之輒咄咄曰吾卽當不嘗之衝亦能勉持大義柰何
甘以區區損吾至寶耶每抵掌談民間疾苦輒慷慨
願以身當之至如祖廟宗譜率宗人修建囊餘一錢
則捐而佐公費先世有以弟繼男者先生喟然曰弟
爲男則祖亦可稱稱乎吾不忍吾禮義之俗變而爲
衛風也偕宗之有道者核正焉先生生平以禮律身

以和飲人而一段瀟灑之趣超然物外戚友往還者不以貧廢禮卽杯酒肉曲盡其歡門固多長者車而三尺童子往往肅容起敬鄉曲不平之鳴詣而質成者尤未可屈指計也凡此皆其身端惠流足爲不訓而余小子自髫髻迄蒞官不敢苟然者疇非簪倪於先生之教澤哉先生名尊性字良夫一字顯相見泉其別號云

陳松嶺傳

處士姓陳氏諱梗字廷幹壯隅古塘人也嘗有概於世之務華絕根者引松自况因號曰松嶺世亦稱松

唐養泉先生集

卷之三

五

峯翁云其先大父介石公起家賢科與余先大父文軒公同榜歷官運同所至有聲介石公生涵軒公涵軒公生處士處士生而穎敏喜誦書史受左氏春秋能文章聲光灼灼藝林值數奇從有司校輒不利心頗厭薄之居無何督學邵公奉璽書來邵公介石公所樹士也人莫不爲處士喜卽邵公亦徵授指有司欲爲之地處士笑曰余自束髮抑首蓬戶稱說先王自謂一第可拾彼同學少年材能不及中人往往取青紫若脫我非後人者固蹇奇若是是固命也柰何市先人恩以成名縱邵公憐而收我寧獨不愧於心

乎遂投筆去諸公聞之服處士高誼處士內行惇至事介石公涵軒公甚孝謹得其懼心涵軒公捐館舍時處士年三十矣乃遵家約修先業而息之與二三綱紀之使同苦樂家用益饒然性好施予振人之急甚於已私有餘輒散貧交諸昆弟其他孤寡亡論疎戚以指計衣食視處士若外府也處士終不爲若德諸所常施者唯恐見之族弟某貧罔以賈處士指廩而授之爲裝五舟已而遇風一舟壞弟某願歸其四舟處士曰弟幸無恙一舟粟易得耳卽四舟勿責也又弟某貸緡錢無何盡亡其金歸處士仍益之令再賈已復敗又與之如是者三絕口不問母錢二弟泣相謂曰我二人命不當賈何應屢絀兄產兄縱不言我等不汗顏兄哉處士爲憮然勞之曰噫柰何言如是昔人謂治生猶治兵善將者因敗爲功善賈者因絀爲盈二弟第努力母以一困輒挫彼扁舟五湖三徙成名者獨非夫哉於是益復之金粟爲載而遺之歲以律占租姊婿某欲避課寄租處士戶數逋租處士數捐貲爲代輸已而又逋軍興米若干石吏捕之急且至處士家處士會乏計無以脫於是自顧其橐中裝有先公所遺鹿鳴器在處士喜曰此一物足以

唐養泉先生集

卷之三

六

婦婿矣或謂是傳之先公不可廢處士志曰人急
如是何徒抱空器忍於遺親藉令先公如在肯自愛
乎毅然挈以與之處士嘗曰何知積者好行其德者
爲享利吾予人若棄假人若忘若忍一錢不能與卽
與沾沾焉侈德色或爲諄語鄙哉吾不爲也處士蓋
慕郭劇之爲人而依於正哉嘉靖甲辰歲邑大疫民
多死相枕籍處士爲收瘞之卽幸不轉溝壑者爲粥
飲之全活頗衆居常布衣脫粟之飯所至繕梁除道
赴義如流里人稱爲長者處士性坦率煦濡與群處
無所爭邑尚驚悍嘗有逞一朝之忿而甘三禡之辱
詹養晃集卷之十一
者乃處士弗憚也名義至重身家匪輕何物以縲紲
博名高乎處士以詔輪粟受指揮使時邑大夫郭公
少尹方公簿劉公雅重處士時時駐旌旄于其門而
處士第延見絕口不談時事客有從容言某事可從
令君解也處士拊膺嘆曰咄嗟梗乃閭巷一布衣邑
大夫親枉車騎顧我遇我厚奈何從邑中操長吏權
乎言者愧服邑大夫以此益嚴重之晚謝一切冠蓋
鍵門程督子課以六十卒卒之日適寇方退戚友咸
避兵險僻未歸而爲處士歸吊者趾相錯道路聞之
有泣下者

贊曰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史稱郭劇
輩厚施薄望振人之急不矜其功及若孝友事未著
也處士事祖父甚孝謹至傾貲以佐二弟之急可謂
仁心爲質有古君子之風視彼豪舉且臣虜之矣嗟
夫世之鄉曲里老與世浮沉老死岩穴者何限乃處
士獨以質行稱語曰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此蓋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余於厥震爲內弟素諗處士行誼爲
傳其軼事如此

月塘曾公傳

月塘公余內父也名鏡惟明其字六都羅陽里人世
詹養晃集卷之十一
聚冠履有聲閭閻其先諱本昌者爲公五世祖積物
善施託于義林傳而立綱而英顯業益起素封間英
顯于殷相公之大父也殷相舉新山望傾里門生四
子公其伯氏也公內稟跌宕負意氣欲激昂先乘性
喜賓客爲娛長者車轍時溢戶外卽新識亦傾蓋如
故輒止肅飲飲必盡謹而楊孺人者有閭範兼能修
旨髓以佐公以故公得熙然杯酒間人或以此貳公
謂公生計何拙也公曰吾性樂與宗戚朋儕游倘靳
此索郎而庭無留客詎非內損天真外薄胞與乎人
固知公非徒以市道交者也公以督子蚤握家柄大

小出入半經其手而樂於市義鄉人貸母錢則不以苦雜良僅收奇美卽負者無慮數緡亦不責券家世平衡五尺莫欺視計然策雖疎而強至輻輳若水月相赴里有豪暴持訟善聲嘗挾職客事意將修怨於公之昆季而思公聲援陰屬辭於公公曰咄嗟詩言閭閻不忘外禦彼豈非嚮用天親無容民所耶余兄弟長枕大被無斯須恙顧忍瘡痍肉骨哉卽不獲已身當之耳於是豪暴計詘復舞文以逞公譚笑應之竟各就理自是義聲旁著諸凡不直者不願質成典司爭願附公質成歲辛壬寇侵邑境搔動踰年撫都

唐荅先集 卷之三 九

承食諸以不贍告皆遺之以安公家廟舊無義田慨置若干以備蒸嘗或曰富者靳施爲利所虜貧者好施爲名所奴公或奴於名乎公曰非奴蔑於名也行吾志也彼羸而常見其歎吾歎而常見其羸故惠不必博惟不吝施施不病寡惟均所予矧天生之財義當與天生之衆哀而用之况祖宗尚忍秦越之乎苟有以享其利者秋毫爲有德終不令被此名志固在此不在彼也公生四子一女而不佞則公之大夫也余束髮時有與公議委禽禮公家少年譁然起曰某父文學官薄大父雖成進士好修簞簋名宦積寥然

唐荅先集 卷之三 十

且昆季成族它日債家而食公豈能愛迂一女公聞而笑曰婚媾大故詎懸衡於塵狀乎輓近司利者議婚各袒世資余則不憑其家壹嚆先矢遴賢嚮配故亡論其世業縉紳吾睹郎君形如鳳時當早翼而飛猥云家食迺今稍詘譯者議雖不敢謂鳳采苞揚然燕譚卷舌則長者藻鏡之明豈尋常丈夫目哉公年踰耄矣德重一鄉有司數請爲賓筵光而公弗就今上念年冬會不佞以內艱歸見公童顏鶴步劃然喜曰周禮上庠聲折齒德以公皓首皤衷而蒙譽命柰何託於不勝之辭明年春王正月因促起大賓中以

副麗典隨構其生平傳以特聞詹子曰人無論隱顯要之樹立當公嬉遊山林間安所表見及好義踈財保障一方其所就亦卓矣可謂一無表見者乎賓之于庠報德固不爽也無用之爲有用吾於公有感焉嗚呼公豈石隱者哉

黃竹泉傳

吾樂風氣磅礴其勝地爲員溪員溪山峻而水縈人生其間者多質行好義最著者則黃君竹泉也竹泉爲環溪公幼子環溪公憐愛之竹泉故善事環溪公公喜賓客屢嘗溢戶外竹泉爲佐其供具靡缺蒿目

詹養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家政井井綸綸其料理當否悉如尊人意更多心計識時務諸所擘畫臺中機宜方田平賦之績尤偉竹泉家故饒而喜四方游嘗挾貲賈淮楊間不孜孜操利權以刀布授人能置奇美或曰若是安取厚資壯茲行乎曰否否大凡計刀錐者眇豎子爲之也而賈以賈游耳而收淮楊之春以歸且以市義孰與滿載累而身也余豈欲作守財虜者耶竹泉所游處義聲籍籍已倦歸惟杖屨籬東攝衣隴上蕭然物外不問家人生產而產益饒處五昆季間和氣一堂長枕大被之風可挹也親媛有陳姓者子幼而窘甚竹泉曰

咄嗟吾寧忍吾婦翁坐此困乎生吾養也死吾歸也爲解衣推食以當大事卽嚴慈弗若焉尤懇懇焉賙人之貧赴人之急死者賻逋者聽不能舉火者起市義二十餘年未嘗有倦時人比之郭劇余則謂郭劇豪舉耳竹泉砥行閭閻揭義湖海恂恂有古人風視郭劇不啻過之倘所稱德禮長者非耶已而余仲兄養默氏嘗爲余言昔者濬河事當事者至員溪竹泉獨且俎郊迎備與決策河籍以成而學官前文塔歸然則渠所捐貲財居多陳汝約每言之乃余族孫用光又津津稱竹泉多丈夫氣歷年四十餘未子也宜詹養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二

受側室顧慨然曰命耳兄弟繁無子乎得人以永宗祊已矣乃以猶子民俊爲子而民俊亦以父事之竹泉以懿行弗嗣年逾艾卽捐館舍論者蓋兩惜焉詹子曰是未知天意也夫古今諸福輳躬者惟姒帝爲然下此不少槩見蓋天道猶之橐籥窪則盈之傾則張之其付券於人類然也彼有不朽芳名卽稱歷年之壽竹泉一中齊耳未能游大人以成名乃居賈以義著家修以質行聞近溪羅先生者重許可人聞其賢爲書其堂曰萃和而余邑諸公往往載牘而誦之此可倖致者哉蘭生幽谷得人愈芳士負時名附驥

益顯諸君之言重竹泉之人亦重諸君之言傳竹泉之人亦傳此奚論嗣之有無壽之修短也太上立德余固未見其人乃令名無窮竹泉亦庶幾矣公名文璉字某竹泉其別號云

孝子詹朝恩小傳

語有之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親喪固所自盡也夫曰自盡宜人人能之然自南陔一廢寥寥不聞則何以故軻氏謂人少慕父母長則移於少艾與仕豈欲慮充起則天真漓斷情所固然其喪也衰外而錦中日酒肉日奕玩日內宿逸游持桐竹罔悴卽位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愉快若恒曾不知生我者安在嘻可恠已夫喪事之勉宜尼爾難彼蓋以日親聖教列名賢者猶悍然欲短喪尚安責夫市井里巷之夫素未睹先王明訓者哉吾祖宗以禮教詒穀後人前如崇朴道存諸公能維植之既而復卿伯仲又身爲之倡以故守禮持喪者代不乏人如朝恩者最著者也朝恩警敏豁達在中齊已穎穎不群捐貲成橋邑人義之隨見旌於令君申給冠帶而尤敦孝行事父母蒸蒸色養形謀率當乃心待弟友甚家雍如也是年其父出游郭外暴卒于莊報者猶言病甚朝恩驚怖踉蹌挾醫往眎且

走且籲曰天乎幸得少俟須臾或可藥乎行不數里計至朝恩倉皇不知所云一慟仆地衆揉得蘇哭而曰天耶胡速耶吾不一送吾父終萬死有餘辜矣於是哀毀辟踊求一見父于地下衆數強之謂若長子也且有母在不得已起粥數口絕不酒肉內宿不問遺不與人坐在堊室中殷殷田田鷄鳴盥漱奉饘醢巾櫛靈輻間暮而拂衾席立側若事生者然久乃枕由臥昔昔吟嚶呻呼不能禁見者哀之有謂禮不勝喪比不慈不孝若瘠甚倘滅性何朝恩弗懌也惟時見其母稍自遣恐重母情母亦微覺子狀不禁使親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四

知慰諭之故朝恩不得殉其父以母故乃衷情毀悴須臾未適也最後余以歲見事竣便道歸省而孝子祥矣廬去余居咫尺亦不余顧余往唁之朝恩惟備哭泣道其父疾如方凶時嗚嗚如怨如慕終不以余六年別作一慰勞語月餘余以徵次北上復過辭則意朝恩必勉出一改顏祖道爲別乃竟不忍離所居跬步因前而悲曰吾父見大父上公車矣以不肯孽故尋不能迎大父來而今不能祖大父往慟乎天哉則又哭終止于堊室而形色爪髮已枯槁冷冷若無生氣者此其所爲不甚難哉顧未聞道而不以欲慮

斷天真庶幾親喪自盡者歟余既別孝子如京遷中臺值冗冗不相聞問余長兄忠甫者雅好操尚每口口孝子之難欲余表而出之故爲之傳朝恩父省祭樂隱不仕名旺字碩夫 明甫氏曰孔子稱孝爲天經地義然漢以來不立此傳故司馬氏譚者少其貶詘行誼豈漢近古各砥礪不及備載而叔世澆漓始標著哉朝恩里巷人耳乃至性篤發若聞眇論而與學士大夫角所樹迹其所樹又學士大夫邂逅席矣故傳之以華吾宗且以風夫世之爲人子者

讓所傳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五

公名得字義甫直軒公督子也天性孝友寬大好義家雖裕于貲然未嘗得之機械而濡首于課最程息之間公嘗出息錢於鄉貧者不責其子甚則不責其母卽奸者飾爲貧而亦不逆其詐故貸於公而償者十三負者十七既析產三弟拱立聽公公曰我智足自活三弟幼孺不產胡需耶竟不取一銖直軒公憐之爲不煩其甘臚之共公曰子職也仍力耕以奉脩隨至于讌會及歲時伏臘之祭與夫親交餽遺必集父母諸弟享之不以克私厨好治園林其竹木蔬菜果實取之無盡必散諸昆及鄰里之乏者叔安卿茂

嗣遺息頗厚公一無所沾幼弟衝早世遺二孤公伯而父之姪而子之至其能成立猶慙慙戀戀覆露之不衰也其自奉儉甚食無梁肉永不采綺與人不能脂韋而誠信真至乎于婦穉鄉人士皆知其爲忠厚長者而同舌賢之里有訟者輒曰何不效詹義甫之讓乎因以讓所號之嗚呼讓美德也好名之夫千乘可輕然不免失色於簞豆公惟仁讓發于天性視兄弟如已視財之在兄弟如血脉之流注四肢靡有壅闕故捐父叔所分予栩栩然若棄敝屣蓋其心卽薛包之心而視之取荒頃取老殍事殆過之矣昔宋宣讓國於弟其子饗之左氏美之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義父之謂乎公之子若孫其道百祿而聲九園皆酌于公而有餘飫矣

古和傳

詹養真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六

古和君吾族盛德士也宅東惇直若葛天民人稱曰古比接人油油穆穆和氣決人顏面又以和歸之故稱古和云幼讀父書志行犖犖不俛人下然性愿樸若愚篤緩若迂身處闌闌間不習一切世態其尊人靜可公嘗曰此子渾沌未漓使無以鑿其竅雖拙于人必巧于天介景祐者其在茲乎靜可公晚得癩疾

時君年踰艾兒孫森然在列靡敢自逸昕夕侍湯藥問寒燠左右扶持不解衣帶者數月弟苦羸病君時切惻憫欲以身分之時或見侮於鄉豪子姓不勝憤君力止之甚則閉門韜影觀者爲不平君獨坦如也屬歲大稔索逋者咸欲取盈君曰民方爲溝中瘠我不能脂潤蘇之乃更復腴其膏耶于是取券立焚之鄉閭誦義若鉤長子崇受善治生君教之不盡其技次子益穎敏能文章屢爲學使刮目嘗前茅諸生人謂君食報在此已而徂落時論惜焉會邑大夫舉長老耆德君固謝不應然聲望巋然里中當事欲藉爲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七

鄉飲之重更聘爲大賓君以非其志竟不爲起今行年七十卅顏健武殆類有道者云詹子曰孔氏稱三代之盛直道而行孟子表展氏之德可以風百氏之鄙薄君卽不甚學非所謂天性近之者耶吳文正公有言氣之溫和有壽貌之重厚者壽性之方直者壽君不既有之歟吾於孔孟之言可以徵古和之德於文正之言可以徵古和之壽碩哉古和其德彌邵而年彌高者耶

謝太孺人傳

謝太孺人者贈侍御董公配今中丞擴菴公母也孺

人諱饒樂安雲蓋鄉人系出晉太保健昌公父質夫以弘治丁巳冬孟十又九日生孺人於南岬里孺人生而凝重寡言笑淑慧不凡長授以女訓孝經論語輒成誦通大義父奇之謂且貴必配名家子時中丞大父豫菴公聞孺人賢請以爲世御配業得約會謝與董兩宗人有爭洲之卻浸淫起大獄相齟齬如寇讎先是謝董俱以右族累世通婚姻至是告絕凡議昏者悉罷之族之罷者以十數孺人亦在罷中父弗是也謝衆大譁曰仇日侵軼辱宗祊而私一息以潰宗盟丘隴之謂何父懼將他議時孺人年十六泣曰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八

一女豈二字哉不憚愆期以待董命有死無二謝衆勒之急孺人遂不食伺郤求死伯母張謹守之閱六日張少懈遂潛出投水中張驚起號衆出之良久始甦明日謝衆復至張罵曰停昏非法奈何以嫌怨亂常爲簡書羞且女心如石不可轉也卽死不爲謝氏戮母徒自剪以快仇讎衆相顧嘆賦而去自是不復言罷昏事然猶時時造飛語以動之謂董氏牧羊子騃戇目不知丁且甌累生塵何如它鉅族日刺肥厭穀孺人一切爲不聞茹荼攻苦守愈堅侍御公聞之亦私誓寧無婦不失謝氏約然亦畏諸少年之睚

眦未敢遽言委禽久之怨稍解兩姓長憐孺人志貞
屬如約孺人乃始歸於董蓋至是凡七歷年所矣歸
之日諸少猶聚眾將募諸途孺人懷三尺帛辭父母
曰今日如有不得志其尸我於梅林之阨梅林者諸
少伏戎所也已而從他途得免合卺之明日取帛授
侍御曰頃者幾與此斃車下妾不受九死以從一不
自意得酬初志吾事畢矣第諸謝所爲輕君者徒以
無鄉曲之譽君胡不勉旃力學致身青雲以愧此恣
睢乎侍御公感悟迺下帷讀書時居旁有鍛工其聲
錚錚以鷄鳴起孺人因以勗公曰此非惡聲也且吾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三

十九

儒之效不啻工千萬顧不能與之競寸陰豈夫哉公
自是寒暑無間卽樵蘇挾策不少怠久之英資駿發
爲文侈口輒成章已偕孺人歸寧與外舅語不可難
諸謝辟易俛首愧謝而慶孺人得所天然公亦以少
淹蹇不復爲舉子業日與孺人談名理修行誼漸以
垂裕後人者孺人生中丞三年而見背嘗謂中丞骨
相奇卒之日以不得見顯榮爲恨隆慶辛未中丞成
進士擢御史贈公如子官配太孺人孺人卒貴如父
言詹子曰嗚呼死生大矣自孟軻氏言取義而人知
所歸重然俯仰數千載間何寥寥也士君子垂髫經

術寤寐首陽乃一當世變輒逡巡首鼠肝豫朶頤嚮
所檻擊盟心旋如敝帚何捐生若此之難乎況可責
之閨房之秀也孺人矢志靡他甘死如飴當其誘煽
百端略不爲動卽古所稱烈丈夫何以加焉且也勉
相夫子以成厥學而開中丞之業中丞以文章德業
名一世其立朝之節率挺然不可奪則以聞孺人之
風而興起也嗟乎以一代不貳之臣而成於七年守
一之女賢人關於世道豈淺鮮哉余少與中丞善已
復聯姻側聞孺人事未嘗不歎歔泣數行下私心高
之而慮不登於國史會同宦燕中中丞過余而言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三

二十

子知我更嘗以我大孺人節且賢蓋傳諸余唯唯故
爲之發其幽光如此若其孝事舅姑恩逮族黨種種
諸善狀未易更僕語在家乘中不具載獨詳守義事
以愧天下之爲臣妾懷二心者孺人以嘉靖己亥十
月八日卒塋四十五都九曲嶺云

梅孺人傳

梅孺人者贛榆令琢所公配也生而徧習女紅操作
兼通詩書大義父雲洲公憐愛之曰若女必歸佳婿
能大吾門者以故十九年不字字而配琢所公以琢
所公學行稱里中祭酒云孺人適梅未廟見而遭繼

姑李孺人之喪遇謝膏飾理衰經哭之極哀三日新婦能薦古禮若是於是孺人賢孝嘖嘖諸梅間而內外宗戚爭賀琢所公有婦矣李氏姑死有子在襁褓孺人嫂而母之叔而子之與先室子一芳同鞠忘其失恃也舅鳳源公性端毅孺人事之惟謹苟無私積母家歲時贈遺一以奉鳳源公鳳源公有次室頗驕倨不馴孺人事之相得甚琢所公以諸生讀書山齋絕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拮据以備醢糲卽家務至繁亦不以累琢所公琢所公竟以嘉靖丙午登賢書則孺人勤勞匍匐爲多已旣琢所公補淮之贛榆令榆唐養貞先生集卷之三 三十一

賴爾相助爲理幸得膺生祿不先朝露政當擊缶歌嗚嗚爲快耳孺人謝曰衣簞食糲性實便之非矯也孺人舉一女歸王君帶水帶水君以甲戌成進士今爲比部尚書郎王孺人賢孝擬于孺人未幾歿太湖官邸孺人哭之失明王繼娶某氏孺人愛之如已女而某之事孺人者猶之其母也琢所公于某年 月日溘焉長逝而孺人之死距公凡二十日計聞帶水君爲毀瘠床不能支也嗚呼以孺人之慈惠而所以卯翼其壻者可知其梗槩矣

贊曰余居柱下讀古史班班彤管者何可勝道然賢于女者未睹其賢于婦也賢于婦者未睹其賢于母也迺于孺人而一睹其大全內德稱無非無儀尚矣歷觀孺人之事琢所公者何其儀之多也琢所公綰綬未幾卽掛冠去此與五柳先生何異孺人白首偕老兩不相愧余故爲論著今懸慕殺青傳循吏列女者有所考據云

近溪羅夫子墓誌

先師近溪羅公以天年終于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計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大學生懷義持狀來徵講爲誌講於師寔有罔

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君第六子近通始歷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壯里閭季文舉永和魁然以孝友著于家庭永和之二世孫爲庭繡則筆犖負奇節大亢厥宗者也庭繡舉丈夫子三其季爲前峰公卽師之尊人封比部政如師初年官公嫺於文詞馳聲苑中藉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嚶嚶然矯矢東越孺人甯夢赤日入懷生師師襁褓時卽悟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甫長雅不好弄群兒以侮狎至油然受之鄉人大奇

詹養先集卷之三
三十三

其不群弱冠受博士籍悟尼聖之學有不專于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薦鄉書明年捷南官人皆以爲華師歆如也叔子樂溪恠而問之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卽有一乘事業此壯夫終身有蓋棺憂也隨輟廷試歸姑山決筴尼聖面水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于仕者人謂甯孺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服官政何輕視若此孺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一第故爾當是時介紹于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于中都轍迹所臨屢溢戶外聞者靡然顧化師卽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

廷試受太湖令太湖岩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他政務一本于興教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三年天官最其績擢比部政時大司寇則海鹽鄭公曉也公素慕師比在屬驩甚以爲得師晚事無大小悉以諮之所明罰伸抑者甚夥迨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朴聲日惟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育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外艱歸歸而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師在制四方未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引哀詔

詹養先集卷之三
三十四

促起復守東昌間行泰山塗遇盜將犯之旣聞爲師也拜而泣曰吾意爲某乃羅父耶稽首而去尋遷滇南憲副時莽酋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涕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大布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從尤衆無何轉藩叅贊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廣慧諸刹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談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修撰沈君編修曾君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奚望具疏乞骸骨浩然歸矣師之歸薦紳談者憾柄國併唾言

者欲甘心之師掀髯而笑曰記云君子隱而顯且一世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弟子聯轡走安成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間益張皇此學今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肅衣冠謝皇天后土召諸弟子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章丁寧王史命各舉解相酬以別諸弟子泣留留一日復整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餘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其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本諸道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三

二十五

大原出于天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以爲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宰也未嘗不運至虛而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宰至實而至虛故放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真詮師研究有年透悟獨到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歌笑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灑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嘗以學請正曰學貴靜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講以寂爲疑曰性中萬

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實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聞于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令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爲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則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三

二十六

華容令紫岷曾公墓誌銘

先生諱禮字子和紫岷其別號也曾自魯公受姓歷望諸宗漢時有都鄉侯者耻北面莽曹避地豫章復析崇之鹹溪旣而彬子財者由鹹溪徙吉水永豐之松江財之六世孫諱自牧者始肇基於今之羅山遂爲羅山曾云曾之後世多通顯如大宋斗龍公成進士業與厥孫一元公以道學起家吳草廬危言集中已著其梗槩一元公八傳而舉省齋公名籍武宣大

夫大夫舉處士竹坡公蓋先生尊人也先生內稟孤介趣操峻特不苟與人諧年十七事蓉山董公攻博士弟子業甫冠薦甲午鄉書先生雖早發賢科而自視歆如每激揚語曰人生厚遇不過盛筵刺肥魏豎繡績耳乃不朽於天壤方軌聖喆固在是耶乙未稿落還聞大司成南野公發東越言輟然喜曰是吾指南也因委質請業焉會三吾劉公亦南野公知交寓金陵遂與之昕莫淬礪商確本業不遺餘力久之恍然有得因言曰知從不慮者良致知從不慮者得彼有以慮之知識欲致無慮之本體猶云隔蟬搔癢也

詹養真集

卷之主

二十七

故一貫真筌寔良知正鑰今而後余知所向往矣先生平居不問家人生產與人壹務張皇良知以祚一貫門戶室如懸磬而意則常洋洋自適也間有語先生曰尊大人性疎豪以好義而資益窘丈夫卽不爲厚利安得令八口饑寒矧有親在孝養之謂何先生伏而酌之曰子言愛我爲吾家謀善也第吾家嚴君能貧抑不聞菽水盡歡之謂孝乎踰數年益坐困日減父產齋用靡饒而竟不投片字謁有司及相識者惟以色取二人懽心庚子七月太孺人謝閨闔癸卯九月竹坡公亦謝賓客先生執喪一如古禮癯然苦

塊中服闋猶感時月痛甚恨未能一日奉親祿養也庚戌又弗第乃受令華容容古岩邑也訟頗繁公賦多逋先生德意諄諄揭良知以開曉愚氓息訟綏征鋤彪字特植圮育材所爲華民造福者類非俗吏所能爲例邑有大事必受命部使者乃可行不則廢格先生弗是也每有勑建一從民情不爲詭隨當路麻陽之變軍民雜蹂先生持所學應之無遺筴邑滂甚民尤病溺則一意拊循之更令庶民在官者詣闕陳情獲蠲田租之半諸凡便民事宜擘畫殆盡邑多訟贖緩固饒前蒞者多掄群充橐先生矜然如秋水

詹養真集

卷之主

二十八

毫不以簞簋頌名覲行諸驛宰錄百金爲公費越莫夜矣先生叱曰吾用此以嚮官耶何溝壑我也宰慚而退比再任益自奮勵爲元元膏雨東南倭大起上發永順靖土保兵幾一軍取道華容壹切軍餼倚辦甚急先生除傳舍給餼糧備夫力促若飄風民不知有兵他邑視爲例亦免兵害于是群起而德先生因太息曰今日始知曾華容人初見先生剛直疑其暴旣而政溫溫見先生嚴峻疑其刻旣而性閒閒見先生高率疑其傲旣而接下怡然無他腸也始信其爲真人謂良知作用度越如此顧以持正之過動觸

人忌而又不能與世脂韋故忌者得乘其間兼抱霜露之恙遂浩然東歸謂子與弟曰吾道如是已矣肯戀此五斗貶道以徇人耶惟時與諸同志聞宣尼之業務登其堂食其馘其任道之重直至死而後已噫先生出則以良知爲孤璽處則以良知爲獨符其善學南野而有得者歟詹子曰輒近以道佐游資亦甚無足多者坐出百議爲高譚竟無操行赴之尼父所稱文猶人而行未得蓋有激乎言之也先生性資固稍激昂而其行方其心真其志趣超然風塵外寔視彼論崇而行劣者直奴隸之矣先生舊有臂瘡治之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三

二十九

旋愈一日復發痛絕少頃復甦謂家人曰吾豈死乎若乘雲馭氣神遊三島我其安耶又頃之體不能支謂家人曰吾將歸矣乃端坐一榻整冠而去無一家笑語人訝其生而剛方死而端正亦學問徵也時隆慶壬申六月二日也余奉命宣城便道歸省長嗣貞志君持狀托余爲銘余悲先生之亡又素辱貞志君之教卽不文奚能嘿嘿故爲之銘曰叔世波流剛者何人先生正氣毅然常伸武城關鍵家鑰乘承達肱淑世窮藉裊身可瘞者魄不泯者神松林屹屹金曼之窰高山仰止若雲霄鳳羽疇與頡頏

封君南園李公墓誌銘

李自宋忠定公受姓而叔子宗之益藉昌阜官廩于台州崇道觀省父郢州遭兵捆植因家撫之金溪下溪里焉傳世五六公散家橐于尚莊拓宗僅僅十餘而公之一宗獨亢先君子也按自味道公肇基以來有丈夫子七人公之尊人次之公之尊人有丈夫子三公又次之大較從忠定公以迄于公則世傳十有五矣舉宗無慮數千指或握洪員或銘封素赫赫然蓋東南巖族哉公諱魁春字景元南園其號也生九歲輒不群時會飲于鄰鄰出桃佐席公懷之出揖東

詹養真先生集

卷之三

三十

道主桃墮地客皆掩口笑公曰欲以娛母耳客疊疊奇之旣冠直尊人病公衣不解帶罄囊走千里覓醫已而醫技窮則號泣籲天願得身代匪朝伊夕也旬日果愈嗣是念二人春秋高孝養倍至事繼母如生我者客有被不法誣其父未解欲推埋之公聞愀然代客治狀檄所司事得解客懷金謝公避席曰吾以解勞恤難爲貨殖耶殆見笑于魯連朱家矣一時縉紳學士益高其義金俗多尚計然笑卽自好者復趨焦赫名如朝樹梧櫟夕尋斧柯者比比而是公獨閉戶繙書嚶然修古人業暇則持經術督課程且澡身

濯行爲里閭標于是閭中人稱公達士公在 肅廟
間值流寇掠西南甚急剝膚我郡死者幾半公處
之豫如且迪諸郎以禮命卽饑斃將逮未嘗見叩求
晨也卒不能以一矢相加矣乃又愍茲暴骨者罄貲
買棺瘞之歲饑殍者枕藉公家弗饒也每樂施更爲
粥與國之餓者一時蒙袂輯屨之士得公不卽溝壑
所完活者甚衆宗人舊有祠業且修未竟公憂之名
族衆日昭等語之曰無祖何以有今日忍令先人不
得一楹室妥靈邪捐貲殫力不啻已居迄今廟貌一
新祀事肇舉秋毫公力也公有丈夫子日文者異才
詹養昇先生集卷之三 三十一

部郎將趨駕肅公而文子伯瀾補邑弟子員公留課
不南踰四月而痰疾大作竟不起哀哉語有之樹穀
一歲可以廩樹木十歲可以棟樹德百歲可以興李
自忠定公樹德百年而發于公公猶然以德樹之而
發于繕部君繕部君樹德未艾則百世之德也駸駸
乎藉之何歿也余與繕部君同籍兄弟故不辭髡顙
以候悼史氏銘曰公之鼻世浸德惟良公之徽胄起
業彌芳抱瑜歸宅草樹含光存順歿寧奕譽無疆

瑞竹黃君墓誌銘

處士字惟昇號瑞竹官庄里人也黃爲樂鉅族處士
詹養昇先生集卷之三 三十二
則黃巨擘云處士大父民憲公善操計然策家用饒
然能折節下士好施予人稱爲德禮長者尊人宗周
公孳孳務躬行然諾不苟有古直士風常語子若孫
曰萬物有開必先厥後昌阜詎無自乎因獨行善視
財利蔑如也以此終被令名宗周公生處士處士之
在孕也母陳孺人夢鳳遺書于庭覺而生男喜曰茲
其異兒乎遂命名鳳翰處士孩時有異稟不群諸兒
甫三尺輒穎然脫童狀吐咄一軌于長者稍長修飾
益茂俊儀偉觀翩翩千仞氣象也里中見者訝曰此
非鳳雛者流歟固當羽儀清朝奚至與雞鶩爭食邪

乃處士益自負視帖括之技若脫而略不以圭裳動
念嘗大言曰男兒自有安身立命者在何必售雕虫
俛首趙孟之門乃流芳耶聞安成講東越學負笈從
之晰岐問真獨得與旨歸即與郡邑賢豪往還論業
不少倦歲庚子督學使者舜澤蘇君閱處士卷知於
學有得以異等禮禮之已雖數見遇合無當乃聲光
灼灼一時矣迨事二尊人色養怡愉子道備至二尊
人病則宵旦侍臥未嘗解衣病愈孝養愈隆三洲聯
洲其叔父也處士事三洲如父聯洲幼侍之敬愛尤
篤受室董董有婦德而舉男不育處士曰吁吾寧忍
廢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十三
吾先世宗澤至吾而斬乎勉置側室二今長男復亨
次男臨亨二側室出也復亨雅意林泉卓犖自好而
顯親一念惓惓不替臨亨志功名樹旂鼓于武事有
駑力中原之思二子者均善繼述有光處士者也處
士號瑞竹夫竹繁植也奚瑞乃畧水傳名岑華擅美
竹固有異者而化龍于葛陂集鳳于蓬山茲非異感
乎竹則瑞矣總之蓄氣滋深流毓森鬱故發盛而感
神與古植槐秀荆者等處士修標雅操表表群流而
厚培薄發乃今孫枝榮秀翩翩如龍姿鳳彩駢集庭
下非人瑞歟瑞竹之應其不爽夫因為之銘銘曰惟

竹有筠惟鳳有靈惟人侶之瑞應雲仍高岡隱神淇
澳藏真立仟斯壤億世長馨

黃生墓誌銘

生名廣弘道其字少穎能文章郡邑論鄉秀輒哀然
優列青紫謂且芥拾而一青衿竟不偶戊辰從余問
業萬松山房余甚器之然竟以攻苦病瘵不起每撫
枕而慨良圖之不遂恨壯志之長畢而猶萬一幸生
將問道空同探奇龍門作一博雅士今天壤間知有
黃生者余聞而悲之嗟嗟士負七尺不獲一用于明
時而復不得長筭永日以律身于藝林學海耀其自
廢養貞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十四
得之奇譬之騏驎欲騁而中蹶鷹隼高墉而塌翅崑
山之玉毀于炎燎玉樹之華凋于早霜凡我有情能
不踊脰拊膺而潸然出涕耶生年僅三十有四娶余
伯耒陽之女孫子瑞早夭立侄玘為繼女聘陳氏余
枚淚而銘其幽曰吁嗟弘道善不必壽仁不必後豈
造物者之情要之克善克仁亦將永終其令名壽耶
嗣耶於我何重輕嗚呼骨肉斃于土命也若神氣則
或游八極或返玄冥尚棲於此乎是為黃生之塋
處士黃味琴暨子珪璞墓誌銘
公黃姓諱發慶字世祥學書不就去而之醫精于技

所活殆數千計一日晚出遇虎恍視爲馬以爲若馬也者而過之聞者皆以爲盛德報也有五子大節最著惜賁志以歿珪字慎夫醫亦精所投輒效好鼓琴善詩有聲璞字子重凝雅有器度甚爲鄉里所重君三世業醫而其後駸駸多賢觀所錄來則味琴君之貽穀可知矣

銘曰骨可使肉兮虎可爲馬三世爲德兮樂不可假孰謂祖龍兮可無處無且

游鰲泉墓誌銘

公字祥昭世家邑之南克亢先躅處闡闡不涉囂塵

詹養泉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五

內繕溫和外勅端厚娛二人翕昆季穆井伍迪諸胤動以禮義相先年甫強仕而逡巡退讓有長者風里中稱爲好行其德云竟以嘉靖之甲子卒子惟樂娶于何何無昆季以婿爲家督後賀羅公山于惟樂樂歎謂何氏曰是寧獨可爲吾親卽而親有所託矣癸酉爲鰲泉相窆竟用羅公穴又一年而何公卒葬鰲泉之左又十九年何母卒復合葬何公之右又三年而奉木主入何祠祭祀不乏嗟嗟世之爲人婿者率懷市心倚舅氏爲外庫而遑恤其他樂獨能生事死瘞不遺餘力是何氏不幸無子而幸有婿樂不獨能

子而且能婿其以一身而子游兩祚者哉夫慎終追遠人情所難樂獨易之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惟樂有焉是足知鰲泉矣故爲之銘曰子不獨父其父孔德之固一諾而終身以之豈謂陽之有助吁嗟乎無忌牢之得斯人而無負余是以銘游君之墓

處士詹次公墓誌銘

此余伯父之墓也先大夫太僕公有丈夫子六人長孝子迪次者伯父璉人以伯父長者也稱次公云次公貌魁梧論事慷慨不耽曼性嚴潔無所狎侮其所服御不統不素不豔不質大都以勁朴御俗翹然有

詹養泉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六

古人風初太僕公之以佐郡高第內召也不當言而薦言忤旨下獄而次公不憚萬里趨闕下當是時權移中貴人大墨用事則坐言者以墨入之矣而上言者用墨者坐矣若張曷者勢尤劇炙手可燠也門下曹張聶輩又張之預禡夫來者魄卽來者魄奪則必以賂行而次公曰卽廷白當必有所用寧畏一閹官耶伺中貴人出匍匐道左辟人者叱之不得辟也曷見引而問之而次公無論其詞旨清辯卽其磊落有足多者曷爲之感動曰非汝言幾失而翁彼王令者大刺而翁一夜持三萬金抵當事者求以饒而

翁明日文出太僕公竟得白移大名推則次公力也先是次公入京時或以利害懾次公遇翁業已坐柰何復自苦求立于覆巢之下乎公怫然拒之豈女子我耶若緹縈者猶且烈烈胡以我不若一女子即不得以七尺殉之矣次公義不顧身故卒能以其親顯云次公故豪舉每以恭儉爲質不藉靡靡與少年子爭長游閒當其入淮揚走宛維上泝德津親交同途者強汗以狎邪女次公拒甚嚴終不爲動次公天性沉毅不可撓以勢族豪有以力據烏江墳者用疫死者蒿拚窰中計不敢啟啓則疫隨之次公恚曰若是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七

則吾父母百歲後將安之耶卽疫染當不能辟時次公病目雙眸若核弗顧毅然白當道復之嘉靖庚戌邑大饑官欲發賑無粟次公曰天災流行代有之彼夫鳬此之弗厭而我媿功之謂何于是出粟五百石以待饑者曰予以佐縣官之不逮是役也次公名益重郡中若處畏壘奮盜起其勢蹶張邑中枕戈相戒也官以次公往戢之至則渠魁俱越境走餘脅從者咸詣次公泣拜自艾願與維新次公一一白縣官釋之無何風夷塵滅刀劍胥化爲耨耜郡邑大夫以此益材次公邑人德公益傾服凡鄉黨閭里之會率以

次公爲祭酒次公居常恭而有禮顓頊于誼與語古昔及當代事若從舟三峽轉九九仞之上自昕達晝津津舌本間也年益老好讀小學書曰此紫陽摘古人精粹以教我者胡可忽乎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其奮迅激昂白首一日家未嘗置博局不欲以無益者蕩兒孫心兒孫輩有作無益者立讓之其衷沈沈窺之無際吾家子弟守父兄讓德率以恭遜爲道不敢少忤于人卽豪者以非禮加亦俛首卻步次公稍以義自振侮者輒以道服之自此神氣稍奮焉公生于弘治某年卒于萬曆某年數其春秋得九十有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八

三焉公子若孫謂余親伯侄也以誌銘見屬遂爲之誌如此銘曰謂爾居德爾躬不越用德其澤謂爾罔圖考心則愉乃後有孚謂爾群戾允翁其志孝思不匱謂爾昌言躋爾顓頊卒洗于愆謂爾豪舉斲雕懲靡省躬約履謂爾率循飲德食義不讓當仁誰爲爾始揆厥所元周之孫子誰爲爾後子孫振振胡不單厚誰式而居左江右湖君子厥廬誰卜而宅樂哉斯丘萬世無斁

半池詹公墓誌銘

公諱鑾字和甫號半池余從兄也余祖自啓泰公而

下積有厚德贈君一真公者好施與廣救濟益培厥行乃發於吾大父文峰公文峰公蜚聲甲第有德於松松人尸祝之而位不滿德豈天將有意於厥後歟文峰公舉丈夫子六次爲剛齋公今半池卽剛齋公長子也公生而精悍有膽氣見義必爲人不能以威勢怵之卽千萬人中其氣昂昂自見少工制舉弗售乃去而業岐黃昔人有言達則爲良相窮則爲良醫醫蓋仁術乎公業其術直探玄秘操以活人無問寒燠亦不問貧富獲濟者多仁聲浸浸邑中有黃某者恃重貲斃我佃役計他莫敢誰何獨懼公免所善者

詹養真集

卷之三

三十九

請成曰得無恙百金非恤也公慨然曰世有殺人不抵償者乎三尺何在縱愛貲若冤魄何竟白于官寘之法又楊某者以他詞乘敝而起其奸黠賁黃過之公方錫鑿帶復與白公庭竟服之而歸於是邑人靡不憚公義刁頑者略戢翼不敢逞公居常接人以禮與之語恂恂惟謹不欲以材智上人而務求以自樹者鄉文莊倡學鰲溪公首爲納贄文莊於眉睫間許公有負道氣公亦憐然悟卓然自立于所訓誠疊疊焉從事勿怠久之豁然益自勉修有幾虛過此半生之嘆故論者謂公植性激烈臨事慷慨如官臺者當

有批鱗排闕之忠處軍旅嘗有枕戈蹈刃之勇居患難則撼山赴海亦其能者使早聞道其所表見當益就純粹有識哉知公之深也公事親盡孝母胡孺人早世哭之甚哀事繼母如所出者待二弟怡怡友愛尤刻意課子三子翔鸞者二克家者一公病革子婦問遺言公歔歔曰吾恨不及送吾二親也因執幼兒手曰吾恨不及見爾成立宜及時勉學毋墜余志他無言公卜葬有日三子祈銘于余故爲誌而銘之銘曰公之骨瘞在朗源公之英實薄雲間公之身入于九泉公之名實流人寰朗源之谷鳥聲啾啾鳥何知者鳴公之幽朗源之濱水聲溶溶水無心者瀉公之秉人死歸土公其已矣立石于斯一時千祺

詹養真集

卷之三

四十

節婦曾孺人墓誌銘

嗟乎是爲節婦曾孺人墓節婦蔡女父世顯雙溪人生而貞淑幼以善事父母聞笄字羅陽曾惟秉曾故望姓余婦氏族也惟秉余婦氏叔也節婦余婦氏叔母也秉負倜儻知大義節婦相之若鼓瑟琴秉家故貧得節婦善持而饒節婦出富室而性好勤約不欲以腆茗珍食相尚博名高惟昕夕工泉紡料米鹽爲家計事翁姑若事父母待妯娌有禮眠諸子姓殷殷

如也越三歲舉丈夫子爲山山甫一歲而惟秉以疾
物節婦年甫念有四辟踊內裂誓不獨生姑強起語
之曰而以身殉秉而事畢矣如呱呱何而縱不念吾
二白首獨不爲秉血食計耶節婦始蘇唯唯治歛具
掩筐纈殯力爲之附身附棺者無悔永矢冰心苦慘
壁畫絕不問閭外事霜機月杼以勞筋骨更時時具
甘毳修異宿以恪養舅姑撫山愛而能勞山有過輒
治不少貸隨又善諭之俾有成立其自奉則永不綺
食不鮮席不重褥居常不越閭歲時亡忌薦享輒悲
愴不禁見翁姑卽收涕霽顏蓋不欲傷尊者心也自
詹養貞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十一

銘之銘曰鰲水溶溶作爾金墉月石屹屹作爾玉甃
丘隴松楸孤芳萬祀

鄒母詹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端貞鹽湖詹公仁深女也大父勉信饒于貲
以德禮重里閭叔祖化司訓鄖陽賢聲藉甚孺人自
襁褓時耳姆教素矣及字歸鄒公直軒于時舅姑俱
歿也孺人輒當室持葦蕘鑰蒿目家政較輕重操奇
贏不遺餘力肄業隆隆起性尤端謹閭外事絕口不
談卽庭中失得亦若弗聞也者而過之孺人不逮事
舅姑歲時祭祀常歎如也待厥媳楊氏愛而能勞居
常責以治事曰家業猶水也無源則竭橫流則涸浚
其源節其流其在勤儉乎文伯之母有訓爾其識之
楊氏唯唯受命已而見楊氏多子女則又憐之曰爾
鞠育顧復苦矣若諸務姑且息肩我持之母太瘁藉
弟令爾僕僕多積數斛麥母寧蓄精保神俾蘭玉盈
塔乎直軒公愛賓客屢常滿局外孺人佐其供具甚
悉鄉鄰有餒者寒者無告者詣直軒公輒濟之而多
出孺人意故聞者訝曰非獨直軒義也內君仁也孺
人舉丈夫子一舜珮頤頤亢宗有隱德孫男三俱負
穎才充博士弟子員廩食者二曾孫某某厥孫一明

一貫承考命請誌于余余不佞誼不能辭也遂銘之
曰天厚善良必作之配有美孺人克慈克類婦德維
良母儀維則銘此幽局山川生色

兄養澹先生行狀

余從大計事竣歸省至豫章旅中見所識者迎首言
曰而兄養澹作古人矣予聞驚慟廢食既入劔江則
家人持乃子德容計來及所囑行狀言余讀之嗚咽
又廢食天乎養澹吾兄弟師友也胡爲乎遽至此耶
憑靈一哭肝腸爲裂已而收涕紀錄其行云先生諱
事謨字純甫養澹其號也大父進士大僕文峰公父

廣養齋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三

徵府教授毅齋公暨叔父淮府教授覺野公重慶府
教授訥齋公兄弟自相師友以道學文章起家先生
之生也有異質氣識不凡年十四受章句既通大義
輒媿媿務躬行居恒自謂丈夫不能游心大玄盡友
天下士抑首蓬戶享其敝箒將爲遼東承耶毅齋公
宦遊侍母曾孺人時時具甘毳溫清如禮時安成文
莊公譚學贅溪文莊故毅齋公師也卽納贅爲弟子
既飽而歸居子舍中循循然一遵所聞尋入試補邑
諸生督學使者行郡大奇之時弱冠也名奕奕然起
矣越三年毅齋公致政歸先生家庭父子間所譚論

一歸於學毅齋公卒喪祭悉循古制母孺人繼坊守

禮若初適危病不少廢先生雖從諸生後而負氣矻
矻每部使者咨諸便宜其應如響先是學宮圯先生
毅然白當事者新之濬墨池闢學地清學田覆丈田
改米色移樂安橋下流障一邑風氣皆先生爲之倡
其於事慷慨類如此余宗姓殷殷擊鍾而食者萬指
卽義舉多中梗每祭粢盛之備悉爲乾沒先生弗憚
也率衆稽覈又委曲爲調停故事多就緒踰年而廩
盈祭品亦儼然芳苾可享祖祠前有屋榮逼近弗利
子孫先生督衆以祭銀構去登之廓如乙亥祠後火

廣養齋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四

先生走抱主而露禱子弟爭赴火得不延宗譜修自
甲子去今七十餘年枝且繁其墳塋居徙幾不可考
據先生力主修之更爲多方訪求源委本真者貧賤
必收否者卽高明弗錄姊丈陳遭不造產破無幾先
生爲悉心料理猶存什一覺野公臨卒指幼子曰以
此累汝先生受命惟謹爲持其家秉蒿目而計之俾
勿墜里人有構不能平以聞于先生輒立解藉令欲
必逞先生卒曲諭之遠近質成趾相錯也以故郡大
夫蔡公邑大夫吳公素持涇渭而數數爲先生倒屣
而先生亦雅持矜恪毫不以私干先生故多病謝學

官去遂一心理學往師羅文恭公于松原文恭雅意推轂曰奈何從海內一當詹生耶復師近溪羅先生見羅李先生比朝夕覺野先生講論不輟有疑則質有得則識識則不敢忘一時先達如董蓉山李茹真陳龍津輩皆往來辨論相結甚懽先生與余爲從兄弟而切磋若師友嘗與余論學曰此學太執持似拘迫稍放下又不免廢弛之患奈何余曰吾心良知原自有主特易於放逸存吾良知而時時照察時時覺悟則既不至廢弛亦何拘迫之慮曰存天理遏人欲孰先乎余曰人心原只是天理人欲從情念而生此

詹養澹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五

心時時在學問使天理常存則情念自正卽有欲亦消滅矣非禮在外乎在心乎余曰如未見物時便思此物何謂在外先生領之一日謂余曰而不耐紛華欲求一靜地居之以了此學若何余曰境由心生心非緣境離動求靜非也顧日見可欲夜氣難澄紛華中豈習靜所耶先生驛然曰此夙志也乃卜十里外西源居焉爲堂額以知止自爲叙識之見羅先生受而卒業有斐然成章之許先生學若有歸宿矣先生平生無它腸而遇事敢於擔當且不能中藏人過人亦不得以態色御之故幾爲豪市所中然自信益堅

氣百折不回士論以此益附先生今年春念母氏未窆擇地西源有日矣卜者謂宜少需時先生愀然曰咄嗟奈何利身而妨親吾齒髮短矣脫有不測謂大事何乃遂卜兆曾未踰年而先生卒傷哉昔毅齋公易簣時執先生手曰母離正人母廢正學母輟二子之教先生涕泣唯唯二十年來若新受命教二子愛而能勞伯子近沉潛教之寡嗜好仲子近高明教之養謙冲肆二子俱能揚羽士林大就可埃先生初名作字德甫故文恭集有與德甫書數章初號少峰今改養澹其晚年得味道之趣故云

詹養澹

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六

祭大理丞慎所傳公文

於燦我公一代偉人爰鍾靈于匡嶽如玉如金乃發祥于盛世爲鳳爲麟方乘時而射策輒觀國以用賓始綰章于溧邑追卓魯之慈仁士民歌其休澤畿輔播其經綸挺雲霄之直節揚蘭桂之清芬芳猷雖著于花縣令譽卽達于楓宸旣進膺乎柱史遂抗疏于廷臣素抱奇而骨鯁恒批逆以攄忱彼相君之不法敢獨立而譴論帝心震怒而無懼孤忠斥辱而猶伸白簡霜稜雖古人其無愧埋輪攬轡實異代而相循上則有補於廊廟下則有利于生民旣自雲司而

追復益勵風紀于敷陳非彼鷹鷂之搏擊允維鸞鳳之和音尋列秩于廷尉愈操法而惟寅深疾枉撓之不直雅懷欽恤而推恩惟斯 聖朝之御佐奚慚帝世之臣鄰胡彼蒼之弗憖遺速使斯人而數延典刑泯喪著蔡沉淪慨儀刑之既遠衆扼腕而悲辛講也材慚直指誼愧嶙峋校士論文濫叨 簡命于臺端泰山北斗方切仰止于慙慙爰聞斯計痛切于心既爲蒼生悼而尤以致已之私忱遙奠將于薄醪與達悰于明馨靈惓惓而常在尚昭鑒其精禋

祭孝廉畏吾姪文

唐荊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十七

今 上乙酉夏畏吾不祿于家叔事講是時方待罪風塵中遙知計音卽潛然泣數行下恍不能與法吏爲伍卽欲遯哀衷越吳疆伏棺一哭不能也惟有哽咽仰屋悲悼而已于是修不腆之詞持羊酒歸酌我故孝廉畏吾之靈前而言曰吁嗟嗟乎哀哉余與畏吾叔侄友朋數十餘年矣詎忍畏吾一旦有此耶始爲諸生握手同堂操業同室擁被論文共呻吟俾結轍從有道之門聯榻究聖賢之蘊情關休戚心共樂憂僕也不慧每藉程督如此者十有餘年誼固深也吁嗟嗟乎哀哉詎忍畏吾一日有此耶迨同偕計上

春官則驅馳萬里驅笑扁舟抵掌談天下交臂見富途歸而共修譜系共洽宗盟行同歌坐同吟入同飲出同遊僕雖尊在而兄事肩隨如此者亦幾有十年誼益深也吁嗟嗟乎哀哉詎忍畏吾一旦有此耶余丁丑捷南宮令宛陵畏吾以下第過余沈太史卽除館以異客之禮禮之一時傾動賢豪策我之馬首佐我之芳聲甲申冬余奉差歸畏吾每對余喟言曰萬松賢豪變遷天壤河清可待人數幾何是時方擬同升諸公揚激寮伯爛焉之勳與閔天等爭烈未幾則天奪其魂地藏其魄聽不聞其聲瞻不見其形徒有高談在耳危行在目春風在吾心而已吁嗟嗟乎哀哉詎忍畏吾一旦有此耶雖然天地一招萬物一馬王侯厮隸白楊丘墳人生到此天道又奚論也所藉以正氣漫漫兩間攸塞英靈耿耿三極輝騰畏吾固三教之精究六稅之旁通知命之君子安命之達人也豈若彼宵于晝夜之數而不能悟耶一哭以吾私一慰以吾道山青草落地厄天窮祖猷宗薄豪傑難留猿悲鶴恨淚血沾襟誄以一觴聊寫叔侄數十年肉骨之情靈其有知尚其未思

祭孝廉曾合川文

唐荊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十八

嗚呼天鄉之厄百餘年矣而始發跡於君君之歷年
正強仕矣而遽卷篋而逝哀哉痛哉此豈天不仁兮
故玄雲決鬱而景星頓馳抑豈地不仁兮故流膏靳
土而萑蘭殞枝母亦山陵之暴殄兮以故文物之漸
微母亦仙扃之厲墨兮奪爾爲修文之師論君素養
兮衆盤辟而獨委蛇論君懷抱兮衆旁皇而獨怡愉
登名於賢科兮曾無片瓦之遺策名已十載兮猶憑
陋巷以棲一試南雍兮司成擊節而拊髀四試春官
兮主司瞋目而遺珠嗟君才譎兮雄視一時嗟君遭
遇兮竟阻一施嗟君白髮具存兮封章未馳嗟君冊
戶戶部集卷之三 四十九

祭陳艮山姊丈文

吁嗟嗟乎痛哉君其古塘之雋亮儔哉君其鰲水之
英偉人哉奈何不究一笑而浩然長逝也歟哉可腐

心已君起家大夫之胃聲華倍張策名素王之官文
業丕揚正擬蜚聲甲第簪筆 明光胡遽卷歌小曲
易席乎無爲子之鄉嗚呼悲來可傷君之豪氣直干
九霄之表君之襟懷遠登五柳之堂正擬長笑芙蓉
永社洛陽胡遽掩聲闐闐俛首于雲陽子之方嗚呼
悲來可傷君擁侯素之封黃金滿羸君多貴介之交
白簡滿床出則游情童冠入則寓意縹緲胡爲乎遽
辭賓客一旦無常嗚呼悲來可傷君有令子正欲趨
庭而誦法余忝內弟方思把臂以徜徉宜嚴訓之長
在與蘭馨之愈芳胡爲乎遽舍肉骨一疾云亡嗚呼
悲來可傷束芻醢素淚雨若滂數語嗚私五內盡傷
靈其不泯噢我一觴

題名賢公論卷

雪艇楊先生以忠勤奉公擊豪強保蒼赤爲已任以
清苦不私律身余就傳時業已聞之熟矣比舞象時
證諸郡邑史若符節相契既心服先生爲人萬曆乙
酉按蘇蘇蓋先生所守郡聞先生在那時嘗罪豪民
錢燁聞之 朝時石亭曹吉祥用事燁走京誣之石
曹處先生竟坐罷去先生孳孳保惠黎民若雞字雛
然少有病于雛者輒攻之世室權倖毫不假借憾先

生者匪燁一人故耳余聞而戚戚重有感於世道難也顧猶有幸焉都御史韓公雍蘇人也手書頌公德政炳炳烺烺陳公選張公元禎理學名臣也一於先生久廢而疏薦之一於憲廟實錄而登先生廉吏傳而邑長者介巷謝公復邑令鄉賢書謂公宜與樗菴松崗樽齋太虛諸公並祀其諸頌先生賢者不一而足嗟乎公論之在人心何嘗一日亾哉千億年宇宙之所以撐持人道不至於淪沒者恃有此公論在也余何庸戚戚耶余便道省親歸先生孫世美持諸賢疏草手書示余余嘉其能輯而悲其見之晚也乃

元集

卷之三

五十一

南畿遺英錄引

人有言曰珠遺滄海其信也夫余叨視都人士夙夜媿媿以求真才私謂勞績行間網或盡矣詎意鼎曜之光藏暉淵匣索之餘美復得連城何幸如之顧余之心負苦完業不忍遺諸士才爾諸士陳篋考衷可

自遺其才在人者亦不忍以爾才遺矣諸士盍觀物乎神器在筭現然而晚乃賈人子爭致價焉則自珍而人珍之也否也自棄吾且訝曰是誤收石璫于巨溟中耳伊誰咎也諸士勉矣

南畿會粹引

予昔見良賈求販盛衢始得一鬻物子就而干曰此貨吾其納乎既而價之矣猶未懷也返就鬻者之家直撻底橐而欲罄之蓋疑其塗程肩負之苦詎能傾底蘊于萬一噫是賈人也可謂淑于販矣南國文章盛衢也予一試之得高藝數百首命名先資錄矣然且疑良品附合梓之崖寧無失目耶再而試之得遺才百餘首然又疑珍窠不易之具豈寸晷風簷可悉耶迺於窓佔牖俾琢瑰磨瑯槩取而擇焉復得四百首命曰南畿會粹噫文章之粹豈足盡道夫之筌業耶直欲底其藏而罄其物也又在心之粹耳予茲以牝黃盡諸生姑效良賈求販者之責耳至欲求諸牝黃外爲他日可獻諸皇王者又在諸生自識其所

叙古文短篇跋

余刻古文短篇者何惡繁也夫繁何惡文繁則斷真

滴而氣靡矣文關氣運滴之何以故試辟之樂諸調
賡戛愉心快耳矣至洽神導和則清廟之瑟歸焉故
晉接者盤辟相交而寒燠踵布爲周旋則得而貞誼
或疎長民者籍牘縈疊防比互張以鋪揚則悉而惠
心有間事上者陳乞詳覲指敷慷慨以宣納似周而
肝惻不輸則繁之爲也矧文章家片玉可珎獨彩堪
繡胡連篇累牘競云昔楊用修搜括今古而獨重清
裁時人謂寥寥數語可足千古斯短篇所庸刻歟母
亦曰覩象齒而知其大于鼇擷鳳毛而辨其瑞于鵠
乎則何疑于短篇

澄江春碧小言

黃生以隱約傾賢豪者也髫年業舉于踰弱冠不獲
售迺釋去從事學問絜志先民時臨櫟江之渚見波
色春澄一碧萬頃有概于衷因自號澄江附以春碧
志景也余往訪黃生黃生拉予游江渚之上指點春
碧處洋洋有風味趣且笑岳陽多憂赤壁非實予知
黃生將有得也因詰之景在物乎曰在人澄而碧者
在江乎曰在心謂之春碧者有常時乎曰無常時予
驪然曰黃生果將有得可與言道矣吾人心體發乎
情不逐于情吾人真情寄于物不繫于物故內境虛

明則觸處皆景真體稍特則丹丘爲隘彼觀呂梁濯
洙泗咏沂水者乃真趣也逍遙者幻放達者流隨波
者靡卽云適情要非自得黃生可與言道矣黃生曰
然則道在是乎曰未也先儒謂尋孔顏樂處所樂何
事則孔不在曲肱蔬水顏不在簞瓢陋巷樂固有真
也真難與言惟可心悟黃生其滌吾塵澄吾虛優游
以養吾性情而廓大以充吾分量乃能自得乃謂之
見道而真樂在吾心矣彼彼濯江漢者亦循是可進也
黃生聞言又若憬然有悟者拜而志之予因書以似
題淑閫遺思卷

題淑閫遺思卷

存所生之內謝卒生傷之其友見生之傷也各爲詩
章以慰題曰淑閫遺思黃子手一編以示余余愕然
曰吾聞思親思內何以也曰正思之爲親也自謝之
歸也秩秩閑內則執婦道尤恪事舅姑勤順而精顯
其志具佳隨修醴醢以供兩尊人而尤慎於祖先淑
哉今已矣夫安得不思生方銳精問學孺人佐之讀
不遺力且生以貴胄而四方髦士來就益者踵錯于
肩外孺人應供具罔缺以故生能文章聲光烏奕郡
下而翁與姑有愉志淑哉今已矣夫安得不思生故
饒臧獲千計孺人督之外內整整各力其事罔敢懈

肆家益裕而令翁無內顧憂淑哉今已矣又安得不
思余故曰思之爲親也養貞曰淵哉生之思也生而
思內情也爲親思則性也情而性豈獨生一人一時
之思卽傳之千百世亦莫不以生思爲出乎性而不
容已然則生雖早夜以追跂予而望亦何害其發乎
情止乎禮義豈與夫安仁感秋簞唐宗泣昭陵同日
而語哉由是言之雖謂謝爲未嘗死可也雖謂生爲
未嘗思亦可也遂書以爲生解

月塘說壽曾君五十

昔彥輔之與叔寶兩人稱翁婿當時以冰玉譽之噫

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五十五

崑崙之巔良壁產焉爲珪爲璋鬱乎菁葱冰壺之中
秋月湛焉爲鑑爲輪瑩如皎如此皆天下所艷以爲
奇者而樂衛獨擅其美然則世之葆粹韜英揚清吐
潤顧可多得歟余外舅月塘翁夙承家業器抱璠璵
不濡塵鞅堅凝雅操殆兼冰玉而有之視昔之彥輔
何讓而講也仰止泰山炙光崑崙瑞果能如叔寶之匹
休乎哉余觀月塘勝狀天作巨觀泗水濬源沂波流
派倒冰輪容暮色雲影天光徘徊上下錦鱗祥羽飛
躍升沉主人賓斯翫斯嗜斯號斯撫景怡神超然獨
得方其上弦就盈則一鈎皓魄百練連漪疎影涵輝

輝娟可掬迨其全體昭明則圓鏡垂盤晴光燁漾風
來水面碧漢涼侵當此乘軒臨流仰觀俯眺則見乎
玉輦銀河參橫倒浸八窓爲之玲瓏六合爲之掩映
襟懷瀟灑俗慮洗滌詩酒一簾雅歌浩曲邀明月以
作侶酌清泉以勸酬沛餘澤以滋民普容光以照物
而又采精茹華澡心浴德植丹樹于蟾宮斡簪纓于
先代奠步月以登雲旋迴塘而凝靄昔掌軍事月旦
公評今樂林丘溪山真况收煙雲自然之趣覽天地
形勝之宜月白塘清炳炳乎冰壺虛湛恐彥輔當時
良負此美譽也肆今萬八千日于茲夜氣清而慶源
濬天光定而太宇凝繁祉駢綏月升川至直茲玄冬
懸弧朱戶一陽潛將復之機五福麗中天之盛翫月
華而南極呈輝浥塘景而東海獻祝斤斤乎淵淵乎
方來未艾夫乾陽生於坎水月借日以爲光此陰陽
同氣相生者我翁會陰陽之精膺保合之命則由此
而萬有八千禩月塘永永翁之福壽寧有量乎哉余
忝在甥館不能毓質崑崙而徒以砥石之姿登泰山
之堂誦明月賦滄浪不亦與有光乎于是再賡小雅
南山之篇稽首颺言而起

心橋說

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十六

昔先君訥齋公與心橋詹子厥考鰲橋公同廩膠庠
誼最厚出入必俱燕笑必俱雨館月窓多所論難蓋
鰲橋公德厚學優先君雅敬重焉鰲橋公棄賓客時
先君哭于寢門之外甚哀旣而爲銘其墓書先生之
行實甚詳詎今幾念年矣公之子靜軒省軒暨心橋
子又與余兄弟交懽如骨肉往來問遺甚慤遇余又
賓心橋子爲二子師昕夕譚對蓋推先人之愛又重
心橋子之爲人也一日心橋子過余言曰孤不肖不
能少建樹以顯父母乃私心愛慕則寢處食息如有
所見不能忘願以心橋自號子知我且知先大人能
爲一言鳴我之衷乎余聞愴然痛念先君悲咽不能
語旣喟然曰仁夫詹子心橋也人方孩時一日離親
卽悲泣慕戀雖舉素所嗜好投之不能奪其情稍長
漸滴旣壯抑又滴矣軻氏謂人少慕父母有妻子慕
妻子仕則慕君此何以說也夫孩提之愛親真性也
仁也長而愛之弗若其初者有所以鑿其情也非仁
也鰲橋公以明經行修貢于天朝敷教慶都士習不
變其風範之貽於家者誠可想見而詹子心茲念茲
不以存存不以亡亡此豈移孩提之慕以慕其君者
所能幾哉古之人有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者是心親

戶部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十七

於貌也有因父名石終身不履石者是心親於名也
君子以爲近于目瞿心瞿人心所通于世罔間子之
心橋誠合二子之心矣誰謂古今人不相肖哉然而
猶未至也內則曰父母旣歿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之道也鰲橋以道淑身且以道淑人所至
稱長厚君子心橋子誠由公之淑身者以淑其身又
進求孔孟之淑身者由公之淑人者以淑諸人又進
求孔孟之淑人者必果焉俾國人稱願然曰幸哉鰲
橋公有子如此則子固德立名成而鰲橋公益光且
大矣是心以實也匪以文也斯得之矣心橋幼時與
余共業弗售乃懷所蘊以淑後進其宅衷慎厚馭已
柔謙又余目中所罕覩者固有道士也知其可進于
是故書以望之

書喪次錄

余讀喪次卷而嘆蒙菴之難也夫孝人之心人皆有
之而胡蒙菴之難蓋孝固人之心而人則喪之短喪
如田齊如漢文固無足責卽今之居三年喪者又甚
廢悖不可訓如里中言蒙菴獨能持之三年不變踴
泣祭塋恪如也可不謂難乎余嘗謂蒙菴之難有二

戶部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十八

語有之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又曰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不行也蒙菴居喪時年已六十矣六十不毀以非強力也而蒙菴固儼然衰服中且其時流寇掠境蒙菴在逃奔抹死不贍而尤守禮不輟嗟嗟此與城將破而行冠禮者何殊耶故曰難可以振流俗矣或曰哀死者孝子亦自盡其心耳表而章之不近名乎余曰不然盡哀者孝子自然之心也見其能哀而頌之者吾人同然之心也當禮教大替之時而人猶知頌張氏之孝則必有勃然而興者矣是錄又風化攸係也予讀禮者昔居親喪不能盡哀慚然

戶部集卷之三

卷之三

五九

爲天地間一罪人今得是卷讀之於心有戚戚焉是啟予者張君也因援筆而爲之序



詹侍御遺集後跋

詹長公德象既刻先集有成授蕃讀之卒業作而嘆曰昔侍吾

師僅得其訓語諄切作人之意殷言表而今乃識其大者于遺文斷簡間學洞本原故其推崇先賢不得不力慮深當世故其匡抹時艱不得不詳行敦倫

跋

紀故其維持風教不得不嚴即單詞片語罔不啓牖千古直表寸心藹如之中莊厲自寓讀斯編者可想見

師之生平而長松無窮之孝思且託以佑後裔示來誥矣蕃無能酬國士之遇竊矜驥附敢謂知言哉

金陵門生朱之蕃識



詹養貞集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詹事講撰事講字明甫別號養貞江西樂安人
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北直隸提學御史其集初刻
於萬曆戊戌凡文三卷詩四卷後詩集散佚僅存
文集

國朝乾隆庚申其元孫道行重刊之卽此本也事講
從羅念先遊傳姚江良知之學陳獻章王守仁之
從祀實允事講之請集中以此疏爲冠蓋其生平
宗旨所在也

梅谷莊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莊履豐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江都縣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谷集十

八卷》提要

莊梅谷先生文集序

嗚呼此梅谷莊先生之所為文
若詩也先生少負異質弱冠即
善古文辭下筆數千言纒纒多
驚人語丁丑之歲常熟趙定宇
先生以史官分校禮闈得先生
卷深加賞識已讀書中秘太倉
王荊石先生時為館師每先生
奏一篇未嘗不擊節稱善先生
既遊於二先生之門業益進望
日益起人莫不以鼎鉉大業期
之先生有弟中益為戶部郎亦
嫻文員才氣並秀競爽時稱二
莊亡何中益天歿先生護其喪

歸屬太公亦捐館先生素孝友
不勝瘠亡何而先生亦歿矣先
生既歿其門下士黃汝良輩謀
所以永先生者會先生之子喬
申以先生遺稿至乃為請於趙
先生曰吾儕之事莊先生猶莊
先生之事先生也昔莊先生不
忘先生於難吾儕敢忘莊先生
於歿乎惟茲不朽之業先生其
圖之蓋趙先生嘗忤權相杖北
闕下先生實出身周旋之故云
趙先生受而稍銓其詩適趙先
生請急則以授汝良曰吾欲且
歸矣吾子其卒業焉汝良乃更

梅谷集

受而銓其文會同門楊君汝若
按節維揚始成剗劂焉役竣楊
君更授汝良使為序汝良蓋讀
先生集而有感於文家兼至之
難也往古無論自
明興設館閣以延詞臣而為其
體者務按尺幅中程度黽勉及
格即有才不得盡騁潛溪烏傷
關源東里長沙濬流斌斌軌於
大雅矣然而豪傑之士猶時負
氣而不肯下見為鸞和節奏豈
足以盡權奇之能朱絃疏越豈
足以窮要眇之致而何以拘拘
者為雅也使獻吉元美于鱗伯

梅谷集

序

三

玉輩抑其才以就館閣之格則
彼有所不屑矣夫然後知才格
兼至之難也先生年少都詞林
游精著作之苑信其天授可以
直之無前而能歛才以就格至
於雋氣颯舉巧思濤發觸心遇
境神情畢會則又未嘗以格而
揜才今觀承明應制諸篇冲融
典則何啻升潛溪烏傷東里長
沙之堂而紀興贈言迅寫所自
得運靈機啓妙鑰試與獻吉元
美于鱗伯玉數公角逸足於三
駟之間猶未辨其誰勝也豈非
兼至之拔而無難于所難者哉

蓋先生績文祕署時他學士或
有異同惟太翁王先生則如水
沃水無不渙然入者王先生知
先生才大而不欲盡以格揜也
今集中所選先生之詩僅什一
而文則什九蓋趙先生以風格
論詩則非大曆貞元以前者不
入汝良獨服先生之饒於才而
雄於文每嗟喟而不忍割亦猶
竊取王先生遺意云爾後之觀
者當知趙先生之精于選不為
刻而或亮汝良之博選非阿所
好也嗚呼先生才具如許使得
竟其所至當不獨以文顯即以

文顯亦不僅僅如斯乃未離史局而令中道天閼也造物之忌才亦甚矣哉雖然造物能使班揚不達賀勃不壽而不能使其名之至今無傳也子桓有言年華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然則先生無窮之業在是睹斯集者其亦可以無憾於先生矣

梅谷集

序

六

萬曆丙申季冬之吉

賜進士出身南京國子監司業

前翰林院編脩記注 起居

正史纂脩官門人江夏黃汝良

頓首拜序

蘭雪

內序

梅谷莊先生文集引

於乎先生已矣先生所不已者有此數卷在也先生汪洋洞達之度而其才卓犖通方可坐致公孤佐天下太平無難者而奚天奪之蚤也亡論其堅施之不究即所誤著尚紆胃中之奇未及什之一二焉不亦重可烏嗟哉微獨先生邇而上大父石山公氣豪一世參藩而罷父小石公砥

梅谷集

引

脩博雅老困諸生先生與其弟中益若並承家學後先成名將謂其可恢宏前業而竟所未竟也乃無何中益若捐館舍而先生尋亦爾爾何其靈鍾一門俊爽三世而遇而年又率皆不稱也邪無亦其比于完美彼蒼蒼者且忌之乎雖然通顯易湮百年朝露就先生之數卷而讀之論性命徹悟道真譚經濟通達

國體諸所紀述吟咏一要于大雅至正而辭藻采燄若開五府若倒珠囊若雲蒸霞變于霄漢間令人目奪神移而凝睇之不暇快覩之有餘也蓋標英秦漢裁繡六朝揆奇唐宋彬彬乎勒成一家言而臚于作者之林矣噫嘻此之垂人間世也固長不可磨滅者則又誰謂先生已焉矧先生之世德芳名炳耀今古

且有不藉言立而後不朽
而更何遺恨于先生也歲
丙戌春先生分經比士訓
愚不肖繆荷甄收感深知
已一覲不復集之梓也聊
志其慨嘆若此云

梅谷集

引

四

明萬曆丙申歲長至

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直

隸山東道監察御史門

人關中楊光訓書于邗

江署內



梅谷莊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冊文一首

上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徽號

奏書二首

請 仁聖皇太后

慈聖皇太后聖節

致語四首

加上 徽號禮成 皇上請 兩宮聖母宴

梅谷集

目錄

會

端陽節 皇上請 兩宮聖母宴

慈聖皇太后聖節

兩宮宴會

頌二首

萬壽無疆頌有小序

大有年頌有小序

表四首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徽號禮成命婦賀表

仁聖太后上尊號賀表

續脩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露布一首

頌西大捷露布

卷之二

賦二首

聖駕躬耕帝籍賦

雖肅殿賦以思齊咏文啟和協德為韻

楠谷集

目錄

二

箴二首

制治保邦箴有序

夜氣箴

銘七首

硯銘應制六首

寶善亭銘

贊一首

趙清獻公畫像贊

韻語一首

策三首

聰明

理財

天人

卷之四

考二首

五德之運考

樂律考

解一首

梅谷集

目錄

四

大易不言有無解

卷之五

序十九首

賀大中丞福唐陳公擢少司馬序

贈三河曹公擢晉中書行省右丞序

送治兵使者沈公擢西粵叅知序

賀郡伯鄒公擢副閩憲視海道序

送郡伯鄒公擢副閩憲視海道序

送甘侍御子開僉閩臬序

贈王訥軒寅夫守襄陽序代

送同年襄陵李子令南陽序

送同年黃懋新之東陽序

送同年子輝尤子守信陽序

送卽墨黃子令葉序代

送同年登之史伯子令德清序

送許昂卿之南祠曹序

送君聘傳年夫節推建昌序

送伯福黃君守鄧州序

送光祿許君倬鳳陽序

送郡別駕何君擢益藩審理序

送王友燮博士之松潘序

送郡博士甘君擢令成邑序

卷之六

序二十首

御史王先生膺典贈二尊人序

宗叔應天別駕兩膺典追贈父母序

賀彭邑侯奏績膺典贈父封母序

郡別駕台麓歸公祖奏績膺典序

邑父母沈侯上績并二尊人雙壽並封序

郡伯洪山貢老公祖入覲序

郡公祖洪山貢老先生入覲序

邑父母彭侯再覲序

贈御史大夫陳老先生榮滿序

郡伯鄒公三載考績序

重賀郡伯鄒公考績序

漳郡丞海霖姚君奏案序

建安荆侯考三載績序

贈保定司理魚臺李公應召序

潮郡丞王君膺薦序

賀歸化令陳侯登膺臺獎序

送錫山典客王彥貽君歸養序

送司理靜菴陳公序

贈太監張公迎無絃上人住持法藏菴序

送陳卓山先生歸三山序

卷之七

序十九首

王太公太君六十六偕壽序

封水部纓泉蔡公暨配陳安人偕壽序

林月川翁媼雙壽序

封侍讀田公壽序

大將軍虛江俞公壽序

封給事中周世父七十一壽序

壽楊豫吾太公六十序

壽封上林左丞顧翁八十序

梅谷集

目錄

七

壽典客樂山嚴君六十序

壽梅林丘翁八十序

壽張處士六十序

封順天府府丞朱太老先生八十六壽序

封順天府府丞朱太老先生壽序

壽同卿鍾古源先生序

邑侯彭父母壽序

邑父母鍾公壽序

蔣父母壽序

孫侯智峰君壽序

壽潮漳副大帥白公序

卷之八

序十一首

黃母王太安人八十壽序

袁夫人壽序代

壽曾母李太夫人序

壽馮母蔣太安人八十序

壽林太夫人劉氏六十八序

梅谷集

目錄

八

壽王母吳太夫人八十序

壽吳母黃太夫人七十序

劉母邵太宜人節壽序

壽陳母莊太孺人序

壽鄭太夫人林氏八十序

洪母涂孺人八十序

卷之九

序二十四首

重刻大明律例序

重刻經濟文衡序	重刻貞觀政要序	重刊兩漢詔令序	德化邑志序	保幼方大全後序代	御史大夫蒙先生恩榮錄序	番禺蒙氏族譜序	中丞輯錄後序	王氏節孝家錄序	梅谷集 目錄 九	報政錄序	贈麗水葉東城先生詩冊序	瓊泉萍鐸詩冊後序	貝葉齋藁序	閩聲擬古序	仲氏摘稿序	何忤菴先生文集序	燕南寓藁序	鄭獅南先生仕優稿序
---------	---------	---------	-------	----------	-------------	---------	--------	---------	----------	------	-------------	----------	-------	-------	-------	----------	-------	-----------

刻三吳楊先生制義序	十六家言序	刻瓊臺陳君禮經稿序	海墘芻業序	丘士穆存稿序	引一首	王乾甫宦中稿引	卷之十	跋七首	梅谷集 目錄 十	恭題 聖學心法後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後跋	書趙晉學先生傳後	題吳文定墨蹟卷後	題吳文定墨蹟卷後	題王育齋先生適適亭詠後	題王育齋先生世德堂詠後	記六首	丁君進士題名記
-----------	-------	-----------	-------	--------	-----	---------	-----	-----	----------	----------	------------	----------	----------	----------	-------------	-------------	-----	---------

雙瑞堂記

汝南重脩黃叔度祠記

尊道祠記

開州知州上海王公生祠記

督理清泉輓廠司空大夫金公去思碑記

卷之十一

行狀七首

誥封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奇峰莊公

行狀

梅谷集

目錄

十一

郡庠生嚴堂丘君行狀

明贈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浴江張公暨

配封太孺人孝肅林氏行狀

明處士林長公行狀

封孺人蔡母順正徐氏行狀

考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叅議前吏部驗司

員外郎石山府君暨妣質肅王恭人行狀

代家君

先考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小石府君行狀

卷之十二

墓志銘十五首

潘王墓志銘代

陳靜心先生暨元配慈泚張氏墓志銘

王東軒太公墓志銘

故朝列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鄧北洲

先生墓志銘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璧峰蘓公墓志

銘

梅谷集

目錄

十二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張公暨配許太安人墓

志銘代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心泉曾公墓志

銘代

承德郎臨洮別駕道川程君墓志銘

明故太學生鳳江丘君暨配傅氏墓志銘

文林郎浙江都司經歷丁都事玉峯王公墓

志銘

明順天進士次洛何公暨配丁碩人墓志銘

明勅封安人杜母盧氏墓志銘

黃母貞慈孺人蔣氏墓志銘

顧母郁孺人墓志銘

承德郎戶部四川司主事仲弟中益君墓志

銘

卷之十三

墓志二首

明榕厓莊處士暨配純泚陳孺人繼配勤德

王孺人壙志

梅谷集

目錄

十三

井弟中叙君暨配陳氏壙志

墓表二首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墓表代

明故致仕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右坡

趙公墓表

神道碑一首

明誥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李公神道

碑代

傳三首

陳雙溪公傳

陳太夫人傳

贈孺人楊母慈節吳氏傳

卷之十四

疏二首

昂修董仙下洞疏

為仲瑋從叔禱嗣清源洞疏

書牘一首

梅谷集

目錄

十四

與友人論文書

祭文五十八首

祭告宗祠文代家君

八石山堂詩稿梓成告大父藩叅公文

祭成臯王文代

合祭大將軍俞公文

祭大司馬宜黃譚公文代

合館祭吳文端公文

祭南京禮部尚書林公文

同館合祭呂少宗伯文

箕王少司馬太公文

祭吳少栢座主文

合祭蒙老師文

合祭朱白野老師文

祭故楚雄貳守陳赤沙先生文

祭侍御林景徵文

同館合祭林景徵侍御文

合祭同年姚于定吉士文

梅谷集

一目錄

十五

祭張環冲戶部文

合祭顏都諫文

祭黃雙江郡丞文

同鄉合祭故思明郡丞賴君文

合祭周太老師文

祭周封君文

詞林合祭養利州伯葉公文

祭潘南浦文

祭東軒翁王太親家文

祭張象羅大尹文

同年合祭蘇封君文

祭年伯王紫石封君文

合祭蕭封君文

祭田漸泉文代仲父

祭表弟丘士穆文

祭林長君文

祭雲間宋孝廉文

祭孟君文代

梅谷集

一目錄

十六

同鄉會與榮壽七十二翁林公文

焚黃告先慈文

祭李太夫人文

合祭王太夫人文

祭余泚人文

祭余夫人文代

祭賈太恭人文

合祭裴同卿太夫人文

合祭金泚人文

寓祭張孺人蔡氏文

同門會奠王室仲孺人文

祭張恭人文

祭王太夫人文

同年合祭張母許太安人文

合祭張母林太孺人文

合祭汪母徐太孺人文

同鄉會奠 恩賜待封太孺人林母徐氏文

祭 恩賜待封林太孺人徐氏文

梅谷集

目錄

十七

合祭杜母安人盧氏文

祭王夫人文

祭丘季舅文

祭賀母太孺人文代

祭李孺人文代

祭長妹田孺人文代家君

卷之十五

古什二首

有護壽唐母也

古樂府一首

臨高臺

五言古十一首

辯志

擬此日不再得

樂道吟

送馬體良按三晉

送林登卿水部守潯陽次其留別韻二首

送張戶部謫貳興國州二首

梅谷集

目錄

十八

送登之井父南歸三首

七言古六首

院內聽流鶯百轉歌

水殿納涼圖

送俞都護致政歸里

詠天閑神駿圖

題桃源圖併壽蔡槐陽先生

過漂母祠歌

五言律三十八首

恭視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感

皇祖寶錄成賜諸臣宴于禮部有述

咏院內槐陰

孟冬陪祀 大廟有述

以鳥鳴春

周以衷伯兄官于浙余方傷僻杜門也力疾

送之不逮矣就宿郊原悵然有述四首

送黃明經之建安校官

雪中送陳及卿廣州理謝修之清江令之官

梅谷集

目錄

十九

時二子同行四首

送顏主簿之漂陽

贈湯一鳳茂才時赴京兆試附余舟以行二

首

施生爾懋自建陽訪予憂居二首

黃梅瞿文國孝廉歲丁丑伏闕上書稱神孺

余為長句贈之今十年往矣孝廉時時逢

人誦諷不置春予叨南宮之役孝廉計偕

來病不果入試留滯都門候余一見顧予

役竣輒哭亡女幽憂卧病不能見孝廉孝

廉乃為二詩書扇頭投別余乃去余感高

誼次來韻為謝

曹孟彥讀書都下五年矣復下第歸詩以慰

之二首

懷孟彥

九月六日小堂讌集時顧仲方畢昂夫周行

之黃賓王四中翰沈文學與余兄弟七人

叙賓主二首

梅谷集

目錄

二十

送白山人遊嶺表

卜隣呈郭氏諸君

得海陽叔書答贈四首

送潁陽許去疾總轄二首

林錦山尊師掌教興化

卜宅

和丁少鶴贈南湖丁隱君

邵武丞鄭公名宦祠公之孫選部君今參議

閩中領部邵武

五言排律七首

初入直應制獻詩

恭題 御藏玄兔卷應制

大閱應制

題沈大宗伯尊公墨竹卷

臘日張睿甫顧實父陳伯符同集周行之齋

中今韻得旌字

贈雲間顧仲方中翰

張質卿京兆請急歸省太夫人

梅谷集

目錄

二十一

七言律二十八首

召見平臺賜銀幣酒饌紀恩

清和雨霽

端陽日謁淮陰祠

送黃孔昭山人歸清源二首

送蔡武舉南歸

又代筆

題魯陽王仰宸樓

送蘓司訓之甌寧

上海王長君思忠吾師子也自青州邸中訪

余於京師講執贄禮告歸賦此送之二首

送林方伯致政歸里二首

送王廣文之虔州

劉孝廉以乙榜署順德教事

許孝廉乞恩得延平之沙邑

送謝道揚教授會稽郡

送詹爾欽起叅江西行省三首

送黃比部謫淮楊轉運

梅谷集

目錄

二十二

餞送李原弘南歸二首

黃嶼南夫人見訪止宿齋頭

周行之中翰邀陪李惟寅元侯讌集顯靈宮

余與惟寅行之及陳伯符博士曩京師過

從甚驩既風雨別各數年茲重合并獨伯

符猶在告居菰蘆中也余詩故多感舊之

思云四首

五言絕句二十四首

沈少卿水部請告南歸載酒送之十二首

題雜畫四首

題四時畫景

旅思兼憶弟七首

七言絕句三十七首

黃蓮

送陳伯符同年歸娶二首

首夏卽事二首

遼陽凱歌四首

題雷大將軍精忠三異卷并送之鎮八首

梅谷集

目錄

三十三

送張德夫之長洲校官二首

送同年黃以本教平陽

送留龍德比部請告歸里二首

故友林景徵侍御歿後其孤猶小也遠來就

訪相對慘然歸送之以詩二首

送鄭思成民部轉餉雲中并起居乃公大司

馬制府八首

有譚飛熊數者孫生石埭人頗奇中輒贈二

絕句

摩訶菴靜上人二首

寄陳伯符博士

卷之十六

調應制二十八首

萬年歡日月風雲

慶春澤雪霜

漢宮春春夏秋冬

永遇樂山水

清平樂孝弟忠信

梅谷集

目錄

三十四

千秋歲仁義禮智

應天長琴書畫棋

齊天樂筆硯

慶春澤墨鈿

梅谷莊先生文集總十六卷

溫陵梅谷莊履豐著

座師定宇趙用賢選

年友王三陽閱

門人黃汝良編

楊光訓校

楊伯柯

王立賢

蔡才

梅谷集

目錄

三十五

屈燦

周如綸

諸國賢

何喬遠

梁祖齡

李原中

楊庭蘭

陶明禮

韓邦城

張集義

于仕廉

張和中

王一鳴

嚴正邦同訂

男喬申輯

梅谷集

目錄

三十六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一

冊文

上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徽號

燕翼劬勞。祚彌昌於錫胤。鴻名昭揭。孝特展乎尊親。福萃重闈。懽騰寰宇。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徽音儼極。慈德居尊。首膺降鳥之符。親育眇質。肆啓飛龍之運。獲續丕基。十載于茲。萬方其久。教正家以及國。謀詒子而迨孫。乾坤垂長發之祥。日月炳重輝之象。元嗣誕降。國本以貞。惟木有本。唯水有源。

梅谷集

卷一

慶寔鍾於積累。謂天蓋高。謂地蓋厚。恩莫報其崇深。迺攷彛章。載弘顯號。情隆推戴。上儀祇薦於三加語。極形容。巍冊光增於六字。瞻此孫枝之行。益成祖后之尊。謹率文武群臣。敬奉冊寶。加上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伏願景貺備膺。純禧駢集。孫子其儼。遠膺萬億之詩。春秋獨高。更上八千之祝。臣誠懼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奏書

請 仁聖皇太后

慈闈獻冊。極尊無二。上之稱合。殿奉觴。效萬有千年之祝。祥開禁掖。慶集蓬瀛。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陛下。陰教穆宣。母儀純備。恩遍施於寰宇。祐克篤於我家。誕啓冲人九廟之靈。既洽篤生元嗣。重闈之喜。可知迺薦鴻名。申揚駿烈。既以報詒孫之德。宜逾隆壽母之情。卜以某日之吉。祇迎玉輅。寵御瑤池。禮爰協于需雲。惟幸承于永日。式燕以衍。同觀既醉之太平。俾熾而昌。尚迓方來之景貺。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奏。

梅谷集

卷一

二

慈聖皇太后聖節

祥開南極。仰承長樂之懽。福介東朝。爰啓壽成之宴。六宮闈慶。寰海同春。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德並資生。功侔持載。簡狄興商。祚長發其祥。太姒造周。邦克篤其祐。十載誕敷。平懿訓四方。坐致乎昇平。深懷罔極之恩。宜效無疆之祝。節建坤成。至養萃九州四海。時臨長至。遐齡兆萬歲千秋。祇開龍樓。專迎鶴御。式燕以衍。子道伸愛日之誠。俾壽而臧。慈闈享齊天之美。

致語

加上 徽號禮成 皇上請 兩宮聖母宴會

冊獻丹闈申鴻名於有赫觴稱紫殿助燕喜於無疆
惟孫謀藉豐水之詒故燕樂同錫京之盛六宮闔慶
寰宇胥懽恭惟 仁聖懿安康靖皇太后陛下保祐
功深夙配天而為天子之母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
后陛下劬勞德茂親翊聖而生聖人之君婉美英皇
嗣徽妊如慈訓陰施於社稷蕃釐克洽於神祇啓我
一人當春秋鼎盛之際誕茲元嗣重日月離麗之明

梅谷集

卷十

三

皇上喜祚胤之延洪邇慶源於積累謂昭垂之澤燕
及神孫宜欲報之懷推崇文母璇宮薦號備極域中
之尊宸服承顏益隆天下之養顯頌恩詔初秩壽筵
縹緲雲旗看龍樓之早開煌煌日扇推鳳輦以同來
神仙竝會於西池光彩遙連乎南極金鋪聲徹盡被
盛世之歌玉液香浮將進長春之酒天庖內麟脯猩
唇雜進四表萃其懽心禁苑中紫萸黃菊齊芳兩宮
增其遐美和氣衍茲斯之慶更有百男公孫開麟趾
之祥可傳萬世臣等職叨法部躬遇昌時願介東朝

為壽之觴仰贊南面悅親之孝繼此俚句塵于聖聰
紫萸黃菊共芬芳都映朝來萬壽觴慶篤皇家新錫
胤筵開王母更迎祥龍孫入抱前星曜鶴馭雙臨愛
日長半捲珠簾看奕舞卿雲冉冉度霓裳

端陽節 皇上請 兩宮聖母宴

律應挺宵四海慶中天之節筵開王母一人獻上壽
之儀喜溢宮闈風行寰宇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后
陛下握坤珍而為天子母保祐之德難名 慈聖宣
文皇太后陛下乘泰運而生聖人君劬勞之恩罔極

梅谷集

卷十

四

神器歸于南面孝理仰于東朝婉美英皇嗣徽任如
千秋萬歲方坐閱乎太平四海九州宜永安乎至養
當此歲逢柔兆寔惟節屆端陽舜孝彌殷周筵載秩
聊具家人之禮仰承二聖之懽榴花結子初對珠簾
喜映吾君戲綵艾葉成人後挿繡閣競看刈御迎祥
酒從青蒲仙掌分來玉露盤擎碧藕禁園移取瑤池
七華扇影徐開九奏簫聲迭進知百神時護辟兵何
假赤靈符祝萬壽日增續命並懸絲絲纓和氣醞釀
聖德凝承看三階平而風雨時定五穀熟而民人育

禮嚴膳視朝朝弘啓於龍樓情洽宸游歲歲同來乎
鶴馭臣等叨居法部幸值昌辰鸞鳳好音每聞聲而
縹緲魚龍曼遊時逐隊以鏗錡敬竭衷情爰陳口號
聖主承顏列綺筵雙來鳳輦正翩翩蘭湯共記天中
節蒲酒高斟地上僊競渡波心搖細柳聞香殿角蹴
紅蓮小臣齊獻長生曲好舉壽觴萬萬年

慈聖皇太后聖節

令節欣慈闈正見一陽復地華筵張廣殿先歌萬壽
齊天慶溢寰區惟騰大內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明

梅谷集

卷

五

肅皇太后陛下文明毓粹聖善揚芬夙贊 先皇集

坤禧而燕翼誕生 今上乘泰運以龍飛塗山成續

夏之勲大妊篤興周之祐恩施四海孝萃一人故當

懸悅之期特舉稱觴之禮星占上壽西來紫氣滿東

朝日應初長南至祥雲依北極灰動玉琯欣看暖律

飛揚酒注金卮盡道至和醞釀龍衣親承於膝下鳳

簫迭奏於房中宴比瑤池三十六宮齊獻壽籌添海

屋億千萬歲更迎祥佑吾君御無窮宇宙尊稱太

上閔不老乾坤臣等幸際昌辰叨居法部念思齊發

咏唯克嗣于徽音肆燕喜陳詩亦既多于壽祉竊附
茲義聊陳鄙詞倘助一日之懽以伸萬年之祝
暖律初回又一陽九重天子慶慈皇瑤臺共仰壽星
見宮線方隨愛日長冉冉祥烟懸錦帳茸茸仙筵映
霓裳從今屢獻長生曲歲歲重闈樂未央

兩宮宴會

鴻名獻冊慈闈膺百順之祥燕喜稱觴寰海仰一人
之慶和風應律廣樂在庭佳辰值千載一時至養備
九州萬國洽輿情而鼓舞樂盛世之雍熙恭惟 仁

梅谷集

卷

六

聖懿安皇太后陛下握坤珍而為天子之母合華夷
內外莫不尊親 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乘泰運而
生聖人之君建禮樂中和茲其佑啓聖善同孚于一
德母儀均式于九圍惟我 皇上天縱聖神日嚴愛
敬念慈恩之罔極孝養並隆逮嘉禮之告成瞻依彌
切璇宮薦號極尊無二上之稱宸服承顏致萬有千
年之祝既頒恩詔爰啟慶筵桂醑斟漿金莖露携來
仙掌猩唇麟脯赤瑛盤擎自天厨七華扇影徐開絳
節端居朝聖母九奏簫聲迭進瑤臺列席會神仙萃

方夏之歡心女中稱唐堯虞舜祈長秋之祚胤膝下
繞玉葉金枝臣等叨叅法部幸觀昌辰譜按朱絃新
被周南之化調翻白雪深慚郢上之詞敬竭葵心聊
陳蔓語

春風澹蕩御筵開王母瑤池鳳輦來九十韶光凝黼
幄三千仙侶集瓊臺鶯聲細逐清歌度荅影頻隨彩
仗迴合殿珠環欣既醉婺華遙矚萬年杯

頌

萬壽無疆頌有小序

梅谷集

卷一

七

皇帝御極之五載八月復當萬壽聖節節屆中和
月號端正其日紫雲繚繞祥風氤氲內外大小臣工
垂纓佩玉端委而陪於殿陛遠逮蠻夷戎狄四方君
長靡不奉職貢賁以瞻天表惟呼上壽之聲同于萬
國徹于九霄煌煌乎熙明之壯觀也臣幸荷教育卒
業蓬臺間奉師訓宜奏誦詠祝聖壽暢皇風俾後世
有所稱述焉臣雖至愚極陋懷榆揚而蘊儼頌之日
久矣時又有稱中興聖德十頌者臣私竊讀之喜拜
稽首曰是乃皇帝之所自為壽乎夫問寢承惟則

齊慄之孝也宵衣勤政則時幾之勅也緝熙聖學則
基命之密也陰禮師臣則訪落之謙也面獎廉能則
岳牧之咨也詔勅逋負則補助之政也澍霖應禱則
桑林之虔也植穀知艱則無逸之旨也九塞清塵百
蠻歸款則干舞之來也信哉按六經而校德耿在昔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賅而帝王之道備矣下人祝而
嵩呼上天懷而眷顧永言配命胡不萬年臣故即十
頌之指搗以九章為萬壽無疆頌章以九者陽數也
天子法陽者也詞拙義淺不敢望奚斯吉甫尚亦康
衢之謠也與哉頌曰皇帝之孝塞于天地言念爾祖
夙興夜寐世德既求以孝而治兩宮承懽四海錫類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必得其壽舜孝斯至一章帝庸
急逮未明而求尚衣徬徨勅天之命令有常壽考無
疆二章天啓神智聖學日新廼開秘幄廼近儒臣聖
容穆穆侍講閑閑於緝熙如乾之運如天之純自強
不息壽福來臻三章皇曰念哉師臣者帝維此師臣
啓予心沃予心弼予不逮予則師之若金作礪皇哉

明哉唐虞之際三壽作朋引之勿替四章皇念蒸人
曰登諸理維良有司與我共維當宁而立面賜褒美
爾庶爾能維我民之倚予則有喜優哉游哉恭已萬
年既受帝祉五章維皇仁聖維我民更生廼命司農
什一而征為民作常實均寔羸民亦勞止其可取盈
蠲爾逋勸爾耕皇維仁聖壽福來并六章天祐萬姓
皇佑萬姓雨澤愆期為我民請命食不敢貳殿不敢
正天鑒厥誠沛然發令既霑既渥以詔以詠於萬斯
年一人有慶七章帝王之盛咸在農殖維皇念茲田
梅谷集 卷九

大有年頌有小序

臣嘗讀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用是而
知豐年者帝王之瑞也然必先之綏萬邦以永天命
其瑞廼可得而致爾臣試攷其時成王幼冲踐祚不

忘繼序之思訪落緝熙進學求理而又納姬旦之訓
念稼穡之艱天乃降之豐年錫之明命故載芟之詩
曰有寔其積萬億及秭良耜之詩曰百室盈止婦子
寧止而繼於訪落小毖之詩之後也恭惟 皇上以
冲聖之資躬太平之業勸學勤政則六年于此矣仁
孝之德上格天心恭儉之思下周民瘼他如召見守
令詔勸農桑與夫寬貸賑恤之令無歲無之皇皇乎
篤萬邦之綏而懼天命之懈也間者單于解辮粵海
靖波和氣薰蒸滋為嘉瑞是歲寔大有年薄海內外

梅谷集

卷十

十

田夫畷女莫不含哺而嬉曰吾聞聖人在上使物不
疵癘而年穀熟茲其時乎廼又捧腹而祝曰願主君
萬有千歲自今以始歲歲其有於乎 皇上之德即
成王之德 皇上之時即成周之時矣臣雖至愚極
陋不敢擬周頌之臣之萬分一而歌詠臣職也爰採
風謠聊揚盛美為大有年頌一篇以獻頌曰帝王之
盛咸在農殖曰民之寶維稼與穡廼勸三農廼任九
職小人之依所其無逸天降豐年有寔其積粒我蒸
民莫匪爾極後世爛漫東作不恤民亦勞止不能藝

慶毓仙源喜見神孫之震夙恩歸慈極坐膺聖子之
推崇閭閻震區焜煌典冊恭唯 聖母慈聖宣文皇
太后陛下文明柔順靜一端莊功夙奏於補天贊襄
皇考祥忻徵於夢日誕育 聖躬肆慈訓之弘敷昭
大命之克集化行萬國鳧鷖成太平之風德洽三靈
麟趾應公孫之瑞篤生震器適邁昌辰星重暉海重
潤知帝緒之無疆木有本水有源迺祖謀之厥永故
當元嗣誕彌之日爰展一人欲報之懷顯冊備乎鴻
名重闡增其燕喜禮加三薦煥金縷玉琢之章惟萃

梅谷集

卷

十二

仁聖太后上尊號命婦賀表

慈闈慶豫樂觀嘉禮之有成孝典光新美備徽稱之
無尚以聖人而為之子合天下而顯其親喜洽六宮
懽騰四表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坤載含弘

柔儀淑慎著虞嬪之至德作配先皇嗣周母之徽音
保佑明聖恩深撫教七載仰其劬勞政惕恭勤九圓
登于泰理茲屬大婚之候益咨淑女之求得賢以配
一人光冊長秋之正位告廟而行六吉寔承長樂之
懽心大禮聿成聖衷圖報謂崇戴於登極之始雖微
譽之已隆而形容乎懿行之全則揄德之未盡恭稽
美實載上休稱冊牒增輝日麗黃金之縷褱綸動色
雲螭翠翟之披猷寶綬於內廷溥鴻恩于寰宇蓋至
仁為天下之母故徽號極域中之尊妾等序列東朝

梅谷集

卷

十三

班聯內籍素欽懿範幸親曠儀伏願社稷奠安本支
蕃衍龍樓日曉享九重視膳之勤鳳閣春長遂百歲
含飴之樂妾等無任云

續脩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治本昭垂萬國仰謨烈之盛功隆纂述百年典禮樂
之期非天子則不考文唯聖人為能作則豈曰小補
爰集大成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典章程懸於象魏法守信乎著龜自唐
虞以來有典謨有典則而唯周之六典為詳由漢晉

而降有故事有會典而惟唐之六典為約折衷唐制
兼總周官則在會典一書寔出孝皇之志仰稽列祖
上邇累朝以諸司職掌為綱以歷年事例為附監于
成憲幸文獻之足徵佑我後人信典刑之無缺顧茲
繼世沿厯之久或有因時損益之宜道與治同政由
俗革宜加重輯以示率行故自世祖之末年業有纂
脩之成命編摩伊始刊布未遑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英姿天挺聖學日新敷求哲王成功遠期乎堯舜
率由 祖訓繼緒無忝於成康遂渙訏謨聿求闕典

梅谷集

卷

十四

遠繼弘治壬戌之舊籍近追嘉靖己酉之新編開局
分曹萃天祿石渠之彥旁搜博采發蘭臺芸閣之藏
既挈領以提綱亦芟蕪而舉要體之重者雖微必錄
今之善者雖寢亦書國家二百年經制紀綱一按圖
而光若琬琰嘉隆數十載文章謨訓一開卷而燦若
日星變則通通則久斟酌備一代之制尊而信信而
從文明同四海之風裒集初完翻謄上進藏于天府
副在有司臣等學本局於面牆見有同於窺管躬承
睿藻幸睹成書即潤色未工或蒙漏萬之誚而規模

已遠將興畫一之歌伏願主善為師建中制事毋恃
德澤而自逸毋輕法度而屢更盡制盡倫定千載不
刊之典同文同軌臻萬年有道之長

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乾德方新五位咨賢臣而脩關坤維永奠三河協景
運以平成祥開蒼水之符禮秩玄圭之報海邦慶洽
朝著懽騰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黃河
出於崑崙導自積石遙溯靈源之異特歸利濟之功
獨其匯合者百川咸既震於澎湃且其奔放者萬里

梅谷集

卷

十五

勢易至于懷襄歷代所憂於今未息秦居水德徒事
厭勝之名漢紀河平苟安溢決之患彼三策雖善莫
得其中如四乘之勤誰續乃服歌悲瓠子殫民力之
若何浪泛桃花嗟水候之滋大載登偉績專屬昌時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健質夙成睿謀神授德已浸
千萬國憂復先於八紘禮隆輔臣正仗舟楫之助召
宣守令旁諏川濟之才視民之病若己之溺當黃淮
之橫潰厯宵旰而屢興謂河漕之臣一彼一此分疆
場而迄無成功迺朝廷之上三令五申降璽書而專

有委任寬之歲月假以便宜奉長炎沈美玉與河伯
而分其憂來馬缺度龍門招馮夷使效厥順萬杵雷
動瑾蟻穴於萬仞之堤千艦雲飛驅群鯨於千頃之
浪神謀既協天眷無違復故道之將湮迴狂瀾于既
倒昔徐邈而上漸有北徙之虞今淮海以東各循下
流之信淤泥化而膏壤滄海復為桑田千耦俱興始
脫魚龍之厄百堵皆作齊歌鴻鴈之詩蓋堯為天子
斯上巢下窟之變而不能為之災若禹作司空故隨
山刊木之勞而厥易底廼績然且一紀之久方臻四
海之同至于今茲尤光在昔民罔告病役不逾年遂
令東南還為財賦之邦而後漕輓永作咽喉之計臣
其等猥從凡品幸列清朝事屬經營思王臣之蹇蹇
躬非胼胝媿良士之瞿瞿徒喜切於燕私遂詞申於
雀躍伏願聞言若決布德如流萬民益託於奠安四
極咸霑其滌濂則金甌固而開天長地久之鴻圖玉
階平而奏海晏河清之雅頌矣

露布

頌西大捷露布

梅谷集

卷

十六

梅谷集

卷

十七

臣聞天譴萬類發生與震肅竝施帝御群方應機
撫綏齊耀武雖無黷師則有征鬼方三年命宴中
殷誥太原六月績載詠于周詩蓋將以討醜類之不
庭而亦以佐威靈之未暨我國家乾坤再造夷夏咸
共千百年未有之輿圖歸其統馭億萬載無疆之歷
服屬此奠安恭惟 皇帝陛下錫智勇之資兼安攘
之畧益光前烈遠播皇仁四海為家式舞兩階干羽
兆民按堵弘開一統山河窮髮編戶之黎既鼓腹而
頌燕及穿胃雕題之衆尤稽首而杜螳觀顧茲肇慶
之區厥有羅旁之種率其獷悍抗我懷來問罪豈難
於興師廓氛為煩於動衆棄以不治通而未誅詎也
年來禍其日稔加浪兵之助雷遂構黨而煽殃深菁
叢林之蔽虧狡焉出入左溪右峒之毒癘蠢爾憑依
虔劉我人民侵奪我疆畝甚不聊生終無寧處方王
猷允塞容臬鳴不道之邦矧黎庶雜居忍蠶食匪茹
之寇前提督臣某門庭 憤傳聞疏陳首狀猖獗之
先次及驅逐之典願一勞以定國奠萬里而宣威惟
帝曰咨奉天其討喜伸借箸之志瞭成聚米之形內

石存膚功未奏臣某幸叨授鉞繼而請纓當神人
共憤之深正徃殲殄滅之會乃登壇以誓旅遂分署
而出兵淵淵聞動初立而群心賈勇暨暨肅肅詞
未畢而衆力超距組甲耀霜直似從青海飲馬赤麾
蔽日便如過黑山射鵰肅以宵征滅後朝食乘此征
南之軌艷彼破虜之名謂已先聲當自破膽乃羅旁
者猶搖躍證之鱗欲奮蜺蜺之臂蚩而有毒信以來
爭臣策勵六師檄星馳於挿羽竝進五道弩電發於
張機飛廉鼓向敵之風勢若破竹祝融燿燎原之火

梅谷集

卷一

十八

威豈合圖始也狼奔忽也鼠伏直搗萬山之巢穴盡
俘百年之逋逃七縱七擒誰云南人復反再接再礪
咸道北軍飛來蓋邊平者五百六十餘巢俘斬者四
萬二千餘數臣謹稽往代復考熙朝未有用兵之神
如此非常之捷者也此皆仰成廟筭恭藉皇靈仁含
六合之墟明見萬里之外三軍用命諸將效忠遂能
威讐百變風動絕域執訊馘醜雷殷郡國之交惟告
廟陳詩曰麗天顏之有喜臣赤心報國白面談兵愧
卻殺之詩書謝吉甫之文武因而成事敢自誇張謹

遣官敬奉露布以聞

梅谷集

卷一

十九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二

賦

聖駕躬耕帝籍賦

帝天挺其聖哲兮躋堯舜之希蹤勅天命之時幾兮
一日二日而不敢康御寓更七載兮曰寵綏之四方
猗帝業之遐邇兮光天之下比屋而可封豈成周迺
敢望兮迺抑抑而謙冲本姬錄之攸永兮日疊疊于
矇之誦維民依在稼穡兮獨閔閔乎田功朕皇祖
之肇祀兮載祀典曰先農肆萬邦之嘉靖兮書無逸

梅谷集

卷一

而寓幽風率首隆於茲道兮以率育而勸功茲星鳥
之中律兮其有事于先農之宮啟宗伯使視草兮循
行屬之司空開阡陌之昉昉築壇埤之崇崇道原路
之砥砥脩別殿之重重維辯方以正位兮蓋就于園
之東太史為吾以占吉兮歷吉日吾將從太史先奏
天子將出居齋官告太室曰敬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躬耕帝籍於是夙戒駟御特嚴警蹕棄轡路兮載青
旂戴朱紘兮服蒼璧千官肅震兮若眾星之拱北辰
萬騎風揚兮若群類之競朝日屬車負播殖之器後

宮獻種稔之實方發軔於天津遂弭駕於疆場穡稂
皇皇蹕蹕肅肅配以少皞祀以先農禮以三獻樂以
八佾隱鐘鼓之砰礚兮越球鳴而曼擊酌秬鬯之泔
淡兮薌梬批而吹脰神莫莫其來茲兮歌薦享乎帝
澤維發生其有在兮實播種之於是日是日也天地
煦嫗草木勾萌近甸堪樂條風載揚農經叶兮授事
農正指兮告祥司徒進兮黛耜京尹手兮青箱紅韉
懸兮葱輅紺轅駕兮蒼龍天子始下靈壇移染屨冕
而躬秉耒以耕三推則土膏脉起四顧則溝塍砥平
梅谷集

卷二

迨爾公爾侯之迭進迺或五或九之嗣興庶人走千
畝終仰藉帝力遂及我疆蓋千耦以之孔皆一人於
焉有喜下念此昏作兮每身先而悅使上將致美乎
梁盛兮羗盡力於耘耔匪鈞盾之弄田徒夸矜兮兒
戲準直既飭人神告休執爵太寢式宴以酬靡薛荔
以為席折瓊枝以為羞有酒如澠有肴如丘蓋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下逮庶人台背黃耆
亦與宴勞為天子壽萬樂齊百禮暨皇歡洽群臣醉
撞鐘告罷庶僚遂退五輅迴鑾九旗還旆於斯時也

居靡都鄙民無華裔側肩蹠踵而交集振裾倚裳而
咸戾既以聳觀乎天顏莫不謳歌乎聖世歌曰倬彼
東郊理有疆兮大君至止敬斯皇兮必躬必親供神
倉兮神之聽之登穰穰兮以嘏曾孫受天之明兮又
歌曰倬彼東郊壇其崇兮大君至止敬斯隆兮必躬
必親率我農兮農廼不惑樂歲豐兮以祝天子萬福
攸同兮

雖肅殿賦以思齊咏文敬和協德為韻

帝御雍洽之運天挺睿聖之姿念欲億年萬年皇圖
梅谷集 卷一 三

期于永固其在一日二日天命勅于時幾勸學則特
隆訪落勤政則益廣諏咨皇皇穆穆皞皞熙熙德播
而庶邦以之流被威加而萬國於是景隨維時於變
繫上之為廼亦旁咨令淋之助抑且仰承聖善之貽
故大君之有作真匪夷之所思肆聿追于往哲寔遠
紀于周詩周詩伊何厥有思齊首言聖母大任之教
斯遠次及賢妃太姒之音孔皆羗姬文之為德誼神
人之俱諧在廟而肅肅匪懈在宮而雖雖不乖亦保
亦臨懿彼聖功之密罔恫罔怨肇為王化之階卓哉

文王亶乎至聖西方之思南面之鏡胡自昔而莫當
邇於今而更盛天臨龍御樂秘殿之崇開日揭鴻名
取周家之美咏命以雖肅節之丹觀璇題初煥金鋪
始分光陸離其璀璨氣縹緲以氤氲遠而望之若絢
朱霞而映朝日近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青雲廼宣
召乎碩輔爰覃創乎箴文告戒方于盤几起居接于
朝昕蓋非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亦豈
為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出號令唯高標乎格言
如顧諟乎明命信文王為可師執周德之惟競仰而
思之施于有政其雖雖也藹乎微柔之懿質而萬邦
皆和其肅肅也凜乎敬止之儀刑而四國以正故曰
協德既和且敬嗟殷銘之既泯肆周誥之日磨率
敬之不足歎君德之為顯惟我明聖首建中和治罔
安於豫大業克念乎負荷仰睇巍扁則儼其聖人陟
降頌讀箴文則恍其周詩晤歌故日以乾乾夕惟業
業四海平中萬邦和協怙冒之化丕成謳歌之聲載
決莫不曰於都哉天子也禮樂超于百王勲德光于
十葉蓋此譽髦有造有德凡遭值乎聖時皆涵咏乎

帝力瞻北極之峨峨觀南端之翼翼曰有嘉名古昔是則所以上表哲后之規下詔來世之式爰賦八韻以告四國祝我皇祚與天無極

箴

制治保邦箴有序

臣嘗讀書至周官制治未亂保邦於未危則作而嘆曰於戲此周成王之所以為盛也夫成王以冲聖之君承重熙累洽之後當其時六服皆已承德四夷皆已賓服薄海內外皆已歌咏雍勺而頌太平豈不治

梅谷集

卷一

五

且安哉而成王不謂治也安也其君臣交儆皇皇乎若臨深若馭朽而不可一日安者此曷故耶蓋治與亂相乘者也安與危相倚者也善為治者制之於未亂則無亂善為邦者保之於未危則無危及其將危將亂而為之則已後矣是故聖王慎之慎之如何亦曰敬焉耳夫人莫不當敬也而人主為急人莫不知敬也而人主為難語曰執缶者移執王者偃執愈重則敬愈至何者惟恐其或墮也而況人主所執者天之命也民之紀也亂危之機甚於墮毀可不敬乎故

曰急然而人主位甚尊養甚厚而攻之者又甚衆也故心為易動而欲為易生以易動遇易生懸旌不足喻矣故曰難懼其難而不圖其急則一念之肆禍敗隨之欲治之無亂安之無危胡可得哉古之聖主不恃盛時以納規蓋臣不忘熙朝而進誨為是故耳矧大寶之箴陳於繡古丹扆之箴獻於德裕彼二臣者其所遇何如主猶然竭誠陳說冀資黼宸今臣幸遇聖主躬致太平德則成王之德也時即成王之時也而兢業不忘謹終如始又有憂成王之所憂者將順獻替職在臣等其區區之忠顧後於二子哉因拜手稽首繹成王制治保邦之旨為箴以獻箴曰人亦有云為君寔難君何難哉曰治與安治不足狃安不足恃而亂而危勢則相倚方其治安具曰胡害及亂之滋甚害甚大迺知可畏非危與亂亂危而圖已不可遠器滿則傾日中則昃何以保之皇惟敬德稽古帝王為戒方盛固遊固逸保泰是兢成王之世周道四達王曰念茲如天方割維彼亂危惜豈在明我防其漸制於未形畏天之威不敢怠荒治以丕顯邦是用

梅谷集

卷一

六

康旨哉斯言人主永鑒鑒之不逮惟狂罔念敬日以
衰治日以降事起所忽禍生無妄治忽之來惟人所
召成王之思永以為告天之立君為華夏主厥惟艱
矣惟敬作所勅天之幾一日二日禮以禁奢樂以防
佚勿謂我貴而即驕矜勿謂我富而作衰淫勿謂我
智拒諫飾非勿謂我聖言莫予違制治伊何我心孔
治保邦伊何保身則是逸欲之萌危亂之基小臣稽
史敢告前疑

夜氣箴

梅谷集

卷一

七

維皇上帝下民降衷厥有恒性其初則同既曰同矣
曷其頓異曰聖曰狂名則有二維此聖狂曾不容髮
理欲之間舜蹠之決克念罔念趨既殊方聖者益聖
狂者益狂譬彼山木鬱鬱蒼蒼旦旦斧斤為木之害
彼美山木頓改其初日夜所息雨露所滋生意暗長
有茁者芽牛羊來思牧者存加雖保易生能保厥美
曰山之性濯濯而已嗟嗟濯濯豈山之性迺彼狂人
亦性是病夫性之初曰仁與義人皆有之夫豈不美
內欲外誘為性斧斤伐之旦旦撼我天君道為物役

性逐情移天理之良其存幾息維此幾希夜氣所息
當其嚮晦群動間寂人心之危如席斯撒道心之微
如芽斯茁天機清明平旦可驗即而存之所生奚忝
胡乃怙亡侵尋旦晝隨息隨喪心與物關久也寢微
理不復還形雖人斯禽獸豈遠嗟嗟上帝命我以人
人而禽獸寧不可矜故在孟氏為人契緊夜氣一言
所當龜龜得其旨者惟我晦翁曰晝有夜如時有冬
蟄坏其戶木歸其根發育之妙綿綿寔存維人一身
宴息嚮晦齊心肅躬惕惕靡懈朝聽晝訪寔基於斯
我惟戒謹念茲在茲嗟嗟懿訓儼如日星於惟吾黨
拳拳服膺服膺維何是用作歲山木之美有如吾心
若彼雨露滋滋是求若彼牛羊濯濯是憂晝為宵養
交致其幾聖何人哉希之則是

銘

硯銘應制六首

地乎靜天乎玄安安而能遷

其二

靜亦定動亦定故壽以世計而永保其天命

其三

不水而澤人文四方澤無疆壽亦無疆

其四

磨不磷注不盈外確而中泓用以翊我文明

其五

敵乎其璞煥乎其文文質彬彬是謂席上之珍

其六

貞爾質以能守也虛爾腹以能受也不傾不涸其可久也

梅谷集

卷一

九

寶善亭銘

今翰林院蓋有寶善亭云寶善之名昉於楚語其言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則寶之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朝夕獻善敗于君則寶之若曰國有人焉為國之重故足寶爾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嗚呼是亦寶得其寶者矣我朝設翰林院而簡天下文學之彥儲於其中以備訓誥以備論思命之曰史臣亦彼二氏之遺職也有能善於其職稱國家所任使國家將有賴焉其為

國寶孰大於斯斯寶善名亭之意也然善不易名職

不易稱是用作銘以警朝夕銘曰楚語有云國有至

寶寶得其寶維國有造厥寶維何寶在善人白珩之

玩非國之珍卓哉王孫其言甚大寶善名亭意與之

會適會其意適顧其名堂曰白玉以比白珩匪王之

貴而善之先國家建職首重儒賢曰此儒賢儲之史

館其人如玉爰作圭瓚洋洋帝典副皇墳上討下

述郁郁乎文亦有論思時承顧問經綸之資密勿之

訓凡此克當

卷二

十

只斯曰寶只維國有人為國之紀嗚呼此亭意或在

斯名之不稱不其惜而上既寶之我自珍之不珍而

喪請觀銘詞

贊

趙清獻公畫像贊

儼然者容耶穆然者思耶焚香而祝于穹然者無一不可與天知耶蕭然而隨者琴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耶帝曰為政簡易亦如斯耶於乎清德遠矣九京不作于政則煩于貨則黷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我贊

其像是訓是則

韻語

訓內韻語

帝王之盛威嚴內則內則既脩其儀不忒齊于而家教于而國內和外理此之謂盛德詩有二南後王之式泚女是求展轉反側幽閑之思不淫于色麟趾騶虞之化說者謂始于閨閤迨及宣王周道兢兢有一脫簪之姜后而遂赫然以中興故鷄鳴庭燎車攻吉日詩人竝陳以勸妃匹迺知內教理亂之本哲婦傾

梅谷集

卷一

十一

城監之不遠三代以還厥有列女紀之彤管足光青史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警桓不溺繁音玄熊攀欄馮媛則趙夫豈不畏愛其君而忘其軀割恩同輩班姬有詞夫豈不愛後來者將有觀於斯彼美泚姬可與道古能脩其德以輔其主我儀圖之作為懿訓惟治本之在家肆教行而自近凡我內人庶其訓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婦德所尚居室正位婉嫕肅慎禪予至治勿脩爾容而泚爾止治容求好予不敢通蓋無謂房閨之幽昧而天鑒無象無謂寢席之闇物

而神聰無響日中則景月滿則微可安其隆陰以自

肆於官闈為故色不可恃愛不可偏欲不可黷寵不

可專我以訓勤為締為綈先其贊織服之無斁我以

訓儉曷滄曷否被之祁祁裋衣副首我以訓孝奉我

宗枋以親圭瓚以共統紘我以訓敬憂畏相箴曰惟

婢子敢有淫志我以訓慈樛木逮惠詵詵螽斯迺繁

厥類我以訓慎外戚是制游龍流水澤不可繼備茲

衆德儼予一人家道以正王猷有倫譬彼天地予資

其始而爾資其生譬彼陽陰予主其施而爾主其成

梅谷集

卷二

十二

於乎豈惟予一人之休寔宗廟社稷無疆之福

啓

再謝 慶王啓

伏承 殿下特頒贐禮向已控辭茲行至靈州復蒙

遣儀賓邵譜追餞且出睿札諭以前禮懇欲領受職

感且悚敬拜登駝布仰答勤綬其帕金紵綃及賞家

人路費仍附邵譜壁上謹具啓稱謝者伏惟 殿下

為善而樂有餘見賢唯恐不及聲比九臯之鶴曠野

同聞量猶千頃之波細流不擇故如職庸謏初幸瞻

依遂辱下賢之盛心特推敬使之隆典所頒臚貺真
溢常規職自念藉公事以來朝豈宜因私親而受餉
敢方成命用守鄙表蓋將以不賄聞於諸侯亦且以
無私尊于天子乃 殿下禮必加以三錫情未諒其
百辭特遣國賓遙申睿札職迴環把誦既感激乎
王言展轉思惟又重違乎 國體量登駝布仰荅弘
恩倘藉象服之宜克稱緇衣之好職無任感戴欣忭
謹具啓謝

中堂余老先生請啓時晉太保

梅谷集

卷二

十三

黃閣演綸副台垣之重望青宮晉秩躋揆席之崇階
衮玉維新嶺廊丕耀蓋幸邁者吾君大慶而同升者
我輩枉榮夢傳說以賚予初應爰立之命拜召公而
為保益資夾輔之勲懼竝集於螭龍治期登於堯舜
爰差穀旦肅戒芹筵若作和羹共調鼎鼐之實我有
旨酒迭奏笙簧之音與鶴蓋之惠來循鳳池而延佇
謹啓

同鄉合誦新進士啓

聖世崇文彌重賢良之選碩儒應制彙膺忠孝之求

翺齊奮於閩南群遂空於冀北蓋所遇者不徒文景
孝武之主而自奇者美富鼎董公孫其人卓矣明經
裒然射策上登一覽特賜甲科數四十以加三才一
人而當百雲開五色祥發叶於倫魁星見三台祝同
升於公相乃以是月某日恭脩故事爰秩初筵結綬
彈冠衍衍鴻磐而迎上客吹笙鼓瑟呦呦鹿鳴以宴
嘉賓鼓袍笏之來臨詫粉榆之勝會謹啓

梅谷集

卷二

十四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三

疏

議處京操班軍

臣聞蓄威而昭德者立國之訐謨也居重而御輕者撫世之上策也然其要則在責實矣實之不責而徒崇擁衛之虛名脩簡閱之故事方海內晏然其威武之備已朽鈍剝弊而不可振不知一旦有急則焉用使之今之京操班軍是也京操之有班軍也蓋自我太宗文皇帝定鼎之後既以設五軍營以教武備矣而又以京師諸夏之本也四方之極也宜更有以宅中而制外者迺摘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近衛諸軍輪班上操以內擁宸居外捍邊患其訐謨之所建立上策之所駕御豈不為千百年久安長治之計深遠哉顧天下之治久矣兵政日弛又籍多虛列聖相承若景泰若成化若弘治嘉靖之間或為十營或為十二營或為三大營無非加意而申飭之然而卒兩之勢已減於國初之時矣至於今日尤有可慨者焉春秋二班非不踐更也京營操練非不備數也於稽

京東行
館陶州

其實缺無完伍矣弱無完卒矣教閱之際且不足以耀武而令衆庶見也而況於緩急足賴耶此其弊蓋有四一曰工役之苦諸軍之入操也以閱武也閱武之方必群其卒伍而日省月試之俾耳習於令手習於器迺可使耳今或役之工作矣勞苦以縈其身則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則弓馬之藝疎名為營卒寔與田畝市井之夫等縣官豈有賴焉二曰替役之難夫軍不期於衆期於精故令甲少而入籍老而出籍而以子弟之壯者代之以期精也而更代之際非賄不行衛而衛之吏難之司而司之吏難之卒老資不能輸賄則終歲累月苟且應役而壯者不得收操矣孟賁之勇也迨其衰而女子先之治軍者而焉用此老羸為也三曰賣放之奸班之來也有都司以統之有指揮以分統之而其壯而黠者賄所統領於途脫身去將領利其賄與其糧亦遂縱之去迨至京營按籍而號之則又展轉催覓以應虛名詭不可問如此伍安得實也又安得精也四曰剋減之害諸軍雖遠近異也然大都班於春者以秋歸班於秋者

梅谷集

卷三

梅谷集

卷三

以春歸歸而偕妻子戒張繡席未及爇而勾發之令
又下矣是一歲無息肩之期也至勞苦也廼所在將
領有役占者有從而盡尅其糧者而責以訓練何異
驅枵腹之人戰也鮮不仆矣凡此四弊皆所以亂軍
政者也無惑乎班操之軍名若存而實若亡者也臣
伏願 皇上勅下兵部跡舊制之所以善而復之燭
今日之所以弊而剔之著為令凡班軍入更者即屬
之團營簡練校閱以春秋耀吾軍士無以工作役之
其不得已而有工作請如先朝故事於三大營之棟
榑谷集 卷三 一三
而存者取用踐更之時令所在有司挑其少者壯者
勝戈而任戰者遣之其不然者罷勿遣老而願出籍
者即許出籍司衛之吏毋得以需賄斬壯而宜應籍
者即以實應將領之官毋得以納賄脫行而有口糧
者使被實惠為之長者毋得遞相尅奪天下之人仰
見 皇上申明軍實加意武備則將兢兢奉法務修
實效輦輅之下常有十餘萬精兵蓄威昭德之謨成
居重御輕之策得矣然治軍莫如責實責實莫如任
人內其任於京營諸大臣乎外其任於監司諸大吏

乎二者得人則將領之賢否可核卒伍之虛實可稽
而祖宗之淵謀懿識不自此而光大之哉此又廟謨
所當先加意者唯萬萬採納幸甚

論

天子守在四夷論

夫中國之有夷狄也是天之所以限內外者也夷狄
之患自古患之善守天下者守我門庭守我邊圉能
使四夷不至侵軼焉足矣未有四夷而反為吾守者
也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何以故哉蓋中國內
榑谷集 卷三 一四
也四夷外也而以仁者無外之仁視之際天之覆極
地之載而皆吾人也而皆吾度內也吾而御之有道
撫之有素則彼亦人耳將懷德畏威之不暇而肯悍
然與我從事於邊鄙哉彼其邊鄙不爭海宇安然中
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則雖謂夷狄
為吾守可也故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四夷率服又
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夫率服咸賓則守在夷狄之
謂也而必先之惇德慎德則有道之謂也然天子之
所謂有道者何也蓋其道莫先於治內朝廷者四方

之極也中國者邊陲之本也四夷交侵豈獨四夷之
罪哉亦以吾中國之治弊而不振而戎始生心焉譬
之夫人元氣不寔而後百邪得以中之也是故聖帝
明王有見於此也振之紀綱施之政教凡所以休養
天下之力訓齊天下之心和同天下之俗者靡不兢
兢焉為治內計及內既治矣而遠人不服則唯脩文
德以來之舞干羽以格之為文告之辭以訓之為寄
象鞮譯之官以順之達其志通其欲以漸馴其性而
不區區於城郭溝池之守卑馬甲兵之威何者城郭
溝池車馬甲兵非有道之世之所恃以為固而為武
者也夫是以四夷仰中國之聖慕重譯之期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於是乎有三苗之格矣於是乎有
旅獒之獻矣於是乎有楷矢之貢于肅慎矣於是乎
有白雉之來于越裳矣中國之勢常尊而不為勞四
夷之勢常卑而不為擾冒頓呼韓皆天子之臣妾也
被髮雕題皆天子之編氓也控弦鳴鏑皆天子之精
銳也區脫龍城皆天子之牧地也大漠不毛皆天子
之版圖也彼四夷者孰非吾守而中國者亦安所事

梅谷集

卷三

五

守哉故觀於唐虞三代之盛天子方千里以為
其次為侯服其次為綏服則所謂中國也又其次為
要服又其次為荒服則所謂四夷也四夷之人皆在
五服之內是天子之所正朔而加明堂而朝也天子
之守不在四夷哉迨于後世內治不脩疆場多故而
四夷之患亦孔棘矣故雖宣王師干之試有以揚飛
翰之武常服之戒有以遏匪茹之侵吾猶惜其非有
道之盛也而況于遠畧徒勤者驅天下之命以震種
裘國勢浸弱者竭天下之力以奉胡虜者哉嗚呼中
國之御四夷于是凡幾變矣有道之世以四夷為守
也及其弊也則有築朔方置珠崖者是以邊境為守
也則有割燕雲棄兩河者是以內地為守也則有烽
徹甘泉盟對澶淵者是以都城為守也蓋至於以都
城為守則庶人之守而非天子之守矣蓋庶人愛其
家者也天子愛其天下者也家之患盜也猶天子之
患四夷也然庶人有家一家之外非吾有也故謹吾
高鑰高吾垣墉而其守已固矣廼有斬關奪篋之盜
至則委而去之計無所復之耳天子者以天下為家

梅谷集

卷三

六

以京師為室以諸夏為門戶以四夷為藩籬柰何籬落之間即為吾敵而不為吾守也其甚也而矚我門戶而窺我室家是以天子之尊而下同於庶人之守也可不為寒心哉嗚呼則亦御之而無其道也故曰善御夷者其本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綱紀通於斯說者而內治脩而元氣寔而四夷懷德畏威而不敢擾謂守在四夷也詎不信哉矧吾內既治矣則固不恃四夷以為守而吾有不守之守者在也

梅谷集

卷三

七

原性復性定性同異論

古今之言性者紛紛矣而立言之詳可以並觀而互發者唐韓愈氏之原性李翱氏之復性宋程明道氏之定性是矣是三子者皆有道者也迺其說猶有異者君子不可以無論也且性何謂也太極之真二五之精自天降之自人受之其未發也仁義禮智信之理以具一真自如而已矣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無不善也其有不善者拘於氣而習遷焉者也非性也其未發也喜怒哀樂之感以形物至知知而已

矣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情無有不善也其有不善者絀於物而習壞焉者也非情也譬之水其初皆清也是水之性也其或流而雜於淤泥之中則濁矣豈可以濁謂水之性哉又豈可懲水之濁而遂壅遏使不行哉是可以觀性已古之見性者以夫子為準其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者性相遠者習信乎性之無不善也而子思得之夫子孟子得之子思其言性之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即性之善也而性何有惡也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即情之善也而情何可滅也曰性善曰迺若其情則可謂善矣由性之善有情之善由情之善知性之善善即性情之本也而何以惡品性以性滅情也柰之何言性者之不察也無論荀楊之說君子所深疵者至如董仲舒卓然稱一代醇儒矣其立論也猶曰性者生之質非教化不成情者人之欲非禮義不節人以質言性是語氣而遺理也以欲言情是語用而遺體也則夫後世之說之紛紛也疑性之惡而謂情之可滅也奚足怪哉故韓愈氏有拘於性者生之質之說

梅谷集

卷三

八

而以三品原性焉夫性一而已所謂善也自堯舜至
于塗人同此善也廼曰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
可導而上下也是豈知性本善也而其所以有或善
或惡者廼氣稟之殊而習因以遷者乎故上焉者習
於善而已矣下焉者習於惡而已矣中焉者一習於
善一習於惡而已矣非性之有上中下也且其言所
以為性者五仁義禮智信也是五者孰而可謂不善
也愈知人人有五者之為性而不知人人有五者之
皆善是何見之未瑩也李翱氏有拘於情者人之欲
之說而欲滅情以復性焉夫性者天之命也情者性
之動也翱之言是也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其發
之喜怒哀樂或過而為不善者物蔽之也而習成之
也獨顧罪情曰情悉妄也邪也而欲屏妄息邪盡舉
夫情而滅之然後性之清明復焉夫情可滅乎天下
寧有無情之人乎且情而滅也而性奚自見也思之
以和言情欲其中節而已矣孟之以故言情欲其以
利而已矣而翱之論復性得無過乎善乎程明道之
為定性書也曰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夫靜

亦定者所謂未發之中也是故廓然而太公動亦定
者所謂已發之和也是故物來而順應廓然而大公
則以明覺為自然物來而順應則以有為為應迹性
與情異名而同原動與靜異時而皆定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而性之體以存性果有惡乎此善原性者
也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而性之用以行情果皆妄
乎此善復性者也愈論性於既遷之性而遂以性為
惡是觀流而忘源也翱論性於既戾之情而遂以情
當滅是反鑑而索照也此其所以異於明道氏之書
也嗚呼不有明道之書而思孟之旨將何以發明於
萬世哉雖然言之參伍必究其是而理之似是尤必
析其精韓愈氏原性先儒以為過荀楊遠甚至其言
三品之說則自性善之旨既明而人人知非之矣獨
李翱復性之書所謂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其言有似
是者夫六因皆妄黜聰去智以求勝乎外物者此佛
老之所謂定也其意非不美然而去吾儒之道遠矣
蓋吾儒之心虛而入於寔佛老之心虛而流於虛寔
故求定於定虛則求定於靜而已求定於定則內外

忘動靜一太虛之天無累也求定於靜則苦空寂滅而以吾心為枯木為死灰也無過過於虛乎翺之欲滅情以復性則亦懼動之為累而為黜聰去智之見雖陷於佛老而不自知也此復性定性之所以尤異也故復辨之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嘗讀書至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未嘗不嘆聖人之所以測天者法至精且密也既精且密而天不能違焉而參贊化育之政行乎其間矣夫天周於上而

梅谷集

卷三

十一

日月隨之以轉其運不息者也而亦不齊者也唯不息也則有周天之度唯不齊也則有畸零之數於此而非有法焉以測而合之吾恐上天之運無以驗於人而生人之道無以則於天天人之際不幾於盤乎是故聖人重之夫曆數之起上矣堯當三苗亂德之後二官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於是命羲和者纂其業而脩其職迺言曰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夫時一定歲一成而百工之釐因之信乎曆之急也故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是三聖人之所授受者靡不以治曆明時為首務矣聖人者非相傳以數而又非徒以數教天下也其所以參贊化育之權則在此始也然時之定也孰自而定之歲之成也孰自而成之蓋其法莫大乎置閏夫歲之月以十二也月之日以三十也此曆數之常也而閏月何為者也是始於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月周又不足者也天周有餘則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月周又不足則常內轉而縮及其久也舒者愈舒縮者愈縮故月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積而至於一歲之周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焉日與天會必待一歲之周而多五日有奇為氣盈焉今以日與天會之日而言之所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夫朞以三百有六旬為斷也而氣盈之數畸此六日矣朔虛之數月一大一小始會于朔又畸此六日合為十有二日矣此十有二日者將安所附麗哉於此而不為閏以附之則氣盈朔虛凌亂乖戾隨動而差愈差而錯而曆法壞矣釋者曰三年而不置閏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

梅谷集

卷三

十一

矣積之久而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月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時不定歲不成吾未見聖人之能以天下治也蓋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以天之時授人之事者也是故觀璇璣之運察三光之行道之分欽景之長短日之晝夜中之緩急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術制焉術制而閏生焉閏生而時定焉時定而歲成焉歲成而事運焉事運人非意之也其言曰欽若昊天若之為言順也不過順天之所謂虛者盈者而節之耳然閏月無中氣者何也蓋閏月之置大都以三十三月為之準其間消息停當氣節差移自然斗柄指於兩辰之間無中氣而為閏也故曰閏以正天地之中也無中氣而可以正天地之中此聖人之法所以為精密而閏之有功於四時有功於歲序也自唐虞以來傳之百世莫有能違者周禮閏月則詔王居門閭門左扉立于其中其重之也周衰天子不能頒朔魯曆至再失閏於是辰為申以申為亥而恠蟄蟲之不伏焉孔子蓋傷之也故於文公閏月不告朔而春秋謹書曰不告朔

梅谷集

卷三

十三

猶朝于廟病其不告而幸其猶朝亦存饒之意耳公羊穀梁二氏者不達聖人重閏之旨而曰天無是月也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猶者謂可以已也夫天無是月而聖人有是月月有是餘日而聖人有以附其餘此善相天地者必歸諸聖人也周禮之言曰閏非四時之正四時不得則不正柰之何其可以無重也可以已也夫天下之數有其全者則必有其餘者黃鍾之數也而有忽杪之差也五音之經也而有半商半徵之變也大衍之策也而有歸奇之劫也數不極於忽杪音不折於半策不歸於劫而能為全數全音全策乎否也是皆與曆法相通者也而何獨於閏疑之哉

梅谷集

卷三

十四

論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

論人者論其大節而已矣大節既立則其人品可得而定也蓋吾於西漢得一人焉曰張子房於後漢得一人焉曰諸葛孔明是二子者非兩漢之人也其諸三代以上之人與何者其大節立也夫人臣之節莫大於君臣之間亦莫大於進退之際是二子者其於

是則無媿矣子房家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弟死不葬為韓報讐此其氣固已烈烈而貫天日矣及博浪之謀不遂則藉漢以滅秦橫陽之命不終則藉漢以廢項孤憤間關幸值真主君讐以復已志以伸則奉身而隱之進退雍容視權利若敝雖然鴻飛鳳舉矰繳何慕嗚呼子房真人傑也哉孔明生當漢季遜跡隆中當時蓋以卧龍目之然不三聘則不起不帝胄則不仕其進也正矣迨其委身先主恢復是圖受遺託孤忠貞益篤出師二表聲討賊之義明鞠躬之節不以利鈍成敗而貳其心至今讀之猶令人凜凜生氣髮上指而涕沾襟也嗟嗟孔明雖與日月爭光可矣愚嘗合而論之子房始終為韓故義主於報讐而其託身赤松也飄然有知足知止之風孔明始終為漢故義主於討賊而其始出隆中也毅然有弗顧弗視之操君臣之義則重矣進退之義則明矣遍觀兩漢曾有大節表表如斯者乎故曰二子者非兩漢之人也三代以上之人也或曰評二子者有遺論矣鴻溝之約背之者誰與子房教之也劉璋之弱先

梅谷集

卷三

十五

主固不欲取而孔明竟取焉失信義於天下其中蓋有利害苟且之私三代以上之人果若是乎曰此無足為二子累也子房義在復讐項不覺讐不復鴻溝之時項亦窮蹙甚矣漢以太公故宜與之盟太公歸而漢何患哉假令養虎遺患以籍之暴戾聞其民而糜爛之生民之禍曷其有極故不得拘拘小信而棄救民之大義也至於劉璋雖漢宗室然自其父劉焉陰懷異志董卓之亂諸侯猶有討賊尊漢之師焉焉獨乘間竊據擁兵不臣蓋真漢賊矣先主區區濡忍非孔明其孰決之故其取璋者以討遺奸以資恢復所以為義也而非以失義也是二者烏足為二子累哉矧大節既立則人品可得而定也愚何暇為之深辨

梅谷集

卷三

十六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如何

蓋嘗讀太史談自叙首論六家之要指云六家者陰陽墨儒名法道德也維昔三代之盛道德一風俗同人無殊言家無異說粹然一出于正儒者之道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惡觀所謂六家哉周末聖學之晦

久矣於是異端雜流紛然並起人立一家家執一說以與儒者抗而六家之名始立然其持之有故也成理足以惑天下而使之從者尤莫如道德家世之言黃老者是已夫曜靈伏藏則燭火輝英韶齔響則淫鼃奏江河驟涸則桔槔涸黃老之熾也其當儒之衰乎是故世儒往往闖其藩而入之涉其波而揚之而莫之覺悟而何惑乎太史談之言邪談之言諸家也無論已其言儒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其言黃老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嗟乎語其術則博約異矣語

梅谷集

卷三

十七

其功則多少異矣儒之於黃老也果何足與較短長而論得失哉不知談之所見者漢之儒也而非聖人之所為儒也聖人之所為儒者其道仁義禮智信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經易詩書春秋其具禮樂刑政其體誠意正心脩身其用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施至博而未嘗不至約也其功至多而未嘗不至逸也至如談所見漢儒之徒逢衣博帶先行舜超拘拘先王之言竊竊然號于人曰儒而不適於用其心業以非之矣而又觀於世主文景用黃老而效武

用儒而不效其大致相遠如此故其見愈堅而其說愈謬高談乎黃老則曰大道之要去徼美黜聰明也然而儒者之道亦豈徒敝精竭神率天下而路乎哉卑絀乎儒者則曰六藝經傳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然而墨守訓故緣飾章采焉者豈足以為儒乎哉且孝武用儒而不效其所用者何儒也承明侍從持論不根徒步公卿曲學阿世聞力行之言則報罷陳天人之策則見疏而又不勝其多慾喜功之心其不逮文帝尚寬大修玄默者遠矣而又惡

梅谷集

卷三

十八

得以不效歸之儒也而談之言若此是何異與羽鉤金之謂也豈不易之論乎說者謂司馬氏先黃老而後六經是非謬於聖人良有以耳蓋漢儒之醇者獨推董仲舒仲舒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道者勿使並進嗚呼亦可謂粹然一出於正矣亦可謂非黃老之所能惑矣談何足以窺之哉談何足以窺之哉

李絳對憲宗用人不私親故論

宰相事君以人者也而用人之道公無私焉爾矣所謂公者非公於人也公於心者也所謂私者非私於

人也私於心者也吾以公天下之心薦天下之士於其才而真知之則於其才而亟用之故不必其出於親與故固公也即雖出於親與故亦公也蓋國家之需才急矣吾之薦之也為其才也非為其親也為其故也吾之至公無私之心固足暴著於天下也苟親也而才故也而才吾則既知之也而遂遂焉恐天下之以私議我而遂引嫌却避而不敢進則是棄事君以人之大忠而存私其親故之小嫌也其為私也不抑甚乎且其所知者不敢用也則其所用者非所知

梅谷集

卷三

十九

也用之以不知之人而姑試之以不能知之事而姑責之以不可知之效國家誰與為理者賢相固如是哉唐李絳之為相其所用多親故也當時蓋有疑其私者即憲宗亦且疑之矣廼絳之對憲宗曰非親非故臣何由知其才絳之意蓋謂於親於故知而用之也非用而私之也嗚呼絳真賢相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天子者操官人之權于上而以顯庸任使天下之士宰相者佐官人之權于下而以薦達汲引天下之士皆以官人為責者也然官人必先於知人焉

夫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一官也必度德而任之而罔德者不得參一事也必論才而授之而匪才者不得參吾何以知其德不德才不才之間而權衡評騭之極其當哉無論德不德才不才之間也即均之為德也均之為才也而德之器異才之受異如所謂智者慮事定計仁者臨貨分財謙者理民處平禮者賓秦贊見賢者用民獲衆聖者制天地御諸侯若此乎其難齊也使非真知則孰自而別之使非其素所相與周旋共事之人則孰自而知之親者故者是其素

梅谷集

卷三

二十

所相與周旋共事之人也其人品之高下德器之輕重才譎之大小其知之也亦已熟矣是故舉而進之吾君度德而任論才而授而無罔德匪才之足虞而又無位不相配職不相宜之足慮此吾夫子所謂舉爾所知也夫宰相不以親故嫌而日舉所知而進之以為國家用則天下之人亦將皆日舉所知而進之以為國家用如是而天下有遺才者否也天下無遺才而天下有遺治者否也記有之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讐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苟利國家不望其

報嗚呼此萬世事君以人者之準則也蓋苟利國家者相率以圖公者也至公之心也不望其報者不違恤乎其私者也無私之心也公無私矣即讐且不辟况於親乎親且不辟况於故乎古之人有行之者蓋得是道耳是故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彼固不自疑而天下之人亦無得而疑焉春秋之祁奚晉之謝安宋之曹彬呂蒙正是也夫祁奚之舉午也而不為嫌曹彬之舉璋也璨也而不為嫌此不辟子者也謝安之舉玄也而不為嫌呂蒙正之舉夷簡也而不為嫌此不辟猶子者也子與猶子而猶不辟則親者故者益可無辟矣凡有所辟皆生於有所嫌有所嫌皆生於有所私宰相者公豈私者也而何嫌何辟耶何示天下以不廣耶愚故深賢夫李絳之不辟親故者

四方言利病一切報罷論

蓋宋有賢相曰李文靖氏文靖自言居重位無他長唯四方言利病者一切報罷之以此報國而已於乎可謂得宰相之體矣夫宰相者大臣也大臣慮四方者也四方有利慮以興之四方有病慮以去之而矧

梅谷集

卷三

二十一

四方有言利病於前者宜其聽之也若決從之也若流以振國家之治矣今一切報罷而曰以此報國也而後之君子亦遂信之曰得宰相體也則何以稱哉蓋議天下之事易為天下之事難上書言事者議天下之事者也宰相者為天下之事者也彼以其易而易言之吾以其難而復易為之今日有一言利病者吾取而奏之而出一令焉下之民明日有一言利病者吾取而奏之而出一令焉下之民意見愈出議論愈多議論愈多法令愈煩輾轉乎擾擾乎天下自此多事哉故夫無故而發利病之端而貽天下以多事者此固少年躁進之士之所扼腕而言攘臂而議而老成謀國之臣之所持重審固而不敢輕發者也何者國家之初創造之始其所長慮却顧以為子孫千百年共守之制者皆已纖息備具矣為子孫者苟安坐而率循之皆足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而無事於多事為也彼少年躁進之士上者為名歆下者為利怵往往欲有所增改以惑世主是故常取天下之事嘗試而漫言之其言之有理出之有章非不有輕前人

梅谷集

卷三

二十二

之意而徐而核之知其一而不達其二見其利而不睹其害僅可以諛一時之聞而不可以立百年之計使為宰相者而亦不勝其好名喜功之心輕聽卒信取天下之事嘗試而漫為之計慮未審或以人言而遽行執守未定又以人言而遽止朝令夕改迄無寧時則利害之寔亂矣國家豈有賴焉且國家法制備具天下之民其熟於耳目心志亦既久矣今一朝之間欲使去其舊而增其新不唯更革之際紛紜積苑不勝其擾而民心亦且駭愕疑畏而莫知所適從本

梅谷集

卷三

三十三

以興利而天下卒莫蒙其利本以除病而天下之病日滋其所傷不既大哉故善種樹者其根欲深其土欲固土日日而易之則無生木矣何也木不安於其土也善治民者其德欲深其令欲固令日日而易之則無善治矣何也民不安於其令也民不安於其令而欲無傷不可得也民之傷矣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然則文靖之報罷諸言利病也者順百姓之情破策士之見守祖宗之法省議論之門謂之得相體也不亦宜乎蓋嘗觀趙中令矣中令相太祖太宗於

草創之初豈不願集衆思而廣忠益哉然於屏間每設一蹺諸凡上書陳言者率內諸其中而莫之省也老成謀國之見類如此及至王介甫相神宗求治太速日引新進好事之人取祖宗之制而紛更之竊竊然號于朝曰是所以興利除病也然而紹聖之治遂至多事然後知文靖之慮遠也曰文靖於言利病者報罷矣廼日奏水旱盜賊何哉嗟乎此其所以為老成也夫治欲簡而心欲勤其報罷者非因循也將使治體簡靜而四海享清淨寧一之化其日奏者非多事也將使艱難上聞而人主有憂勤惕勵之思於乎宋之宰相吾以李文靖為最

梅谷集

卷三

三十四

議

陽明先生從祀議

夫國之大事在祀自古嚴之矣而黷宮從祀之典主於追崇賢哲揚勵世風尤莫有嚴焉者蓋其禮起於漢延光其議起於唐貞觀至宋元豐淳佑景定之間而益盛矣今載在祀典凡能明聖經則祀之能翊斯道則祀之蓋特論其人焉耳矣不必盡取於異代也

明興二百餘年 列聖承休右文興學宜有明經倡
道之賢生於其間以應特祀者而何寥寥也間嘗有
以王陽明先生請於 朝朝下其議群臣之許之者
十不能二三嗚呼元荒虜耳猶能推其臣如許衡吳
澄者俎豆廟庭今先生之於衡於澄何如耶而議者
求備厚責謗頌參半是謂聖世無孔門之賢也其亦
足異也夫愚請詳議之以荅明問可乎愚蓋讀毗陵
唐太史氏薛文清從祀議矣畧曰聖人之道有宗傳
有羽翼所謂宗傳者若回之庶參之一貫之獨得其
梅谷集 卷三 三十五

宗是也所謂羽翼者若謂門人之達之勇之藝之文
學政事言語得一體分四科是也此孔門人物之衡
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宗傳而後
可以祀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漁洛四三鉅儒而足
矣雖七十子亦有在所略者矣而況於經師之口傳
與王韓輩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群然而俎豆焉則
羽翼之故也嗟乎繹斯議也而陽明先生從祀之議
可推矣先生幼稟奇資長敦正學挺然以豪傑自待
毅乎以聖賢為師其歷仕也秉忠誠持節義慷慨而

靖國家之大難其倡道也精涵養致良知直指而開
後學之群蒙生民望以東山學者仰之北斗假令及
門孔氏不知其當居何科而夷攷生平其背於聖人
者則寡矣以是而謂聖人之羽翼也不亦可乎以是
而躋聖廟之從祀也不亦宜乎而世之議先生者大
都有二焉或謂其少時一溺於詞章再溺於技射又
再溺於佛老神仙以為非真儒也不知學以變化氣
質者也先生彌歷多方始窺真境其善於變化正儒
者難事而徒執始學之未定以掩其居夷動忍之後
梅谷集 卷三 三十六

造詣涵養之深也豈定論哉夫宋嘗祀張橫渠矣三
變而始歸正橫渠不免也而不害為大儒何疑於先
生或者謂其致良知之說恐近於慧以為偽學也不
知君子立言明道各有攸當致知存心非二理也真
知力行非二事也知道者一之而不知道者二之也
矧知知也致其知而行即在矣知行合一正先生喫
緊示人處而以慧疑之過矣獨不見朱陸異同乎一
道問學一尊德性蓋疑陸為禪者多也而世廟進而
祀之天下無異論焉又何疑於先生且祀何昉乎昉

乎人心而已古者設學曰瞽宗使有道德者教焉
沒而祭之以為樂祖蓋生則師之沒則祀之亦人心
之公也聖王不拂乎其心因特隆乎其典而寓勸焉
孔子所謂天下之大教是已今人心之於先生何如
邪愚嘗道越中先生之學不啻家傳而人誦之也群
就書院尸祝其中諸應賓興登天府者既謁謝文廟
則復謁謝先生之祠此可以觀人心矣因人心之所
欲祀而祀之以比於樂祖瞽宗之義以列於漢唐宋
諸儒之間以明我國家右文興學之盛此亦今日
梅谷集 卷三 二十七

謹議
策

問稱帝王之德者莫辨于書矣一則曰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一則曰竇聰明作元后則是人
主之德莫大于聰明者矣乃儒者之論或有謂
以聰明平淡總達衆材歸之主德者或有謂
人主當務聰明之寔而勿求聰明之名者是
果商周二書之旨歟五帝虞舜為盛濬哲文

明德至茂矣而猶惓惓于明目達聰及股肱
耳目之命豈所謂聰明者固自有妙用哉厥
後世主有以綜核名寔稱者有以政察奸勝
稱者有強明自任者有精于聰斷者彼皆所
稱為漢唐英辟也果足為聰明否歟惟我
聖祖高皇帝聖神啟運洞炤化原故其詒謀著訓炳
烺無極亦嘗聞其要領歟我皇上含靈體
睿天縱自然頃益明習幾務周念寰宇民瘼
吏治咨訪尤切威福自己聰覽若神詔書每
梅谷集 卷三 二十八

下海內欽頌以為不世出之主蓋近述聖祖
而遠媲虞舜矣即微懿更僕難數可得而揚
厲其萬一歟夫輕塵墜露海岳所不讓也或
尚有欲議奧旨可以仰裨旒黈者執事者且
獲藉手以獻焉其敬陳之

帝王所以坐照天下者曷嘗不自聰明始哉包六合
以為御則耳目弗及接綜萬幾以為理則思慮弗及
周故聰明不可不擴也然聰非任耳明非任目養之
乎昭曠之地而要詳之體立焉游之乎恬澹之途而

名寔之用審焉故聖王不徧傾聽而聰以達而索鉤
棘辨左高懼有餘于聰也而鞋續塞之不徧睎望而
明以章而察淵魚燭秋毫懼有餘于明也而冕旒蔽
之委已而不疑御衆而常足此之謂聰明之大者也
蓋書稱古帝王之德辨矣傳說之命曰惟天聰明惟
聖時憲夫聰明極于天而曰惟聖憲之是以為祇承
天命之本也武王之誓曰亶聰明作元后夫元后父
母天下而曰聰明作之所以為統一人群之要也何
也天之全畀人主以所覆也天下之環向人主而待
命也其任亦以鉅而其事亦以艱矣百室之吏必才
過百室者也萬夫之長必智籠萬夫者也況于天子
而可以汶汶墨墨為乎故曰人主之德莫大于聰明
也雖然聰明亦有辨矣善運之則我以聰明用天下
而有餘不善運之則我以聰明為天下用而不足故
劉邵之辨材曰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才而不以
事自任者也夫聰明矣而又欲其平淡何也蓋智隣
于譎不譎則平識近于苛不苛則淡大才無才平淡
之聰明乃真聰明也由此道也故能盡群材之用而

梅谷集

卷三

三十九

衆人之耳目皆吾役焉所謂主職其要臣職其詳固
達於聰明之體矣朱熹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寔而不
可求聰明之名夫聰明一耳而必致辨于名寔何也
蓋任得其人者為寔任失其人者為名兼聽並觀者
為寔曲聽偏寄者為名習事久而通者為寔師心而
成壅者為名知此術也故能清萬化之源而衆人之
耳目不吾溷焉所謂耳無私聽目無私視是審于聰
明之用矣考之古憲天之君作民父母之元后率由
此道而虞舜其選也史稱其濬哲文明重華協帝天
下之事豈有不在其獨照中者而舜且明耳達聰咨
于四岳以股肱耳目命之當時四凶投裔三苗分此
臣主雍雍揖讓于岩廊之上而天下治矣豈役于耳
目哉後世上德浸衰治體時鑿以漢宣之綜核名寔
而荀悅謂其德化未純以漢明之政察奸勝而宋均
謂其弘仁未優唐德宗強明自任矣而陸贄戒其太
察唐宣宗精于聽斷矣而令狐綯規其少恩此皆得
其聰明而遺其平淡驚其名而恃其寔故卒與古帝
王異軌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授貞符獨稟全

梅谷集

卷三

三十

智即帷幄借箸之臣能羅伏軾之士安能仰佐下風而聖祖虛懷若渴從善如流視朝燕見延納無時公卿侍從咨訪不倦嘗與侍臣論聰明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則聰明得其正矣又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而天下之事無由達矣謨訓所述身範隨之故當其時飭官惟而言無踰域馭綴衣而役止掃除藩封祚以茅土而國政不干戚晚優以祿入而民事不與誠博謀獨斷而審于聰明者豫也洎我皇上含靈體睿炳物

梅谷集

卷三

三十一

沉幾顧畏民鼎而四方之利病洞于破的親決章奏而百國之政理瞭于觀火至邇者南郊幄次面諭九卿皆吏治之藥石也而雲漢之憂徧矣退御煖閣顧問輔臣皆邊計之桑土也而采薇之慮未矣選用大臣則淵衷默斷慕商野之齊而絀其迂大計群吏則威福並施倣虞廷之典而師其兄耆德之彥矢心而任職則和衷之風也侍御之臣拱手而欽若則承弼之選也太微華蓋之上聲色不大而遐陬絕徼之外咸若耳而目之蓋聖祖之詒謀俟今日而不惑

虞舜之釀化考前古而彌光矣而執事猶思所以為旒黉之助者則請畢其愚愚聞之人主之聰明與衆庶異衆人以耳目為聰明而人主則聽有不必聞也明有不必見也衆人以聰明役耳目而人主則衆聽以為聰也衆視以為明也是故不以容光之照而隘山藪之藏不以衡石之程而排結繩之理權非不貴總攬而篤于股肱心膂之寄情非不貴畢達而嚴于萑匪貝錦之防是以海內畏周知之哲而戴其不煩朝端遵獨運之智而服其有體此聰明出于平淡而

梅谷集

卷三

三十二

名寔胥附者也伏惟聖天子臨明堂考金鏡銘箕箒採非葑廣履細旃之敷陳見若淺近而義理熟則聰明進于濡染之深其功不可跡也公卿臺諫之風議見若拂忤而事幾熟則聰明廓于聞見之廣其聽不可後也人情之微暖易欺也母以一曲蓋之國論之盈庭易淆也母以先入裁之蜚蓬之間却而勿遽聽噴室之議聽而勿遽行要在有所以養之而又無所以壅之有所以寄之而又無所以侵之由是以達群材則宰物之鑑懸于上而百職之分宜于下矣以

御百官則造謐之謨陳于外而附耳之言卻于內矣
寔者必聞聞者必寔誠者必信信者必誠明惡其蔽
于已也而公聽並照此孰非九重之聰明權惡其不
出于已也而稟策受成此孰非一人之威福將見貞
明焜焜湛恩汪濊窮簷鄙屋之情畢達煬竈翳莽之
奸弗遁此所謂太極不動而構天太空無為而百物
有虞氏手不煩揮口不煩言千載一時也何論漢唐
事哉

梅谷集

卷三

三十三

問周禮一書經畫大備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
通制國用曰量入以為出昔人理財未有不
先定經制之書矣漢事無論唐元和間其臣
撰國計簿上之即其意云迨於宋有不進錢
穀之數君子以為正有輒上會財之書君子
以為佞豈財用會計不當聞於人主與其後
祥符熙寧皇祐治平元祐皆有會計錄可一
一言之與即其中又孰為得與我 皇上御
極以來脩舉實政主計之臣思所以永利經
制廼為萬曆會計錄以上其於積貯大計果

有裨與說者謂總括計錄財用之數歲入大
不能當歲出居平無事且憂不繼設一旦有
急何以應之此又主計者所握籌而思載筆
不能盡者也今天下利源猶有可開其流或
有當塞者藉令授筭諸子使佐大司農奚施
而可願熟計焉

梅谷集

卷三

三十四

蓋宋臣蘇軾之言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
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廼有
所謂計萬世無疆焉者此豈有異謀奇策鬼輸而神
運之哉則其經制素定也經制二出與入而已其入
也必有以取之取常在下常患不能當其出孔而或
為竭澤之漁其出也必有以耗之耗常在上常患不
能顧其入孔而卒為漏卮之洩澤而竭是天下之大
殘也卮而漏是天下之大蠹也夫唯王政必自經制
始經制一定量入為出時其贏絀而輕重布之是故
三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三十年餘十年
之蓄用者常足而有餘蓄者常閒而無用即有水旱
之災非常之變官可自辦而民不擾此之謂萬世之

餉諸費踰九百三十一萬是一歲之入常不能當一歲之出也歲稔時康且憂不繼卒然有警何以應之公私詘乏廼為一切權宜補濟計非長策也執事領以今天下財源猶有可開其流或有當塞為問蓋嘗即是書攷之曰省郡田賦所由出也大司農歲按簿而責治粟使者治粟使者按簿而責州邑吏徵輸迫促逋負少矣曰漕運漕河之臣經營督察歲轉輸四百萬石無或損矣曰屯田比大覈民田稍稍併覈之即舊額未卒復而伏田稍出可次第理矣曰鹽法諸

海谷集

卷三

三十七

歲課輸太倉輸邊鎮凡百三十萬有奇利故鉅矣曰錢法自京師達藩省率官為鼓鑄佐幣行矣曰鈔關歲遣司農若司空之屬臨督之諸所徵商舶貨賄固亦少密矣曰雜課舟車有筭鐵冶有征間架有稅酒酤有權民間所需尺寸以上靡不登課額矣曰積穀中外贖醵一以佐儲備賑而又厲其令責有司取盈矣執事試籌今日於漢唐以來所謂財賦一有未備乎太史公傳貨殖善者因之其次利之其次整齊之下者與之爭今天下財源已盡開矣因而利之則可

整齊之則可而復求所以開之是爭民之政也抑桑孔且羞稱之矣無已則塞其流焉爾今所為耗財者不出是書所載邊鎮也宗藩也營衛也光祿也監庫也夫邊餉至今日極已歲可三百五十餘萬饋餉稍後輒執券索負謂宜加練主兵少訓客兵夫調兵一而當主兵之費十練多則調省而食減此一議也宗藩歲祿可九百萬盡天下不足以供而又日益夫有益祿而無增田將安取哉謂宜稍限封爵而聽其從四民之利此又一議也金吾世官冗不可詰而軍

梅谷集

卷三

三十八

校尉匠又數倍焉歲所糜漕糧二百餘萬太倉銀幣不下六七十萬盡覈而汰之乎光祿自近年節省以來稍稍報美邇來費出時溢額外又庖役數幾三千豈盡司膳者餽亦太糜矣盡稽而裁之乎至其大者則在監庫司會不會度支不制關出入莫可問今宜使官府合為一體盈虛豐儉大臣得與知如周禮太宰掌王之玉府則玩好賜予之間上敬憚而慎於濫下畏忌而杜於侵又何憂耗蠹哉然此皆未議也竭九州之力以奉人主君心豐約財用盈縮關焉 皇

上天縱睿聖慎乃儉德御書十二事以自儆而歸重於樽節用一言此臣民所共頌也比乃頻下所司取溢常額朴素之風漸不逮初誠願按籍而稽量入為出省不急之費惜不時之賞又於前所謂耗財數者日講求而裁省之樽節抑損自毫釐以上莫不有益行之既久積之自裕蓄有九年計在萬世則是錄也雖謂周禮盡在是可矣不然者入之已多猶不勝其出出之既浮將復盈其入是錄雖存祇陳牘耳即日程其錙銖奚裨焉

梅谷集

卷三

三十九

問天人相與之際微矣其說莫詳於洪範休則有休徵咎則有咎徵日月雨暘動與事應乃孔子作春秋災異謹而書之而事應闕焉無與洪範異與漢儒言災異者十餘家京房翼奉李尋之徒無論已董仲舒劉向皆善治春秋者也其推驗陰陽與著為五行傳論天變人事往往相符其指果不悖於春秋與舒之言曰天有災異以儆失道之敗也向之言曰乖氣致異然竟而水湯而曠大戊而桑穀高

宗而鼎維宣王而旱魃饑饉執道失與執氣乖與而有以無災禱者有以大有書者是其道固得於二聖三賢而其氣和於陶唐商周間也玩災者將無藉口與抑災沴之來盛世不免唯其修弭者足恃也即災不為害與我皇上御極十載茲矣法祖敬天修德勤政中外號稱乂安此亦極盛之世也顧和氣未臻災眚迭見水旱荒饑無歲無之旬月以來畿輔則雨澤愆矣風霾屢矣疫癘大行矣邊庭則魃焰

梅谷集

卷三

四十

虐矣赤氣繞天矣五月彗出于五車矣六月日食于正朔矣其咎安在其所以修弭之安出說者謂敬天者先於勤民而已民生遂則和氣應而天變不足弭也夫上之於民至矣一聞災傷恐懼修省蠲賑之令無時不下而民生猶稱寡遂何與願詳著于篇毋諱母畧人之言曰天道遠人道邇至於語天人相與之際遠不得獨言天也邇不得獨言人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變動於上則事應於下其精祲有以相感休咎

有以相推若景卿之于形聲至不遲也至不爽也豈不誠可畏乎哉然而測驗博或導人主不足信之疑取應盤或戢人臣不足畏之諛嗟乎難言矣是宜執事者因今日災異之見求修弭之術而先攷其說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洪範而非聖人之書則可洪範而為聖人之書也吾安得不取衷哉彼其以五事配五行以五行應五事其休徵曰肅時雨若入時暘若暘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蓋天人一

梅谷集

卷三

四十二

體即呼吸通焉固必然之理自然之符也乃孔子作春秋書災異而不書事應此其指豈與洪範異哉其體異焉耳洪範載道之書也言其理而已矣春秋紀事之書也叙其事而已矣言其理天人之際故得合而論之叙其事則人事或失於前而災異後見焉災異或見於前而人事後應焉其歲月日時各有一定安得屬其辭比其事而曰以其事致某災以某災應某事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之類莫不謹而書之而至於禍亂之應則各著于冊令後世互稽而自得焉若謂其恐有不合以起疑而滋怠也是有意隱約乎其間也豈所論聖人之心哉漢興言災異者董仲舒劉向京房翼奉李尋諸儒十餘家而舒向其著矣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向治穀梁春秋著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其測驗取應天變人事往往相符嗟乎此非董仲舒之指也非劉向之指也即孔子春秋之指也其所謂災異者

梅谷集

卷三

四十三

春秋所書也其所謂事應者亦春秋所書也雖其證附多端瑕瑜莫掩然舒之言曰天心仁愛人君國有失道之敗則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向之言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要以規切時政感動君心其一念精忠不可廢也而宋儒乃有譏其牽合目為妖妄此又與於玩災之甚者也彼玩災者不藉口堯湯之水旱則曰大戊之殺桑不藉口高宗之鼎雉則曰宣王之旱魃於是乎怠棄天戒玩忽民事而洪範之志荒矣

詎知堯之水也而以儆予湯之瞋也而以罪已設桑
祥而大戊修德禹維維而高宗正事旱魃甚而宣王
側身其所以修弭者有道也是故乖氣日消和氣日
應國無捐瘠而卒不害其為治彼以無災禱者楚莊
也以大有書者魯宣也其道之得失氣之和乖孰與
堯湯大戊高宣人人明之說者謂春秋之末周德衰
微數十年間無災青者天所棄也信斯言也人主無
患乎有災唯其有災而懼也則災反為祥無樂乎無
災唯其無災而恃也則常反為異何者天人之際去
就靡常吉凶不僭其機如此我 皇上御極十載茲
矣法祖敬天修德勤政間書十二事座右以備觀省
而首之曰謹天戒一遇災沴則又省躬思過皇皇靡
寧固宜足以導和迎祥災異不生即有小小譴告亦
當上格于天復不旋踵顧數年來水旱饑饉相仍也
旬月之間抑又甚焉近而畿輔兩澤愆期此雲漢之
所謂虐也風霾蔽日此金縢之所謂威也民乃大疫
死者相枕此月令之所謂殃也浮圖白石諸臺無故
而火此左氏之所謂哉也河以西赤氣長亘于天此

五行志之所謂客氣 看彗于五車此文志之所
謂惡氣也六月朔日有食之此小雅之所謂孔醜也
蓋自古災異未有恫如今日者其感召之端修弭之
術計不知所出執事有曰夫敬天者先於勤民而已
民生遂則和氣應而天變不足弭也嗟乎斯可以為
今日獻矣夫民者天所生也而人主者天所生之元
子以撫此並生之衆者也是故所生遂而父母喜焉
所生寡遂而父母怒焉喜則祥怒則災所必至者今
此之民以為遂耶否耶愚無暇悉舉其甚者畿輔
之內兩河之間與夫大江南北歲數不登民無所於
食採草根木實以苟延旦夕之命杼軸空矣脉斷髓
竭矣而徵逋者日至矣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不
足又從而急之死亡流徙相望於道民何所堪命夫
燕臣叩心而霜飄齊文呼天而風振匹夫匹婦憐怛
哀籲猶足上千天變如此而矧此數百萬之赤子也
者其怨咨之聲有不傷天地之和哉語有之烏窮則
咏歎窮則攬人窮則亂今之民不可謂不窮已而莫
之省揅是不展死溝壑則遁從潢池中苟活爾蓋其

兆見矣妖僧鼓煽於潤州頑民跳梁於浙省饑賊剽掠於近圻雖以天之靈旋就撲滅藉第令一二暴子弟迫于饑寒復有窺庾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則必為駭獸竄其其鋤挺以扞游徼之吏四方安得晏然而已乎於斯時也駭而圖之殺戮必多和氣益損則蒼生奚恃哉天變奚弭哉夫我皇上天性仁厚哀憫元元凶年饑歲蠲賑之令無時不下可以計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者則是聖德已至而臣下之奉行未稱也蓋昔者薛宣之疏其論嘉氣尚凝陰梅谷集 卷三 四十五

而重其困人臣之大罪也然且為之則以應期會之責博廉幹之名而不為國家根本計長久深遠也愚以為宜明申勅使知朝廷之要務在保障不在繭絲臺下之藩藩下之郡郡下之邑愛養元元行事一依寬大修紀綱明法令省刑罰薄稅歛蠲逋負廣儲蓄收勢貳除盜賊其所以謹災者至矣不幸而值災傷輒亟奏聞奏而不以時者坐奏而不及數者坐奏而得請矣而阻格詔書者亟坐愚嘗竊觀唐劉晏之為轉運使也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梅谷集 卷三 四十六

陽不和大率咎在部刺史政教煩碎郡縣相迫促吏多苛政夫今之稱撫臣者則古刺史職也佩中丞之印柄外制之權得以重書便宜行事間有所建請上輒可其奏不從中制乃天變人窮泄泄然秦人視越人瘠也報災則曰不敢報請賑則曰不敢請臨道踟躕事勢窮蹙而後報焉請焉則已後已甚者朝廷德意格而不下逋負蠲矣而詭出名迫之賑貸行矣而以虛文應之夫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救苗恤患以撫安百姓主之德也蔽主之明而墜其德匿民之災

之端先申明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州縣之請未至而其奏行矣不待民之饑餒流亡而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宋熙寧則異是嘗讀蘇軾與林希書曰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別路搬移與所放稅課蓋累百鉅萬然初無毫芒之益者救之遲故也嗟乎救之蚤則災而無損救之遲則無益於災而矧視民之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救者今唯跡其所以得戒其所以失利可散者散之征可薄者薄之刑可緩者緩之役可弛者弛

之禁可舍者舍之務使朝廷德意實下於民民即凶
荒有以相恤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怨恨之聲則民生
遂矣民生遂而天心悅矣而和氣猶有不臻災異猶
有不弭者未之有也夫宋景小侯也言善而妖星退
舍宋均邑長也政脩而蝗蟲避竟况以天子之尊與
二三大吏為仁政於天下乎愚敢必之以天矣願因
執事者獻之曰是說也得之劉向董仲舒劉向董仲
舒得之春秋春秋得之洪範母謂渺漫而不之信且
畏也

梅谷集

卷三

四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四

考

五德之運考

五運之說有之乎曰是六經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
道者也我未之前聞也其說蓋始於騶衍駁於劉向
為衍者曰五行之運相勝者也易世之君從其所不
勝而為之代也為向者曰五行之運相生者也易世
之君從其所生而為之繼也今以相生者考之帝出
乎震王乎木伏羲氏則而象之首以木德王天下而
梅谷集 卷四
神農火軒轅土少昊金顓頊水各以所生之序繼之
向之言似矣然考之三代有大不然者以相勝者考
之夏得木德也而商勝之以金商得金德也而周勝
之以火行之言似矣然考之五帝有大不然者此豈
五帝專主於相生三代專主於相勝哉故自生勝之
說岐而後世之譚終始五運者益紛紛矣彼秦從周
所不勝而居水德說者以為閏位姑無論已一漢也
公孫謂當黃龍為土德張蒼謂當金堤為水德何其
符之異也一唐也崔昌謂當繼漢為土德李元謂當

越燕趙秦而承晉為水德何其繼之異也一宋也徐
鉉不謂上繼唐為金德謂下繼後周為火德又何其
繼之近也推而生勝之說大都矛盾至漢唐宋之間
若所謂魏晉宋梁齊陳隋周其所尚愈參錯而不齊
宵眇而不可原詰吾安知夫相勝者之是而相生者
之非乎吾安知夫相生者之是而相勝者之非乎吾
又安知夫是者之是而非者之非乎要之帝王之興
莫不有天命焉其合天以德非合天以運而運之各
有所尚者則如天人之異統也青素之異色也昏旦

梅谷集

卷四

二

之異祭也聊以為一代沿革之宜耳未必即以爲受
命之符相傳之要也世儒之論廼曰五行有休王世
運有感衰強合附會直以聖人之所以應天垂統者
而下同于曆官術家者流也寧不謬哉或曰有天地
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故聖人作則以天地為
本矣以五行爲質矣而世運之配於五行也子奚疑
之深乎曰聖人有是言也則所謂質諸五行者太和
元氣周流兼備之謂也而非偏旺於一德之謂也黃
帝探五行之精堯舜撫五辰之序大禹六府允治武

王敬用五事何者不致重於五行哉迨于季世狎侮
五行而國運亦日非矣是故象者微則俱微不必一
德之微也興者旺則俱旺不必一德之旺也姑以三
代論之夏以祗台之德王非以木王也及其衰也亦
不但木不曲直云爾矣殷以聖敬之德王非以金德
王也及其衰也亦不但金不從革云爾矣周以敬勝
之德王非以火德王也及其衰也亦不但火不炎上
云爾矣由三代而推漢唐宋可知也其或繼漢唐宋
者雖百世可知也世儒胡必強名其德以為譚世主
又胡必強附其名以為治哉愚故備考之以曉夫拘
拘五行家言者

梅谷集

卷四

三

樂律考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也樂之關於治也豈不大哉而
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尺尺生於黍然則樂律
長短清濁多少之數尊卑貴賤之序誠不可一日不
講者顧在上世政教大行禮樂明備當時之人日與
大樂相為周旋耳之所聆目之所習手之所操心之
所安無非樂者故雖律呂之奧細若氣微若聲神乎

神乎未易究測學者往往能陳其數通其義若合符節焉輒近世滋遠矣規度無存音韻難比於是乎置而不辨曰此器數也此節目也吾究心於中和之理神化之精足矣嗟乎金石不調后變無所施其智律呂不具師曠無所寄其聰談何容易愚蓋因而細攷之自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製十有二管六為陽而吹之以候鳳六為陰而吹之以擬壺而皆文之以五聲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也是六律十二管也旋相為宮焉秦火之後未有言其法者言之自司馬遷

梅谷集

卷四

四

始蓋謂作樂之宮始於黃鐘鐘者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一寸凡九寸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由漢以還沿而不改今觀京房之準律定數劉歆之候氣靈臺杜夔之識音律荀勗之校律呂萬寶常之為百四十四律祖孝孫之為八十四調王朴李照之高下景仁君寔之辨論論者無慮數十家稍紛紛矣然大較以黃鐘九寸為之準如司馬遷之云也信乎得黃帝製律之意者司馬氏也故朱公因之以為清濁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獨濁羽最細

而獨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見於通解鐘律者可攷也蔡元定因之以為多少之辨曰黃鐘長九寸宮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見於律呂新書者可攷也此其法似無庸論矣迺近世之儒有為律呂元聲書者謂得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載黃帝令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次之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小因而曲引旁証斷然定

梅谷集

卷四

五

之曰黃鐘者三寸九分也所謂九寸益之極而為蕤賓者也假曰黃鐘奚長也清者貴而濁者賤黃鐘貴矣奚濁也少者貴而多者賤宮音貴矣奚多也升陽漸益歸陽漸損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彼上下損益奚不齊也正徵循環無窮彼隔八相生又奚往而不還也蓋其說直與司馬氏相背馳而喜新好奇之士亦多以為近理而然之者廼愚竊疑焉夫司馬氏博雅好古而世史官也其論鐘律必有所受之者不宜長短貴賤其謬鑿一至此此疑一也漢興去

古未遠法猶有可尋者劉恕長孫無忌於數百載之後又孰從而孰尋之耶其所證據曰呂氏春秋也夫呂氏安足據也此疑二也樂律自漢而下代有作者雖未能彷彿成英韶護萬分一然審音定律粗備一代藉令黃鐘之謬遺恨千載即欲成一曲一調可得耶此疑三也律曆一道也故元書疑司馬氏之說長短參差難以候氣而定曆也然而歷代之曆自若耳夫孰非司馬氏律法者此疑四也此愚未敢遽以元書為然而以司馬氏為不然也今欲攷其然不然之

梅谷集

卷四

六

辨則莫若取所謂黃鐘九寸與所謂三寸九分者並試之築室布灰以候其氣截竹為管以求其聲而孰為正也較之簫合以均其量寔之柷黍以索其度而孰為準也然後以之比歌聲以之齊簫聲以之定十二聲其定論必有不可掩者矣程子曰律取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有知音者舉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知言哉

解

大易不言有無解

或有問於予曰大易不言有無此張子厚氏之言也蓋自信其深於易矣深於道矣然其見於他篇者曰聚亦無體散亦無體方其聚也則離明得施安得不謂之有及其散也則離明不得施安得不謂之無而曰不言有無何耶予為之解曰此子厚氏之所以深於易深於道也蓋天下之言有者對無而言者也天下之言無者對有而言者也謂之相對則有二也道本通一而無二也是故道非不可以言有有而未嘗有有也道非不可以言無無而未嘗無也有而未嘗有則非真有也而以有言之者非也無而未嘗無則非真無也而以無言之者非也何也天地間惟理與氣而已矣理非氣則無所附麗而造化之用息故常得氣以為之載氣非理則無所主張而造化之體毀故常得理以為之宰氣得理以為之宰是理其體也然是氣也者非脫然於是理之外而與理離者也有是氣即有是理是本體之所從來也理得氣以為之載是氣其用也然是理也者非超然於是氣之外而與氣離者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是變化之所由行也所

梅谷集

卷四

一七

謂妙合而疑也故自其糟粕煨燼雜然其並生翬然其並陳者觀之何其顯哉宜若以為有矣而不知太虛之本體固自若也自其樞紐權輿冲乎其無朕漠乎其無聲者觀之何其微哉宜若以為無矣而不知法象之變化固無窮也是以可以體用言而不可以有無言體用一原者也可以顯微言而不可以有無言顯微無間者也蓋嘗深究於易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者氣也至於一陰一陽陽而謂之道不測而謂之神則理即寓乎其中易無方神無體而不可以象求者矣果何嘗言有而又何嘗言無也乎後世學術不明異端並起不知理氣妙合有無混一之常而偃然自以為通天道識性命故有為老氏萬有生於無之說者是即萬象而滯於有也其弊也物而不化有為浮屠山河大地為幻妄之說者是欲萬象而歸於無也其弊也往而不還嗚呼是二者雖有間矣而以言乎失道則均哉子厚氏出懼天下惑二氏之說者蔽於諛而陷於淫也故即大易之旨以明之曰大易不言有無有無諸子之陋也

梅谷集

卷四

八

其弊緊為人之意正與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與夫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之語相發明者而何疑焉且獨不味周子之太極乎其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太極者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是故無餘欠無假借無彼此無聲臭而總而歸之於無極也嗟乎盈天地間皆太極也而太極本無極也又烏得以有無求之哉故曰易有太極而又曰太極與易相表裏通於此說者益可以知易益可以知子厚氏之解矣

梅谷集

卷四

九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五

序

賀大中丞福唐陳公權少司馬序

天子之十年夏五月尚書兵部上楚中丞使者陳公
蕩平五開狀 天子曰都厥功茂哉其擢為兵部侍
郎撫楚如故於是吾里中諸學士大夫守在闕下者
舉彈冠相慶也而授簡不佞豐乃言曰於乎
是唯陳公善任職哉是唯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哉
楚自 肅皇龍興世世稱天子湯沐邑地至重公始
起家為御史遂奉命按楚迨于今可十六七年事矣
其及公父老或半在其壯者且老而德公如一日而
公復用舊德有撫楚之命楚父老子弟舉手而加於
額曰此吾故直指福唐陳公也公而撫我是真能撫
我矣公至益問民所疾苦匹夫小人得至前自言狀
公拊循而振解之即嚴冬若暴春陽乃至墨舞文吏
大猾即又盛夏若負霜雪公尤疏達瞻敏善奏對每
有所建置疏請剖析利害瞭如聚米 天子悚意聽
焉輒報可公在楚無慮數十疏小言入則小利大言

梅谷集

卷五

梅谷集

卷五

入則大利所省民力以數萬計所減損縣官耗費亦
以數萬計楚之人寔受其福而乃有負固方命如五
開衛諸款惡者五開介全楚貴竹間其風躁厲其民
夷錯處故置戍填壓焉間以苗警諸軍議結諱款為
禦圍然疆場之臣一彼一此法久弛一二巨憝逞其
獷悍習為不靖甚乃逐守備逼死尸侯忿結相讐殺
鋒鋌交於城中所需糧糗輒擅發不俟命所司稍以
法繩之輒閉城門揭竿制挺以倡亂恐喝所司異與
姑息莫敢問公奮然曰今宇內寧謐靡星昧燧警即
所稱苗夷諸土司率奉職效貢為天子不侵不叛之
臣亦何謝階羽稱舜世矣而天子所張官置戍者顧
憚不畏明以逆疆場吏何衛之為也且其以圍夷而
變於夷而甚於夷庸其可姑息乎夫屠牛坦之為屠
其衆理解者皆芒刃也至於醢髀非斤則斧因條秦
所為善後六事行之而諸巨憝請勿貸諸巨憝不悛
也猶然厲爪距挺而與我聞公奉便宜以兵法事
諸將吏亦一乃心藏乃勇感而攻之諸巨憝授首楚
疆底寧嗟乎夫五開者諸蠻之咽喉全楚藩屏也而

又與黎平郡吏民犬牙而居一城之內蜂聚麀猛勢
攫蠶食莫可誰何此其於疾也在腠理骨節不治將
深宜剪滅此而後朝食而泄泄然若奉驕子而莫敢
問則一時見而形以為未潰支梧朝夕即有後事吾
勿與知爾夫苟一時之形而養寇深患非長策也巧
於避難於身而遺難於後人非純臣之節也公即以
身當之決策 天子布公諸將吏敏於收功而寬於
窮治殲厥渠魁餘悉置勿問以與諸軍士更始創數
十年之孽而詒楚數百世之安 天子曰厥功茂哉

梅谷集

卷五

三

功寔維茂哉然非 天子明聖見萬里知楚不忘公
公亦不忘楚起公東山以全楚界之而又於其諸所
奏請輒洞見機宜不從中制公安得展其所為文武
材者以輯和其人民而又為之灌寬息毒卒于安堵
也邪書不云乎知人則哲安民則惠何憂乎三苗即
互開錯處衆苗間負固方命如苗也而 天子知人
安民若此矣南顧何憂焉不佞豐故颺言曰是唯陳
公善任職哉是唯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哉夫不佞
史官也稱述勞臣之績與夫聖帝明主知人任使

之效以先當世垂來茲史氏職也而又於公有世世
之講遂具次其語為慶

贈三河曹公擢晉中書行省右丞序

今年春三河曹公以易水治兵使者高第擢晉中書
行省右丞通州守邵君則走書幣即史豐請曰公通
人也以吾一日為州長於斯得賢大夫焉而事之而
公所分部通寔稱外屬凡吾所藉覆露粉滌不即速
官謗者公造也且三晉吾父母之邦在焉公前副晉
臬今長晉藩皆為大父母有是哉不殺之徵惠於公
無已時誦義亦無已時願執事者為一言頌嗟乎微
邵君言豐固雅知公雅欲頌公豐叔祖行省左丞公
公同年進士相莫逆而豐待罪史官好採摭慕說當
世諸賢士大夫行事易水去神京數百里而近部使
者行事朝發於涂而夕徹於關於是知公赫然砰礪
諸部使者聞矣公所分部畿輔要害地也外重三關
內控幽薊以蕃屏京師誠非其人不可者自公在事
拊綏填壓勞苦功多盡護諸大校儲胥吏民而衽席
之畿輔安堵 上用寬宥肝夫是以有三晉之命蓋

梅谷集

卷五

四

國家幅員自畿輔不外所注重控扼以為天下樞者
宜莫如三晉公故嘗拊蒞之矣 上為親天下計而
相君為敬恭棣梓計甚厚故從畿輔拔公畀公晉爾
命下晉之人欣欣喜色相告曰此我故觀察使君曹
公也去之數載而其政若新去之數載而復來而其
人若舊即山川草木亦若熟公喜再得公而色飛焉
者公其大有保釐於晉人矣乎今天下公庾墮私閭
竭往往而是而晉又獨多 上諸父昆弟之國宗祿
日增民力日益不給比歲復海內也民不能具半故
梅谷集 卷五 五

蹟慨然思膏車秣馬而從之游其真大有保釐晉人
稱 上旨矣豐史官也敬執筆以俟
送治兵使者沈公擢西粵叅知序
虞邑沈公以治兵使者作鎮泉重逾兩載顧綏我
泉燕我南服於時號稱極治 天子聞而康之又欲
借公之柔於遠也擢公叅知南粵治八桂報至公當
奉璽書行春汛及矣中丞臺為泉留行焉公曰不穀
安敢為吏民愛旬日之勞而不以障泉因視事如故
閱月度無它警乃上事幕府請行於是公行有日矣
梅谷集 卷五 六

諸大夫戀戀不能釋也則相與觴公於清源之頂清
源故隄隄矗立上叅青天天下臨無際而是時暮春也
時雨新霽風日暄妍清潤蔚葱景興興發舉杯相屬
飲酒樂甚公起而登所謂觀音閣者凭欄而觀之諸
大夫從旁為公歷歷言之層樓危堞蕩蕩哉我而其
形有若鯉者郡城也壯哉郡雙塔翼張萬棟鱗次而
來往人間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者城內外居民
也庶其稱庶矣黃雲覆瓿日射之受彩作錦浪者麥
秋也而樂不可支矣芄芃禾苗新雨膏之而平疇環

綠者穀始播也以卜今歲歲其有矣滌紆澳潏挾以
雙虹者浯筍二溪也沂之洄之又有長虹飲其上者
南安金溪也會抱郡城所稱天塹者乎遥望浩淼水
天一色隱隱數島若髻若粒者大海也不揚波數載
矣元元安堵霍如謐如嗟乎是孰與臻此乎自公在
事坐鎮而敦詩書談笑而臨樽俎廉而不矯明而不
察威而不怒而中外交若鏡陳憲布常所部
文武吏莫不廩廩用命即海上防圍長風大濤中衆
所股栗首掉者若公親拊循而勉之儆戒張皇長鯨

梅谷集

卷五

七

遠徙武備既肅文教益綏歲稔民和疵癘不作泉於
時號稱極治秋毫皆公賜也靡不頌長有公者然公
於今今之棟幹也是所重荷以構方夏以經營四方
而何邇圖之有泉將不能長有公也公行矣為天
子揚柔遠之化闢即序之猷異日天子益康公功
推轂授鉞開府閩顧綏我全閩燕我南服俾我泉人
首受其賜公亦有意耶公曰若諸大夫言不穀何能
及然不穀安忍一飯忘泉哉今日者有君命在非
所專也即異日者有君命在非所度也於是諸大

夫徧起為公壽飛觴無筭公醉而諸大夫亦陶然矣
夕陽在山公命還駕霞綃崑旌掩藹上下諸大夫後
山半聞歌聲春日遲遲景風熙熙泉山崑崙公德則
躋公也至止言觀其旂欲留公兮安之春日載陽景
風載祥泉水湯湯公澤則長公也至止言觀其棠欲
留公兮安將諸大夫仰眺俯瞰遐矚近聽倚而和之
山谷嗒響若數部鼓吹相顧喜曰今日之遊公與吾
儕所縱觀太平之象也茲所采歌治世之音也然而
有餘思矣公即行能無顧卧轍而嘆遙偃去旆以理
觀乎既下山將入告公而會八校諸博士徵史豐言
史豐遂序次之如此

梅谷集

卷五

一八

賀郡伯鄒公擢副閩憲視海道序

海巨物也濛濛無垠怒則山排寧則掌夷昔有楚客
將渡值其夷也易視之曰等蹄涔爾於是挾尋丈舩
艗舵繹不完帆檣不備揚揚然鼓枻而試之未半溺
焉其後至者乃圖於三老長年操萬斛之舟凌溟澤
之淵天時適逢水波不興縱其所如萬里平地而舟
固無恙也倏焉洪濤濶汙上下峽嶠鱗涎鰐鰂存亡

呼吸而舟亦自若也然後乃知濟險者必有具處大勢者必有大力其不然者鮮克濟矣今夫吾閩自昔稱海邦而島寇之衝也島寇乘風汎則趣閩南蹂廣而不利則趣閩北蹂淞而不利不歸島則趣閩故門庭之防海上急焉而以觀察使者一人專視海道冠惠文乘傳來往提衡文武吏飭軍實明斥堠衽濱海四郡一州二十九邑之元元而安之嗟乎非碩德壯猷之臣質有其文武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乃者

當宁南顧咨咨我閩閩二十年来陸讐水慄海波稍

梅谷集

卷五

元

稍稱晏如矣然疆場緩急世所時有有如提衡匪人網紀少弛所使與海上列艦置戍者蕩之於澎湃浹泊茫無津涯之區蹕之於迅驅疾駛奔揚斥憩之險或媮情異與不任事一旦島寇駕矯汎哉苛之輻宵抵步而最虞劉人於內地疇其折衝者是涉海而不以萬斛之舟也不以三老長年也維時則有吾泉郡守姚江鄒公在郡數載明師帥之政脩保障之令以慈惠為舟以鎮重為檣以嚴明為帆以禮讓為纜以忠信為舵而又久于泉也數從檄調度戎海兵食率

中機宜備習海上事其有濟險之具不啻如萬斛舟其大力不啻如三老長年於是遂擢鄒公閩省觀察副使視海道命下閩之人舉忻忻相告是所謂碩德壯猷之臣質有其文武者矣令一日在事提衡文武吏其所飭軍實明斥堠當不動聲色而井然霍然若公駕艤艦破巨浪親拊循而人人勉之而爭先恐後也又若公狎海若驅風伯與之相呼應而不騫不驚也甲冑生氣鯨鯢奪膽寇惕息自匿不暇安能陸梁於島嶼森茫間以警星燧以內訌我民我民靡不

梅谷集

卷五

十

稽厥角叩首天子大恩曰海上自此無事哉而郡寮貳守程君別駕周君司理陳君則猶戀戀於公之別也因屬言履豐履豐念公職視海是故說海以為贈然諸君又為豐言曰公在郡善和衷善協于寮案如彼駕舟公則司舵予三人者左撥右刺期于必濟公無子儕郤而予儕亦喜為公宣力今公起為大吏矣將何以朝夕佐下風故戀嗟乎嗟乎此公所以為萬斛之舟也所以為三老長年也靡乎其有容偲乎其欲胥以濟夫豈惟諸君戀之乃履豐與郡父老子

弟倍戀之矣

送郡伯鄒公擢副閩憲視海道序

鄒公之副吾閩憲視海道也實用吾郡守最遷云始公以良二千石報最天子天子赫然寵嘉之郡父老子弟日夜驚相告曰公擢矣吾泉不能有公矣已而有副命則又日夜驚相告曰公擢矣吾泉不能有公矣今年春閩臬缺海道副使詔擢公副使視海道事報至諸父老子弟益皇惑狂走感頰而相告曰公真擢矣吾泉真不能有公矣天子固明見萬里柰

梅谷集

卷五

十一

何不念泉人俾泉人效河內復借寇君一年時履豐里居聞其言恠焉前諭曰吾郡有公履厚戴高則四載茲矣度無能公報者天子為吾郡報公且擢公諸父老子弟不以慶而以感乎曰余儕小人志在安利而已公在泉則慶去泉則感不知其擢則申譬之曰公固未嘗去泉也公所分部唯海道唯濱海四郡而吾泉其一焉嘉靖之季閩苦中夷泉尤荼毒甚乃其初夷僅僅嘗我爾海上不戒無能發一卒浮一艇為禦圍夷遂長驅肆鹵前若無人所至破殘連歲不

解嗟殆哉比稍戒衣衾矣海上之波靖矣顧提衡震疊繫之觀察使使誠非其人不可者天子睠焉南顧喜為海上得人念公在泉父其於海宜習且其資望及矣不欲更為它省所得徒令賢者僕僕道路為故以海道畀鄒公公起而為天子當一面為諸父老子弟禦圍必有當者今夫巨室所使捍門戶者得其人則堂與無警舉室之人咸無警閩之大勢一巨室也海上夷所從入門戶也鄒公天子所使捍吾閩門戶者也公居泉泉安擢之海上則門戶健而閩舉安天子所以恩澤吾閩甚厚其於吾泉尤厚而公亦欣然思取故所矧翼之民與波及者而衽席之諸父老子弟獨柰何徂堂與之粗安忘門戶之遠計而又用私公故不欲進膺天子寵命駸駸貴重也邪諸父老子弟唯唯收涕曰有是哉覆用為慶而會閩郡孝廉以公在郡善作人善禮士感頌公圖所為公別者因屬詞履豐履豐蓋先為公諸郡察致詞矣茲特次所與父老子弟言者以復諸孝廉奉其言津津然公受其言逡逡然乃歌而謝諸孝廉曰鹿既鳴

梅谷集

卷五

十一

矣野既革矣唯子大夫興矣唯上國彙征矣諸孝廉
賡曰旄旣明矣波旣寧矣維大夫勛成矣維天子
旌矣

送甘侍御子開僉閩臬序

蓋豐不佞與甘子開同舉南宮也嚮未識面一日上
遴諸進士可讀中秘者于廷而適聯榻焉問知為吾
邑黃太史氏所薦士讀其文復現異不凡驩然莫逆
也已被選得相與朝夕不佞如豐即無能望甘子甘
子固弟蓄之矣今年春甘子以御史擢僉吾閩臬客

梅谷集

卷五

十三

乃有私甘子于豐不佞者曰夫漢汲長孺慙少文號
稱賢者顧薄淮陽不顧也顧拾遺補過出入禁闥以
甘子才譎雅意本朝是宜持斧而出執簡而入日在
帝左右者而遽從外臺擢夫外臺秩誠加峻然而于
禁闥遠矣甘子母薄之邪豐不佞否否夫客惡睹甘
子之卓犖哉昔虞廷之命諸臣也曰子欲左右有民
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出納五言汝聽俞受
敷施九德咸事內外何間焉人臣職任居官要以畢
志見才利人家國當其在內則聽言効當其在外則

翼為效內外何擇焉甘子當卒業中秘時雅有聲青
藜白虎間乃雅不欲以搢管弄柔翰自命思一任事
展奇俾縣官用其為御史也聯三省之鹺政而儼然
持節臨督之布耳張目振紀剔弊精敏無兩出按行
郡國窮日之力載馳載驅矣抵署雖甚夜勞苦不少
休列炬堂皇剖決諸事事以蠲集甘子以竅解晨興
召所當受事者以次受成去無墜大驚以為神日者
閩臬之命下瓜期猶遠也而甘子無有未舉之事矣
所奏報刺舉又以前擢為解務在覈名寔當賢否
梅谷集 卷五 十四
其賢吏即素淹抑悶爾亟露章舉也其墨舞文吏
即善為名他使者業已前推轂亟露章刺也故夫諸
御史受璽書督鹺政名舉於其職者宜莫如甘子甘
子今所僉閩臬所糾督亦鹺政也而又兼屯政夫是
二政者 國家所以佐常賦儲軍需也而利聚焉歲
遠法訛而蠹生焉蓋今天下皆然而閩為甚大都統
綽驕將與夫疆有力卓鄭之徒蠶食漁獵其間故法
久不任也而思任人彼其人非志礪冰礪氣挾風霜
者未易以振斯職也廟堂之上所以恩澤吾閩甚厚

乃以甘子與吾閨嗟乎斯正甘子翼為之會任事展
奇之秋也而曰戀禁閨薄外臺非甘子志矣豐不佞
既以復于客他日過甘子而誦焉甘子听然咲曰甚
哉莊生之善知我也甚哉莊生之善文我也然以吾
之得出黃先生門也者而得閨以吾之得從吾子游
也者而得閨則黃先生與吾子父母國也吾而負
閨吾則負吾師吾則負吾友無如後罪何豐不佞再
拜稽首曰子之及此言也七閨之福也亦黃太史氏
與豐不佞之福也會同館諸兄弟授簡屬有言逐次
梅谷集 卷五

第其言為別

贈王訥軒寅太守襄陽序

今天子嘉會元元樂海內更始喟然思所與共此者
宜莫如良二千石二千石之郡 上慎簡親遣之
入計則引見問所以治民狀比襄陽缺主爵者重
上指且謂帝卿也擇才大夫焉而以戶部郎河東王
君請制曰可於是王君陛辭將別其同曹郎以往同
曹郎某某等相與張都門外餞之致賀焉王君避席
曰諸君何以賀不穀也不穀入仕籍十五六載干茲

而晚得襄陽不穀不襄陽晚也懼領郡無狀無以當
上意蓋襄陽巨郡號難治而上又以才遣之稱塞
之謂何襄陽居楚上游跨荆蜀接宛許為南北一大
襟帶而密邇督府焉其所佐軍需有益於民者惟守
是究是面難一而四通八達之區也行部者與東西
游者結軫于郡守日執手板從事飾廚傳供靡屢終
不能以百姓徼私惠難二國家錯封同姓襄大藩閭
伍雜處屬諸藩者二三無大故吏不可問令下不畫
一難三漢水時發難則降洞為災民木棲葦如無寧
梅谷集 卷五

梅谷集

卷五

十六

處守胼胝從之其何以勞來安百姓難四斯之數者
守夙夜良苦而風俗吏治不與焉諸君無贈不穀而
賀也坐有譚生者同年於君又同舍郎也越席酌曰
王君足未履襄陽土乃談襄陽事纒纒若熟道而胡
難襄陽余與王君同舍處稔王君君雅好古號博極
群書然不沾沾誦也至宣公奏議則未嘗廢反覆玩
蓋其負疎奇有經濟大志旦日坐曹中諸功曹白決
事親訓之暇則綜覈諸司錢穀出入之要與九邊引
鹽開中之法總總窮源中窾具成書籍令柄用操斷

割執此往耳今諸曹郎居閒無事則釋焉以嬉稍稍
楸枰矣其高者雅歌持文墨若錢穀米鹽輒冗視不
屑屑當意獨王君爾爾王君信才哉而胡難襄陽顧
余復有愛助於王君則願王君降心焉王君操志廩
廩生平以廉隅自砥卓然為君子於千百載間不欲
與俗等伍也夫今之命仕獨何異驅車哉詭遇則良
範則否操王君所志與詭而良寧範而否即改頓不
能矣乃語曰寶劍藏鏑貞士葆光謂士璫奇自負適
逢世宜善為用而上下詘伸以時化也假信我獨行

梅谷集

卷五

十一

方物而駕之一無所掩讓此如策方軌馳蜀道有不
側礙之者哉故願王君降心焉王君往矣襄陽曩羊叔
子碑處也岷山其世世湯沐地入國朝獨崇秩太和
山命之曰太岳君郡事少閒能輕駕遊乎異時者以
太和為湯沐主君聞余言遽咲曰君謂不穀降心也
而遽湯沐太和不穀則何能然曩所以治 帝鄉當
上意者君言誠後事之師請書之余曰諾遂書而納
諸行李

送同年襄陵李子令南陽序

余蓋與襄陵李子同榜復同觀戶曹政云則相及朝
夕知為長厚長者也李子閒嘗默然深念諸所與同
曹者即叩之即曰不佞驚鄙得從我二三兄弟後二
三兄弟無以不佞不易至今日哉先君子蚤背母零
丁甚伯父將奪母志諷更嫁之持愈急母自誓我為
李氏母乃終不能為李氏婦藐諸之謂何之死矢靡
慙含恤支邁甘荼食蓼諸備所弗堪惟日夜督不佞
學稍懈則泣懟此非孟母據機時耶自是不佞不敢
懈伊伊吟俾聲若自機杆中出也不佞今幸奏籍

梅谷集

卷五

十八

天朝昔者以其祿入將有鐘釜重傷先君子不逮而
母豎立不佞之難也則獨深念之諸同曹皆淚承曉
欲下嘆曰思深哉李子幸哉李母有子如此少選李
子謁銓拜南陽令故事同曹有贈詞則役於莊子莊
子嘗私竊李子言者乃言曰南陽人之多幸之逢其
父母也余閒讀史漢傳循良者不數數見何寥闊也
而獨南陽顯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蓋湯沐南陽世
世矣而上下數百載間未有三此者則何以稱焉及
今而李子往吾知南陽人之多幸之逢其父母也最

李子所為思非思若父乎若失怙于父而得恃于母民于邑長吏寔惟怙恃李子永言思也而可父母南陽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故君子一跬步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下敢忘父母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而况奉父母之遺體以與是百姓相臨長也有不廩廩思秉時自見課農桑明孝弟恤孤寡哀貧窮振民所疾苦勉効循良詒父母令名稱有子哉李子間嘗深念伊伊吟俾聲若自機杼中出也今起逢衣而宰百里旦日坐堂上撫其琴雖然發其號藹然獨不自機杼中出也耶且太夫人含恤支憊甘荼食蓼託於不可知之子以是有今日其大節較矣豈其偕俗望貴圖祿入升斗之奉為褻殮計而李子之不易有今日也乃一旦利而圖之鐘釜徒思而無所託於其土民且不得以為令民不得以為令而母得以為子乎而孝乎李子辨此其於令庶幾矣故曰永言思也而可父母南陽矣於是諸同曹又嘆曰思深哉李子幸哉李母有子如此令 聖天

子在上寔奉母以孝治天下思得良守令與共此者俾田里之下無愁絕悲嘆之聲而南陽其最矣漢召翁歸杜君公雖守也有以邑長吏三之者矣
送同年黃懋新之東陽序
吏部進士黃懋新者余同年畏友也而曩余厚善謁銓得婺之東陽則過余聯床論所以令東陽狀既余質曰浙東西七十餘城東陽故善地邇殆不然不穀蓋咨諏於其土之君子而號稱難治云則剽盜以也夫士遭時 明聖得一邑自效何敢俛求便安地顧風俗得失民所疾苦令能夙夜強勉搜剔樞拊而寸功惟是東陽乃有暴子弟亡賴恣睢輕杆厲禁徃徃為萑蒲之警致攘竄伏橫不可問是胡越不遠較下羗夷接軫也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所不能禽制泰而滋之盜乃大狃不穀以職事徃則謂縣官有民而委諸盜縣官豈有賴焉且也惠奸則侵窮治則擾不穀其何以託于茲土吾子素厚善獨柰何無以佐不穀當是時余視懋新感然言惟謹則若有隱憂也則復之曰懋新徃矣東陽盜且解散矣異時余

每睹諸邑長命且下皇皇然邑肥瘠是問不則覘所
在長吏而貪緣推轂寔倖焉之未有先國家急而憂
及百姓者今懋新之意念深矣而何患盜夫東陽雖
不哀盜患哉然固藩柵雞豚之蠹耳曩聞浙間島夷
發難發子弟寔超距應募隸兵籍而上首功同袍之
義發子弟則何負之有比海疆寧謐稍稍謝客兵歸
彼業已佩牛帶犢廢其常產一旦歸無所於之而有
司者撫字失計則彼枕衽戈甲身有不仁之術親於
不逞亡足恠耳且曩籍於兵多非東陽產也獨東陽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一
苦盜則旁邑亡命之藪焉此何以故故民猶絲也令
於民猶指也理則理亂則亂難棘榛蔓蕙蘭焚傷仁
人之所隱也矧上選用賢良俾長我邑民固欲安
之也而勝之耶當在漢渤海盜賊起吏不能禽制天
子重自憂之而得龔遂遂至移書罷逐盜賊吏盜賊
解散罷逐盜賊吏非解盜賊之術也遂果它異政哉
今睹已事課農桑民以畜積獄訟止息而已懋新往
矣懋新之才之志猥云遂誠按遂所為與民更始曰
何以令東陽農業畜積獄訟止息也而孜孜其故使

閭閻田里下無愁絕悲嘆之聲民吏相得上下不異
意一二子弟固父母妻子所藉賴之身也豈其不逞
與仁人為讐而卒失之於盜賊必不然矣而何患盜
懋新藉第令武健自用謂我有四封盜賊不詰一日
奮然介而禦之忿獷聖凶而沈命課累之樊起東陽
自此多事哉懋新慎念之語竟懋新輟然曰不穀慮
剽盜甚吾子直以藩柵雞豚之蠹眎之且謂息盜不
晚晚逐盜務在課農桑寬百姓之急則豈不易易不
殺即駕下能以身從之也居數日懋新告行余送之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二
都門外諸同年皆會屬所以贈余目懋新曰而忘疇
昔之夜聯床語乎余所為贈無能易疇昔之云矣
送同年子輝允子守信陽序
今年春閏奏名南宮者僅二十有四人乃羅源允子
高第云允子出信陽王太史門會信陽守缺而太史
請急過家視母意慕允子主爵氏謂信陽鉅邦也擇
才大夫往而允子果往閩人咸諒允子終不負師門
而太史能以其徒為扮榆德也則相與餞允子既有
顧允子而嘆者曰允子慎往哉善事上官毋失名譽

莊子曰：是安得此不衷之言而稱之嘆者？曰：而母以信陽為易，以僕言為卑。夫昔良吏奮跡而聲稱上達，者非獨其政術茂也，蓋亦有推挽焉。故始乎與滌終乎高明，所謂獲上治民是已。今之屬相隸蒞相承者，豈少哉！一切以文法體貌從事，無能越所說，取悃悞之吏，波流靡極，而士辟倪其間，焚芝枯鮑之肆，奏雅百戲之場，必無幸矣。語曰：前車之軼，後車之鑒也。前信陽守非吾同里生乎？頃誼誤籍籍，外論多罪，守不能諾諾也。而尤子母慎哉！莊子曰：有是哉！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剡堅箭利金，不得機弦之利，則不能遠殺。此亡援之喻也。士得一士自效，至盟息壤，掣書史，往往自論上前，僅而成功，亦足恫矣。顧季世盛從史治，朝多蹇諤，大雅之士直弗為挺，曲弗為詘，以繩墨相取，乃足貴也。假令離其職業而承風雅化，庶幾以射隼於上，即譽歸而名章如自墮。何且孔氏獲上之旨簡矣，則誠信以也。夫水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況於人乎？況於大吏乎？故使信而下信之，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事信而上信之，未信則以為傲已也。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三

夫為人下而有傲上之名，其君子寔應且憎，以求多於我而讒者介於其側。又時時膏浸之，其洶洶然不覺入於左腹而獨見為過我何辭之與？有前信陽守坐此夫尤子往第，自信孫寔解印大夫慙汲孺長揖仲卿重吾聞，與信陽相臨長者矜重，綜名寔為一時賢監司，曩三至起耳。今反織安杼矣。尤子往因尤子而問焉。尤子弟自信無疑也，知莫大乎棄疑行，莫長於處厚棄疑處厚，雖治信陽而已。天下其孰能槩之若祖喜自遁，沾沾蹈雷同之失，則漢人所為侃侃不奉詔也。而何敢望尤子於是嘆者，頓寤曰：善鄙人失對，微僕鄙則何以發吾子之衷言？然僕慮吾子後罪而僕無慮矣。

梅谷集

卷五

三十四

●送即墨黃子令葉序代

今年丁丑予分校南宮所得士凡若干人，乃即墨黃子其一云。居頃之銓部以黃子令於葉，諸與黃子同門者旅造謂予：黃子幸自託於先生之知，茲且從政矣。願先生一言振之。於是予因黃子坐諸子而語之曰：夫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新出門行萬里

耒祝其轅此慎初之喻也黃子起逢衣而寧百里其
行有初二三子慎祝之且二三子以吾一日為知已
於斯遂於黃子稱田路令贈處之義不以相屬而以
屬于予何贈哉予聞葉亦易治爾葉南陽屬也相
傳南陽俗務穡好禮有先王遺風彼耦耕之叟荷篠
之丈人皆葉產也其所誦說雖拘拘一隅哉乃其分
五谷勤四體而耰耨不輟與夫辟世辟人之論君臣
長幼之節亦籌之熟矣謂務穡好禮信然夫俗務穡
則長吏富以本業俗好禮則長吏興以教化當在漢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五

蓋有道也不然豈其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而人人說
之而幸與曰盍歸乎來哉黃子生即墨即墨大夫毀
譽不入於心而民治日起卒之萬家之封及焉夫察
察之政即可以徵譽悶悶之政常至於見思斯二者
長相諄而不能相兼也藉弟令授權馴駘一切以適
心從事即衆譽而名章治茲削矣故良農能稼而闇
於穡良工能巧而拙於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
統而理之而耻於為容寧馳驅而失母寧詭遇而獲
寧法言而和寡毋寧游言而和多以予有一日之雅
梅谷集 卷五 三十六

而二三子問政予獨能舍誦法吾夫子顧其道不以
名干也不以名干而以寔應予願黃子之務寔乎哉
於是諸子輾然起曰語有之螺螄非類祝之而肖以
先生祝之而有不速肖哉而獨黃子哉

送同年登之史伯子令德清序

吾泉稱文獻族甲史氏至比之萬石君家非獨蟬聯
簪組為里閭爭慕羨亦其盛德茂也今年春與閩二
十四人者同奏籍南宮又有史伯子伯子長厚長者
稱其家風余蓋自計偕游伯子父子間驢甚余兄事

伯子而伯子之子孝廉君復呼我以兄恨相知晚也則既知伯子當獲重語於天下矣茲幸而同進又睹伯子拜為令令之德清夫德清非所謂吳興屬邑乎吳興者史氏湯沐地也曩伯子從昆曰參知氏仲曰給諫氏參知氏督一道餉視事於其土給諫氏則以二千石璽書至蓋先後相踵云吳興人稱二氏牧伯長者而大節以清白顯余與伯子父子計偕道出界右若京師率然於其土之人遇未嘗不飲泣出涕謳誦無窮則謂伯子曰始參知以陟按察去民難去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七

參知如免赤子於懷而遠出其父母攀卧切也至太守不祿棄郡邑則又如失父母人百其身而莫之殉以贖也意喜是何以得此於民哉謂為湯沐信然今伯子起家為令而得吳興之屬邑茗雪之間慕史氏父母之日久矣伯子往度大喜過望且繼屬奔走忻忻相告此故參知群從也而參知來乎先太守伯氏也而太守生乎民視伯子其家長老伯子視民其家子弟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卧而理之易耳夫愛其人者愛其甘棠而况家之伯仲哉

而有不大喜過望思服從其教化哉且余謂伯子吳興再至矣遂巡參知門下與扶太守觀南也吳興人雖不得窺其面顧足跡所經俗剛柔輕重閭閻所疾苦甚習於耳目心志語不云乎舟習而操瑟習而調伯子於吳興習而以宰德清此如俞跗越人盡見瘕結一撥而效立應靡不響應起矣而伯子又獨篤天性時念仲則痼然悲之茲其悲傷慘怛之餘又將大肆其力於治東家法推遺愛以答邑人之望以廣仲氏之思漸東西七十餘城長吏即善理未可與史伯梅谷集

卷五

三十八

送許鼎卿之南詞曹序

今年春余待試禮部蓋僦寶慶僧舍以居云時余友許鼎臣氏先在而余入就之既余仲中益氏鼎臣仲鼎卿氏聯舟來各就其伯氏居居過從甚都諸所親

賀曰夫二伯同年也二仲又同年也今二伯仲又將
皆同年也詩有之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則二氏謂我
已咲曰二伯氏慎諸二仲者駸駸乎有難其兄之氣
矣無何集禮部昂卿果躡其伯第焉余仲病未竣事
而余媿先之放榜相視啞然復一咲夫今國家以
制策羅天下豪傑之士誠重之矣士有尺寸奇思武
步馮翼孝德間非是奚進耶然而失得則有幸矣乃
幸而得又旦暮不一齊焉無論它即余四人稱伯仲
其三人皆折肱也獨昂卿一出而雋于鄉而連雋于

梅谷集

卷五

二十九

禮部謁銓又得主南祠曹政號清秩蓋其順也沛乎
若修鱗之赴巨壑翮乎若鴻毛之遇大風一縱而逝
一飛而千里舉也是天意不可知而之於昂卿則既
厚矣昂卿宜何報焉先民有言受人恩而不報者其
為子必不孝其為臣必不忠況於天乎然天豈望望
然責若以必報哉唯是生才之意其不數數也其有
所隆施於若也若何為者為 國家爾今發軔而得
留都之祠曹若無以留都為閒以祠曹為簡夫留都
國家豐鎬也祠曹成章舊物往往而在誠以其間罔

敢暇逸攷先王之故學當世之務壹意洞鑒通達國
體異時者遭柄用即寅清之上有大典章大制作執
此往耳而國家寔有賴焉唯是上天生才之意唯無
負乃所以報也夫余於昂卿非淡矣乃昂卿又兄事
余曰必以玉不穀故余宿昔為昂卿他山者則朝夕
望昂卿順無徂益自愛為忠孝地今昂卿行也而受
簡我二三兄弟余何能改宿昔之云夫黃河豈不稱
順流哉九折而達之海也此順而漸之喻也昂卿勉
之昂卿至留都見蘇君禹為我問焉曩余送之曰其
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今留都居頃之也暇
乎哉

梅谷集

卷五

三十

送君聘傳年丈節推建昌序

建陽傳君君聘余同庚午舉者也歲丁丑復同第又
復同試政司徒署中然余重傳君與傳君蓄幸余又
非以同年同署故云歲十一月銓部奏補內外吏而
傳君名在第三諸慙慙傳君者皆謂京秩可得也乃
傳君拜建昌理 命下傳君則趣騎就余問曰余無
幸為理官咄咄生而能佐吾為理耶余曰若何難

理矣傳君曰異時海內熙洽民淳而事簡吏尚寬和為長者通俗漸弛矣網亦少密焉於是更務峻急以深文束縛人自守令子養百姓皆然况理專刑獄督糾察代激揚者耳目乎故事御史臺奉璽書出按列郡則檄理從諸郡邑錯置若薦書若勞書若顯移諸書不欲自任得失多借以為解理佐郡也獨柰何與上下為形猜令不知者有生敵之防哉凡此理官所難也咄咄莊生而能佐吾為理耶余曰固也然余度君無難也君素號長者中炯炯抱奇而狀貌淵然無梅谷集 卷五 三十一

吾父頃自建陽來得從君太公游太公真率坦蕩有無懷氏之風焉而獨隱於醫為吾父言吾活人多宜吾兒有今日夫理猶醫也理用法猶醫用藥藥劑過用則傷生故名醫慎之君侍太公達於醫而之於建昌其斯有味哉君之為理也而何以京秩為貴倨也於是傳君喜遍辭吾鄉諸兄弟以行而諸兄弟屬余序次之如此

送伯福黃君守鄧州序

是月也吾里中用吏部選人高第拜州守者僅僅兩人爾乃吾叔父荆門其一云其一伯福黃君鄧州也伯福徵時嘗客吾舅氏所吾舅氏不啻嚴事之約為婚姻時余不佞方壯也伯福則無以易之問授簡著經義疊疊稱善遂定交篝燈對榻搔背痒苟富貴無相忘今回思之可十九年事矣而伯福始出而拜今官而又以與吾叔父同事相愛也余不佞能無忻忻願忠于伯福哉乃為具而祖之郊而申告之曰夫今之所謂州守也者豈不誠甚榮哉 國家之制士徒步起家釋褐不過為郎而獨州守以大夫之秩隼

古刺史平制數百里上承平郡而下臨平邑上承平郡矣視郡而其于民也加親下臨平邑矣視邑而其為任也加尊民親則可以耳目經營閭閻之利病而為之所任尊則職專而令無有乎不行是故州守旦起曳繡綬綬坐堂上擊柝集吏士上顧而思曰吾欲云云執事吏畫輶削績風雨走上郡夕得報矣下顧而思曰吾欲云云執事吏畫輶削績風雨走下邑夕得報矣則豈不誠甚榮哉伯福方吾二人者極背痒時耳目所睹記諸郡邑守令間有孽孽為民者間問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三

民所疾苦思有所興革廢置以下慰元元然而上推諸下有格泥而弗行者焉下聞諸上有抑壅而弗達者焉吾二人者蓋未嘗不為愀然以動翻然以思躍然欲得一出而身理之然止也何者力不得為也今幸以大夫秩準古刺史而得為所欲為如此伯福而何以善鄧州鄧州南陽隸也自有寓縣以來漢治寂號近古當在漢諸以南陽顯則有稱父如召翁歸則有稱母如杜君公寥寥千載三此者誰與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二君子者何以得此然南陽間

也上下三載求所以三此者又何寥寥也史稱南陽俗務穡則長吏富以本業俗好禮則長吏興以教化斯二者則豈弟之效也夫二君子辨此矣然而辨此蓋易易爾非必有武健捷給取一切耳目為愉快者也伯福而不見夫乳嬰兒者耶今夫家之長而執家之政孰不欲得雋快便利也者而使之而獨乳嬰兒非謹順沉朴愿心而下氣其人勿使也何以故則以與嬰兒者適也今里閭小民亡異嬰兒子其所需給不出湯糲絮絲其所業桑麻蔬韭之外無長物而所

梅谷集

卷五

三十四

爭亦止于錙銖尺寸間為長吏者第能寬之於錙銖尺寸間俾得遂其所業而無乏其所需給則彼有沒身德爾伯福而辨此者而可以父母鄧州矣召翁歸杜君公即南陽守也而以鄧州守三之矣若乃武健捷給取一切耳目為愉快豈不亦獵鈞能名薦牘首尾啣走京邑也顧於豈弟父母之政何居哉非吾二人者夙昔所欲為吾不願伯福為之語既伯福起拜稽首曰以吾託於十九年之誼而辱與吾子之舅氏游又辱為婚姻而得以聞斯言也吾而後而有以善

鄧州矣明日伯福如鄧州

送光祿許君倅鳳陽序

蓋吾里中許君之為光祿也積勞五載茲矣而始拜鳳陽倅云許君為人溫厚子諒無他腸望而知其為長者其於聲利泊如也於榮進退如也當是時吾里中天官氏方在事許君也又其阿懿戚天官氏力能顯許君而兢兢守功令無敢私許君力能得天官氏而兢兢守功令無敢言私里中人兩賢之今年夏太宰公廉許君賢又才許君則特署許君倅鳳陽語寢梅谷集 卷五 三十五

淫聞于外嗟乎是可以知許君矣許君不自嘯也瀕行則就史豐問政史豐涉世之日淺矣典在筆札安知政無已試籌一焉夫鳳陽者國家岐幽豐沛也

以是與兩都並峙而稱中都中都當天下重明甚倅又古治中別駕之任以佐二千石二千石所廢置興革得並署而參決之正諸葛氏所謂展其驥足者太宰公遴倅於中都而以許君徃殆為官擇人云然豐聞鳳陽居大江北江上諸郡大水為政歲被舊諸使者歲以聞于上大都淮為甚揚次之鳳又次之顧

鳳凰半完爾泗宿靈璧之間千里半殺併口而食其勢亦孔亟矣辟之就蠹之木就蠹之體所以休養而生息之靡所不望雨露也者靡所不望梁肉也者而何以梁肉之雨露之以稱天子念湯沐憫安元元意嗟乎是在良二千石哉是在佐良二千石者哉許君聞史豐言蹙然曰有是哉鳳陽之難也乃不穀所守則尤有難者去鳳陽郡治可二百餘里有鎮曰正陽商賈之走集財貨之輻輳也先時特置倅一人專蒞之釐其稅歲推稅幾何筭緡錢幾何用佐歲計備軍興倅日夜所布耳運目營手足唯是寄委督攝鈎校譏權之務至瑣矣不穀所守即其職也而又以當被舊之時值舉詘之數而欲以取贏治辦無已難乎且斯鎮也而以為要津而以為利藪一切以駟騶相眎不穀豈有利焉夫利猶賊也不可嚮邇入而踐焉鮮不污矣其誰能察之吾子則何以脩不穀嗟乎豐何以脩許君許君之言及此也百姓之福也今夫今之人之於利藪要津也徃徃有利心濡首朵頤不啻醬肉杯中酒也乃許君眎之若賊望之若汚而以

留詘為念許君乎許君乎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豐蓋嘗視許君成事矣許君之為光祿也光祿主內
外饗歲所靡大官錢闌出入莫可問號陸海許君在
署佐其署長率約已束下洗手奉職即杯酒鬻肉而
非出於供簿正也者無闌以入焉鬻肉杯酒而出於
供簿正也者無闌以出焉署中人嘖嘖稱許君是安
所得廉吏乎雖微正陽而已天下其孰能汚之至所
譏權歲計上之人業以一鎮付許君許君用儼然辱
臨之所謂贏則贏詘則詘時其贏詘而輕重布之無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七

送郡別駕何君擢 益藩審理序

姑茂何君之為吾郡別駕也四載茲矣佐郡郡治間
攝諸邑諸邑治其大節持冰檠雅尚廉平不欲以功
名才辨顯於其職郡父老子弟咸德之則咸頌之曰

是賢別駕也是將展其驥足者乎春乃有益藩審理
之命除書至郡郡父老子弟皇惑狂走悲別駕之將
去也而又悲別駕之不得右職以去也則群而問諸
客吾儕小人不知審理何官曰王官也別駕往乎曰
宜往當在漢諸侯王國辟置師相導輔之屬必一時
名流賈長沙董江都張河間其寂矣次則枚叔鄒陽
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之徒踞右座稱上客至有
戀戀王門不樂為漢官者千載寔豔稱之明興建藩
樹國篤親親之恩咨導輔之任庶幾明經術重厚少
梅谷集 卷五 三十八

文不隨時俗功名其人者用左右諸侯王以光昭令
德以藩屏明別駕其人也而益藩又稱 天子叔父
之國號樂善好士別駕往矣毋令賈董鄒枚諸君子
專美於漢哉客又有為別駕躊躇不滿志者則曰客
奚為譚漢事於今之世也夫漢諸侯王國相貴重矣
其人又素皆受知天子而親遣之者然賈長沙竟鬱
悵悵不得志若鄒枚公孫諸君子特翩翩游梁爾
寂後親遭逢天子以文學侍從應對左右不以王官
終也今所謂王官也者壹與之除終身不改又不及

以政上之處之在若棄若留之間而其自處也在若去若就之際舍曰薄之而必為之辭曰其擢也丈夫生幸明經術願一當縣官用稍稍尺寸豎亦安能委蛇蒲服陸沈王官自錮其材於聖世哉故此有掩耳而走畏足而逝爾不忍見此除書也而獨柰何於吾賢別駕矣而別駕獨柰何往矣嗟乎二客之言若聚訟然郡父老子弟益皇惑狂走不能解乃就史履豐而質焉史履豐曰是謀非吾所能知也吾聞之良農能稼而弗能為穡良匠能巧而弗能為順君子能修

梅谷集

卷五

三十九

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弗能為容故夫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以汧泔泔別駕之為不龜手神矣而不免汧泔泔時固有所弗遇爾古之君子升沈任乎時仕止適乎志時而赫赫視猶陸沈也時而陸沈視猶赫赫也漢官王官又奚擇焉今日之命往則怕於斯不往怕於斯夫別駕亦觀其志之所適而已矣別駕聞之曰其然乎其然乎以予四載得託於茲土而不得右職以去予媿之然父老不以是罪予子弟不以是棄予而又皇皇為予憂且予謀予則奚媿予其

得優游王門為吏隱於志適爾於是史履豐蹶然而起霍然而嘆甚矣別駕之言之似吾仲父也吾仲父荆門守曩與別駕同謁銓稱同年其守荆門亦以廉平著而亦得淮藩左相以去仲父慷慨就官履豐間嘗為書問胡戀戀王門哉仲父不荅而第以歌荅曰我欲為貪吏貪吏何可為我既為廉吏廉吏不得志王門之下可全身而避世彼謂我吏而我則隱彼謂我隱而我則吏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履豐奉其詞未嘗不咨咨誦也乃今觀於別駕意豈異哉則以曉夫

梅谷集

卷五

四十

郡父老子弟郡父老子弟以遍告夫郡諸大夫而履豐遂受簡次其言為別

送王友夔博士之松潘序

余里居好從諸博士先生游郡博士東官王友夔君雋爽介特士也其進止若雞群之鶴昂首而獨步其氣志若一鶚孤翥俯眎百鳥皆在其下風心竊異之稍就叩君君於學無所不窺於文詞無所不撈剔而合作者之軌於政術無所不旁通而可游刃於世心益異之則嘆曰以彼其才令當事者一如聖天子

廣厲學官至意勿泥故法稍引擢異等至文學侍從
以上或推擇郡國長吏必有所自表豎者已諸大吏
果庶而知君才君清溪缺令則檄署清溪同安缺令
則檄署同安清溪同安故難邑君又署也所至治辦
邑以大治余望之欣欣曰先生自此升矣亡何而有
松潘衛學之擢松潘巴西徼也當事者曩以君為賢
由電白訓超拜郡博士今擢不宜仍博士即博士又
不宜越在萬里徼夫士之庸庸隨世無所短長卒坐
取尊顯躋高位者豈少乎而才如友夔董董起丙科
一再徙猶不離青氊又遠困之是猶秦驂驥於戶庭
而縻其足也余蓋為躊躇不滿志已而思曰噫嘻當
事者擢君松潘得無意乎松潘孤城介在番域蓋時
有蠻警焉民習戰鬪悍獷難馴而 上所使文吏填
拊之董一備兵使者餘諸衛帥衛幕主治軍賦而已
非如內地諸郡國有守相丞佐相與時訓而月修之
民易與為治可鞭箠使也故于衛置學學置博士俾
以庠序之教于羽之化日顯休之庶父兄之訓嚴子
弟之率謹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率乘輯睦師人以禮

即在山藪林麓絕壤窮裔之民而罔不沾被光烈虔
於夙夜斯遠馭長撫之術也而難與任此者君雋爽
介特士也其教于吾郡郡人士翕然相顧而化郡諸
大師靡然相尊讓寔足稱 聖天子廣厲學官至意
當事者遴而得君遂借君耳而何邇圖之有君又何
遠涉之憚之有君之松潘教益行道益重安知不有
引擢異等漸推轂至大官如吾說者乎吾友翁受甫
氏嘗友友夔矣其叙友夔問曰夔報曰吾讀友夔出
塞曲老將行感秋諸篇咨嗟紫歎傷其志焉而又以
友夔之鄉歐楨伯進友夔友夔何必不為楨伯乎而
何必弟為楨伯乎嗟嗟知友夔哉友夔友夔請姑往
送郡博士甘君擢令成邑序
甘君之為吾郡博士也五載茲矣教成而行尊諸弟
子無不群然相顧而化者諸大師無不靡然推讓自
以為不及者諸當道若都御史臺御史臺先後數公
無不翕然推轂慰勞如出一口者今年秋擢知陝之
成邑瀕行其寮陳君王君賴君黃君若諸弟子則以
贈言屬履屢豐豐既受簡嘆曰夫履豐與諸君所觀

記數十年來吾郡博士先生秉教事者有久於其道五載如甘君乎有以擢邑長令行如甘君乎嗟乎難言哉國家置郡邑博士以詳延天下賢良方正博聞之儒以興教化歛賢才職至重矣法令寢微往往以劇閒蔽限士士起家為吏稍由任職見褒寵漸推轂至大官猶掇之爾獨郡邑師儒見謂冗散卑濶碌碌鮮奇效稍輕視之即以稱書聞上輒坐故事量移王國官而止蓋郡邑師儒始自輕也志意摧沮踰一切為苟安甚者義接而賄行計升斗若市然諸弟子業

當道心異之會清溪永春乏令則檄甘君假令甘君至則拊摩黎烝約束胥吏令曰令乃公稍不自檢押稍留意饗膳之間文學博士雖薄數年於此差足吾事奈何以一日代庖操邑長吏權而勤自封殖必不然矣居之數月邑大治諸當道益心異之夫夫也曩不由令左乎以為不宜令者而乃宜令語稍稍聞于朝是以有成邑之擢自甘君擢成邑而天下乃知重師儒矣而師儒乃自重矣顧履豐竊有贈焉善御者不易轡而馳善射者不改弦而發曩天下吏治急矣罔亦少密焉吏相率為赫赫皦皦名甘君廉靖豈弟長者也而範我馳驅故左爾乃者天子下明詔戒煩苛思得廉靖豈弟之吏而用之甘君而有不以令顯也邪甘君行矣夫用智賢而逆治者疆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疆病之醫亡弗殆者今海內罷敕倍於往而漢隴以西邊戎洊值荒凶民餒困號獨甚此亦仁醫順治之秋也赫赫者多威而寡恩皦皦者多譽而寡實用以擾民民不堪命甘君其無務改玉為此名而益以廉靖豈弟之治治哉蓋

成邑有鳳凰臺杜工部詩之曰亭亭鳳凰臺壯對西
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暇日者躡履逐賓從
登眺其處而慨然有西伯仁政之思也願賦詩報我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六

序

御史王先生膺 典贈二尊人序

天子之六年大推錫類之典而留臺御史王先生者
得以其貴貴二尊人矣王先生黃太史氏同年友而
某小子師也維時制詞黃太史氏寔眎草先生喜拜
稽首曰夫 王言榮矣代王言者又吾友也得二尊
人軼事懿行而為上發之則益榮矣既又移書某小
子小子而知不穀之榮也而知不穀之悲也乎二尊
人蚤棄諸孤先慈又蚤歿釜焚草先人之墓亦安能
蟠九京而通之茲榮也覆用為悲爾而何以慰不穀
某小子拜受書潛然者久之時某小子新拜史官得
封家大人亦為史官然痛不逮母矣則何以慰先生
無已則昔者以禮事先生而聞之先生者乎夫人子
之上顧本情孰不欲以榮逮若親哉而業不可逮也
則有終身之孝在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
也蓋其旨莫大乎顯親矣先生尊人封御史當二伯
氏都外臺之重而身為之介弟豈不烜赫乃恂恂賢

行不敢以加於宗族父兄鄉里長老諸宗族鄉里多待公而舉火者喪而槨者塋而壞者質成而居間者故家而以孝友著鄉而以睦姻著君子曰公於是乎有隱德也而贈二孺人者亦於是乎皆有隱德也然而德于家而鄉或母能盡名之德于鄉而國或母能盡名之乃今用先生貴徵 帝之綸足闡幽隱蓋泉二百年以乙科拜御史也者於先生厯厯一再覲而又以御史貴其親也者則於先生創觀也於乎是唯尊顯哉且先生非獨以其貴顯也寔以其行顯先生

梅谷集

卷六

一

孝大孝也禮之善物也即無能蟠九京之深而盡通之亦安在乎起九京之骨而盡肉之而盡衣冠之哉某小子則願與先生抑悲思光大孝以對揚天子之寵命

宗叔應天別駕兩廨 典追贈父母序

履豐少聞諸吾宗長老云粵之海陽蓋有莊壠鄉鄉以姓著始宣教公自吾青陽徙居之莊壠之莊均吾古山公裔也今其後有顯者乎履豐庚午與計偕則與吾父吾仲父會今南京兆別駕叔父于京師遡宣教公世十有一矣又遡于吾古山公世十有二矣於吾父吾仲父為弟若兄於履豐為諸父涂觀卒值不勝陶靖節長沙公之感相愛甚兄弟父子不啻也越數年叔父已為平樂令滿考得贈其父母又為南京兆別駕逢 國大慶得加贈其父母父如其官母初太孺人既太安人當加贈時履豐亦幸成進士卒業中秘其告身織文縑絲之燬與夫綸綍褒寵之制詞率履豐為請於所司以歸於乎是唯榮顯哉乃叔父間以奏最來獨泫然詔履豐曰吾之有今日也嚀寔

梅谷集

卷六

一

生我疇寔長我疇寔穀我吾父吾母林吾繼母陳皆
罔極我者也而皆不逮乎吾今能以吾貴貴吾父母
矣能以所受餽于 天子餽吾父母乎哉能以所膺
于 天子之章服服吾父母乎哉茲榮也祇所以痛
也唯是先人之懿行不欲泯泯願徵之名筆以藉不
朽且其以寄吾思乎子宗之良也其為我叙之履豐
唯唯夫人主愛一頓一啖故夫人所咨嗟羨慕而靳
得焉者則華袞一言也太公太安人兩被之矣叔父
如其載先人之懿行以為文獻徵 帝綸具在小子

梅谷集

卷六

四

復何稱焉若夫思深叔父當勉為叔父慰夫尊榮
壽考寧非人子之本情上願於若親者哉而不可待
也則所為尊親而廣孝者宜莫急于令名然而令名
則奚傳矣夫太公即號為力田孝弟長者乎而其名
施遠不能出閭閻二太安人即稱淑懿令人乎而近
不能出檐閭藉令不有叔父即沒齒長年要與田間
諸翁媼泯爾乃今幸我有子展采明時至兩動人
主之親聽光傳綸音揚闡幽閟千百載而後而有所
接揀於史氏者太公太安人名且不朽嗟乎則謂太

公太安人長存可也無論它莊壟有莊分自青陽垂
二百年矣縣叔父而上欽德弗耀即吾宗諸長老從
宗盟之後無能遽舉於其名而唯叔父以賢科奮與
吾宗諸叔姪兄弟馳驅皇路得以鞭弭櫜鞬相遇於
上國乃得相與叙宗盟念本始蓋履豐嘗誦陶靖節
贈長沙公族祖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踈慨然寤歎
念茲厥初而又曰於穆令族允構斯堂我曰欽哉寔
宗之光若是乎合族之有俟於光宗者也嗟乎其叔
父謂哉夫葆姓受氏孰非神明賢者以其微顯不賢
者以其顯微今莊壟之賢而顯寔縣叔父始而太公
太安人寔詒之以徽惠于帝以大我宗枋嗟乎則謂
太公太安人長存可也何者為其名永也又安在乎
起太公太安人於九原而餽之而章服之哉思深哉
叔父其可以少慰孝思矣履豐族子也不揣受簡庶
幾當叔父心而始終詳於世系宗盟之說如此

賀彭邑侯奏績膺典 贈父 封母序

吾邑彭侯之以循良異著也四載茲矣都御史臺御
史臺先後惻薦咸在東南列縣上茲以其最最于

梅谷集

卷六

五

天子天子貴然寵嘉之贈父如其官封母為太孺人
蓋考功氏上功司封氏請制紫微舍人出告身繫絲
之燬太史氏草詞詞所具大指謂唯太公為能啟佑
侯唯太孺人為能訓侯以立唯侯為能成身成親於
乎是唯榮顯哉而吾邑父老子弟亦聞而遂歌曰繫
彭侯我民父 皇為民報父父將疊贈兮格爾祖繫
彭侯我民母 皇為民報母母將疊封兮俾純嘏歌
罷相顧樂甚侯顧穆然內遜也諸父老子弟修羔鴈
爵帛而薦之則卻再薦之則再卻諸父老子弟無所
梅谷集 卷六 六
致勤乃群而謀於薦紳大夫而屬言履豐履豐乃言
曰夫侯亦忘所遭值之異不上對 天子寵命下對
民情而自居儉邪履豐間供事外館矣 國家錫賁
之典斤斤磨勤也邑長令非三載秩不得稱滿滿而
徵科不及額不得考或微應公譴不得考考而非甚
使者慰薦再三不得封士大夫至有充列周行紆曳
青紫竟為微文故事所束縛父母無露一命者而民
之於令也德則其父也則其母也父而母之故推德
於其父母曰是大父母之詒也而榮焉與榮休焉與

休其不然者讒慝眈眈安在其為民父母乎又安知
其為大父母乎雖榮勿之榮矣雖休勿之休矣蓋帝
綸民情兩得之難如此今吾彭侯易之矣履豐備聞
諸九江守林登卿氏太公夙稱賢豪長者隱於尉史
間邁德薦慶寔垂燕翼太孺人又優然有先君之思
數教詔彭侯勗以能立而身棟家政捷家至于今勞
無損汰無益門無加闢僕舍無加盛也故彭侯藉先
太公之遺母氏之教用勤苦官下以布德于我群黎
百姓以報于 天子天子遂寵嘉之我群黎百姓亦
梅谷集 卷六 七
逐相與樂之而咸推及其父母爾故夫彭侯之有茲
典也 帝綸重矣而能奔走闔邑之民情驩然而歌
父父母母也則益重矣侯即襲休以遜弗張弗侈弗
自為慶能無為二尊人慶得君且得民邪於是彭侯
色益和曰是使不穀有所恢揚先德而寧母氏之餘
年也敢不拜慶
郡別駕台麓歸公祖奏績膺 典序
物生有輔禮有損師有裨政有倅天之制也不可易
也然而郡守吏民之本儼然據尊重平制一郡倅特

臂翼之錄錄因人無專割無所自見才時或下攝屬
縣事則又曰我固攝也旦暮且去上下相玩惕甚者
束時自封以旦暮足吾事故守而稱善什九倖什一
令而稱善什九攝無聞焉則天下比比也廼今觀吾
郡別駕姑蘇歸公足異已吾郡嚴郡也邑隸七而稱
嚴者三晉江同南二安是已公在郡佐若長舉於其
職若彼駕舟右撥右刺期必濟若彼驅車左推右挽
毋庸負厥載下攝篆在南安同安治在同安同安治
寂後在晉江晉江又治其在南安同安之父老子弟
梅谷集 卷六 八

朝周公所察舉推轂諸郡國長吏若而人至倖獨公
一人耳詞曰督賦纖塵不染署篆一文無私冰蘖絕
倫才器出衆知言哉於是公滿三載考矣將入奏八
校諸博士若諸博士弟子圖所爲公頌公樹績郡邑
廼其最注意在興學造士士故咸德公圖頌公而屬
予一言夫余安能言即載周公刻詞即載古所稱賢
別駕如蘇之襟被自將如趙之酌水如龐之展驥具
是矣又安須余言唯是公之奏績也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焉請爲諸君誦之公兄伯起家吾郡理用理高
梅谷集 卷六 九

第徵拜給諫民到于今思之公來伯送之曰嗟予季
往倖郡尚慎旃哉郡人聞而欣欣曰是故司理公弟
也唯茲奏績績維最維不負厥兄公今三相君鄉人
而又出王太倉公門下公來請所以贈者太倉公曰
夫贈者贈也贈其所不足也子徵所不足奚贈無已
贈子以無憚煩公自是無憚煩所聽受造請即造次
輒喻款曲如恐有失維茲奏績績維最維不負厥師
國家張官置貳守若丞次倖倖名監郡郡治否是豈
獨在守公來 天子若曰汝往欽哉無令郡視倖贅

也維茲奏績績維最維不負 天子不負厥兄而茲便道過里詣厥兄拊背問暄冷外備詢郡故老遺黎若公治郡狀兄必大喜必勞公不負厥師而茲入都覲厥師具言吾師相天下宅雋登良計安天下某奉明教無敢失墜師必大喜必勞公不負 天子而茲入覲周衛之內謁者在前 天子親臨問何以令泉州大治公從後叩頭條對稱旨必勞公必增秩賜金風示郡國又莽然下制詞上褒寵二尊人補兄伯曩所未能致之二尊人者於是唯榮顯哉故曰行一

梅谷集

卷六

十一

物而三善皆得焉公之謂也請為諸君書之

邑父母沈侯上績并二尊人雙壽並 封序

崑山沈侯之令吾晉也寔用奉新令高第遷云而是時侯將及考矣或曰邑不倍地令不增秩又其將及考也而奚僕僕賢者為會余叔祖中丞公撫豫章與侯同事雅知侯倡言曰而未知天子歷試意乎當在漢召翁歸初補穀陽長尋舉高第遷上蔡長薛贛君初以茂材為宛句令已被薦改長安令其後召列九卿薛至丞相封高陽侯固自歷試長令始也令 天

子用吾晉歷試侯又以侯為晉德於是晉父老子弟咸舉手加額頌 天子明聖走之竟上達焉下車煦煦然陽春之發於輪轍而被於廣莫也不數月晉復大治乃通三載考上績績上奉新什七晉什三諸當道靡不賢侯寂侯績者而以上于 天子天子將大寵嘉之曰是歷試者效矣莽然下制詞上逮其二尊人二尊人太公與吳太君蓋方就養邸中也於是惟榮顯哉晉父老子弟謀入賀侯遂然孫也再賀則再孫夏春之交歲札穀沒民難乞糴跪跪皇皇侯亟上記當道發庾儲弘貸濟之時雨又降其占為有年民大悅咸曰侯寔生我侯我父而為父父者誰也太公也侯我母而為母母者誰也吳太君也月之日越二十又五日為太君太公初度即讓休以孫不入邑父老子弟賀獨不為太公太君一舉萬年觴乎乃謀諸諸大夫諸大夫謀諸史豐史豐進曰今天世人之所願祝於親者豈非欲其白首長世及身而膺爵命光顯乎然資弗達世往往祿弗逮養即逮矣或不能偕之於二人偕矣而或摧謝羸老之餘不能御

梅谷集

卷六

十一

而之官觴酌一堂為快是故人子倍親而仕身不復親有而劬勞之感來諗之情暖暖姝姝逦迴顧復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母而又曰憂我父母嗟乎豈其為賤而養不足乎則兩得之難也乃如沈侯綺歲遂進士長兩鉅邑而二尊人強年以從為檢勅邸舍周必開衛勿少踰而時時呼侯前詔曰若吾子也邑民若子也若為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無使我憾於為若父若母於我足矣侯奉訓唯謹旦戴星出出先問二尊人美寢狀莫戴星入入後問二尊人甘食狀嗚

梅谷集

卷六

十一

琴以治閑閣以思靡所不敬身效績以永永二尊人名也者侯故瑰瑋精敏削績若馳灼幽隱若照解琴應變不啻又游而矢決之而乃恂恂然兢兢然母以成績待已母以易心待事務寬惠瞻郁引大體用能下媚于邑人而上媚于天子邑人父侯母侯而且與父父母母之頌而天子亦亦然寵嘉之將重綸疊帔以為其二尊人榮二尊人不獨身被焉而又就官下拜嘉命俾侯得奉璽書以承權擁章服而稱壽此其壽祉第祿無論四牡北山之父母於人世未易

多觀也侯柰何不上答天子之寵命下答民情而過自居儉耶自儉猶可而柰何以儉其二尊人耶諸大夫乃酌而觴侯又酌而從侯稱太公太君萬年觴侯乃辭弗獲以觴入而太公太君喜曰以吾悒悒從吾子邸中也異吾子壹意邑事絕內顧戀耳而不意史氏以諸大夫之貺詞貺之而又稱天子之休命以寵我稱民情以懽我是吾子之無得罪於諸大夫以康二老人也請舉吾子之觴而遂舉諸大夫之觴

郡伯洪山貢老公祖入覲序

梅谷集

卷六

十一

國家比三歲輒肆覲群后修大計郡國長吏各率若屬以入大冢宰引列庭階頡頏藩臬互與酬對第其取殿而獻諸天子加黜陟焉典至重也今年冬吾郡伯宣城貢公當以職事往而與三載攷績之期會則又得自以其取上之大冢宰而獻之天子蓋奇遺云公且行郡邑諸博士群而役言履豐履豐間者里居熟睹公兩載行事曩天下之罔嘗密矣求治太過上下之情不甚相悉操一切為武健峻擊梓辦如焚如荼至文學教化之原卑卑迂視之勿與知者論

治者竊病焉傳有之上專用德則以本教而操國固
上叅用辟則務寄時政而操國超嗟夫從政者豈有
不得已焉而為此趨時之政也公寬然博天子諒長
者也又博炫才具下車咨諏稔知泉俗乃曰夫所為
操切武健以飾能見效者此必其俗羯獫疾悍大豪
為姦中豪連類憑恃以是用一切之法勝之今泉皆
無此其小人習餘教率柔靡而怯懦易與為治其君
子家絃戶誦鄉閭相誨導易與為化稍侵則法逮之
薄與懲寬則直置之耳故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煦噢

梅谷集

卷六

十四

以仁溫臨照以明惠舉孝察廉興學造士真若孺子
畜而不忍雷用焉至其提身甚潔馭下甚嚴門以內
無敢鎚髮擾民者即吏傳所稱循良吏勞心諄諄愛
人如子束身自修執節淳固何以加焉煩苛既簡政
乃大修兩陽號呼動與神會去歲苦旱而皇皇虔禱
甘澍立應今歲苦暴霖而前期所勅丞尉游徼浚治
溝渠適奏成水不為舊歲稔衆和闔郡稱極治文學
杰雋之英斌斌輩出秋大比士士歌鹿鳴者幾四十
人而元魁麟比五經得四前此未有也則公專用德

教之效已公行矣入見天子以所屬寂殿獻而又
自以其寂獻天子方加意元元以六計獎百職事
臨軒問比歲天下所在被苗獨闕完又獨泉極完君
何以治泉令衆和歲稔疵類不興杰雋斌斌出洋溢
海邦卓犖乎方內公從後叩頭謝臣奉職無狀式以
天子神聖寵靈之臣何以及此殿庭聞公對皆相顧
動色公用長者之治治也又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諸郡國長吏遂遂推讓咸自以為不及榮觀顯稱疇
庸於百爾君子於乎是唯榮顯哉公行矣采菽之首

梅谷集

卷六

十五

章曰君子未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其四
章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其
五章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請
歌是為公祝公朝而受天子錫矣其無忘泉邇來
泉以殿天子之邦以須厚賜

郡公祖洪山貢老先生入觀序

郡伯貢公之入觀也履豐既以八校博士若博士
弟子請為贈言矣瀕行郡諸學士大夫相率張具東
上門外送之酌而受簡履豐願有復履豐謝弗獲則

受簡而言甚矣公之德吾郡深也夫今之官游者率
眎其邦之薦紳多寡以為難易拜命受地薦紳衆多
輒攢眉蹙頰是將無柰造請者之紛紛也至則簡貴
自重置賓位時有所謝絕稍就之眎益遠舉足益高
唯之與阿靳於片語訖如也而乃自矜其疆直能
遠嫌不阿徇然一遇赫赫者又異為禮禮下之已甚
嗟乎君子居是邦有事賢友仁之誼焉入國而問式
廬而敬廣忠益者不廢也夫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且
學士大夫是皆身嘗為吏矯節習法豈其居邑屋而
梅谷集 卷六 十六
專以私謁干長吏者之權何至過為疑拒而訖訖其
聲色為而又有所異禮於晦顯為泉固薦紳數澤也
公至郡鈞與為禮無晦顯所造請不避風雨間為其
召諸公飲諸公亦次第奉杯酒為公壽蓋懽然奏情
矣然不敢干以私居恒相勅即公過幸我不可以燕
見而居間有所解其以已事就直者公據理為直之
未嘗以私故訕一法蓋公出宛陵華閱其歷世之盛
時則有若理官南湖氏大宗伯玩齋氏唐山令思齋
氏內翰湖涯氏東平守受軒氏家法師承廩廩德讓

而公又寬然博大長者也真誠懇惻昭映天日其為
法一原於禮樂教化道德仁義之意蘊而弗矯明而
弗察寬而弗弛嚴而弗苛斷而弗愎敏而弗驟其於
民也無或嫗焉無或雷焉其於屬也無或馮焉無或
暱焉其於長吏也無或亢焉無或援焉其於邦士大
夫也無或傲焉無或媚焉衆和歲稔疵類不興泉州
茲時號稱極治士大夫望公欣欣然咸謂西漢吏治
寂稱卓犖乃其善者少卿次公不過持法平清淨不
擾興教禮義而已今以方公何讓哉宜其於公遠涉
梅谷集 卷六 十七
而有愛心而日夜望公之復也車攻既吉五馬將轅
其觥伊觶載歌載獻於是有歌鹿鳴者公曰諸君子
好我周行之示吾日則倣焉其曷敢以佻厥志又有
歌皇華者公曰駉駉之行吾靡及也夫又有歌伐木
者公曰諸君子其錫我以和平之福敢不拜貺又有
歌天保者公曰群黎徧德 聖天子之德也吾用入
祗見皇皇旣於庭以諸君子祝祝 聖天子矣乃行
邑父母彭侯再 觀序
余待罪史官立螭坳凡兩見 天子肆覲群后維時

四方岳牧以逮邑長令各率所職入奉 天子大計
天子詔冢宰差次而廢置之復命侍中於殿上臨飭
如 上旨其有治行循良卓異者輒燕錫加寵焉而
癸未之春吾邑彭侯業以循良卓異震廷中矣侯時
為吾邑甫蒞而強也越三年所 天子復修觀典侯
復將以職叙往則侯之績益成 天子當益寵嘉之
延見垂清問所以善治晉江狀侯從後叩頭條對稱
上意而遂留而省之東臺之西 天子之左右不復
為吾邑來矣吾邑不復能如河內借侯矣百姓感然
梅谷集 卷六 十九

若失其父母又若失其師帥留之而不可得也則謀
於侯同年王君乾甫若諸同年太公命余言余曰命
余固當初侯之來也則吾里中池選君選擇而借之
余亦與聞焉上春侯以循良卓異震廷中余寔籍有
榮施茲余且赴闕而適與侯再覲之日會侯復以循
良卓異震廷中余當倍藉有榮施余言固當凡吾邑
所為德侯不忍違侯者侯潔廉明敏而孳孳任事
一經目輒記憶不能忘諸直指使者監司使者行部
卒然以邑事為問侯卒然前置對盡舉其窾要始末

它日以履績無漏弊者咸大驚以為神咸曰屬有賢
君吾唯垂拱蒙成而已然侯為廉也而弗為矯為明
也而弗為察為敏也而弗為驟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先是吾邑度田苦不均侯下車即任申度之役所櫛
沐而不蓋宿者若而宵所胼胝而不遑食者若而盱
身履手劑田與稅參相得焉邑中稱平邑故多逋賦
侯召諸里役為絜法鈎校之無奇贏之羨諸里役以
次受戒無忍負者賦無遠近立取辦而民不告痛兩
造質成侯斤言立折之據案為判判就呼之前朗誦

俾熟聽開論切至曰如是為法如是為情輸服即止
不務深入以是各極意去約束胥卒埴鐫塞竇胥卒
靡不洗手奉法然異時胥多罹褫譴自侯在事邑無
被上官案者則曰侯寔生我吾邑故好禮義嫻文學
之國也侯又以其間行學官修古文而拔諸生之秀
者廣厲督教諸生逾彬彬茂也邑賢士大夫故稱盛
應酬苦不給或為侯難之侯所造請延接無虛日折
節恭謹人人無不以侯親已然卒無敢以私干者嗟
乎以彼其政即漢代所稱循良卓異之吏何以加焉

而五載如一日茲且不復焉吾邑來矣吾邑不復能
借侯矣其能無繫百姓思而感然不舍也乎顧余謂
百姓念不及遠志在安利而已故感乃如吾儕見大
而不溺于細雖親愛安民之侯欲施不厭然亦願侯
名益震道益伸上左右天子而膏澤下於民遍千
字內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侯之政訓四方者
也夫豈惟晉人得私其澤而已於是叙而書之以復
諸君以轉告于邑之人邑之人乃無或感者無弗慶
者

梅谷集

卷六

二十

贈御史大夫陳老先生榮滿序

今八年臨川陳公以長臺滿考上其計於天子天
子臨軒賜顏色下璽書褒美焉凡我薦紳有位咸彈
冠相慶不佞公同里生日奉公喜而後可知也屬里
中某等又來微言不佞其敢以不文辭夫今之臺長
非秦之中丞漢之御史大夫乎彼其時雖與尚書令
司隸號三獨坐然所職自蘭臺掌圖書及殿中糾察
非法之外無聞者乃今則儼然雄九列而與太宰氏
分爵人之權每內外大計坐執秩堂以幽明黜陟天

下群吏而又與司寇廷尉議大獄決大獄剖折平亭
稱中執法也諸直指使者持繡斧按行天下得南面
臨郡邑百官而獨北面聽約束受成焉稍弗勝則議
者隨其後此其權視秦漢蓋鉅且艱也已故匪峻
弗持匪詰弗鑑匪風裁無以振官常之紀匪宏廓無
以畢賢才之技公溫厚淳邃汪汪萬頃波而其中山
嶽屹然不可搖動胸空洞滅否若鑑而從外觀之則
淵沉若一概之觀蓋兼前數者而有之乃其進退大
節尤嶢嶢暴著於天下公當御史時士大夫靡然唯
執政子沾沾是競公肅執提身挺如也柱後惠文多
所彈糾直於徑尺之逐鱗而批之出按山西斤斤持
三尺墨吏望風解綬去意少不可遂飄然拂衣漁樵
於山澤者垂二十年先皇帝鼎革采公卿諫臺議
召公田間由棘丞歷佐臺少宰凡五命而躋列卿所
至不以家累自隨一二蒼頭敕車羸馬行橐杳然冰
檠自嚼蓋由通籍迄于今四十年如一日也昔汲長
孺懸直身堅受人主至以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足稱社稷臣公殆其人也邪用是壓服人心填附國

梅谷集

卷六

二十

至以吏治方之救火揚湯此其不亦躡取聲譽隆赫
聞上矣然無如擾民何獄訟繁興盜賊滋起傷和召
苗民乃大棘此如養生者一旦有所襲逆稍不快於
身輒走索禁方投以標悍之劑瞑眩排盪用快速愈
不知疾愈而其脉已耗矣嗟乎嗟乎是安得庶幾乎
陽其人者以無擾之說馴之民其少瘳哉而不自意
從父母之國而得大父母如姚江鄒公其人矣其人
矣公起家錫山令以循良長者著錫山人至今思之
公東西行過錫山父老子弟忻忻走相告攀戀不能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三

有生之樂蓋公不言而畏公者如神明戴公者如父
母有味哉其得於蓋公之指深矣故自公在郡郡子
大夫安為薦紳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女安紅三時
不害百穀順成民無疵厲是謂太和嗟乎即史所稱
清淨寧壹何以加焉今年春仲為公三載考績之期
吾邑長令彭君偕六邑諸長令則群而後履豐言履
豐從父老子弟日在公宇下滋溢滲漉心誠有之微
諸君役且擬為一言賀矧言及之上歲之春公蓋以
南諸侯入覲矣履豐亦立在螭墀見 天子赫然不
梅谷集 卷六 三十四

去迨為泉州其治大率如錫山即其時尚武健敏給
而如弗聞也者公重厚簡默自其天性履豐每進謁
公覲公容溫然而未嘗不慚吾動之躁也聆公詞雍
然而未嘗不慚吾言之煩也而公猶以履豐為可與
語者則為語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爾泉故稱佛
國民淳事簡號易治以余一日幸托於茲土余安所
用擾擾生事為嗟乎公之語有之如此故其為政壹
原於仁義禮樂之意耻以刑罰先人功名之際泊如
也然遠近易跡嚮化胥吏惴惴守三尺民咸熙熙知

滿志於嚮者之治為詔詔天下諸郡國長吏戒煩苛
崇寬大與元元更始中外一時頌 天子仁聖茲公
以無擾之治治泉州三載如一日也其以奏于 天
子當逐寵嘉之若曰維泉州三載成厥功維朕民是
封朕其大有顯庸丞相大司農之召將旦莫見之公
且用其指相天下矣則豈維泉州是賴履豐願與諸
邑長令諦觀焉夫天下所與共理者良二千石也二
千石所與共理者又賢邑長令也諱馮翊有言屬各
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而已公在郡好獎成諸長令

頃吾邑長令彭君先考三載績績奏公亟稱最也而六邑諸長令亦皆藉公履露以成者故同心服乎公而圖頌乎公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履豐於今日寔云於泉州之今日亦云

重賀郡伯鄒公考績序

郡伯鄒公之奏三載績也七邑諸長令既徵履豐言為賀矣維時八校諸博士率諸弟子往觀焉率有味乎其言也則群而造履豐再拜請願得比於諸長令申之一言履豐再拜辭曰無複也乃諸博士請不已

梅谷集

卷六

二五

曰春秋書美善大書特書不一書語有之善言必再以公循良寂績而見於史氏之書獨奈何以複為嫌夫邑與校皆長吏師帥郡郡一出政則列邑之準也一出教則列校之衡也一邑不治郡不可以言績一校不治郡亦不可以言績自公為郡修職率屬政教大行邑若校咸大治是可績矣故復徵惠於史氏在邑言邑在校言校俾我諸吏士咸觀公績之全履豐蹶然起曰有是哉公績之全也諸君業人人能言之諸君亦知公所以教乎夫教化之道躬行為上科察

次之吾泉故好禮義嫻文學之國也其在今日無論士即五尺童子亦能樹頤頤決腎肺搦管擣為文巨經細緯諧宮中商以馳驟於藝圃豈不斌斌然而哇辭詠裝奇表誇侈之俗溢此滋矣此其漸非可以科條口舌化也公廩廩德讓君子壹以身帥之履豐於列邑所授簡夫既已言矣履豐每進而謁公覲公容溫然未嘗不慚吾動之躁也聆公詞雍然未嘗不慚吾言之支也矧在多士而公所為治又先禮樂而後刑罰厚仁義而薄功名戒紛華之習勵廉靜之風黜浮豔之詞獎孝弟之行用廣勵諸學官諸學官廣厲諸弟子諸弟子相顧而化而泉郡惇惇多醇雅之士也履豐居宇下久間嘗從列校諸弟子縱觀之晉江之文雅以正其士純南安之文麗以則其士茂同安之文渾以深其士毅惠安之文冲以雋其士確安溪永春德化之文秀以樸其士愿夫士不在華要之實用文不在工要之實體乃今觀於列校士實駸駸勝也盖泉州之文盡在是矣而鄒泉州之績亦盡在是矣即漢史所稱文蜀郡黃穎川何以加焉漢興設博

梅谷集

卷六

二六

士官置弟子屬所在二千石首務在興學在造士顧考之當時抑何希闊鮮觀也蓋蜀郡用興起學宮舉察博士著頴川用力行教化興於孝弟著它如龔渤海召南陽張趙二京兆所居非不有赫赫名其於斯道邈乎未也嗟乎豈不難哉繫我鄒公根理道惇教化其所孚誨率烝烝如有如太史氏脩班管之業譔次當世諸大夫行事所稱良二千石而興學造士也者必曰鄒泉州鄒泉州履豐非其人也然而知公所以教則不敢讓也因序而復諸博士諸博士喜

梅谷集

卷六

一七

曰是所謂特書不一書矣是所謂善言而再矣於是
有進而歌泮水者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有進而歌鴈鳩者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有進而歌棫樸者曰芄芄棫樸
薪之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而又有繹而聯三詩
之旨者曰繫我鄒公敬爾德慎爾威儀而民則矣民
則而四國正矣四國正而人才衆盛可新可樞而可
左右辟王矣夫至於人材衆盛而可左右辟王繫我
鄒公豈唯泉州是賴其績在 天子天子嘉若績將

尊顯而燕樂之且召公矣因相與歌彤弓而出

漳郡丞海霖姚君奏啟序

曩余偕計吏來往武林主丘玄麓山人家其人頗有
道者而又多海內賢豪游余因得聞其壻姚李廉君
博洽宏文章雅工詩歌饒給議論諸生時即為胡少
保公聘居幕府數問計迄平倭難蓋奇士也既予登
朝而姚君起家為令令松溪已令劍浦已用高第擢
漳郡丞所至著賢能聲籍甚茲七月奏郡丞三載取
矣乃君職防海海上諸將軍余友鄧君輩素受約束

梅谷集

卷六

二六

德君圖頌君則役言余余以君外舅故夤緣稱通家
而君所莅皆隣封也壤接河潤微諸君請固將為一
言以張之矧受簡乎夫今之稱良有司者余知之矣
用章句取富貴中無所憑藉關于蕪資居平徃徃守
儒緩之名以文其陋至傲視武弁吏以為是短後語
難卑卑易與耳一旦猝有急當事料敵無與知者嗟
乎 國家建邦置守又置貳焉固將使之夾輔有政
肆恢我王畧慎固我疆圉豈其以治安而忘祗戒我
有四封盜賊不詰我固與有責焉而徒曰請問諸武

吏執縣官豈有賴焉君伉爽剴易質有其文武至郡
即躬按行海上延見吏士訪問利害便苦甚督因條
陳數事上之幕府所為禁積弊修戰艦寔海度優將
領繕營堡省餽餉率皆竑謀碩畫垂漳數世利漳承
平久議者憚節省名皆議撤南澳游兵君獨明其不
然曰閩被海漳閩門戶也南澳又漳門戶也正兵倚
之游兵角之虜不敢近徵且以備它盜無害也而一
旦議撤此于頻年靡星昧之燧支吾易耳有如倭寇
驟張於溟渤狂夫嚙諄於海涯飛船箭激桴鼓雷聞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九

生譚經術義文不少休即諸武弁吏干擢海上者輒
循勉優假之或揮毫為贈曰是傾身從戎船下瀨出
沒粘天浩瀚中為國家扞圍者我何可傲視之以故
自君在事將奮于行士騰于伍民歌于野商樂于塗
咸曰君大庇我漳而慎圍之數世之仁也蓋君誠與
才合所措施焦勞殫竭罔不夙夜則靡躬之故矣忠
慮沈篤則鬼神與幾矣厲節矯修則冰霜遜白矣異
日者進而為天子當一面其慎疆固圉附衆戢奸
將天明威以綏四國當有大者夫守在封疆思職而
梅谷集 卷六 三十

治者臣之職也叙在廟堂程功而遷者政之經也今
君奏其最於天子矣天子取若績將遂大顯庸君
君自此升矣獨諸將軍戀君甚獨無柰奪諸將軍耳
諸將軍安能無須於余言

建安荆侯考三載績序

吾閩諸郡國所稱據上游為出入門戶者首之建州
建安又建州首邑也誠願得賢令長焉而治之歲辛
巳履豐奉使西藩假急傳過家其明年竣命於朝
其又明年以母喪歸皆取道建安蓋三載間而以不

佞辱之三也則三見其令丹陽荆君誠賢令云當履
豐始至時荆君為建安甫一年及明年又至及又明
年又至而荆君奏三載績矣荆君治行卓為閩列縣
冠都御史臺御史臺數賢荆君數登諸薦剡茲績奏
都御史臺御史臺若藩臬諸使者若郡二千石未嘗
不稱最也行且從考功氏最干 天子於是邑諸博
士弟子黃生宸桂鄒生思賢留生廷基輩若干人群
而造履豐再拜請願一言以張之履豐再拜辭當奉
使時履豐史官也且稱 天子之使者輜軒所至得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一

以觀風問俗採摭諸郡國大夫行事而矧在閩封之
內壤相接政相及曰桑與梓曰父與母者乎是故履
豐欲觀之入其境道塗關橋梁飭田畝新從覈讓而
易入其邑民無失職者向之繁奢遊冶之習化入其
庭庭無譁穢無滯獄無厲履豐始至顧而嘆曰美哉
政始基之矣又至又顧而嘆曰善哉政乃成矣思欲
脩班管之業稍為論次未遑也乃今急在念母累然
泉經之中惡能為諸君言諸君意不已也進而曰先
生信念母亦知建人之念其母乎荆侯衆人之母也

以先生方悼失之而建人寔幸得之言之益不可以
已也且其以終先生之觀乎我履豐無以拒則載而
歸歸少間則序而復諸君曰履豐始得觀於建安矣
乃猶未得從諸君談乃今得談於諸君而益信吾嚮
者所觀之不謬也夫諸君所稱衆人之母也者古不
有鄭大夫子產也乎子產聽鄭國之政鄉校中蓋有
聚族而謗之者或謂子產毀諸子產謝勿毀修其政
三年而訟聲又作於校中夫民之於上也撫我則德
雷我則讐讐則謗德則頌應不旋踵鄉校士之集也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二

士民之秀也民有感於上不能言唯其秀者能有言
故夫子產所為勿毀者以其政自脩而以公論付學
校蓋至於民和而士頌而吾政可知已今爾多士之
於荆君何如哉荆君一奏績上之人最之爾多士翕
然頌之不啻如子產鄉校中正所謂民和而士頌者
即曰建安有荆母奚媿焉故履豐因得談於諸君而
益信吾嚮者所觀之不謬也然吾嚮者欲論次荆君
未遑也茲荆君從考功氏最干 天子矣 天子赫
然寵嘉之增秩賜金且至矣螭陛之內必有載筆以

風者履豐方伏在草土竟惡能為諸君張荊君第重
違諸君請而相與頌說之如此

贈保定司理魚臺李公應召序

今年春省臺以闕人請制詔冢宰其徵諸郡邑佐理
若長吏治行卓異聲寔並茂者入拜之維時保定理
魚臺李公高第云命下郡之毗黎吏士靡不人人感
然相告者是安所得仁理乎孰令奪之而孰為借之
已而思公之才之政是宜 帝左右而是以五年淹
也晚矣夫保定安得重借李公也則相率歌而送之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三

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又歌曰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又歌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
履申之於是李公治裝隨公車上矣安州倅翁君某
不佞交也則以諸吏民之意詒書不佞曰凡吏民所
不忍別公者有之如此凡吏民所思公所祝頌公者
又有之如此夫郡大夫則理貴倨爾其在畿以內理
尤貴倨甚理郡憲也諸御史諸御史中丞使者以璽
書事事多耳目焉間出行郡國則檄理以從治獄削
牘理往往手傳之而又得以憲察諸郡國吏墨廉才

否之狀若薦書若勞書若顯移諸書理舉足左右便
有輕重異時諸御史臺持法凜凜一切以柱後惠文
治之理或承御史臺風旨借三尺立繳繳名武健刻
深得情自喜其甚者悅而意舍之憎而意繫之民重
足一跡至所糾察諸郡國吏又多徵諸郡國陰事發
摘萑菲以睚焉相結而諸御史臺亦多取旦暮足吾
事以為是能法者賢書薦牘屣走京邑矣此豈不
謂此輩效也如傷大體何李公否否李公為人方而
不割廉而不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年之久鉅鹿

梅谷集

卷六

三十四

上谷之間孰煦休是毗黎也者李公邪孰覆露是諸
郡國吏也者李公邪居常稱漢張釋之之言法者天
下所公共法一傾民無所措手足若乃徵他吏陰事
而萑菲成之用自見為能此與乳虎蒼鷹之徒埒爾
何以見釋之地下且吾徒以其耳目事人也母寧以
其腹心披露之徒以其耳目掩人也母寧以其腹心
推置之彼夫吏民所思公所頌祝公所不忍別公以
去本茲念哉子史官也表章循良史氏職也子幸思
之一言用以志去思師後事嗟乎有味哉李公之為

理也有味哉翁君之言李公之為理也其不佞復何
所表章哉唯是公為諸御史臺耳目正直忠厚具而
有之即毛瑣鷙擊立斂斂名傷國家大體意不屑也
今入而帝左右矣而帝耳目矣帝仁聖方導
耳注目於旒纁之外一意虛已以聽當是時公職且
日重言亦且日重其所甄采激揚上以恢張聖聽下
使海內望其風采其不以苛細格物不以訐激微譽
而為國家務惇厚持大體可知也唯是國家寔受其
福其不佞立在此交戟之內幸鼓而慶之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五

潮郡丞王君薦序

吾里與潮閩粵壤異矣相距不數百里而近而潮之
海陽莊壘有莊余族也父兄子姓往往而在故諸君
子之蒞於潮者余每得聞其政知其人焉乃今而知
有潮郡丞南城王君之賢則不默聞諸余族維余同
年林海陽寔云蓋是時吾鄉吳大司空以兩粵制府
竣命於朝首薦揚王君於是王君之大僚若諸屬邑
令謀所以賀者而海陽首其事遠來乞言嗟乎王君
之於吏至斤斤矣王君故拔奇材博學善為文又善

為詩當起家進士時人咸以為王君當被掄薦侍禁
近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一再試吏輒亟從內召立
本朝耳乃王君試令臨桂量稍遷蘇郡丞已遷晦家
居強起補武康令復稍遷潮郡丞王君之為令再為
郡丞亦再去始第時十又四載於茲矣而猶未離銀
艾才高而官遲望深而秩薄而王君自如所在勵水
藥精勤其職不厲眾以斬快不變節以要容諄乎穆
乎致懇惻之愛於黎庶而已以故所居無赫赫名去
後常見思今貳潮潮之民歸心焉每謁者使按部訟

梅谷集

卷六

三十六

謀盈庭皆呼願就質王郡丞丞為斤言剴割之咸得
意去間有所裁擊摘發又大驚以為神監廣濟橋稅
稅平胥吏靡不洗手奉職者防海海恬鯨鯢靡不畏
威遠徙者禮士士和人文靡不顧化丕變者是以有
大司空公惠治困窮刃遊卻窳之薦其與制中丞臺
追言武康之政節愛民懷者翕然如出一口也王君
下悅上獲之效可覩已即斤斤為吏又奚惜焉夫吾
儕居平蒿目民間寔困者塗炭者蹙額而思手援之
輒泫然止何者以親民則非其柄也余雖欲有於义

民其如離逝空言何宇內親民之官小者令大者守得數百里之地而莅之戶口十餘萬堂坳之下至于鄣屋一注念一提手繫足而窶困者立甦塗炭者起矣故雖勤勞軼掌其以數年淹不獲亟遂雅志本朝之願然至樹德及物有甚當於心而不朽於後有志者知必不以彼易此矣今以王君之材而迴翔于外令而邑宜之丞而郡宜之兩為邑是兩樹德於邑而以邑不朽也兩為郡是兩樹德於郡而以郡不朽也即斤斤為吏又奚憚焉且諸君不覩漢事乎賢如卓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七

褒德而三更令豈不甚斤斤哉一旦而人主嘉重之俾位三公之上列雲臺爵通侯即元勲鄧吳輩不敢先蓋國家勸勵師帥之典其屈伸之機宜爾爾余不佞立於交戟之內竊窺今天子注意元元不遐遐徽每臨軒申飭親民之吏願得治行卓異者褒顯之以風宇內王君沉汨練漉而底斯績也漑中丞臺以其賢聞兩粵制府又以其賢聞增秩賜金內召且至矣王君王君其不遂褒德乎哉諸君其以余言致之曰以為不信君其問之太史

賀歸化令陳侯疊膺臺獎序

歸化距吾里不數百里而近陳侯以客夏六月臨長之從政者新旬有聞望吾聞其名矣未知其政也越數月侯治行益著與傳疇誦旁郡四洽吾聞其政矣未見其人也乃今得吾博士陳君所頌說吾欣欣若見其人焉博士君之言曰歸化介在萬山中僻邑也而寔稱劇邑數載以來上弛下慢政是以龐民吏相緣詆欺為姦利而恣淫間之邑譬弊不振矣侯受事奮曰歸化弊矣承弊者必力我之力也何憂乎弊我

梅谷集

卷六

三十八

之不力雖弗弊其將及於是典圖法令月舉而日脩之示若無更於舊而齊給勤敏內外蠲正則有加於舊侯羸然若不勝衣而焦思殫精朝不遑朝夕不遑夕訥然若不出口而晨坐堂皇吏抱案受署輒屏退莫敢仰視受獻決遣以斤言斷之各極意去其有請謂無自入焉退然若不近名而廉靜澹泊自其天性無論嘉節生辰一切獻遺謝勿內即履任公讌再四辭迄今未舉也蓋侯之誌躬瘁矣其守府之憲一矣是以不察而明不威而嚴不精悍而決百弊咸釐百

廢具與邑有脩學繕倉清戒諸大役次第告竣而民
晏如視它時征繕若不及豈得有哉至其遇諸生尤
有道尋常公門希得進謁曰士猶處女也不女於室
而輕至偃之室乎哉而間行學宮延見衿髦則諄諄
款款躬誨之又悉衿髦所欲陳諸生群然喜曰侯我
父母又我嚴師會度中丞臺秦公閩中丞臺周公先
後竣 命咸賢侯咸為書旌異侯諸生則又喜曰侯
為政重數月耳而下孚上獲如此哉因圖侯賀而
屬之其師之同年友顧有言履豐適言曰嗟陳侯嗟

梅谷集

卷六

三十九

陳侯孔子猶曰暮月而可侯為政重數月耳而下
孚上獲如此哉吾因是而善侯之得於寬猛之劑也
寬猛之劑其說在鄭國僑之喻烈火而孔子稱之曰
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然則寬猛
政也用寬用猛先後時也今為政者不惟時宜氓棼
凌亂先用寬則見以為樹恩先用猛則見以為樹怨
母已愚乎歸化弊矣上犯下慢政靡俗壞此辟夫百
病之身非有攻伐鍼鉞之劑不可起也此亦用猛之

時也藉令侯不前監不蚤見泄泄容容不湔滌董作
以與邑人更始亦安能數月之間改聽易視俾法且
施也而張事且隳也而振俗且壞也而起如今日耶
鄭僑之初初尚嚴法鄉校議之至有執殺之謠僑不
動也行之自如數年而頌聲作于校中孔子嘆曰古
之遺愛也若僑者嚴以行愛者也善行愛者也侯其
是夫然僑之校頌也尚矣數年之後侯之校頌也即
在數月之間諸生咸以為父母又以為嚴師侯賢於
僑遠矣今 天子方嚮意郡國長吏之治綜覈名實

梅谷集

卷六

四十

侯之遇合亦當賢於僑遠矣即二中丞旌書豈遽足
為侯重以侯之賢亦豈遽以二旌重侯勉乎哉侯山
陰人山陰人朱公今為吾郡守下車亦重數月耳
而治行即在列郡上豐不佞史官也倘假職事而脩
班管之業傳循良當曰閩一時守令山陰有二君子
則自今日信之哉侯勉乎哉

送錫山典客王彥貽君歸養序

今年秋余蓋過錫山王典客君於邸入門聞歌聲歌
曰歸來乎山中山中有萱兮芾芾言樹之兮堂背被

錦惠兮祁祁永忘憂兮千歲余黯然者久之典客君出曰吾歸矣余曰若為若親邪若業已得請邪曰得請矣乃余有望於典客君曰若謂典客陸沈邪而羨夫赫赫者邪而怏怏歸邪人臣任職居官獨柰何以親為解典客君則再拜言夫不佞惡敢陸沈典客不佞無似藉先人餘業廁身侍從薄風雲之際依日月之光於不佞則既多矣不佞誠不勝狗馬心母獨子也春秋高而又善病旦夕思不佞望不佞歸乃從闕下乞歸夫臣子一也權事勢緩急而輕重奉之當

梅谷集

卷六

四十一

其為親則親重匪親故忘君當其為君則君重匪君故忘親方今至聖極治誠然哉不諱之朝也而茹拔蟬聯雲蒸雷動稱濟濟矣子獨不見渤海間乎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夫不佞亦聖朝之鳬與鴈也乃不佞母則以不佞為命歸則樂離則憂輕重有間矣且不佞侍上久上方奉母以孝理天下不佞乃敢從容言私而上過卹其私聽之去是天高地厚不足比恩德也不佞歸誠快之而赫赫何慕焉而何怏怏之與有於是余里中諸大夫諸與典客君稱

世誼者聞其語咸嘆曰純孝哉典客君於是乎加人一等矣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南陔音衰熱中妨養蓋有壯出耄歸絕裾弗顧者典客君否否曩奉使閩中訪吾儕於鰲峰清源之上顧先侍御公按行處遺澤舊墨往往而在則相與踟躕裴回歎歎泣下有餘思焉已過家省覲母夫人無恙當是時乃遂留其家人不與來而獨以身竣命於朝乃其意則遂欲乞歸養矣兩年間吾儕與典客君同在交戟之內典客君未嘗一日忘母夫人膝下也純孝哉今典客君歸矣去親日近去君日遠然是豈有薄於親而厚其君也者典客君曰吾志也復援歸來之歌而歌之而諸大夫擊節和之

梅谷集

卷六

四十二

送司理靜臺陳公序

環閩八以為郡而所推賢理則莫如吾泉理上虞陳公公一泉理耳而務包乎旁郡邑一在泉而九在外其在泉也郡缺攝郡邑缺攝邑廉於操敏於斷神於摘發威於彈壓蓋六載猶一日也先後御史中丞臺御史臺薦者猶一人郡諸子大夫以迨群黎百姓頌

者猶一喙咸謂 天子宜報公何官茲計諛言者聞焉有詔公從薄謫需後命報至泉諸子大夫以迨群黎百姓皇駭狂走不知所仰天而呼天平瑜而可瑕乎黑而可白乎鸞而可指為鸚乎是何九閭之遠在萬里而天不可問也則相率就余不佞問曰公謫且行矣戚乎余曰否否夫士乘時自效展采錯事以祈顯庸也弗顯焉而戾之及辱甚矣雖弗懾抑豈其顧余曰詘身非辱顯道為榮榮辱之端君子審焉公之從薄謫也其身絀焉止耳諸大夫不以是罪公百姓不以是棄公且寃公戀戀公余聞之君子將入旭旭然如日之始出者先義聞也既入膜膜然如日之正中者民保其福也既去闇闇然如日之已入者患失其教也以公去住而卜之人心君子執公也譬之崑荊之產雕磨剝琢乃隆隆然映其特達君子哉公也名益彰道益顯公其奚戚夫今之為理官亦難矣理官之難非官之難也而人情之調之難也以其耳目事人也而人且以耳目疑之以其耳目察人也而人且以耳目攝之且其所為耳目者岐實雜出理官

有不及知諸郡國有不及虞而多借理官以為解則理官為怨府為謗囿是以難也言者遠在關下不唯理官之難又不唯公善為理之狀而輕採道路而輕間公 天子方大計吏不欲以郡國吏絀言者之口故欲再試公於郡國然 天子不欲以郡國吏絀言者之口亦豈以言者之口盡黜郡國吏之勞哉毀言既察舉言日至且召公矣公又奚戚語既余入謁公為公誦之公拜稽首曰竊憂之身六載理官不調也而又從謫籍誠媿焉乃史氏言有概于吾心吾載而往九折皆坦途三黜明直道矣吾媿媿然安矣遂行於是余從諸大夫百姓追送於洛江之浒歌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公之謂也又歌曰瞻望不及佇立以泣泉人之謂也

贈太監張公迎無絃上人住持法藏庵序

西去神州可八里許為今慈壽寺寺之左故有顏觀司禮太監某君因闢而宮之宮成名曰法藏庵蓋歸而麗乎慈壽矣而奉故摩訶庵無絃上人入主焉某君之僚溫公余鄉人也則求余所以張之者余謝不

獲乃言曰夫今之為釋氏之宮者宜莫盛於京師矣然釋氏之學士大夫常諱言之夫非以其苦空禪寂於治道奚裨哉於乎是泥於禪者爾夫學士大夫之所誦說者素王之法也而彼釋氏之徒之所皈依者空王之法也是二法者其于同異姑無論矣顧今之學素王之法者往往漂溺愛河沈淪苦海纏縛罣闕無所自主則有擊鐘陳鼎莢吾口者矣則有姣服美色盲吾目者矣則有戴冕乘軒患吾身者矣此其覺力曾是釋氏之徒之下也故曰有世間法有出世間

梅谷集

卷六

四十五

法世間法貴富嗜欲不能解脫是矣出世間法禪定智慧常自解脫是也乃是解脫更無別異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即是菩提之樹即是涅槃之竟濟世衆生亦復如是由斯以譚出世經世有味哉其言之也禪何負於治哉且法界觀者則必有辨矣今某君天子近侍寵幸之臣也亦積貴富之勢而處纏縛罣闕之鄉者也乃其善根宿植悟諦頓生依如來教作是道場作是法藏富不以世間而欲得華嚴百鍊金出世以為富貴不以世間而欲佩秘密王三昧印出

世以為貴而矧是刹也慈壽之刹相邇也是諸香寶

及諸讚頌徹于上芳郁宛轉萬之乎獻福兩宮潛佑

聖體度無量衆咸登華胥以是功德不可思議不可

稱量蓋其覺力誠足多者余故於其迎上人入院也

而樂道其事然余聞上人有慧性能持其家法而故

善琴而自號無絃夫禪語云見可見非常見我見無

色之妙聞可聞非常聞我聞無聲之和上人故居摩

訶學士大夫過摩訶者以琴叩上上人為出一再

鼓意無迄也顧鼓之其聲戔戔然曰志在高山矣得

梅谷集

卷六

四十六

無自須彌山來邪其聲洋洋然曰志在流水矣得無自恒河沙來邪是有絃邪無絃邪有聲邪無聲邪而是之於空王之法也有盡藏邪無盡藏邪余異日過法藏而問之

送陳卓山先生歸三山序

卓山陳先生自三山來省謁其子博士君晉江泮邸至之日日長至余兒喬申適謁博士君遽見之趨而報余余遣賀博士君曰侍親樂也侍親於官又樂也尊大人之來也足下得無樂乎而以長至至是履長

之符也敬進履為尊大人壽乃無何而先生告歸矣
博士君之寮友司訓鄧君楊君若諸生徵余言贈行
李余驚問曰先生來未幾耳而奚歸之亟耶則曰先
生雖以博士君為子哉身猶食諸生廩待次貢猶稱
子奉太夫人膝下懼當博士君乞恩過家將之官
懇請曰兒上春官董董再而遽乞一官為以祿仕養
耳今願二大人俱兒得以朝夕朝二大人且得以微
祿養先生慶然曰而念若父母吾獨不念吾母也吾
母耄矣恃吾以康吾躋堂而進七箸而母食始甘也

梅谷集

卷六

四十七

吾蹴蒲布簣為相寢而母寢始美也即令吾離吾母
就若養吾食亦必不甘寢不美若行矣若御而母官
若養若母吾亦養吾母於是博士君御母夫人冕就
官已默深念曰其殷何人也上幸恩其殷以微祿養
顧柰何先母而後父則再四詒書請不得則諸生為
為書請不得則二司訓為為書請蓋逾年而先生甫
一至焉博士君樂而後可知也居數日先生即復念
太夫人不置呼博士君詔之曰吾朝夕受若朝吾於
吾母之焉朝者幾朝夕矣吾恬子養誰其為吾母子

者曠焉養矣屬又且獻歲吾母耄矣能幾獻歲而吾
弗歸為壽也吾歸哉吾歸哉蓋遂以月之念四日歸
而博士君不能留也博士君戀戀殊殊罔為計史氏
其圖之上以張先生而下以塞博士君之思余聞作
而嘆曰純孝哉先生也夫人情莫不欲有夫妻父子
之樂先生來泮邸夫就其妻妻為壽父就其子子為
壽團圞然樂也先生獨非人情乎哉獨忍棄遠博士
君乎哉寔為太夫人春秋高欲令甘食美寢白首長
世故寧違妻遠子而不敢介焉自老以恬博士君之

梅谷集

卷六

四十八

養純孝哉先生也語曰鳳不字巢蘭不茁蕭瘠土之
植無腴甘株之實無苦先生孝而博士君孝矣然博
士君心乃無日不在先生又烏以日侍先生為孝耶
禮有之親在不稱老先生有太夫人在誠非自老而
恬子養時也且夫父子不相違離獨布衣幽亥
之徒採拾毀飲身不越蓬蓽而可耳士業奉庭訓明
經術起而當盛世異推祿賜恩以為親榮則於躋堂
而進七箸蹴蒲而相燕寢自不得不為官輟所奪博
士君今猶幸就一官相去數舍猶可迎先生俟來倏

歸耳有如一日進而奉天子尺符朱輪華轂奔命四走即不知能令先生時時懽然觴舞一堂而無違遠否也博士君行誼甚高經術無害其教吾邑邑諸大師無不靡然尊讓者諸生無不翕然誦法者其淵源所自大抵出先生今更光而大之盡展先生學先生亦且貢大廷以微言眇論顯于當世當世咸推高之曰是父是子則先生之志益樂太夫人之志亦益樂道和迓祉未有艾也其為孝不既鉅耶又烏以日侍先生為孝耶而戀戀姝姝為二司訓若諸生乃以余

梅谷集

卷六

四十九

語語博士君語未畢而博士君御先生出泮邸曰大人歸矣其率予仲予季獻歲為大母壽矣

廣東省
名宦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七

序

王太公太君六十六偕壽序

蓋余不佞卅角而與王乾甫君受簡著經義相善也已同舉于鄉已約為婚姻則稔乾甫君有賢父母云父曰東軒翁母曰張孺人齊德而隱者也而獨好課乾甫君學而獨好窺乾甫君所與游者乾甫君徒步數十里即余不二僧舍對榻篝燈率數月以為常歸沾沾喜也翁孺人亦輒喜曰女從莊氏子來邪今年春乾甫君成進士翁孺人皆春秋六十有六矣余不佞待罪金馬間乾甫君則圖所以壽者則謂余家父母素知若若壽之一言當家父母色喜余誼不可辭會乾甫君諸同年亦為來乞言遂言曰夫余不佞按傳記上下數千載間所稱伉儷齊德而隱者僅僅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而止爾之三人者史不著其年壽未必與翁敵也壽即與翁敵又未必偕其儷以老又未必偕視其賢子以成則兩得之難也乃今觀於翁孺人可不謂兩得而獨際其盛者乎翁世處士之

義性慷慨不問家人生產與鄉人處忠信直易煦煦如也自飲以醇而又飲人以醇晚家旁落矣而又時時好賓客不為倦時時有所施予也孺人則日拮据節縮以佐之躬紆緝洗手絲枲挑織蚤莫先後其諸子婦遇諸子婦溫溫然如妯娌蓋翁行誼不出閭閻孺人懿淑不出梱幃乎而里中多以為長者而多慕效焉諸少年有衰趨每自悔責翁無乃聞之間有婦姑教媛者相與譙讓將無愧張孺人何而翁孺人又獨明皆有大志常相謂曰吾王氏之先其有天祿乎

梅谷集

卷七

而未有顯者顯之其當吾世家有丈夫子四人分才而詔之而皆儒孰與孰耒耜而耕而皆耕孰與孰一經自致也於是以其伯仲季任服勞之事而獨屬乾甫君此子也才可任儒乃日夜以儒望乾甫君益不復問家人生產矣而自其少時卜居於獅山之麓其地當麓之盡處宗之人棄且不顧也翁獨筆路藍縷以啓斯室曰華表靈源二山當吾前吾左揖華表右眺靈源庶幾我軒昂大觀矣乃其意亦若有所待若古所謂高其門閭也者乃今操而左券得之所謂壽

梅谷集

卷七

也偕其儷以老也偕視其賢子以成也寔睹觀於翁孺人得全全昌殆非虛語自茲以往則皆翁孺人志舒氣和神悅情暢眉壽無疆之日也則又何論壽矣頃聞里中子自家來輒從翁所受書報乾甫君翁方冠田間冠從里社歌呼浮白無筭且酌且言曰吾不暇筆札若第語吾兒翁媪幸健食飲無恙兒努力答明時爾而又有里中子歸自京師者持乾甫君書起居翁孺人書為言兒勤若都下肄政大司寇曹中日明習國家法令文無害也翁即復引滿歌呼孺人為喜一加七箸嗟乎翁孺人識見如此而神明彊健又如此誠世人莫究其齡司命者莫制其筭也雖與華表靈源偕可也即壽何論矣翁別號東軒余不佞特為東軒之歌三章俾乾甫君寓歸為酌者先余兒喬申乾甫君壻也異日者亦登堂而歌之歌曰維東有軒維軒有椿椿之樹則翠且老其高倚雲君子式燕以醺吁嗟椿兮百千萬春維東有軒維軒有護護之樹祁祁綿總永矢弗諼君子式燕以懼吁嗟護兮百千萬年維東有軒維軒有桂桂之樹其馨有繁其寔

有芾君子式燕以醉于嗟桂芳百千萬祀

封水部纓泉蔡公暨配陳安人偕壽序

余友蔡誠中君用吏部郎擢嶺東大叅治惠州或意其有缺志迺大叅君便過家履豐一再過之大叅君融融洩洩無幾微之色顧謂履豐曰不穀背家而仕十五載茲矣未嘗得一日之間奉二大人懽書有之肇牽牛遠服賈用孝養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國炳夙夜念之自公退食未嘗不循陔望白雲延竚也乃今幸而有茲擢叅政崇秩也惠便道也國炳

梅谷集

卷七

四

假而入子舍母陳安人春秋成七十矣父水部纓泉公加一焉其壽旦皆以臘相距二十許日耳椿萱並茂金緋初著又仲父少叅公又客于外國炳紆其行以仲父歸闔閭暖暖天子若鑒吾私而陰為吾地也者國炳沾沾喜將敬自洗腆為二大人壽公聞輒止之曰若翁媪賴天之福席父昆之慶以有今日惴惴不能答大貺而勉執無若翁媪以侈大叅君伏地固請則又曰若翁媪以冠纓老而得介輔軒為壽天子之寵靈寔世被之則何以報萬一簡書有期而

勉執無以若翁媪監王事執於是大叅君乃謀以臘

初奉簡書往而前展一月開壽觴迺獲請大叅君冢

子壻于張張寶慶羅山公因率其子若孫從大叅君

為壽而屬詞履豐履豐乃言曰夫世之所願望於親

者豈非欲其白首長世及身而膺爵命光顯乎顧資

弗逢世往往祿不逮養即逮養矣或不能偕之於二

人故父母欲以不可必之遇食報於子而人子恒以

不必待之年邀福於親斯兩相得者誠難矣姑無遠

引即吾泉今日環邑七以為郡諸大夫紳曳組不

梅谷集

卷七

五

少矣有金緋而其親逮焉者誰乎逮而二人偕焉者誰乎公安人故蓬褐翁媪耳至乃以子貴天子所超然降辭褒寵之者再而未已焉夫婦齊德具以古稀之身而具饗夫世所慕豔而不可必至之福豈不亦至榮遇榮遇者與然而公安人臻此則有由矣公樸茂和醇稱長者蚤通春秋其於經術吏事皆身有之非必有待於後者然皆推而弗有而以詒其弟若子弟少叅公績學服官不一問家人生產則公安人定節縮成之少叅公時時稱曰吾兄吾兄迨大叅君

貴閭益高矣公逾自遂遂歛景韜燭其為永豐令父無以異諸生父為水部郎父無以異永豐令父為吏部郎父又無以異水部郎父郡北城隈其地灌莽相屬人號罕戾公獨擇而居之闢園灌園機辟不事安人時饒焉見者咸指為漢陰丈人為鹿門婦時時約飭舍人兒無俾與隣兒接杜禱張也而獨好行其德大叅君官下間有所寓獻則誠曰吾無庸此盍以予宗黨為若翁媪德乎大叅君推其指施于三族庶幾我仁及三族矣嗟乎斯不亦扶義慕古憫然類有道

梅谷集

卷七

七

者乎語曰造物忌多用亦忌多取非謂不用不取也有而不居受而不盈即終日用而未嘗用也終日取而未嘗取也跡公安人平生是謂以不用用以不取取以不用則其神全造物不厭其用以不取取則其祚長造物不厭其取是故人歸之如流水百神萬祉隨之而往其壽考未有量也大叅公益務數而錫之造福蒼黔為社稷舉大物無疆之頌所至齊聲蓋皆公安人之年也奚徒區區圖暖為膝下壽大叅君行矣趨庭問治道其必有通於崆峒之旨為異

聞也乎履豐大叅君友也猶子也願與聞之

林月川翁媪雙壽序

武平林氏四子者兄弟也伯若仲曾學于吾泉吾泉之學者未能或之先取師友若而人以歸歸而兄弟自相師友伯以貢入太學仲叔季皆有聲邑庠又既廩也嚶鳴華映且集一門本之皆其家大人月川翁教云今年夏四月十又六日翁春秋六十加一矣媪偕焉四子圖所以壽者而介余內姪陳懋經君馳書清源山中丐余文書曰文炳兄弟竊望山斗之日舊

梅谷集

卷七

七

矣叢歲敝邑人士惠微一言為邑令君翁媪壽也令君不啻拱壁奉之敝邑人士迄今人人誦也屬者文炳兄弟將上壽家大人家大人詔曰而欲為吾兩人者壽乎誠得溫陵莊太史公一言勝於斑斕醴醑還受萬倍矣文炳兄弟敬受教文炳兄弟無由獲事太史公而幸生當太史公而又介吾者吾師也公懿戚也幸遂惠之一言是有所揚家大人之令德而康其餘齡也余受其書媿焉曰嗟乎林氏橋梓其有偏嗜乎其將錯文章之英以為彩乎選道德之腴以為饌

乎醪詞旨之醇以為醴乎考金玉之音以為樂乎而傳之不朽垂之無疆乎則余文何能至於斯余猶記曩者效一言為武平令區君翁媪壽大畧云余上下紀籍數千載間所稱夫婦齊德而隱者獨推漢梁鴻龐公然史獨言其終隱堪巖義不高合當世當世常尊高之卒未嘗著其偕年以老其胤嗣又不少概見迺今觀區氏翁媪齊德雅有舉案治饁風而鄉之人常尊高之曰是鹿門棲龐而梁孟居廡下也其偕年以老又過之其胤嗣又過之其履祺引齡未有艾也

梅谷集

卷七

一

嗟乎是何其與林氏翁媪者似乎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即欲為林氏翁媪壽無所事改曩昔之詞矣是宜壽容曰若於林氏翁媪向昧生平若非林氏翁媪也而安知林氏翁媪之壽余笑曰若非我也又安知我不知林氏翁媪之壽我所為知林氏翁媪之壽有道耳蓋懋經君為余述翁媪質行甚具翁蓋蜚聲邑庠而竟乃棄去之性簡淡雖富無所紛華間以其餘課四子四子彬彬迄以成名夫世之饗榮驚進劇志怵心白首屹屹以促其天年者何限也翁獨蟬

蛻世資逍遙手無事之業則其精氣常凝是壽道也得之達也夫世美則褊孰美弗褊富則侈孰富弗侈往往席厚慆安沈酣聲伎之奉快意脂田甲宅貨布之贏卒以失性伐生悵之全福迺翁媪素封弗褊弗侈弗有紛華鄉之人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則其淳和常固是壽道也得之澹也夫世之二毛毳毳而焦勞不怡者子不令也子不令由不教也翁能教矣教而令矣令而且四矣乾坤老而六子用事翁謂也則其志慮常愉是壽道也得之教子也具此三者翁非常人也即媪能與俱隱能與偕老亦非常人也其履祺引齡未有艾也陳君三稱余亦三祝知翁媪所自為壽者厚耳故曰是宜壽其不然者余豈若栢常騫也者謬自云能益人之壽耶客唯唯余遂序而馳之以佐四子之觴

梅谷集

卷七

九

封侍讀田公壽序

比歲制舉之盛其在天下獨盛戊辰而尤盛戊辰館中士戊辰南宮之試天下第一人則吾大田田先生廷試天

下第二人則吾晉江黃先生二先生者天下士也而同居館局其文章鈔天下其行誼節概又獨高天下故不能得故相驩目攝之二先生自如數引疾若省親請告家居當是時田先生有父封侍讀公黃先生有母王太夫人咸稱壽考恬若養竟故相敗不能有加於二先生故相既敗二先生乃相繼起而田先生一歲超遷至少宗伯比又被命為諸吉士師於是侍讀公春秋成七十矣郡大夫譚公與其僚圖所為公壽者而司理羅公來過泉屬履豐履豐文史之末以

悔谷集

卷七

十

容希世取貴富何以稱通經術不失家世哉先生奉教唯謹蓋昂鉉一新而後先生起而在日月之際誦說王道納約聖聰儼然為帝者師而又以其餘為海內吉士師諸公卿率注意高仰之以為閭自開我國家以至今日翔翔翰墨之圃振衣巖廊之班者斌斌矣若乃致位輔主以相業顯中朝建安而後寥寥未之有兩也山川間值名世應期其在田先生乎其在田先生乎則侍讀經術曩所小用而未竟者先生固將竟用之爰俾乃公功被寰宇而名烏奕乎來茲世所稱無疆之壽有以加此哉履豐安所更端為公壽者惟念古昔盛時士大夫歸老於鄉鄉之子弟受法焉侯國至親誡主尊祖割饋醕修憲老乞言之節其重如此今之郡古之國也今之守古之侯也故老尊賢牧守之職也養禮廢缺無復鳩王之撰燕饗之制珍糜之從者即有之不過昉鄉飲循故事而已履豐不自意適今而觀鄉大夫如公能以耆德為郡大夫重又不自意適今而觀郡大夫如譚公能首重鄉大夫耆德幣成詞牒遠屬鄙詞將造廬而獻壽焉庶

悔谷集

卷七

十一

幾我乞言之憲章更老之遺義手履豐於譚公又稱同年故樂敘而致之小春某日公壽旦也儻載而觴公登歌既沸公頗有懌傳之盛世侈為美譚云爾

大將軍虛江俞公壽序

今上即位之六禩大將軍俞公上言臣待罪行間馳驅垂四十餘載蒙國恩得入備宿衛今老矣願從陛下乞骸骨歸䟽上上賜詔褒留之公蹴然不自得也曰嘻夫臣功能短薄而上過聽而任使臣臣自以犬馬齒不能事事而上重錄臣勞猥賜詔留夫臣所

梅谷集

卷七

二

以報淺鮮矣於是莊生待詔金馬間睹其事疑焉疇昔之夏余從里中諸君子上壽雅讀皇太史氏所受簡首述公語據鞍矍鑠不讓古人而又以直宿衛殿陛前顧安所得鞍馬也者而試之茲其氣不亦壯甚哉今間一歲爾而懷歸之亟也上聖德旁魄邊徼晏然誠無所得鞍馬也者而試之然公起世胄奮上第身經數十百戰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之區至無留行勲名出一時列帥上汗馬之勞則既效之三朝矣今疆場無事公始以宿將居中侍帷幄此

亦主上求舊報德之秋也而公良自苦顧以久佚鞍馬懷歸也哉且惟幄之帥與疆場之帥功什伯相遠矣疆場之帥職在登一陴乘一障備邊逐虜云爾故果銳喜功之士往往思發奇見效至於帷幄之帥精神折衝非必以筋力驅而使也要惟黃髮之老質有其文武巍然特立於朝壯觀朝廷彈壓奸宄若四夷奉職貢琛之酋長歲時以其事至亦得以瞻威重問安否而潛消其桀驁不庭之氣公所謂文武元老也上意固能一日釋公耶公生平志滅胡然謂滅胡長策非車不可今營中校閱皆公成畫也上蓋矐焉以公身督之為奉胡計胡可柔則擁護以疆本不可則辦應以當卒而公藉令致其事去有如上一日謂公曰咨將軍誰與朕為此者而不與朕終閱之以春秋擢吾軍士其謂何公將何辭以對余既蓄此疑問欲以質於公會公門下士佐擊林君輩若干人踵余請所以壽者遂書而歸之乃諸君之所請者壽也而余之所質者去留之策也夫古今稱文武大將宜莫如太公望其次則趙營平克國郭汾陽子儀豈不誠社

梅谷集

卷七

七

稷臣執乃營平汾陽並登耄耄而太公則無慮百歲受天子賜履決決乎而表東海也彼其忠在社稷功在社稷社稷之靈誠壽之矣公之於二賢一聖者豈異也壽所至余安能知之哉余安能知之哉

封給事中周世父七十一壽序

履豐之與叅知周以表者友也同年舉同時官禁近京邸過從無所夕寒暑相愛也兩家家大人相與結社為老人高會又相愛也履豐間里居數侍家大人數從尊大人封給事公里中取酒酒酣以往起伏地

梅谷集

卷七

十四

為壽已履豐北上還闕則公載酒東郊勸為之駕所獎最履豐與譚以表君行藏甚具以是稱世父猶子不啻云今年秋公春秋七十加一矣寧裕若少強郡諸學士大夫圖介以表君上壽而以履豐當祝者祝則奚先夫尊生之道莫先於神全矣形之有神猶國有君君明則國壽神全則形壽然世之役役弊弊其神者何衆也功名之士僂得僂失桎梏縲紲年甚至不休而猶曰無以我耄而舍我而猶番番縲紲以替力為老子有云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登春臺而

心無濃艷乎執享太牢而心無酣飫乎執是養形而遺神者也以此求生殆求馬于唐肆耳而彼自甘逝世者為異為亢為邁為慙宅之寂寞之鄉冥之牢悽之境形容顛顛式歌且謠橋以為名高顧無柰逆性煬和神且為却何是又莊生所云重傷之人無壽類也之二人者烏能順適當身而昌引無窮者乎是唯其君子玄通合變時躍而躍時潛而潛躍則宣業足以令聞長世潛則順時而休烏舍知於醯醢意於羊彼來而與之俱來彼往而與之俱往雖階雲飛藻而奚染垢塵雖斂跡銷聲而奚淪枯槁夫是以縱意凌天神全乎逍遙形舒乎寥廓迫隘六合旦暮千載而壽命無窮也嗟乎給事公其人矣其人矣當給事公起家令四會四會人宜之而以為父母而以為師帥令聞廣颺震耀于山川二千石聞之弗善也詩鮑公公浩然棄其令歸無所蒂芥歸之明年以表舉于鄉遂成進士都諫垣封公秩如之尊顯矣而公無矜色歲時監司郡國守相有持通家刺謁者公異謝或一再見或輒匿不見迨以表君齟齬于時出叅大藩下

梅谷集

卷七

十五

徙邑長令又無何引去之而公無愠色第曰兒勞苦
休矣以東君故不家於官歸貧甚不能具三徑資公
笑曰此廼公四會家法也胡氏父子以此吾父子何
如哉廼時時携諸子諸孫稱觴樂湛而閑為詩歌父
子間自為知已達生慷慨手治樂丘遍植松梓女貞
之屬膠盤鬱葱日徜徉其處烟霞落于杖底爽氣飛
于窓前弋牧耕漁雜居狎語野人且與爭席矣公夷
如也嗟乎此其冲情曠度仕弗為通隱弗為晦泰弗
至侈約弗恤匱澹然於其身既又澹然於其子其視

梅谷集

卷七

十一

高官尊爵奚翅如蜩甲羗娘之輕也閱上古之迄於
今奚翅如蚊虻鵲之過乎前也神全形固不可以
有崖而不可以無崖壽命所既履豐安能窮之哉壽
考以寧施及孫子履豐猶子也請歲歲而為祝者先
壽楊豫吾太公六十序

歲丁丑履豐初讀中秘書家大人以幣來視履豐闕
下舟次東徐河合矣從塗雨雪載塗行且艱是時以
戶曹郎督徐便者毗陵楊長君也向昧平生為家大
人飭共具戒行李甚備履豐心德之迨君於吏事而

竣還闕遂定交然度履豐何以得此於長君哉

知長君有太公困諸生間既用兒子顯類家大人
君所為周旋家大人逆旅中則錫類之孝也履豐益
心德之茲長君守永州三載矣而太公成六十丞林
君倅蔡君理陳君以吏民之意謀所為太公壽者丞
若理履豐同年也因馳書履豐山中屬以文履豐喜
拜受簡吾今乃得報於長君東徐之役吾翁若翁也
則若翁吾翁也即不文敢辭夫顯榮壽考天下之所
謂吉祥喜事也然齒角之分縣於造物矣全而受之

梅谷集

卷七

十一

曾幾何人故士有蓄志擅業慷慨而談功名之會而
乃資弗逢世長擯堪巖曾無能一望天子之榮寵其
勢不得不託於賢子孫是賢子孫又非可旦暮遇也
必白首長世始逮身見之逮身見之矣或不逮偕其
配以享嗟乎則兼值之難也太公積學嗜修褒然諸
生間蜩承一第而弗第也則以未竟之志屬五丈夫
子長君果第進士起家戶曹郎叔子亦有聲場屋矣
當長君第時太公年垂重五十爾太君又少太公三
歲無何遂得封如長君官蓋夫婦齊德以未老之身

而顯膺 帝綸也韓生有言壽者售也售其平生之所自行太公以經術無害思一售縣官用不售之於其身而售之於其子而其子又能益推明太公之教用拊于永和于察察洽于吏民察察吏民唯長君是德亦唯太公是壽夫人情將有所售不售則不樂太公平生之所自行亡不售者如券斯取如種斯獲能無樂乎樂矣能無壽乎然此皆長君之所為太公壽者爾太公之所自為壽則異時履豐粗聞之矣太公內行淳備以孝友著今老矣猶孝思其父母母憊家有兄而聾所以扶持百方終不忍異析為德於鄉黨故敦舊排難釋紛而時時檢古方書出以濟人鄉之窮乏緩急愈疾者爭歸之迨其以長君貴尊顯矣益務為恂恂長者日引所善故人尚羊泉石引滿歌呼為樂絕不干預世事又絕不拓治旁產而間詒長君書曰花竹不芬賓客不進游眺不適歌飲不懽吾之事也吾無所落吾事若其夙夜動於官無宴安無偏執用遺清白聲無念吾矣且若使吾得稱永州二千石父孰若使吾得稱永州良二千石父乎長君敬報

梅谷集

卷七

一十八

曰敬受教太公乃益懼夫世之所謂封君貴人也者席盛恃榮於其子起窮巷帶索率盛僕馬羅聲伎誇調膏田甲宅貨布之贏以明得意卒以失性伐生造物者慘之全福譬之置杯水於堂坳之上惡能久也乃如太公履滿若虛處榮若遺中坦蕩有以自樂蓋默有合於養生家恬愉之旨視世之伐生於物而失性於俗者不啻霄壤其在今花甲週矣猶然神明不少衰是壽道也太公固自得之履豐亦安能有進於斯也者而為太公壽哉唯是二同年之遠有屬也履豐又欲藉是得報於長君故稍稍譏次太公之微言隱行而寓之永而復寓之毗陵毗陵履豐南壯所走道也自是而太公壽益進履豐尚其登堂酌而歌考樂又酌而歌南山以佐萬年之觴

壽封上林左丞顧翁八十序

封上林左丞顧翁春秋八十也不佞豐方以使事辭俛過里中則從諸學士大夫上顧翁壽諸學士大夫屬不佞豐一言不佞豐憶侍先大夫潘叅公好慕說孝廟間人云其時多鴻龐朴茂躬行長者吾所及事

梅谷集

卷七

一十九

少司徒顧先生其著也而今不可親矣其尚有典刑者其在先生之子乎蓋指翁也豐不佞竊識之少長從別駕長君起居翁望而知其為長者先大父言益信無何而翁封上林左丞矣翁以先生世冑當得官既念親老弗就辟寂後遂以遜其子長君長君棟禮好義有大節由唐簿晉左丞出為別駕所至有賢聲以無忝先緒以無墮 天子之寵命已脫屣歸歲歲翁膝下稱萬年之觴父子間足樂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其可稱是父是子哉而翁所自為壽者其職由此矣夫世熟於貴之貴而不知不貴之貴也五金之冶範而為錢鑄釜鬲戈劍欣然日為用則人人貴之矣然日為用也且日為敝其有清鍾大鑪夏敦商彝五父之鼎度於明堂之序歲不得一試而其貴且重者閱歲更祀無敝也當翁壯時雅有父風其出而少用于世遺險投重必有以自顯融者而公不屑也敝華於身貽祿於子迨荷帝之綸而以子貴也則又門不加關駟從不加益而貌加謹禮加冲鄉父老子弟時而望其烏紗綢服

梅谷集

卷七

二十

從諸太公游則曰翁其貴人也邪時而見其恂恂恭謹一布衣則又曰翁其非貴人也邪蓋翁退讓純嘏自其天性其於宦達湛如也寧宦達爾即於先生之遺書苟足讀以娛志而已而不必為名先生之遺產苟足饘粥以畜孫子而已而不必為富其於一切世俗所為歆豔而可欲者外不為之搖而中不為之閉獨於交遊鄉黨間每每好行其德以為媮快則宜其恬穆以老更八十春秋健無恙也此所謂不貴于貴而貴于不貴所謂閱歲更祀無敝也藉第令翁沾沾自喜急於自顯融絜功度才強與世角即稍取貴資于世輟輟乎役役乎能無滑精搖神以示耗損能長有其壯如今日乎異時翁躋七十別駕君從都下徵諸名公鉅卿之言以為翁壽率有味哉乎其言之也乃其旨少及此者豐不佞通家子也家大人又幸藉帝綸得數倍杖屨為老人會于予然得也故於翁所自為壽者繹而得其說因拜手稽首序而獻之用佐別駕君萬年之觴

梅谷集

卷七

二十一

壽典容樂山嚴君六十序

今年秋典客嚴樂山君春秋六十云禮六十者杖六十者坐六十者三豆皆其鄉之人相與尊事而敬養之六十人壽之始也今之鄉之人之相為壽也則自六十始是鄉禮之遺意也故典客君登六十諸與君連者咸謀所以壽而佐擎林君伯仲首其事林余故同里生也則就余乞言余嘉諸君之於禮也其有合矣乎諾烏林君之言曰典客君世南康自其王父脫身游京師則遂居京師三傳而至典客君而以簪紱著典客君起家副文思院使事奉公信度潔身矯節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一

號舉於其職積勞擢加鴻臚司賓署署丞則既為天子大典客稱禁近之臣光顯矣一時諸同儕多鮮衣炙穀怒馬以明得志君志不自滿益務為奉公信度潔身矯節斤斤如也恂恂如也諸同儕人人皆自以為不如曰是安所得鞠躬君子乎蓋君志寔無他腸又其質近仁而慕靜每自稱樂山以見志余曰有是哉山靜物也靜壽道也昔之人之以壽祝者曰如同如陵曰如南山不騫故言壽宜莫如山夫夫也則自稱樂山矣其所自為稱者乃其所自為壽者乎詩

有之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典客君謂我而余何以壽典客君余嘗考功令文思隸太司空掌督百工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繪素裝鈿之飾以供典輿用寶法物及諸器服好用蓋其職視周制工師云周制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毋或不良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孟冬命工師效工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緻為上夫春欲其飭材材欲良冬欲其效工工欲緻然皆戒之曰毋作淫巧蕩上心由新以譚文思雖重天子典制之吏哉乃其案度程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二

省財用上關君德如此此誠非其人不可者而安得人人如嚴典客君也者而用之誠得人人如嚴典客君也者而用之人人益務為奉公信度潔身矯節即無論舉於其職一切奇袤之制珍巧之玩屏勿作勿以時時御以佐人主躬行節儉之盛德彼周制所稱作淫巧蕩上心可無慮矣夫無蕩乃心則無搖乃精無淫乃精則無匱乃形此人主之壽道也余不佞無能壽典客君而譚君之職乃至上裨人主之壽道嗟乎是乃所以壽君也君職日稱壽日增寵亦且日增

且余又因以告君之同儕者

壽梅林丘翁八十序

今年秋太學生丘君千爵試京兆報罷輒自言大司成可詔家閩南家有老父願時時得起居狀於南中羽鱗便願移南太學卒業許之既得請猶徘徊都門不忍去而介余友溫民部氏謁余拜稽首曰家大人明年成八十春秋矣可詔屈首受書三十年猶然一途掖無以顯吾父也將何為吾父觴唯是徵惠於里中之賢者藉一言華袞父即支離濩落不恨余聞其

梅谷集

卷七

二五

言媿焉而又重嘉于爵之意夫士績學諄時則顯親急矣而乃父困長厄使其親身不免於負戴而名不施於里閭則中材且羞其事况賢人乎然余聞之民部氏習若翁翁以侍御公為父而樸茂退讓與小夫販人行道上僂而讓左若不知為侍御公子翩翩好游足跡數千里至即其家歸即其期海內賢士大夫所遇無不願交翁雖所枉迥車轍無不稱翁好禮而尤喜振人之急饑而漿者侵而賑者乞貸而折券者無虛歲絕無祈報心所謂富而好行其德非耶乃若

梅谷集

卷七

二五

貴遊公子乘堅策良軒然明得意翁意不屑也晚辟為王官嘗一再冠服輒棄去曰夫曳裾王門者何人哉吾故田間冠適爾築精舍伏臘其中教子課農豁如也即于爵頌邁韞藉直搖功名指掌間乃數奇數試有司不利翁不色憂以以雋選上春官有司親勸為之駕稍顯矣翁亦不色喜翁籍先人餘業足自給幸不為負戴所苦而且能行其德行義則則施里閭即海內往往知有丘翁者翁又泊於聲利之際則宜其於于爵之晦顯淹速綽綽已于爵歸而壽若翁父子間足樂哉而又奚羨焉夫壽道有二有人子為親壽者有親自為壽者蓋東漢毛義捧檄而喜為母屈也乃君子猶嘆惜其母胡不為尹氏母使其子安於善養而全其高是故為親壽難而親自為壽尤難翁父侍御公而若不知為侍御公子也辟為王官而不屑就也樸茂退讓此真能自為壽者豈其未能忘於俗鼓而有羨夫紫微紅藥之榮思速化其衣冠耶于爵歸而壽若翁父子間足樂哉而又奚羨焉且余聞之禾不能為響應之福而緩得者迎之人不欲為

驟至之益而寡取者備之故夫雨雲之布其來也歟然則澤不崇朝止耳若乃網緼蒸結紆徐布漢於是乎潤江河而不為行漬下土而不為深翁樸茂退讓人也薦慶迂社而以是遺于爵兄弟于爵復脩於身而息而跂之而以為網緼而以為雨雲夫其澤豈有量哉于爵且自此起矣翁當以上壽坐而觀之矣余不佞異日者猶能從于爵佐百歲之觴

壽張處士六十序

孟處士張君春秋六十也而諸所親轉相主進觴張君君遠遙然曰勞苦諸君不任觴第為我為一巨軸

梅谷集

卷七

三六

我得以乞靈作者此夫不觴而配者也軸具則走謁不佞曰某一鄉人爾而幸數稱於大人長者則唯是徵我桑梓之惠哉唯是犬馬之齒及矣敢復徵惠于下執事錫之一言某即無所知識世世傳之子孫無數也不佞重其意諾焉然不佞所遂諾張君壽者不佞蓋從諸鄉先生稔張君之為人矣張君世吾晉江自其祖通州學官以家家焉遂為通州人迨于君四世矣張晉望族其在通其姓猶忘忘不大顯君奮曰

語有之夫木有根而水有源故士恒重去其鄉而不忘其祖某也晉人也先人以官為家而某也生於斯聚屬族於斯烏能一日忘晉也且青氈吾家故物家故儒也即身不自儒獨柰何廢儒者游張君雖游于賈人乎乃其趣多慕長者車轍矣乃時時游吾鄉大人長者以其為鄉之人也者則事之以其為宗之人也者則亟事之然未嘗以其間請也間謂之豈欲言事乎則又曰一鄉人爾何知事何所欲言其慎如此所居臨潞河潞河南軸轡之所輳集北京師之所轉輸也四方之賓至若計偕若貿遷多託焉其為吾鄉又多託焉而屬以其齋萊來者君時為操而息之不務鉤鉅不求苛取要歸於寬大忠信蓋人人厭心焉曰是廩賈也是不侵為然諾者也人人益願託張君繼屬輻輳初年五之其季年乃遂什之而君亦用饒稍稍稱中貲矣君輟然曰吾以是隱於計倪而以是得與鄉人游行行李之往來吾其為東道主共其乏絕於吾足矣嗟乎張君可不謂賢行長者哉今夫世之不為賈而賈行者其人獨諱賈甚或以賈豎目攝之

梅谷集

卷七

三七

夫所諱於賈者嗜利如蠅走利如鷙其人不長者爾
乃如張君脩什一之息觀萬貨之情要以寬太忠信
無論宛孔氏之雍容宣曲之折節為史氏稱豔至重
重中人貲而曰於吾足矣若所謂苟合苟完者差近
之又何諱賈也不佞故不諱而為之敘且也張君大
旨喜與鄉之人宗之人游以無忘其祖而無墮其家
聲其行事信近厚夫壽厚也夫夫也其行事信近厚
矣壽之所受詎量哉不佞蓋聞君蚤艱於子也邇年
舉二丈夫子茁而秀有王父風而君又時時以大王

梅谷集

卷七

三十八

父儒業詔之張氏當三世起矣其姓當不復忘忘矣
君當以上壽坐而觀之矣

封順天府府丞朱太老先生八十六壽序

吾郡朱使君下車三月耳而是時郡重半稔民稍藉
食使君一意噢咻之馮閣蘭裕務引大體一切深峭
苛瑣穠穠自喜而卒紕繆於名寔者屏勿用至近自
諸司百度遠而深岩窮鄙滯垢宿痾又舉在目睫群
下肅肅奉法民其康若春陽一布起蟄昭蘇而煦其
萌發也蓋三月報政則在循良卓異之際矣臘月三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九

日為使君壽旦也郡父老子弟德使君而願使君壽
者比屋而是塗歌巷頌無郵自通則群謀于諸大夫
諸大夫群謀于史履豐履豐使君同年也作而諗曰
若等將為使君壽乎夫德其人未有不願壽之也者
然得其人未有不念始之也者始使君者誰乎使君
有父封府丞有母劉恭人齊德而隱齊年而壽春秋
八十加六矣恭人壽旦在六月使君奉壘書便道過
家得稱一觴為壽茲府丞公壽旦並重先使君六日
使君為我民故守在專城弗獲自洗腆用酒愉愉望
白雲延佇也若等得無意乎則咸喜曰生我者使君
也生使君者府丞公也天長生府丞公則我長有使
君敬以壽使君者為府丞公壽顧塗歌巷頌無郵自
通惟太史氏之文之也履豐既受簡乃言曰壽受也
古之人明於所受而全之又斂時所錫而受之謂之
至人府丞公樸茂退讓人也其居家雅重陰隲葆德
和行不耀不垢而畜其餘以遺若昆伯子起家泰興
令積次九卿仲使君也起家奉新令儼然稱良二千
石季亦有聲六館間於是公疊膺 帝綸光顯矣金

緋統膝孫曾滿前而公厚自哀損出入閭里徐徐于
于人不知其為九卿二千石父也芑芑乎融融乎含
其懿醇載其忻通以遊於世者八十六年如一日夫
器之盈也可挹而不可注何則虛則受盈則弗受也
公闇然內脩酌不滿器若大車之載常餘而不盈其
所受將不既全乎府丞公逍遙禹穴若耶之野歛景
輟躅不以沾丐時人而二子者務滋蕃蒂之所至有
永猷具垂不朽是父是子陰隲相禪民至今受賜伯
子者則推本其受於府丞公而願壽府丞公民受賜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一

孔氏之言孝也謂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不穀待罪
甫三月於斯諸父老子弟即以是頌予且迨予父諸
大夫即以是頌予且迨予父是不穀能得郡人懽心
以康予父之餘齡也詩又有之維以喜樂維以永久
不穀父子所獲多矣敢不拜賜

封順天府丞朱老先生壽序

臘之三吾郡朱使君壽旦也後乃公封府丞翁壽旦
六日耳當是時翁春秋八十加六媼劉恭人亦如之
號純嘏諸郡大夫相率上使君壽遂遙上府丞公壽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一

念始也履豐從諸大夫後授簡致詞矣已八校諸博
士若諸弟子聞之欣欣然復授簡履豐申有屬夫古
之稱善頌者莫如詩稱善祝者亦莫如詩使君受府
丞翁教指以詩起家履豐第為諸君誦詩以為頌祝
先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而先之曰
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棫樸之詩曰芑芑棫樸薪之顯
之而繼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使君牧泉寔泉父
母其師帥泉泉叢固好禮義嫺文學之國也文日以
競而哇辭爾裝奇衰夸侈之習滋矣使石下車甫三

月訓齊而廣厲之務在廩廩德讓敦本刊華去佻崇貞諸弟子瞿然顧化歸于大雅諸弟子則皆使君所薪樞者也無疆之壽壽考之遐有同願矣有同聲矣泉之於使君也且以為父母則且以府丞翁為大父母且以為師帥則且以府丞翁為大師帥無疆之壽壽考之遐其所願於使君固已屢而况於府丞翁乎履豐故授簡諸大夫誦南山有臺之詩焉授簡諸博士若諸弟子誦棧樸之詩焉諸博士若諸弟子又聞之欣欣然載詞以往方春之首冕而進饋崇爵於庭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三

壽於以綿厚祉肇嘉命愿祈祥其昌啟祐我使君小宛之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自使君而旁一壽伯一壽季微伯氏以九列金緹侍季服勤左右春熙上祉在使君庭序間使君其能一日康吾土常棣之詩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是皆宜壽而遍壽旅飲何也曰壽人士使君有泉泉有使君其孚誨顧化蒸蒸如是人士人文咸壽矣泮水之詩曰穆穆魯侯敬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又宜壽使君解頤曰子來子來子之說詩也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三

受之誰氏曰莊太史氏使君喜曰甚矣太史氏之善說詩也而又稱天以祐我稱君以寵我稱先以啓我稱昆季以翼我稱文治以進我我寓而翁壽又引以自勗即匪材敢不夙興夜寐以無忝所生以無忝太史氏之祝詞

壽岡卿鍾古源先生序

履豐甫髮燥從家庭論議則已聞南昌有鍾古源先生心嚮慕之矣先生叔祖比部仁山公癸丑同年友也起家閩歐寧令用高第入為御史擢岡卿已請告

去遂自免家居晚乃有子成丙成進士令吾邑暮年
邑大治諸士民靡不宜令者靡不歌頌令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者靡不祝令萬壽無期者是時先生之
同年友邑猶有四人焉許叅知定齋公江寺卿達泉
公張寶慶羅山公史永州禮齋公前而諗諸士民曰
若輩頌祝鍾令君乎夫令君寔奉其家大人教指無
失焉耳矣於是諸士民則又以頌祝令君者而頌祝
先生會先生大旦乃群而屬履豐詞履豐亦年家子
也上春叨役南宮又幸先邁見令君為快可無詞以

梅谷集

卷七

三十四

先祝者履豐稔聞先生概行甚高始為令即以循良
卓异著迨居臺端數扼腕慨慷言天下事持節而出
有攬轡埋輪之風天下想望丰采已佐罔寺駸駸貴
重用事矣一旦意有所不可輒脫屣去之屯膏塞兌
卧甚堅即郡國守相干旄造請而如弗聞也者御史
中丞臺御史臺諸使者剡交馳於朝而如弗聞也者
士大夫翕然推高先生而惜其經綸不盡試先生不
屑也乃者令君拜新命便道過家先生迎勞之曰小
子而亦官令乎我此而父所起家官也而亦令閩乎

我此而父所起家隣邑也而父曩為令幸無得罪於
邑人百姓其遺政流俗尚有存者乎而能嗣脩敬恭
之以以無忘前勸令君唯唯敬受教行次歐寧周旋
瞻睇宮祠下刺問邑士民其士民及先生老者或屋
在其壯者老矣沾沾口次先生治行因相與忻忻慶
問令君曰吾故令君之子也令君載之南務脩先生
政尚潔廉精勤而治而邑人宜之頌祝之意其家故
有治縣譜耶先生聞且喜曰自吾釋官而後知吾之
責吾老而見吾子服官而後知吾之完於用也其意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五

念深矣夫古者大夫於國雖年及之君不聽謝則猶
稱耆俊在位不敢介自逸况膺力血氣強無恙而能
即安於家忘社稷圖耶方先生請告時年猶服政乃
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高蹈林坳永矢弗告此
何為者嗟乎嘉隆之際時所難言我先生不出而圖
社稷表而闕之志蓋有所不竟售者矣今當 國家
茂明昌熾之朝屢求賢材願得名家子有學行獲重
語於天下者倚之棟幹用保我無疆之祚而幸我
子起而應之起家循良蜚馳震耀異日者益貴重用

事盡行先生之學則先生不必乘蒲輪起而功被寰宇名爲奕乎來茲豈不亦大售所志媿快無窮乎執韓生有言壽者售也各售其平生之所自行今以先生生平不竟售之於其身而竟售之於其子其子售也逾於身售之夫壽則奚論矣履豐躋不文何能壽先生第以諸士民意取南山有臺之詩三歌焉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因介令君寓而爲祝者先

邑侯彭父母壽序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一

蓋吾邑父母彭公之來也則實吾里中奉常池先生所推擇云方池先生爲考功分校南宮所得士號獨盛彭公其高第也既由考功秉銓而吾邑以缺令請先生所以爲隣封之計者乃首推彭公余時從闕下伏謁之知公果能不負師門而先生果能以其徒爲粉榆德也茲駐節里中而適與公設弧之會期文學諸君則即余謀所以壽者余謂公令吾邑爲月重星滿而其年又甫壯壽母已蚤乎諸君前致詞其義在南山有臺之三章矣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夫彭公君子也非吾黨所父而母者乎樂之斯壽之何言蚤余無以難諸君然聞公方有均田之役浹旬田間雅不欲歸內諸上壽者諸君上壽且矣從曰從田間夫公循良卓異聲寔旁魄即更僕而數其異蹟未易竟也諸君欲之田間余第語田間夫州邑所稱鞅掌掣肘而難與集功也者宜莫如均田乃吾邑之田業有均之者矣而稱不任當道者覈功罪以申度請故其難十倍他邑公獨奮曰夫不以身事事而令假手人得夤緣上下非善計也避難趨易快於襲功於身而遺責於後非長策也遇事泄泄無敢任受怨亦無能無任受德非純臣之節也且上既委重我我安忍爲黔首愛旬月筋骨乃出舍于郊冒霜露走阪險日夜胼胝以爲萬民勞胥卒惴惴靡不洗手奉法者所在男即鑄鉉女坐機杼若不知公至及履其畝始令鄉三老號曰公在田公在田諸受田者以次受度去而間以其間辨風俗要塞纖侈其民人錫鞶與物土膏瘠介若指諸掌以是劑量田與畝與稅必參相得也伏田匿稅時撓吾事輒以柱後惠

梅谷集

卷七

三十一

文禔治之法在必申乃又無與黔首爭尺寸之利要以寬意輔法而行任怨而人卒無公怨者無任受德而人卒無不公德者公之替大體勤民事而易奏乃功此固其一班哉而大率類是矣故其所規畫注厝具足賴兆民而垂百世詩所稱父母何以加焉則宜其樂且壽之也七月之詩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月也正穫稻時也諸君往及我農夫春酒初熟而公所懋之樹所莖之處倘亦稱公堂平儻相率稱兕觥而祝公無疆之壽乎余言誠不佞猶可於田間獻而侑之

梅谷集

卷七

三

邑父母鍾公壽序

豫章鍾公為晉江垂二載邑以平又民用康相與歡樂歌祝之七月十又三日公生朝也其秀者諸生翁華祝等若干人將屬余言為壽以余且止上前期踵余門再拜請余時勿然行色矣再拜辭乃諸君請不已曰公要素嚴諸慶事雅不入賀諸生圖所以賀者唯先生一言且公所嚴事愛慕唯先生先生幸遂賜之其有以當公色喜乎余聞其言媿焉則執筆而

梅谷集

卷七

三

諭諸君曰客冬者余蓋從邑父母子弟壽公尊大人罔卿公矣壽罔卿公壽公也惟心翕然懽聲殷然余竊繹為序誦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夫今之壽公也夫安能舍曩者之云哉諸君群然曰請進諸嗟乎余知諸君旨矣夫余曩者之言普茲受簡諸君則言諸君耳旱麓不云乎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棫樸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歌愷悌者無如作人歌壽考者又無如作人是詩也可以壽公矣夫今之稱良有司者往往務焦赫名以神自蓄以奇自標荆杞其腹而殫精於刑名比詳之末期會當報之間精核棖給見以為勝其任而媮快其下者詞伺奉事恭鞫鞠袂旁晚上官之喜怒而上下之乍慄乍汗僕僕不休夜篝燈眎公事神爽曠惛時至坐夢作語孰有能從容儒緩垂思青衿之業者哉公起自世家奉尊大人治縣譜其政尚潔廉精勤而治其澤浸漬厭繹洽于四境衆和歲稔疵類不作民既克有此繁阜庶殷康哉之治無疆唯休矣公又以其間行學宮坐簾閣據几窺博而進諸生

鈞聞玄奧詳其言之也諸生嗜修競習者揚之唯恐其弗聞也其有嬾慢恣睢者俛然誨之唯恐其弗卑也已掩匿覆蓋之唯恐其或傷也其以藐進者無論博士弟子即童豎空空如也至前問業公不厭為條析其可否加丹鉛焉曰某也經某也侈餽而畔經某也雅某也鈞棘而達雅各中其膏肓使極意去以故人人靡不發憤砥礪晞景炎而赴洪響也者吾邑故好禮義嫻文學之國也自公在事好廣厲諸生而諸君輩出而邑益彬彬多杰雋之士矣今夫淵珍出焉必照乘者多而名與與其集璣璣也今夫山材出焉必隱駟者多而名與與其聚案椽也今夫冀野駿出焉必追飄風躡流電者多而名與與其群駑駘也今夫邑奉國家之寵靈式顯文治越於今俾司牧之又俾敷教之夫亦欲杰雋士輩出于其間如照乘之珍隱駟之材追風躡電之駿為縣官用為名邑耳然士不激則不厲不鼓則不舞故作人上矣自公在事修上臣之道而邑益彬彬多杰雋之士也則作人之效也即旱麓所稱愷悌何以加焉且公既已張

梅谷集

卷七

四十一

吾邑而械樸其人材矣將亦械樸其壽考也乎是詩也可以壽公矣諸君喜曰甚矣先生之善言詩也甚矣先生之善言諸生志也公故以詩起家名當世夫豈唯色喜而已將遂為先生解頤

蔣父母壽序

南安令毗陵蔣侯下車重數月耳而邑以維新民其又時維春仲寔侯生朝紫帽金溪之間紛紛垂白扶藜而歌春風祝眉壽者相屬也昔晉人歌東先生有曰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報之酌長生夫長生之歌晉人之德東先生深矣然猶以歲月漸也侯何以遽得此於南安於南安故劇邑邇茲蒙難治聲長吏數易數以不能其官去諸臺使者憫之輒請於朝遽才焉侯以才遽拜令南安奮曰泉佛國也南安為泉右部豈有裔民哉無亦吏茲者怠不可復整令之不飭教之不若而侈縱其欲以盈之民吏相緣欺罔為奸利莫可問吾將繹治而新焉且比南安一酒之乃驅車以來未及下車而咨咨諏俗下車而頒行條教其大指務在厚風俗興學校振紀綱清左右之奸杜中

梅谷集

卷七

四十一

外之謁向之虎而冠狐而窟鬼魅而不可方物者咸
湔滌爬沙以與邑人更始邑多逋積數十年難與勾
較則保攬之為也侯業得其主名痛繩之而又為繫
令令民稍寬負畢力償新月一限限盡而賦舉不盡
者罪如格民欣然爭輸且得以其私庇矣邑多囂圖
賴相煽患苦有司侯立訊得其情輒反坐無情者弗
得逞焉而詆譖善訐之俗衰矣邑多竊情侯貞之軌
逸遊者辟飲博者辟佻巧者辟而民相飭強為善圖
即康功矣侯為人恬淡少欲又寬然長者也唯初政

梅谷集

卷七

四十三

唯前監唯鄭國僑之喻烈火唯董闕干之傲深谿不
得不稍以嚴法示之然皆原於道德仁義之意不矜
眩才譎繁其覽聽不鋸購深索糜爛窮治不收掩無
所分別以次納頌東為快嘗訊一偽印者當法惻然
曰何以使民懼此廿七都民潛有異志侯散求其黨
論治餘一一勿問令得自解散卒以謚如嗟乎侯真
父母哉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侯辨此矣其
寬嚴得劑矣是故行之數月吏畏而民懷之其以樹
列宣澤未有艾也邑垂白父老其以祝侯無疆之壽

亦未有艾也而諸大夫猶欲履豐一言為侯壽履豐
嘗聞之矣古今之言善養生者莫如軒轅氏言善治
人者亦莫如軒轅氏其問道於岐伯曰恬澹虛無真
氣從之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
至問治於襄野童子則曰子之治天下猶吾牧馬去
其害馬者而已治天下去其害天下者而已侯一為
政而向之虎而冠狐而窟鬼魅而不可方物者咸湔
滌爬沙為害去矣害去而恬澹少欲又其性有之雖
進而天下可也壽而軒轅可也

梅谷集

卷七

四十三

孫侯智峰君壽序

今海內所推士大夫世家無如姚江孫忠烈氏非獨
其簪組盛也蓋亦有世德焉余不佞外大父丘中丞
公故令姚有遺愛而尤與忠烈家厚善余登朝輒徼
惠外大父遍從忠烈公諸孫游驩然也數年余仲同
忠烈公曾孫成進士益驩然也乃今又得交永春令
智峰君君初銓令余守在闕下得先父老子弟邁見
之蓋伉與便治長者也喜曰此忠烈家子姓乎是宜
令已而至永春果以廉平令著永春介在萬山中土

瘠而事簡以君素所蓄積百不發一驕然就理蓋操刃能遊餘才可賈也今年春南安令缺吾泉之邑七而南安邑稱嚴又稱難賦稅倍永春什之五訟獄什之八巨室猾吏不啻什之九敝至今極矣更十數令不得以善息諸當道咸難之思得才大夫振之選擇而得君曰其以永春令假南安令庶幾它日南安一永春也君初遂遂然曰吾舍吾田而以人之田是芸乎則病者乎既辭不獲則奮然曰古之君子所居雖一日必葺吾其以葺南安矣於是一以廉平之治治之暮月而聲聞三月而政洽民且罷也而蘇事且宛也而舉法令且弛也而張公忘其署也而曰始某之署南安謂南安難也以今觀之南安固可卧而理也諸父老子弟忘其為署也而曰始謂署令客耳乃君吾主也而客執上下輯睦民吏壹意會月之念七日君生朝也諸父老子弟將相率酌兕觥躋公堂敬為君壽而圖所先酌者則屬詞余余作而嘆曰有是執夫巨細別器疾徐知利故賢者或取效於烹鮮而難難於遇錯才有至不至也君之於永春也其猶小鮮

梅谷集

卷七

西

乎之於南安也其猶盤錯乎隨試輒效是其才足稱哉然徵之人情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則邈矣慈姬之哺其子與哺其隣之赤子則異矣南永僚邑也壤相接政相及即無敢秦越視也能無以隣之赤子與其子異哺乎乃君於南安始難之終易之而忘其署南安人始客之終主之而忘其為署觀於難易之說而君之政可見也觀於客主之說而民之情可見也此非真有慈祥惻怛之心誠與才合未易易觀者宜諸父老子弟咸感頌君圖壽君也嗟乎永春治南安又治人之功一而君之功二永春人祝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安人又祝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人之壽一而君之壽二君之壽寧可以巧曆秘數計乎夫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唯循良之人稱焉君循良令也不磨之名無疆之壽壽所至即稱萬壽可矣

壽潮漳副大帥白公序

粵閩潮漳之交蓋有副大帥焉潮漳海徼也緩急世所時有而疆場之臣一彼一此不能機駭響赴若從

梅谷集

卷七

西

天而下故於其交建副大帥兼填之開府南灣其於
經帶控引聯絡張陳便且重誠非其人不可者乃今
而得桂林白公其人矣其人矣月之某日公懸孤朝
也諸裨將余友蔡君陞等圖所為公壽者會蔡君得
雋過里即里中謁余言余未判識也而知公所靖園
吾梓里甚厚公亦時時語蔡君知閩有豐雅慕豐敢
辭公自尊大人由世侯起家至大帥建旄樹伐懋著
先朝公束髮世其官即號能世其業其所經荔浦永
安古田德慶陽春永寧府江諸戰輒奏捷俘馘無算
受功賞無算其所任職偏裨關廐副大帥以有軍行
其所閱歷嘉靖之季迨于今二十有八載諸聞公名
者咸謂公宿將也且老而不知公年輩四十又四耳
公豪宕磊落氣奔萬夫當其慷慨論兵飛揚之甚直
欲清瀚海而勒燕然退而挹之恂恂若書生雅歌賦
詩千言立就晉臣所稱悅詩書敦禮樂公庶幾似之
公所謂質有其文武者也故所至文以附衆武以威
敵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其跡諸將帥遇士鮮恩漁奪
醪糴不則持文墨自容士大夫間不則據功不則蹟

殺為伐不啻卑咲之今兩載南灣尤善拊愛百姓士
伍雜渭濱而處無敢不嚴厥令為百姓損者卒棄輯
睦師人有禮春夏間干擄海上獲矯汎之編公號於
軍其為真寇俘戮之其被擄而非真寇生之曰干擄
職也而柰何蹟殺無辜以自張其伐為繇是全活甚
衆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孫叔敖之母曰有陰德者
天必報之福嗟乎公之食報豐福詎有艾耶矧今
上威德克成寓內寓內率俾而猶注意熊羆不二心
之臣以將天明命公父在行間陸警水慄甲不必釋
於累兵不必出於騎弓無解藥矢無離箠而海上之
波若在杯盂阻深暗脇若在宇下海徼蒼生並受其
福皇皇乎烈矣當事者推轂聞上上且拊髀而嘆
唯西平有子唯朕有臣其寵錫任用當益崇而公亦
益用感奮懋修尊大人之業弘佐我國家無疆之祚
於乎偉矣詩之言奏功也曰燕喜曰受祉公所受祉
豈直一時哉余故舉而為公祝若諸裨將所徵壽公
甫逾壯也自茲以往所未央者歲又公行登壇建旄
為時大帥為國虎臣即欲遊罔畏之野息鴻濛之鄉

以上無天下無地就大樂人間未可也余無所事祝
矣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八

黃母王太安人八十壽序

大司成黃先生典南雍時時念母王太安人也則具
疏陳情且以病告上初難其請已再疏益懇上為
感動賜俞焉當先生再疏所遣上疏者為二三相君
所留弗果上而是時莊生履豐方赴闕送諸郵舍因
據鞍為書為諸人士留行不可蓋入都而先生之疏
又至矣竟得俞會有南少宗伯羅公缺先輩諸學士
大夫見莊生輒咨咨惜曰黃大司成胡不少須更無
去今代羅公矣莊生輒為言先生念太安人春秋高
懷省覲甚一疏不允又再之再疏不入又三之豈其
以少宗伯濡滯也乃舉其語馳賀先生先生喜謂莊
生知我莊生屬者里居而太安人成八十聽眎弗怠
步履弗持金緋承顏孫曾繞膝樂甚於是諸與諸孫
游問業先生者圖所為太安人壽而屬莊生詞莊生
待罪詞垣事黃先生之日舊矣適兒申又與先生仲
子結為婚姻太安人於細君問遺相及也寔稔太安
人平生太安人性孝謹閭閻德風備相中允公起家而

下督先生學承順毗翼儉勤之以其後兩得封綸尊顯矣猶斤斤拮据無損勞無益汰世每稱太安人蔚為禮宗以故黃先生自其為諸生時端定雅飭恂恂如也蓋庭闈之訓為多迨官禁近事主上以經術文學顯懷謙吐亮翼翼小心澹泊自將無改布素跡其所不為知其所為有一介母取予之節有尺寸不失進止之度表著閭咸推晉江黃先生莊士莊士而默故相心弗善也一官偃蹇十五年不調太安人則莊申之曰及第榮進自有常分兄弟守吾訓勿變勿悔谷集 卷八 二

矣先輩鼎貴而意味儒生今人乍顯而氣焰動戚俗之移人即號為賢者負當世名且自不免至于仕進捨烈烈之性為容容之圖與時浮沈隨波上下甚者昏溺於勢徑誘奪於利竇顛蹶望拜鼠肝蟲臂相攫也其眎先生恬湛介特莊穆之操奚啻霄淵哉然匪太安人其疇成之夫母之於子仕而在遠非不思矣祭祀必祝之曰無使反也為長守位也斯母子之情也乃先生獨念母脉榮貴如故蹇然而戀戀禪牀依依寢闈而能安太安人於養太安人亦不以望貴鼓禁終慙其兒女子而能安先生養是母是子其所惟承常在心志之內常超世俗之表其天所篤綏懃耀之其庸胙以嘉福而誕興於後未有艾也是用竊附彤管爰載嘉問與古所稱賢母懿範垂之無極若彼徒貴侈於一時雖極耆齒又何足多乎諸君其以莊生言入賀先生當又喜莊生無但知我且知母

袁夫人壽序代

世廟時重論思相臣吾師袁文榮公以文學直亮受上眷推轂至公孤尊顯矣亡何以疾請告竟卒海內

群然惜之謂相業旦夕茂乃不其年永也初文榮公在位累被命應制倉卒辦勞苦功多不僅僅嗣續計卒無子夫人管從遺言以今中書君與某君為之後中書君席文榮公故業列禁近而夫人持家秉不復至京師中書君間念母不置會以使事得過家壽膝下輒造門人某徵言某就問狀中書君避席曰某不肖幸後文榮公母夫人愛某甚不啻母之自出始某赴官哭堂下母歷歷先君思且泣且詔某而父蒙先朝拔擢超躡恒品恩至厚而中道以殂曾稱塞無萬

悔谷集

卷八

四

分一壬戌柄試事特旨金緋酒饌馳賜之異數也公感奮事事益虔諸得士號獨盛今史某某氏其著已若茲徵先人之惠補胄子官惟是國恩思所圖報效惟先人所樹諸大夫君子思左右執鞭斯之二者無墜厥緒嗟乎母愛某之篤也而詔其成顧何能為母壽史氏其寵錫之某惟人臣遭遇明時述作當世其所著積不朽之資豈非欲子孫千百無墜也哉文榮公顯世廟時不幸中絕乃得中書君續厥緒聲蒸蒸起縉紳間咸曰幸哉公有後如此然徵母夫人較

大義援立賢子而胤祚之袁氏將不大振某因嘆夫今講聖賢之訓號丈夫猶然異子姓視或弗子竟弗識阜昌賢後何論女婦管夫人不但破女婦見愛倍已出又先後詔之俾無墜袁氏千百之祀皆母之年也而中書君賢孝念母不置方皇華載命有將母來諭之思於乎其可謂是母是子矣其行治即史氏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媿也哉矧某受知文榮公有今日夫人眷眷在憶夫安敢辱命獨念蘇長公歐公門下士距公卒每從母夫人起居惟某講臣侍上久冀比子舍登堂一再展拜其道無繇也徒能祝無疆之算而託於斯文幸因中書君跪獻之

悔谷集

卷八

五

壽曾母李太夫人序

蓋萬曆丙戌而李太夫人春秋七十又六矣太夫人者毀講曾直卿母也直卿禮闈所取士林名輩二十有五人儼然造豐不佞以酌者之辭請豐不佞寔與直卿同舉進士又同在史局相得驩其習母舊矣何以辭於諸君則端拜而言曰太夫人之與直卿蓋能相成者也夫親難以成其子之子也者尤難以成其

子之臣者也子難以成其親之名也者尤難以成其親之壽者也乃各成尤未若相成之難也載籍極博亦何能數數然我太夫人佐太公起粗糲攻苦食貧稱賢孝而好脫簪珥盡市百家之書用訓督諸子諸子用奮厲博綜先後以經術顯無祿太公中道即世矣直卿迎太夫人養京邸間歲遂有封典太夫人滋然曰始吾與而父茹荼訓而輩今而克有立而而父不待也而馱以榮老婦老嫗不能報成親報主而其勉之其言絕痛直卿奉唯謹會故相貴倨用事直卿

梅谷集

卷八

六

同里生又與故相子及弟名相次雅欲相引重直卿泊然不屑也以莊見憚太夫人弟戒直卿守吾訓母變竟故相敗竟不能有加於直卿歲辛巳直卿奉使岷藩太夫人從一過家嫗屬多遮說太夫人家者太夫人不憚而令直卿曰而幸附離而事天子我其為逐子者曹大家爾而官而我業者而我交為苦我家而而不得不家者我苦則何以似俱官而兩獲焉於是趣治行車徒備具且行矣乃媿快進七箸直卿御而訢訢如也蓋竟如太夫人旨同至居京師直卿

即入供史事勛乎歸不廢安膳而時時得聞教戒為服官助太夫人亦時時聞直卿所口對脩業蘭臺虎觀狀以為子能其官以怡神暢志焉初直卿奉使時豐不佞俱直卿念太夫人春秋高乘輿勞乘舟逸則奉太夫人舟由河達於淮入江豐不佞間起居嘆直卿孝不忘跬步矣今歲校禮闈直卿筆研之暇又輒太息吾不見母者幾日所不佞從諸公後聞之則又竊嘆此其動懇之孝其寡二乎哉由斯以談太夫人一日不得直卿食必不甘寢必不美也直卿之於

梅谷集

卷八

七

太夫人亦然惟太夫人日見直卿自以為懽於志而後直卿始可以展采錯事無所內顧亦唯直卿無所內顧而後太夫人之心志四體有所倚辦而躋騰暱堅定之域是母是子是不亦所謂相成者乎倚歟太夫人成直卿吾不謂易乃直卿所以成太夫人者所為極難爾其所懽承在心志之內而不在齒頰之表其所斬則伐毛洗髓之人度紀延歷之輩所不能必得而此可以家庭間坐而取之者知其解乎則精誠之極期應紹至也即今太夫人坐一室晏如也間出

一舍飴抱孫如壯年人此非但愈一小快而已其為
耄耄期頤豈不操左券待之哉然又聞太夫人丈夫
子三直卿其長也仲以壬午舉叔以丁卯舉以孝烈
祀于鄉庶子一稱季藉甚諸生間今歲者仲當試三
讓辟不就太夫人亦從吏之曰而兄幸蒙天子厚
恩拔侍承明思所以報塞惟得士庶幾癸未之役業
以而讓乃今幸再當之而無令再讓且而縱驟進為
朝家用孰若而兄之以衆賢用執直卿逡巡辭不獲
乃能為朝家茅拔是二十五人者是二十五人者
咸國士選也是不駸太夫人之於直卿彼其母子兄
弟之間蓋無不交相成者此固皆所以成太夫人之
壽者也所由來遠矣

壽馮母蔣太安人八十序

蓋吾黨士相與應制讀中秘書者三十餘人則用韞
馮君取少云當是時用韞具父母而上有祖母太安
人稱重慶太安人絕憐愛其孫聞其孫方從吾黨游
則時時詒詔之曰是皆四海奇士也而駢集一堂
若無亟失之若即僻處北海濱即從此得乎於是吾

梅谷集

卷八

一八

梅谷集

卷八

一九

黨士莫不賢太安人稍稍從用韞徵太安人事用韞
曰琦大父行人以王事卒于外時家大人副憲公百
倅爾太安人念下從逝者孰與立存者乃忍死携以
南家徒壁立幾無能自活茹蓼甘荼相依為命蓋三
十年而家大人始成進士始以次奉明詔旌表太
安人加封焉琦無似又幸有今日太安人喜而後可
知也然而為太安人則難矣於是吾黨士益莫不賢
太安人今年冬太安人春秋八十矣吾黨士因謀所
為太安人壽者某不佞以次當受簡乃言曰古今字
宙間所生淑媛何限如太安人者是可稱祖母矣是
可稱壽矣夫祖祚也能詒其子若孫而祚之乃稱祖
也方大行公遂志王事太安人什九自滅馮氏之緒
不絕者如髮爾太安人自力於篋篋孤苦之中忍而
就此此如以一髮引千鈞其視殉志捐脰決去不顧
難不啻倍蓰之而卒能俟所不知者異日昌馮氏後
蓋馮氏有太安人而後有副憲公以稱子也而後有
用韞君以稱孫也而後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然則謂
馮氏千百之祀皆太安人之祚可也而以稱祖母焉

千百世宗詎愧哉則又何論壽矣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世之以媼稱者有孫著膝前而含飴哺之即已昕夕見為樂而況及其孫之立且賢乎且貴乎且其子方強仕而并有顯庸乎副憲公之有用韞也太安人有厚享矣太安人當筑室孤苦時始願豈及此而及此豈非天哉天之道猶酌也挹彼不足注此有餘太安人囊茶蓼甚天其以報太安人爾用韞勉矣蓋昔有王承元者為時名臣其祖母朝于帝帝命中宮禮賚加厚當世羨之至于今豈稱之太安人八

梅谷集

卷八

十

十春秋高又疆無恙所未央者歲異時猶能從用韞杖于朝上荷帝賚吾黨士更相率獻壽觴焉吾黨士太安人所謂奇杰士也所願其孫從之游者也其更有以當太安人色喜矣敬書以為祝

壽林太夫人劉氏六十八序

蓋爾亮林君從歲癸未成進士為大行人而得以使事過家及其母太夫人劉生朝稱百歲壽再矣其初年太夫人年六十有六今加二馬史復豐爾亮友也又結為婚姻再屬里居再登堂拜母共為壽諸與

梅谷集

卷八

十一

亮同年舉者因觴復豐而役之言復豐當讀詩見四壯之使臣馳驅周道不遑啟處每傷懷歸之遲而上之人每厚恤而亟勞之故其詩曰不遑將母又曰將母來諗夫人臣業已倍親而仕勢不得復私戀其親而暖暖妹妹為然而母子天性間時則思間歲則思望雲則思倚閭則思歸而遲也則有不遑之嗟幸而將也則有來諗之樂蓋至於祈父之詩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糝而情益急矣則所遭之難也今爾亮際時休明稱天子之使者佩符璽秉軺車得以其間逶遲入里門起居太夫人膝下太夫人迎而庭勞之曰兒勞苦就舍矣已又當太夫人設悅之朝九月九日也其僮奴操篲潔除享擊善為具君為之躋堂而進七筵焉其諸父昆弟子姪孫甥姑姊妹次第上食進履君為之圍圍而拜家慶焉其親賓學士大夫冠相摩屨相躡稱觴前為壽君為之合樂而旅酌焉蓋前後兩歲間皆若君之預有請祈於天子天子之厚恤若私計時假隙俾從容為太夫人壽也斯不亦有四壯使臣之樂而祈父大夫之所不能得者乎然吾

聞太夫人懿行淳備太夫人曩配經源公勉勉勸學既有聲諸生間矣而中途以殂而太夫人獨以冢婦佐其舅受軒公棟家政受軒公善治生家日起幾埒素封然大要以儉勤致貲算非乘時為倍息者其於族黨多所賙給於親故多所施舍不為悵蓋孝義之有焉官樹綽楔旌之曰孝義則皆太夫人成之也太夫人當內外百萃平櫛拾戢庀不遺餘勞而絕不為私諸弟與夫諸弟之子有所需輒響應之曰吾何敢以丘嫂傲若輩即太夫人諸子有所需輒節縮量與之曰吾何敢為若輩輕費公家索如此者數十歲無間言一門之內嗚嗚如也雍雍如也爾亮乃日與諸父諸弟淬于學斌斌如也而爾亮有今日即爾亮之元子為太夫人元孫吾壻也方在壯業以文見賞當道矣太夫人蓋時時詔爾亮曰而父嘆於一舉中道以殂天平而歎不念也而幸有今日而祖父寔滋植之乃悻耀不者天所綏老婦劬勞迄于今老婦能老而已嗟乎文伯之母以微言喻垂訓無疆以今觀太夫人豈異耶而壽又奚論矣夫母之於子也在遠非

不思也祭祀必祝之曰無使反為長守位也以太夫人所時時詔爾亮其嫻於大義如此爾亮為天子大行人春三月滿三載考矣而先是以使出以太夫人過家未即從闕下奏宸受恩移封經源公如故事而乃其行次且其行次且太夫人必曰而柰何以老婦宿君命於家而又柰何以老婦令而父尚諸生九京哉爾亮稱觴畢也其趣事事歸朝母緩

壽王母吳太夫人八十序

上之十五載六月十又九日而粵副憲王如水公母太夫人吳春秋成八十矣是時公分藩海南北海南壯之吏士兵民靡不加額合掌惟呼頌祝太夫人萬壽叅戎陳君履豐同里莫廷也干掇海上每從公受事乃以吏士兵民之意介吾友蔡陞者馳清源山中屬履豐詞至而公前權副憲備兵嶺東履豐遂詞而致之嶺東寓壽太夫人履豐始登朝從班行望見公公嶽嶽名御史也慕公已公持節按吳中會故相有所啣欲公承風旨齟齬之公如弗聞也者遂不待竣事出公僉山東憲公怡然不屑也而會宅太公憂歸

竟故相敗不能有加於公士大夫益推公獄獄復豐
於是益慕公然非太夫人垂訓陳義勗子成仁公安
能迂權相而無選更却顧以重詒高堂憂倚太夫人
豈不誠賢母乎玆以故公推其旨謹奉教在所務為
忠孝陰隲事其分藩海南北也廣寇竊珠珥餘皇數
伯少忼動則粵中多事矣公曰是無賴子弟嗜利若
蠅觸網若魑唯愚悖故至此吾不難兵殲之殲之不
忍耳遂下解散之令懲厥渠魁餘勿治潭洲突峙海
島為三郡逋亡數珠寇穴焉盤固百年莫可除公不
煩撫徙其徒千餘戶內地俾復故業遂悉為齊民頻
海蛋戶以漁為生而時為巨艦接濟寇大杆禁罔公
覈其艦踰式者令之改造漁如故曰乃公在毋輕棄
身寇也息安橫山二堡介嶺海間暗肋阻深鯨鯢狼
虺倚伏煽映異省奸商乘之與盜為孽珠池公觀畫
要害親披荆棘噢咻之伏莽盡出商毋所藉為奸嗟
乎數載以前粵事益難言矣其上者利立勲其下利
賊資往往張皇嚮端禽獮草薶自艾傷之民用大棘
夫 天子建藩陳臬選用賢良以大庇民將安之乎

梅谷集

卷八

十四

勝之也勝之其庸可盡急則挺險而走爾以今觀公
數事為粵計深遠罪而討之服而舍之膺保顧綏時
與更始以為不侵不叛之民所全活無慮數百萬姓
所貽無慮數百世安嗟乎公之功粵大矣傳曰帥象
天之功者天必報之以豐福維公功緊誰帥無亦唯
是太夫人慈化漸洽孚貽永世以大庇海邦夫豈唯
海南壯吏士兵民推本遡原懽呼頌祝萬壽無疆而
已其天所惇耀顯報之其庸昨以豐福年壽日高康
娛日遂休華問而介祥祺其尚有艾乎玆復豐故不
梅谷集

卷八

十五

壽吳母黃太夫人七十序

今年夏六月十有六日而吳母黃太夫人春秋成七
十矣太夫人居京邸誠其子侍御應圖君勿入賀居

里諸大夫遂遂不敢賀意應圖且持直指使者節出
扶侍歸里即里中為壽耳冬應圖乃有督漕之役寒
氣總至念大夫人春秋高二孫甫在襁不欲以安車
御而萬里則留太夫人京邸諸大夫乃因應圖懇請
曰太夫人歸則里子從里中壽太夫人留京邸則里
子從京邸壽皆里子也皆有登堂之誼而屆是稀齡
而屆是大旦而柰何逢勿賀太夫人聞其言曰敬諾
諸君子幸辱與老婦之兒游又辱念其年諸君子將
何為老婦祝者諸大夫曰太夫人七十春秋高矣聽
眊弗愆話言弗訛階若祀步弗持夙興宴罷棟家政
勵應圖于官自今其始天其益錫太夫人修美松若
栢若及其子之官而康狄禕斯皇純嘏是將嶽若川
若其罔有既應圖入以告太夫人避席曰老婦能老
而已修不在美老婦其敢怵焉以奸天之笑諸大夫
曰吳自太公兄弟五人咸弗子獨太公年三十九而
舉應圖昆季迄有立此應圖又難子太夫人日夜禱
于天應圖乃亦三十九連舉二丈夫嬰善孩也是月
也後房又有就館者矣天其益錫太夫人繁若胤芝

若憲若茁而秀無折環而太夫人膝下應圖入以
太夫人避席曰老婦幸日含飴哺孫然而延非
疇不有子疇不有子之子多子且多懼於是諸大夫
進曰夫人情莫不靳其身壽又莫不靳其身壽而坐
閱其胤之繁太夫人寧歎遠於人情哉我知之矣蓋
昔所稱紀賢母如雋不疑母輒問其子多所平反全
活為啖語食飲崔寔母訓子動引書傳寔出有惠政
為循吏故天下後世卒賢二子而二母賢名亦永永
垂至今嗟乎此夫不算而修不世而延者也我知之
矣則請以應圖職事壽夫應圖今所持直指節不稱
漕使者乎漕使者所督上自畿郡以迨山東西江南
北吳越周楚之區連跨數千里歲漕四百萬石儲輸
軍國至重也以歲之穰植無罹災患沴厲民猶苦迤
賁茲上自畿郡山東西周南無不早告者江南北吳
越兩楚無不水告者饑饉洊臻民是大棘 天子屢
下詔蠲贖之賑貸之使相望於涂而漕輓歲儲主計
者猶稽故而取贏焉郡邑諸長吏懾息待罪民寔窮
逼瘁慘慘爾譬廩之弗登而責糈於黷即巧婦其庸

可繼手應圖行矣應圖洵明子諒業讀書中秘則有聲中秘既陟西臺則有聲西臺茲持節出也民之望君猶望歲焉勾校調停視昔當什倍應圖幸加意弘貸之佐國家之急振元元之命俾惠政所暨所全活連數千里數千里舉踵加額歸仁 天子曰天子萬歲又推太夫人教指曰太夫人千歲斯其提福自國而介履於親眎雋崔二子不啻過之其能當太夫人色喜為笑語食飲手應圖又入以告太夫人始詔應圖而屬之曰自吾為汝家婦見汝父窮約一布衣門

梅谷集

卷八

十八

以內無苟言而孝友行義重於月旦歲鄉飲讀法邦君以賓賓之歿而表諸綽楔曰孝義歸如也顧所為前則甘貧扶義以遺若爾若幸起家為 天子文學法役之臣分大官養稍為老婦具甘脆老婦弗甘也為具二簋老婦輒加匕箸節縮拮据唯若弗稱是懼若而如諸君祝能于官是有以揚先君子之令德而寧老婦之餘年也老婦幸享修算延于世上微恩錫下閱雲仍老婦愉于志益和于身若其出拜諸君子之辱諸大夫輟然遂授簡史履豐使序次為壽

劉母郭太宜人節壽序

履豐守金馬獲從里中諸學士大夫後諸學士大夫咸推張武庫于震劉氏部某二名賢二名皆身遭寇患零丁困厄游于潮遂起于潮其閱歷艱德器厚藉令卒然而降之大任足任也乃劉君又有母太宜人郭以節著云劉君每為吾黨言太宜人行事未嘗不歎歎涕下也吾黨聞之亦未嘗不歎歎涕下也上春劉君自民部拜饒守御太宜人之饒饒之人宜劉君則群而稱頌頌祝太宜人當是時履豐仲父淮藩史方周旋劉君宇下睹聽盛事因詒書履豐圖所為太宜人壽者履豐唯唯履豐夙從劉君稔太宜人矣太宜人固不易至今日玆太宜人育劉君甫周歲而贈君見背太宜人年垂二十又一爾少也寡姑而姑憐之諷更嫁之母而母憐之諷更嫁之至託隣媼為譬曰它家女有年視若未嫁者若少而寡奈何太宜人抱孤泣曰未亡人所忍一死者為此兒爾而去之其何以有辭於逝者之死矢靡慝力貧支億甘荼茹蒙上孝事君舅君姑以禮終下課督劉君學所以訓

梅谷集

卷八

十九

飭之者語絕痛絕不為藐孤故姑息劉君亦既抱子用淬礪懋于學太宜人喜而後可知也而室且如洗矣辛酉夏五寇難作盡室陷寇責贖金甚急不能辦濱于危者數矣寇掠子母以身翼掠母子以身代母子更命無論它介於其側者盜賊見之亦為感泣乃免免而念故園無以自存乃扶携之潮劉君徒跣行潮中無知者皇皇虞溝壑間謁士族以濟而太宜人為人業女工佐焉久之始克有室于國中始克餬其口丁卯辛未遂占潮籍登上第起家新令召戶部郎

梅谷集

卷八

三十

生者生則難為死者死一死而吾事畢矣為生者生非其生者而克底有立猶徒生也徒生不如死是以難也太宜人其是夫夫婦節之所恃恃姑姑而諷更嫁之女節之所恃恃母母而諷更嫁之夾持奚賴焉太宜人忍死抱遺孤獨斷大義百折不回至令舅姑感動廟誓不敢奪母禁不忍復出一言敢後盜賊顛沛中哀痛迫惻出萬死得一生卒以其子免又以其子立自有載紀以來共姜伯姬方斯蔑矣豈不亦程嬰之義烈丈夫之為邪履豐特表而著之以備史氏採擇以為後世風至饒之人所為稱願頌祝太宜人宜莫如壽夫尸樞之不蠹也以其勤動也厥有松栢厥心永貞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太宜人稱未亡人從少得老從賤貧得貴富拮据勞苦無少變節動動堅貞具有之其於眉壽何有艾矣獨履豐慕嘆太宜人急於其所為節者而緩於其所為壽者以為節著而名永則謂太宜人萬千歲長存可也故其譔述太宜人行事獨著而第報之仲父曰有如仲父從饒之人觴太宜人也者其先為太宜人歌栢舟而後為

梅谷集

卷八

三十一

饒之人歌閱頌

壽陳母莊太孺人序

溫陵有陳生及卿者能古文辭奇士也游道甚廣顧其意所欲當者獨余不佞及余季父彥升母弟中益二三子爾是時溫陵鉛槧差不乏然無能前博士家言而稱古文辭不獨慮曹偶相竊笑即其家父母聞之弗善也乃及卿日就二三子為博士家言又為古文辭不少休且沾沾喜也母莊孺人亦輒喜曰女從莊氏二三子來耶夫二三子吾宗也皆奇士兒母亟

梅谷集

卷八

三

失之今年春及卿成進士而余待罪史官相與楊摧闕下余有衆一旅僅能軍爾及卿則多多益善兩人相眎各自得也孺人聞之能無復輟然色喜哉孺人他哲哲知大義多類是始及卿考若郡丞公既已前娶王宜人王宜人弗子又善病則遂置如夫人者二人則管孺人與孺人是也孺人生及卿若叔季管孺人則獨生次若孺人嫡事王肩事管不難以身下之終其身無間焉其遇諸子恩如一諸子蒸蒸孝友謂莊也母者若不知其非管出也謂管也母者若不知

其非莊出也迨考君捐館舍家計旁落及卿以家督

承有家內撫弱弟外禦其侮旁皇甚孺人則日拮据

以先之曰天乎是藐諸者之胥顛躓也吾何以報地

下哉茹蓼甘荼蓋二十年如一日矣及卿每為余言

母孺人事未嘗不簌簌涕下也余時幸先驅所以先

後及卿靡不傾身為之者亦未嘗不為簌簌涕下也

茲及卿拜廣州理將便道壽孺人則屬言余余惟二

十年登堂拜母之誼其已久矣則稱詩前為祝曰萬

有千歲眉壽無害客有在坐者曰夫人壽以百歲而

梅谷集

卷八

三

期爾稱萬有千歲者謾也夫客則有蓬心夫烏知其解乎詩所稱萬有千歲者非獨其年永也乃其名永爾昔陶士行崔道固之母皆屈節為副室及其以子聞永永垂至今知二氏者有賢母又何論壽矣及卿吾黨奇士也其脩古文辭則樹古文辭不朽其之吏則樹吏道不朽蓋及卿同諸進士肄政御史大夫院中諸進士外補者多授簡及卿余得卒業焉為理官者二所以抵掌談理官狀甚具其大旨以明敬將之上無沮格下無宿滯長我王國無疆之辭嗟乎及卿

之言有如此矣乃復不能使其身親之哉乃復不能舉於其職詔母孺人名狀及卿行矣以余所稱詩佐壽觴徐而御母孺人之治所焉退食母孺人問所平反幾何全活幾何復為喜咲食飲也難老之祉自天祚之則又不獨其名永也乃其年亦永哉

壽鄭太夫人林氏八十序

初吾郡司訓楓亭鄭君以明經久次貢于廷廷試余備史官與校閱其文沈深當於理詞又卓雅不群也高薦之既數年而君來訓吾郡會余里居復習君

梅谷集

卷八

二十四

行事蓋今博士多以冗散自詘倚席不講日課諸生脯脩冀稍屬饜去君至獨群諸雋彥用經術行義相切劘諸生貧者餉遺輒謝罷更贍給之所居敝陋旦莫手一編諷誦不輟余閒過從與譚文章若當世務咸纒纒當窳即舉而登之六館之席百里之社知其足勝任愉快矣余因謬自喜知人而郡諸生亦咸竦意心服鄭君至以有道鄭廣文稱之於是鄭君母太夫人春秋成八十矣諸生咸願從鄭君為壽而屬余一言以余一日得托於鄭君兒喬申又在諸生中受

知鄭君甚重太夫人淑懿余稔聞焉太夫人司訓林公女也少婉約勤慎父姑所愛之偃蹇其配已而得鄭君父一山先生一山先生困于學闈以內成仰太夫人太夫人攻苦力作振飭家政所謀事無不當意者所趣治無不辦者而上事嫡庶諸姑以孝聞處妯娌族黨以謹順聞性尤好施予人有匱告者即家不溢釜庾篋篋輒割而振之償與否勿問當是時里中姑語其婦娣以姊妹相告勉靡不稱引太夫人願如太夫人賢廼無何而一山先生捐世太夫人荼苦逾自拮据時時撫二子而詔之曰而忘而父乎而父之齋志地下也能無望二子者成父志且吾它日何以下報地下矣二子泣受教則日夜淬勵遂著聲庠序間而君遵有今官有今官矣君始躊躇不滿志太夫人申詔之曰而薄而官乎此而外太父所起家官也老婦得侍而外太父知是官號師儒師儒以賢得民以道得民比穹職尤未易易稱而其勉矣吾家楓亭眎泉郡外舍耳而官雖薄吾能節縮寄資糧佐而費蓋自君居吾郡脫粟之飯大布之衣半自其家耕織

梅谷集

卷八

三十五

焉取之以故君能不以脯脩課諸生能贍給諸生道
成教尊稱於其職以卒成迺父之志太夫人可不謂
賢母乎哉太夫人今八十春秋高矣神明弗衰話言
弗訛孫曾崢嶸更迭上壽里中姑語其婦娣姒娣娣
相告勉又靡不稱引太夫人賢願如太夫人壽太夫
人可不謂壽母乎哉詩人之頌壽母也曰既多受祉
黃髮兒齒即繼之以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夫唯松栢
厥心永貞故不受制於陰陽故不易改其柯葉嗟乎
則太夫人謂矣則壽之所旣余安能窮之矣余唯古

梅谷集

卷八

三六

賢母九熊截髮者流皆以其子聲施後世藉第令屈
首受書而不能以取榮名挾策竟老則雖有賢母烏
得而稱茲唯太夫人善教督鄭君唯鄭君善紹訓蔚
為名儒蔚為名郡人士師郡人士知有有道鄭廣文
則知有母太夫人太夫人不出帷閨而聲施被乎無
窮光烈紀乎行素是母是子是克相成以詒此名也
故不獨太夫人賢也迺鄭君亦賢乎哉余益謬自喜
知人

洪母徐孺人八十序

是月也履豐徽裝且北上勿然行色矣而吾師王藩
叅育齋先生以其壻洪君有寅來再拜請曰有寅先
侍御公遺孤也侍御公非徐孺人無以有有寅有寅
非孺人無以有今日茲孺人八十春秋高矣有寅一
諸生無能為母孺人壽唯是以舅氏之靈惠徵太史
一言庶其藉手以壽母孺人乎履豐重其意前為言
曰是故封侍御質菴公之介婦侍御芹谷公之元配
而皆稱賢者乎履豐先大父藩叅公與侍御公同業
月臺僧舍同仕世宗朝同自廢里居相善也備知

梅谷集

卷八

三七

徐孺人賢時時於家庭熟稱之履豐熟聞之當孺人
歸于洪甫離女也而歎任婦任為家上當封侍御公
權而下佐侍御公學既侍御公起家官侍從以其貴
貴孺人孺人益持敬姜之誠儉勤自力宦邸篝燈熒
熒紡績不少休也侍御公勇退謝事歸裝弗易舊囊
無留藏而是時方拓居第及為女治奩孺人酌豐約
當會計一如侍御公意而又以嗣息之艱勸侍御公
廣置妾媵晚乃得有寅孺人鞠抱訓育不殊裏離見
者不知其非孺人出也即有寅煦煦懷膝間亦若不

知其非孺人出也迨侍御公即世有寅年十五矣孺人所以周旋教誨者勿替有加焉有寅用益親師友淬于學攻文輯藻為時雋儒而又折節為恭謹一試遂為督學王公所賞拔褒然舉首吾里中學士大夫靡不愛重有寅則靡不稱孺人善教子也曰即察父哲兄日臨其子弟曷及孺人哉有寅生母比且卒誠有寅孺人不啻姊如我子若長慎無忘孺人德也有寅所戀戀孺人圖為孺人壽者以此嗟乎嗟乎豐豐每觀于世人嫡庶母子之間未嘗不嘆女德之幸也

梅谷集

卷八

三

其本則在娼嫉哉則在娼嫉哉雖弗子竟弗育得妻以其子用阜昌厥後是故古今彤管所稱淑媛懿行何限而歎以無妬首稱江沱之媵際後時之悔小星之御沾在公之惠詩人三贊咏焉有以也有如余孺人破女婦見廣置妾媵以安莞簞以薦君子雖弗子也而卒以其子也而又見其子之抱子也其功德在有寅與侍御公與洪氏之宗先厚矣自茲以往洪氏千百無疆之祀皆孺人之年也詩云南有樛木葛藟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孺人逮下之惠猥云樛木

福履永綏固所自逕而有寅又賢且孝善事母孺人其在孺人稱母不稱嫡在有寅稱子不稱庶是母子蒸蒸太和鬱為休祥綿為壽考誠欲徵孺人壽履豐安能究其算哉履豐更官也好脩彤管之業乃繼之為序以侑有寅觴且以風于世之女媛焉

梅谷集

卷八

三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九

序

重刻大明律例序

夫人主以仁厚治天下慎獄緩刑重懲亡辜惻然有哀矜慘怛之意則莫如漢文矣間嘗詔郡國曰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漢興去古未遠網亦疎闊然其時猶慮律令煩多吏緣深刻亡辜夭絕太平未興寔繇於此余讀其言三慕之故夫法之不正自典文者而不能分明而欲以測宜麗事羅元元之不逮寧不當罪而已將吾民無所措手見此仁聖之所以傷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首重民命頒著大明律一編蓋二十四載沈潛反覆刪潤其中意至精美矣中經列聖節有禁例佐律不及而孝皇肅皇兩修定之皆所以一法令明遵守弼教化美風俗也數百年間吏奉法兢兢罔敢低昂輕重以傷仁厚之福第刊布以來鋟亦就圯間加讐校重梓之士君子司刑議儲者瞭然可鏡焉即人有智愚官有上下得相與原本當報之守以畫一民其不冤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梅谷集

卷九

梅谷集

卷九

二

然余又聞法者禁民於已然者也禮者禁民於未然者也禮教之興寔由上始故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秉禮率教不言而躬行以為黔首則者士君子也禮教不親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而吏徒以法繩之民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繇也吏以士君子自任將何如方今天子仁聖漢文讓德御極之初即詔停決夫民自作不令業有成讞者猶哀而欲存之誠愛結於心思以禮教先天下耳士君子列于有位將承德意能以禮道民俾海內翕然嚮風即有不令不率教然後繩之以法而重其議法正罪當民慤民從以翼我國家明刑弼教之化漢文所稱何以加焉斯又重刻律例之意也

重刻經濟文衡序

嗚呼伊尹周公不作而世之譚經濟者不出於學術矣夫經之為言若治絲然為曲為植無不備也迺可治而經也濟之為言若涉川然為舟為楫無不完也迺可涉而濟也何也有其事者豫其具也今夫學術亦聖賢之曲植舟楫而經濟天下之具也而何世之

廢而不講也是故三代以還彌綸太平之才何時無之顧聖賢之學藐乎未有聞也隱微元本之地失其操柄而徒隨俗以苟功名因時而補罅漏欲以抗伊周而圖經濟豈不難哉無惑乎功烈之早已文公朱氏生當宋季以斯道自任集諸儒之成闡百王之緒其大者既載於傳註諸書足以繼絕學而開太平而其平日師友問答講明亦皆原本理道有裨康濟前輩嘗編而輯之為前後續三集名曰經濟文衡嗚呼為此書者其知道乎其知先生乎先生更事四朝歷官九考然位不過待制立朝不過四十日而已其所注署建立未可槩見獨其卓然負經濟之學鉤玄撮要明體適用幸有託於斯文焉今觀是書所載自道德性命之蘊以至簿書名例之細靡不備具然其論學者什八論政者什二何詳約之異也蓋曰有聖賢之學術則有聖賢之經濟學術素明其具在我若曲植之無不備也若舟楫之無不完也如有用我者執此往耳夫是之謂文衡衡平也讀斯文也究斯用也雖以平天下可也若無體之用無星之秤則焉用取

梅谷集

卷九

三

之烏足以言衡又烏足以言經濟余故曰為此書者其知道乎其知先生乎書故有刻歲久漫滅余懼失其傳也因重校刻之且使海內之士有志於經濟者尚有攷焉

重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吳兢所輯唐太宗政要以訓後嗣而示無極者也國朝成化間既毀之以傳矣茲復命重刻之重刻者何昭鑒也夫人主未有不鑒古而善治者然論治者宜何昉哉唐虞而下則三代首稱矣其載在謨訓雅頌班班可攷也所謂前王之遺軌後王之永鑒孰此為急焉而鑒貞觀者何貞觀聖人之遺治也周八百年而有漢漢數百年而有唐唐承隋之亂天下焚然不譚聖人之治久矣太宗崛起五季獨慕千古詘封德彝而進魏徵奮然以聖人為必可師其言曰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也強勉仁義孜孜與海內更始行之數年至貞觀三錢外戶不閉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昔人稱其為行仁義之效豈不信哉矧其挾不世出之資混一

梅谷集

卷九

一四

而有天下世已平矣志已盛矣其視在廷諸臣孰有能仰及其萬一者而乃慄慄危懼常懷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日與其臣圖謀治理受言納諫若從繩若轉圜罔敢自恃自用至或詔諭以來之曰遲復嘉謀曰佇聽德音惟一時諸臣亦憂治世危明主不難明諫顯諍與人主酢酢於一堂之上蓋其君臣上下之間若家人父子交泰之情交儆之誼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故曰聖人之遺治也所可憾者獨其正心脩身慎終惟始不免有慙德如是編出自吳兢以君道始

梅谷集

卷九

五

以慎終終意謂是乎則亦浮慕聖人之治而不從事聖人之學之故也英君誼辟往往間值終唐之世可人意者一太宗顧其遺憾復爾爾令人咨嗟嘆惜於斯時焉然使願治之主讀是編者鑒貞觀之顯懿而慨然慕於聖人之治鑒貞觀之遺憾而卓然進於聖人之學其所主張治本恢弘化理真與三代比隆可也豈曰小補乎哉既重刻之後敘其意如此

重刊兩漢詔令序

夫人主所恃以鼓舞天下而天下喁喁嚮風者則宜

莫如詔令哉蓋嘗讀易至於姤矣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四方夫姤之為言遇也風自天而下而與物遇而物之遇之者疑若散處者遂整者昭蘇人君之尊天也其於天下之民亦難乎其為遇也唯王言一遍萬民爭快睹焉而懽忻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故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而不倦者也詔令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而不倦者也其機如此可不慎與唐虞而上邈矣三代之盛矢為訓詁上布主德下宣民情汲汲乎其以言柔之也然而

梅谷集

卷九

六

莫不有至誠惻怛之思焉故當其時莫敢不承聽上下相得民吏不異指熙熙皞皞率以同風輒近世寢微矣漢興去古未遠今其詔令班班在也無論言辭渾厚爾雅好古者有述焉至其布告天下察風俗舉賢良覈吏治平冤滯寬租賦弛厲禁發倉廩賑乏絕所以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其至誠惻怛猶有訓詁遺意是以其效可睹已蓋西漢莫盛於孝文東漢莫盛於光武孝文時吏每布詔令民雖老羸疲癯扶杖往聽願少頃吏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至光武

以手跡賜萬國一札十行動約之風行於天下此豈
可以聲音笑貌得哉嗚呼盛矣輒近世非無詔令也
民且以故紙眎之夫今此之民即兩漢之民也兩漢
之民即三代之民也謂民與古豈如誣民何而胡其
可以言入也者不如古邪蓋古者詔令多出於人主
所自為詞不則亦出於所自為意上以寔感下以實
應詔令一出欣欣然相率聽而信之蓋雖驕卒桀虜
無不悚然感動易志者而矧於愚直之民循良之吏
乎故知天下不足治也近世詔書大都詞臣視草有
司議擬按故事而行之而已未必一一出於上心為
元元計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所謂苟
無忠誠誠慤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而
無惑乎民之故紙眎之也而不能不令人追思兩漢
之盛以庶幾三代之遺矣暇時故取兩漢詔令序次
之而復重刻之以備渙汗大號者采焉

德化邑志序

此德化令雪川施侯所修德化志也志德化者直志
德化乎哉將以文德化而治之者也德化泉之西鄙

梅谷集

卷九

七

邑也周以重山帶以九溪開山而為田破溪而為沼
無有延袤廣衍之勝其居環聚山谷春夏苦烟嵐秋
苦瘴瘴冬多於霜其風皆窳而力於佃作尚鬼而信
禳其人多汀漳之所流移雜以畬客髻椎足跣不入
王者之網其文事鄙陋或綿都歷井無絃誦聲三歲
比士士不登於明堂幸而獲焉則借才乎郡其官日
出坐堂皇胥史卒隸從叩頭左右視以退既無有長
材秀民可與晤語輒捷關高卧以為常侯至輒發憤
曰是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治之矣夫文治之興
無擇地亦無擇人以吾為邑長於斯而即痺沿陋一
邑之乘缺焉弗修後之君子有欲稽其山川阨塞之
經戶口貢賦之數官師陞汙之執政事法令之規賢
士大夫之蹟前無所據後無所承將安恃而舉政焉
何邑之為也又何令之為也乃請於兵憲海虞沈公
郡伯宣城貢公既得命則從尉蘇廷榜索嘉靖庚寅
志而手為修之志關載大禮侯愔然曰是所以忠君
師擴鬼神示於風化之大端也夫烏可闕哉乃增而
定焉舊志首建置次山川風物次賦次役次公所次

梅谷集

卷九

一八

學校次官師次鄉賢次道釋次雜志而為卷十今首
與地次規制次官師次賦役次大禮次選舉次人物
次雜志而為卷八其綱則省於舊其目則綜於今其
事則沿於前人其義則取乎乃心披閱之間秩如也
燦如也而邑之缺者完矣乃授簡履豐使為序履豐
受卒業作而言曰志德化者直志德化乎哉將以文
德化而治之也古者侯國皆有史以徵善敗以存替
興經治者攷焉邑侯國之遺也志史之遺也故必載
筆者有經治之職而後可以志必司政者有經治之
材而後可以志美哉施侯蓋兼之矣侯甫下車首書
愛民如子持身如玉八字于座右其為治也廉靖不
擾報政政平宜民民和而又能以文飾吏首及志事
躬自載筆德化信鄙邑其風土信薄侯一至與之更
始誠吹之以鄒子之律而鼓有虞之南風其民將儉
而好禮憂思追乎唐堯其文事將煥煌彪炳明儀盛
世上廢乎高岡後來繼今官茲土者得有所恃而舉
政焉而卧而理之德化彈丸黑子之地一旦而文獻
可與上國齒是侯之所以文德化而治之者也履豐

梅谷集

卷九

九

史官也覲侯之良於志也見侯國之史之遺焉故樂
書之

保幼方大全後序代

保幼方刻於丹徒前丹徒令今考功徐君輯之而貳
守杜公序之序所為具具徐君意其以喻治其以惠
赤子其得受簡焉作而曰命之矣曩先王盛時方春
時和命吏布德獨先諸萌而幼者傳所載安萌芽養
幼少存諸孤是已今 聖天子生養之德通乎四海
至於民萌荒忽天開之病皆思有以救而起之而

梅谷集

卷九

十

天子之吏捧匱書宣德意問民所疾苦而旦夕親焉
者宜莫如令令乃職惟醫之工惟我赤子有瘳令不
職惟醫之庸惟赤子痼瘵罔胥以生令卑秩也若容
保用汝作醫師令其敢忽乎哉故君起家再為令令
孔道既舉若職又刻是書以傳傳者傳其已試之劑
也惟我杜公寔惟長吏惟熟耳目令尹行事序所具
誠善張之顧某不敏而幸優君之後君所刻詒往詔
來其將為我告乎夫以舊告新命之曰忠忠之一字
寧謀人云耳其使後而有攷於斯者而為 天子保

赤子不倦忠莫有大焉者矣其今日坐君舊署據舊
几舊窓窓外舊所憇之樹開卷有得拜賜為多若乃
奉職無狀而秦越我民者君方贊 冢宰簡天下吏
治將無以庸醫 奏遣之其即不敏敢不蚤夜以終
告新之賜

御史大夫蒙先生恩榮錄序

御史大夫蒙先生蓋起家御史積勞至今官云凡六
奉專勅以行而 天子超然降辭所以尊寵褒勞之
者又三而未已也是時父贈御史大夫公捐賓客又

悔谷集

卷九

十一

笑而母李稱太孺人已稱外四品太恭人已稱內四
品太恭人重加襲帔煌煌如也而就養於章貢二水
之上陶陶如也先生拜手稽首曰嘻夫人主愛一頓
一笑而矧於所謂綸綍之制詞也乎故華袞之寵常
在片言不穀乃用太恭人遺孤而與太恭人薦被茲
寵也願垂之世世以永無斁諸學士大夫聞之則相
與賜歌讚頌之先生訢然受也而併入之梓而總題
之曰恩榮錄錄成委序於史僕豐史僕豐先生按閩
時所取士也間供事外館得竊聞中外制詞蓋令甲

中外奉職之吏非秩滿不得封士大夫間有致身卿
從紆曳青紫廼父母不得沾一命者而國有慶賚則
特下恩澤制書吏以日月得上功與滿歲等六品而
下身有敕父母亦如之四品而上身有誥父母亦如
之然而遭值則有時矣先生獨與大耄之親三值焉
得為敕者一得為誥者二寢後所得誥蓋在 今天

子之六年 天子明聖方奉 母以孝治天下用大
需於我中外臣工用彰錫類蓋至是 兩宮之徽號
再上矣而太恭人之寵誥亦再加矣嗟乎嗟手是非

悔谷集

卷九

十一

所謂逢時遇合者乎是非人世之所謂吉祥善事而
不可必得者乎先生故拜手稽首亟錄之圖以不朽
諸學士大夫亟賜歌讚頌之乃亦圖以不朽然是諸
學士大夫非為諛也者先生用太恭人遺孤惟思日
孜孜思詒太恭人令名入而當不諱之朝有所恢張
聖聽焉出而當無虞之世有所謂奉揚主威焉凡六
奉專敕以行靡不在在奏勛者乃亦靡不在在頌義
者于閩閩之人德之曰按我者誰也曰御史蒙也有
御史者誰也曰封太孺人也于淞淞之人德之曰察

我者誰也曰副使蒙也有副使者誰也曰封太恭人也于顛而三垂之人德之曰填而撫我者誰也曰御史大夫蒙也有御史大夫者誰也曰今加封太恭人也則皆舉手加額曰夫母也其蒙氏之孟陶乎然而聖天子之於勞臣周矣而三及其母乃祝曰天子萬壽又祝曰太恭人萬年蓋先生之所詒於太恭人者有之如此則何異乎魯頌所稱矣魯人頌魯侯之燕喜也而繼之以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於乎諸學士大夫之所颺歌讚頌則

梅谷集

卷九

十一

燕喜之義也履豐故具而述之以張大 天子之寵命且以為太恭人壽

番禺蒙氏族譜序

夫類族之道豈不大哉天地生人其初一爾乃其後柯布徙蔓不可統緒然故其初一人也王者屢省而亟憂之則為之宗法公卿大夫而上得以胙土受氏秉德由禮以不失其宗枋而下至比閭族黨之民亦能知世本所在聯比維係而不可解蓋宗法與治法相提衡如此周官所謂收以地得民宗以族得民是

也輒近世微矣士君子所以尊祖收族亡而若存疏而若戚者則唯是譜牒之遺爾而往往失其源本關漏不修士有徒步致卿相名位伐勳足有聞于世而亡能名先德所由起諸父昆弟卒途遇之卒塗人眎之甚有出逐不收者文獻不足故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乎嗟乎士君子而不念爾祖乎而不能及我同姓乎是何徒慕稀濶而悼敘之行鮮也今番禺蓋有蒙氏族譜云譜蒙氏之顯而賢者御史大夫公手輯也蒙氏之先遐

梅谷集

卷九

十四

執遯乎其自霄都入番禺則自念五承務公始承務公而下代有顯人蓋其為譜凡屢脩矣其流風遺矩子孫相傳而世守之寔稱望族邇生齒繁也廼有誣姓問名交臂並峙莫可約束如譜序所稱者是繼繼繩繩無窮匱也而何以示來茲公為此懼乃於撫虔之暇亟取舊譜蒐討補苴若紀若圖若表若志若傳若約若附錄由親逮疎別嫌統同而蒙氏之所以為譜備矣故一指掌而死者之哀蒿懷憶若臨於其上若陟降於其左右也生者之昭穆長幼若同堂接

膝相好相序而不失其倫也蓋宗法之章章如此方奉天子璽書控制全鎮其惜怛忠義之心施于有政能使桴鼓不驚三垂晏如駸駸乎以禮讓興矣而猶以影標自準枝直從幹吾以綴屬吾民也其施由親始乎故不徒以睦姻之化帥之於牧而乃以首善之誼振之於宗宗之人有能紹明宗法秉德由禮如古之故家名族乎而吾因以為萬民風比閭屬黨之間豈有奇表而不興哉蓋嘗觀於易矣渙之三曰渙其躬無悔至於四曰渙其群元吉夫三當下位其躬僅可無渙而四以居上得君遂能群天下而使之不渙嗟乎嗟乎斯蒙公脩德齊民意乎余蒙公按閩時所取士也而史官也太史公有言余掌史官而廢聖明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罪莫大矣故往往好采故家名族之懿行盛事而為之立傳而名之曰世家嗟余小子何敢望焉譜者吾師也而重以吾邑黃副憲君之請余小子又何敢讓焉故不揣而序次之蒙公名詔其詳具譜中黃君名思近分部虔州寧受事公幕府樂觀斯譜之成者法得附

梅谷集

卷九

十五

書

中丞輯錄後序

季舅彥肅氏出中丞輯錄一帙授外甥豐曰此而外太父平生之徵也不孝蒐討散逸懼有闕漏茲幸而成編又幸得序於黃太史矣而無意於斯乎豐再拜受而讀曰孝子之志也中丞公壽不踰五十階不過四品其施未究其用未鉅然當世宗皇帝之初公敗歷中外稱名臣去蜀之日為言者所中既而下廩其事申白之語在勘移疏札中今距其時三十年往矣其不可使後無改者斯輯錄之所由刻也孝子之志也夫為天子持三尺法以貞屬飭紀使人凜然不敢飾非責不係撫臣哉故公撫蜀之始首在捧璽書搜宿蠹論罷諸奉職無狀者而言者云云亦異已今天下不患無任事之臣患在國是不明功狀不著振刷未幾駭忌隨之左掣右盼制于唇吻如此誰復敢任國事者蓋不特悲公矣今講慕公者多以公事業不竟謗慙參半為惜彼諸葛武侯張忠定皆在西其與西人為治未聞純用寬萬世論二

梅谷集

卷九

十六

公謂之何乃不竟之緒即武侯憾焉而參半之謗忠
定五年未信之前弗免也矧謗久而弭譽久而真暫
不勝久則謗不勝譽如是編所具當其時談頌公而
白之者何衆也奚翅今日論定而已季舅氏既刻公
類葉獨輯而傳諸豐故曰孝子之志也然豐有私痛
焉竊記朱晦翁述外公祝公遺事而援孟府君傳
曰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夫以晦翁之賢其稱譔誠足
信故祝公在當日不以績業名位著永永垂至今知
有祝永敘也豐之生也公歿三年矣又三年吾母遂
歿

悔谷集

卷九

十七

喪吾外大母黃宜人每涕泣置豐膝前翁以能似顧
今日尚如何執讀公遺錄而思念慘怛之懷殆深於
朱氏矣因拜手附此於末簡志痛也而非有明於公
也於乎悲夫

王氏節孝家錄序

履豐有友壻王君鏞者性至孝嗜古好脩其文行籍
甚諸生間履豐見輒肅然重之徵其家世則吾郡人
所稱雙節曾孫也雙節一李氏嫁王栢栢歿方弱年
母憐諷更嫁之以死拒水厲蓼茹卒以其孤孀立一

洪氏李媵也笄而不字咸李于節蓋終其身猶童云
誅者曰李之貞也化及媵也洪之賢也義殉主也因
私謚李曰冰介洪曰節介而總之曰雙節郡旌善亭
有榜士民有呈縉紳賢大夫有傳記核矣賅矣鏞謹
綴而梓諸家曰雙節家錄履豐得受卒業嘆曰美哉
名乎然細讀諸呈詞若傳記間及其子司訓熈熈之
季子文昇皆大以孝著夫節與孝義均天地者也卓
矣雙節樹倫植紀眎彼覩倫無媿以死表而出之信
可以風世矣至于孝如熈文昇父子至性隱德蓋亦
世所罕俚者即並列表章以為後世風豈可後哉因
為更其名曰節孝家錄而序而歸之語曰芝草無根
醴泉無源孰信然耶又曰鳳不字巢蘭不茁蕭孰信
不然耶王氏之有熈也熈之有文昇也而皆大以孝
著也則皆冰介之詒也冰介之初中露移天嚴霜矢
日揭梁寡之高行動魯母之懿誨而又孝養舅昭毅
公母憐其身型於家而教垂於後直可貫金石而厲
終古所由來久遠已足故熈繼之文昇繩之適追厥
德亦適追厥孝為鄉人所稱願然曰幸哉雙節有後

悔谷集

卷九

十八

如此履豐蓋嘗聞之矣嬉每庭訓其子軒鳴咽垂涕
曰汝輩當思為孝子順孫吉人以無媿雙節後昇亦
以訓鑄嗟乎是母是子而又有是子之子非偶而已
也故夫斯錄也所為名雙節者謂李之殉夫洪之殉
主以著二氏之節也所為更名節孝者謂節以詒孝
孝以成節益以著二氏之節也其風世之義一也鑄
勉乎哉得全者全昌芳越者必長王氏節孝具全以
越有芳聞如此天所徐定顯昭之其庸祚以後祉既
昌且長必然其可觀也鑄勉乎哉王氏當世世起矣

梅谷集

卷九

十九

報政錄序

今春天子大脩計吏之典天下都郡邑長吏各以其
職至其治行循良卓异者天子親臨軒勞焉履豐時
從諸史官後立在螭陛則知吾閩有邵武令江君矣
諸史官咸目屬此故學士貴溪貞齋公之子也而以
循良卓异著學士公有子吾黨有榮施茲履豐讀禮
山中而會江君報三載政報于郡郡報之報于諸監
司使者諸監司使者報之報于御史臺都御史臺御
史臺都御史臺取之而以是報于天子天子又將赫

然寵嘉之尊顯之江君於是即其三載中審識者條
議者著作者彙而成帙而上之人薦書勞書若考署
咸附焉名報政錄而曰嘻雖有善賈必藉多財雖有
善政必席巍資夫余之資格下矣勤苦奉職微有狀
余非敢自炫也所不欲泯泯而傳此名者欲令天下
知余志且庶幾余自考云爾履豐間從友人林傳二
文學受卒業因為敘曰自治道希濶而譚吏治者溺
其職矣其以文事稱則所見無非文者其以吏事稱
則所見無非吏者故夫士起家為文學仕而輒弁髦
棄之曰治道以吏為師爾儒生沾沾文詞好是古非
今迂踈而盤於事情且治天下何用此腐儒為也嗟
乎為此說者豈知文乎夫士而不精於文已爾士而
精於文也令與俗吏絜智校能大者什伯小者倍蓰
而奚負治哉以今觀於江君承學士公遺緒其行方
而學醇其言澤於禮義授簡削牘賦道古若以鄒
衍為役左史倚相為徒者至抵掌譚說時務度利害
得失巧中若符節即費長沙陸敬輿執筆而籌莫能
難也即是錄所載可概見已而起為令而又喜令邵

梅谷集

卷九

二十

武當萬山中介於豫章五嶺其人曠直上氣其物力
人文不能當壯縣什之一君所著邵武圖說獨稱廣
土衆民邵寔有焉而又以爲山高而廉水清而駛才
產也每欲張邵文而械撲其人材故其爲政一秉於
廉明而以愷悌將之櫛東瑾塞煦摩作興行之三年
民和而士頌諸當道亟稱之曰是恂恂身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諸其口者而精於文且精於吏如此乎蓋
自江君以令著而天下不敢遂謂文士無用矣履豐
故獨伸其說序所爲報政錄者顧履豐猶有進焉江

梅谷集

卷九

三

君起家明經胡不能忘情於資格其與張宮洗先
生書至以鷄羣蛙部自比以鵠舉霍翔比諸科甲令
時或泣數行下復怒髮上指也嗟乎古之富貴而名
磨滅不可勝紀惟夫循良卓異之人稱焉循良卓異
名在不朽則千載之伐也資適逢時策名科甲則一
日之遭也江君而以千載伐自樹乎即諸君子安得
以一日而加江君且今天子勵精圖理思所與共此
者數制詔冢宰及諸大吏無以資格限天下杰雋之
士諸所辟舉徵召劑三途肩而並江君又大能以令

著即諸大吏用格束下吏無敢傳耳而卑江君者江
君今報政矣得當于天子矣即崇階穹秩直數陞而
登爾履豐將與二文學觀焉

贈麗水葉東城先生詩冊序

夫余讀麗水葉東城先生事而有南陔詩人之思矣
先生以貢起家爲丞丞新興號難邑佐政名籍甚遂
假廣寧令既又真吳川令既又陟高州丞尊顯矣乃
先生念母不置在吳川白上官丐歸養不可會有師
事嚴不敢以再爲高州一年四上乞休書畧曰丞先

梅谷集

卷九

三

人蚤背母獨子八十春秋高居常念丞贖贖而承何
心哉願從輅下乞歸得朝夕菽水懼承母子安也已
淚淫淫下不能禁今大司徒殷公總制百粵爲拭袂
久之報曰丞歸矣諸所破格寵其行蓋遂欲以先生
風而先生遂歸云嗟乎余讀先生事而有南陔詩人
之思矣說南陔者曰孝子相戒以養也人獨無親養
則樂不得養則離憂至性固然詩之言孝如此南陔
旨衷熱中妨養猶有壯出耄歸絕裾弗顧者視葉先
生無隱然內思顙泚而食不下也先生自貳邑至佐

郡在在著賢聲在新興請勿屠雙橋民與在吳川密
策諸賊魁招撫之蓋皆慷慨車車以身論禍福令所
在亡命逋逃拒稅之夫距踊揭竿之士翕然解散忠
信之道其所行者遠矣籍第令須臾不以親解去郡
國上計狀勞苦功多漸推轂至大官猶掇之耳乃先
生得一歸從膝下媮情快意即三公不與易也寧觀
大官哉或曰先生誠念母宜慎自愛始雙橋民負固
吳川諸賊黨匪茹先生不難抵諭之岌岌探虎穴縱
自輕如母何嗟乎先生審時輕重人臣任職居官能
梅谷集 卷九 三
以親為解唯是一二不逞子弟苟活釜中為二邑憂
急則挺險而走耳先生一出安反側心活無論數萬
人二邑按堵昔有迴車九折坂者乃又有叱馭曰驅
之叱馭為忠臣迴車為孝子其致一也今先生歸矣
不復問任職居官事矣髮膚手足成為親有乃能重
自愛於是疑者頓釋而屬余序次之曰將藉手以弁
諸冊而介先生季子方加君為先生壽余曰諾此南
陔之義也史氏職也

瓊泉淬鐔詩冊後序

余友瓊山鑑臺吳君之歸也諸所訂為文字盟者詩
以贈而弁其首曰瓊泉淬鐔先請序於李岡卿伯氏
矣復群携榼清源絕頂而拉君遊鳥酒半咸擊盞歌
之殷琅琅然甚悅甚壯余後至倦未能歌倚劒瞪目
諸兄弟酌而向余曰以觴子子善詩又善談今吾儕
詩已就獨瓊泉淬鐔之義幸子繼伯氏談其後余不
能謝遂按劒潤談以壯君行夫鐔劒鋒也劒之致用
在鋒藉令弗淬鋒弗可銛也劒之始造也赤山破而
流鉄耶溪涸而出銅發鼓棒爐裝炭啓橐索金以濡矣
梅谷集 卷九 三
劒以劒矣必取而置萬仞之淵濯千頃之波滌日月
之輝泣蛟螭之血然後其為鐔也若巍若翼若芒若
流光駭風胡形震薛燭而不可抑掩也則淬之為資
大也夫學亦有淬蓋江山友朋之助云爾鑑臺君夙
有聲於瓊從親遊泉懷數尺劒不難以身為鐔自試
於弘浸巨波凡泉名山奇川可以窮玄覽而暢遐思
者皆不厭歷覽而盡收之而士之出於尊公之門與
夫私淑有得者又日與切偲觀摩以冀其助若吾儕
至侗愚不肖正古人謂彼不當有求於此而此當有

求於彼矣乃若式好于周行載歌于伐木咸折節下
焉其為劍既瓊淬復泉淬以鏐而論當為風胡薛燭
之所駭而震而為全劍之銛可必也其於喻不既婉
於義不既大哉於是鑑臺君喜曰美哉子之談劍且
談學也然子於其寢深請進諸嗟乎余復何進哉劍
斷割則知利士制用則知賢鏐淬矣施諸用或鑑即
干將自命人且目為鉛刀弗眴也寶劍藏鏐貞士葆
光鏐淬矣或輕試之頑鉄堅石之間使缺且折不究
其用則一錢之錐不如也余復何進哉第向者諸兄

梅谷集

卷九

五

弟皆有歌獨余未歌也茲取古人歌以成之可乎歌
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又歌曰神物終不隔千
載倘還并鑑臺君遽解余手中劍再拜言謂使某也
從我二三兄弟後其別離合并如斯歌所云幸矣幸
矣異日者當以清源為盟主

貝葉齋藁序

余不佞居京師則時時過友人李惟寅貝葉齋中則
時時從惟寅論詩也惟寅元勳世胄衰然稱微侯綰
樞府尊寵矣惟寅歔然眎也而獨折節嗜學恂恂如

書生而獨好為詩詩取格盛唐大歷以還無論也蓋
國朝徵侯以詩名則自惟寅始所謂翩翩不朽圖盛
事者邪初惟寅弱冠即用環衛守闕下闕下諸海內
名家時不乏惟寅未嘗不得執橐鞬鞭弭焉而事之
度惟寅詩侶皆已遍海內迺其意所欲當者又屋數
也今海內所稱名家宜莫如吳郡王元美而元美生
平所嚴事宜莫如濟南李于鱗于鱗白雪樓集行于
世世不啻尸祝之矣元美則以于鱗進惟寅也惟寅
貝葉齋一曰白雪齋元美之詩曰君莫問白雪樓鮑
梅谷集

卷九

五

山址樓中之人人亦李嗟乎是可以知惟寅已然元
美獨見惟寅異時所為詩爾誠取今所謂貝葉齋藁
也者而盡讀之當更以白雪當惟寅哉貝葉齋藁多
五七言近體余不佞無能名其所由合也泐泐乎盛
唐之遺音哉盛唐之音其氣完以和其聲鏗以平其
色麗以爾其力沈以雄是數者惟寅並有之然惟寅
才甚高而往往屈其才以伸法其為詩傳情結思程
昔衡古鏗然其中宮商秩然其不失尺寸世倘有以
潘安仁拙於用多巧於用少難惟寅者夫誠拙矣何

所用多為也誠巧矣即少且奚害也故夫有以少而當多之用者有以巧而收拙之功者善哉乎其為兵也於詩亦然且夫感慨激發窮變盡致意無所不露境無所不之則變風之極也時之為也惟寅當國家鴻昌茂明之會而又以徹侯綰樞府無所謂牢接窮抑之遇以撼動乎其胸臆邑侘傺之氣以砰激乎其慮兢兢道古春容秀澤以揚詡國家之盛以自比於大雅不亦可乎嗟乎惟寅誠少且巧矣彼夫剽畧而以為多總襍而反為拙是何足難且葉齋葉氏行且

梅谷集

卷九

二十七

葉齋葉者為朱君汝脩汝脩翩翩雅好古惟寅所孰素健鞭弭時遇焉者也然余不佞竊觀古布衣欲附青雲之業則引重於公侯公侯欲收白屋之譽則引重於布衣汝脩布衣也而捐貲行惟寅詩公侯重布衣乎布衣重公侯乎君子曰夫二君者交相重者也然而惟寅重則汝脩重矣

閨聲擬古序

乾開王君與余少讀書山寺時時進余以所著樂府一沾沾然余迫眎乾開帳中則李長沙公擬古樂府一

編在音調神情種種肖協不知乾開之為長沙耶長沙之為乾開耶余大為擊節乾開逾沾沾然積之年襪寢以成帙自名曰閨聲擬古余因與侍御吳堅孺氏加評焉而又為序而行之嗟乎余何知樂府樂府之汶汶于世久矣文人學士代相雄長其它吟諷孰受超乘咸稱作者而獨於古樂府不能蛻棄陳骸自標形神往往過為摹擬若画臨粉本書摹法帖爭一毛一戈之似以為奇絕以為善用其擬至取喻於優孟之抵掌胡寬之營新豐易不云乎擬議以成其變化彼所謂擬古也者擬則擬矣將無少變化乎哉李杜光燄千古共推大家然太白樂府窮冥惝恍縱橫變幻自極才人之致不屑屑似也至杜集中迺無樂府杜非無樂府也少陵卓識每緣時事特創新題不欲為白頭陌桑曹枚之顰女耳長沙公識具才情上窺李杜其所譏擬其格則古其題則新其事則史其褒刺諷議則妙極風人之變間於曲調不無離合然既一洗臨摹習氣於戲快哉過時山東有李伯承者作為樂府高自標位其誓公則曰是取古人行事註

梅谷集

卷九

二十七

議緝韻類成斷案者耳所願舍是而吳郡王元美亟有味乎其言蓋元美嘗以史斷評公矣夫元美執評操龍刀而割者也其生平推重度亡逾濟南生濟南生精詣樂府有摩天自運之勢元美猶然不滿意曰不堪與古樂府並觀為其臨摹過耳而何嘆惜於伯承而何苛評於長沙讀少陵詩者稱少陵詩史史之于詩道無害也讀長沙樂府者即名以史斷長沙無惜焉乾開苦心長沙久矣其自跋余懼余之不為長沙史斷也余而為長沙史斷乎固願卒業不惜為世

梅谷集

卷九

三十九

仲氏摘稿序

余有仲氏中益之喪哭之慟踰年而不能解諸所親有余勸者余曰非在原之為慟此子國寶也而天亡矣而無子以傳諸所親輒曰而哀其亡也而知其有不亡者存耶而哀其無傳也而知其有必傳者存耶

余父太史公亦云余悟因謀行其遺草第苦不能割愛則屬門人何穉孝手銓之穉孝余仲同年友也與其兄齊孝楊惟彥李世禎故偕余仲為古文辭稱五子黃山人孔昭為作溫陵五子詩不啻墳麓蘭蕙矣至是銓余仲草加嚴焉登第以前草存不能什之二登第以後草削什之二曰母令中益負後世也蓋余仲才甚豪氣甚邁不欲為靡靡聲故其詞往往絕去羣擬馳騁迅激風雨來而川嶽撼其鋒不可嬰也每篇出又慷慨自意登第後就余京邸相與評權貌

梅谷集

卷九

三十

加下心加冲若悔其曩之為者乃稍變而為正聲雅調即其豪邁不盡掩然毋傷格矣一日謂余曰吾家自大父藩叅公以詞豪吾兄弟與季父童而習為詞意未降也茲朋知所請事矣二陸獨秀於平原三謝雅推乎康樂有以拔余咲未答今余仲余季父相繼早世默余在生死永別余何忍不為竟之余為文章墨守差有法差勝耳至於詩季父之婁清仲氏之豪雋皆余所不及也天假之年其所至余安能槩之哉而已矣而已矣然仲持是足以傳矣足以不亡矣初

仲歿于京邸三旬火忽起及其前和賴蔡侍御君弼
急拯視無恙而其遺草余業數日前徙去里中學士
大夫詫曰民部遺魄其友全之民部遺又其兄全之
民部之天定矣嗟乎馨烈者燔赤炎者燼余仲之禍
之為烈也天寔中媚然留是而不燔不燼未必非天
意也其不然者枯桐既爨其能索諸棄灰之衢哉余
故序而行于世

何作菴先生文集序

余友進士何穉孝氏手一編踵余門拜稽首請曰此

梅谷集

卷九

三十一

遠兄弟所校行先博士集也遠無似辱收先生儻惠
徵先生之重而序先博士集是先生之不棄其孤而
俾不朽先博士也余受而讀之卒卷未嘗不竦然敬
也已又愴然則作而嘆曰嗟博士嗟博士其人倫之
領袖矣即以菽苑衡亦嚆矢乎博士少孤藉自給弟
妹累累依于叔父至性淳行大以孝友著而力貧嗜
學執符六經咀華百氏當世不能倣以所不知自其
為諸生即為諸生祭酒用數奇並以父次貢于廷會
肅皇明聖手擢第一博士感知過紀以詩既銓校

輒論諸同儕曰士各有志顧自立不耳不能自立卿

相埋塲也自立關析穹顛也然倚蘭困于谷風志竟

不少售自免歸歸而咀慕短褐抱甕灌園自如大儀

鵠髮寂然帶絲弁祺間閭黨後進習侈而慕謁者更

相戒無令何先生覺也而其好傳著益甚其大指乃

在寔學寔行以究乎倫常之極故其為文體物切理

意鑄性鎔澹然而文黯然而質蒼然而老於骨卓然

而高深於裁蓋絕不為浮異詭瑰之詞而亦非糟粕

陳言束縛遺范規規博士家故業者所謂孝弟之言

梅谷集

卷九

三十一

語如仁義之言粹如博士有焉今其集具在讀其所
著家範若而條族譜若而棗而不竦然敬者非人也
讀其所為思親賦念祖懷妹示兒女自貽諸詩而不
生愴然者非人也即其它制作度不根極理道有關
世教吻無出諸少年剽畧而以為博綴緝而以為華
者寧無少博士也耶彼其先寔行驚虛聲不沈蓄于
理窟不浸淫于學海而區區擬善丐馥以自沾潤典
謨風雅委地矣雖壁坐璣馳標幟門戶奚當執詩有
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夫使先輩長者典刑湮

肺腑泯泯亦媿乎其後君子矣余故樂序而著之而匪徒以余友穉孝故然穉孝奕奕標令矯節好脩所稱詩若文多雅致余母敢以一日之長傲之博士又有弟思振君叔子孝廉齊孝君皆翩翩檀文章名東郭何氏世家矣

燕南寓葉序

優豐及事先大父大父所忘年而友者有山人黃君孔昭今左相顏君範卿云始大父翫醴澗藩勸游歸它無所嗜而獨嗜為詩然以稱詩千里中無和者老梅谷集 卷九 三

而得二君子相倡酬恨相見晚無何大父捐賓客孔昭去而湖海游範卿去而吏優豐即欲執素鞭鞭耳烏而事之未及也歲丁丑遭孔昭京師卒業其金陵北平二葉颯颯乎其為詩矣不自意茲又卒業範卿燕南寓葉也且屬之序嗟範卿我大父行也小子何敢望焉然而範卿之志行小子能言之範卿故負奇起家倅江州江州故有匡廬彭蠡諸勝甲天下範卿又敏於吏事間露隙日稍稍從賓從臨眺之一吐胸中奇與絕嘯怒濤相角乃時時有險句落人間矣人

以江州司馬呼之而目攝範卿者則曰吏而稱詩文人乎執於吏道何疎也則錫範卿投散地為大寧記幕範卿意殊得也居幕中數年兢競職辦無以謫籍厭薄其吏事乃亦竟不肖以遇合故詘其詩與文一時諸大吏辱而臨之者幸雅知範卿數折節受簡使之言言奏未嘗不稱善也今集中所載詩若文是也履豐不佞蓋嘗竊按記籍上下數千載間士以奇自負者往往坎壈與世左而其邁益窮其詞益工則又往往以其憂謔畏譏歎老悼屈之竅托於篇章故其梅谷集 卷九 三

為音多悲咤嗚惜悽惻甚或流而為懟為誹為諛為訴蓋沈宋元白劉柳諸公號當世作者而有能出於茲數者之外者乎乃範卿之於詞何和平溫厚爾雅也固未嘗於橫廢牢慙之境作懟恚隄隄聲而亦未嘗為調語長詞千時喜好昔王通氏以詞之和厚怨誹徵君子小人嗟範卿將不得為君子乎執範卿茲稍遷岷王左相矣岷王王夫夷故楚地楚有屈氏累洛陽少年者事其王不得志去為詞其詞怨其聲號楚千載實豔傳之誠以其詞而已矣如其志亦

何以異於沈宋元白劉柳諸公者要以聞於君子之
道未也然彼二子者羈旅忠憤一蹟而不復收其遺
使之然爾範卿下而為記幕上而為相國而其國之
王者儼然號稱天子之叔父號能尊傳相好賓客
其邁賢於二子遠矣範卿往鼓蘭風而和郢雪第取
才於楚乎母令其怨楚履豐不佞異日者得夫夷寓
藁而讀焉其終以君子序範卿也夫

鄭獅南先生仕優稿序

履豐居京師間嘗與武選郎獅南鄭先生邂逅酒間

梅谷集

卷九

三五

其人子諒任赤慨慷善談論論事纓纓中窾即留侯
借箸賈長沙陸敬輿執筆莫能難也論文左氏兩司
馬而下以迨建安諸君子靡不馳騁者論學則又沈
深當於理若身坐驚湖白鹿間矣履豐啓然心下之
是所謂身兼數器者非邪因相與莫逆甚恨相見晚
乃今讀所謂仕優稿履豐於是乎益信公才之兼也
仕優稿何公入仕後游情娛翰作為經生詞其門人
孝廉黃若某君梓以傳因名焉者也夫今之為經生
詞者我知之矣其所竭精關工獵聲飾偶要以趨時

喜好博甲乙第止爾仕而輒弁髦棄之即復有譚於
其側者意不屑也公既用高第為考功郎為武選郎
出守邵武為良二千石所至有聲距起家時可十八
九載茲矣安取所謂經生詞也者而稱之蓋今天下
名為右文自郡國守相上達於督學諸使者皆有作
人衡文柄無能越經生詞顯士士亦無能越經生詞
自顯故夫起家為詞仕而輒弁髦棄之則可有如一
日坐堂皇衡文於細旃之上惡在乎耄志昧目莫適
可否令諸譽髦子弟進受殿取退訖訖然有後言也

梅谷集

卷九

三六

彼夫仕而輒弁髦經生詞非薄不屑簿書期會牯其
心腑論文作人若無與知者正不暇爾古之譚善兵
者整而能暇夫仕亦然鄭公即考功武選出守大郡
所至有聲仕而優矣暇矣宜其游情娛翰旁及經生
詞饒為之履豐故善孝廉若從受卒業發之天倪傳
之時格大都以氣勝以色象勝望而蒼然蔚然蓋道
古者不得卑而拘今者無所用其駭於乎技至此乎
進乎技矣亡論仕即令經生授簡為之未必能爾也
人之才量卓越豈不遠哉履豐於是乎益信公才之

兼也公所守邵武故多譽髦子弟既相與誦法相顧而化乃又咨咨嘆曰是安得起家十八九載茲也而猶喜經生詞若公也乎是安得遂以督學昇公用衡我多士也乎夫公所謂身兼數器者也而諸子弟日徒以衡文望公殆于經生詞規公一斑爾然今天下名為右文公又獨以文著即有求衡文其人今及鄭公矣

刻三吳楊先生制義序

頃 當守株言者議欲挽士子浮蔓之習崇樸尚簡

悔谷集

卷九

三十七

著為令海內於是瞿然嚮風六尺童子南操尺寸管即能厭薄一切浮蔓語求所謂奇者而稱之然往往騁其險譎之見實者玄之平者詭之交相矜翕為名高以為道古驟而觀焉非不動色駭目至叩其指歸詰屈蹢躅駭叛道離經而不可為式夫所謂制義則有式矣士雖賈晁董公孫其人能為治安天人備塞諸策思一逢盛世要當軌而就而司之程度安得所謂奇者而稱之且文惡乎奇大雅之音卓爾不群不斬為奇世自奇之耳乃若無奇而斬以奇見贅於牙而

枘於目卒無奇也嗟乎華言易飾大雅難工蓋自先朝以來三吳諸長老先生號制義嚆矢乃濟之應德而外其可傳者何重重也今吳中蓋有楊仁甫先生云先生所為制義守程度不失尺寸若無奇者然不齟齬為捧心語亦不卑卑效時人唇吻語揣摩似賈生深純方董子雄渾若家令辦博類平津誠然我大雅之音而奇盡在是矣曩不佞計偕道胥門業已得諸叢肆誦法之茲先生貳守於襄過化於郢郢中諸譽髦子弟復請而傳焉郢州守不佞仲父也待罪外屬辱覆露甚則詒而命不佞序夫自先生以是文起家掇制科可一紀矣而其可傳如一日郢又多楚材群然能愛而傳之先生之為文可知已郢人士趣嚮亦可知已不佞復何所論次哉不佞獨有味乎仲父之稱先生也語吏事語錢穀事語兵戎事率纚纚足聽如臨父師夫觀輻而知其當於車也觀錄而知其良於劑也文學吏治蓋相為效者以先生所著其嫻於文學如此則之吏而嫻於經濟樹吏治不朽無惑也而猶然淹歷州郡要以經濟韞藉歷試諸艱異日

悔谷集

卷九

三十八

者肩鉅陟崇執此往耳蓋楊先生且日起矣仲父幸與邨人士共奏之

十六家言序

今制義之變極矣談者致欲損今之文返成弘之朴以為制義也者繩趨尺步之文也惡用是好竒道古為正式一頒兢兢功令辟以三尺法持平稍扞文罔輒執而誰何之矣然至主司衡文其揆拔而名天下士而為天下士法程者則又非竒氣古色無取也夫士劇心抉腎作而靳中談文者程乎作而靳中衡文

梅谷集

卷九

三十九

者程乎丙戌之役余寔濫竽吾師王太倉公言於上云今主司程士其有不搢吭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乎明興迄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淺之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羞太牢以進自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臣今者相士神識藻采無偏遺余時得今太史黃明起君一卷亟以呈公亟賞曰文之竒古冠場矣嗟乎不竒不古其奚能動主司而冠英豪乎唯所謂竒與古者理為主氣輔之而

文以三代之詞乃足貴耳而彼侈曼詰屈縱或傷氣支或倍理至於掩正澆淳也安所稱竒古矣語有之玉不雕璠璣不為器言不文典謨不為經然無璠璣之質雖雕豈列宗廟無典謨之意雖文豈被金石故夫文貴竒古而又患夫士之自以其竒古為竒古則劑之難也乃今讀吾溫陵十六家言抑何其善劑乎哉是十六家者余社友郭君志衢祭酒而吾弟自惕與焉吾社友之子柯爾震翁世勲魏敦稷與焉吾舅壻黃以度與焉餘亦兒輩所結社與夫通家懿戚也

梅谷集

卷九

四十

皆才士其所撰著余時時得寓目思務出竒語必驚衆奕奕射眼琅琅鳴璆驟而即之竒氣古色令人心悸徐而玩之而無傷氣倍理者可謂斌斌質有其文矣無論衡文於細旃之上目侈神疲數拭屨翁一或邁此醒然亟賞即談文者而持以三尺法知其不敢誰何也諸君操是其為宗廟之器金石之傳無疑矣余故為序而行之夫生今者亦一代之士文何必成弘人何必不為成弘

刻瓊臺陳君禮經稿序

余不佞曩嘗行吾邑侯梁君經義矣乃今因梁君而交驩其所親陳君也則又讀陳君所為禮經義焉而為敘而行之余不佞蓋以禮起家者然讀陳君所為禮經義未嘗不爽然自失也禮與諸經衡而為五而海內人士之業為禮者不能與諸經衡而為五之一孤陋獨學守其訓故以應有司之程而已其有剴心刻慮引理中繩一切謝時人唇吻自成其家言者至重重也陳君一嶺海士乃遂能自成其家言積至數十百首嘻何其富哉蓋陳君之受才宏矣其養氣完

悔谷集

卷九

四十一

矣其練物精矣余不佞既過錄以示子弟輩以為是皆可傳者乃陳君不自得也即所著簡手自銓削其銓而行不能十之二其他稍不愜於志即膾炙人口削而無所惜也曰以吾所持一售於鄉而屢不售於禮部今僥而為校官矣枯蒼縉雲之間吾將與其譽髦子弟共訂之而懼為少年窺則願子之一言以為藝苑表庶幾余自信乎哉嘻陳君夫復何不自信乎哉夫士遇不遇固有時矣要以經明行修珍而待聘學而待問如有遇我者執此往爾括蒼縉雲亦嫻禮

義好文學之國也是行也君息而跂之而與其譽髦子弟共訂之其子弟相顧而化吾有以占吾禮經之學之有興也異時陳君之遇合當有大者余不佞幸拭目而觀焉

海塘蒔業序

辛未春不佞計偕北上舟次維揚邂逅雲間陳孝廉莫逆甚已見其子焉則長君獻之也時方州時時簪膝前不佞一見器之曰是其後當以文名者孝廉孫謝吾絕憐愛其少不忍離携以自隨爾已孝廉拜為

悔谷集

卷九

四十二

令翩然解其綬歸而不佞起家為史官則雅聞獻之業轟轟有時譽負笈南雖一日而傾六館之士千人矣今年冬獻之走使千里授所著經義即不佞衷焉不佞受而卒業每卒奏一篇而未嘗不稱善也曰此不佞所識於州角中謂當以文名者今其倪見矣夫今之為博士家言者類不知古文詞而稍稱古文詞者則又薄博士家言而弁髦之是二者其所以為詞偏而為法拘也明興蓋有濟之應德諸君子劑其法而用之其所著經義非無今文詞也者乃其合無非

古文詞也者海內諸學士往往宗焉然使攝管而效之不似也則以劑之之難也乃今觀於獻之何其有諸君子之風哉蓋夫文無今與古也其倘在神情乎神情而全之則之古而古矣之今而其蒼然色鏗然聲者固在也夫孰非古也即烏得以博士家言薄之也獻之卅角雅負奇而又蚤從其大人游足跡多名山川其庀材宏矣其寄興遠矣其神情全矣則宜其所著義不廢法亦不為法困而境有所獨至調有所獨合也即當世諸大人操文衡而議諸生於細旃之

悔谷集

卷九

四十三

上夫安能舍獻之而首矣然不佞曩所器獻之當以文名茲特其倪爾豈其遂以是草槩獻之乃獻之亦豈沾沾自喜即以是草刺促為名高者獻之勉乎哉異日少進不佞左櫟鞭珥而相遇於中原當為子避三舍獻之勉乎哉

丘士穆存稿

丘士穆太學君余母兄子也夫人情於母黨至篤矣余蚤喪母鞠于外氏又篤也余寡兄弟又篤也而士穆也才又篤也初士穆負笈游太學一日而傾六館

之士千人諸大師咸器之今少宗伯吳郡徐先生尤器之留卒業京師適館授漿時時考所業業益進會余起補史官士穆輒余依每一篇出先呈余而後以呈先生浸假而余為賞瑜乎即於先生當也浸假而余為摘瑕乎即於先生無當也蓋始而猶瑜瑕不相掩最後少所見摘矣余喜詒書季氏舅曰士穆舅家千里駒也比復有驟首奮鬣之勢吾外大父中丞公之業其振乎孰謂今也不幸短命死矣嗟乎嗟乎長吉隕於玉樓居寔權於秋風志士豪夫長策短筭比

悔谷集

卷九

四十四

比而然奈何乎士穆士穆業多所散佚其存者季氏舅命諸弟編梓之而屬余序余時方序行余仲中益民部君詩文藁悲未歇也乃又序士穆草鞠子增哀憐才致痛余愈不知其縱橫淚矣

引

王乾甫宦中稿引

余兄弟束髮與乾甫王君讀書不二僧舍以及偕計偕對榻著經生文則獨推乾甫主盟余兄弟自以為不及也既乾甫起家令武塘出其文行武塘武塘故所謂嫺文學之國也諸學士大夫譽髦子弟靡不嘆服誦法者說在陸少宰先生序中乃乾甫推素之燕猶削簡著數十首裒為宦中稿余一見笑曰乾甫宦而為經生文也古之善用兵者整而能暇乾甫應曰

梅谷集

卷九

四十五

吾何暇 國家以經生文薦士士以經生文自顯吾不欲宦而輒弁髦棄之爾且吾起家為令入而內子弟在庭出而外子弟在邑吾以教吾子弟而又以子弟之教教邑之子弟俾相顧而化以備縣官用固作人事也令職也何必讀書而獨為文余無以難乾甫乃引而行之然乾甫為諸生即雅善詩善樂府善古文其為令又善政益美好衆矣余慙不阿尚執筆而行王君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十

跋

恭題 聖學心法後

此我 文皇帝所著聖學心法以為聖子神孫告者也其書以君道父道子道臣道為之綱而又各有其目焉於戲備矣臣伏讀而恭繹之拜手稽首作而嘆曰是何其貽謀者善垂裕者遠也夫人君締造艱難而有天下豈非欲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哉然而有一再傳而壞者何也創業之君間關百戰方天下未

梅谷集

卷十

一

平未嘗不慄慄危懼思為子孫千百年不拔之基及夫世已平矣志已滿矣廼訖訖然自以為安無復長慮却顧宏謨懿訓以詔來世而為之子孫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富貴之手亦遂不知乃祖父締造之艱徒藉世資漸入驕侈而亂亡之禍隨之矣噫可畏哉文皇帝載籍大統躬致太平振古無有也然且憂亂慮危若不朝夕特著此書提挈綱領其言曰禍亂生於怠豫治康本於自強而又曰天下大器也善保之則完不善保之則壞惓惓焉無非以憂勤惕勵之訓

啓佑于我後人夫憂勤惕勵也者帝王聖學相傳心
法之要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者也以此為訓而聖
子神孫有不灑然悟惕然思念創業之難與夫守成
之不易而奮然以圖之者乎詩有之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 文皇帝之謂也而宗社億萬載無疆之休端
賴之矣臣故曰其貽謀者善垂裕者遠也因載筆恭
題于後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後跋

重刻古文真寶成朕既序而傳之矣茲復申數語末

梅谷集

卷十

二

簡夫人主之學前疑後承左經右史要唯二帝三王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是圖非如學士儒生期以文著
也而安所耽藻績文字乎且其一日二日幾號萬即
欲求工藻績即叢脞不遑矣文復何為者然而人情
不能無寄燕閑游息之時所藉以發暉性靈陶適心
志則於文乎取之故好文之主注心焉矧是編所載
無論體裁文采炳煥千古令人有生不同時之嘆即
所為勸學諸文憫農蠶諸什及他託物起興屬詞比
事諸數百篇具足做動朕衷者庶幾與經史訓戒相

啓翼朕因時時披閱之而因重梓之蓋古昔哲后往
徃游情琤玩奉為至寶若琬琰之屬以貽子孫
而其子孫亦世寶之勿墜玩物之謂何朕兢兢大業
一切琤玩屏勿御而獨寶是編俾後之子孫而有攷
於斯者知朕萬幾之暇猶好古稽文罔敢自逸乃亦
罔敢底于逸於乎是唯真寶哉

書趙督學先生傳後

語曰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可為有激
於其言也乃今讀趙督學先生傳余援其言悲之先

梅谷集

卷十

三

生故以清節著晚中哀絕矣藉第令其後人重垂朝
夕以明清白吏子孫亦何憾顧先生大節所謂鄉先
生歿而宜祭於社者間值式微闕焉祀典而無有能
表章之也悲夫彼俎豆其間者率何人哉今先生歿
且九十年往矣子子然追而俎豆之百年論定信然
孰謂廉吏終不可為也或謂廉吏終不可為也或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茲龜勉舉其事者先生之曾孫
大紹也大紹誠賢且老然趙氏當五世起矣

題吳文定墨跡卷後

右宮保吳文定公原博真蹟也文定故百年名臣碩儒兼擅書名書雅得眉山氏法此書十副皆與其猶子奎者所謂家人寒暄語耳多不經意不拘拘就繩墨踈漫時有之然其古雅婉潤姿態橫出指腕間覺時時有生色辟之裴叔則麤服亂頭其光采猶足掩映數人大可寶也乃至讀其語大半為其猶子處分入貲償責事信腕涉句慄慄慈祥其視其猶子也真猶之子也人倫師表公殆其人為其實意勝爾余同年張睿甫黃門公之鄉後進也寔藏是卷間出示余

梅谷集

卷十

四

余既咀賞繼之嘆美遂不揆而題其後

俎豆光華兩跋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吾見之士大夫矣未見之匹夫也乃今於宣城貢節軒公見其人又見其歿而祭於學宮陳寔有道表正鄉閭繆彤修身力行教化公殆三之哉而鄉之人化之矣其以化鄉之人則宜其以饗鄉之人之祀踴乎宮牆嚴矣俎豆祠無蹟祀祀無媿色吾見公又見宣城一時上下人心之公公之子守齋

泉泉諸薦薦紳聞而異其事相與傳播之又相與咏歌之而萃為一冊曰俎豆光華黃大司成公寔序之亦人心之公也而匪以公之子為吾守故然公之子廩廩德讓君子也其為治先教化重風俗稱循良吏公無媿父公之子無媿子是皆可傳者余故喜而題其後而凡若干表諸薦紳里居若過家稱詩者咸在其仕于京國及宦游四方多鉅筆也當次第賡續焉

題王育齋先生適適亭詠後

梅谷集

卷十

五

古今園亭之構獨侈李文饒其於平泉花石何悵情去留也顧終其身未嘗睎髮於所謂十丈涼堂者而陶淵明三徑松竹而外了無可玩卒藉以解彭澤之組故曰成趣無大會心無小吾師王育齋先生解蜀藩歸構小亭而休焉亭少鉅麗塊恠之觀地隣山寺旦暮間慧塔影軒梵鐘響座而已先生逍遙其中適如也因名曰適適亭自為詠紀之而命門人莊履豐書之履豐書既請曰先生何適曰得我則適不得我則不適曰我我也何我不得何我不適吾家豈更有言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也先生之詠云得適

我自適嗟自適執先生喜曰小子知適且知我遂併書其後

題王育齋先生世德堂咏後

孟嘗君曰子之子為何曰孫孫之孫為何曰玄孫玄孫以下則不可知矣而世每厚積餘藏以遺所不知何人愚矣執然愚公又曰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士君子安可無所遺子孫矣唯所遺者不財而積不鏹而藏世德耳德延世世則慶延世世此天道符人事不悞者也此所可知者也履豐讀吾師育齋先生世德

梅谷集

卷十

六

堂詠蓋甚諫然烏其稱述先世貶矣其屬望于後世厚矣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其子弗冒堂矧肯構又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蔭茨嗟嗟堂構嗟塗蔭茨王氏子孫世世念之哉

記

丁丑進士題名記

上即位之五年禮部貢會試中式士某等三百人上臨軒親策之拔某等三人賜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已又允工部請立石題名于太學而命臣某為之記諸生臣所薦也有如萬一試之罔效厥咎在臣臣烏得不申告諸廼言曰於乎諸生出而事君也則今日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故梁肉之士始迷而忘反則名沒於當年瑰特之良履素而考祥則聲施於後世茲二者得失之幾諸士所自鏡也諸生奚適焉方諸士握鉛槧列博士弟子名于庠及其歌鹿鳴而來也名于鄉廼今奏籍南宮奉廷對備上所任使名于天下名于庠十而得一人爾名于鄉百而得一人爾名于天下則千而得一人爾列聖紹光文教翔洽而上又以神靈豈弟振作之蓬華之士沐浴膏澤思相與蜚金英芬幾一日之遇者豈少乎而獨諸生拔自千百上應照明亦遭矣藉第令居則聲聲出則汶汶緩急固咫尺靡暨

梅谷集

卷十

七

國家得人之盛無所明於後世此亦諸生之耻也諸士寔幸圖之夫臣之始薦諸士而論之也欲使士脩其業吏勤其職棄華尚實歸於雅化蓋以實道之矣茲奉詔載筆申告於爾諸士廼董董期諸士有名于後世此其豈先後異指執人主圖治莫如得人得人莫如蓄士蓄士莫如責寔責寔莫如循名名也者所以稽之久而脩寔者也故題名太學以序以名以產以官異時而有指於斯者某也賢某也不肖某也以忠而成某也以曲而敗將為賢而忠思詒後世之名

梅谷集

卷十

則必力將為不肖而回思詒後世之羞則必不力故夫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者則題名之云也故曰名也者所以稽之久而脩寔者也且臣聞之虞有九官周有十人彼其聖賢之徒也至于今千百年往矣而明良遭會芳蹟如新則其名永也名又安可廢也上此德舜文躬致太平之業思與海內之士共此者渙然降德音于廷舜之無為文之罔蕪特孜孜焉固厚望於爾諸士爾諸士亦既恭繹制旨也廼亦能洒然矜奮武步虞廷周室間以永有鴻名矣乎國家

此三歲輒取士比取士輒立石太學今其石磷磷在也其卓聲自樹光流穹壤者固科不乏人執而泯泯無聞與為世所指訾者猶衆也茲舉也設不幸有一人焉則衆鳳一梟高岡無好音矣豈惟爾諸士負舜文之主孤登延之恩臣且亦有大罪臣則滋懼是用拜手稽首勒之于石以為諸士勗諸士其無以懼遺臣也與執

雙瑞堂記

仰峯陳君於其西浦所居之南累一臺環臺而沼之

梅谷集

卷十

九

環沼而堤之環堤而藩之而亭其上曰吾歲時耕讀足矣蓋自其祖紫峯公已闢一室曰南軒而時時徜徉囁卧焉今所築即舊址稍徙又南更拓之念始也奇葩異卉充牣其中而沼獨種蓮堤左右則芙蓉之植為廣按蓮稱君子謂其出淤泥濯清漣而不染不妖不可褻玩也芙蓉名拒霜而坡公更以宜霜穠芳麗景獨占秋容亦花中之魁者然二花臭相似名相同故蓮曰水芙蓉而芙蓉又曰木蓮騷人常合詠焉即今讀之者有採江蓠木之思而仰峯君尤酷嗜其

趣者也五月間主人亭適成忽芙蓉南枝沃然有花
意即視之而其萼三華矣奇之亡何而沼蓮當戶亭
亭出水宮近文許同莖合跗雙花並寔正古所謂同
心芙蓉者何先後多奇又相應而至也臭相似名相
同信然矣當是時君之族若姻其脩文好雅者聞而
嘉之遞載酒以賞之而遠戒余會余欣然命花外小
車至則對名花酌清涕既相顧樂甚有觴而向余者
曰今二花之瑞也而亭成適會盡識諸余不覺引滿
乘醉大書雙瑞堂三字曰盍醵諸廼仰峯君侈余言

梅谷集

卷十

十

不敢承謂其華偶然耳而奚瑞之云也且見者無以
我華其外也類兒戲也余因述所聞以廣之夫揚州
固天下所稱盛芍藥處也乃韓魏公守揚日有四花
焉重跗累萼遂以為四相之兆公當其一而召使當
之者倖王岐公屬王荆公暨過客陳秀公也相與具
樂為會酒半復歌而棹之斯不類兒戲乎而四公者
後皆相也又皆偉人也不嫌以花為瑞而君嫌之耶
且余每邇涵江披秀林意紫峯名賢之後宜有興者
獨惟其發之遲遲焉今君與諸昆弟皆足世其家而

嶄然頭角坐於席末者君之子也二花競異其氣候
至矣他日兆果符未可知與斯會者足以當未可知
而余固為君祝其必然也余嘗檢花譜五月芙蓉不
見記傳入國朝而魁天下者多傳以為識至雙蓮
則古人篇什往往推重如南池嘉蓮詩四野人聞皆
盡喜爭來入郭看嘉蓮一並帶蓮也而四野聚觀其
群然瑞之可知已茲先後集於是亭之前而是亭新
落又未有嘉扁則余名以雙瑞不為過也君弟揭諸
楣間毋使余虛三大字余將為記以告來觀者仰峯

梅谷集

卷十

十一

君曰諾願吾子惠記之

汝南重脩黃叔度祠記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蓋所謂鄉先生歿而祭於社云
歲久寢圯鄉之人相與謀而新之而就余請記余始
讀史至叔度言論風旨無所表見不甚奇也及反覆
其傳叔度一牛醫兒爾雅為諸君子所推重至稱之
師表比之顏子則竦然心異之夫孔氏之徒衆矣其
賢如由賜求赤二三子者言論風旨豈不燁然可觀
哉迺其所亟稱為賢則獨如愚之回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行藏聖賢處世之微權在焉故不迫不徐可行可止鳳鳴於高岡豹隱於南山各有適也當在漢季遭世溷濁諸君子不能遵養時晦率相倡和為名高甘心賈禍駢首就戮其見亦已激矣而獨叔度俯仰世道從容屈伸間嘗舉孝廉辟公府一再至京師度時不可為卷而去之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時無得而浼焉譬之鴻飛冥冥戈者何慕郭有道稱之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則至清矣澄之不清則

悔谷集

卷十

十一

無濁矣汪汪千頃莫窺其際其殆清濁之間乎噫嘻夷齊介潔而餓死沮溺野逸而難群顏闔鑿坏以遁迹接輿狂歌而詭激論者猶或隘之而况狗名沽直自觝藩網者耶若叔度者廢中權行中慮假令及門孔氏終之大道行藏之權或庶幾焉此其人豈沁沁泯泯居無一物者哉而何以言論風旨自表見也今距其時數千年往矣汝之人猶曰吾國有顏子祠無怠蓋其流風餘韻足以奮百世而昭來茲即讀其傳者猶若挹深遠息坻咨咨嗟嘆慕而不能去而矧於

汝親為其鄉之人薰於其德而善良者故喜而新之而余又樂道之

尊道祠記

履豐及事先大父大父所以友兄而嚴事之者有張達甫廣文其師臨海金一所婺源潘樸溪萬安朱鎮山三先生三先生先後督吾閩學以倡道鳴閩中金先生之學慕明道其和厚明粹寔似明道潘先生之學宗伊川其嚴敬端毅寔似伊川朱先生之學一出於正而應變不窮則又似二先生也當是時閩諸博士弟子相顧而化慨焉有志於賢聖之學而廣文尤裒然博士弟子列受三先生殊知故其起而為廣文退而有以自老而問學淵源誦說不置云履豐間竊識之今年春履豐以母喪居廬先生年八十又七矣徒步躑躑走數里許即履豐之廬再拜請曰吾生百年之內所為教育我成就我俾不虛此生者則三先生澤也今耄矣竟以無成負三先生然以三先生餘明猶弗老昏于念以弗畔于大道衡於三先生蓋有罔極之恩焉而不知所報衡有別墅一區在天妃宮

悔谷集

卷十

十一

之左為楹三將像三先生其中而祀焉顏曰尊道用以志吾羹牆而又懼久而替也捐田租九碩屬族姪其義男吳思供祠事歲歲無廢伏膺吾子孫有違訓棄祀者以不孝論蓋庶幾執報三先生萬分一願惠微吾子一言示之永永履豐既受簡內自惟少不聞道無能為廣文役唯是有感於廣文深也則誦其所聞而嘆焉記有之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旋期稱道不亂嗟乎廣文其人矣其人矣當廣文受知三先生時強年壯志激昂功名之會強勉學問講說道理疊疊梅谷集 卷十 十四

門無所庸書而為歐公門下士者有媿色矣禮有之協諸義而協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嗟乎則斯舉謂執禮無有以門弟子祀其師者且家祀不及鄉鄉祀不及國三先生啓佑閭學功可百世祀業已祠之名宦與國人公祀之矣廣文老廢食貧體粥不給乃欲奉而為私家祀又斥田以供之母過與是不然在三之義親師一也親祀無廢師祀亦宜無廢獨所謂師弟子者恩義有淺深禮不可以預設耳三先生之於廣文深矣而以義起祀是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是日履豐三嘆廣文三遜而曰吾子不以我為老而無傲我而多頌我我則何敢任顧於尊道鄙志大有發明者是可示吾子孫矣吾子孫異日而從事於三先生楹帖間其尚無忘史氏之言執其尚無忘吾志哉

開州知州上海王公生祠記

上海王公之為開州守也蓋重重一年所而擢拜青州丞以去命下開父老子弟皇皇奔走相告曰吾父母也獨奈何驟得之而驟失之執謀所以相其重

而是時青州民已迎之界上矣則聚訟界上為開者
曰還我王公為青者曰天子業以王公子青州我王
公也於是開父老子弟惘然而失愀然而思群然而
為尸祝計其小人躬埏瓦畚土負木曳石其君子競
造酒饌以食役人不旬日而祠成祠成若干月而告
於今守新添丘君願有以詔來者世世尸祝勿變也
而會貳守金華胡君來京師丘君則介胡君抵不佞
曰其寔幸辱王公後云蔽芾之樹民則勿伐其則得
坐而休是王公之有大造於開而有大造於某也唯

梅谷集

卷十

十一

是王公治行其不敢蔽夫今之所謂遷客也者例傳
舍其官萍梗其民人辛旦暮且去以俟後之君子王
公否否公以名御史中謫籍一再徙而為開州公無
以開州偃也憂公思職孽孽得民居一年所不啻規
百年開曩稱嚴郡週凋疲甚矣公下車問所疾苦凡
民所以困徵令雜而吏弊滋也乃為條編法首白于
上著為令其法繁一郡之地百役之需量出制入祇
與賦賦與役參相得也而總輸于官百姓便之乃得
完所賦而社臘從妻子飲矣開古稱澶州陂秋霖時

至母慮數萬畝委田水也民不具半菽公胼胝拊循
之賑恤之已力請于上蠲豁之於是民無以災饑轉
徙矣開故非孔道也客利橫索者迂而問涂為害甚
公曰吾不能以百姓饗過客且與得罪百姓毋寧得
罪客爾裁之客且止矣胥隸之嚙羣盛氣叫號以溷
鄉民一切罷勿遣當攝者區長受攝贖往民欣然就
訊而公之吏不識民民不識吏矣諸少年亡賴習為
任俠恣睢暴橫公探得其主名痛繩之不為貸俗論
財相嫁娶夸侈矜高公一示之以禮開俗駸駸近古

梅谷集

卷十

十七

矣至于興學造士尤其天性居一年所新州庠之就
圯者庠故有三賢祠居大成殿側非制也復買地改
拓之為明道書院而時時與學官弟子談說先生課
文執壺壺不休諸學官弟子居有廬孰有業而貧不
能自給者食有餼肆有書興起彬彬茂也督學使者
至稱善士無能舍開而首矣公之憂公思職孽孽得
民皆此類也夫民之於守也德則其牧也不德則其
讐也其不然而處於德不德之間旆未反而置之若
忘矣夫非民忘守守自可忘乃公之有德於開也其

又可忘其聞之龍之為靈也泥蟠則潤江河天行則為霖雨公以名御史之重而服在州郡此亦泥蟠之秋也而江河潤矣幸吾子惠記之嗟乎君之言王公治行也則既賅矣則既聞命矣不佞復何記哉獨不佞少好誦說太史公書其傳滑稽貨殖游俠信奇甚顧獨不傳循良吏何也當是時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史至無能舉其名吳公是嘗薦賈生矣生號能言顧獨無能論著吳公所以稱第一狀史無從采焉而令後世泯泯嘆恨哉不佞公所薦士也公前後四為

梅谷集

卷十

十八

邑一倅州一守州具以循良著猥云吳公乃不佞受公知則賈生奚啻矣不佞故不自揣欲有所論著以永永公名而無令後世嘆恨於斯時也因稍綴丘君語為記俾勒之石以俟采風者采焉而亦以荅開父老子弟意王公名圻字元翰丘君名東昌胡君名頌丘君修王公之政亦一年所矣民德之如王公也胡君則及與王公和衷而理者法得書

督理清泉龍廠司空大夫金公去思碑記

上之九載余不佞有西藩之後問涂所出與同事二

三君子同日過清泉清泉天下之一大都會也國家所置司空之屬龍廠在焉時督其事者雲間金大夫客至大夫出肅客已觴客於其署客皆啻天子之命稱使者使者所至得駐節觀風於是即汶河之澤觀焉其東北鱗峙烟火裊裊起自雲際者陶冶氏之宅也舳舻檣櫓自東南魚麗而至稱漕綱商纜者領兌之舟也當其時陶者授覽舟者受覽各事其事繼繼繩繩如水之流未有絕也未有滯也客相顧而嘆善金大夫之為陶今年春余竣命北上復道清泉

梅谷集

卷十

十九

則大夫業得代還司空舍中擢掌繕部篆矣余有故所善既生永貞故博士弟子不售隱于陶則率諸陶人即余舟拜稽首曰吾儕小人陶人也以大夫之為陶正而善於陶我陶人尚亦有利無敢忘頌勅之貞珉示厥思永永公史氏也觀風紀事史氏職也敢徵一言於下執事余不佞因進諸陶人而諭之曰嗟爾陶夫陶司空一分曹事爾胡赫赫也而若等思之深且大夫今掌繕部篆矣陶使督之繕部寔司之諸所費水衡金錢率仰給繕部若等無為後事計邪而大

夫是諛余則奚採矣則皆對曰否否夫部使者之事於吾厥者獨金大夫乎哉由吾厥入而掌繕部篆者又獨金大夫乎哉吾儕小人不盡碑也而獨碑金大夫大夫自可碑爾蓋吾清泉之有繞厥自 文皇帝始歲所輸無慮數百萬以修建宮殿城池郊廟稷社崇墉複道疊城穹堦雉堞龍基象觀螭吻則於是乎取之用至重也而又以其地通漕商賈之所走集便于輸運故特置使爲董其事然埴埴在陶轉輸在舟出納有經領驗有序經懼其吝也甚者入其中而

梅谷集

卷十

二十

漁之序懼其滯也甚者車氏榜人憊頓於車塵馬足間而不得發爲陶與舟胥病矣自金大夫在事心之慎也若履深守之潔也若懷冰猷之裕而事之集也若迎及其於陶察其登耗而已矣瞻其完缺而已矣別其良苦而已矣堽穴塞竇胥史靡不洗手奉職者即清泉故午遁冠蓋相望東修之餽一不以溷陶人陶人所受水衡金錢至則以時給之均而速陶人各安其居埴埴作僇格壤成甃出于火即入于水諸舟人領兌水次者魚麗而至魚貫而發北而行自南奉

籌出焉不踰畧南而行自北驗籌入焉不踰畧北者天子採司空氏言修王政之急繕圯城郭修利隄防道達溝渠開通道路覬覽之需視昔倍焉大夫以是道而鼓之歲計數百萬外得供事無闕今司空氏奏乃績矣帝城中外其爲崇墉也者言言爾蠹蠹爾其爲周行也者阡阡爾蕩蕩爾則大夫力也我陶人亦受其利語云鄙人何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吾儕小人知大夫之爲吾德爾是所以思也所以報也嗟乎諸陶人之言有之如此矣愿而直核而不浮其與余嚮

梅谷集

卷十

二十一

所觀甚類乃爲之記曰夫泉厥之立蓋有利權焉利猶臍也猶之淖也入而賤之鮮不染者然何至污白簡泚丹筆士君子羞稱之徃徃思寒裳去之此自其人少自好爾乃有諸陶人誦義如金大夫者臍爲淖爲之與居奚染哉且大夫不獨以其守著也蓋績且茂矣其才譔有足多者余不佞竊聞之堯治天下猶埴埴然舜遇夫堯陶於河濱而天下大悅大夫之爲陶正也而善陶 天子方修陶唐有虞氏之治異日者瞻焉而碩而求所謂若予工熙帝載其人當之金

大夫大夫之遇合當有大者其陶埴亦當有大者諸薦紳復相與咨咨於位善金大夫之為陶而大夫亦無且自喜曰使余陶天下亦如是甞矣諸陶人其姑勒余言而券之金大夫名泛洋隆慶辛未進士松之華亭人

梅谷集

卷十

十一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十一

行狀

狀

封浙江僉憲奇峰公履豐四世叔祖也履豐生最後而逮事公公於宗黨多義舉好獎進子姓嘉靖之季島夷蹂郡中村落為空吾宗世居青陽山下室盡燬宗祠亦燬既十餘年落落未有舉者公慨然曰夫是宗祠也吾儕生於斯祀於斯聚國族於斯而闕焉弗建先世神靈靡所栖薄且何以歲時合諸子姓於一堂之上令有興邪廼率宗之子弟叶力鼎建之規畫敦督一粟公指祠成諸子姓謁祠中修享報如故事諸僑寓數十里外者老幼扶携咸集至相與涕泣曰不圖今日復睹吾宗盛舉維時履豐不肖遂舉于鄉宗祠中有並蒂瓜瓞之祥其後履豐三上公車公三為觴觴之祝其轅歲丁丑履豐成進士卒業中秘公喜而後可知也寄聲勸勉不啻若其孫子茲履豐以史官奉使過家擬以其間稱觴壽而公先一月捐館

梅谷集

卷十一

一

舍矣長公方伯公將乞銘於當世君子而以狀屬履
豐嗟乎此宗之大耄也其敢辭公諱偁字子詒別號
奇峰先世居泉之永春至宋少師忠敏公賜第郡城
其姪孫古山公復自郡城徙青陽遂世為青陽人古
山公而下世有饒積以好施仗義閭里中里中人稱
莊氏世世長者而皆隱德弗耀迨公父新會司訓公
伯父全州別駕公始並以詩書之業有聲博士籍中
竟以貢起家公古山公十世孫而同訓公季子也生
而穎敏能日誦數千言十五從司訓公新會司訓公

梅谷集

卷十一

出坐堂皇校諸生經義而公從邸舍中受簡公出所
作諸生人人自以為不及也第公為人豪舉薄博士
家言拘苦不欲竟無何遭母屈孺人喪又無何遭司
訓公喪皆哀毀得疾久之業寢廢於是不復應有司
辟公雖廢博士家言平而是時吾宗子姓方以詩書
之業盛有聞于世高州守公科嚴州守公壬春則公
諸昆也履豐大父藩叅公某僉憲公用賓則公諸族
子也先後通朝籍郡中推薦紳鉅家甲莊氏公意不
能無豔慕蓋嘗閉戶嘆曰夫生而具此七尺軀乎柰

梅谷集

卷十一

三

何卒碌碌人下也且也先世詩書之業乃絕於余乎
然既已廢度不可復為洎舉長公數歲指以古文奇
字能強識試對偶能應聲就咲曰孺子可教也不愛
厚禮重費以延致一時才名之士授長公學又慮塾
師課責不盡力乃自為程躬督之長公授經書誦稍
誦一再過輒成誦且罷矣公曰久得無忘乎令真所
誦罔默誦而公端坐默聽之度已數十百過迺令罷
晨起長公口沾沾未就食公亦未就食夜未就寢公
亦未就寢稍懈輒見詞責長公色戰憤發者累日間
受簡著經義必竟日守之須臾就乃去其於塾師所
第令以間從受經書大指及質證所屬經義而已如
是者殆十餘年十餘年間家人生產一切真不問故
舊徵逐宗戚讌聚亦多所謝絕用一意課督長公長
公甫卅角即盛有時名本之公躬督力也迄于今吾
宗稱善課子者宜莫如公至相傳以為則長公既以
壬戌成進士推擇會稽令走數千里視之暇則輒為
言自吾少時底今所見郡邑長吏不下數十人顧其
以循良稱尸祝世世者何董董也孺子勉之無令迷

循吏遺女矣居數月熟長公邑事辦又累旬日不聞庭中簪朴聲乃曰孺子無所事吾歸矣趣具裝歸公少時從宦東粵登羅浮泛厓門縱觀大奚金牛諸勝意興磊落其後雅不忘四方之遊蹤跡所至有名山水即險絕必躡屐其地會稽寓內所稱名山水處也禹穴蘭亭往往而在長公欲奉公往公乃獨止之曰柰何使邑之父老子弟覲吾而裁長公用會稽高第起敗歷中外得三封公如其官公喜曰而後乃今吾乃不負先世夫使我自為貴奚若使兒貴我也長

梅谷集

卷十一

一四

集藩長固其屹屹自堅哉然而公所為詒誠而成立之者遠矣公狀貌頗偉望之嶽立而矜重意氣好為魁岸不肯毫髮下人亦不肯假借片言阿人顏色人有所論說不當公意則稱引古人事盛氣詰難之務折其角聞人不為義面加譙詬不少避而自其微時親舊中有為貴人者與之處無修貌人或風公盡少下之用交驩為緩急居間地乎公不荅方長公之為童子也故侍郎上虞陳公以按察使者行部郡中一試大奇之令從車騎詣省試行舍許忽召問長公曰

梅谷集

卷十一

五

尤為愿懇淳備蓋天性云當二親相繼歿公年少也居常念逮養之日溪祭祀務精腆竭力所能致二親喪父在溪土伯兄仲兄家稍稍落矣公傾橐中貲卜壤營塋不以煩二伯氏仲兄且卒顧諸子皆不肖執公手涕淫淫下公知其將有屬也亦涕淫淫下請曰母為不諱諸子弗克奉大事也平仲兄領之仲兄卒而公日夜扶服行求塋地越旬日即奉以塋諸子弟拱手受成事而已伯兄卒屬公亦如之公所為奉伯兄一與仲兄無異伯兄出母金孺人而仲兄於公為

梅谷集 卷十一 六

同產然公事二伯氏如一從少至老未嘗不怡怡鴈從也觀其大如此細可知已公少用泉毀得疾年近三十疾良已既老而猶健與諸太公結老人會逾七十猶尚羊徒步里社中善飲散類少壯人時或與諸少壯角坐夜分諸少壯且先疲公獨不為疲人以為公難老乃歲辛巳八月三日竟以疾弗起距生弘治辛酉四月五日享年八十又一夫八十一又豈不亦稱上壽矣然而卒之日家族鄉閭靡不追思悲靈猶以為未足者蓋公倣儻豪邁行卓義高藉令出所挾

負可以有堅于世乃歛而弗試而獨以德行於家行於族行於鄉閭之間以是存而家族鄉閭之人德之歿而人思之彼所謂畏壘氏非邪夫吾宗耆德世不乏至履豐所見及用貴人父稱壽考者履豐曾大父南田公八十有九曾祖叔簡軒公八十有二與公三爾然是三人者公又為宦著公始用長公會稽考封會稽令既長公登諫垣逢國大慶則又封公給事會潮泉考績則又封公僉事凡三膺寵命諸公未有也公又有丈夫子五人孫曾繞膝賦多才雋時起居

梅谷集 卷十一 七

紛其蘭玉公之食報未有艾也得全全昌殆非虛語乃敬列而狀之茲當時君子採焉

郡庠生嚴堂丘君行狀

噫嗟嗟吾舅已矣舅吾母母弟也豐幼喪母母黃宜人寔閔鞠之與舅共卧起少長黃宜人即世伯舅伯姪若季姪相繼歿繁母黨獨舅在耳不勝渭陽之感舅亦愛豐逾所生緩急戚愉靡不根蒂者比歲豐以弟喪棄官歸遂喪先君遂為無父母無兄弟之人也舅時時來眎或持相泣或泣相慰即豐他日世路

未斷家有弱子豈不內顧將吾舅是賴噫嗟嗟今吾舅已矣舅疾革豐與諸子侍舅語蹇矣頽然憑几目豐前其容若微笑若重感若有託於豐豐何人能承舅託唯舅不朽之圖冢子宇熙將遠請於黃少宗伯先生若李太史氏而屬豐為狀夫二公者舅莫逆友也微狀固稔舅平生然豐也甥也其忍辭舅諱維棧字彥肅別號嚴堂姓丘氏丘氏功德之祖曰靜碩公諱應保傳榮壽恂齋公諱童舅高祖也曾祖侃齋公諱山祖省菴公諱瓊封御史贈大理寺右丞父集齋梅谷集 卷十一 八

公諱養浩官中丞開府蜀楚母即黃宜人伯維積次舅生於京邸誕彌翦洗盆中菰爛矣著地復生中丞公以為祥喜曰季非凡兒也而中丞公兄司訓公諱養潛有子維材寔稱仲弟鴻臚公諱養澄弗子晚以舅嗣吾郡文獻家號不乏至秉禮好古以孝慈恭讓著宜莫如丘氏即齊魯諸儒質行莫及也其家人父子叔姪兄弟坐立拜跪授受唯諾具卒度內外高鳴如也乃其情意則無論群從相煦沫雖然洽無少間者蓋自右丞公以來世載其德矣而季舅內行尤

號醇備性沈默弱不好弄遇元宵里社賽神會群兒競觀舅挾冊學字而已應對賓客翼翼間雅在醜夷冲然弘退讓聞伎獨止臨果不取泰膽幼操季舅有馬六歲喪中丞公執喪哀毀動如成人伯氏時課之誦且泣且誦黃宜人絕憐愛之既亂日遣就外傳夜就宜人寢所布簀相寢下氣怡聲抑搔溫清具得母宜人懽已乃下帷讀丙夜不休間宜人覺而勞苦休之其後多障鐙默誦以為常卅角游庠序諸掌故文學皆折下之逾自刻厲無所紛華一青布衣行道中梅谷集 卷十一 九

飯脫粟少鮭菜曰吾不敢改右丞公素風弱冠會宜人病且革甚思見季婦倉卒迎婦張拜牀下而宜人卒夫婦一慟幾絕也婦張為常州守公志選季女公無子繼室董一女愛百輒將之矣乃豐兒時每見季姪替珥不再雙羅綺不重襲與舅處相嚴如賓雖燕不以褻室語可市也張歿遂不更娶娶一妾相室或竟歲不入室嘗言曰攝身猶置燭也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含密室之調甘暴風之禍悲夫以是嗜慾甚節平生鮮登樂破老之好諸狂俠少年欲作淫褻

語每視舅在坐終席踴躍禁不敢發涂觀者踧踖歛
避然徐而即之則又溫靖恬穆歌呼談諧竟日無迂
也出謀發言不欺其志人以疑事質者出肺腑相示
面承可否各極意去爭辯構厲藉片言而解居處器
藉位置必有恒所所任使靡不稱職者入其室秩如
肅如即三尺青童順指色授咸當人意喜頌說人善
不喜褻人過失有褻人過失者堅塞兩耳如弗聞也
而至負悼俗之懷抱拯世之具則抵掌極譚臺臺不
少勸以故邑中薦紳大夫下逮賈豎哇孺無不知有
梅谷集 卷十一 十一
丘季君邦君大夫高其行誼多慕向尊禮之豐也甥
也少負不羈每得侍覲舅容退未嘗不悔吾動之躁
也聆舅詞退未嘗不慙吾言之支也比馳驅世路稍
知自愛自約飭寔儀吾舅舅行事往往熟察而條記
之舅弗逮事中丞公逮事黃宜人孝思顧養咸稱篤
摯既授室即出後鴻臚公其喪鴻臚公雖嗣父不啻
父鴻臚公塋塋域疑未妥每對所親語及輒嗚咽繼
以泣下乙酉卒改新阡與司訓中丞二公塋只尺相
距焄蒿精魄其聚也夫又追念嗣母洪推愛外家割

上產四十碩供洪外大父蒸嘗庶母李故有恩舅終
身母事之面背咸母歲率諸子女奉觴為壽其孝親
有如此者舅少孤受教伯兄事之如父不敢並行不
敢竝坐不敢專輒事事伯兄行海上倅遇寇挾以購
贖舅與仲皇賦號泣傾貲佐贖之伯完歸伯歿而仲
在也事仲如事伯伏臘過從拊背問暄冷陶陶怡怡
雅有姜氏風其悌兄有如此者伯仲相繼歿皆稱天
諸子女累累也又大半襁褓中舅拊諸藐諸慙慙恐
鞠迄以昏嫁而又躬持其家棟緹緝補苴伯產藉不
梅谷集 卷十一 十一
旁落仲諸債負平矣產比舊稍拓當是時舅獨身持
三戶先姪後子緩已急兄卒卒無休沐暇人以為勞
舅不自為勞人以為嫌舅不自為嫌嗟乎舅詎知二
十餘年後有今日如此哉其善撫孤有如此者舅既
日夜撫諸孤又日夜提誨間諸子自塾歸召之前稱
述先德周旋禮事或教之琴若射用漸陶底于訓少
弗若訓輒怒抗其法於子熙或引對二兄靈楚撻之
繼垂涕泣曰若不能先昭先德獨不恐點右丞公案
聲耶歲癸酉業從有司辟已念二兄繼歿諸孤重來

立謝不就辟郡大夫丹陽丁公親勸為之駕弗為動
嘗云子弟不若訓即以文苑科第顯吾不願也以是
諸子咸感勵飭身績學恂恂世其家其善教諸子有
如此者伯氏之女六舅亦有四女時時教以女訓女
誠若小學列女傳諸書曰婦人之道莫尚於謙順矣
然又以正叔女許字何氏子何氏子羸病所親戚風
舅柰何棄女於病子舅曰業締盟矣一與之盟終身
不改可柰何卒子女越月何氏子果卒舅曰吾女曩
未字是不當奔喪耶靡悔叔女亦自矢之死靡它其
善教女有如此者舅不獨父事伯也又母事嫂平居
如馬少游不冠不見矣丁卯冬嫂寢疾至于大故積
五十許日不解衣常侍湯藥寢門外夜與暨對榻未
嘗以入私室嫂歿哭曰吾受命于元兄喪服不以降
遂服之其敬嫂有如此者有姊二人伯即吾母也以
母故愛豐及弟朋甚焉冠難起映及墳墓母敢且及
矣或報舅若不念公子姊耶舅亟解金帛佐贖仲姊
嫁王氏倩倩客免會城馳歸輜車臭矣諸以喪來者
多載香薰亂其臭舅獨不憚躬櫛之仲姊歿無子妾

有子舅曰吾甥也愛之如姊之所自出它如石氏姑
潘氏從姊王氏姨嫠而老時時迎事之為經紀其家
其厚姑姊妹有如此者丘故無大宗祠有之自鴻臚
公始諸草創未備也居嘗念撤而新之中祀始祖左
配以豎家者右配以顯達者供薄祭器具有定額為
多故故齋志未就而所為殫力極思葺右丞公墓若
祠葺中丞公墓弓內江趙相國文樹之碑治伯仲墓
先後即窆已又為三祠右丞公祠斥鴻臚公東第一
區為之值不下數百金不以閼諸從鴻臚公祠遷之
自東新宮奕奕中丞公祠則特叔宏規穹基累構壯
麗甚經費不貲晨起晏罷所不交睫者若而月時又
舉趾也多稱貸子錢家不足又自鬻旁產佐若費有
疑其侈者有疑其胡不少頃時盈者舅曰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大夫廟祀制也今吾子孫居室渠渠
而先大夫廟貌不稱吾媿之且欲及吾身肩其勞而
詒諸子逸俟時之盈人壽幾何蓋祠成而舅告瘁矣
彌留作藝語猶謂廟木謂拜位悲乎悲乎其尊祖考
重祠墓有如此者大宗子宇炤少孤無嚴訓非猶廢

學舅念其才可教也又世嫡召而芻館詔督之炤用以奮遂有聲諸生間儼然大宗之系不墜者舅力也其敬宗有如此者而尤惇叙族姓曰宗族者吾人本根也葵有枝葉猶能庇其本根人不葵如其如何乃諄諄修譜系明宗法祀享合食必虔必備而於鴻臚公贍族義田為調其出入類如也曰以是而永先澤可矣間益以私橐周乏訓才恤孤拯患有族祖貧甚屬寇荒鬻愛女自給人婢畜之覺亟為贖回養于家選配士族其收族有如此者舅折節為儉而獨不忍梅谷集

競沈鬱雄勁卓有古法而於中丞公輯略若手著類藁窮日夜校理之行于世其善讀父書有如此者丘氏自右丞公為蔡文莊先生高第篤志好修不獨為詞章學舅克紹先訓深思力行嘗試諸生高等于今宗伯姜鳳阿公稟學焉後又師臺察王雲竹公咸大器賞即生也孝廉其人者不獨文學高等舅用益淬于學卓以古人自期許然惡夫戔戔道學名者曰學顧躬行何如耳徒說何益哉迨疾篤無它語第為子熙誦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是可以知舅矣其不媿師門有如此者噫嗟嗟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史稱萬石君木納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乃今觀季舅一老書生弗耀于時乃其所繕性必躬砥節惇禮亦足以光植子孫素業式是邦族矣其子弟化之邦族信且慕倣之雖仲弓家範彥方鄉誼曷過焉斯亦豪傑特立之士非苟而已也友人有為文哭舅者謂舅於家稱孝子於鄉國稱善士於聖門當稱文學德行科豐謂之丘志乃敬綴其語為狀舅生嘉靖庚子年九

月二十八日卒萬曆己丑年九月十二日重五十五元配即張氏

明贈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浴江張公暨配

封太孺人孝肅林氏行狀

履豐中表叔張明遇明勦之奔其太孺人喪也而謀啟贈御史公之殯合塋馬臨別嗚咽搶地拜且言曰孤等不孝不能有吾親當先君見背治具就試南宮茲者母之大故治具治樞復守在闕下永訣飭終號天弗逮其何以逭死哉惟是墓中之石得徽仁人

梅谷集

卷十一

十六

惠之一言吾親死且不朽孤等其藉以逭死也今少宰學士余先生則既許孤矣吾子其狀之而遂為請之嗟乎贈御史公我中表大父行也其敢辭公諱堯字廷式其先漳之建溪人元至正中有諱康者主泉安溪薄因家于晉江之筍江晉江之有張自安溪公始安溪公生惠惠生四子長榮次寔次榮次安則公高祖也安生成遠成遠生儼儼生鑑儼鑑俱以行誼為鄉大賓鑑娶贈刑部主事積稱莊公女於履豐為曾祖姑寔生公方張氏之繁也獨公派自高祖而下

梅谷集

卷十一

十六

號為單母莊一乳而舉公公父年三十有五矣故七歲猶乳母莊念張氏無多子徵携而之外氏俾與諸中表處時吾先大父少叅公叔祖僉憲用賓公太守思寬公皆才齒相亞同師大叅洪公富公聰穎敏達彬彬有文譽稱張甥焉比長受易于易時中先生先生故蔡虛齋祭酒高弟子器公甚公亦莫能逆師說頗為文多苦思搜玄抉隱不能偶時調以是屢失有司又公父時賈留都里正賦役賓客田作常苛責辦歲戊戌居室復燬數世之遺貲然矣公不得已輟業非其志也既數年明遇能操筆為文詞公輒喜曰庶其以畢吾志乎督之嚴每值課文輒坐守竟日業就叅閱評隲賞工摘誤精且核蓋公雖輟故業乎而雅不忘詩書之好口吻間皆雅語吾家自先大父諸公外與公同時稱兄弟者至衆也人人自負奇高談闊論少折其角獨公時有所詰難嶽嶽不少阿纔纔可聽諸兄弟無敢狎公乃亦無敢以言論先公故明遇出而就傳入而稟學卒有所表堅云公為人伉健直易不為城府而雅意憂倫務在淳厚其派雖高祖而

下伶俜異它公矣乃獨以孝弟讀書著它公後不知也正嘉以來他公後日就淪落僊瀆溝壑一日公携一童子自外入告母莊曰此族兄某子也日之方中意其未喪乎母莊持之而傷趣具食食之理沐沐之明遇時方八歲侍側淚汨汨承公盡然曰小子識之其無忘斯淚也族祖伯判運公既歿官僉其孫以帑之役無何孫盜費帑錢數千緡官捕之急不能償公為代償最後明遇檢故牘得一券公曰此判運公之孫所借以償帑者也吾久不責償矣火之而自其

梅谷集

卷十一

十八

弱冠時客有携浦江鄭氏族義編至者卒業輒欣然會心以告于宗之人欲合安溪公後同居規畫經理具有成議竟落落不果乃與從弟嶽岱共焉嶽岱者公仲父二子也仲父早世二子苦貧甚公撫愛推財驩然同胞無何岱歿公追奇其才時時痛曰使岱在吾何憂甓鑪疆作一以委嶽岱亦輯睦克恭即有所私費無忤容無何而嶽又歿無子公哭之哀命明遇主朝夕奠每奠公與明遇未嘗不為一慟幾絕也吊者酸楚嘆曰世有從兄弟如此乎公性至孝以卑故

梅谷集

卷十一

十九

未嘗遠違父母膝下歲甲寅挾資奔謁武夷君入越觀錢塘巨浪及風物之勝泛豫章眺滕王閣度庾闕歷飛來峰直掉羅浮山下意未厭也一夕忽心動促裝歸時父固無恙居三日病作決旬逝矣得以終事無悔宗黨咸稱孝感云始公既棄博士業獨好堪輿家言其所持論宗郭景純氏及楊氏曾氏三書於陰陽生死順逆向背分合變換毫釐抄忽之間精研辨析窮其奧奧至是卜葬父母率目營而手畫之既作而逢吉嘆曰苟地下之魄宜寧吾學為有用矣吾豈為邀福利以遺所不知者何人哉於乎公學不竟志行不標跡言不詭俗孝不遺親固未有所慨見于世者然而本原方寸之積其所漸摩培植者遠矣履豐及事先大父先大父少許可而獨愛且重公公卒大父為對句哭之曰母氏本我諸姑兄弟行中豈堪哭汝生平服人高誼親朋坐上那不思君是可以知公已公配太孺人林氏同邑御史公潮之妹也生而貴家女又善病乃紉紉緋緋洗身自嘗歷不以病弛勞通孝經小學及四書諸大義明遇少就傳夜歸輒課

所受業業明然後造就寢晨入塾塾傳視成而已知
贈御史公雅意人倫故事公父母最孝視公女弟最
友而接嶽岱二姒最睦母莊病臥歷三寒暑朝夕上
執饋數進必鮮中裒廁手浣滌之不曰有婢足前
使令也嶽岱沒遺女三人嫁之如已女不曰吾自有
女也明遇既甲子領鄉書而贈御史公卒太孺人勉
勉明勸曰而以而父地下無令而二子一第一不第
乎庚午明勸與履豐同舉于鄉太孺人喜而後可知
也然而所以訓督二子者不少鮮明遇以辛未成進

梅谷集

卷十一

二十

士令永淳太孺人輒俱永淳自永淳調臨海太孺人
輒自永淳俱臨海居臨海數月忽告歸曰向吾所以
久永淳者以地惡無母子隔絕理也茲中土也汝安
之吾亦安矣吾歸將以課而仲爾蓋明遇明勸伯仲
也才而素嚴太孺人甚當太孺人在官最其伯以能
職而仲懋於學常若太孺人之臨其室當太孺人在
室最其仲以能學而伯勤於職常若太孺人之臨其
官故明遇卒用臨海高第擢入為侍御史而明勸又
以庚辰成進士矣前庚辰一歲冢孫允茶適舉于鄉

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本之皆太孺人詒之也人
以為太孺人一時懼嘉備矣其益以助難老乎乃
不虞而以訃至則宜乎明遇明勸之有餘痛也然其
時允搤以賢冢孫自計偕歸已十日而適與屬纊之
期會殆天假之復何憾公生於弘治甲子三月二十
四日丑時卒於嘉靖乙丑正月十七日未時享年六
十有二太孺人生於正德丙寅六月初十日子時卒
於萬曆庚辰六月初九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五初明
遇以臨海令上最得贈公為臨海令既入為御史用
梅谷集

卷十一

二十

覃恩再贈公為御史太孺人兩封皆為孺人稱太故
事秩均無再命者茲褒書荐錫蓋恩遇云

明處士林長公行狀

始處士林長公之卒也里中諸學士大夫靡不咨咨
悲惜者則相率而哭之以詞詞履豐草也數百言其
首章曰於乎丈夫而豈長貧以為不信肸公之身於
乎既富好行其德以為不信唯公是則里中諸學士
大夫來者見以為長公畫像也間海內諸學士大夫
來者亦見以為長公畫像也而公諸子讀其詞輒慟

慟輒不能止茲日月有時將塋矣季子鵬泣而踵吾門以狀屬曰夫狀像也如繪塑然圖其人而像之也曩者徵太史氏之詞則既像先君子矣然而韻語也請得以其語序次之將乞銘於少宰學士余先生焉履豐辭不獲遂為狀公諱文明字尚榮其先聞之晉江人高祖德宗生政政生福福生旺娶永寧衛指揮張女有子五人公其長也次文和文燦文聰文全公少磊落有大志而其父前卒式微甚公奮曰丈夫豈其立槁哉夫致千金者必之都市乃脫身游京師家馬是時方弱冠也屬有天幸不至乏絕稍稍從賈人子為積蓄又屬有天幸稍稍具素裝公雖游於什一平而不為貪賈趨射乾沒之技較量圭撮要以寬大忠信與時消息諸賈人子咸稱曰是廉賈也是不為侵然諾者也間以其貨賄至者得公一諾賢於十券公益得操贏而息之幾與素封埒而公時時念故鄉不置好將鄉諸學士大夫間以其為閑之人也者則事之以其為泉之人也者則亟事之而公直易長厚不為城府人人皆為交驩公所居窮巷常有長者車

梅谷集

卷十一

二十二

座客常滿也泉計偕孝廉歲百數十人無論識不識襍鞍解裝首之公舍公出好飲食食之出湯沐沐之舍館定而後去比試則為置蠟炬果餌以為常然公敦禮好客自其天性要非內贄借交以謬自重者諸學士大夫或欲以居間為公驩固問之豈欲言事乎公逡逡遜辟於是林長公之聲重海內海內諸學士大夫多從之游者矣公尤甚喜施予急人之急其急人也甚於己王岡卿者載綺繒可直數百金斥賣都市都市人以次來受賈既而賈皆敗業不能償而梅谷集

卷十一

二十三

而裝者齋待而供者橋道宮寺待而題名者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而其所取急者里中諸武胄襲職上司馬寤不能為計以告公公報先後濟之曰吾為若德若皆世世稱戶侯者無令以寤故失侯至于今諸武胄寤輒思公安得起林長公於九京邪公來吾事濟矣當公施予閑遺駱驛出產且中挫所親謬規之顧及時為子孫計公謝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吾少也因不能忍人困且富貴非生有也子孫自力爾會思詔有引年之典公遂以年膺冠服嫻如也遂傳家

來也相持泣已忻然共案食已寢共被也夜分相與語貧困時事絮且復泣無何而公卒矣三子二弟環而與啟手足之期會人以為孝友之感云履豐曰太史公曰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有味我乎其言也長公徒手至京師不偕一環而數致千金昔為僑寓今為素封才蓋有足多者而其好行其德復爾爾夫恒情見以為生難也則不能揮之於其易公起家積纖累微而所為慷慨受勾竟其身不少倦所至士大夫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眎烏氏保或過之所謂富而仁義附焉者非邪而以遺子後之人宜其享矣立言君子其尚有採焉

封孺人蔡母順正徐氏行狀

履豐解先繼母喪且北上而其友龍巖蔡御史君君弼以書來屬為母徐孺人狀曰將乞銘於大宗伯莆陽陳先生履豐手其書而五內為刺也履豐者幼無母人也望御史君有母孺人以壽終又及身貴之不啻戀戀慕矣而御史君猶抱弗逮之痛孝哉御史君其忍辭孺人姓徐氏為處士愚齋公女愚齋公父勗

齊公雅諳詩書精星數故理學名臣陳布衣先生友也占孺人甲子及言動不類凡兒輒奇之曰是其有貴徵者且昌人後九歲許字封御史公十八歲歸封御史公歸之一年而舅朴菴處士見背姑吳孀居撫育四子其三子者前長析箸矣獨憐愛封公少子共居食焉孺人遭家未造茹苦含辛拊養蓋乏上事君姑下勸封公以學間泣語封公曰諸兄業各有成立矣若無能為生以方策為生而奈何不自奮邪溫陵故所推嫺文學數也若先世在焉促衣而衣促挾而梅谷集

拔藉甚諸生間孺人猶慮其憊也空一室令扃戶卒業其中戒非出就食母輒啟夜則篝燈執女紅脩如是者歲餘御史君遂以明年褒然舉于鄉時未及弱冠也本之則孺人教也封公起家訓處州繼令德安前後七年所孺人皆與俱德安民多不法封公每法懲之孺人聞庭中笞朴聲輒于退食諷曰彼亦人肌膚也不如法教之可矣何杖斯甚德安故孔道達官貴人絡繹不絕俗共具甚麤陋孺人悉從中饋出飲饌甘脆佐之要振封公以能官即瑣屑不憚也封公素耽逸當簿書迎送僕僕不得休則意嘆思休比御史君登甲戌進士官中含孺人從旁史之曰若思休有日今且休矣不盡之享留之後人可也公聞而益決自解歸歸里之日故廬田園蒿萊矣孺人亟命僮婢輩治之曰此吾舊家業也敢以升斗餘奉輒忘之乎一歲一線猶然不去手澣濯之衣闕尚彌縫其貴而無捐勞無益汰如此孺人雖以儉勤持家乎顧甚嫺大體居常聚妯娌戚屬貸予不必恠歲時享奠必腆必飭封公性喜客客至嘉醞珍饈取咄嗟辦不戒

而豐儉之宜一如封公意蓋自孺人于歸秤量刀尺封公若罔聞知間或問孺人所積則笥者在笥懸者在懸靡不靜而理也嗟乎孺人不厭有婦德也蓋亦有婦才焉而以詒御史君宜其享矣歲丙子御史君以中舍奉使冊封便道為封公孺人壽五月膝下甚懽辛巳持直指節按應天假嚴程歸省董三日即就道孺人送且誡之曰兒獨身觀風數千里外守身急矣畿南民命生死懸兒手母易也御史君敬受教奉以周旋所至輒著仁明稱間有薦紳過南中者孺人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一

子臺諫法從之臣入恢張聖聽出宣揚主德其貽孺人名寧有既乎即弗逮孺人終孺人固遺之而固樂之矣願豐故譔著為狀以慰御史君以備大宗伯陳先生採焉

考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叅議前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后山府君暨妣質肅王恭人行狀代

家君

府君姓姓一俊字君斐山其別號也又號八石初儒所居陽山其上蓋有八儒石先世居泉之永春至宋少師忠敏公賜弟郡城其姪孫古山公復自郡城徙青陽遂世為青陽人曾祖耘叟公啓祖遺耕公軫父南田公壯娶錦安陳氏生府君伯仲二人府君其仲也遡古山公十又一世矣自耘叟公而下隱德弗耀稱孝弟力田長者鄉人常尊高之曰是世有心田以遺子孫耕者當畚種穫在子孫乎已而府君果貴府君生類敏才類凡兒少小就塾吐辭滾滾輒驚人尋常應對皆中節奏弱冠補邑諸生試每居異等諸生人人自以為不及也歲乙酉偶遺督學薦直指

龔公績試大奇之拔寘第一遂以其秋魁閩省己丑
成進士是歲 肅皇帝注意賢良選親臨軒發安民
知人策策士諸進士名第皆 欽定也一時名彥彬
彬輩出府君與族叔郡守後峰公壬春族弟僉憲方
塘公用賓並應昌時同得第號莊氏三龍既謁銓授
戶部主政會有北郊之役府君其勤夙夜身先版築
間有一男子逐于繼母因而操築其父自關中至相
持泣府君憫而資遣之為賦秋霜行而是時多蘭諸
曹郎充翰林人人負材者詭得之有樞貴啖府君公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一
材士吾力能為公地府君如弗聞也者而去之辛卯
上新取士制勅京朝官出主諸省試府君與趙公文
華得山西所得士號猷盛孔文谷君天胤其選也遂
起家及第而先得一卷奇甚多先秦兩漢語亟收之
亟謂趙曰此卯角士趙以其文蒼然也未之信已入
見為趙君繼孟稱而貧府君喜曰是駒而未齒者汗
血千里矣趙乃大服而府君所著試錄序及程式諸
作諸學士大夫相傳誦可與王文成公山東錄方軌
而驅還朝大負王裴望因調主吏部政旋擢副司封

時高蘇門唐荆川任忠齋王酉室諸君子同時居部
署炫古文辭府君入而與頡頏稱同調而又精強其
職於人才時有所推進絕不為吏部即貴仇態獨斤
斤功令罔敢少軌佞宰汪鉉欲違制丐封府君堅執
例格之賓客遊說百端不能得汪大恚恨以它事中
府君下詔獄府君通章自辨 肅皇帝奇其章得不
死旋釋之改南京兵部府君慨然曰吾曩不為翰林
今乃能久吏部耶趣治裝而陳太夫人之訃至矣府
君擗標泣踊幾於自絕吊客至者杖弗能起行屢扶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一
而欲仆聲嗚嗚不能出涕浪浪然垂也客莫不盡意
佐哀王參知遵巖公祭太夫人文其叙府君如此府
君孝思可知已既扶服奔喪乃大營冢域茂樹楸楨
喪葬之具稱貸而濟之府君猶泫然曰祭之豐不如
養之薄也窀穸畢度所負責甚鉅父南田公說曰吏
部郎貧至此耶府君為廬墓計若將終焉躬治冢舍
村居其下塘出其前木石與居耕漁相雜除喪則時
時奉南田公游讌其處如此者七年作計不出諸所
親謬勸曰昔安石偃蹇朝命棲遲東山自謂巢許非

遠公不出謂是耶其如蒼生何而會倭宰歿南田公
強命府君起府君乃為強起抵京屬山西督學缺當
諸才府君者以府君舊游地也欲畀府君往而選君
李聞先者同年也故自負才華忌府君尼之遂出叅
漣藩議府君骯髒自勵不少貶艾不能俯首事直指
御史所統三郡九衛六十餘所大洋間阻民俗不羈
府君至提衡而廣厲之部中肅然值歲大旱山川滌
滌蝗蟲為災府君所為消耳賑恤百方雨隨車至歲
苗而不害蘇寇餘黨潛入海島中為亂府君犯難前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一

驅寇遂以平所居天台赤城故天下名山水處也府
君間卻吏事訪道流以兩人持墨汁斗許前每遇名
蹟峭石則題墨淋漓投筆大咲旁無復人題刻既多
稍稍聞於直指御史直指御史心弗善也而猶用名
高檄府君提調庚子鄉試所得士又獨盛如大學士
高文端儀藩伯徐中行祁清叅知王叔果其後為知
名士顯重甚衆錄後序四書三義易二義表一策二
問三問四問皆出府君手為世指南然而目攝者益
甚矣辛丑大計選部又修前都府君遂以拾遺落職

四十逾一耳府君意殊不為迂拂衣遂行行李蕭
然僚友知已或問之不荅荅以詩曰逢人相借問二
子是黃金二子謂不孝槐與仲棟也槐時弱冠仲九
齡抵家謁白南田公曰曩吾父強起兒兒寔不肖以
致人言然兒居戶曹一年天曹一年漣藩八月耳譬
尤未積此身尚存今而後而為吾父有也南田公咲
曰兒勞苦休矣乃退而明農農時戢身之田間察嚙
馴計種穫田父野老時具鷄黍瓦盆濁酒欣然為盡
而間筆簪籃縷以啓居室次及丙舍為園一為臺一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一

為亭榭三中扁曰請學農圃左曰開徑右曰過庭府
君日招賓客徜徉其中而時時課諸子學諸子日夜
併力學槐累試幸輒冠仲與叔亦有聲藝場矣府君
縱飲大咲佳辰慶節則萊舞而憐南田公懼山妻開
釀孫子行炙酒酣以往起伏地為壽賓客故人皆膝
席南田公春秋高目眇矣洩洩然樂也而府君以蚤
廢經綸負重氣力無所施忽忽不樂嘆曰至人無憂
憂在後昆貞士無託託在斯文將以昭憤世之貞樹
揚古之烈則莫若肆之文章達之歌頌生人之業斯

不徒以是嗜為古文辭益甚而常以酒發之每對
客引滿飲可六七斗而醉二三據膝搖管落錯如飛
入方屬句公已成章客有以圖卷乞題者府君留坐
命酒曰若為吾磨墨吾為若書且飲且書頃刻千言
自成律調不加點而圖卷盈矣見者吐舌驚顧而府
君初不以為苦也故方輿問字之賓郡邑榮哀之典
每有鉅撰咸屬府君府君濡筆神來應之暇裕性酷
耽山水而雅有濟勝具遊屐吟蹟郡名山殆徧常登
清源絕頂酒劇興發欲書一扁作鎮山門顧安所得
筆乎晚青衣行酒者髮鬢而長可筆也令背立而手
捉其髮濡墨濡大書清源洞三字旁署曰天台學道
山人作龍攫螭走狀至今懸洞門見者以為僊筆而
所留題諸洞天詩若對句玲瓏飄灑福唐龔大司成
用卿遊泉山見而驚曰此胸中不食烟火者乎蓋府
君於文慕韓愈於詩好杜甫李白其不撓不羈氣豪
一世寔類李白其斗酒百篇在急更奇又大類李白
知府君者咸呼為謫僊即府君自號亦曰初僊當是
時宇內熙洽海嶽寧謐府君自謂太平剝民託詩酒

而逃焉常有詩曰一春中酒非關病半日無詩便覺
衰其興寄遠矣戊巳之間泉寇難起府君避地入郡
城乃分寘妻子委巷而身假行春樓以居嘯歌不廢
笑曰此身為天地所容豈專圖一室哉因更行春樓
為道樓郡守太倉周公別駕羅浮關公時時枉車騎
過之時時送蓮花酒如江州白衣故事府君得酒即
開樓門對諸峯陶然大醉維時寇難不解土著佐之
凶歲又佐之府君僑寓家累或不給而猶時沽斗酒
步而候諸巷有巷過者輒引入曰誰吾與飲酒既入
對飲麦飯少鮭菜而已適如也然歌以鄉國離亂為
憂亟詒書京師諸知己請發帑金給閭兵餉登陴濟
濠與郡大夫畫地而守矢石畚鍤以身當之寇用奔
氣土著乞招安府君勸諸當道曰是溝壑餘息迫于
寇遁從潢池中苟活耳赦而解散之以為不侵不叛
之民不亦可乎當道許之諸新民歡呼若更生祝曰
天大昌茲氏而是時仲棟前舉于鄉矣槐業析箸空
囊甚挈二子攻苦山寺寺屋破漏長苦雨府君為賦
破屋出公卿詩堅其志二子績學幸有聞于時府君

戲謂槐曰若勝吾若有二佳兒則又曰若其為蘇氏
洵也耶其後二子相繼飛翔槐叨膺封典府君弗逮
見矣府君伉與豪邁而每克勤小物歲入緡錢困廩
皆親理之園丁種溉蚤莫親督之履屐靡不稱任者
竹頭木屑靡不備用者樹漆種梓靡不待取者而駕
有至性慷慨善赴義多所振予其治太夫人喪戚而
易矣猶哀慕弗解長呼曰母也母也迨守南田公喪
已耆年錦安諸母黨來吊一見輒大哭頭搶地不能
起寂後寇劫母塋堅壁難破乃傾黃金贖之徙散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六

之於是古山公祠矣祠田猶闕也府君意慕范文正
公為義田而力弗克舉乃首出銀若干賈田若干為
倡而以俟後賢踵吾緒同安諸蒞亦古山派也祀田
為勢家所奪府君左右恢復之曰不可當吾世而令
吾宗有若敖之鬼好獎掖子姓薦寵後輩諸子姓若
諸下士多藉府君推轂去而成名而所斂折節者諸
詩人墨士蚤歲與山人黃應初茂才王以箴為布衣
交晚而得今左史顏範卿山人黃孔昭結社相酬倡
孔昭崇武人寇陷崇武崇武人潰圍附郡城急不敢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七

城下寇平號哭討罪竟寘之法兄伯遭兵燹染疫病
困自謂素遇府君少恩嚆收我者府君慘然曰夫伯
兄急在原隰而奈何以疫為畏亟率諸子奔走後事
哀痛動跼人處族黨推情親睦間有它迂忍不深校
也屬急難又親身護持之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吾
念其一體於吾古山公耳初古山公未有祠宇大夫
青峯公召諸子弟議府君揚言曰茲百世之功伯父
不欲為此乎乃會宗人釀錢剏立既登第居京師復
寄書諸叔曰祠宇經畧子弟輩恃有老成人願亟成

內府君時從朱別駕畫守東門亟請內之曰是忍棄
之寇耶而又亟請健卒護孔昭別駕意所親也府君
曰是未識面以名下相得詩人耳孔昭聞之亦不往
謝迨府君有南田公喪孔昭生芻造吊焉問而知為
孔昭恨相見晚遂定交所遊必與偕一日踏梅北嶺
失足跌府君謂孔昭曰吾故饒勝具善游涉善風露
坐今吾衰甚也何可不乘時為樂丙寅冬患耳痛賦
詩逍遙藩句曰昔日天台學道處抵今夢寐桃花陰
飄飄然有凌風欲僊之意越數日卒所著有文集若

千卷詩集若干卷張文僖公詠史詩序評若干卷府君配王恭人為處士蒸齋公珩女憲使瑀齋公春復從姊也少有求婚者詎命多不吉偃蹇數矣而獨南田公知其有貴徵為府君委禽焉既于歸善事府君父母及大父母咸當其懽府君就學郡城恭人拮据共饋用勸勉淬于學府君宦京師則從京師節縮宦邸佐府君廉府君迂倭宰以中下獄人無不為府君危者恭人默守一舍雖甚憂然聞府君通章入喜曰明主可以理奪趣婢作栗粥公至矣頃之果至而聞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八

太夫人計則咸一慟幾絕也曰姑歲寄青布為兒婦衣兒婦有綺衣一襲將寓為姑懽今能看此也耶府君治喪獎戚而易則恭人寔贊之而以大父母羈縻土居常深念府君擢漵藩時勸府君冒暑從間道歷芙蓉五嶺諸險畢大父母獎事乃之漵漵居數月耳僕僕罷官歸恭人怡然願與俱隱饁耕隴畝雅有龐媪風而府君以退閒為亭治臺榭招邀宴遊厨傳繁數往往飲至夜以為常恭人勅諸子婦僮婢整辦歛赴常能罄賓客惟身推布女也既貴不改布素府君

為製綺衣一再御輒篋之即御綺衣而以布衣襲其上補綴纍纍如也片帛寸縷咸加愛惜至振予不為恡所為佐府君為義非一母弟歿遺孤楨不能自存府君屬恭人收養之恭人固甚愛然不為姑息曰吾懼汝弗立負汝家也楨感奮且有立人以比魯義姑姊性下急諸子婦僮婢有小過輒加譴責咸色戰悚息者累日易著家人吉嚙嚙而吝嘻嘻恭人得之矣恭人故樸質不能為欺亦不能虞人欺尋常數目惛惛不辨而至祖先諱日家世艱難成若鷄心版不能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九

忘談說官府事課諸子孫讀書咸晚解大體酷信夢兆歲大比諸子孫當就試則曰占某夢徵某兆曰當吉已或符或不符然而信益酷又大比又如之後府君十年卒及見兒豐舉庚午鄉試恭人福人也嘗渡草萍郵郵故多恠恭人寢而恠懸其髮於床恭人徐解髮復寢居京邸邸閨人多矣亦如郵舍寢若有物以盤果實其腹捫之果核種種恭人不為動卒無它人以是知恭人有後慶公生弘治辛酉正月七日卒嘉靖丙寅閏十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恭人生弘

治甲子十月九日卒萬曆丙子二月念五日享年七十又三生男四伯即望槐廩于庠當貢而受編修封娶中丞丘公養浩女贈孺人繼娶褚封孺人仲即望棟起家荆門守今為淮藩左史娶贈推官李君澍女繼娶杜叔望根庠生娶別駕汪君萬里女李望梯庠生娶主簿徐君用賓女女四伯適郡守田公崑長孫標仲適庠生洪有功叔適侍御陳公憲男庠生錦李適大尹洪君英明男應光孫男為槐出者長履豐今翰林修撰娶特祀理學學憲陳紫峰先生琛男太學梅谷集 卷十一 一

生敦良君女封孺人次履朋戶部主政娶州守李君大瀾猶女履揆娶陳履台履斗為棟出者履源娶郡守林公奇材女為根出者履萬聘貢士王君同廉女為梯出者履隆娶舉人傅君賓鳳女履丙聘藩幕黃君以時女履泰履豫孫女適大叅葉公寬孫庠生志同適庠生李廷炎適杜繼藩槐出也適別駕黃君一桂男拱極根出也許侍御郭公楠孫士永梯出也豐有子喬申庠生娶大尹王君三陽女有女適舉人張君志任男瑞震庠生許大行林君寅賓男喬翰許大

尹蔡君彭男文煥朋有子喬甫有女許僉憲許君國瓚男日照許副憲歐陽公模男某源有子喬藩為公曾孫男若女梯伯女季女朋揆婦台斗源適李廷炎孫女適張瑞震曾孫女先後歿唯伯女下壽餘俱稱夭若殤墓在晉江二十六都銘心山之原負辛向乙公手治樂丘也公恭人卒有年矣懸未即葬者始仲將與一弟既弗第勉就官又羈一官蹉跎至今今子孫且有下世者嗟乎槐兄弟其何以為人乎茲卜以今萬曆戊子王正月六日奉府君恭人柩合葬焉梅谷集 卷十一 四十一

而約仲自淮藩請急來會唯是墓中之石非藉明公知已一言無以示來茲明公辱知先府君曩所庠府君集則既覈其平生矣槐乃敢以先父母銘文請願明公遂賜之先父母死且不朽槐等亦死且不朽不孝男望槐校淚課次

先考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小石府君行狀

不孝孤履豐將以今年十二月十二日塋先編修府君前期當乞言當世立言君子當銓述府君平生而筑疚哀愴每屬筆輒中咽涕潸潸下不能數言不能

竟一赫號也日月有時迫矣則投淚次曰天平天平
府君未迨中壽也而輒棄不孝孤逝耶逝無它苦獨
神憤憤耳而語塞遂以弗延客春履豐用仲氏喪請
急歸侍慮府君之哀而傷也行及三衢府君詒之書
曰噫朋死矣欲我何為然有若與長孫在吾何忍死
長孫兒喬申小名也府君絕憐愛之日在膝下入門
府君抱履豐泣且謝曰吾見若而吾哀減矣仲乏嗣
若愛若仲善自愛亟為廣嗣計已兒舉孫盛孫於府
君曾孫矣府君喜春二月七日仲小祥履豐哭之慟

梅谷集

卷十一

四十三

府君亟拊勉曰老父幸自寬若期而猶慟將為老父
傷耶若趣入侍矣老父以為志樂也履豐遂遂然則
屬所親勸為之駕曰母傷老父心履豐為強治行而
心忽忽不樂出門之期屢卜屢改亡何府君大故矣
神憤憤蓋為仲故神內傷不自覺兒申常布簣相府
君寢子夜輒聞府君夢中大呼朋也朋也云自寬者
強耳且謾豐耳天平天平履豐不孝之罪上通乎天
矣府君莊姓諱望槐字彥木別號小石世晉江青陽
人高祖耘叟公啓曾祖遺耕公軫祖封吏部南田公

旺父藩叅石山公一俊母王宜人生四子府君其伯
也府君昂身山立方瞳重順聲如洪鍾常開數百步
蓋偉然丈夫也而志氣亦博大魁落恥居統絳方藩
叅公貴時府君猶非也一無所紛華而折節為學蜚
聲執苑歲庚子年十八鄉大比士遂與徐左史長君
用賓同入毅會御史錫山王公將釋憾於其前一人
亦貴介弟也而業填榜不能去輒遷怒府君與徐君
是何累累者宦家子乎遂棄弗填府君怡然也去入
湘依藩叅公學藩叅公骯髒罷官歸行囊蕭然僚友

梅谷集

卷十一

四十三

知已或問之不答答以詩逢人相偕問二子是黃金
謂府君與仲父今淮藩左史也府君歸益折節為學
而又督仲父學藩叅公斥丙舍有池榭島嶼之勝左
曰開徑以招賓右曰過庭以居諸子然藩叅公蚤廢
詩酒自豪過逢讌樂無虛日府君如弗聞也者伊吾
聲後管絃弗輟矣以是仲父嚴府君嚴於藩叅公迄
以成名而府君意未醺也曰無柰履蕃響臻何因別
營一舍讀誦其中杜門掃軌一二密友剥琢相從而
府君意未醺也曰吾其逃虛乎哉乃讀書紫帽山古

玄室長坐一禪榻榻為穿數夜忘就枕數日忘櫛勸
則縱行丘壑哇噀聞水窮雲起遠近會心時遇田父
野叟濁醪躡鴟欣然為盡咏而歸郡守今御史大夫
進賢熊公嘗遊古玄見府君讀書處及所題咏嘆曰
世有好修朗詣貴公子如莊生者乎府君才甚高博
綜閑衍下筆數千言轟轟嶽嶽不肖人下亦不肯時
趣以故出試輒冠饒學官而不能無得失於場屋凡
八上寂後甲子幸入穀又弗果錄府君嘆曰耕也或
餒時也或萎是適然耳吾安能廢耕而輟時吾其為
梅谷集 卷十一 四十四

二子者蚤喪母甚愛雖甚愛之而無能無勞之雖勞
之而寧速休之唯扁坐蕭寺中節其出入曰學荒于
嬉退于斂若無見異物而遷焉無太苦也故吾宗相
傳善教子者咸推府君與族祖陽山中丞公父奇峰
公奇峰公用嚴府君間用寬咸見效而是時寇退矣
稍有年稍無虞給乃時時以客進客至輒留酌酒漿
脯糒下氣而進之俾樂從吾兒游或簋不能再少鮭
菜相對意無逆也獨寺屋破漏長苦雨藩叅公心憐
之為賦破屋出公卿詩堅其志而間戲謂曰若勝吾
梅谷集 卷十一 四十五

老農乎老圃乎而以二子獲乎蓋是時履豐兄弟幸
游泮稍稍有聞于時矣然象中寇後離亂難府君
業於藩叅公析箸出故不問生產大匱朝虞夕殮夕
虞朝饗府君乃始學治生勅家人庀耨耨諸市不
售織蓆鬻諸市不售畜馬騾為飛輓易其粟餬口不
大售馬騾又輒死一市人盡笑府君所為曰夫夫也
貴公子也諸昆崇鼎食而獨不自餬其口府君亦笑
曰吾瓊瑣營什一即鬼且揶揄之矣獨市人哉吾竟
以二子售耳乃謝罷去之挈二子卒業蕭寺府君以

若有二佳兒若其為蘇氏洵也耶庚午履豐舉于鄉
丁丑成進士官詞林丙子仲舉于鄉癸未成進士官
戶曹府君喜而後可知也而藩叅公弗追見矣府君
素有游致幼從藩叅公京師閱觀耳庚午則伴履豐
偕計丁丑則以履豐之帑來凡兩詣京師會 上大
慶疏恩府君當得封而意殊不自得曰吾諸生父次
矣且貢夫豈不能叨一命而徒用兒子冒榮為履豐
屬諸同年入勸之乃憐然曰吾乃不能忘世耳夫使
我自榮孰與兒榮我也遂詣 闕下叩頭謝 上大

恩受冠服歸所至縱情山水鼓棹天津放舟呂梁徘徊齊魯之墟陟金焦絕頂下瞰大江已乃踞虎丘泛西湖窮三竺絕錢唐沂嚴瀨還謁武夷君於幔亭忻然庶幾遇之而各為紀咏飄飄超著有凌雲御風之思抵家與諸老人結社為高會我冠帶狀甚偉素不喜酒酒至輒推去然終日留連坐竟席客有過者酒之亦留連坐竟日監司歲行部郡國守相數枉于旄窺其虛齊民廬也器用刊敝嘖嘖嘆慕府君或一再見或稱病不任客惟意所至絕不為干謁亦絕不使健奴席貴勢作氣里中里中人望府君翩翩儔人也即府君亦自意得無它羨每詒書二子未嘗以及家事第云世受國恩澤厚洗心思職冀有以報母念我而詎謂乃有仲氏望思之傷而遂弗延耶府君性剛方坦洞昭映天日不窺密不旁狎不掩人所不備不傲人所不知間露下急善譙讓然卒無它腸人以此轉附之家庭不能為煦煦姝姝而篤有至性強年喪藩叅公鬚髮故鬢卒哭其鬢者髮髮白矣以毀故其喪王宜人也亦然與季父彥升皆痛絕復甦

時以比瘡冲死孝仲歿後仲父之子繼之季父又繼之府君連有子弟喪強抑哀觸不時臨而意倍慘然春仲父請急淮藩歸會塋藩叅公及王宜人絮其相泣已戒仲父曰吾兄弟四而在者三也又皆有苦心久別乍聚乍聚且復別爾胡逐逐應酬吾恆爾李氏書舍日為老兄弟懼何如仲父曰願追陪蓋愛逾敦白首矣彌留之際無它語語不了了唯索紙筆手書數行痛念季父後事於乎痛哉府君恢廓有大度故不問生產而好為義其所為義事非一即困匱不恤變豁如也冠焚諸卹落藩叅公居第燬而舍燬府君所別營一舍亦燬藩叅公初不免咈念府君請曰是奚足咈大人念者藩叅公忽悟曰此身為天地所容豈專圖一室哉藩叅公卒與諸弟分著身家督也不自主割而聽諸弟割即二子令勿前雅有推產讓僕風固自乏婢所分重一婢以斥侍嫠妹不為恠南田公遺著未割者與群從均割之而獨以其所得孫數增南田公祀田而時時勅二子曰兒在何渠憂貧二子謹對曰大宗祠若祠田兒竊有志焉矧唯大王

父府君喜曰兒勉之蓋二十餘年履豐兄弟始克從族祖陽山中丞公構成宗祠稍拓祠田以成府君之志永寧趙先生光輝者府君少受業貧歿無子窀穸之事府君身任焉而併塋其家七喪為祭文銘文內諸墓哀慟動路人辛壬之交兵疫并興橫屍枕藉勿收也法輪僧某為大窖役一僮衰白骨藏之府君嘉其慈悲佐緡錢為荷歸費今京兆張君問仁諸生時父沒無以為歛歛手足形大慟哭府君且憫且謀助會亦大窘乃出室人絁衣一襲俾轉鬻給喪事而間出遇一生貿貿然來詢為包氏子父故諸生父死流落走父客無應者趣理沐浴之具食食之并召其弟偕教以書父能傭食乃聽歸而又有族叔二人者兄弟也忤而自鬻一寺僧一富人家奴使之有族女笄而鬻于富人家婢使之且奴配府君傷焉贖以歸衣食之俾有室家其它所藉哺餼寒愈疾者又衆也嗟乎人富而仁義附焉夫仁義伸於既富豈真能仁義者乎府君離亂中已困不能忍人困拮据以濟之可不謂難乎哉府君既貴尤以義迪諸子女府君季

女幼許字杜繼藩其後藩父歿母嫁流落甚諸謬勸者皆曰杜氏子貧不事事獨柰何予女府君惻然不忍也卒予女居之子舍戒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履豐出太史今大司成常熱趙先生門先生抗疏迂相君杖北闕下禍且不測履豐從二三同門偻行左右之出先生血肉中將薄佐歸計咄咄無所出府君甫至自家喜曰趙先生丈夫也若不媿其門人不腆之餼其以佐若若其以佐先生已南歸遂迂徐代起居先生譚累日相對懽甚而其邑令避聲迹有逐客意姑為餉府君府君去之弗顧趙先生間詒書履豐僕自返編氓來親故多鳥獸散匿而獨公父子不自引避以是知公超也先生既起家坊局又為文壽府君稱府君容貌貌樸朴無矜飾言論灑灑率澤於道德仁義斯鞠躬長者也又曰貴不張其伐滿不溢其盈庶幾哉有道君子也知言哉予春洪少司寇芳洲公難起履豐竣使北上適與之值洪死獄中屍暴三日不得出履豐頌言出之屬所善者蔡生張生奔走殯殮少司寇叔子故與仲姻目攝履豐兄弟者曰是相君

所甘心也而奈何強預人事府君獨寄懣曰是而不
傾身乎狗且不食其餘兒即以此得罪無恨老父亦
無恨夫府君之愛子女甚也豈其嫁女而不欲勝吾
家者豈其於二子而欲其踐禍阱觸危機者貧富死
生有命在義不為苟避耳可不謂尤難乎哉府君於
文好司馬子長賈長沙蘇子瞻於詩好杜少陵而尤
篤精經術吾泉中如蔡虛齋陳紫峰史簡江諸先生
皆號善言四書善言易府君勅宰理寤齋論誼淵口
授筆記不徒名訓詁自謂可與諸先生酬對也所著

梅谷集

卷十一

五十

有四書章解繫辭釋言二遊紀興與詩文集若干卷
歲于家府君生嘉靖癸未八月二十六日卒萬曆戊
子四月十日享年六十又六元配丘氏集齋中丞公
養浩女蚤卒府君賢且思之數十年如一日贈孺人
繼配褚氏封孺人子五長即履豐起家翰林吉士編
修今修撰娶陳為特祠理學學憲公琛子太學生敦
艮女封孺人次即履朋戶部主事近天娶李為靖州
守君大瀾兄庠生大進女丘孺人出次履揆娶陳為
庠生宗聖女夫婦前天次履台前塲褚孺人出次履

斗前塲則側室高氏出女三長適大叅葉公寬孫庠
生志同次適庠生李廷炎夫婦前天亦丘出也次即
適杜繼藩者亦高出也履豐有子喬申庠生娶大尹
王君三陽女女一適舉人張君志任子瑞震庠生女
前天一許大行林君寅賓子喬翰庠生一許大尹蔡
君彭子文煥履朋有子喬甫前塲女一許僉憲許君
國瓚子日熙一許副憲歐陽公模子承東是為府君
孫喬申有子盛孫聘大司成黃公鳳翔子庠生正中
女是為府君曾孫墓負丁揖癸在晉江二都僊景山

梅谷集

卷十一

五十

之原府君手治也前塲丘褚二孺人矣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十二

墓志銘

潘王墓志銘代

萬曆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潘王春秋五十有一捐國事計聞上震悼輟朝三日遣官治其喪予祭予謚如令加渥越明年將葬其右相向閤以世子命具狀徵銘於某不佞某不佞幸事三朝侍講幄竊誦高皇帝衆建宗城以藩屏明傳之世世甚厚而天下諸侯王今所稱世篤忠孝繫心帝室者則無如潘王梅谷集 卷十二

王天下之賢王也誠願載筆附不朽乃茲獲貳禮官諸宗藩飭終易名諸典皆得從大宗伯事事因採王行事志之王諱恬爔高皇帝七世孫始封潘簡王六世孫而憲王元子也母妃苗氏以嘉靖十年五月二十五日生王王生而穎異莊謹父憲王絕憐愛之生十一歲封王世子又八歲居父憲王喪哀毀甚迨葬徒步至塋域往還百里哭不絕聲百官族人莫不嘉王世子知禮莫不涕泣助王世子悲哀以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襲封潘王維時成安伯郭應

乾翰林院修撰沈坤寔持節捧冊實往既襲封益視身敦行好學勤政性不通聲色即絲肉迭陳粉澤都倩輒謝罷去之而惟時時就勅建勉學書院繙閱墳典汎及諸子書務窮其旨趣寔與間有所摛述膚藻蔚起於古法往往離得之嘗製為木鶴諸賦綠筠軒吟帙等書行于世譽炙人口然王壹意於忠孝禮義仁厚曰吾幸世世為天子介弟之國唯是克修侯度夾輔帝室以光昭先王之令德可不務乎事祖母太妃閔母太妃苗氏以孝聞屬寢疾晝夜輔湯粥夜分始隱几少休鷄初鳴則又起居榻前矣如此者經月母懈歲值大節慶輒北嚮拜稽首稱萬歲為天子祝釐唯謹天子時使使頒詔勅其國王寅恭對越天威不違只尺至國中廟學稷社饗奠報祈諸禮必親必敬雍雍如也肅肅如也而以是施于有政施于國之人國之人化之咸克由禮國宗無慮數百千人守宗正條睦且讓而不敢為憐國戚小大兢兢闔門而不敢為侈中貴人抑首供使令出入王所而不敢為肆而又好行其德於封內封內歲侵王出庾粟賑給之所

全活甚衆歲大疫王出賞藥其病者而瘞其斃者壺
關上黨之間交口而加於額曰王胡不干歲也王而
干歲而封內無虞歲矣王注心皇極勤軫民隱皆此
類也而又曙大體嘉靖丙寅 肅皇六十春秋矣方
受釐稱大慶諸宗藩爭貢金為壽王獨持禮以方物
獻曰夫天子者以不賄聞於諸侯者也壽而以金賄
孰甚焉乃 肅皇心獨善王首下璽書褒王王間嘗
深念宗藩生齒什倍始封率衣食於縣官縣官有增
祿而無增田卒何以給之則上疏讓祿千鍾曰臣位

梅谷集

卷十二

五

竊西藩爵在上列祿所入甚厚而宗室日衍百姓不
足以供夫建藩樹屏為百姓也而重困百姓以宣示
其侈臣竊聞之臣今約東國中不敢復有所橫費祿
入有餘乞裁食常祿什之九還餘所食於臣校饒足
疏上 天子嘉其意以為主之忠體國之義顯褒之
若曰其從王請以紓百姓於平縣二事觀之王可不
謂賢王邪 穆皇在宥制詔御史大夫御史諸使者
宗室有能飭躬修行孝親敬長樂善好學淳宗睦族
足勵世風者所在其以實奏聞朕將加獎焉於是晉

諸使者以王應 穆皇庶王賢如諸使者奏復下詔
為棹楔旌王其文曰好學敦倫於乎是唯尊顯哉某
曰詩有之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夫有國家者大啓宗封世藉屏翰詎直親親哉蓋亦
有賢賢之義焉然諸侯王生在深宮長養傳母之手
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往往涉學日寡忽於
道德夫稱賢其間者不亦難乎漢興唯河間獻王德
尊修經術上之天子天子褒美為立諸學官東平王
蒼學華於善其言曰為善最樂天子下詔大之今王

梅谷集

卷十二

四

好學樂善夾輔天子而加之以共天子亦數下詔褒
美之嘉與賢王成平章協和之化王其我明之德蒼
乎是可銘矣王妃李氏子 人長即世子以萬曆
年 月 日奉王葬於鳳凰山之原銘曰大宗爰啓
上黨維城世稱介弟垂二百齡維王賢冢冢于間平
以蕃屏我明於乎明德遠哉其永勿傾王德同休哉
其亦永勿傾其視斯銘萬歲千祀曰藩賢王之塋
陳靜心先生暨元配慈淑張氏墓志銘
吾邑有好學篤行君子者靜心先生姓陳氏諱敦履

字德基別號靜心其先世居青陽山元祐間碧溪公徙居涇江遂為涇江人高祖安遇公保曾祖敬齋公福祖 贈南京吏部主事質齋公體成世潛德弗耀至賢學紫峰公琛而始大顯紫峰公以理學清節著學者宗之今特祠祠焉配王安人鄉賢一臞先生宣之妹稱淑媛生先生及仲氏季氏三人先生生而剛方而又以紫峰公為父王安人為母其淵源家法故有自嗜學好修戶牖几席多箴銘也常書先儒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寔語于座隅

梅谷集

卷十二

五

獨以家督侍溫清起則扶之藥則親之隻字片言則藉而記之時省而速行之有憂志無燕容以故家計日旁落舉子業置不講然先生絕不以窮蹇故幾微見顏面方紫峰公望重縉紳諸縉紳得一親幸為快願交先生驪先生終不屑黃緣媒進取郡節推素峰葉公憐其領素食貧也適沒入海船胡椒數十斛欲以遺先生先生曰即不肖不能光我家君而柰何損其素風葉公竟不忍言遺椒事乙巳居紫峰公喪哀號擗踊如不欲生蓋泣血無見齒者三年戊申入粵

梅谷集

卷十二

六

習嘗語其子復曰孔孟而後唯周程張朱真蔡得其宗國朝自薛敬軒陳克菴胡敬齋陳布衣蔡虛齋諸賢之外鮮有及者近時種種新說為學大蠹兒輩無惑也一切佛老莊列之書屏勿視而於敬軒讀書錄敬齋居業錄虛齋家錄俱繕寫珍藏不忍去手其尤不去手者紫峰公遺集謂其源虛齋而述朱程窮編累帙字讐句校而以壽于梓即老不少廢育亦不少廢焉或勸止之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有間則考論古今人物嘉言善行以迨天時地理醫方諸書咸汎

梅谷集

卷十二

七

濫參伍得其突與知先生者謂登靜軒之堂如入武庫之肆而與之論經傳疑義儒先大旨又如撞巨鐘決孟門聲洪而流沛也已未泉中寇却落被燬先生居亦燬僅存玩易軒數楹先生怡然不為憂曰留此假我學易足矣乃其所憂則有之雷雨滿盈水波荐興家鄉離析遷徙靡定吾懼先德之將泯族屬之漸疎與後世子孫之昧其所自也因修譜為合族計先生之自序如此其志念深矣間有祖墳忘其處者率族姓窮覓而追祀之必事妥乃已壬戌居母王安人

憂先生耆年矣猶然孺子慕也喪祭一依朱氏家禮必誠必敬雖疾未嘗懈甲子仲氏歿鵲鴿之悲時時不置乙丑郡議賓先生于鄉先生以仲氏喪辭丙寅郡大夫萬靈湖公貽書強致之先生賢其意為一赴已已丁少鶴公再徵而辭益力矣諸學士大夫為鄉禮重嘉卷歌美之自是閉門習靜環堵蕭然撫修竹以夷猶植三槐而茂蔭心無繁華之想門無雜至之賓興至一觴一咏而已人之見之者咸望為神仙中人不可多得然里有爭難每每亭質先生曰毋為陳

梅谷集

卷十二

八

君所短歲時社蜡祈禳興利捍患必以告先生亦赴之如已事意無迂也先生聲音洪亮丰神峻整提身欽欽如也八十二年間無論見賓承祭雖子弟必正衣冠見之嚴寒盛暑無一毫惰慢態臨事祇慎即瑣瑣屑屑人所易忽者亦精思熟慮不以造次了事蓋敬之一字終身行之故放誕者或見以為迂而無敢不敬頑率者或惡其為異而卒以心服庶幾哉古所謂好學篤行君子矣履豐壻于仲先生猶壻也內子來歸即為言先生好學狀當避寇郡城謝氏園聚族

而居所居容膝爾先生旦莫手一編吟誦不輟或夜
分人靜聲朗朗出金石即母安人亦嘆曰若老不從
有司辟胡誦邪先生曰夫應有司辟乃誦邪二十年
來履豐得侍於先生崇論質行日警校紫峰公集不
休其後目且青矣兀坐誦周易或令其子復若老僕
宜材者夜誦於床前且聽且玩以為常卒之日履豐
為聯句輓之云讀父書既老猶字讐句校樂不為疲
鄉人道是紫峰孝子玩周易雖青且口誦秉惟斃而
後已學者稱為靜心先生諸學士大夫見者以為此

梅谷集

卷十二

九

先生畫像贊也穎川陳太丘代以益貴人乃稱公慚
卿卿慚長然則士君子所不墮其家聲者固不在區
區名位間乎乃如先生好學不厭好禮不倦旄耄稱
道不亂雖窮以老抑何慚紫峰公子矣而先生之子
復又以孝聞學能世其家彼夫今所稱貴人豈不膏
沐世世然以視先生父子何如哉先生元配張氏鑑
湖公某女實慶郡守羅山公喬檜從姊也幼喪怙能
從家訓知小學孝經列女傳諸書大義年十六歸先
生克盡婦道組織紡衽猷出衆婦右年十七舉一女

年二十三舉一男而殤遂為先生置貳葉氏即復生
母也既得復喜不自禁絕憐愛之飲食必呼而加諸
膝寢處必俱忘其非已出也中歲知葉有幹畧則捐
管鑰而授之家政一切倚葉辦孺人拱手受成而已
又若忘其嫡與庶也雅性好潔湯沐恒不少離尤周
慎敬懼一錢不敢妄費一物不敢妄損一咲不敢妄
發終其身不敢以片言二先生然先生時有所怒為
旁解憂為曲譬家中所刺而全者甚多先生七歲
卒卒之日族人謚之曰慈淑云夫士行女德交贊也

梅谷集

卷十二

十

不信然邪不信然邪銘曰崇論若迂質行若愚望之
癯癯即之于于執道以超是無慚于儒是無慚于紫
峰公之離吁其殂

王東軒太公墓志銘

王君乾甫居其父東軒公喪哀痛甚語及未嘗不歎
穎隕涕茲日月有時將獎矣則泣持所為狀拜余請
曰三陽藉先君子遺訓竊祿武塘異少須臾延庶幾
微一命為榮而今已矣痛哉蓋猶食貧而死也三陽
何以連死也是在吾子爾歲癸未吾子詞而壽先君

于先君子色喜今復惠微一言銘其寤首之石當復色喜於九京也三陽且藉以逴死也余受其言悲焉乃按狀而志之公諱賜良字尊弼別號東軒其先世質文公當元至正間自紫山徙居獅山之麓再傳而為三公安名安名生八致政公友叔友叔生忠齋公佛生佛生生敦嚴公琪琪生謹厚公惠宗惠宗生洞林公杞杞有四子長仁齋公某公父也娶梅溪吳氏數載仁齋公遽歿遺腹四月寔生公公生而孤苦無何有奪母志者傷哉貧也而母又旋歿公依于三叔梅谷集

不昌人人謂公樹德里邑後必大昌公慷慨坦蕩不為城府性好酒又好賓客客至輒呼酒傾倒肝鬲諸族黨有忿爭者輒醉以醇酒俾卒歸于好人或勾貸於公隨多寡與之不為恠然自是家益落也乃撫諸子而詔之曰若曹速自樹立吾不能耕若曹能者自為耕吾不知書若曹有志者自為讀若曹今日有父母汝父無父母幸有今日也其言絕痛戊午間泉中倭寇姻戚黃氏以百金之珥屬倖遇寇冒死持黃氏珥投之井幾為寇所及人謂公柰何輕一生而重黃氏璧也寇退亟呼黃氏并取金珥黃氏感泣願以半為公壽公嘆曰使我而欲珥也而乃利若半乎亟謝去之公重義輕財不侵為然諾多類此既瀕歲兵燹獨念其父仁齋公葬事一日呼諸子泣下吾無父母人也戎莽若此吾未知所稅駕柰先人遺魄何果不歸土是使先人抱恨九泉竟弗子也先人所遺薄田數畝吾將易彈丸之地以葬吾父日且拊守之言訖復泣諸子亦泣遂買地厚山之麓以嘉靖戊午十二月十四日迎母吳氏柩合葬焉號痛哀毀觀者如

堵牆咸嘖嘖王氏遺腹子行孝若是乎蓋古有喪嫁母者二矣期而猶哭哭而於廟而裁之以禮者曰嘻其甚也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然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觀過知仁君子憐之當公迎嫁母合葬時哀憤之誠上通于天凡百閭閻就窺窬而又慮異日者諸子薄其大母而桃之廟也則合父母為一木主祔于廟嗟乎公之意念深矣蘇長公歌美朱壽昌尋嫁母云此事今無古或聞夫壽昌之母猶幸生存以翁所為難倍候米氏自古以來未嘗聞也

梅谷集

卷十二

十三

子四分才而任之獨以乾甫也才可任學則日夜望乾甫以學乾甫亦每飲泣發憤成父志甲子補邑諸生庚午亞鄉薦四舉而以庚辰成進士里中人彈冠慶曰王氏積德行孝意其昌也而果昌矣為善者徵矣公乃大喜招邀賓客引滿歌呼為樂雖里中諸子弟亦煦煦柔之未嘗馮勢作氣有加於鄉黨宗族乾甫拜令武塘園迎養公報曰與吾從兒子悒悒官舍中孰與肆吾志於田間也若壹意潔已循職子惠元元答明時爾無溷乃公為乾甫奉其教用廉勤為邑

梅谷集

卷十二

十四

乾甫同業同年稱兄弟又結為婚姻稔公行事故銘而內諸竊以塞乾甫君之悲云云墓在厚山之麓坐申向庚即公所前葬其父母而欲附焉者也始乾甫等惑堪輿家言因諸從父從容請所以易樂丘者公怒曰兒何知堪輿吾所為附此者吾抱生前之恨庶可死侍先人地下爾且吾治斯墳也負土封樹積有歲時吾之精神歸焉爾人棄我取不觀古人寢丘事哉嗟乎公之意念又深矣乾甫等乃不忍言改卜事茲請命母氏以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奉公安葬云銘

悔谷集

卷十二

十五

曰植遺腹孤而彊宗則元後則昌生於斯葬於斯附我父母於斯樂哉斯丘其名曰厚自天祐之亦孔之厚以為不信余銘可觀億萬千年其永勿仆

故朝列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郭北洲先生墓誌銘

生墓誌銘

履豐廬居所親張岳州君以書來曰惠邑蓋有郭北洲先生云初先生教授里中會宗負笈從游者十餘年步趨先生以有今日今先生將葬矣而宗羈岳陽不能效栢榮侯筮為先生負土負負何可言不腆之

狀稍狀先生平生而丐太史繫之銘太史其遂銘之嗟乎師友之誼久矣夫不重於世師哉師哉其先生哉而令岳州君耿耿不忍負履豐敬諾已先生仲子世宣泣致辭徵惠於岳州君有成諾矣是以太史賜先君而不棄其孤也孤乃敢以獎期請太史其遂銘之履豐又敬諾按狀先生諱良字復吾北洲其別號也世惠安人里以姓著為上郭里其先從光州固始入閩縣哉邈乎莫可攷已上郭拓迹之祖曰德儀十二傳而至思恭思恭生勲為先生高祖世世樸茂至是柯始蕃詩書之業間起曾祖矩祖鑑補邑增廣生父珍用先生貴封刑部員外郎里稱篤行長者莊大叅朝賓別有誌封君首舉先生先生異質左手紅紋若印封君喜謂莊太宜人曰是兒也良必元吾宗因命之曰良四歲就塾長從名師輒能名其師說六籍百家微言疑義靡不絲分縷剖者其為文晰理據經發據所自得與諸才士登壇而角諸才士弗能絕也後進往往傳以為式以詩發家領嘉靖乙卯鄉薦壬戌成進士試政吏部尋以太宜人訃歸甲子起

悔谷集

卷十二

十六

謁銓時萬安朱公以少宰掌銓事朱公故督學閩中
兩拔先生冠多士稱知已一夕為具召先生曰吾力
能為生得華職先生遂謝庸駕始進而驟躡清華
如側目何朱公喜授主刑曹政刑曹所治皆天下重
獄嘉靖之季主上自綰三尺間有所欲重而屬監
史輕平之輒坐譴權諸監史人人惴恐矣時吾里中
黃公為大司寇議下多以屬先生先生未嘗陰陽人
主酌情法奏上以平允稱輒報可至所當論決無避
權勢有大璫論死又繫伺間請以千金壽得覆脫縱

梅谷集

卷十二

十七

解之先生大驚曰惟官惟反惟貨惟來厥罪惟均孰
其逞梗陽賂者璫竟死獄中丁卯奉使過家即家陞
員外郎仍刑部居頃之有僉憲湖湘之命未行宅
封公憂杜門不入城府者三年值閏中會剿南海徵
造艘艦有司倖籍漁舫部署齊民應之邑大慘然乃
為書諷邑令曰漢樓船下南越超足十萬今齊民無
當戰者驅之樊江魚腹中耳且漁舫足當戈船哉
事得已人人德先生辛未釋服補山東僉憲治濟南
齊地故多盜鳴鏑推剽抱鼓婁起先生檄馳道多置

游徼為拒墻馬不得闌驚而又計有閭氏豪為之藪
也乃籍其魁宿勾逐黨與盜發輒覺輒捕以故齊
趙之郊盜賊不敢近濟南癸酉監山東試所舉多名
士錄成獨膾炙一論比之王文成公則先生筆也明
年函萬壽表入賀諸所部例致贐曰虞靡一介之
行李為使者憂先生曰吾將以不賄聞於諸侯而以
使人而以賄入乎卻之竣事還齊兩臺交薦擢廣東
叅議先是監試齊當道欲有所私舉而尼於先生乃
喉他御史棍撫毛疵用僉憲調滇之安普謂以禦荒

梅谷集

卷十二

十八

裔咏山鬼也先生處之自如其治安普一如濟南滇
俗淫僻先生置約所為講高皇帝六諭俗以頓革
緬甸素患邊當事者懷首鼠釀禍姑息先生倡議是
狼豕能久馴哉直大發兵創之耳不用後二三年緬
甸益肆乃悔不用先生策乃主征卒以征平然事勤
倍矣省會元夕男女混沓守卒往往夜驚先生令禁
之而撫臣指在從民令竟已已帥臣校旗與撫臣尉
史關兩帥修和不相下直指使者聞其事於朝朝議
直帥臣而賢先生撫臣乃益頌先生構之陪京屬大

計陪京言官當先生致政太宰仁和張公廉知之獨
議留僚屬勸以修謝先生嘆曰祁大夫不免叔向乎
何謝為明年又入賀義不肯以卻齊金而受宋薛也
時太宰方新謁者率用羅先生挾空刺往無它覲然
先生亦倦游矣還滇慨然致其仕歸歸而營樂丘於
楓林自號楓磐主人與里中耆英傲香山故事月置
酒會而間至楓磐下枕流漱石茹釣足樂也不盡之
趣頻于歌詠發之而尤好讀書善持論其論道學論
風俗論賦法論仕宦一歸於正直忠厚為世所宗語

梅谷集

卷十二

十九

詳具岳州君狀藉令東山一起猶可用其餘以匡正
國家而先生不屑也今太宰海豐楊公在事時時問
先生安否曰是我桑梓甘棠也我不敢蔽屬按閣者
議起先生或風先生何自不一問問乎先生曰身業
已有之不能為宰公失也事遂寢議者每有蒼生之
憾先生孝友淳至慷慨重然諾善急人急善獎掖後
進當其以進士奔母喪闋方中寇道路阻絕先生徒
跣間行遇剽者疑其賈客懷中當有奇貨舁置懸崖
將推之先生不知身之阽危輒號曰吾母吾母剽者

哀之反為之導所謂江革趙孝之倫非耶抵家大慟
如不欲生痛太宜人之不逮鍾釜養也乃盡捐私產
躬營窀穸不給稱貸而濟之時亂後拮据甚終不以
一錢關諸弟蓋戚易蕪焉其喪封公也亦然始先生
任湖湘當發忽心動出門次且亡何而封公疾作身
嘗湯藥浣廁踰焦乾則親煦沫之日夜祈以身代以
封公起也而卒不起長號永慕支牀鷄骨矣中外駭
歷不逾二考俸入輒斥新祠堂周族戚薄置義田給
讀誦者乃自奉布衣糲飯終其身泊如也嘗詔子孫

梅谷集

卷十二

二十

曰果有羸哈不仕自足使爾有滇綺千孰與爾三百
五篇存哉平生師事莊生天貫而友張生此兩生相
繼物故莊有子而貧張貧而無子並一女先生嘆曰
伯道無兒中郎有女非其友誰託耶厚割俸津之俾
有立邑知名士令二三子相切劘曰兒急勿失也在
齊滇兩攝學政所稱許無不高第者至於推轂蕭太
史事尤奇蓋有聞喜公之風焉史履豐氏曰先生余
叔祖中丞公同年於余大人行故稱先生先生風概
余故稔知之矯然難進易退君子也其履堅秉貞識

體負器自始仕時定矣故以少宰欲援之而不能得
太宰欲援之而又不能得舒卷惟心終始一節即哆
茲憎口豢抹擬于世先生曾有悔色乎哉曾有悔色
乎哉是可銘矣銘曰楓林之上窪窪者丘維以永休
楓林之下屹屹者磐維以永安休斯安斯徵我銘詞
於萬斯年過者式曰明郭有道先生之阡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壁峰蘇公墓志銘

封御史壁峰蘇公之卒也其伯子御史君前卒矣而
其介子士潛自為狀踵予門泣再拜請曰先府君之

悔谷集

卷十二

三十一

獲以伯子顯也而不獲以伯子終維茲大事屬在潛
等潛等一諸生安能為先府君揚者顧先府君平生
種德砥行皆時勢所難若闕焉不述恐無以示艱難
後人唯仁人君子哀而賜之志若銘余再拜謝不敏
然讀其言切而悲忍辭乃執筆而志蘇公公諱璟字
子重別號壁峰先世居同安從順里族屬蕃衍後以
其地濱海移居郡城逮于公五世矣大父福父春皆
世處士之義春有丈夫子二人公其長也公賦性敏
恭謹質直少習舉子業一過目輒解大意大父絕奇

愛之無何大父即世又無何大母張即世家遭中落

而父素善病病痿公獨憂之不遠數百里迎醫購藥

閱數載母憊嘗泣謂母曾曰吾父善病兒不能朝夕

扶持用報罔極恩而株守章句邪即捐舉子業綜家

務時甲辰乙巳歲海內殍者枕藉父竟不起已婦陳

孺人歿母曾歿大喪踵至公自力喪事一切辦具稱

備禮諸姻黨來觀者咸嘖嘖難其所為然自是家益

懸罄矣庚癸之需時呼不給公茹苦含辛揜罄蓋乏

內謀其朝夕外給伯子以學伯子影亂雅負奇公亟

悔谷集

卷十二

三十二

延名師教之束贄之贏倍於常者而又慮其課責不
嚴也夜篝燈設程躬督焉且聽且課弗中程弗就寢
稍懈即楚撻不貸因泣撫之曰今日元宗墮宗皆在
子子其勉之每屬為博士家言公終日兀坐候業就
乃去間以質王導嚴諸卿先生諸卿先生咸曰壁峰
有子如此詎憂貧哉公乃大喜久之又輒課又輒質
諸卿先生稱如前公益大喜伯子方弱年即絃有時
名本之公躬督力也既伯子以戊午魁闈薦乙丑成
進士試令吉水歸謁公公庭詔之曰令於民寘親老

人自束髮底今日所覩記不下數十人而貪者吾不能置之懷也小子而其為廉吏而其以而父為廉吏父不爾吾不而父也伯子唯唯敬受教以故令吉水廉節最著而公尤能忍嗜佐其廉蓋公有封十八年所矣而儉素如曩時見諸封君服鮮姣廣居第從僮如出入囁嚅有司之前心弗善也周身縷縷皆故衣伯子間嘗致一二華服為奉公一再御輒笥之至所得命服旁繡終歲亦不數御出入徒步一僮自隨遇敵已以下款欵立語俛而讓左或不知其為貴人父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五

也郡國守相臺察時時辱干旄公時時自秘謝無見即見無所干請時郡守楚衡朱公南海姚公邑侯錢唐黃公番禺曾公每對人曰蘇封君見且猶弗得亟而矧席其子干長吏者權乎乃賓公鄉飲公再三遜却是國家所以賓賢者吾寔涼德敢任賓人以是益多公讓故祭酒蔡虛齋先生有地一區在清平里里公故居在焉有欲為公規得之者公作色曰卜子禁舌矣此名賢舊蹟也吾何敢廁足乎又同人有執譜牒稱故蘇相國裔者謂公故同裔也請得通譜請

以千金為壽公謝曰彼不敢冒認遠祖者何人哉遙遙華胄俟吾詳焉禮其人而遣之其間於大體每每如此蓋公狀貌古樸而於善惡是非則心通人或論說不當公意輒稱引古人事盛氣詰難之聞人為不義面加譙斥不少阿談吐聲音嚮如金石聽者惶反其教子孫雖少小行坐唯諾具有法度門內外嚙嚙如也諸姻黨有以事來干者望其門肅然輒閉口引去然其秉曲軒豁不為城府人有德於公即一飯必報公有約於人即一然諾必踐家庭倫誼懇惻淳篤居常念逮事二親之日淺春秋祭祀務腆而禮二親樞父在淺土公傾橐中貲卜壤營葬不以煩季弟之諸子諸子拱手受成而已季歿時諸子欲治棺公曰倉卒如此安所得善木其與吾所備用者以往母曾鍾愛季聘娶分財多優季公絕無所問絕無幾微見于色其孝友蓋天性云又素酷信于支家言事無巨細質而後行而雅不好浮屠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藉令如二氏之說則閭閻王可賄進耶嗟乎之語也足以觀公矣公少年體羸逾五十彌健與諸老人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四

結社為高會矍矍疾步壯夫不逮既七十猶神完氣
勁人以為公難老癸未伯子以夔州二守入 覲卒
于京公聞哭之哀曰兒居臺久用執法忤權相即斥
謫無憾而造物者乃遽奪之年邪此豈亦權相為之
邪老人不忍見壯子受閼折也於是瘞疇之疾乙
酉舊疾復作諸子勸進藥餌公曰命乃在天藥之何
益奄奄斷穀十餘日輒出正寢易衣衾語言不亂而
逝三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春秋七十有九公以伯子
貴初封吉水令改封御史當在戊辰 國有大慶諸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五

第三子茂柱副之士潛男茂相邑諸生茂植茂樸茂
根士淳男茂棧茂標茂樞茂模孫女八婚聘皆名族
具見陳孺人志中墓在一都仙嶺村之原御史君所
卜而公故徘徊瞻眺樂丘也前葬陳孺人士潛等以
是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合葬焉其若數十武為御史
君瑩骨肉精爽其聚也夫其聚也夫史豐曰語有之
制宅命子可以觀士蓋吾里中稱貴人父善課子者
則獨推余叔祖方伯公之父奇峰公次即公爾乃今
觀士潛所為公狀與奇峰公行事何相類甚也余於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六

外吏以卓异列薦刻者即未滿考得封時伯子令吉
水未滿考而公有封矣其改封御史亦用 今上龍
飛覃恩皆榮值也元配陳氏兩贈孺人繼配吳氏兩
封孺人生男三伯即御史君士潤其為御史擢副憲
矣既遭斥謫稍遷夔州貳守然其為御史獨著故稱
御史君娶洪氏亦兩封孺人次即士潛邑諸生娶安
溪黃氏俱陳孺人出次士淳邑諸生娶潘氏吳孺人
出孫男十伯子弗子育士潛之第三子茂植為子携
以宦越宦蜀既伯子卒洪孺人欲廣繼嗣又立士淳

公有世講稍微其平生不謬而公尤起自艱窶締造
蘇氏難矣難矣夫俗之侈也漸于衆庶何況封君貴
人席勢馮寵足自尊大為娛樂而壁峰公樸茂恬讓
終其身若寒士豈不亦恂恂質行長者哉奇峰公葬
余以子姓著為狀茲其志若銘於公也與奇峰公而
俱無媿色也銘曰胡德斯美抱樸以處以式穀爾子
既躬受祉維子貴爾躬而先爾以終寔悲且恫曰慈
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締造蘇氏篤慶綿綿然則公
所不瞑者歸來乎伯子之望思而所可瞑者是維後

之慶與夫史氏之詞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張公暨配許太安人墓誌

銘代

蓋余讀張子問仁狀其父母而悲之問仁余丙子主
畿試時所取士也丁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念弗逮
其父承德公以為恨則以使事走迎其母太安人及
于潮持而泣御而即養洩洩如也無何而太安人卒
京邸矣余入而吊之問仁頭搶地哭哭不能起曰天
乎以吾父之教而弗逮見其子成以養也母即逮矣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七

而為時幾何且其間關萬里而以生出而以觀歸問
仁何所遁死哉余為竄意佐哀者久之知其且有屬
也余忍辭按狀公諱賜字元良其先晉江之龜湖人
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洛陽之莊氏因家焉生
二子公其長也公生而警敏未就傳時好挾冊指問
何字就傳讀僅十有八日孝經成誦矣傳奇之令更
進他書而念父廢箸出家計故旁落日負耒耕則謝
去日從父負耒耕閔閔作苦父憐之令持數金走郡
城依中表為積著中表故博士弟子也暇則從授書

故多通文義攤書鮮難字者而雅不好佛老家言蓋

其意未嘗忘儒也及問仁生而警敏益甚能隔舍聽
諸兒誦輒成誦誦日數千言公喜摩其頂曰而父以
貧故廢儒居常恨之而其無意於此哉而其勉矣則
益督問仁學唯恐一日舍書以嬉少惰即譙讓不少
貸乃問仁浮湛諸生間十餘年所公意泊如也第時
時詔之曰夫儒者能詩書能博一第止乎夫科第世
不乏人而不媿科第者何少也而其勉矣問仁既廩
學宮弟子稍益進束脩以上上之公公為具召所常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八

與問仁游者飲食之甚設問仁時與諸同志授簡著
經義公手持果餌就勞之且遍勞諸同志者以為常
公坦蕩剛直不為城府臨事是非面折人無少遜即
尊貴人有不當意輒謾罵坐中酌數觴勦齟齬旁若
無尊貴人人以此嚴之然至跡其行誼則多稱為長
者當依中表時中表愛其誠信足任也子眎之為擇
娶太安人留家城中其後中表門祚衰公為持其家
不遺餘力且以屬問仁殆古所謂不倍德者公既家
城中而其父猶獨與仲處公月數走洛陽定省供甘

甚得二親懽友愛仲惟恐傷馬衣大事及奔走徭賦一以身任之不以煩仲撫二女弟尤有恩家故貧不能治生產乃時時好施予人以急告或傾橐中裝振之客至輒醉為極懽而後去獨自奉則三十年一布袍日未嘗肉食也嗟乎公一田舍子既一諸生父又遭家式微而何任質好義無幾微沮怍醒齷之態也此非有所負挾則恢廓大度有足重者而以遺問仁即不及其身見之宜其享矣蓋公歿十五年而問仁始以其業顯又一年而得以覃恩贈公如其官

梅谷集

卷十二

二十九

配許氏亦封太安人太安人父許翁母 媼相承德公以賢稱事其姑而姑愛之若女待其姒而姒事之若姑推布操作備極拮据其舉問仁也三日而手自汲綈縹洗手為盡瘠承德公好賓客不問室中有無取咄嗟辦太安人為脫簪珥而辦問仁負笈從師費無所出太安人鬻嫁時衣給之居室僅大許其上穿也兩則移雜器避濕晴則移就喧貧無粟不置春其婦從登臼舂固當太安人憐其婦亦時時操為數口之家從登臼舂而食者幾二十寒暑甘荼食蓼世未

有也歲丁卯問仁以恩貢第一人入太學有毛義奉檄之想以祿仕請太安人曰出處自男子事老婦安知顧而父所以望而者不止此而其圖之無以老婦為解問仁於是無仰事憂去都下為十年規以有今日則太安人教也所居窮巷比屋多誦讀每大比入格者三數人問仁輒試輒不售太安人曰時有利不利也兒豈久久下人哉惡少年擲揄其語夜拾瓦礫擲上屋驚之晝則相聚言有物太安人不為動第謹避之爾蓋自承德公歿逮問仁丙子舉而擲始息藉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

第令太安人非明智知其子安能自力於策窶佛懽之中忍悶耐侮以須異日哉於乎近於陶荊州之母矣曩歲問仁以板輿迎于家瀕行盡散故衣與微時所還往諸媼親疎各有序至邸則又節縮勤苦佐問仁庶當是時問仁以曹郎監都門稅持冰檠操即胥卒靡不洗手奉職者安人聞之喜曰今吾食而庶吾而後安而養也於乎近於公父文伯之母矣銘曰貧而弗感而式子以穀而卒俾之以維翁之德顯而弗盈而昂子以成而卒眎之成維媼之明翁乎媼乎歲

於是安於是我其銘之維其子之以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心泉曾公墓志銘

代

雲南按察司副使曾公卒于家維時公父少微翁猶強則函書於京師以公遺言於予予問銘予既哭于寢拜受言曰嗟吾師嗟吾師而溘然不起乎始公守太倉予博士弟子也公雅意文學下車布功令則日廣厲諸博士弟子執有業課有程而上下之諸弟子彬彬茂也乃余所為文尤多當公指公責以極趨勉

梅谷集

卷十一

三十一

以冥會孜孜不遺餘力夫士感知已則國士遇爾公之於予何謝國士顧崎嶇世路恐以無成負公而公不起矣獨奈何負公地下因涕泣撫公軼事志之志曰公諱一經字正夫別號心泉其先為江西泰和人十七世祖毅徙南雄毅子觀佑徙博羅今為博羅人高大父秉曾大父棋大父應璋皆抱處士之義應璋有子五人長宋即少微翁公父也以公貴封朝列大夫雲南布政司叅議母張贈恭人繼母涂封如張公生端靖穎異大不類凡兒始就外傳即日誦數百千

言始勝剋輒起民間籍博士督學林公雲同行部校其文文臺臺多奇詁曰何物輒從一鳴驚人邪首列之然公折節為學鹽齏不厭嘗讀書羅浮山棲霞朱明諸洞以一方自隨往來幾十年山人鮮有窺其面者嘉靖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授郴州知州公至一切務便民民歲科辦苦不均公手自劑量條三十事著為令民大稱便尤時時與諸學官弟子誦說先生課文執令聞騰起亡何以才調吾太倉太倉在吳中號嚴郡公以至誠拊治多惠政乃其興學造士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二

一眎柳予之受公知寔此時云詮司最公治行擢工部員外郎去之日太倉人至涕泣遮道不得行為工部數年值肅皇帝朝大役繁興太司空皇皇無以奉詔一切倚辦公有寺樓役則督樓有都城役則督城有殿役則督殿有橋役則督橋公諸所督輒稱辦其督皇極殿武樓時中貴人信其估異稍稍侵浼公亢然裁抑之所省費不貲中貴人啣公思中公者然伺卒無得也竣事有司叙勞績公得加俸賜金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部武平順昌寇阻險為梗且百年

公躬輟甲冑與督帥劉公顯深入其地先募敢死士二十人攻之却已縱大兵隨其後寇皇懼不知所出遂蕩平捷奏賜白金文綺擢雲南布政司叅議會武定倡亂會計之公轉餉給軍勞苦功多薦者謂是役也公勲庶幾蕭鄧侯復賜白金文綺復用討賊功擢按察司副使大都公守二州內歷曹署外填藩臬宦轍所之率所舉如其職欲文文欲武武可不謂通才乎哉然至是而公勸遊矣賦憶羅浮詩以見志翩然致其事歸歸家食五載跬步不出戶庭茹澹服疏一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三

令先倍之終天之謂何吾其不瞑也乎痛已痛已時萬曆丙子二月二十九日也詎生正德己卯正月二十日年五十有八耳嗟夫沒不忘親可不謂淳行乎哉公色溫而氣和居常于于不敢以行能先人下逮騃孺賤隸亦悛悛視唯謹諸被延接者退人人當意至其好以文學獎引人士出之天性在二州以教化顯及為藩臬大吏為鄉先生猶時時稱誦開導不倦其辭旨敦厚多有所感發者可不謂愷悌樂易君子乎哉獨柰何仕不究其才平不逮下壽語曰不竟其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四

不瞑者是維親之思其所可瞑者是維史氏之志與
夫後之嗣

承德郎臨洮別駕道川程君墓志銘

臨洮別駕程君以病致其事歸歸三閔月而卒卒再
閔月而葬將葬其猶子汝翼相其孤汝為襄大事即
余徒李生應芳謀曰仲父不幸先朝露圖所以永永
者願乞言於若師莊太史氏顧仲父於太史鮮平生
懼其能遂徵太史一言乎李生乃為籌吾與若幸以
諸生同事博士橋李陳先生則吾師同年稱莫逆者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五

也若惠徵於陳先生著為狀而以請吾師宜得銘狀
具李生為介程生齊衰垂涕涕踵吾門再拜請曰以
仲父之不及事先生也則不敢請以汝翼之不獲蚤
事先生也則不敢請然而狀仲父也者則先生友也
介汝翼也者則先生徒也夫為先生之友若徒也者
則皆端人也其言核汝翼乃敢以仲父不朽請先生
幸憐許焉嗟乎汝翼之善為其仲父如此夫余乃諾
而銘之按狀君所謂豈弟豪爽人也諱洛字某道川
其別號先世晉之上黨人 文皇帝時有景岩者徒

京師占籍上林之蕃育署寔為始祖四世迪迪生鏜
娶于曹有子三人長諸生濟汝翼父也季洧而君介
其中稱仲子君生而警敏父母絕憐愛之曰是其以
程氏與者乎甫受齒十二而父捐館舍母曹相繼不
祿乃日依伯氏伯氏日以大業淬勵之君故不忘先
志且嚴憚伯氏益黽勉為學學益進弱冠補郡博士
弟子諸博士弟子人人自以為不及也隆慶改元領
順天鄉薦三上春官不售輒銳意謁詮伯氏意難之
君奮然曰幸值聖明數制詔所司不以途格限天下

梅谷集

卷十二

三十六

奇杰之士士貴乘時自効爾豈其以一第顯哉藉令
竟不獲一第而老也吾柰何齋志以沒遂銓為青州
別駕青州負山阻海椎埋剽掠之徒跳伏為奸官司
窘于禽僂君至即勅賊曹卒乃公在母憂盜於是稍
依廣漢渤海故事鈎致募解蓋三載而境內屏跡君
既有治盜功於法當陟乃移判陝之臨洮人謂宜辭
辭不得意而君奉職逾謹先後所汰倉穀羨與權茶
額例殆盡頗著清譽乃無何而以悴病告矣當是時
秩且滿將上最直指使者素知君再四勉留君及君

上謁羸甚使者始動容別駕悴至此乎為疏請得歸
抵家竟不起萬曆壬午十月三十日也距生嘉靖己
亥八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四爾嗟乎君少而父母
見背零丁艱阻伯氏左提而右挈之底于有成其志
意矜奮凌駕時輩夫豈難一第者即君亦自曰其以
乘時自效爾乃一再試位不過郡倅年重逾四十安
在乎其不齎志沒哉狀所為反覆於命分之說愴然
以悲也嗟乎夫名與身孰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悴其身有取於名則為之非於身疏也京生有言
孰易如蒿孰化如燬蓋死生易至如此夫惟其名不
朽乃其身亦藉以不朽至厚身也別駕仕誠未顯至
在事六載夙夜寅惕以從為青州則有聲青州為臨
洮則有聲臨洮赫赫者能皎皎者蘆是二者足不朽
矣有味哉余友博士君言之也以食少事煩而斃不
又有矻矻窮經而老死牖下者與何修短之較也汝
翼又為余言曰仲父內行淳至少依吾父吾父今至
老矣猶困諸生間仲父母之官未嘗不戀戀念也比
歸既悴甚握手撫背相勞苦已相慰藉而又子視汝

翼勉汝翼而無負而父茲汝翼所以思也而自其為
諸生時庶母某無出屬吾猶母奉養之曰吾蚤背二
親庶母如母也將藉以存吾母且憫吾父地下爾季
父洵以天亡遺孤藐然仲父撫而成立之今名汝聰
者壯有室矣嗟乎可不謂孝友篤行君子哉是又足
不朽矣又何修短之較也君配李氏旗手衛千戶侯
芳女子即汝為娶姬師尹季春女以臘月六日奉君
葬於城南之下馬社銘曰謂汝不試則於二郡者展
驥矣謂汝試則驥初展而頭矣惜驥也才則惜驥也
蹇要千百年孰抑孰顯孰修孰短史銘汝幽汝其顯
以遠羣如巍如斯萬曆間廉能吏之版

明故太學生鳳江丘君暨配傅氏墓志銘

君吾母伯父弟也於履豐為從舅履豐化而喪母鞠
于母家于母家戀戀甚顧艸角以來母黨凋零母母
黃宜人母叔鴻臚公若吾伯舅伯姪若仲姪若李姪
先後即世黃宜人鴻臚公重塋下壽舅若姪皆稱天
蓋與吾母稱弟者獨君與季舅在爾則相與悲涕
痛念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而君絕憐愛豐器豐倍宅

甥庚午豐與計偕別君君喜誦太白別從甥詩曰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越明年君又捐賓客矣歲辛巳豐以史官奉使過里問所舍季舅與君之子宇肅掃西舍舍豐而始成成宅相之許而君弗逮見已於乎痛哉尚忍君銘哉季舅以肅以狀來稽顙泣且懇又忍辭君諱維材字彥達別號鳳江姓丘氏丘氏功德之祖曰靜碩公諱某傳榮壽恂齋公諱某再傳侃齋公諱某三傳省菴公諱某封御史贈大理寺右丞右丞公生司訓公諱某中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九

聞者當司訓中丞二公盛時家政統于右丞公幾與素封埒無分財迨司訓中丞二公身後食指漸繁雖嘗析箸而里戶賦繇諸公私巨務鴻臚公寔經紀之君然然維鴻臚公是倚將維司訓公是似及稍壯而卒業太學歸則鴻臚公稍勸事矣而君代鴻臚公事事矣君警發通敏有幹濟家乃大振亡何鴻臚公歿伯繼之家值喪荒微稱耗屈君厘心力解焚理頓承襲右丞公遺緒以授于季季又懇懇育鞠伯氏之孤與君之孤于襁褓髫髻中而左提右挈之俾卒世前人之遺以底今日蓋底今日丘氏所見推譽吾郡而不墮其家聲者此三人者力也君之才行可概見已君生有至性又蚤服習家法孝慈恭讓若其固然母事黃宜人父事鴻臚公起居左右侍命而行兄事伯弟視季同胞不啻也居黃宜人鴻臚公若伯氏喪哀慕傷但如喪母又如喪父又如喪厥兄而所獨身劬事持門戶則季以也曰俾而絕內顧而日夜併力學季苦身約行日夜併力學大以恭謹聞以學聞君乃大喜伏臘怡怡相過從拊背問暄冷曾是不意而復

哭君而以二三藐諸獨累季哉蓋君歿而季始益劬於事也待諸姑姊妹恩禮周浹伯姊適潘發寡鞠孤甥善病仲姊適陳其居為寇焚垂老無夫與子獨守廬舍以故事伯仲姊意常有加而於諸甥中撫潘甥獨閔切它姻戚與族之人隨分推情未嘗有不至者其或有骨肉嫌間喪死大故君居間調護之卒以其人解性尤好賓客不為城府不為畦町人無貴賤賢不肖遠近下之以是多樂與游者歸自都下游道益廣賓客益輻輳薦紳先生而下數邑人士畢至賓戲

梅谷集

卷十二

四十一

盛唐諸家言以逮宋同技藝裨官小說咸曉究大要手傳寸說尺牘寂寥春容翩翩有致叩其詩大率皆真境也故所交驩諸名流復樂與結社相酬倡蓋嘉靖間吾郡拉文章名而以酒豪者獨稱吾大父藩叅公則時時偕詩人今左相顏範卿徵君黃孔昭過君飲君名量故與藩叅公敵秉燭觀魚之亭引滿歌呼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藩叅公即席授簡分韻角賦杯瀟淋漓墨瀟亦淋漓相顧樂甚今堂中鳳江圖歌其一也取後詹侍御爾欽以直言謫歸杜門養高鮮梅谷集

卷十二

四十二

券舉稱於人以濟之語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嗟乎仁義伸於既富此豈真能仁義者乎乃如君恂恂長者非欲以傾貲納結豪舉為名高而急人甚於己已困不能忍人困至舉稱以濟之可不謂仁義乎哉可不謂賢乎哉故君以辛未八月三十日歿年四十一族屬姻戚交游一旦臨而哭者數百人道路聞見咨嗟太息曰胡無天胡丘君而不永年君配傅氏太學生以善君女後君一年為壬辰三月二十日先君十有二年歿為己未七月十七日年二十八君慷慨好賓梅谷集 卷十二 四十三

客喜施予傳能節縮內政佐之且從吏之又能以機慧察黃宜入鴻臚公意旨事多當其心處姑姊妹姒娣間與夫族之諸公婉孌接遇人人悅懌而獨以育子之難戊申生男一辛亥生女一壬子又生男一皆殤遂憂悼深切隕其身可悲也妻吳氏以戊午舉一男即字燾亦恭謹世其家娶庠生王君宗獻季女生女二長許庠生洪君啓東子承銓次許庠生黃君輝子維堪黃孺人從弟大司寇公曾孫也又妻王氏生二男一女亦先後殤初君歿以連殤子故墓在晉江

某都觀山之原負某揖某葬以萬曆甲申九月某日維茲大事燾為之季相之而從甥豐銘之銘曰當丘之盛比萬石君匪直也閎質行恂恂及爾諸昆彌恭謹聞以酒自全以行自敦吁嗟乎君偕爾配安爾墳甥銘爾墳永永爾芬維賢甥聲動天門君曩寔云聊託報於斯文

文林郎浙江都司經歷司都事王峯王公墓誌銘

履豐有先繼母之喪居倚廬而王君坤京者將葬其父都事公鍾廬以墓中之后之文泣再拜請曰其以不朽先骨也履豐再拜辭夫履豐烏能文而方負大慚又烏能文乃王君請不已則以吾父之命命之王君壻於田吾父妹子也而尊大父與先大父同年相厚善履豐猶及侍杖屨杯酒稔王氏祖孫父子三世矣其敢辭按狀公諱昭字伯文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光啓中祖潮入閩為泉州刺史家焉子孫世居泉之古營巷為馬坂王氏至 國朝諱紹宗者始遷于武榮四都安門內以貴雄號素封寔生尚瑀瑀生鏞鏞

遊邑庠生誥封奉政大夫公海海生郎中公良柱登
嘉靖壬辰進士官中翰晉工部營繕司郎中娶封宜
人黃氏生丈夫子五公其長也生不好弄英氣勃勃
有豪志兒時封公嘗讌客命公行酒且旁侍終日忘
劬屹如成人封公私奇之垂髫從郎中公入宦宦績
多藉規畫郎中公又奇之已辭親歸娶奉封公膝下
驩稍拓旁產人或謂公年少不諳公故甚諳井井有
緒封公喜曰而代而父任為子又任為家旋補弟子
員遊太學郎中公時亦致其政歸矣公竣歷趣歸侍
梅谷集 卷十二 四十五

間值庭訊亦廉廉於公若有憚焉郡屬寇警令民濟
城濠備兵萬公課之急公日董其事為諸豪倡濟獨
先完萬公勞曰令人人胼胝奮厲如王生吾豈憂濠
哉吾豈憂寇哉凡公所為持家棟給公繇不難身先
奔走之要自以為家督也宜獨當戶而以安二尊人
於佚而以安諸仲於學乃其督諸仲學又嚴甚諸仲
之嚴公也甚於郎中公郎中公嘗寢疾公夜顧天密
跪請身代母宜人病性不嗜湯藥公侍卧起跪進之
宜人拂其意陽受而陰傾焉然病亦竟愈人以爲
梅谷集 卷十二 四十六

郎中公家居足跡不及公門日徜徉山水理賦咏興
田夫野叟相呼取盡餘杯家務禁起一切倚辦公公
所壁畫靡不中窾者所任使靡不稱材者俛有拾仰
有取累積纖微旁產乃益拓然雅不喜綺麗不習為
貴富容居常著田間冠徒步行道上僥而讓左見者
謂為田舍翁爾不知其貴人子也時邑有里胥之役
慨然曰夫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者何人哉
我乃何敢脫繇役乃就役徵收給照終日危立門外
邑令涂公見而嗟異此正郎子太學生也設坐坐之

任諸兵賦軍書填委執掌公殫心力為之出入勾校
唯允僉責責以大用期公廼用勞瘁卒於官而當公
之官時鄉有龔姓者同行忽途病念即不諱孰收我
者公分价事之卒調護之龔病革挈齋裝千餘金付
公撫其家不為券公即任即訪龔親戚授焉封識宛
然嗟乎是所謂途邁卒遇之交也而至於託生死寓
貨利而不相背棄不涅如此宜在職以廉勤稱無負
郎中公遣行語然方其任為子而任為家有所試其
長非苟而已也而於世不獲竟試於手惜哉公生平

梅谷集

卷十二

四十七

學不酬志然好之不倦諸子史若諸稗官雜說多所
汎濫間出為賦咏雅傲唐人風韻蓋有文人墨士之
槩焉而於世亦不獲竟試於手惜哉履豐蓋嘗上下
漢紀諸入貲為官者不署右職而其時有察廉之法
士以貲起家往往用察廉致身卿相若黃次公司馬
長卿諸君子率顯名當世明與諸貲即少有顯者夫
亦其人少自愛爾有味哉乎郎中公之言也士豈其
以公卿顯哉即一命可自致都事公以彼其才廉而
勤於職令稍稍久次漸推較至大官必有所自表異

者乃為策則長為策則短至使郎中公聞計憂憤成
疾越明年亦即世茲履豐所為痛惜也因志而銘之
公生於嘉靖壬午八月十七日午時卒於嘉靖乙丑
年正月十三日寅時年重四十有四配孺人黃氏榮
壽冠帶庠生婦女子男二人長坤京娶寶慶大守田
崑孫標女即吾父妹子次在京娶庠生潘志純女女
一人適廩生黃懋基孫男三人長攸軾聘寧陵大尹
林桂孫咸章女坤出次攸輔又次攸輯俱未聘在出
孫女五人一許鄉進士傅賓鳳子道範一許鄉進士

梅谷集

卷十二

四十八

陳鳴熙弟鳴豐一未許坤出一許常州太守張志選
姪庠生張守質子維鳳一未許在出是葬也以萬曆
癸未冬十一月某日某時墓負巽揖乾在本都內墓
山之原銘曰政於家家維督政於官官維幕維家有
政是亦為政起而之官而政未竟維則未竟視守知
廉視才知兼於平貲即哉斯焉取斯我其銘之不朽
者詞

志銘

明順天進士次洛何公暨配碩人端質丁氏墓

履豐間者請急里居友人何思稷氏兄弟將葬其父順天進士次洛公與其母丁碩人而前期以鄉進士李君狀造履豐請曰先人不幸中道棄二孤二孤藐焉獲落困諸生無能為先人榮者而葬又弗克責諸隧以顛隕先人之令名二孤其何以能子也願吾子圖焉拜稽首且泣履豐亦泣履豐記卅角時從思稷為文字社同志十餘人期日授簡著經義則諸世父時時臨督之而吾父封太史與次洛公寔來當是時吾父與公皆恢奇伉爽以文章意氣祭酒諸生間所鑒別賞摘無論吾二人即諸同志人人儼然如臨師保父母也其後業稍成諸世父不時來而公往矣諸同志猶過從不絕則丁碩人時時窺兒所還往出珎飭勞之曰庶幾賢豪從兒游乎次洛公丁碩人之賢履豐稔自卅角矣履豐不為銘誰銘者乃按狀而著之公諱元選字元學別號次洛高大父貴易居邑鳳嶼曾大父宗移居潯江遂為潯江何氏大父璨明經補邑學生已從郡邑辭受江夏尉父逸齋公王江夏公季子也與封主事嵒所公惟並母周出逸齋公娶

董寔生公公少穎敏不類凡兒十歲從主事公授經書寓目輒成誦主事公奇愛之年十三逸齋公捐館擗踊瘠毀若成人逸齋公最里之佛舍公就外傳所夕憑視嗚咽以為常佛舍僧驚異語主事公主事公益大奇愛之嘉靖庚子公年十九補郡弟子員公長身魁貌常掩映數人目光閃閃如巖下電望而知其為偉丈夫讀書晰微旨觀大義終日捷闕坐帷中勸勸屹屹救口吻非其好也而淹貫六籍涉獵百氏自左國兩司馬而下文辭多所寤寐下筆纚纚千言立就弱冠游何博士柞菴先生之門先生望重士林而公獨能名其師學都講口授退筆而記之閱再歲手錄疏解累數十表先生擊節公奇士奇士以是文譽翔起即年少新進乃其大父行與郡知名士咸折行輩而交公公傾心嚮之如恐不徧間嘗深念所居僻而曰吾幸與諸士周旋鞭弭也奈何辭辭索居此哉乃請主事公徙居郡城而奉母董俱自是而益多長者游矣築精舍於東湖之旁引曹偶對壘其間每一扁出超乘而上諸曹偶咸自以為不及也已縱酒浩

歌嘯風弄月慷慨睥睨旁若無人蓋其氣豪哉試輒居秀才異等歲戊申督學周石崖公校泉士得公文評云氣足追風逐電力能倒海排山識者謂督學公知文且知人公用是餽千學顧累就閤試輒報罷公幡然嘆曰夫又不發則芒鋤澁而劇於匣驥不騁則筋蹙急而敝於樞賈無廢居之事則賢不比士無千里之行則業不廣吾又柰何鬱鬱久居此哉吾其為京國游矣乃登蹕游太學大司成陳松谷公少司成呂豫所公試而刮目之令母以賢生禮見一日而傾六館之士千餘人甲子果膺順天舉時主試者宮洗林對山公宮贊殷棠川公主政黃積菴公也諸公皆一時文章名臣拉人倫鑒既習公材高公行誼倍雅相愛重蓋吾郡諸賢生游太學不乏然而少自致者是歲也公舉順天而今御史大夫屠廔亭公舉應天兩京並起號得人自後而占京國上第者踵接矣則二公風之也公倜儻有大畧諳習國故於令甲名例疏舉貫串即世宦宿吏不啻也遇事壁畫引當否成敗事後輒券故在諸生為諸生祭酒既膺舉又為諸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一

並時舉者祭酒善赴人阨夜半以窘急叩者公左右善解之或銳身俚行求請事事平然後已身貴介弟也折節為儉衣無完采食無蕪味出無敢乘車而歌喜賓客客至灑掃張具益市牛酒流連歡洽客靡不極意去族黨姻舊寒藉而衣者餒藉而餉者婚藉而媾者喪藉而舉者公隨力振之然施不緣富不足或稱貸濟之故貸負常至千餘金往往不責償不令人知也友某歿子少孤家貧走父客無應者公愀然延歸解衣授餐給館舍其人竟以儒顯友某歿屬當元旦公泣曰夫人身臥地不收吾何忍以獻歲為解即日捐貲市棺槨令家僮舁前行而身從其後見者益錯愕慕公義焉壬癸之交郡中倭戎莽極目饑歲佐之道死相枕藉上下洶洶人無固志公首自建白貧民負老携穉逃亂城中冀少頃吏亡死耳乃不死賊而死殍柩何且一巨測富能獨生耶於是會諸巨族勸公出粟為饘粥以與里之餓者餓者歡欣就哺若就哺慈母所全活以千計而又慎譏詰給僱募脩罷械番休輪直具有成規事聞督撫王方湖公檄郡邑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二

長吏城守事宜以公為式因延致幕府令條上方畧
公為條上數十條鑿鑿中窾郡邑長吏愈益重公公
孟慕魯仲連虞卿鄭莊之為人而益行其德然孝友
醇厚始基之矣公少孤與主事公共居焚迨折箸公
年二十餘耳貲不當中人產即拮据逸齋公葬事腆
而禮傾分業之半焉事母董甚謹母往峻肅又善病
公怡顏愉志所為扶持百方即事出夜分必至寢門
外問侍者今日安否何如侍者曰安公乃即安母病
久起居為苦公時自襁負出坐廳事復負以入當伯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三

鵠殆漢所謂孝廉異行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者天
假以年得時雲變必有所自表豎乃令不得脫公車
藉以死長志短日弗施之國小用之家狀所為反覆
公悲也公配丁碩人榮壽鄉賓丁順季女年十七歸
公屬逸齋公前卒而逮事姑董董疾病旁皇晝夜不
解髮而侍手治湯藥親滌廁牕非無女婢足任使令
也凡公所善事母以孝聞則碩人寔成之性嚴潔習
女訓大義操作勤蓄自佐公諸生以及掇巍科如一
日目送諸里兒紈綺華侈態眉輒攢蹙誠諸子曰此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四

兄副憲小洛公宦將貴倨主事公老矣諸從咸幼戶
內外事一切倚辦公公獨身劬事不憚勞勤寇難起
殃及塚墓副憲公亟徙大父母柩避它所寇退公自
南宮歸首請副憲公卜兆改塋鉅役穰費不以關諸
從諸從受成而已議設祭田營祠屋建家塾遍召諸
子姓耕者授器讀者授書家歸三年漸施有政矣隆
慶丁卯束裝且計偕病不一日而卒卒之日聞無不
傷盡泣下者賻死問喪自遠方來經歲不絕嗟乎公
可不謂賢行長者哉乃跡其行事論事若蔡赴義若

憚之甚於丈夫閨閣機聲軋軋如也臧獲數百指肅肅如也償公故負千餘金貲亦不落二孤殖亦不落翩翩稱奇士蓋所嚴母教延師取友若履豐前所云窺兒所往還與夫庶幾賢豪從兒將者所由來久遠矣嗟乎女德士行交贊也以今觀丁碩人不信然哉而以詒其子語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君子謂何氏子當有興者是可銘也銘曰於乎是唯何公與丁碩人之阡嬈德而賢弗享其全汝栢之蒼然汝氣之鬱然宜汝來嗣之熾然其視余言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五

明勅封安人杜母盧氏墓志銘

盧安人者封戶部主政塘山杜公誠之妻戶部主政杜子業之母也初杜子司理京兆與史履豐相厚善則時時為履豐言家父母老矣父健杖屨無恙獨母善病業十年理官不調也奈何父離母會杜子擢官戶部得以餉使便壽其父母母安人一見淚輒下曰京師萬里吾即欲倚門廬望無繇也今幸而見汝恐後此老婦不復見汝矣杜子聞之悲亟為歸養計安人則又詔之曰吾弟病眼瞶瞶爾無它苦也日者

吾歲星方填命若行矣若新承 上恩拔擢任使無

以老婦故棄使事於家於是杜子獨身還朝而留妻子偕其弟侍母安人蓋其意旋欲乞歸養也間值大慶疏榮百執事杜子戀戀將捧新綸歸為壽而安人之計至矣杜子搏頰拊膺哭履豐匍匐而吊諸其邸杜子益搏頰拊膺哭曰天乎業歸矣而母不須臾待也而何能復一見母者唯惠徽史氏藉不朽業將如復一見母者其言絕痛已持狀來履豐讀且哀涕也忍辭按狀安人為盧處士隱齋公次女盧晉右族處士公行誼推服鄉閭間有古太丘風安人生三月而母柯見背傳乳於諸母間哺以飴息重存稍長仁孝每念劬勞輒蘇隕泣事繼母與伯兄謹時有訶撻畧無怨懟用失恃能自堅忍蓋少小已著賢姻族矣迨歸封公公世田舍翁也舅北源公性嚴甚姑王孺人善病頗卞急一叔未成三妹俱幼封公力作多居外家事一切倚安人辦安人身自拮据視夜而起侍安膳操井臼治女紅而間鋸耕隴上日無遑晷或夜分乃罷夔夔慄慄惟懼拂姑意即杖且請受悲其不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六

痛而力衰也姑大為感動已舉杜子姑舍飴且哺且祝曰婦事我孝願此子它日事汝如汝事我也踰月姑卒安人悲號不能勝相封公治喪祭事一依于禮事繼姑蔡如事王逾當舅北源公懽善撫諸叔妹諸叔妹婚嫁勉擘畫不趣而辦叔氏求分異安人從吏封公難得者兄弟與姊姒也田廬近腴恣叔自擇蓋安人身為冢婦勞取大者利取纖者所以佐封公為孝弟力田長者甚備顧自酒漿畜宇外無攸遂即一錢弗請弗敢專曰吾安能輕用杜氏素邪當是時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七

弗死乃安人陰德其大者則在訓督杜子安人四乳始舉杜子五歲猶跪而乳之不為不慈然絕不為姑息十歲遣就外傳歲時一歸坐膝前歷道家世事誨之不數日復束衣糧遣去嘗譴杜子曰癡兒爾黝竟年忘父母邪撫之而哭既杜子掇巍科為梧理為京兆理安人喜而後可知也當之官則屬曰吾生見罪人則悲汝所知也今汝法吏也慎毋以法苦罪人傷我心家僅自官所來從容詢杜子為理狀多所平反全活則為喜哭加匕箸食飲以故杜子十年理官大

梅谷集

卷十二

五十八

然杜子之還朝也安人寔遣之其時履豐亦用史官使西藩過家與杜子相先後還朝還朝之年而安人卒明年而履豐繼母褚孺人卒是皆抱弗逮終之慟者乃履豐同年曾太史氏志褚孺人之墓惻解履豐兄弟曰夫二子者豈不善為孺人榮哉即弗逮孺人終孺人固遺之而固樂之何至自號泣若趙苞溫嶠若無以為人嗟乎嗟乎則安人謂哉履豐則舉而解杜子乃如安人生平與封公齊德而隱竟以其子立敬恭類與妻媿耕類龐媿操作類孟光陳戒勞逸類梅谷集

居士潤弟士潛女俱廉出孫女四長適邑諸生潘洙侍御潘君維岳猶子也次許朱光清主政朱君天應猶子也次許俞咨臯大都護俞君大猷子也次未許葬以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七日墓在晉江縣某都下廬山之原銘曰媿起農家累織畝以厚為田種厥德有賁其媿耕澤澤是穠是殖卒有穰史銘勒此賁幽宅吁千百年固且恤

黃母貞慈孺人蔣氏墓志銘

履豐始登朝而安溪黃君官典客以文學行誼重諸大夫間諸大夫母政以貲即易之履豐心下之比將葬其母蔣孺人前期璽余門再拜泣且請曰大本少孤鞠于吾母母成大本不易大本何以報母者母坊若而年而大本弗即葬也念藉先人之遺班侍從與徵帝綸用光泉壤曩歲重重以典客滿考移贈先君省菴公母格於制未逮也無何出佐邑投劾歸矣竟莫母報矣甚恨茲所圖報母者在君所幸哀而賜之銘孤得釋恨焉拜起復泣履豐哀其志亦泣為按狀志之孺人蔣侍御某公曾孫女也生而婉嫕莊靜有

女德年十八歸省菴公省菴公父母早世矣而獨王父在誠曰吾弗逮事吾父母而逮事吾王父猶吾父母也孺人承其意朝夕左右虔奉以愉則唐婦之篤孝養也省菴公與兄伯共居幾嫂棟內棟孺人姑事之稟命而行曰我介婦也禮不敢並於冢婦其它諸姑伯叔母娣姒姊妹歲時問遺宴會相款洽咸當其懽咸親附孺人則曹惠班之訓譙順也既公以次出後仲父木齋公始立家孺人身佐之綜理家政唯密薦享唯裡羞賓客饌饋唯腆殫瘁於內循廩廩懼不稱公意則梁妻之佐操作也公性好貸予孺人唯公意所欲從史之迨公坊賑假檀施不衰即負者時為焚券曰此不過人負我耳奴盜其索將百金孺人廉知母所窮詰迨奴家落身死妻以窮來歸揶揄曰負心者竟何益哉收之終其身則顧母之樂義施也孺人年二十二未子即勸公置側室公不可則正色曰君世卑何可不蚤為廣胤計則自擇宜子者躬膏沐以進且畜之良越數歲孺人乃生子大本而側室宋氏生大任大任生孺人哺之均已出即大任不知其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一

非孺人出也大任出後仲父繼善公孺人慮其產薄當析箸輒與大本均畀而分二子者申申訴訴有翁孺之風焉則樊姬之進賢而昌楚胤也公幸有二子家幸饒不能悒悒諸生聞乃以貲授王國官躡僑曳裾壯游自喜胡天不吊遽尔即世屬曰吾壯志未遂寄在藐諸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死其以累若矣孺人慟其言幾絕也已謝飾屏華徹甘茹淡視不逾屏言不出聞先君之思自盛年至皓齒母解間值生辰二子圍稱一觴輒曰吾以若等忍而在此安在尋樂於未亡人之側辭旨悽惋則共姜之矢髮髦也大本稍長輒遠就外傳而身自為內傳暮歸課所業以機杼相丙夜鐙熒熒大任稍長亦如之間庭詔曰初汝父志在四方兒忘之乎而株繫山居踈過從之踞乃為卜宅郡城贅師營學學漸有聞則鄒母之徙宅顏母之訓孤子也而是時吾郡王遵巖蕭林龍江二先生以講學風後進大本既補邑博士弟子率弟大任負笈從之孺人喜曰兒知所嚮往吾有子矣龍江先生自莆挈數十生徒遊泉館于大本留數旬戶外獲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二

恒滿孺人為日夜佐共具甚設諸同門友有落魄者
時時解簪珥資給之庶幾樂從兒游乎大本推其旨
復束裝入成均遍交海內士卒致身日月之際則陶
母之截髮待賓也家故饒然當公坊時大本九歲大
任重三歲孺人一嫠婦持門戶惴惴旁落矣乃攜拾
戢庀身備拮据垂老猶不休蠶織率家人作業業以
益拓則敬姜之能老勤業也嗟乎孺人節烈卓卓如
此藉令觀風者採焉疏舉聞上上為制詔表揚尊禮
之於以風示後世豈媿也哉孺人雅自閑常泣曰柰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二

何以乃公成吾名抑其子不使聞於有司有司亦莫
之聞也今其子所可圖者唯是彤管之紀搜微揭幽
藉其人其言不朽遂以母名不朽履豐非其人也而
謬叨史官有煒彤管寔其職業故不辭譏著且以厲
夫世之號丈夫馳驚妖佚脫落名教者墓負揖在晉
江橫頭嶺之麓初大本葬省菴公于安溪永安山虛
左壙為孺人壽歲矣乙丑寇難起殃及墳墓大本亟
徙公柩散于郡城行求得吉壤于晉江之後郭山壤
徙重容壙大本泣告母曰吾父母不偕老以穀又何

忍於宿而二之無寧緩葬而圖同穴乎母泣曰葬也
若父出宿草中寧復羈之淺土且魂氣何所不之吾
後死得附近地招魂而游亦何嫌於異穴大本敬奉
教遂改葬省菴公比孺人坊復行求得今兆去後郭
山十里而近乃大本猶惻然若有缺履豐則解曰古
有之陶媪標塋於蠡上虞妃示塚於湘濱豈必稱夫
哉遂為之銘銘曰嫠以其孤立以其節立四十為年
如一日招魂而游無媿色亦何必穀同室死同穴詩
之貞石既固既恤來茲有式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四

顧母郁孺人墓志銘

郁孺人者故觀察顧公可父之側室邑諸生起東之
母也觀察公蓋嘗為泉郡守有遺愛至于今五十年
往矣郡之人南北行者必過其家瞻謁之以為常余
郡人也而先大父又公莫逆故余與諸父比三歲計
偕輒過其家比過則孺人戒童子出肅客也已手共
具勑起東對客懽曰客何為者為先公爾若善事客
以明先公之有德於泉也余感其言為極懽而後去
又三歲過焉則孺人不起矣方小飲余扶服入而哭

之哀乃起東則不勝哀也扶而不能起伏而哭天乎以吾母之賢謂宜不死而竟死也而孰能使吾母不死也余心憐之明年余卒業中秘起東以書來曰不孝所云不死吾母者在公所公幸憐起東幸有以賜起東母也余謝不敏而起東請者逾年而不勸語愈悲余手讀不可竟竟不可復讀也其又可辭乃次第而志之志曰嗟乎以余觀於郁孺人所謂明大義類丈夫者邪而何其行之難也蓋孺人有所志之行四始觀察公成進士為行人則廷中稱嶽嶽矣歲已卯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五

毅皇帝南巡疏留之辛巳復抗疏 肅皇帝諱大禮兩蒙廷杖且不測孺人間關護持為僕御先少間則又旁慙史壯觀察公之志觀察公不死甚重之觀察公歷曹郎郡守兵備瓊崖歸一日中風疾彌留者若干年臥起艱甚至或終夜不寢也諸僕御稍稍引疾去獨孺人不去扶抱抑搔顙盪溺無分毫顧藉心然孺人用是病矣左臂風不可舉而右目為之青也嗟乎女婦事夫猶臣事君方觀察公直言幾斃杖下孺人知慙史其志絕牀第語曾是左右夫病乃其身

分毫顧藉邪藉令為丈夫可與事君也與我志哉孺人佐楊恭人逮事觀察公父母孝而敬甚得楊恭人懽歲壬午而楊恭人謝世矣觀察公意不欲再室則泣請曰妾妾也獨奈何干內政且蘋藻錡釜誰其尸之邪觀察公則大喜則復娶王恭人乃又得王恭人懽王恭人終其身愛禮焉嗟乎女婦助運承夫與嫡難乎其兩當也孺人攝而不居寵而不有一嫡歿復一嫡進顧退然以身下之君子持此以居下位奚至為尉易守也可以居寵利矣志哉觀察公蓋晚得起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六

東云維時楊恭人所出二嫡長有孫矣會觀察公從弟孝廉君某弗子請曰是宜後我告廟聚族立為後於是起東後孝廉君孝廉君愛之延教之一夕孝廉君病瘖卒則伯氏榮僖公相為後者以長之說起矣觀察公唯唯乃孺人亦趣起東歸第曰慎無忘仲父保育之德而已嗟乎禮謂為人後者不孝其為人後者不得已也今褒然號丈夫得已不已又爭焉則兼兩為之舊故無難割其所生以伯之孺人之視去兼兩如救屢也而豈有倍親以爭利者也志哉觀察公

既謝事家居間又喪王恭人不復問家人內外事矣
諸唯嫡長嫡長婦遞棟之孺人曰夫家有長子曰家
督長婦曰丘嫂固當間值析產蓋以嫡庶為羸胸於
是乎起東之望深也孺人則又時時戒起東若分也
棠棣之一章謂何掩瑕絕嫌人未嘗見其却比稍稍
與諸猶子修却矣孺人又時時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汝曹故先公一人也子幸
有子又有子之子矣而諸猶子者子子孫孫無相遠
也而相與讀父書繩祖武無樂乎遂為叔姪如初嗟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七
乎世人嫡庶之間其難也夫彼以分猜此以情挾沒
齒不鮮者天下一室也孺人不但破女婦見又能使
其子若孫卒完天性姜肱繆彤奚所用畏哉志哉夫
志識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識而內諸墓為不忘
爾孺人之行如此而見於余志顧氏世世萬子孫勿
忘也乃起東又為余言吾母性慈惠吾父有嫠姑老
且寡迎歸以養母解衣推食無厭心王恭人一女始
生身為提抱及嫁而恭人卒矣傾心力資遣之單食
甄縞終其身至施藥與糲饘粥餓者若繫者不以脫

簪斥衣為解嗟乎孺人之行蓋不勝志矣孺人父景
熙母顧氏皆里中舊族蓋教孺人知書云孺人生弘
治甲子十一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丙子九月二十六
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即起東娶華氏孫男三某娶
某某聘某孫女三某許聘某曾孫二某某出起東以
某年月日卜地於菴堪之原奉孺人而葬焉是為銘
曰江有汜子之以乎諧爾尊諧爾卑肅肅履手表彤
管者其考德於此乎尚無毀乎

承德郎戶部四川司主事仲弟中益君墓誌銘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八

嗟乎余忍誌余仲之墓乎哉每屬筆輒流涕覆面哽
咽不能止為罷棄者數矣余忍不誌余仲之墓乎哉
余懼夫假手疎者匪溢則缺溢弗實缺弗彰彰是誰之
咎與是誰之咎與仲姓莊氏諱履朋字中益初誕筮
其繇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故名世晉江青陽人高祖
遺耕公諱軫曾祖封吏部南田公諱旺祖藩叅石山
公諱一俊父封編修小石公諱望槐母丘為中丞集
齋公養浩女贈孺人母育男二余履豐伯仲育女二
伯姊仲妹妹生而母以薦終年二十又三耳姊六歲

余四歲仲週歲母瀕終呼乳媪抱仲前手抱之腹悲
乎悲乎外祖母黃恭人走數十里哭母以余歸余因
鞠于外氏仲則余父編修公鞠之編修公絕憐愛余
兄弟而其憐愛仲也甚於余越數歲仲痘毒甚且死
已毒自下幸不死幼負奇氣不可羈斂繫毬彈基蹴
踰騎屋脊趨趨如也性不甚嗜學而善強記與余同
受書塾師余倍之仲又不肯預讀旦起余就師誦仲
乃亟讀亟記余卒誦而仲亦成誦矣編修公又困場
屋課余急頗姑息仲仲用是書函莽出試間失試目

梅谷集

卷十二

六十九

然其才氣足掩也妻見賞當道編修公奇之聽其所
為既遭兵燹編修公家匱甚挈余兄弟鹽蘆山寺仲
稍知自奮而苦善病辛酉得奇疾且死幸不死甲子
又得奇疾且死幸不死然已有聲庠序間矣庚午余
先從有司辟編修公諱仲曰而兄弟厲行也即藩叅
公亦謂我蘇氏洵而乃不轍若耶仲矢之曰藉令兒
如伯氏磨厲貫穿而不立斷者非夫也於是益折節
為學日受簡著經義經義益熟而間與余及季父彥
升友人陳及卿蔡春廓為古文辭丙子舉于鄉則又

與同年同調者楊惟彥何齊耜孝李世楨為古文
辭黃山人孔昭為賦五子詩然仲瑰瑋敏瞻每屬詞
諸君以一仲以兩諸君以兩仲以四又多西京開元
詔諸君咸孫以為不及也丁丑余起家讀書中秘為
火官而仲落第歸侍編修公任家政家食指繁一切
倚仲辦繼母褚孺人臥病數載仲所為供養惻藉百
方仲有子喬甫十歲殤仲哭之慟編修公強起計偕
庚辰復落第辛巳余奉使過里與仲會塋母孺人奉
帝綸焚其副兄弟相持泣抱弗逮之痛癸未仲成進

梅谷集

卷十二

七十

士仲故有志中秘之業師相四明余文敏公新安許
公雅知仲才士屬心焉會丁褚孺人艱歸余詣辭二
公咸嘆曰惜哉莊仲子之不值中秘選也歸其無廢
學矣仲婦讀禮之暇輒從余揚擢藝文譏評詩法仲
業益進丙戌春起銓主戶部四川司政余亦前補史
官聚首京邸更相評擢仲業益大進居曹叢數月雅
為大司徒池陽畢公商立宋公少司徒漁陽毛公邯
鄲張公蒲坂楊公所知曰莊郎忠實情勤郎也推擇
管本科每有封事若撰結輒以屬莊郎咄嗟淋漓奏

未嘗不稱善也已授之事事治任之焚錯焚錯理仲雖湛思文辭乎而精強其職自如其赴尚書期入常人先出常人後四川司故無題名仲磐石題名自為記詞甚偉冬有京衛冬衣布花之役同事者臺小司馬各一人分衛而給之仲獨以敏稱即嚴寒必身莅質明而給日中而罷曰此天子所以衣衛士恩甚厚吾何敢稽哉諸衛士人人挾纊矣竣事當舉劾諸武吏武吏賢否故甚淆仲獨慎覈焉所稱進貶退無不人人如覩也諸公輒喜曰始謂莊郎年少嫻於詞

梅谷集

卷十二

七十一

也又不圖其習於吏如此仲益敝形竭精務自振以答知己大司徒疏明智草場屬監督先是監督者以它委去芻秣之給愆期矣迫歲當奏報而是時仲已病自力馳給之竟日坐烈風中遂得寒疾汗五日愈又自力馳給之則大噓則輿而歸病益劇余旁皇問醫問龜不解衣而眎者五十日夜顙天泣仲年以未嗣初仕為郎厓厓耳余幸十年為史官有子且抱子仲即不可起請以身代已仲少間能粥能憑而三乃謂太醫吳君海曰朋不孝數遘奇疾以為父兄

愛今吾父遠也吾婦侍吾父耳又謂余曰朋憂身病而又憂未子朋所為憂未子者為兄獨子耳兄而再有子也猶吾子也又何憂余聞其言悲姑拊慰之數日復病復劇遂以不起悲乎悲乎仲死矣而余生也然仲死矣而余不可不生也當是時余下悼弟而上虞老父乃請告護仲櫬歸且侍老父膝下返舍治行仲舍中中夜火忽起及其前和家人亟舉櫬重寘後簷火迫跳唯一僮從舍後守死沃以水與火爭水且盡度無為計余聞盡氣狂奔墮絕于地幸侍御蔡

梅谷集

卷十二

七十二

君君弼匍匐來亟侍余嚔之且責之曰若不孝若不自持如老父何屬數僮負余而身走烈焰中大呼出金錢購撲火者購水者須臾水溢余室陳所激遣二僮冒死從外入與舍後之僮合以綿衣漬水翼櫬火旋滅視災而不害余聞櫬完乃漸甦乃令改殯仲仲婦李啓舊殯眈寔無恙香氣輪茵自禪傍中起凡兩殯仲皆周中翰行之林都護鵬與其兄鸞經紀之嗟乎微侍御誰完仲魄者微諸君誰為敦仲櫬者莊氏世世萬子孫勿忘也初仲起復出閩闕假寐輿中夢

有書木字於其腹者問云何曰公身官也加木於官為棺字耳惡之而是時仲有一女二僮道死謂其徵矣詎知加諸其身身竟不生入關耶仲病篤時周行之園人夢帝急召仲仲假周氏駒乘之去仲歿越三日周氏之驄斃仲既殯侍兒夢仲疾呼禪傍中已躡躡出我冠緋衣坐堂皇侍衛甚設厲聲顧左右誰束縛我未三日而災嗟乎妖夢是踐余仲何者負而酷若是又何者神而光怪若是然仲櫬在烈燭中災而不害而仲遺文余業已前收之諸橐裝燬靡遺者文

悔谷集

卷十二

七十三

媿其前之沾沾者其砥行修詞不置身古豪杰之林不止也而天閼摧折既奔焉年又乏焉胤雄才頓於促景榮名聿於短筭此余所仰天而問履霜而悲慟之過時而不能割而不徒為敦友子之懷篤終鮮之悲而已矣有味哉孔昭泉辭也曰昔宗子相年逾壯人或憂其未子子相瞪目曰子相固必有子而後傳耶子相日生一子蓋指不朽之業也中益似之矣嗟余仲嗟余仲其姑憫於斯言余家薄祚肉骨多故有繼母弟履揆履台有庶弟履斗先後夭殤仲歿後仲父之子履源繼之季父繼之今夏編修公又捐館舍悲乎悲乎余一子喬中喬申新舉孫盛孫圖所為仲後者而未也須之異日耳仲生嘉靖己酉年二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亥年三月初七日年董三十有九配即李氏靖州守君大瀾兄大進庠生女子即喬甫女一許少司寇洪公朝選孫爾乘前殤一許僉憲許君國瓚子日照一許副憲歐陽公模子承東墓在晉江二都魁營山之原負良揖坤余與兒申所治也去編修公營一里而近其下左則庶母高若三弟之營在

悔谷集

卷十二

七十四

馬塋以今萬曆戊子十二月十八日後編修公塋期
六日耳焄蒿悽愴其聚也夫銘曰人不可以無年無
年不延夫唯恃生故謂不延若不恃生而延則未始
不延人不可以無子無子不傳夫唯恃子故謂不傳
若不恃子而傳則未始不傳嗟余仲孰如汝延孰如
汝傳矧汝有兄未朝露先為汝立後為汝行其遺言
諱諱綿綿則定汝天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十三

壙志

明榕厓莊處士暨配純淑陳孺人繼配勤德王
孺人壙志

公履豐伯祖也卒二十又六年矣元配陳孺人又前
卒而已降之魄猶未歸土蓋諸從父遭戎莽後貧弗
克棄事茲繼配王孺人卒始卜宅筮吉合而葬焉履
豐既稍佐若費而諸從父又屬之銘曰傷哉貧也不
孝兄弟無能厚塋吾父母俾其骨不朽子吾家之良
也其許而銘之吾父母骨且不朽禮卑不銘尊履豐
公從孫至卑卑矣敢任銘履豐其為志乎哉公諱一
道字君用別號榕厓姓莊氏莊自古山公祐孫從郡
城徙青陽世為青陽人曾祖耜叟公啓祖遺耕公軫
父南田公旺世稱孝弟力田長者南田公娶錦安陳
宜人生公伯仲仲吾祖藩叅石山公諱一俊也南田
公分才而詔之伯任家仲任為學於是藩叅公出就
學而公以家督事南田公陳宜人南田公貴故薄公
課督臧獲強本力畲家務倚一切辦南田公色喜稱

公克家藩叅公所為不効於事績學洽聞起而顯庸
盛世公有力焉公性剛矻矻不能讓人不能容人之
過善譙責然木強人耳卒無它腸雅有前輩風里社
間值公舉輒推公首事曰公今之陳孺子乎公遂遂
謝非吾力所及當藩叅公郎吏部烜赫矣公未嘗倚
勢作氣豪里中或說公它家子弟餘燭亭質斷
割以權力相君長閭左右畏憚畢事之用資殖為富
厚公吏部貴介兄也猷不能為此乎公益遂遂謝藩
叅公骸體一世蚤自退閒家無厚產長物獨以素業

梅谷集

卷十三

二

課諸子孫諸子孫幸多世其業且顯者公亦庭跽諸
子訓之曰始南田公謂吾仲無賴不能治產業今我
所得孰與仲多仲唯學而殖耳若等其無廢學矣於
是開館延師課之急長君遂褒然與群從頡頏諸生
間晚奔于奔走屈于有司輒謝罷去之餘未有能畢
公志者而以竢諸孫諸孫慎念哉公元配即陳孺人
驚頭富家女也既于歸顧婉嫕善婦道能得南田公
陳宜人惟外氏祖父母素愛孺人時時問遺孺人受
而先致諸舅姑次分妯娌未嘗敢以入私室外氏故

乏嗣又乏強近之親乃以遺貲畀孺人與公公與孺
人哀毀為營葬缺塘村曰其地近俾吾子孫世世以
一杯酒澆墓也藩叅公就學郡城孺人繼蔬醪糲糲
資給之繹繹母絕吾父封編修公在襁時孺人憐愛
甚提抱撫摩其眎猶子也真猶之子也故吾祖母王
宜人賢重焉以長姒事之無間而詎謂命乃不延耶
以孕故于時公年逾強矣意難其繼然念二弱子望
材望植疇為鞠育者乃聘而得王孺人亦名家女性
勤慎其事舅姑撫諸兒睦妯娌於陳孺人之舊遵而

梅谷集

卷十三

三

勿失追公以望七之年歿也孺人所生二子望楷望
楫尚幼加以倭亂饑饉癘疫一時並作人不能自存
孺人棟家政朝虞夕殮夕虞朝饗至難矣拮据捫藿
備纖儉瘠苦狀紡紉紉綴丙夜弗休一絲一縷靡不
自十指出者用是稍保餘產陵夷至今諸子孫生者
長幼者壯嗟乎微孺人曷克臻此乎可不謂善繼乎
履豐曰履豐生也晚不能詳吾伯祖吾祖少時事然
聞其兄弟相得甚驩時有它迂公意不能無望然而
晚相念之篤也履豐及見之壬戌春公疾革吾祖奔

走公殯歛不忍以疫為畏公夕屬續詰朝目未瞑吾
祖厲聲有弟在兄可無慮後事矣遂瞑吾祖乃歛公
如禮為文痛哭公哀動路人茲意也履豐等載之與
公諸子孫相友愛不衰公今葬矣後兩月吾祖亦葬
其相從而相友愛於地下乎

叔弟中叙君暨配陳氏壙誌

此余叔弟中叙君履揆與其婦陳氏之塋也而少母
高氏祔焉殤弟履台履斗殤姪女辰官亦祔焉余父
封太史小石公諱望槐母贈孺人丘氏生余履豐余
梅谷集 卷十三 四

仲履朋亡何母立見背余父繼室封孺人褚氏生揆
台而又以余母之媵高氏為相室生斗當是時余父
稱多男子矣比歲多難相繼殤夭今夏余父捐館舍
其稱子者馱余在耳余何者負強年而遂為無父無
母無兄弟之人也天乎悲乎悲乎天乎叔弟幼稍不
慧無愛於余父長乃發憤慕學學愈困然有至性余
父經寇亂家計蕭條挈諸子攻苦山寺僮僕間不繼
弟間執費以為父兄給固安之既余舉于鄉仲亦且
顯余父喜謂余伯仲驅馳世路叔子者可日侍膝下

任家政耳曾是不意余伯仲相繼登第余官史官仲
民部而叔弟弗逮見矣客春仲又溘逝鞠子與哀終
鮮遘痛余何能自聊天乎悲乎悲乎天乎叔弟未子
仲第一子喬甫殤卒無子余重有兒喬申孫盛孫圖
所為弟後者而未也其湏以異日乎余乃率兒申卜
仲寢於晉江二都魁營山之原其下左則為大寢枕
良趾坤以今萬曆戊子年十二月十八日葬叔弟夫
婦而祔以諸喪而呼而告之曰嗚呼骨肉歸于土命
也其上則汝仲兄民部之寢也其同寢則汝庶母汝
梅谷集 卷十三 五

二弟汝猶女也其魄相聚也其去此一里而近則汝
父汝母儂景阡也其魂氣則無不聚也嗚呼

墓表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太
學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墓表代

萬曆之六年十月十有三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太學士馬公卒于官先是 上聞公屬疾遣
中使視醫來賜粥米藥餌加渥卒不諱 上震悼輟
朝一日 勅所司議恤議 上翰林臣致謚謚文莊

太宰致贈贈少保大宗伯致祭祭加至十一壇大司
空致水衡金錢而以其屬一人敦塋事使使者護喪
歸錄一子中書舍人於平備矣其不佞乃以其子怡
慥請而為表之曰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
馬文莊公之墓始公入直文淵也 上實爰立於一
二講幄舊臣中某不佞繆廁公後同日拜命某不佞
何敢望公公負天下相望二十有餘年天下望公之
相亦殷殷二十有餘年乃者公一拜命環海內見聞
之士靡不動色相慶也且猶恨公相晚 明興二百
梅谷集 卷十三 六
年關以西未有置相者相則自公始改前史韓京兆
楊華陰先後起閣西史著其相之曰曰天下翕然宜
之曰靡然聞風而化今馬公三之矣公舉嘉靖庚子
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歷
脩撰侍讀司業洗馬祭酒少詹事詹事禮部右左侍
郎吏部左侍郎禮部尚書諸皆兼翰林院銜尋加太
子太保登政府云宮洗時充 穆宗朝經筵講官已
遂以少詹事首充 上東朝講官 上踐祚充日講
至尚書始罷講諸講臣號善開發與受寵眷皆當公

亞公每直講講章皆闢身心治理要者而又以忠懷
發之聲音高亮丰度端凝 人主竦已聽焉初 上
為 穆宗言馬某講易省已復于宮中數稱之語浸
淫聞于外間又語閣臣張少師曰惟馬某講朕獨省
悟時或方退帟輒稱善諸講官多聞之者人人自以
為不及也公嘗在寧 上念之甚時時問闕期一日
顧少師曰馬某服闋否對曰未也然不必待宜先補
官以待闋且至矣 上曰然及推禮卿猶遣中使即
閣臣問可兼日講否意不欲輟公講帟者閣臣具以
梅谷集 卷十三 七
禮卿職掌繁重對 上意乃已無何謂少師曰講官
馬某至部辦許多文書來矣時 上方冲齡他無所
屬念獨屬念公眷眷於群臣無兩然公少小即有公
輔器既起家吉士吉士故事長者一人首一切公事
頗稱難公適長也而事事盡善遂為諸吉士祭酒至
于今吉士凡幾選矣猶即公問禮以為常公咲曰吾
為吾二三兄弟祭酒今猶為諸公祭酒耶在司局攻
詞翰文稱太史公詩稱工部字稱右軍矣乃并其格
體神情得之自成一家同考會試三主南畿試一所

推穀多賢士大夫得人稱獨盛分校 永樂大典纂脩 世宗寔錄已為副總裁重脩 大明會典又為副總裁皆辨核得史體當 上意大學規久弛公至以明師自任飭躬貞教誨德繩違以廣厲諸學官因以廣厲諸生乃又湔宿蠹抑請託諸生久次貧不能自給者贍給之為請增歷以疏之諸生始憚公已敬且愛公學彬彬茂也禮部諸曹掾惟稱王府科因緣為市公繩之以法且曰夫使掾得以需賕賄者官不親決也即親決而事者莫知則假手掾也自是諸王府疏至矻矻親決矣而又以所決榜于門顯示之自是掾洗手奉法乃亦無薦賄者曹中肅然而曹中諸恤典故亦素公乃為畫一之法以請報可著為令有張提點者其先以道者流世襲真人封隆慶間奪之矣提點黃緣與援萬曆間復請事下公具疏請勿許顧乃從中許公再疏益力且上而人為止之然 上推公意僅以方士畜之罷其朝參北虜通貢市業有定賞乃歲乞增公議謂長此安窮非計也宜勿聽三疏無慮數千言皆鑒鑒侃侃謀長策語具禮部奏

議中公在相位以月計蓋僅僅然日與二三元老和衷交儆孜孜不懈天下欣欣想見太平比卒無遠近大小咸盡然哀之益恨公相晚始公生時父夢南極星送一緋衣小兒母夢一龍自天降繞室行其且卒也京中聞天鼓鳴闕之西見星殞光如斗人咸謂為公兆云夫公闕天心動星曜如此何況天下人心哉公為人端重方執望而見者如山峙岳立不可仰視已決知其為正人君子然行絕崖異言依長厚其宇度又汪然千頃人終莫測其際內行尤篤至諸生時母李病革公謁肆城隍神求以身代其猶子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曰若語若叔大自勞苦若祖母數定不可更矣已事父太保公與繼母張以無方之養三喪塋無不自致者而喪父時烏數百旦暮翔舞其上竟喪而罷比塋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處昆弟洵有怡怡意而兄仕闕下時時得置酒共為壽公即貴且老未嘗不挹損鴈從也子視諸兄弟子厚恤族人更約之善微時所交游若見甄拔若見德者尤戀戀有故人意所以傾身憫遇之萬之恒情夫公闕以

西人也泰華在其左嵩高維華降神于公泰華以弘厚而成其高公亦以弘厚而成其大其歸然負天下重望者二十有餘年生榮死哀屹為一代元臣夫固有所基之矣夫固有所基之矣公諱自強字體乾別號乾菴海內稱乾菴先生其家世勲閥生卒妻子詳具志狀中

明故致仕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右坡趙

公墓表

歲辛巳履豐奉使過里中襍鞍而署南安邑文學番

梅谷集

卷十三

十

禹趙君踵予謁且請曰先君子致仕山東憲僉公之塋也有年矣思基無似無能為先君子表揚者苟就升斗幸當先生隣封而又幸當先生過于里是天以思基恩先生而揚先君子之明德也思基乃敢以先君子墓前之石請履豐重其意諾焉然去公遠欲徐核公平生久未有以報也而屬奉慈諱里居文學君踵而申請者逾五年不勸復以吾鄉傳吏部丁梧州二公所為傳若記來履豐卒業而嘆余乃今而後知公矣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文學君學行醇雅稱能

子矣而二公者又吾鄉閭然長者也其言核其情匪謬是故余而以吏部公之傳也則表之余而以梧州公之記也則表之余而以文學君之能子也則亟表之表曰明故賢大夫右坡趙公之墓而又系以辭夫世寧復有孳孳奉職恫憫民瘼循良如公者乎公領戊子鄉薦辛丑起家瑞金令瑞金故多客籍田賦不均為土著累公為絜法提衡之以次受署役無籍客土無產贏胸無不如手劑其橐中者一邑以為神又懼政令之久而弛也約法十七章布之縣購若畫一

梅谷集

卷十三

十一

夫主洞負阻肆掠勢張甚官司窘于禽制督府虞公以公拉方畧召問策公進曰是非可禽備草薙也請單騎往諭當不討而服虞公壯而許之遂挺身逼賊壘陳說利害宣布威德賊叩首請降自縛兇渠十餘人以獻復遣二子詣幕府虞公誅其兇渠赦其二子而屬公往築城寨巡司為善後計凡數十往返岌岌探虎穴初入賊窟驚疑再入則家人父子不啻矣黃鄉底寧時謂公一邑令賢於數大帥一棹三寸舌強於數十萬師比之渤海龔少卿焉夫世寧復有正色

梅谷集

卷十三

十二

朝端論事侃侃如公者乎丙午公既以治行高等徵為南臺御史大以正直著首陳時政五事皆侃侃法表深中時弊而其一日引稟尤公侯宦豎因襲為民害者公疏革之京城之民安業時又有武官大獄憲臣窮治之多所株連勢且激變事聞命叅覆人人畏避矣公獨棟風裁酌情法以謝元惡首服諸無辜實勿問不動聲色而大獄遂解其後數年南中乃有軍士脫巾之變乃益思公曰嗟趙公識禍萌夫世寧復有才當一面應梓持平如公者乎公以壬子晉僉

山東憲分巡東兗屬歲侵民用大棘公奮曰待請而賑民其稿矣彼矯發河內倉見賞人主者何人哉躬馳發廩庾賑之而亟檄遠縣咸得以便宜事事蓋全活不下數千萬命轉巡濟南持法多平恕所平亭冤滯者若而人所縱舍株累者若而人獄頭積猾焚除殆盡徃奸為之肅清夫世寧復有易退難進恬穆如公者乎甲寅冬公以母喪釋政繼丁父喪服闋遂不起賦急流勇退以見志時權相分宜壻袁者叅議粵藩固要公公豈有意乎吾力能為公地其言狎至

梅谷集

卷十三

十三

公第語家人曰小子欲輕相貴邪即我欲貴者憲僉故不薄我何乃蚤自罷矣而白首嫠婦丹唇衙門匪唯失節徒增醜爾竟遜謝優游煙霞之鄉長王嘯峴之色若將終焉嗟乎公平生大節如此以故鄉而鄉之人賢之且思之宦而所至之人賢之且思之公去瑞金時故有祠繫去思至于今邑士民猶追慕不置也上其事于督學扶風孫公核而祀之名宦而粵直指使者內江龔公又庶公行誼卓卓與督學餘姚孫公協議躋鄉賢祀焉兩地異典一時並舉是時公歿

蓋已久矣而文學君方以鄉進士守青蘊此寧有厚
資藉聲援哉而子孑然追而俎豆之論久而章事久
而定生無黷祀死無媿色嗟乎是益可以知公矣是
益可以表公矣公諱勲字彞伯右坡其別號也子即
文學君今擢定海令且即任當世公縣譜而光大之
餘家世配嗣生卒月日它內行軼事具在志狀中不
具表余所表其宦蹟大者

神道碑

明誥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李公神道碑

梅谷集

卷十三

十四

代

令甲秩而躋三品者蓋得樹石墓道曰碑其詞亦曰
碑故封通議大夫通政使李公之塋也冢君通政使
際春詒書余以碑請余冢君同年友也公於余為世
父余其敢辭按狀公諱東魯字鍾秀其先臨穎人元
末有諱導實者避亂祀家焉遂世為杞人遵寔生榮
榮生英英生祥祥有隱德村居值大雪商騎而道雪
中者馬逸遺千金公坐佇其處抵暮商至完金以歸
遺金者竟日矣不一啓囊眎馳去杞人奇之謂有還

帶風其後當有興者祥生美美生贈通議大夫通政
使公岳岳有二子長東周仲即公也公生而奇犖不
凡十五六盡通經史百家言號能文無何父贈公屬
疾公與孔淑人侍湯藥不解晝夜而晝夜籲於天以
身代竟不能起乃父乃父疾革則手公訣曰吾李氏
之先其有天祿乎而未有應者若努力光大之吾即
死瞑矣遂卒公仰天慟絕而復蘇曰天胡不令少須
更無死以觀不肖之成也益發憤卒業補邑博士弟
子督學吳公試其文大奇之既于學官御史蔡公脩
梅谷集 卷十三 十五
大梁書院群兩河之秀者居其中公與焉然獨無柰
數奇何丁內艱哀毀如喪贈公及禫則已失督學試
期御史陳公者大收兩河遺才辟公高第且曰是必
魁兩河者而督學憲御史奪若職移怒士枳公不得
試公邑邑久之曰此亦豈藝罪哉夫邁有時而發有
地要以吾學為必傳爾乃教授里中里中子爭受業
戶外之屨常滿也去為美士致通顯時冢君年十餘
歲敏而好學公則日撫冢君而督之曰吾少也學屹
屹期一第有樹立于世而今已矣吾乃負吾父而母

負而父於是冢君大肆其力于學學日成大名亦日
起乙卯與計偕丙辰成進士尋授行人會琉球中山
王世子乞封故事簡給事行人之有才節者各一人
以往冢君乃有琉球之役琉球去中國萬餘里海道
險惡而涂出閩中閩中時又有倭倣弗靖也人人危
之公不為意仍誠冢君曰君命也東西南北唯所
使之而選與避難匪躬之謂何夫生死適爾奚必海
島外能死人哉冢君慨然行前後凡六載始畢使事
其還也遭颶風舟蕩甚幸迄以濟語在郭給事汝霖

梅谷集

卷十三

十六

使琉球記中天子超然嘉勞之擢承尚璽本之則
公教也夫公亦人父也廼獨忍愛子乘不測海島外
哉人臣事不避難義不返顧當爾先是公用諸生又
次貢于廷當得官公意在知足乃云老不任官遂就
封冢君為行人最則封公行人冢君為南太僕少卿
值穆皇帝推恩則封公南太僕少卿而公間有微
恙冢君亟欲圖歸侍公移書詬責曰若幸作卿士大
官不一志事上而乃戚戚圖其私為且吾家有今日
則若祖之遺也兒幸貴貴若父獨不念若祖乎於是

冢君怒然分不得違君親指矣改太僕少卿歷
奉常以至通政使夙夜匪懈簡在帝心為時備卿

云今上御極太霈中外恩公廼晉今封公父亦得
以孫贈如公官公喜而後可知也北面拜稽首曰天
恩過厚臣父子三世而秩上大夫於願足矣復何憾
乃聽冢君致其政歸侍公老而委家政焉於東門舊
墜種竹蒔花而居之名其堂曰恩樂志不忘君也自
為記殆千言以詒孫子又開延道館于所居之南傍
城為山面水為池亭臺草樹幽勝奇郁時拉二三老
友觴酌歌嘯其中以為常而猶時時課次君學曰是
伯仲也才吾不忍而二子之一第一不第也且伯歸
而仲起蹇蹇于外廢其以報國恩乎次君者今進士
茂春也客歲已卯舉于鄉北上公為書勗之刺刺如
前指加切是時尚無恙入春以脾病告數月徧一日
力疾起召客若諸子姪口占一聯示之有氣未衰心
尚壯之語其不亂如此久之憊甚失聲而次君南宮
之捷至矣冢君流涕承臆悲不禁跪而啓公公瞪目
領之而已越五日而卒於平公困諸生時坎壈不得

梅谷集

卷十三

十七

志倂自詫夫邁有時而發有地乃今於二子發之獲而若種取而若券是邁何德哉而顯不忘親老不忘君可謂明哲忠孝大義也已可謂賢也已乃公內行充篤至伯兄古肥公朴而農公事之謹自幼貧至貴且老未嘗不怡怡鴈從也猶子四人公一一子視之為授學若室俾有造而當其居貧時族人負其責者某收責逼窘甚匿公所閱而傾囊代償之尤為人所難公性朴茂純齋少窮約晚而以子貴尊顯矣猶恂恂如諸生時宮室狗馬之娛聲色寶玩之樂不惟

梅谷集

卷十三

十八

自絕意且諄諄以為戒獨里中有義舉輒以身倡之不為慊杞舊有史烈女無祠公請于邑令創之東郭春秋祀焉杞多烈婦翁聞躬吊奠且調其乏即門第高下弗計也學宮以兩父壞門且隘公捐百餘金拓而新之其尚節好義多類是而其取効於天食報於其二子詎謂無本哉詎謂無本哉公生於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今萬曆八年三月五日享年七十又七配孔氏贈恭人加贈淑人先公四十年而卒溫恭仁孝有哲識熱女誠諸書家君未就傳時皆

淑人口授者今與公合塋於杞東北新阡繼配邊氏餘子女孫曾詳具誌狀中余所具列其大者而并系以銘銘曰維山有梓維水有芑良士不顯仕以燕翼子伯也之賢為帝納言帝曰納言嚶開女先女格乃父以逮乃祖既篤厥祜朕乃三錫制詞赫赫用剔潛德亦有仲郎遂頡以頡方正賢良以莫不興以視厥成以捷至而瞋雍丘之藪水深土厚宜爾昌爾後藏公於斯表公於斯豐隧大碑其眎余言其百千年其以永勿刊

梅谷集

卷十三

十九

傳

陳雙溪公傳

長樂陳少司馬之塋其父封少司馬雙溪公也屬銘於王弇州矣而以傳屬履豐曰方今海內文章山斗吳則推王弇州閩則推足下省故欲以勤王弇州者致勤於足下為先子一傳傳之永永履豐讀其言媿焉然從鄉評從世誼講慕公之日舊矣其可辭乃為陳雙溪公傳公諱大獲字則殷別號雙溪先世長樂之江田人六世祖文隱遷古縣公復遷邑東門自文

海六傳而至公父塗貧有行誼嘗冒死上書脫其家世遠戍歸教授六子皆任學而顯者大倫以子瑞貴贈兵部尚書大用為御史後知常州府得以御史贈室其少則公封兵部侍郎公生而淵庭山角聲如洪鍾母高夫人夢鶴棲于膝遂誕公頂朱宛然讀書經目輒成誦九歲通經義十三補邑諸生十九應鄉試明年喪贈公甚毀已卯與兄常州公並舉于鄉念不逮贈公慟幾絕庚辰捷春官明年始第進士授上虞令上虞多巨室俗習機利公用簡靜鎮之三尺斤斤如也其大指務在抑豪右席卑赤卑亦欲惡察之而行毋所阿上官亦毋所容點奸吏暇則行學朝諸生考校經術親為誦說旁及閭閻利病壺壺不休也以故民戴公若父母而貴有力者不稱便相與構公調永興未上以高夫人喪歸毀加於失贈公時除服補光山於吏治益習而以文學飾之號精強其職歲侵設法賑濟所全活數萬人汴河決臺使者徵民塞河公曰邑饑困幸不受水耳而千里疲役是代汴受水也勢無民矣乃為陳便宜以儼直往臺使者俞之民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一

大悅薦剡晏起癸丑遂用高第徵諸被徵者僥得臺諫為道地公駁不抵書政府永嘉張公同年也故賢公而獨訝曰豈薄我耶公聞終不抵一書上虞貴有力者又伸其尼公所試論業見賞銓曹卒報罷得倅高州公怡然也而間守守精強自如念嶺海遐遠不霑聖化時弄兵於潢池中乃揭聖祖六訓聯什伍立保甲擇有行誼者長之廣厲學官弟子風諭之民始知自愛無何擢守道州道州周元公先生鄉也公益自行其意曰吾無敢媿周先生或風公太峻幸少寬公曰吾未嘗峻差撤不撤簾隅耳彼自撤之而顧峻刺我州佐有恃與撫臣連者發公持之急遂媒孽公於撫臣遂有隰州之調州四門故有權供州諸需公白蠲之民方感頌公而會醴使者按旁郡公獨不赴謁衙而誣劾公格于部然竟難使者遷公思恩同知思恩十年九反非人所居居亦鄙夷其民傳舍其官歲月幸速去公至守守獨規永計城中故無井開水關引溪水入之民無虞汲城上故無菴廬為築六十楹守陴者無虞露棲廬蘓王受餘黨數反覆稱亂公以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一

恩信結之遂自縛降誓不復反公在上虞時故深王文成先生學思思文成真撫地也素服威德度以文成學迪之庶其有興乎乃構書院群諸生開發良知之旨其在四方者設社學布導焉夷風為之丕變當道才公委攝橫州橫亦治而公勸游思歸矣遽投劾歸公三為邑兩為州兩佐郡仕幾六政足跡幾半天下居則見頌去則見思獨以慙不阿不能善事上官上官少推轂者甚且用私憾中之數調荒裔以禦魑魅潘生所謂拙者之效非耶然公節廉自守不悔不渝即憾公中公者竟不能以蓋蓋誣公也公歸垂橐蕭然無能自給教授里中用自給脫粟之飯大布之衣終其身甘之子姓諸婦無敢以衽面見者片刺半武不窺公室朱中丞統蕭方伯某邑令吳遵詹萊皆於公有連慕見公不可嘆曰吾終不能屈陳仲舉耶瘠田二百畝不能敵歲歲儉官賦急無可輸家重酒鎗十枚壞而輸之然至戚黨贍食時即廩無餘粟未嘗不與共也死喪急難即橐無餘緡未嘗不宛轉濟也雅不口人過若後進有一善未嘗不津津樂道也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三

以是里有構爭得公片言輒解有不淑輒恐公知蓋以公為三老云而公亦厚為梓里計當倭難起傳邑城垂破有議徙家郡者公叱曰士大夫不為縣官死守乎又先去以為民望乃出家糗餼袖金錢身乘城而鼓之立睥睨間指麾士伍發火器擊某酋應手斃輒以金錢勞士大夫咸益奮凡三日寇大創去移攻福清頃刻而陷邑人乃更德公曰微公城屠矣何以祝公是歲少司馬成進士公所為課督少司馬者十五年屹屹孳孳靡非義訓少司馬起家理金華詔曰理古士師也得情勿喜使孺子備官而未之聞耶為一至金華視為理少司馬則善為理滿考推高第當徵徵乃不及時嚴氏當國公莊申之曰而不聞而父徵召時乎即政府風為道地不屑也今賄相為政競必以賄而無輕失足矣少司馬謹奉教未幾嚴氏敗徐相國屬銓曹盡進嚴氏屬者少司馬乃獲與徵拜御史自少司馬拜御史按決刑獄董畿學協揀臺憲兩撫秦楚公必以書及詩寄勗之凜凜乎雪霜也卒之龜筮著筮無爽焉窳後之楚戒曰江陵水溢餘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三

波將及人慎之哉少司馬乃不挈家楚已遭斷齧飄其拂衣履豐嘗得從大司馬瑞游矣大司馬為言公方嚴孝謹時抱鍾釜悲祭輒泣然先酌泣也晚節念諸兄前逝而獨季則純在愛之甚有長枕大被風而其課大司馬學一如課少司馬夜令兩司馬聯榻篝燈讀稍懈輒訶讓受書稍失指輒加箠楚兩司馬色戰悚息者累日蓋公性嗜學遲不容于時退而欲有以自老未嘗一日廢學推而教子教從子教里子皆以其學振之足樂也即公嘗自謂曰吾庶吏靡所遺

積七日拒不粥不藥言咲自如一日命粥一壺酒數行忻然謂少司馬曰吾歸矣生無益縣官無煩縣官治方中如汝母歿時也生不妄過人飲不名人一錢無受親戚奠賻嗟乎公蓋以廉終已贊曰廉吏可為耶陳公才行足蔽官而竟不達而竟貧無以遺子孫廉吏不可為耶公乃享大耋晉崇封少司馬為元子大司馬為猶子子之子與猶子之子咸相繼顯人臣尊寵集于一門未艾也關西夫子有言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其後公卿世世卒

食厥遺蓋其天定矣公自謂吾庶吏吾無所遺乃余謂公之遺厚哉

陳太夫人傳

刑別駕陳君以母喪歸泣而告其友履豐曰傷我貧也太夫人成道淳不易而道淳竟無以光顯太夫人有煒彤管史宓司之吾子職史氏又道淳友也儻惠微一言庶其為太夫人光顯乎語既復泣履豐亦泣忍辭太夫人姓許氏後所戶侯元隆女生而淑婉有慧性父絕憐愛之教之書能通孝經四書諸書能作

字能講說故事偃蹇六配已乃歸處士陳鼎齋公諱
鉉陳中所戶侯裔其先有靖難功又有死寇節郡題
其門曰勲節流芳蓋名族也公少失恃家徒壁立太
夫人歸而拮据甚孝養舅姑姑繼也弗子而獨有二
女太夫人既佐公資遣之又時時迎之家或以外孫
從即朝虞夕孫夕虞朝雍弗計矣曰吾以順適姑懼
姑乃大懼姑病扶掖抑搔日夜慙而侍毋懈姑時時
呼天祝曰吾靡貽德婦婦孝吾吾不能報願婦生好
兒息更有婦若婦孝於吾足矣公拙于生計然已困

梅谷集

卷十三

二十六

不能忍人困人困告者輒有所分子太夫人從吏甚
力曰吾安敢愛庾金令夫子損於義家益穉落則節
縮勤苦佐若費糾紆補苴無不自十指中出者而是
時別駕君稍長矣日遣就外傳夜歸課之誦以女紅
伴篝鏐熒熒兩夜不輟鷄鳴蹴而起之復令篝鏐誦
以為常公間顧笑曰若代吾為家又代吾為兒父吾
何慮我乃無何而公卒別駕君輒然書生也仲未有
室家太夫人泣且詔曰吾終代而父為而父矣而兄
弟者之胥顛躓也吾何以下報而父君逾感奮勵于

學丁卯領鄉薦太夫人喜而後可知也喜極繼以泣
然恨鼎齋公弗逮見耳悲乎悲乎太夫人素攻苦中
哭公又哭別駕君前婦蔡年六十四遂患膏疾君旁
皇問醫六載痼靡復已卯春福唐醫陳來游泉以金
鍼名尤善撥眼翳君趨致之尚懼弗効齋而禱其夕
夢一道人揮白羽扇扇大書換新宅報眼明六字君
喜曰醫効矣乃醫一撥不下也醫慄甚曰一撥不下
且慮嘔嘔則眼翻疾不可為矣幸就寢幸無令首掉
迺掖而就寢寢既君潛步出搏頰頰顙顙天祈以身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七

代而勅婦李為糜俎太夫人忽若有人扶其首者曰
首莫掉疾可為也亟呼君孰其扶吾首者君跪曰兒
偶步庭外婦執燂孰其扶母首者殆神告母耳因日
舐其眼旋舐旋封藥逾十四日翳微穿若針孔微露
瞳子翳喜曰此福德也翳當自下勝撥而下者矣數
月火珠銷鎔銀海光徹遂復故能作細字能課孫獻
樞誦如課別駕君時嗟呼嗟呼金篦刮眼佗之後無
傳焉矧當是時太夫人年七十春秋高神明衰矣即
佗復生未易奏効乃以六載既廢之視一旦復明若

披雲撥霧而觀青天也。微神力宜不及此。君既倅荆時，為人傳其事諸僚案。若邦諸大夫多為重明歌，紀焉。余獨愛其一語：天留雙眼看兒孫。倚太夫人雙眼，詎非天所留耶？留之以看兒孫，又以卒教兒孫，別駕君所至，太夫人輒寄聲砥節官下，冀有豎君奉教。唯謹著茂異聲間，為一繒衣遺太夫人。太夫人一御輒篋之，曰：「老婦布素耳，安所須華豔？為且兒有母遺。」奚啻一繒衣矣。幸無以老婦故分兒念。此與陶荆州母却鮓何異？是何荆州之母之多賢哉。余故樂為之。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八

傳履豐氏曰：余傳陳太夫人獨詳重明事。重明事里中，則傳之，或異焉。是未購神人之際者也。紀籍所載，換眼安鼻，剖胸補鬚，往往而是。後周張元其祖失明，誦經燃鐙夢一翁以金篋療之。後遂瘥，凡茲數子咸以夢通以神告，無足異者。於太夫人乎？何異初鼎齋公散在淺土蟻旁穴之卒，避去散迄無害徙而散。諸書舍隣火矣，又有反風滅火之祥之二事，又不異而異，異而非異。語曰：孝行通于神明，則別駕君謂哉。則別駕君謂哉。

贈孺人楊母慈節吳氏傳

同卿楊君之欲母朽其母吳孺人也。即履豐泣拜稽首以傳屬孺人。夙配贈給事慎齋公贈公履豐先大父藩叅公友也。同卿君又與履豐同計偕同朝相友善。憶癸酉北上留滯武林，對榻逆旅，同卿君病新起，縷縷述母孺人事，曰：「傷我孤也，又傷我貧也。廷相三歲而孤，母孺人力貧訓育，以有今日弗逮矣。語已泣，履豐亦泣。已夜夢母孺人若就母孺人相寢，跼拊床曰：『兒曩與母居，衾帳不具，今稍能具衾帳矣。』母孺人若色喜者，旦與履豐言狀，復泣。履豐亦復泣，且慰解之曰：『君茲行其遂乎？其有以大報母乎？母告之矣。』明年春同卿君果遂進士，起家為名令，為名給諫，以躋九列，得再贈母孺人於母孺人，光顯矣。而猶區區欲藉信史，母朽母孺人履豐非其任也。而故善同卿君，又職史氏，奚辭孺人為吳處士安仁女，婉婉淑慎，年二十一歸，贈公贈公少孤，鞠于伯父德國左史楓山公，大為伯父所器愛，其砥身績學，凜然篤行君子也。家故貧，會左史公亦卒而篤奉母黃伯母王宜人孺。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九

人所為佐孝事備至能當姑若伯姑懼已贈公遺疾
孺人旁皇問醫籲天祈身代卒弗起慟哭仆地絕口
水漿什九自滅矣諸所親持之曰若姑老矣子幼姑
復多難若與其從逝者孰與衛存者孺人悟而泣泣
而起上拊老姑曰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子也下拊
罔卿君曰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父也含哀支憊甘
荼厲藥垢衣蓬髮居必雍蔽內姻宗黨罕接其容聲
者即外氏自贈公歿後底白首不一至也身拮据甚
不可以家而至老姑朝夕養育蓄咸具姑之殆也祝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

孺人有婦如其孝歲時伏臘魚菽之祭必致潔且致
哀罔卿君贊師營學未嘗缺禮蓋靡不自孺人十指
出者罔卿君昉能言輒以故所習孝經古詩首摩而
口授之稍長遣就外傳猶躬為內傳夜歸自塾斤斤
程督也親執紼組侑之誦間含涕言曰孺子勉哉而
父早世吾懼而之胥顛躓也然而祖母常為吾言而
祖好為善而父復強為善不替善者必有後而祖父
世滋植以迄嫠婦嫠婦勞迄于今天其庶悔禍且
惇耀之其在孺子乎孺子勉哉言畢涕垂垂下罔卿

君且涕且誦誦熟廼令就寢度不熟不寢罔卿君不
寢孺人亦不先罔卿君寢也罔卿君稍懈輒怒輒訶
撻加焉嗟乎非諒烈之性不以慈掩無幾微孺弱戀
烏能爾乎以故罔卿君自童孺時即勤學好脩凝然
負公輔器孺人一日念贈君窀穸哭謂罔卿君曰未
亡人強顏人世若而年矣而不能營而父一抔土吾
悲之廼購地為窆於東山之麓左藏贈君虛其右矢
靡它也及罔卿君補郡弟子負孺人始稍解頤曰而
父詩書之業有託矣恨不令而父覩也而父故有大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一

志中道以殂天乎而獨不念乎而不成以異乎孺
人素攻苦茹戚中年患心疾醫藥弗効戊午春屬疾
革呼罔卿君前曰吾二十九而嫠今完歸矣不獲見
而大成矣而無忘而父之志又無忘吾志吾含笑入
地矣俄轉身內嚮曰而父盛服迎吾矣吾偕往矣遂
瞑年五十又一豈不亦始終完節烈烈賢媛哉然而
孺人所為極難耳夫世之嫠而節稱也者垂珣珥擁
保姆用財自衛若史氏所載巴寡婦清用能見尊禮
天子顯名當時至若孺人煢然一貧家婦維室搖搖

維孤呱盛年貞寡二十餘載如一日卒教誨爾子
致身公輔天寔惇耀顯綏之俾楊氏之緒大阜昌于
後語曰一縷之續能引手千鈞則孺人謂哉而固不
必及享且不逮見可哀也履豐故為傳之以俟它日
副任太史贊曰貞臣圖國之死靡二家有令母克昌
厥裔國家存孤義均天地孤存寔難徙死則易如楊
有母綏閱攸繫何心不摧何力不勵勉御窮僅免
隕墜斃而後已可謂盡瘁不報九京死生不媿媿彼
觀偷風安所潰天之報施無爽以戾昌熾之慶且延
梅谷集 卷十三 三十三

千世惇惇德音不遐有既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十四

疏

鼎修董仙下洞疏

古稱誠懃通乎神明誰謂仙機涉於茫渺故赤松服
水玉夙為行雨之師玄葛書社符立見流潦之應維
茲清源下洞乃有董氏上仙道契軒轅游從汗漫生
而證果常賣雷以炫奇歿則為神每祈雨而隨霈坐
棲洞壑幽勝長作民人皈依首夏屆期恒賜為虐頗
舛農夫之望大虞稽事之艱時掌郡邑事貳守豫章
梅谷集 卷十四 一
舒公別駕姑蘓歸公佛地位人行方便念摠誠願
帝精裡祇叩乎壇墠恫恫志為民齊祓徧修乎宮廟已
微戒從去蓋謝乘引咎皇皇真衷懷之有疚屯膏滌
滌柰氛異之未消適有言董仙能致雨者二公驟聞
一心頻禱謂時雨將降則山川為出雲之都旱魃猶
熏則檜解寔司牧之責矧清源勝地有仙則靈而禱
祀微虔靡神弗舉敢少愛跋涉崎嶇之勞不為請默
黎旦夕之命靡遑朝食躬迓仙車赤悃初申明馨若
格入國門之薄暮俄然繞電以轟雷御道場之詰朝

條爾興雲而致雨疑傾壺中之秘鞭駕青龍聊借餅
滴之奇嘶鳴白馬滂沱灌注土膏乘靈液以含滋露
霖流通禾稼隨化工而起稿庶民大悅咸播使君隨
車之謠太守不居第歸仙人巵酒之澤欲報之德爰
相厥居閔琳宇之將傾嗟實龕之已壞煙雲聚散僅
存岩洞之名風雨飄搖曷稱神仙之宅意圖緝繕力
并規恢彼能灑涼露灌醍醐以揀憺焚我則飾莊嚴
標佳畝而崇裡祀一以志坡公名亭之喜一以慕元
琳捨宅之風既首發乎善心猶弘資於衆力吾儕親
梅谷集 卷十四 二

為仲瑋從叔禱嗣清源洞疏

伏以尼丘禱而誕孔夙膺毓魯之符嵩嶽降而生申
丕駕翰周之枯高祠肇乎玄鳥抱送徵於玉麟然則
靈乞名山禮析昌胤其來尚矣恭惟清源山地隣諸

天巍乎三台之象峰矗萬仞卓矣一郡之宗每詫山
靈常鍾人傑神像之所窟宅賢才之所挺生而裴儔
者得道於茲蛻身其上坐收洞天之瑞氣長吸日月
之精華神靈與穹昊感通禱祀隨伊人陟降故豐等
齋心而叩稽首以言善積者衮衮而生公侯流光者
振振而宜孫子以方伯公之建功樹德既善孫謀之
詒以茂才君之績學好修又為士行之冠祥總歸於
麟趾慶當叶於應惟俾方伯公添孫茂才君有子鍾
山川秀誕應予禱之求有祖父風克紹箕裘之業三
梅谷集 卷十四 三

書牘

與友人論文書

不佞某頓首足下比惠書拜論文之辱不佞某朴鈍
無所知見不足以稱尊首獨誦其所聞而足下擇焉
夫霧縠組麗女工之蠶也枝葉驕王本實之撥也矧
人生世間當規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矧精耗神揅

竊文字蒙壯夫雕蟲之誚然古人有云文章者經國之遠猷不朽之盛事有志之士讀其言未嘗不慨然慕之所憾斯文心印貿貿時人耳目茲其故難言已夫文章也者天地自然之理萬物自然之情觸之氣而成聲宣之詞而成彩不期文而文生而非可以易而求之者也故求之以法者是程將軍刁斗自衛之兵也求之以無法者是李將軍素無部曲之兵也此其正而正奇而奇非不足以角敵制勝而有大有建旗鼓其間出入於正奇奇正之權妙於有法無法

梅谷集

卷十四

四

之用則彼二將軍者皆拜其下風矣近時士大夫操觚為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廼其旨無他向一布候諸史漢以為跌宕激射庶幾近古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即聲伊伊而不能出筆躊躇而不下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嗚呼此亦拘於法之過與無論他即論世所班班推轂者數家夫蘊藉百家包括萬代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者司馬子長之文也斟酌經緯閑深典贍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孟堅之文也吞吐騁頓若走

赤蛇鞭疾風不可捉搦者韓昌黎之文也巉巖剝切若遊峻壑削壁而吞風淒雨四至者柳柳州之文也淵源雋永而發之有通麗逸宕之氣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之文也此數君子者固以司馬氏班氏首稱矣廼若韓若柳若歐若蘇如前所云要亦不可謂非其至者獨其人自一時時自一格韓不襲二氏柳不襲韓歐不襲柳蘇不襲歐皆以各名其家而昭後世爾其實此四君子者正上下

梅谷集

卷十四

五

相師承而善化之者也而今此之人隨聲而和廼謂宋不唐唐不漢而吾欲遠求於史漢之前豈知此四君子者夫二氏之肖子也邪即四君子者而辱有貶詞即二氏亦不知其所就之謂何矣大抵情者文之經辭者文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成而後詞暢此立文之本源也今人不求之理而求之詞決裂以為體鉅釘以為句氣離而不屬聲離而不節就而玩之若腐木濕鼓之音而不足與聽也而且說曰史漢之文也吾果知其史乎漢乎否乎夫通衢夷而多行撓徑

者趨近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也不佞何能望大雅唯是束髮學為文頗涉其梗概亦不敢唯俗之適故以復之足下唯足下尚還報之

祭文

祭告宗祠文代家君

維我列祖世篤厥祜庸克昌厥後厥後有興簪紱繩絕以翼我明眇余不較以祖宗福式孺子穀維孺子豐其亦幸有顯庸人曰亢宗曰茲吉士登于太史維泉二百年孺子始於乎裕後之謨其乃有初其敢

梅谷集

卷十四

太

忘厥初乃者孺子為天子使來過于里余則率之曰爾維列祖之詒乃假于宗祠乃申祭告維忠與孝勿替厥報我祖于天大庇後賢輩出蟬聯則我祖攸賴庶無罪悔則百千載

八石山堂詩稿梓成告大父藩叅公文

嗚呼吾祖捐館舍逾二十載茲矣著述手澤諸子孫陋固拙乏圖行于世未能也比歲豐幸徵祖德叨守史官稍以其間效剛輯之役乃稟命吾父吾仲父叔父季父下謀吾仲弟首以詩集壽之梓會豐有門生

姚江張君德宜者名家子雅好文拜令雲間力任剗

厠而故所友善雲間顧中翰仲方沈文學孺休陳上

舍獻之寔共校理之乃克奏成書書成張君艱去版

寄陳君家陳君以豐且北上也度而踈越歲偵豐儉

然在哀經之中不遠數千里使使以詩刻來卷褰繁

重六贏以載於是月十又一日抵吾廬豐敬報叔父

若諸弟若兒發篋眎書刻皆精緻感諸君誼甚高微

諸君力費且不貲豐安能遽奏功感極繼之以泣集

之刻諸子孫日夜圖之既有所託又日夜望其成乃

梅谷集

卷十四

七

成而吾父吾仲父季父吾仲弟皆弗逮見矣撫念哀愴如何可言今之日吾祖諱晨也謹裝潢八石山堂詩稿二十八卷薦以醴案用告成事吾祖其鑒之

祭成臯王文代

於赫帝室大藩維趙枝敷葉芬成臯丕紹曰維有

王勉勉德劭垣屏我明譽聞孔邵矧乃折節所下

者賢穆醴鄒賦秩于賓筵矧乃悅學所耽簡編淮山

管壁咀英滌玄若彼聲色淫哇都倩耳不好聽目無

儻眈我有家樂樂哉為善乃圖靜脩乃建書院肅

皇展親錫之唐藻璇題金書俾垂世實其言甚大曰
唯遵道九我諸姬咸賴有造爰攝藩政立孤振紀以
填赤社以開朱邸貴不虞懽富不虞侈宗正有條國
風伊始其風伊何始于視身其儀不忒正是國人國
人載祝百千秋春六表逋殂 九重悼震亦有元嗣
好學無斃湓先逝矣孰不悲靈幸哉世孫謀詒燕翼
無疆國祚襲繼綿邈某居近王居側聞令聞宦轍屢
經既覲既覲上客授簡賸沾馥潤繫我弱子亦辱拭
校回首恩眷頌茲德馨王寔賢王七德可銘咏彼周
梅谷集 卷十四 八

合祭大將軍俞公文

萬曆己卯某月某日大將軍俞公卒于里第越明年
以卹請 上震悼下大宗伯予祭大司馬予贈大司
空予塋於是鄉人籍于朝者某官某某等相率寓之
奠繫大將軍蓋所謂文武之老詩書之帥也歷事三

朝馳驅四十餘載諸所盪平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
苗五嶺之氛無留行勛伐最著晚入筦中樞閱車戰
尤稱石畫云 上念熊羆不二心之臣宜莫如大將
軍諸贈卹如令加渥蓋吾里中奮武弁位極行間始
終荷 主榮哀典者於大將軍創觀爾某等特為詞
一篇怡神而下之詞曰帝虎臣兮安之渺予望兮南
紆孰閑予兮渴饑風之肅兮以颺綏靈旌兮曳電旗
左駟豹兮右驂螭神之來兮立斯須撫長劒兮舞陸
離注黃流兮奠玉卮飲而食兮樂且胥神將逝兮淒
梅谷集 卷十四 九

祭大司馬宜黃譚公文代

嗚呼某獨奈何能哭公哉又獨奈何哭成聲聲成文
哉公三朝元臣也自起家郎署追掌大司馬三十餘
年所矣甚勞苦功高一旦不起 天子震悼輟朝予
祭奠予贈謚既又錄其後世世萬子孫勿變也其勲
在策府德在謚議人臣榮哀之典亦已賅矣其何慟

之深也公歷事三朝疆場有急輒公倚成事當其時
越急則之越聞急則之聞皆奪情而授之節也已撫
全陝矣復以妖患撫蜀已督兩廣矣復以虜患督薊
遼是公者溫疾之藥石障瀾之砥柱關之不可也公
感激 人主深知益匪躬報效既陟木兵樞筦之重
蓋身任之諸南奉倭北奉胡所題上方畧機宜率為
宗社計萬年之安茲溘然逝矣壯圖深於積念長策
屈於短日天乃不憖遺以屏我一人也耶公宿昔號
知人其無狀待罪大司馬屬公國士器之力請于朝
梅谷集 卷十四 十一
以為職方郎諸所上南北方畧機宜輒命視草草上
未嘗不稱善也嘗謂某曰顧宗社之靈疆場寧謐然
而遼以東之微未靖也願子輔吾志以報國恩嗚呼
士藉知已則千載遇之耳公於某將不為知已乎誠
慕附晨風振勁翮効錐刀之用奏毛髮之勲而棄我
以往獨奈何勿悲公卒之前日視事亡恙夜病作連
呼趣某來則氣僅僅屬而已爾爾不逮已焉我中
行偃卒視不可含祝者曰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
瞑君子之死憂其國而不謀其家如此某不肖公謂

我近耳床下之訣手足以視哭拜稽顙有死無貳而
敢負公此僅屬之氣公在天憂國之神庶或鑒之

合館祭吳文端公文

河嶽之靈代不數鍾倚歟我公褒然儒宗爰自先朝
射策稱 旨宸翰親題禁林筮仕紬書金匱陪議石
渠為名侍從公輔攸儲乃長成均乃司邦禮六館咸
甄五禮式序 帝曰重臣爾尚予弼移直秘苑嚆咨
朝夕 國有大制論者盈庭秉禮不回 帝乃鑒貞
夷問司馬士歸永叔行宅端揆秉鈞持軸抗直窄容
拂衣謝謁弓衣載招益堅亮節推公出處無愧古人
為鄉碩師為國蓋臣胡不百年計音條爾朝野震悼
徹于 天子加秩易名寵數洵頒九京拜受庶無汗
顏某等繫籍詞林緬懷芳躅人之云亡百身願贖千
里馳真生芻狗之公神不爽惠我格思

祭南京禮部尚書林公文

嗚呼卿推世胄國重世臣當代稱美繫公其人惟公
篤生繩武繼志高華之閭歟然自視起家中秘領袖
詞林提提者履抑抑者心載其世業橫經學史乃陟

官僚乃教國子 穆皇之始遂貳禮卿一歲三遷俾
副宰衡帝重留銓輟公經幄董正官邪聲華卓犖公
心如水太樸是敦絕世之華培道之根 聖皇嗣服
昭茲求舊南有六卿於公兩授司空宗伯曳履文昌
栝棧之戚還其故鄉公父春卿猶居望第杖屨無恙
其樂洩洩寰海望之兩世達尊公也日侍若將終身
茲忽秉箕完節不朽有赫卹章亦孔之厚獨我同案
賢哲是哀陳詞寓奠神乎來哉

同館合祭呂少宗伯文

梅谷集

卷十四

十一

嗚呼元精應會篤生名世出入三朝疏附于帝嗟嗟
乎公碩厚光明為章于天燦馬長庚昔在 肅皇登
對稱奇藹藹吉士為 天子使乃紬金匱乃陪石渠
晉于宮端公輔攸儲時於其間五鹿嶽嶽忽中謫籍
題與以出公也與與了無愠容廬江之濱其樂融融
於值景運聖人中興昭茲求舊尚有典刑乃賜之環
纁帛載加留都同寺曰思無邪 帝曰來哉尚我符
璽維茲吉士亶其予輔光即舊物一歲三遷其升如
日其至如川明良之際維以遂歌時則既逢世則匪

奠王少司馬太公文

梅谷集

卷十四

十一

身莫贖維此痛悼寔為斯文望公凜然來舉我尊
漪彼清淦鍾淑生賢翁振藝林士類推先龍潛蟄屈
含耀重淵鬱為雨雲澤則未宣誕育詰嗣司馬桓桓
中外敷歷祗奉庭詮秉鉞建節為 帝捍邊貲有文
武四國于藩維 帝念功寵眷益專入佐樞筦寰宇
安瀾有如龍奮潤及八埏爰迺鴻烈寔維慶源紫誥
載錫有赫其言以佐壽祉奚啻百年胡遽乘化僞僞
乎僞計聞都下司馬顧天辭聞奔赴 帝心愀然乃

命宗祝卹典駢蕃司馬奉之庸貴九泉得昌者翁亦
既全全全而歸矣則又何嘆其也不佞祇役沼川典
刑倏失風範猶傳綴之蕪詞聊寫誠虔翁靈何在燕
山之巔

祭吳少栢座主文

豐稔樛材幸託知遇師視如子事師如父嗟維今日
能已哀哀祝予喪予梁壞山頽嗟維吾師潮海挺傑
宏抱壯猷大名燁燁兩佐名郡載陟曹郎質有文武
賜于職方襄敏譚公時完樞輔雅獨知師引以自助

梅谷集

卷十四

十四

若南奉倭若北奉胡起草旁午仰贊廟謨當機中窾
奏輒稱善構阻折衝萬邦為憲妖氛日廓鯨波不興
凡此元元咸乂蒸蒸嗟師宦業職方寂赫襄敏逝矣
師遜外服分藩陳臬令聞四馳媚讒轅中解組歸來
亦既遺榮一丘一壑課子著書洵有餘樂維佳公子
翩翩象賢客秋文戰登于奎垣吾黨榮施方為師慶
慶閭吊門詎意相乘哲人蚤萎訃音遙傳門墻之誼
癖心裂肝欲往從之道路屢阻遠覩南州走哭府主
相嚮而哭妻其永思茹涕寓莫將之一詞如師平生

足稱不朽有子如師又昌厥後豐等不敏所期執鞭
事吳事主斯念誠虔師神英英誰云邈只九原可作
或當繁爾

合祭蒙老師文

於維吾師歲在庚午載巡于閩有赫繡斧賓我多士
薦于天府曰爾譽髦士寔翹楚從者如登雲龍風虎
既別數年師遂躋臚章貢閩粵朕師是撫四履所馮
肅肅安堵曰此中丞為憲文武直木見伐乃成齟齬
憎彼蠅矣誓墓何苦蒼生舛望時問安否期公來復

梅谷集

卷十四

十五

為時鼎輔道是用究澤是用溥天不憖遺遽遊玄圃
知公惜公誰不心慙矧我多士青冰相許勉勉驅馳
勿負所舉啣恩徇知忽成今古祝予喪予視師猶父
相嚮而哭有涕如雨欲往從之道路屢阻乃束我帛
乃絮我醑侑之蕪詞聊寫心腑公神英英尚我肯顧
合祭朱白野老師文

於惟我師楚材之遺蒲湘含秀衡嶽應祠君子在朝
峻節光儀擢為御史白簡霜飛避驄滿路鳴鳳當時
出守我泉德政敷施古有龔黃良不如斯爰造我士

以提以擿宛彼時雨勃然榮滋歲在庚午賓興維期
閩郡彙征如取斯携五十八士燦其星麗一科兩元
宇內所希我師快覩願言侈之既樹之模復鐫之碑
文運獨盛元氣在茲求厥本根培養伊誰我師之功
而不自尸曰維培養吾豈能而能勿傷耳則吾庶幾
唯爾多士慎無自欺不朽者德不泯者詞維此碑詞
寔我明師弟子佩服勉勉循持雖則遠離莫我敢違
師間寄語必曰勗諸粵師勸將致政以歸雲秋看候
芙蓉留題凡我弟子以時起居謂宜百年葆乃天倪

梅谷集

卷十四

十六

胡天不吊修爾乘箕豐等走集燕臺聞訃痛悲七哀
竝作五內俱摧慘淡三湘岑寂九疑哲人其萎太山
其頽爰託楚些以薦江離神兮髣髴式慰所思

祭故楚雄威守陳赤沙先生文

嗟公云亡草既再宿而我小子痛而猶哭當歲龍蛇
寔在庚辰道路之訃曠兮秋春小子聞之師哭于寢
有腸如擣有淚如瀦擬賦楚辭以續大招遠莫予致
心旌搖搖乃茲龍尹為公懿戚春入見帝於我私
覲我咨公後縷縷具陳雖草既宿我痛則新昔我小

子抱策未遇府主維公賈增一顧下上宇宙知我者
希我於是日啣國士知師事乎公弟畜令子令子也
才執鞭相許曾是不意為別幾何師也哭子慟比西
河我奉餘誨初入中秘馳書慰公無悲以悴彼莽者
蘭彼老者椿俯仰之計唯公一身公曰嗟哉是誠在
我解組歸來息此坎坷亦既數載林下尚羊子孝祖
慈俾壽而昌云胡不吊公先逝矣孫兮疇教父兮疇
侍公昔為吏在在稱循天平報施獨邁其屯我問彼
天九原可作瀟湘黯然壞我梁木走慟府主深媿南
州辦香遙寄一詞以酬公寔知我謂我國士我欲報
公忍負生死

梅谷集

卷十四

十七

祭侍御林景徵文

明御史景徵林君卒訃至泉其同年生翰林院編修
莊某進士莊某守在母喪不可越境以吊乃為位哭
哭之慟又為文一章絮酒攝帛授其僕之莆陽几筵
而告之曰曩在丁丑同賓于帝初奉帝綸卒業
中秘出則並珂入則聯袂唱女和子晨遊宵繼無論
揚扈足稱蘭契謠浪歌呼疇非勝致弟兄事兄兄弟

蓄弟匪曰如之手足不啻兄旋喪母喪其子治予昨
喪母值兄攬轡遠莫予即使治行計而以書來愍愍
存惻萬里服扶拜兄之賜我歸于南懷人不置惟惟
德音莫我肯詒乃親卽報而以病乞請告者恒何恙
不已日跂兄歸只尺之地我不可往子可來視父矣
索居幸相把臂朔風淒淒惡聲忽至歸之五日而宛
其逝我先戒僮偵千里弟兄聞呼入疴危之際曰莫
予訣潛然出涕詰旦而夕兄遂捐世嗟我腸肝能不
如刺弟朋從兄亦感年誼偕即寢門哭而為位不覺

梅谷集

卷十四

一十八

失聲有淚滅滅難開軫琴山陽悲吹臥不安枕食不
甘味問彼巫陽修短奚異兄少零丁而復空匱勉
御窮難難歷試謂天將降埤成德器粥粥斷斷若無
能技即而叩之綽有蘊綴游于玉堂吾儕所畏既陟
西臺為天子使燕趙魯齊繡斧四蒞肅肅百僚威
稜風示朝推憲臣大任可與曾是告訖惟躬用瘁中
霄斗隕半嶽峰墜哲人云亡志士多淚去也孰奪來
也孰畀造化小兒抑任厥值不朽維名生死寤寐矧
伊汗血有子如驥可收遺文可屬後事二三友生夾

持大義其以君傳為碣與志某也不敏斯言可質嗚
呼哀哉

同館合祭林景徵侍御文

嗚呼已矣景徵命之不融而殲之蚤疫哉友生閔閔
傷盡勞心有擣昔我中秘三十同遊一何矯矯五嶽
四海曷觸而并雨澤攜藻頡之頑之下上其音豈其
能佻粵既分職合離靡常金石願保曾不十年奄忽
於變隙駒皎皎曰沈姚何與君而四溟然稱天指彼
黃壚嘆茲白骨孰問蒼昊孰畀孰奪孰短孰修孰則
梅谷集 卷十四 一十九
顛倒我聞在昔精光忌越所患美好如君醇德粥然
闇然玉中石表亦有乘權驕汰涵浮式撼以掉如君
恭德無敢介逸儉勤自葆亦有薄夫硤硤易缺斬之
難老如君厚德惠覆弘施仁以為實亦有蚤歲志得
意便晚易枯槁君默零丁強仕拮据家乃肇造凡此
數端宜逖顯休臻有壽考舉以證君君不其然神理
紛糾始君持斧蒞于四國齊魯燕趙率屬布憲不遑
爾居丁躬勞勩亦既瘁止輿而報命乃敢請告人百
其身願以贖君以為君禱計來自南抵舍五日而即

衾絞展席侍闈厥聲則哀厥孤則藐疚我友生如失
如疑惻涕盈抱載思達人生死寤寐古今昏曉修短
糾紛而勤較計胡見斯膠翕則有張挹則有注寔維
天道維茲藐孤冀及有立丕乃荷紹後而死者其以
夾持有如日繳遙申一言哀君惻君幽冥瞭瞭

合祭同年姚于定吉士文

嗚呼哀哉鵠之蜚矣毀翮初舉驥之騁矣絕軌啓路
嗟嗟于定寔維似之條來若寄倏去若遺嗟嗟于定
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始我同游三十其儕

梅谷集

卷十四

二十

謁帝承明卒業中秘以頡以頡子實翹楚睥睨一
世潛心千古大名之起如涌如騫子視脫蹠抗疏上
言二親老矣朝夕誰娛歸入子舍躬滌廁牕嗣我同
游以次受職子處恬如需之異日時懷友生萬里書
寄言戀膝下其樂洩洩惡聲忽來群愕以疑尊公捐
館子旋繼之嗟嗟司命令此人死嗟嗟于定於死奚
處父歿嚙堊母老嚙養呱呱者息嚙為子長友生之
誼惻焉永嘆子耗未定道遠且難定而寓哭曰既宿
草痛則維新中心如擣長志短筭昔人所謂勉勉陳

詞子曷而惻有母有婦能撫藐諸庶及其立牧子遺
書夫以壽終世復豈少悶悶泯泯草木同天勅也既
促賀乎弗延精光宇宙百千萬年乃知死生一大逆
旅所希者名寔不朽子子年三十已賓于帝藻譽
上國名詒來裔數之坎坎招彼巫陽死而可矣無已
太傷嗚呼哀哉

祭張環冲戶部文

嗟嗟吾儕幸同賓興又幸同朝出入承明聯裾結綬
噢託蘭馨靡靡昕靡夕如弟如兄自君寢疾三更燧星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一

吾儕色憂為禱蒼冥昇爾靈厚致爾胡輕炎風煽燠
松摧蕙零招之不起呼之不應謂天蓋高夢夢膏膏
君夙異稟玉粟金貞漸翼鴻達挺為周禎第五不臧
驟騎大名棟莠之曄竹林之英高門華趾而不自盈
叻如不出粥如不勝奉職計曹操勵漿冰督漕淶水
萬艘用程雲集風駛灌輸于京亦既勞止不遑暇食
亦既瘁止遂屬末疾偃仰卧護匪曰是洪吾黨相勸
疏而請息展効陳常尚異異日君不其然而殉厥職
強起視事疾則日益委頓不支乃始疏入帝恩予告

業已病革京邸彌留宛其易箚長筭短景身殲志抑
嗟嗟天間能無壹悵生妻幼雛乳號擗曰二長子
遠莫能即痛維難兄持斧楚澤鵠原有難呼採靡及
二三周親怛而匍匐經營夙夜以妥視魄魄則既妥
正寢京國至于視氣乃無不之上呼巫陽為我招之
汝魂英英星附雲爾吾儕泣送汝魂安之無南無北
無東無西無下幽都駉駉驚感惟 帝恩給傳以
馳輕舟穩車不畏嶮巇汝魂汝歸汝歸故棲汝安故
棲箭江之湄汝子哀迎汝魂依依汝子踔厲能不朽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二

合祭顏都諫文

嗚呼清源萃筆大海汪洋人傑挺生豈曰尋常卓彼
都諫靈資早擅學富青箱才高紫電巍科芥拾遂對
公車花封嶺表民以樂胥羅浮之濱循良蹟起百尺
貞砥卓魯如此拔居青瑣俚省垣既迄三載正色

矢言 天子曰都是真諫議使我唐藩申我帶礪維
此禮垣女其長之公也于役載驅載馳王事不遑從
古所嘆敢悼積勞忽罹短筭二豎來霄一疾弗留江
閩之區雲輜阻道計音來聞舉朝震惜死事以勤死
而猶赫我輩無似共官于朝棠梓之誼痛甚群僚釀
薦椒漿侑歌楚些千里寄音靈其不啞

祭黃雙江郡丞文

人之生世榮悴靡常歌哭在戶哭踊在堂黃於安平
世德則令詩書之澤于今彌競尊公大耋致政優游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三
君起賢令擢佐方州伯氏翩翩宦稱蓮幕亦有仲郎
讀書秘閣游登太史卓犖詞垣人臣尊寵集于一門
簪紱蟬聯家比萬石父子祖孫韓韓奕奕邇胡不慙
尊公其僊君也純孝宵赴淚漣積痛成疴微瘍為虐
鷄骨不支遽爾續屬仲郎闕下倉卒南奔數其哀號
聲震穹昊閔維德閔淪謝相繼幻化窅然疇不咨喟
嗟彼真宰雖則恢恢翕張挹注不爽不回綜君平生
循良愷悌宜薦厥祜延于世世天之所厚弗亨其成
人之所羨弗歛其盈姑啻取之以歸造物黃氏之祥

濬焉長發悟茲神理其奚足歎君化無怛我歎奚為
獨我於君謬託世誼大父尊公稱詩風契吾二人者
詞筆論交臭比秋蘭懽決春醪丙戌之役南宮校閱
獲薦仲郎敢稱衣鉢三世良朋情干雲霄中加姻締
益申父要矧我椿摧慘慘孺慕忍見仲郎同此變故
以予一日蓼莪罷歌遂使門人亦廢蓼莪悼往傷賢
徊徨如失中心之言倍其愴恤瀝泣總幃酌茲苾芬
死生契濶聞乎不聞

同鄉合祭故思明郡丞賴君文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四

萬曆戊寅臘月念日故思明郡丞賴君卒于京邸君
蓋除服而赴闕下當除吏會數月不即除病卒而
會其內弟陳叔子太學自里中來遂及訣及經紀其
喪而又請于朝得假傳以觀歸云卿之人某某等則
相與薦醴設祖為辭以送之曰嗟嗟乎君勤苦隨牒
在都下而唯是舊服之圖亦唯是得一土而佐之稍
發竒見效為縣官用爾而馬角羝乳未可期也而遂
溘焉先朝露也嗟嗟乎君亦嘗誦陸平原挽歌乎人
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嗟嗟則君謂也亦可悲矣然

君故慷慨倜儻人也其志氣豈不甚豪舉哉則將遽
廬天地土直身名遂旅死也而亦以遂旅眎之而矧
儼然正寢者帝之都邪慘然其為喪主者內弟邪舉
而扶左扶右者紀綱之僕邪匍匐而含而購而為是
祖奠也者吾黨故人邪又何必戀戀牖下而死兒女
子手中邪嗟嗟乎君其亦勿悲靈輶反而丹旄翩而
僊僊乎形逝者如斯至于魂氣乃無不之既無不之
亦即丘首吾黨祖道薦以清酌帝也假傳川馳陸
走感唯帝恩歿且不朽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五

合祭周太老師文

淮楚之交厥有大澤周氏源深世德惟積延及我公
休光永席胸藏雲夢名高赤壁起家丞邑綽有聲稱
卓魯之儔以犧服畊豈有所托為酒步兵拂衣歸來
南山菊英篤生二子雙璧是擬伯氏我師為名御史
勵節峻操其直如矢譽髦斯士門墻桃李仲氏聲華
實難為兄墳唱簾和大業以成為郎計部國賦用平
麟鳳竝瑞伯仲齊名伯抱遺直屈以尺蠖帝命書
求昭我舊德既躋九列綸音三錫上馳我公金紫有

赫歆福永年人中之仙九螺閒適雙鳳高騫一朝脫
徒遊于太玄於乎我公得昌全全豐等無似及門伯
氏大道用程茅拔而起于伯氏師于公伊祖喪唯典
刑遙薦江芷江芷其芳江水其長石柱含愁玉璫沉
光有詞在几有酒在觴瞻彼楚天神兮洋洋

祭周封君文

於鑠維周世濟其德服休陟要以比萬石而至於公
樹德益滋起家丞君煦休邑黎邑黎稱父不令而丞
循良之思曰我仇陳折腰奚苦輒賦歸與詒彼二子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七

以食慶餘伯也吾師泰山北斗秉心不回為名御史
屹屹獨立振其直聲教我髦士大道為程偃蹇于時
倏躋倏起 帝求舊德九列是倚亦既褒公恩綸有
赫三命益崇俾公多福卓矣叔子不減元方懸河之
辨肆為文章度支有聲洪爐叢枝偶從薄謫其復可
異公于其際視之坦坦曰此升沈如雲舒卷二子鴻
矯人為公榮公日粥粥澹也弗盈二子蠖屈時或左
遷意公色愠公不其然於乎公委順觀化方寸之
閒曠兮豫暇謂公百年尚羊以休今其已矣從白雲

將豐等檇櫟立伯門墻服公之訓我大父行計之來
矣江離欲薦道之遠矣詞以寓奠無此可哀有頌可
託公於九京粲然而作

詞林合祭養利州伯葉公文

維公質行醇醇內美紛備博綜墳籍滌玄濟哉自謂
東長善說詩旨聽者解順作者愿志蚤歎數奇屢失
主司晚乃推上王國選士筮命江州題輿展驥遂陟
司牧粵之養利維西南徼雜夷而治自公來斯丕變
孔易通經維儒循良則吏乃知公者猶為公謂謂試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七

未竟天豈無意以開長君寔太史氏鬱為國香為清
廟器公聞輟然萬里書詒曰余耄矣維初之遂子列
禁林勉事聖世戀未即歸僕茲奏最上為二親徼綸
于 帝計吏既入束裝以待胡不頃吏瀝馬捐棄州
人奔走攀泣靡逮碑以淚鑄棠由思節所悲遠觀山
巔水澁哀哀長君孝子不匱籲踊裂摧同紳唁惻幸
哉有子以食公遺繼志繫誰而乃過悻德音莫聞後
祉可冀遙薦蕪詞神其鑒虔

祭潘南浦文

於乎維公邁德自躬肇基孔厚寔夷寔龐既宏既茂
於子則孝而弟則恭陶陶怡怡姜氏之風伯兄沈疴
宛轉床蓐公亟籲天刲股採藥凡今之人孰無弟兄
如公至性獸推旦評施于有家是亦為政布衣里閭
屹焉表正中經喪亂殫其拮据以詒燕翼稼穡詩書
乃有仲君鳳鳴鸚超為良長令為名御史公時寓勗
勉稱厥官仲拜受教以奉公懽正色南床 帝嘉式
穀公輒益封哉冠豸服矧諸孫子奕奕非菲錦堂玉
樹蔚乎相輝若儲學宮若偕計吏咸稱席珍為清廟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八
器嗟天報施不爽厥常焯彼慶門宜熾以昌杖屨逍
遙言咲宴宴而壽而康鄉人所羨爭醕延祝百歲不
騫雲車風馬忽焉大還豐也無似姻公甥女謬承公
睽愛期猶子邈我先祖昆季石交馨蘭倚玉白首久
要暨先君子忘年結社老人高會傾洽杯斚比天不
吊奪我先君公已屬疾遣言慇懃迨公彌留我守壘
室禮缺匄匄情則何極茲有不腆甥女手烹江離山
藪于豆于登我其薦之酌以文字靈也洋洋尚我肯
戾記憶仲君曩有成言欲我傳公其以公傳我即固

陋猥職史職隱逸耆舊所欣按輯感公夙睽莫報之
恩圖茲載筆以告後人維公大耋金石逾壽則百千
春附公不朽

祭東軒翁王太親家文

嗟嗟乎翁太樸未剖豁達坦蕩不為城府浮沈酒社
酌之太斗以彌厥醇以昌厥後有四詰嗣叔曰乾甫
我艸而角乾甫是友維我乾甫器則大受孰當其鋒
孰出其右謂我兄弟庶可握手蕭寺披襟相期不朽
庚午之秋鞭珥齊舉乾甫奪魁余亦逐旅吾父詔余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九
偕王氏子無忘疇曩和予唱汝聯床之契豈同登耳
所藉世世惟有兒女於時我翁亦以為然姻婭之合
作之自天兩家大人約以忘年吾兒豚犬永此託焉
並轡而奮余媿先驅乾甫旋興騁于天衢余在金馬
過從甚都爰寄壽篇余言豈諛翁也色喜稱觴曰俞
乾甫拜命嘉善名區維此嘉善亦稱難治乾甫為之
寬猛相濟栢栢者聲循良卓异當道薦剡載揚于
帝余適南奔泊舟岸草乾甫來會相持欲倒且唁且
泣謂翁年老一則以懼痺病枯槁而獨何心以為民

造蔭痛相觸逾傷懷抱余惻勿悲翁健無恙杖屨夷
猶杯酒放浪子無離憂而以志養綸誥與來翁神益
王嗟嗟乎翁孰料旦莫余歸未幾而聞翁訃我方哭
母乾甫哭父豈其同盟亦同變故若翁吾翁有淚如
注矧伊乾甫能勝摧慕所可憫者翁壽多福孫子仍
仍詩書耕鑿民之父母洵美如叔有赫恩褒層層可
卜為阡為隴崔嵬山閣嗟嗟乎翁二儀匪薄翁素豁
達達觀寥廓翁素名飲我酒我酌載其慶厚孫子是
富兒孫壻也餘光薦沐嗟嗟尚嚮

梅谷集

卷十四

十一

祭張象羅大尹文

吾親家張長公之銓遂溪令也將過家之官行及毗
陵道中驟卒訃聞豐皇駭亟就訊其家家為位哭矣
豐入而哭之慟訃書適至發書卒之日六月朔日也
豐與吾壻相抱哭益慟歸而對妻孥言之哭又益慟
用是久之不敢登君之堂憑君之廬會又喪其仲父
朝夕几寢越八月望乃始刲牲醢酒為詞以告之曰
噫嗟嗟孰無姻婭孰無死生唯余於君殆難為情君
之冢嗣為余愛壻兒女之託願及百世雖在少小巾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一

相待年兩家休戚情已縷縷余守禁林君薦京國且
以彈冠且以推轂慶吊相倚嫂氏溘亡繫余內子涕
其永傷君越萬里痛失賢助曰佐宗枋以待佳婦亦
既數載吾女來嬪咸稱賢孝宜其家人厯厯逾年吾
女早萎嗟余夫婦摧割欲死君來撫余倍以悵悵曰
天不憖遺此蕙芳豈唯乎君上及尊甫愴愴在念自
傷薄祐余時聞之差以減思女哲婦令修短奚悲迨
余請告哭女殯室君家父子未忘悼恤余手愛壻相
對淚淫一生一死誰忍易心君旋北上余來勸駕為
月幾何奄爾長謝以君才諳宜揭青雲仕也初筮齋
志何云尊甫耄矣令哭壯子維藐諸孤誰怙誰恃毗
陵之道千里迢迢雲日蒼黃羈魂安招行路有心云
孰不盡矧余懿親徬徨若失余家多累存值鞠幽痛
維肉骨如痂如叩至于哭君肉骨豈異瀝泣總惟薄
薦芬必嘯昔之眷顧此茫茫真能鑒只德音莫忘

同年合祭蘇封君文

於維閩海饒隱君子翁其人邪含德不仕夫豈不仕
以燕翼子條溪悠哉有芬蘭芷流自西來紫峰之下

掬其流清浮沉酒社慨慷直易若質而野人人飲醇
謂翁長者以祝翁壽以祝翁後令子譽髦褒然舉首
種玉則售被褐則厚澹也不盈以最大受卓彼令子
對于王廷蒿目而譚振其直聲臣以正對一廷皆驚
賢良方正無愧厥名乃分爽鳩乃即南曹翁聞色喜
勉荅明朝兢兢三尺示民不忒維其教矣亦孔之昭
倚歟 聖人孝斯錫類有命自天翁以子貴望閭者
式執爵者饋計音自南躬乃不逮令子在疚肝腸屢
摧孤舟疾下雛鴈南馳颺飛魂逝水擊聲悲吳天罔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二

當生芻神乎不爽舉我椒櫝

祭年伯王紫石封君文

嗚呼我公敦龐淳夷如玉在璞追琢不施博綜精詣
匡鼎說詩衆占鳳翥為世羽儀卒也躡翼而嗟數奇
晚銓校職晏然棲卑豈無大烹首耆是飴豈無華袞
青連是縻譽髦濟濟分席稽疑身型口鐸蔚為大師

教既成只燕翼之詒長君鵬奮遂撤臯比事君以身
孰與以子子翊明時余豈不仕曰余耄矣歸即素履
人如亢桑居如畏壘聲不祈銷行不祈俛迨于益封
亦不色喜以勗長君無怠無侈長君載之為 天子
使起草僊郎分符刺史在所推賢大名婁起人爭酌
祝謂公戡延胡不耄耄溘爾大還長君在遠踊顯曷
宣哀哀嗷嗷慘其雲煙二三兄弟鞭弭周旋呼公世
父典刑共傳老成不愆誰不喟焉生芻遙致奠公几
筵所為公憫得昌全全必有後社永訖後賢靈爽飛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三

沅云何悲嘆

合祭蕭封君文

於維封翁恂恂質行含德不顯施于有政局謂曰政
孝弟力貧生事死葬獨茹苦辛伯兄有孤自我則救
育斯閔斯如子奚啻從兄有難鵲鵲在原九年于外
凡百間闕晚更忘機浮沉里社人人飲醇謂公長者
名德高齒庶幾太丘被褐懷玉於今則售嚆其售矣
課此二子曰學而祿曰耕而餒矧子也才幸生明時
母以貧故而輟詩書二子感奮居今稽古伯亢學富

仲登天府十載挾策閭閻排雲屢奇者數有斐者聞
爰叩 帝闕為親狗祿言即已東振之教鐸時致薄
奉匪奉之腴以比菽水翁媼是娛維所娛矣升于六
館載其清白辟彼圭瓚清白令名可以樂其翁不媿
父仲不媿兒曾是不意媼也先逝仲哭終喪念翁不
置願留膝下朝夕翁懽柰何去此以博一官翁曰老
人杖屨無恙無以離憂而以志養且也 天朝亦有
覃恩爾往承茲庶我及身仲適其驅拜手稽首捧茲
帝綸以祝黃耆以祝黃耆彌壽而康烏紗命服其樂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四

我無詞靈乎來哉

祭田漸泉文代仲父

噫嗟嗟君遂棄余而去耶君余伯姊夫也而先大夫
愛壻也先大夫有余兄弟男女各四而獨鍾愛伯氏
姊而又與君大父南山公父東泉公原善愛君倍他
壻君故屏君家門戶事皆先大夫力持之以是君與

余兄弟內兄弟也而不啻兄弟也當是時先大夫無
恙君與余兄弟更迭上壽陶陶怡怡不知有人世之
悲先大夫棄養先宜人繼之而余輩始知有悲矣而
猶幸諸兄弟無故歲時過從猶有陶陶怡怡意曾是
數載洊值鞠凶肉骨多難歲在酉伯姊溘逝丁亥季
弟繼之戊子伯兄繼之間又哭子哭仲氏姪身非金
石堪此哀鑠故雖逐升斗之祿陸沈王門然至鮮懽
矣惟茲莫春余以待調過家重自念吾兄弟行中逝
者半存者半柰何慘慘戚戚以傷其天年因願亟與
君及諸兄弟為老兄弟會道遙款曲而後辭而之官
至則君羸然伏枕矣余就起居君強起把余手曰
吾不食新矣余聞愴焉數日少間余異其有起色而
吾二甥亦從容請曰夏吾父春秋成七十幸及諸至
親為壽余喜曰吾志也壽章則伯姪太史氏任之伯
姪唯唯又數日而君遽捐館舍噫嗟嗟君遂棄余而
去耶晉人有言中年每與親朋別胸膈輒作惡而矧
為此長別也耶余遭家難以來每觀人家喪苦事聞
哭泣聲輒顫顫廩廩怔怔恍恍不能持而矧從君家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五

親且聞此也耶噫嗟嗟人之生世漚沤幻形倏生倏滅誰執之衡者頃半凋親黨日零死生契濶胡能為情幸及過家以送君行君行何之泉臺已扁我卜君世宜享餘慶君既齋志在我二甥最式二甥勉豎令名詒厥孫子丕聞前聲我有蕪詞我有薄馨君也無怛我茹我聽

祭表弟丘士穆文

嗚呼哀哉仲秋之辰我寢未起季舅過我以汝訃至舅甥相抱怛其驚悸一慟幾絕不覺仆地嗟我數年

悔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一

肉骨游逝眇然此身百責攸萃勉勉制慟寔恐墮墜豈其哭汝慟而靡制我幼喪母鞠于外氏諸表暱我如兄不啻痛我今日終鮮增喟我暱諸表不啻如弟汝在行中尤我所器駿發淵姿倬有大志游于太學論交海內手操寸觚搗其藻績館閣名公見輒嗟異曰駒汗血足備上駟授繁適館為三年計汝歆不盈就正我嗜燕山結社及門執贄賞瑜擿瑕我不敢秘人人握蛇繫汝其家千里一息可立而冀維茲暮春我將還闕爰即我謀携汝北試忽喪先君守在苦次

汝乃默行登車雪涕胡天不吊賢哲多悴如露斯晞如木斯樞望汝馳騁壯齡客死我非汝慟而慟誰為噫嗟嗟素旌它鄉黃腸客肆翩其南還故丘遙跂汝魂汝歸雲車風騎我招汝魂一語一淚汝父蚤喪藐諸三雛咸冀有立以報陟岵汝今已矣汝負汝父魂兮歸來兮汝父是附汝化而孤汝叔汝育亦既育汝亦既課督汝今已矣汝負汝叔魂兮歸來兮汝叔劬劬汝母少嫠董幸有汝夙夜劬勞以教機杼汝今已矣汝負汝母魂兮歸來兮汝母荼苦呱呱纍纍有汝弟兄既長既翕望彼嚶鳴汝今已矣汝負汝弟兄魂兮歸來兮慰汝原鵲汝魄歸來汝魂歸來天寔為之謂之何哉上天悔禍婦有遺腹汝脉綫延以昌厥息以昌厥息以食厥餘收汝遺文讀汝遺書汝今雖亡不亡者此魂兮歸來兮無使汝叔汝母汝弟兄過悲以毀嗚呼哀哉

祭林長君文

莆林長君茂才天卒其父友溫陵莊履豐聞訃而悲然越在隣郡伏在草土惘然不知其卒於何月日也

悔谷集

卷十四

三十七

乃為位哭之而又為詞寓哭之曰嗟嗟我躬嬛嬛在
疚而又哭汝有淚懸溜我於汝父誼託蘭臭棄我中
實勛業未究丁祚衰零旁絕屬族猶幸有汝雛鳳鳴
味二三友生且言且祝汝不孤矣斯言可復汝在綺
年慧穎天授時發藻績披于記奏無敢少少無敢幼
幼超超茂資後來稱秀汗血者駒羈鞅未就一日千
里孰知其衷我時最諸慎爾步驟薦之學宮閑之禮
囿鼻荷丕緒肯堂肯構天未悔禍汝蚤陪仆汝母嫠
居誰服左右汝父遺編誰與為守嗟嗟汝父宜昌厥
饗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八

祭雲間宋孝廉文

萬曆己卯玉正月某日孝廉宋君卒于京邸既而其
子長君自雲間來徒跣號擗以觀歸友人某某等相
率白衣冠送之而為詞以告之曰嗟嗟乎君亦嘗讀
陸平原輓歌乎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嗟嗟則君

謂也亦可悲矣乃其等所為君悲者則異是君起家
孝廉博極群書明當世之務所交驩多天下士天下
士人人自以為不及也既連不得志禮部去而杜門
者十有七年不至公室不恩有司泊如也歲丁丑薄
遊京師某等乃得奉顏色結宋君驩每相與抵掌談
天下事未嘗不以豪傑命也意其起而稍遇合於世
且大顯今溘然逝矣賢者促才者厄蘊之雖奇施之
未逮天乎天乎如之何勿悲然天道其猶酌乎挹則
注之其猶橐籥乎翕則張之君疾革無他語惓惓以
長君為屬曰吾齋志往矣吾子來幸有以告吾子也
幸卒無負吾志某等聞其語絕痛以今觀於長君洵
明英斐其能收君遺文讀君遺書而以繼君之志良
可必者嗟嗟君知有君之子之賢也而天亦且以報
君之疇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嗟嗟乎君子將女語
生死大夢天地逆旅於惟達人逆旅可死矧君之生
奪造化權文章精恠其上燭天茲也騎龍游崑崙巖
嗟嗟乎君其亦勿悲僊僊乎形逝者如斯至于魂氣
乃無不之既無不之亦即丘首克永者名克昌者後

梅谷集

卷十四

三十九

盈盈三渚足以不朽

祭孟君文代

嗟爾不辰丁躬陽九既壽爾慳胡鑄爾厚嗟維爾資以埒璫玖綺歲操觚屈其儕友青青子衿駒而驥首亦有奇數屢蹶文場而無芥蒂曰士之常卜式上苑馬卿長楊如古杰士乃稱贊即我何人我何之俚俚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脫蹠而將入賞求試享茲敝帚戀彼聖世倘徼一命時足自致衙門之下聊以待次曾是奄忽二豎見奪一命為榮終焉莫擬昊天不悔咎集

卷十四

十一

仁游茲降割嗟爾悼亡董隔兩月鼓盆方歌總惟未撤詎也奉倩相繼淪沒余羈一官弗視弗訣偕余寡妻痛思肉骨洪勦乃心有淚泉竭其寂隱者呱呱者聲嘯為爾鞠嘯為爾成天乎爾閑爾孤崢嶸嶄然頭角大爾門庭爾志未竟或此而承余雖老矣夾持勿傾齋志爾往豈遂忘情為眼夜臺耿耿則明余言可鑒即安九京

同鄉會真榮壽七十二翁林公文

嗚呼丈夫而豈長貧以為不信視公之身嗚呼既富

好行其德以為不信唯公是則公之起家寔吾武榮

磊落大志恥肩齊氓曰致千金必之都市醒齷御窮

其遼東承棄之而來獨身長安匿跡計然廢著其間

起纖積微操贏知闢爰始酒劑以及肯構乃堂乃皇

乃室乃宇豁達坦洞不為城府性則甚樸貌則甚都

觀所與遊賢士大夫迨其既豐益市牛酒長者車轍

有如戶牖積而能施仁心為質間推其饒急人之急

覽者我搢饑者我饒然諾丘山黃金粃糠人人飲醇

謂公長者所居畧壘以祝大嘏晚更委順尚羊夷猶

悔咎集

卷十四

南十一

有此冠服拜命之休曰老而傳施于賢嗣伯仲頑頑承家之緒季也千里目彼汗血為帝虎臣春秋以閑休沐金莦以時起居以介壽祉以食慶餘胡公溘然無疾而逝吾黨咨咨紛其雪涕嗚呼昔公之來徒曰寓公今於帝里庶幾素封亦引厥齡亦昌厥後造物於公亦云既厚吾黨之思臨觴永喟既以喟公復為公慰

焚黃告先慈文

復豐不孝吾母蚤背曰孩而提無所知識賴吾父閑

閱鞠育教訓以有今日幸而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而幸而遭遇 覃恩授職始初即得贈母孺人宗黨姻戚莫不以為吾母榮者乃履豐有弗逮之痛矣寧履豐私痛爾 制詞有赫深卹吾私曰朕有大賚施及庭闈而祿弗逮親者則惻然憫之於乎履豐能不恨哉茲榮也祇所以為悲也維是綸綍出于至尊宜格諸幽以歆君賜是用茲焚黃之禮敬申祭告於乎母也罔極君也罔極維忠與孝無日忘之庶幾哉藉立身揚名之旨以自鮮爾吾母不昧鑒此哀誠

梅谷集

卷十四

四十三

祭李太夫人文

於乎夫人相德夙稱載其淑懿笄禕之刑自天鍾之以莫不厚自天侑之以昌厥後辟彼山川興雨出雲有開必先篤生相君維我相君大庭獨對暨登樞衡寅亮天地手酌元氣為代宗臣誰其詒矣曰太夫人夫人休哉 天子所倚夫人仁哉蒼生所庇功成密勿相君賦歸是懼是愉以奉庭闈番番封公越有壽考夫人儷之翟袞偕老千古福德亶遺其全履順乘化翩翩者儷相君陳情達于當宁維 帝曰咨宗臣

之母卹典綦隆副以制詞賜塋講講大隧豐碑千里而內長吏守相率其子弟牛酒冢上古云內譽靡出房帷乃夫人只備榮致哀某於相君幸托世誼既立門墻教誨寵異仰惟夫人寔大母行願言執紼遠予莫將將此蕪詞以佐醺醪夫人享之其容有穆夫人雖終夫人考終嗟我相君無悲以恫

合祭王太夫人文

維家之興繫母馬繁母之所難尤難于繼柔嘉倚母著德壺帟繼配于王克嗣前徽佐先太公其儀不忒

梅谷集

卷十四

四十三

撫育相君均于已出睠茲淑懿可謂曰慈式貽之穀作相明時簡自講帷宸衷密契爰贊論思寅亮天地有懷母德板輿以迎而康而色鼎養方升溘其逝矣相君號慟嗟我同紳咸助悲痛旋百相慰無爾過哀職所靡悔寔維母來子既連終 皇又加賙奔走舉朝賁馬靈紉顯揚未艾是在相君矧伊燕翼謀詒厥孫伯也奮鮮森森蘭玉靈而有知含咲夜壑

祭余淑人文

於維淑人夙稟柔嘉相君作配維以克家相君之德

淑人交飭百辟于刑其儀不忒相君之文淑人與聞
皇謨帝典如涌如濤相君之業淑人攸攝始自綸對
以逮爰立若蘭和芷若圭儼璋播于王國其芬孔揚
赫赫相君咸仰其外臺臺淑人寔相其內曰相天
子維我相君曰相相君彼美淑人胡茲卜相帝命
方始嗟嗟淑人溘其萎矣吊者在門相君孔悲喪我
益友豈謂曰私追惟厥初家屯未起凡百拮据荼甘
如齏逮事先姑晨昏為虞以佐燕喜寔懼寔愉亦既
起家其容有穆歛已逮下慈則樛木有此四子人儼

梅谷集

卷十四

西十四

祭余夫人文代

於維內佐維家之基繫彼夫人胡德不偕始我師相
大魁天下歷事三朝毗于宗社文章德業當世所稱
夫人相之敬最其刑帝曰良哉作朕柱石內有賢
佐寵命載錫倚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兩宮淑慎爾

儀大室穆穆上之冊寶玉鏤金雕夫人是導西苑
膳饗事必親鞠衣東鄉夫人在行遠矣千載贍禮攸
備夫人邁之實維盛際謂宜壽享京室優游云何不
淑雲輶修休師相與哀壽不有仇我入自內益友是
喪嗟夫人生一品帝綸歿而奏訃葬祭駢蕃彼美
諸郎教克於愛鳳毛翩翩指日于邁凡厥福祉孰膺
其全維我夫人可無遺嘆某等辱在門墻夫人猶母
痛聞棄帷薄薦簋簋侑以椒漿申以蕪詞寶婺在天
尚其鑒諸

梅谷集

卷十四

西十五

祭賈太恭人文

天風隕發夜墮南土母也其零八閭哀撫維此閭方
海濱斤鹵帝念不遐朕師嚮撫顯允中丞質有文
武自賴徂閩再授鉞斧功令甫新鯨波若徒益務寬
大與民安堵仁人之功朞月利溥顯允中丞民曰賈
父有中丞誰適維太母相被贈公嗣徽廸矩薦啓中
丞碩人俟俟維其教矣亦孔之訐壯猷峻勛兩填海
宇帝嘉乃忠方叔召虎三錫恩褒訓忠者姥顯允
中丞受命而僕將母來諗以惻靡監母也燕喜其樂

栩栩謂宜百年俾之純嘏但其逝矣忽嬰二豎速我中丞北邁車羽以拊以循澤未竟普匪天不憖民之無祐乃如恭人全福孰件逾八維祺綸旌象黼兆庶百僚于哭于祖訃聞 九重軫予異數曰榮與哀路人獎誨大歸奚嗟暢眎今古豐頃在告中丞我拊創邁深知是憐陟岵錫類之孝施及家甫表厥宅里綽楔高堅以茲感恩徹于心腑遙瞻母輻薄致脩酤跽而嗽詞靈不其吐

合祭柴罔卿太夫人文

梅谷集

卷十四

四十二

於平女德不出閭幃絜獨夫人其音孔徽婦乎眎夫母乎眎子乃知夫人紛有內美封翁作配寔佐拮据衡門泌水可以樂饑乃篤厥祐乃昌厥後厥有詰嗣簡在 帝右出入青瑣達聰闡明國有大議侃侃是馮 帝鑒淵塞俾之罔政無邪者思孳此駉駉亦邇慶源逮于二親煌煌紫誥自天載申孝哉罔卿有懷不置抗疏請告趣圖歸侍歸即子舍躬滌廁愉匪朝匪夕以為親愉維所怡矣助之壽祉曾幾何時而母不起罔卿摧痛厥聲哀職所靡悔其歸乎來幸邁

母終爰啓手足誰謂天遠喘息相屬孝哉罔卿休哉夫人茂延弗死彤管是陳有煒彤管紀于吾黨萬里將之流懿髣髴髣髴翟佩姍其來遲嗟嗟罔卿無爾過悲子安于孝翁安于養夫人即安冥冥以相

合祭金淑人文

於維吾黨幸及師門惟茲仲夏師也鼓盆維師鼓盆吾黨之戚矧伊淑人夙有相德淑人之嬪以嗣徽音罔于吾師鼓瑟鼓琴於維師門高華趾美視世誇詡厥維盛矣師也廩廩自視歆然世濟其德既清且堅

梅谷集

卷十四

四十七

爰自起家以及卿貳持蘖飲冰節操無異三十餘年猶爾食貧淑人安之茹其苦辛衣唯一裘食則二韭夫子之德吾其敢毀維師之德百辟是模君子好述德乃不孤淑問孔揚毋媒以情曰圭有儷曰鼎有和惟茲懿德福履綏之爰有五子誵誵螽斯上偕其伯於子而六誨愛如一 神鵬起鶚天朝翟第介祉方新作我司空寔稱淑人云胡不憖嗟爾長逝其馨有繁其容有闕於維吾師厥聲孔悲匪情之悲寔維我儀吾黨聞之走則匍匐以慰吾師以表令淑於維令淑

相師用成烝我髦士大道是程以茲吾黨嚴母猶母
生拜于堂沒哭于戶薦以芳芷侑以哀章靈乎有知
髮髯來嘗於乎尚饗

寓祭張孺人蔡氏文

嗟嗟孺人誰問彼天誰天而折誰壽以綿賢者必壽
語其可信如孺人賢湓矣在殯嗟嗟孺人蕙蘭儼美
作嬪於張相譽夙起維張伯子寔惟我儀我儀不忒
翁姑咸宜翁稱郡伯良二千石當其起家拮据是力
爰佐拮据思媚厥姑姑也中隕厥聲嗚嗚曰我冢婦

梅谷集

卷十四

四十八

亦既克家翁無內顧其又何嗟嗟孺人孝友天性
實相伯子施于有政成彼諸弟惇惇怡怡曰我丘嫂
撫我則慈翁既倦游中歲懸車安于孝養其樂愉愉
乃勸伯子嚳式女穀伯子翼然荐游京國秋也入穀
貢于王庭我于金馬通觀厥成伯子謂我益友在室
鷄鳴儆戒以有今日無何訃至手書自翁病蓐不任
暴以凶終吁維伯子泣涕漣漣是耶非耶形留魂還
我奔伯子萬方勸慰伯子謂我一語一喟成說伊何
躬則不逮危不予訣病不予在予昔授室誰則拮据

將安將樂乃轉棄子維兒與女而誰之遺勝衣在襖
各爾累累於維伯子語則絕痛我忝懿戚無悲以恫
矧我細君情好綢繆啜其泣矣曷其有瘳予治薄奠
將之雲翰我侑一詞惻焉永嘆誰其薦之長郎我壻
我壻王立豈不悼厲靈乎有知亦嘯厥衷庶慰爾夫
庶慰爾翁

同門會奠王室仲孺人文

兮彊于弭衣穀于裏圭儼于璋蘭和于芷於維孺人
寔維其似維所似矣以配君子柔嘉淑淑慎咏彼鷄鳴

梅谷集

卷十四

四十九

母媒以脩用相厥成英英君子早揚王庭筮仕中秘
卓冠承明曰有益友其在于室以交儆我而有今日
淑問孔昭播于上國女史之徵以式閨闕亦捧帝
綸翟弗方新被之祁祁貴稱孺人云胡懿賢惟此不
辰病蓐不任災于而身總惟風飄救臺塵障君子悼
亡寔悲且愴豈謂曰私嚳不有仇乃入自內益友是
喪某等締交君子驥附鵠聯雜佩之贈知孺人賢彤
管可託其視斯言庶幾載德于千百年

祭張恭人文

家之初興繁誰與助居靡室謫宦絕內顧休哉恭人
作配張君洵美君子丁家之屯雖則多畜而寔空窶
奔走四方以餬余口恭人在室凡百拮据是饘是粥
何有何無貧賤如此復遭寇亂苟全性命董免離散
崩矣君子占籍于潮遂魁粵士也翹翹自潮歸來
秉燭相對絮其泣矣有如夢寐既擢高第服官明時
恭人相之臺臺偲偲貴無損勞富無增侈家稱令妻
國當拂士於赫張君司馬奮揚兩牧名郡準古循良
一僮自隨宦業日邁肅肅家政有恭人在休哉恭人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一

祭王太夫人文

靈幃

凡家之興繁母馬繁嗟嗟母德寔難于繼昔者夫子
婉婉悼亡陳謝黃升如璧獲雙徽音克嗣夙夜靡盬
卒為儒宗錫其振鐸未竟之緒佑啓嗣賢嗣賢輩出
出孰後前前人有子予昉丁翼子亦有子是穉是殖
鴈鳩載詠一弓其儀長公鳳舉覽暉明時作牧方州
有恃有怙遙為觴祝以慰靡監陟彼岵矣摧我靈椿
長公甫訃過其來奔尚幸北堂言樹萱草寒風并摧
哀心如擣書告朋友游儻于天雖有齒鼎莫永母年
小人無母而乃有母母也則慈胡不眉壽嗟賢繼母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一

同年合祭張母許太安人文

嗚呼張氏之宗振自母始何以振之戶部為子戶部
太公夙有隱德遭家式微推布操作母也偕之饘粥
是虞鳧勉御窮何有何亡我室翹翹簞門圭戶風雨
不赦託于環堵環堵蕭然曰有此兒戀彼戶部孩提
自奇愛而能勞智以知與未幾而卅倏起大名屢磬

有司亦饒學宮才則未試初無躁容胡天不吊太公
遭變傷我貧也無以為歛邦方喪亂誰適與告慟哭
襄事僅歛手足母曰子來子節子悲子克有立我則
拮据窺所與游遍為名輩剗薦而薪槁非而饋曰以
成子大業是寃貢于明廷褒然舉首乃復三畝南宮
奏籍乃授計曹恪共厥職聖人錫類綸命維新煌煌
翟第稱太安人嗟嗟乎母為勞孔多將母來養受福
不那慶吊相隨母也辭堂既煥既殯乃踰前喪戶部
癖拊絕而復蘇前則以士後以大夫嗟嗟乎母庶幾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二

孟氏乃為母報孟氏之以處所代終其功寔父自張
肇祀為世妣祖某等四海之人同袍附驥展也戶部
如兄如弟母我猶母以祝大嘏生拜登堂泣哭禮也
有酒在筯有肉在登靈輻載遷不震不崩嗚呼哀哉
合祭張母林太孺人文

氣有獨全物有單厚積于而身昌于而後旨我言也
率獨丈夫爰及女士維德斯符倚太孺人夙備相德
作配太公其儀不忒其儀不忒寔振厥家誕開二子
蔚為國華出稟義方入奉慈訓矯節好脩越有令聞

伯也先登乃聽庶鳴太公遽逝孰視厥成處所代終
曰有母在焉矣二子有隆無急伯既通籍乃試花封
母也偕之日以教忠庶平之思洽于兩縣維 帝念
功作我臺諫執簡而入獨著風裁其容屹屹秉心不
回帝曰都哉司我庾察萬艘雲集如比如擲母聞燕
喜澤則愈敦翼子之謀遂貽厥孫孫以魏科仲以高
弟從伯于京有子有弟辟彼丹穴鳳毛益章維以祝
母彌壽而康夙夜永懷念母不置乃趣乃子女其歸
侍甫及庭帟而母計來二子隕絕厥聲哀哀我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三

母母也天只風樹徒悲靡瞻彼此於時吾黨匍匐
之適追母志勉答明時爾愛爾身爾共爾位母志謂
何而乃過悴矧母屬曠賢孫是依天與之適萬里不
遠迄可靡悔幾于全福俾爾維祺俾爾戩穀曰綸曰
綽封典夙膺翟車丹旄既哀且榮孝哉二子無徒以
悼閨山載奔我送于道有旨其酒有穆其言靈乎髣
髴憑之几庭嗚呼哀哉

合祭汪母徐太孺人文

倚太孺人相譽夙起吾黨何知則以其子孺人叔子

曰御史君卒業中秘臺斯文姤節好脩施于朋友
知蜀有君知君有母蚤嬪別駕爰佐拮据驥足初展
輒賦歸歎解組翩翩五斗奚慕有孺人賢實不內顧
彭澤之濱可以食貧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嗟嗟別駕
湓矣中逝獨棟家法有隆不替二十餘年撫茲藐諸
教克於愛先君之思先君之思必肖無怠諸子王立
如目斯邁叔也既顯食于大官遙致瓊醞以奉母懽
維母所懽藹藹吉士勉矣忠孝為天子使邇初拜
命屹然西臺電目鐵面朝仰風裁有綸自天母以子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四

貴稱太孺人躬乃不逮御史純孝痛念母劬以報母
劬而不須臾亦有瞿冠亦有繡服將焉致之遭此荼
毒一語一慟如不欲生吾黨雪涕吊憫相仍倚太孺
人克臻遐壽慶所代終視子用究曰哀而榮所享既
豐伊獨人子願則安窮於維吾黨載之彤管有煒彤
管以表淑媛母也雖亡母也不亡其鑒我詞其舉我
觴

同鄉會奠 恩賜待封太孺人林母徐氏文

嗟嗟孺人烏乎來歟令子克孝遙轉潘輿母也來止

子也樂且朝直蓬室夜繙秘書時割大官法醞精糈
子入自外上食起居母曰老婦恃粥而餉幸即子養
竊分天厨我來自南閩 詔曰俞覃恩之錫逮于若
徒尚慎旃我維報是圖教則在耳湓然長徂令子避
絕如不欲蘇訃及吾黨匍匐其趨痛維令子厥視瞿
瞿扶而後起泣訴嗚嗚人孰無母宜莫母劬配先君
子平生拮据終鮮兄弟垂白舅姑勉御窮何有何
無宗黨稱孝維母之虞先君中隕伯兄淪殂亂是孔
熾溝壑為使復喪元嫂肉骨蕭疎在孫惟姪在子惟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五

吾左提右挈如蓼甘茶抱孫造室煦沫既濡吾不自
意秘選濫竿金馬囊粟尚媿侏儒母我即養匪養之
使母也安只是懽是愉曾幾何時乃如斯夫來也瞿
駢往也素車中經巨浪遠載長塗兒則無良而禍母
乎嗟嗟吾黨盡意歎歎旋百開憫萬里服扶母其不
亡維子之需子有大孝以保子軀且也母年古稀又
逾亦既泉榮冠翟衣綸旂兮于邁魂兮與俱吾黨薦
詞侑以生芻

祭恩賜待封林太孺人徐氏文

萬曆戊寅復月念日林母徐太孺人卒于京邸其子
吉士休徵君朝夕哭哭不勝哀也絕而後蘇扶而後
能起有憫之者輒大哭曰天乎母死也而休徵生我
休徵所為迎母來者母尚健藉祿入升斗之奉而不
虞母卒不諱也 天恩覃布有詔諸讀中秘書者給
以異日異日者母得稱太孺人而母不待也由京師
去閩將萬里涉洪波攀絕嶺險阻崎嶇而休徵以母
輓歸也母也罔極子也貽戚休徵尚得為人哉而休
徵生哉言訖即復哭不已諸聞者莫不盡意佐哀也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六

越已卯元正之望休徵將奉太孺人喪南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汪乃率諸翰林院庶吉
士高等以朋友之誼脩奠陳詞告之太孺人而為令
子憫曰嗟嗟孺人其又何吁孺人之殯乃即帝都其
在于詩肅肅鵠羽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孺人有子卒
業中秘將母來養法醢殯維此殯出自大官匪
朝匪夕以承母懽維母所懽衣襟詞林入受慈訓出
聽義箴以余寡昧一日之長母曰慎我母失嚮往澤
簾之益施及同遊曰王侍中曰陶荊州古有二母

適與同先君之思處所代終維子有立報之地下孤
魂獨子有淚如瀉余則開憫子節子哀子所靡悔寔
惟母來瞑則及訣危則及持必誠必信周身周衣其
在吾黨得以匍匐紀之彤管爰表令淑矧母之齡已
幾上壽丹旒素車以即丘首吾率吾黨泣送于關不
驚不震魂兮與還

合祭杜母安人盧氏文

嗟維安人訃胡來哉令子摧慟厥聲哀哀吾黨聞之
匍匐奔視類乎稽顙一語一涕曰業不孝頃以使歸

梅谷集

卷十四

五十七

天假之便起居庭闈父壽而康尚羊里社獨母善病
宜養於下於時不孝喜懼交并與及抗疏烏鳥陳情
母也強起既教且戒老婦無恙子日于邁王程有期
畏此簡書馳驅不遑遑恤爾私業謹受教重違母志
緩命于朝旋圖歸侍亦越數月 國有覃恩戀未即
去徵 帝之綸謂可藉手歸為視壽詎訃之來而母
不救天平業乎尚得稱人語罷逾慟如不欲生吾黨
臺臺百爾開憫母志謂何而乃過梓矧乃公在念子
寔深而過梓我傷公之心我聞安人太公伯德子有

今日邇維慶積既多受祉三捧綸封而以德全而以榮終吾黨有詞彤管可紀則百千年其尚無毀令子行矣附以生芻靈乎不奕姍姍來諸

祭王夫人文

古有文吏彤管煌煌今也則亡壺德昌彰我職史氏竊操彤管矧伊懿親有此淑媛婉婉淑媛誕于儒門偃蹇厥配乃得王君王君偉人少自踔厲郝鑒維翁真能得壻家貧力學以翁為師翁維有女勉佐書何有何亡勿使蕭瑟雄雉鳴匪繻是恤翁彼婦似

梅谷集

卷十四

五

孝事姑嫜樂妻成夫蔚為名揚既魁閭書游掇巍第武塘類上兩稱長吏準古循良治以烹鮮靈寔拮据以助鳴絃弓疆在珥衣勒維裏內顧不慙厥徵內美官卽善病思媚老姑遠別夫子迢迢來歸上拜老姑下拊弱婦婦抱二孫始見膝下歸席未煖忽遽禍殃夫子靡訣遠也悼亡念昔結縭矢期偕老貧賤同之顯達關天悠悠蒼天賦命罔齊塵蛻委運其又何咨靈刳食貧業以家起為邦小君為家祖妣森其蘭玉得昌全全琬琰千祀不足莫年嗟余蹇劣莫逢夫子

獲以兒申婚于愛女亦既抱孫氣稱岐嶷比乃幻化女心傷悲靈歸拊樹北矣再舉女旋就館又董舉女意中戀戀云何不憐女產在蓍靈遐在天不映之黃以待手治手所治矣維饒及載嗟余父子休戚同之陳詞摠臆哀軫五噫酌茲蕙惟悲風有悄女也佑鑒維靈之禱

祭丘季舅文

嗚呼哀哉我生在提我母見背鞠于母家我長我誨我見舅氏有如母存我有今日莫報之恩嗟我母黨

梅谷集

卷十四

五

胥以淪矣存者長老維季舅耳我舅愛我奚啻所生曰成宅相其在賢錫湛之義康總也蕭勵神采英拔期名當世豐雖不敏奉以馳驅洵及予弟並騁天衢家有老父又有弱息重不內顧維舅朝夕德音自南慙其相聞致身侍從無負聖君昊天不吊予弟天折倉皇棄官萬里摧裂舅曰母爾爾痛不任爾則不任傷厥考心考君傷心俄矣捐養終天永號洪割鉅創舅曰母爾爾身誰遺毀則匪孝而乃過為嗟嗟我豐人遭天慘哭弟哭父次迨骨肉九今之人莫如我悲

每一悲至舅來我持或持相泣或泣相慰勉勉此身
無賴以墜天未悔禍逢茲百罹痛維秋季為日幾何
仲父旅亡小孫殤化哀恤之中舅以病告我越省侍
言猶諄諄謂復少損何詎為屯豈圖奄忽遂以弗起
彌留之際頽然憑几口喑不語目甥榻前僉曰甥前
似有托焉眇豐何人成舅之託維舅平生孝友雖肅
伯仲遺孤藉舅以成劬勞撫教不違其身肆勤作基
範是邦族矧伊諸子躬被顧復比者仲姪酷沒長涂
幸植遺腹厥聲呱呱舅意內傷神故憤憤諸子念此

梅谷集

卷十四

六十一

終鮮墮淚能與嗣器群從睦敦寢衷餘祉大中丞門
廩廩德讓有家法在奚所需豐欲為而宰獨舅身後
不朽是圖展也君子蔚為醇儒壽石貞珉當借名筆
小子狀之敬按懿實舅恩何重豐報何微陳詞布臆
泣涕漣漣

祭賀母太孺人文代

於惟夫人邦之淑媛繼嬪于賀有煢形管亦既相止
作佐千石以嗣徽音以詒式穀伊誰穀矣噩生直指
學為儒宗行為世矩乃試茂宰留都赤縣鳴琴以居

循良首薦績是用成登于天子執簡而入為天子
子使曰此邦畿首稱八郡載持繡斧載推淑問激之
揚之秉心不回風裁屹屹獨表西臺天子曰俞授
之簡書維茲首善用女作師簡書三奉不出畿輔靡
然嚮風敬敷者五當其埋輪民以不爭曰夫人教亦
孔之承當其振鐸士以不佻曰夫人教亦孔之昭士
誥于庠民誥于野俾壽而康以祝大嘏云胡不吊計
音自南直指顛慟傷彼棘心凡我士民如喪詰妣母
也雖亡其輝不死某同臺之誼直指攸託展也同心

梅谷集

卷十四

六十二

正是四國矧茲視學寔繼厥後示我蕭規畫一之守
追惟懿訓藉以告新雪涕陳詞斯念誠寅神乎萬里
亦異來且舉我椒醕

祭李孺人文代

嗟嗟孺人夙備樞德相彼夫子厚維慶積以啓詰嗣
都尉載興潤其如玉貴為國甥維主下嫁曰帝歸
妹曷不肅雖母教之詒亦既降止禮如家人翟第有
赫爰逮慈親被之僮僮宜是象服不侈不盈帝寵
逾渥天平不吊而不慙遺剪我都尉帝屬與悲主

媚厥姑勿替厥養夫子偕老其祉無量矧茲蘭孫裔
出金枝坐而閱之昌熾可期云胡孺人溘先逝矣其
容有穆其馨有闕某念首都尉耽悅詩書我先君子
抗顏為師以是不肖謬通世雅懿範習聞彤管足寫
悲而徵詞侑以椒漿嫻嫻者佩來格來嘗

祭長妹田孺人文代家君

維萬曆乙酉六月念六日吾長妹田室孝勤孺人歿
兄某行役三山未之訣也未之憑匱哭也越八月既
望歸乃刲牲陳醑為詞以奠之曰於乎痛哉吾先夫

梅谷集

卷十四

六十二

夫先宜人之有吾兄弟也男女各四男則惟吾女則
惟妹稱長焉今年皆逾耆矣方相看白首與諸弟諸
妹以樂餘年也而妹溘然逝邪吾有二子幼而喪母
吾閔閔成育之幸稍有立先後顯于朝妹每助之喜
且稱慶妹亦有二子籍甚諸生間冀遂成吾宅相妹
喜見其立以顯也比當大比而二子者遽抱母氏之
慟邪妹屬纊時吾適有三山之役危弗及訣殮弗及
視雖吾叔氏吾季氏與吾二子能即訣能勉佐殮具
然吾兄弟老矣作此長別重重隔數舍而號呼弗逮

也况如吾仲氏之羈宦四方者邪而能為情邪秋之
中吾生朝也客秋妹偕諸妹向吾拜且祝團圓樂今
吾歸自三山吾二子以壽觴進兄弟行中少吾妹一
人矣吾意中戀戀亦何不慕邪吾先大夫先宜人卒
有年矣而窀穸懸而未舉者始仲氏將與一弟既弗
弟勉就官又守一官比相藩邸號事簡可以請矣吾
與吾二子卜期待而仲氏報云會王國有封典嚴未
可以請遂弗果聞妹疾革獨以不能從吾兄弟送父
母歸土涕垂垂下妹女也而歿不忘親如此吾兄弟
其得為子也邪其得為人邪於乎痛哉於乎吾妹
往矣凡吾哭者數端皆吾兄弟至情爾乃如吾妹夙
有令德歸于田克勤克孝其功在田氏之宗祧非直
如世所為賢婦人者歿吾妹壻哭之哀內外姻黨以
吾子領豐所定謚謚之曰孝勤於乎可以為孝勤矣
異日者吾二甥能有立以顯以奉母氏之志吾子履
豐待罪太史氏尚當操彤管闡幽懿妹也雖亡其輝
不亡妹亦能怡然於地下否於乎痛哉

梅谷集

卷十四

六十三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十五

古什

有護壽唐母也

堂則有護原則有栢猗彼唐矣母壽且德昔育恐育鞠爰式子穀天子命之宜是象服被之祁祁以介景福

堂則有護隱則有栢猗彼唐矣母德且壽昔育鞠育恐視子用究天子命之六珈副首被之莪莪百禄是又

梅谷集

卷十五

二章章十句

古樂府

臨高臺

臨高臺望遠海海中琪樹不可攀白鶴矯矯高飛翻問鶴從何來乃在閨苑之南蓬萊之側上有仙人美顏色僊人向我言我主壽萬年穆穆清天下長歌歌太平

五言古

辨志

今日非昨日昨非不可追明日異今日今非復何為我聞千里謬失迺本毫釐所以采芳者采采慎所之緬彼千載士每為泣多岐幸尊孔周訓誨舍諒在茲春華易凋落秋實乃光輝文章久乖誤絕學多支離大雅委蔓草喟焉空爾咨平生抱璞心常抱先憂期浮榮非吾願報國有良規悠哉復悠哉古人良我思

擬此日不再得

青規新布序淋景滿春陽良時無停晷朱火已流光忽復秋節至白露下為霜柔條日以勁綠葉日以黃

梅谷集

卷十五

所以古志士惜陰起傍徨來者苦日短去者苦日長奈何七尺軀役役聲利場浮漚空滅沒老大生悲傷勉矣思其居崇德以自強此日不再得歲暮無太康

樂道吟

我生天地間忽忽如寄寓早受天刑拘遂耽人爵慕百憂結中腸營營欲何赴吾乃有真樂孔門識其趣所樂豈簞瓢見大心自裕即事天機深外物安足顧而我一沈吟了了若有寤獨坐觀無始嗒然忘吾故天籟一以鳴正聲諧韶韻情志澹空明形骸息宣務

仰視白日光。羲和無停御。俯觀東逝波。奔流豈回折。
回思始茫茫。失足迷雲霧。披霧見青天。其樂美無度。
珍重無極翁。常令尋樂處。

送馬體良按三晉

我有盈尊酒。期子共為娛。稚子報客至。大婦自當壚。
洗茲白玉竿。寒色傾醍醐。今夕且不樂。明發更踟躕。
旭日照高樹。征輪戒僕夫。我策珊瑚鞭。追送城南隅。
惆悵難具陳。子行立須臾。昔我二三友。謂帝承明。
俱子獨託知己。錯落千明珠。我倡女和子。有如笙與。

梅谷集

卷十五

三

笑。三載一以別。歲月倍相思。為合長苦但。為別長苦。
紆茲合念。始憐子。復三晉。驕馬何駢駢。光彩生襦。
襦。通聞玄象異。一疏動宸居。言此被留民。寒餓迫肌。
膚。嗟彼繭絲者。督促在徵逋。而不念遺黎。哀哀嘆毒。
逋。願言先保障。奎令憔悴。謹言久不作。一見成嗟。
吁。辟彼朝陽鳳。獨鳴振高梧。況茲直指使。手自操慘。
舒。行矣太原道。正逢大火徂。甘澍戢炎歊。頓使新涼。
敷。風示百城吏。無忘保障詞。

送林登卿水部守潯陽次其留別韻二首

水部詩名久。長此翰墨林。我視夫人行。一見遂披襟。
數年京國歡。更復託知音。抗志在千載。金馬任陸沉。
今辰向我辭。出守大江浔。仰視雙星色。行矣淚如淫。
寶劍為君理。濁醪為我斟。願言肝與膽。萬里通素心。

其二

日子結衷腸。為此離愁束。杯酒奉餘娛。夜深更秉燭。
遠別良在茲。聊復留信宿。晨風雞四號。征駒何太促。
永矢別後心。爾音無金玉。潯江既湯湯。廬山亦嶽嶽。
彼美循吏思。大名千秋旦。豈不亮子素。岐贈以為最。

梅谷集

卷十五

四

送張戶部謫貳興國州二首

張君帝第臣。謫令佐江州。朝夕呼庚癸。資斧誰為謀。
下士工咲人。呶訾不能休。彼美懷沙賦。傲睨足千秋。
武昌豈必惡。芳杜鸚鵡洲。誰云漢之廣。一葦尚可游。
子獨承嘉惠。所得良已優。行矣及春暉。詎復生幽憂。

其二

幽憂詎足道。孤東諒不渝。臨當相訣別。念此抱區區。
變羽激新聲。悲風生道隅。一折下吏腰。局促安所圖。
世路羊腸耳。陸沉任吾徒。勗哉愛景光。保子金石軀。

不見龍從蟻。戢身蟠泥塗。天嬌一朝起。頓使江河瀾。

送登之叔父南歸三首

於穆我令族。共沐春風私。以茲骨肉親。圖聚天之涯。
兩雨修艷典。兩雨從計偕。我守金閨籍。出拜呼妻兒。
中堂羅酒漿。笑語互相依。上下成四世。天涯忘別離。
婉婉未逮終。改轍各自馳。而叔獨垂翅。三嘆稱數奇。
去去難具情。揮淚不成辭。

其二

今夕良宴會。揮淚一何劇。念當骨肉離。徬徨不忍釋。

梅谷集

卷十五

五

叔行日以南。我居長在北。我居幸有弟。輝輝生棟宇。
叔行倍苦辛。山中媚幽獨。本是同飛棲。胡為非羽翼。
羽翼長山中。最哉六月息。扶搖萬里來。慰我長相憶。

其三

相憶在何許。乃在南山廬。南山有喬木。白雲日夕堆。
親舍當其下。高堂白髮垂。二子皆遠游。膝下誰為娛。
恨不生羽翼。與君同南徂。南徂不可遽。還憑將尺書。
兩家各有親。里社諒相於。入門見顏色。長跪為起居。
為言遊子心。長繫膝下思。

七言古

院內聽流鶯百轉歌

瀟湘柳色綠萋萋。上有流鶯嬌欲啼。春風昨夜正披
拂。遙送新聲出御堤。御堤直在五雲表。忽復飛上上
林杪。乍近乍遠。戲春暉。一聲能使萬家曉。聲中初轉
若有情。誰人教作百般鳴。朝後日下隨仙仗。暮向蒼
間雜鳳笙。睨睨綿蠻聽不足。流音往往斷復續。始訝
湘靈鼓素絃。又疑秦女彈新曲。祇今海宇樂熙和。已
見鳳凰在卷阿。雖便擬簫韶奏。不但鶯聲獨可歌。

梅谷集

卷十五

六

水殿納涼圖

祝融啣火鞭。赤龍火旗焰。焰燒長空流金鑠。石作煩
暑。五月長安如甑中。按轡似復行。且止炎蒸不入禁
城東。別殿參差綠水環。窓晶晶透玲瓏。已見漸臺
翻碧浪。又看玉沼倚芳叢。交加綠蔭萬楊柳。翠竹千
竿蓮半紅。珠簾時動微薰起。冷冷爽氣來房櫳。

送俞都護致政歸里

九月長安秋氣清。潞河之水風悲鳴。羽林諸軍盡鼓
催。都護結束將安歸。我謂諸軍且勿喧。聽我且歌都

護篇輕裘緩帶從此去朝來賜告未央前自言結髮
事百戰行間蹀躞六十年北走降車控屬國南更帥
印下樓船肝膽懸胸貫赤日壯心直欲銘燕然邇來
天子有道四夷服時平弧矢垂雙龍帷帳清閒屬舊
臣詩書之帥首推轂有時劍履特召宴幙被直向明
光宿臣之少也不如人老矣乃靡大官祿再躡乞將
骸骨歸嗚呼勇退何其速耋老能解太尉章知止欲
返愚公谷若為良從赤松遊若為蠡作鴟夷伏拂衣
大笑出帝都千騎韎韐復前驅祖帳如雲共嗟吁嗟

海合集

卷十五

七

我賢哉俞大夫紅顏黑髮蒼虬鬚雙脚不須靈壽杖
願言長保金石軀君不見馬少游據鞍顧盼馬如龍
人主嬰鐔稱雄風又不見陶長沙旦夕運甓齋中外
八十餘齡諱稱翁桓桓二帥未足數都護之師師尚
父鷹揚歸來百餘載天子賜履表東海嗚呼都護正
其傳廊廟亦憂江湖亦憂堂中自揭平生語忠孝白
頭長自許由基善息頗善餽緩急猶當報當寧
中有公堂

離句廊廟亦憂

江湖亦憂語

詠天閑神駿圖

神駿之馬絕代無既稱絕代無胡為雄姿逸足入此
圖無乃當年太乞貺親陪時龍躍天衢天子樓前顧
之嗟賜入天閑意態殊錦韉初披赤汗流玉鞭輕拂
碧蹄趨颯颯迎風毛鬣動稜稜似欲凌九區韓幹已
死曹霸沒我來一顧立踟躕世人畫馬祇畫形此畫
為誰興不孤苦心凝毫求其骨頓令神駿生塵隅若
為身在渥洼傍水底龍聞風雷驅又疑步入瑤池上
奔霄絕地行天衢吁嗟神品每如此意在千里逐強
胡方今烽燧了不驚斷雲噴玉何為乎駿乎駿乎寧
梅谷集

卷十五

七

題桃源圖併壽蔡媿陽先生

恠爾高堂一縑素銛研窈窕起烟霧二三老人鬢髮
秃綠巖片片盡桃樹細玩疑是桃源圖下有漁父迷
去路天風吹骨骨欲顛挂帆飛榜凌空沚沚迴百轉
徑將絕桃花流出忽如雨試從谷口一問津揭來山
叟各驚瞿自言家世原避秦入此溪林啟簞篋歲歲
山中忘四時花開花落自朝暮秦謝漢升乃不矢無
論魏晉復更昨幸同隣里長兒孫老死往來絕猜妒

谷口長遣白雲封。六百年無外人渡。劃然適豈巨靈
開。客從何來來不住。竹籬茆舍堪信宿。有客有客暫
余顧。暮旋稚子候荆扉。四鄰爭看走童孺。田家留客
但雞黍。新醪濁酒瓦盆注。客貌雖村禮數實。談說素
麻披真懷。夜半就寢鳴荒雞。東方漸高巖頭曙。主人
送客出前村。臨別徘徊仍嘔嘔。轉頭不見桃花霏。惟
有衣裾襲芳杜。重重來。四覓了無蹤。悲猿磔鴉莽。樛互
春風無際冥。森森洞壑乍闢還。復錮符皮笠子菱荷
衣。日暮持竿何處度。烟濤微茫信難求。昨遊彷彿夢
梅谷集 卷十五 九
初竊別有天地非人間。人間那得知其故。即今猶傳
武陵溪。漁父當日說仙遇。淵明已沒退之死。真偽誰
訂後人誤。先朝供奉數朱端。倒翻墨汁繼橫布。俄頃
縮出澹蕩山。山靈真宰欲上新。此幅此圖更瀟灑。古
意黯然神物護。青陽蔡叟本吾師。老來猶為烟霞痼。
有身時和南山歌。有兒從獻上林賦。此圖入手嘆奇
絕。呼兒就我索長句。搜奇括秘須吾徒。羈縻塵世空
馳騖。幼輿竟是丘壑姿。富貴真如草頭露。願師壽如
桃源人。皓首龐眉饒勝具。踏遍度索三千春。我來為

師撰杖屨

過漂母祠歌

城中吊王孫。城下謁漂母。生蒙一飯拜。母恩不惜千
金為。母壽安。恩不忍忘。君恩寧忍負。悔作假玉書。殿
上交耳肘。期垓罷戰。龍遊夢。偽烹狗公反。載後車人
言果。若有吁嗟王。齊猶自假主。楚符空割。假王不死
真王疑。畏惡多曾託。呂后北雞暗排王。呂謀妬婦之
言。堪出走。北軍白馬盟。不守三大功臣。今在否。為劉
為呂。袒左右。淮陰若在天。應喚遺恨蕭。緣好相識。今
梅谷集 卷十五 十
何薄兮。昔何厚。人情陷阱反。覆開未央階。前真責。秦
階前。臣死死不悲。獨悲乃為兒女。訪反狀。千古誣忠
魂。可憐英雄生。死都屬婦人手。末句呼兒

五言律

恭視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感

昭代右文地。宣皇問道年。主恩深侍從。天語勵英賢。
職視群僚重。箴從四戒傳。即今懸日月。應自比風旃。
皇祖實錄成。賜諸臣宴于禮部。有述十二句
在天思 烈祖 聖孝念羹牆 帝紀開新局。儒臣

考舊章書成起漢史詔下錫充觴燕翼乾坤大麟經
日月光編摩慚筆短宴勞沐恩長既醉應何祝貽謀
顧不忘

詠院內槐陰十二句

院中何所有庭際夾青槐湛露滋新色清風長舊栽
疎枝時聽鳥寒陰欲生苔豈羨蘭依省猶嫌柏占臺
幹能高百尺夢已入三台正喜鄰槐里鴻儒結伴來

孟冬陪祀太廟有述

玄冬方屆節清祀肅皇虔九廟煮蒿裡千官蒼靄

梅谷集

卷十五

十一

巡龍旂高曉殿鳳吹叶宮縣奏假欣多福曾孫自萬
年

以鳥鳴春十六句

輕黃抽弱草嫩綠破新條花事春來足禽音睡起嬌
一聲歸綺樹萬轉拂青霄為報東風暖不辭南陌遙
低昂空復斷下上忽相招物候誰先得幽情爾獨饒
乍聞疑鳳管細聽若僊韶幸托上林裡芳音蚤自標
周以衷伯兄官于澌余方傷僻杜門也力疾送

之不逮矣就宿郊原悵然有述四首

欲問朝來況其如惜別何論文空宇宙對酒邀山河
僻把病仍存襟披思獨多一年春過半寂寞為誰歌

其二

春甸原堪醉翻為送客行白駒隨路遠青草逐愁生
徙倚低雲樹徘徊隔露莖鐘聲聽欲斷子夜不勝情

其三

藉草郊原上凄然病自扶春風欣送爾暝色迫愁吾
夙昔雙鉤並臨歧一榻孤明星猶未爛歸騎更踟蹰

其四

梅谷集

卷十五

十二

數載長安裡勝遊事同齊名吾豈敢多病爾能攻
心折淖沱水談虛礪石宮好去吳山上思來託遠鴻
送黃明經之建安校官

才名君自擅吾豈任吹噓彩筆縱橫甚青毡骯髒初
座應驚五鹿堂擬兆三魚況復傳經地春風近故廬
雪中送陳及卿廣州理謝脁之清江令之官時

二子同行四首

河梁堪握手雪裡更雄飛二子狂歌發千山朔思微
誰懸徐孺榻已點謝莊衣願托歲寒意無悲岐路違

其二

寒風吹獵獵。長路去翩翩。才聯雙玉樹。調合五朱絃。
吏事今誰健。詞名已競先。循良應楚粵。千載向人憐。

其三 古往

朔思青尊急。淒然柰若何。立談傾碣石。一別邈山河。
龍劍還雙合。驪駒未忍歌。緜袍空復戀。歸路獨婆娑。

其四

長安一席地。吾道憶相要。雪色初分手。風塵遂折腰。
大江隨地圻。五嶺與天遙。頻有加餐語。書來破寂寥。

梅谷集

卷十五

十三

送顏主簿之溧陽

文章淹聖世。偃蹇寄微官。趙府風塵滿。臨岐雪色寒。
汝才寧佐邑。吾意欲彈冠。枳棘聊棲鳳。凌霄一羽翰。

贈湯一鳳茂才時赴京兆試附余舟以行二首

揚舲趁帝關。聯榻忽逢君。共詫江東彥。應空冀北群。
把盃時見月。舉筆欲生雲。剩有憐才意。為書白練裙。

其二

天河堪一葦。之子復同行。紫劍時雙舞。青燈宛自明。
蓬飛翻客夢。濤落應難聲。更有驚人句。新秋待爾鳴。

施生爾懋自建陽訪予憂居二首

積雪吾僵卧。衝風爾獨來。為憐雞骨病。已詫驪群才。
圃柚寒增秀。牆梅臘近開。幽期聊自愜。莫使棹輕迴。

其二

故人来何處。况值沍寒時。命駕輕千里。談經對一危。
彭宣終自達。楊子故多奇。會奏上林賦。春風慰所思。

黃梅瞿充國孝廉歲丁丑伏闕上書稱神孺余

為長句贈之今十年往矣孝廉時時逢人誦

諷不置春予叨南宮之役孝廉計偕來病不

梅谷集

卷十五

十四

果入試留滯都門候余一見顧予役竣輒哭

亡女幽憂卧病不能見孝廉孝廉乃為二詩

書扇頭投別余乃去余感高誼次來韻為謝

別君方卅角。動隔十年多。懸榻今誰下。高軒昔並過。

交情空復戀。方寸亂如何。忽枉臨岐贈。難將白雪和。

其二

之子臨岐贈。冷然慰我心。春來供伏枕。老過憶登臨。
哀緒揮仍集。新詩讀復吟。最憐憔悴色。遙望楚江陰。

曹孟彥讀書都下五年矣復下第歸詩以慰之

二首

故人仍下第。慷慨此宵多。悔失青霄薦。難諧白雪歌。
蘇君喪已故。張季產如何。誰識離情苦。飛花滿御河。

其二

春風強過半。莽莽欲何之。去國憐金盡。逢人嘆壁疑。
最悲千里別。空負五年歸。寶劍為君贈。精光空陸離。

時以寶劍為贈

懷孟彥

記別纔經夏。思來似隔年。秋聲淒自下。夜月好空圓。

梅谷集

卷十五

十五

白壁終懷楚。黃金又築燕。小堂當日榻。猶復為君懸。

九月六日小堂讌集時顧仲方畢昂夫周行之

黃賓王四中翰沈文學與余兄弟七人叙賓

主二首

同時供奉客。偏為草堂留。預載重陽酒。言追七子游。
青尊真卜夜。素景獨澄秋。徙倚涼生席。高歌興欲投。

其二

窮巷車偏少。仙郎馬並來。貧能供野饌。狂已瀝新醅。
月落烏初定。霜含菊未開。金門同避世。願此數追陪。

送白山人遊嶺表

白君節俠士。老隱賣漿家。汗漫生遊屐。蕭條任客槎。
薊門今朔雁。庾嶺欲梅花。歸憶南隣在。牆頭濁酒賒。

卜鄰呈郭氏諸君

僻巷人居少。予來喜卜鄰。擬開三徑晚。共作兩家春。
岸幘時堪過。分燈意倍親。素心依二仲。不惜往來頻。

得海陽叔書答贈四首

今夕吾宗并。好音潮海來。遙思憑夢達。悲緒與絃開。
臘盡偏萋雨。春前獨寄梅。因之謝信使。把玩首重迴。

梅谷集

卷十五

十六

其二

而我頻多故。殷憂憶父行。鴈書傳別淚。鴛難結愁腸。
共託宗盟重。無言道路長。祖祠新奕奕。展謁待春陽。

其三

本自耽岑寂。非關欲避人。棄官輕脫屣。傲世穩垂綸。
歸後閒雲夢。芳華春忽思。千里駕聊以。洽情親。

其四

聞道東臯上。儵然已卜居。塵清新解榻。芸護舊藏書。
跡遠閒鷗外。心馳賀雀餘。吏憐誇玉樹。秀色滿潛除。

送頴陽許去疾總轄二首

廣東省

長城臨絕島。矯矯孰如君。組練明霜色。樓船淨海氛。相門今有將。武畧舊能文。此日飛揚甚。高歌向暮雲。

其二

平生負俠骨。飛將迥堪齊。顏肯推刀筆。時欣靜鼓鼙。兇鯨偏遠徙。征馬尚長嘶。移鎮還鄉郡。前旌似白霓。

沐錦山尊師掌教興化

為愛傳經地。家山愜近尋。一瓊仍薄宦。三鐸總清音。竈戶峯全入。環橋水獨深。莆中文獻舊。桃李遍成陰。

梅谷集

卷十五

十七

卜宅

地偏因卜宅。陶令詠南村。綠樹長環舍。青山半在門。風來供几席。客至樂琴尊。自笑為官傲。曾如守漆園。

和丁少鶴贈南湖丁隱君

招隱黃堂賦。逸名白社居。北窗留卧席。東壁檢藏書。古意誰能解。禪心自有餘。呼童時命酌。庭草莫教鋤。

邵武丞鄭公名宦祠公之孫選部君今參議開

中領部邵武

當年歌贊府。伏臘土人思。俎豆蒸遺德。衣冠謁古祠。

蹟將經術遠。名豈簿書垂。瞻拜今藩伯。爭看走舊黎。

五言排律

初入直應制獻詩

右文逢聖主。堯思迥堪齊。乘拱咨元老。雍熙遍庶黎。萬幾多暇豫。群彥廣招攜。賜直新恩決。賡歌樂事躋。得人今更盛。應制古仍稽。露下分金掌。雲封檢玉泥。蓬臺時起草。秘閣漫窺藜。快覩天顏近。還疑日影迷。文星高拱極。瑞氣正躔奎。伎嫗雕蟲小。班聯彩鳳棲。自公勤夙夜。報國效刀圭。不獨摘瑤管。詩成五色題。

梅谷集

卷十五

十八

恭題

御藏玄兔卷應制

鈎兔曾聞異。玄姿復睹今。毫疑濡墨潤。質比染緇深。象德符從水。涵精應在陰。繡旂光欲亂。蒼璧色逾優。靈葉堪扶壽。殊方定獻琛。按圖知上瑞。撫卷憶中林。瞻此留宸賞。非關玩物心。

大閱應制

盛世敷文教。乘時耀武功。兩階方舞羽。萬乘復臨戎。戎命帥蒐前典。論兵邁古風。翠華巡廣甸。清蹕駐行

宮日舞連營，近雲高結陣。雄兵環虎豹，七萃合熊羆。
組練搖銀漢，旌旗颺彩虹。天狼驚羽箭，塞雁落雕弓。
角技長楊外，揚威細柳中。出師新逐北，奏捷遠從東。
肅穆天顏喜，張皇國勢崇。小臣欣獻頌，聊以繼車攻。

題沈大宗伯尊公墨竹卷十五韻

輕綆籠烟色，高風寫素心。媚階青欲滴，掛壁墨猶淋。
石圻檀欒節，根盤翡翠陰。干霄憑數尺，托地已千尋。
欲動虬龍影，翻來鳳凰音。逃名三徑隱，曠志七賢林。

梅谷集

卷十五

十九

日煥筠彌明，霜寒挺不侵。兒孫含箇箇，歲月肅森森。
清廟栽鐘呂，華堂戛玉金。衛公猗竹，戒渭叟釣竿深。
如坐箕管谷，又疑湘水潯。乾坤餘直氣，今古想豪襟。
應有神為護，寧無龍作吟。圖披黠淡純，孝轉森沉。
珍重題遺蹟，稜稜得所欽。

臘日張睿甫顧實父陳伯符同集周行之齋中

今韻得旌字 狂疎雅淡

滄沱輕凍合，碣石暮烟平。有客聯車馬，相將朋友生。
尊欣開北海，調欲托西京。仍臘椒盤味，先春火樹明。

狂呼聊爾汝，家法故君卿。天地容吾黨，雲霄起大名。
共誇歌是雪，並倚樹為瓊。昵昵非兒女，悠悠復旌旌。
星應傍玉案，露喜握金莖。況得燈前侶，偏遺物外情。
陸沉無不可，但使酒頻傾。 兮一字不所

贈雲間顧仲方中翰十六韻

昔賢高自許，千載更誰疑。當世真詞客，前身定畫師。
君家原顧愷，風雅復王維。每詫癡仍絕，群推画有詩。
青箱傳世業，黃絹遇明時。待詔稱供奉，自公步委蛇。
東方聊避世，西苑恣探奇。露浥金莖掌，烟含玉樹枝。

梅谷集

卷十五

二十

春容揮素幌，盤礴解彤墀。遊託神仙侶，名陪翰墨司。
皇情紆藝圃，睿賞愜文思。天上傳宣急，殿頭退食遲。
共誇中使給，時割大官遺。騰踏何嗟晚，槍榆未厭卑。
好將蘭雪調，長集鳳凰池。君有蘭稿，莫為江東鱸。秋風
起暮悲。

張質卿京兆請急歸省太夫人二十韻

同時中秘士，而子獨嶙峋。首執臺端簡，言埋都下輪。
漢廷真侍御，禹穴代行巡。倖仗安危計，群推社稷臣。
君按潮兵民兩，功高酬聖主。望重冠朝紳，遂陟橫

金峻忻看結綬新法星猶耿耿卿月已璘璘秋動歸
思急朝來告疏陳暫辭京兆尹遙觀太夫人棣萼輝
相映萱花色倍春時太夫人在伯氏紹興官邸就迎歸侍姬偏愛少子
仕亦慕慈親北闕恩多戀南陔詠可從有懷斑彩遠
無恙板輿轉萬里歡將母三年直乞身揚旌遵廣陌
擊鼓下天津情事伸烏鳥交遊想鳳麟按社因少住
含意詎能申吾汝原同詩參商更愴神劍知龍竟食
書屬鴈迴頻片語千秋託天涯卽比隣

七言律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一

召見平臺賜銀幣酒饌紀恩

萬方初慶聖躬安祕殿親承晉接懽已喜傳宣瞻
日表旋驚賚予出雲端精鏐總映機絲嚴珍饌仍兼
琥珀寒欲報湛恩何以祝願將垂拱更加食

清和雨霽

黃昏疎雨過高城忽復郊原報曉晴新水乍添天更
淨殘烟半歛日初輕飛花檻外時時下好鳥林間處
處聲為愛清和風景展披襟不覺度前楹

端陽日謁淮陰祠

競渡江頭可奈何英雄吊古淚滂沱悔辭下漂漁竿
去誰憶中原狡兔多名壓蕭張終作妬疑傳遷固竟
難磨千年冤骨空流水遺恨清淮似汨羅嘆云

送黃孔昭山人歸清源二首

山人自吾先大父有詩社驩先大父捐賓客
且十載山人每談及未嘗不感激知已繼之
涕下也豐成進士卒業中祕而山人在京師
以詩賀追叙祖德且有鳳池新步之句亡何
告歸清源山中賦此為別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二

我祖詩豪舊不羈每呼黃子亦吾師破琴十載愁知
已授簡千年喜屬誰客裡始拚燕市酒山中便有鹿
門期那堪道舊生悲思學步新慙到鳳池

其二

數載京華客思聞不為裘馬俗相攀雲霄諸老能懸
榻風雨真人已出關詩債蚤看成白髮酒錢長挂買
青山清源爽氣因君甚歸坐松陰放白鵬

送蔡武舉南歸

金臺握手忽離群慷慨登途曉色分此去好逢黃石

史故人誰作信陵君。前意氣頻看劍。醉後縱橫喜論文。燕市即今收駿馬。遙知直北望燕雲。

又代筆

江上漁磯蚤結盟。自將疎曠樂平生。達觀已覺紅塵遠。雅調偏歌白苧輕。雲走群山衝鶴起。水流一壑逼人清。衡門獨種庭陰茂。上有鷓鴣彩翰明。

題魯陽王仰宸樓

中弘弱

瓊樓高起洛陽宮。璇扁新題掛碧穹。總關正堪瞻瑞日。當襟喜自振雄風。何人授簡梁園裡。從古藏書魯

梅谷集

卷十五

二十三

壁中聞道賢王偏。好客湯期他日一登龍。

送蘓司訓之甌寧

源明誰不羨文章。領得烏紗髮欲蒼。日下新恩官似隱。雲邊故國路非長。時聽夜雨菁莪盛。坐對朝盤首藉香。經筵建州煩校定。石渠應石秘書郎。

上海王長君思忠吾師子也自青州邸中訪余

於京師講執贄禮告歸賦此送之二首

羨君匹馬客京華。千里幽期事。事賒自託壯遊連。岱嶽何來春色滿。貧家青雲不負囊。中草白戰應添筆。

上花忝竊尊公門下士。豈因奇字識侯公。

其二

登立師門已十年。郎君一見一懽然。東來月送青州騎。南去潮生建業船。展向仲宣誰不倍。楓思孺子却重懸。臨歧壯倚清尊色。努力何悲是各天。

送林方伯致政歸里二首

解組翩翩屬暮春。豈因衰頤謝經綸。主恩特許南歸日。臣節猶牽北望辰。大隱肯將稱小草。故鄉自憶新尊候。門穉子應迎笑。潑倒秋來漉酒巾。

梅谷集

卷十五

二十四

其二

紫陌飛塵拂柳斜。路河今夜宿誰家。百年活計頻供酒。二月春風獨看花。老去詩篇渾更健。時平巖壑轉堪誇。懸知不羨南山徑。歸傍青門學種瓜。

送王廣文之虔州

數載長安客。思勞公車猶自一青袍。廣文歲月官偏冷。經術雲霄價轉高。細雨崆峒清講。春風碣石擁歸艘。憑君莫厭功名薄。桃李新陰總鬱鬱。

劉孝廉以乙榜署順德教事

書劍翩翩望遠天。儒官初拜主恩偏。已看入轂非
黃後。曾註明經是向前。鮫浦夜光開瘴癘。羊城春樹
隔風烟。他年奪得東方錦。莫便逢人說冷毡。

許孝廉乞恩得延平之沙邑

把劍相看別意濃。長途莫自歎難封。清言許掾誰能
似。博物張華未易逢。任使盤中供首肯。可憐匣裡鎖
芙蓉。如今持向延津合。天矯風雲欲化龍。

送謝道揚教授會稽郡

芙蓉江上思悠悠。客有孤帆不可留。半割青袍還自
惜。爭傳白錦轉堪愁。論心京國知何日。握手河梁況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五

及秋。獨愛蘭亭仍謝傳。可能千載擅風流。

送詹爾欽起叅江西行省三首

先朝抗疏獨批鱗。兩度歸來任隱淪。求舊喜今逢
聖主。啣恩自昔屬孤臣。雲巢山古藏詩草。水榭秋高
起釣綸。無奈蒼生望安石。不妨重出半閒身。

其二

十八年來擬赤松。酒船詩卷好從容。忽聞天上思鳴
鳳。遂見人間起卧龍。滕閣風濤秋獨壯。豐城星斗夜

偏衝。出山不負青山色。又對匡廬面面峰。

其三

草亭高挂客星孤。尺蠖驚看下帝都。久矣五湖堪自
長。幡然九折更長驅。雲生廬嶽看朱旆。月出章江映
玉壺。白首不磨還壯節。清朝獨嘆主恩殊。

送黃比部謫淮揚轉運

芙蓉江上起涼颼。秋色偏於逐客宜。襆被曾辭青瑣
闥。引裾又出白雲司。孤臣執法憑三尺。兩度承嘉寄
一麾。共說主恩無遠近。賜環即日下彤墀。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六

餞送李原弘南歸二首

潦倒清尊掩夕扉。最憐知己送將歸。西城夜月烏偏
繞。南國秋風鴈正飛。悲筑頻驚燕市客。綈袍獨戀故
人違。長年淪落嗟君甚。為拂吳鉤淚滿衣。

其三

憐君飢饉困風塵。刺得新詩迥絕倫。伏櫪已悲千里
志。開尊聊醉百年身。潞河秋欲將迴棹。秋月依依欲
送人。遙憶松門招隱處。何由共踏萬花春。

黃嶼南丈人見訪止宿齋頭

顚顚長安駐馬時。天涯乍見忽成悲。情深兒女驚相問。話到家山淚却垂。入夜客星高草榻。中秋明月照絺帷。行邊且聞身能健。莫遣西風上髮絲。余客冬北土後喪長

女丈人近亦有仲兒之訃故云

周行之中翰邀陪李惟寅元侯讌集顯靈宮余

與惟寅行之及陳伯符博士曩京師過從甚

驩。既風雨別各數年。茲重合并。獨伯符猶有

告居菰蘆中也。余詩故多感舊之思。云凡四首

元侯促入舊朝班。此日清遊尚許攀。榮戟光分秋月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七

白笙。璫響徹夜雲寒。眼中却喜人還在。物外真偷客

暫閒。御李沾沾仍憶別。更關秉燭照酡顏。

其二

色借西山道院幽。重來知己足淹留。驚心合併仍青

眼。屈指年光欲白頭。芳滿蘭缸因卜夜。涼生檜櫂

宜秋。當歌猶有龜年在。更倚瑩篴破客愁。舊歌者百寶時行酒

其三

把臂對君話舊長。勝遊端復為周郎。迴思筆底多陳

跡。又託尊前共醉鄉。小隊喜從蒼外過。大言頓覺別

乘狂獨憐仲舉猶千里。夢入菰蘆水渺茫。謂伯符也

其四

不須人世訪蓬瀛。只尺琳宮樂事并。座折松枝當麈

尾。庭開菊蕊映霞觥。時聞玄鶴高秋唳。忽報清鍾五

夜聲。暇日相將還乘興。重看詞筆劇縱橫。

五言絕句

沈少卿水部請告南歸載酒送之十二首

不見沈卿久。上書歸舊廬。杜門長避客。豈是故人疎。

其二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八

我有盈尊酒。酌君金屈卮。明朝一以別。動是隔年期。

其三

已悲同調別。鄰笛故聲聲。吹月參差度。因疑唱渭城。

時隣有吹笛者

其四

今夕知何夕。休歌行路難。尊前和淚語。病客好加餐。

其五

才大難晞世。調高獨離群。朝來新予告。多病沈休文。

其六

憂時侵病骨不為想金華暫託文園卧 聖朝思長卿

其七

憲也初非病康平豈不堪秋風輕五兩相送到江南

其八

喧不在朝市幽不在巖阿君歸有起色莫長親薜蘿

其九

大名推水部秀句比芙蓉歸作獨吟客湖中第幾峰

其十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九

君行索我詩別思詎能寫岐路倍相憐我亦同病者

其十一

吳人採茗時半上天池宿春雨薦新芽憑君寄一握

其十二

歸逢陳伯生為我指其口無事但哦詩有客姑飲酒

謂陳伯符也

牧法

題雜畫四首

綠樹綠於染青山青欲流淺沙迴曲岸隨意纔輕舟

其二

其三

石壁晴飛瀑蒼蒼畫鎖烟山中多道侶相對自依然

其四

空山無客到紅葉落紛紛寂寞紫荊裡呼童掃白雲

木落秋聲急亭空野色多孤吟弄遠水將柰客愁何

題四時畫景

煙光隨遠艇波色蕩長條不斷絲絲雨春風十五橋

旅思兼憶弟七首

南風帶去棹北風動人愁南北今未定失意在皇州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

其二

山開初出月寂寂掛雲巔獨按港盧坐江風忽冷然

其三

欲彈不成調空懸太古琴非無中散興所貴在知音

其四

咿咿江上笛中夜奏孤蓬調遠和偏寡令人欲御風

其五

晴江無數青上有垂綸者君志在長鯨不甘泉石下

其六

白雲何處著飛來照我旁望斷南中鴈安得同翱翔

其七

翱翔各有時南北忽生悲寄語他年翻無忘千里思

七言絕句

黃蓮

金蓮原自出仙家況復歲發異葩應是金天來獻瑞特將重蕊慶重華

送陳伯符同年歸娶二首

樓上簫聲縹緲聞夢中香氣太氤氳疑寶鏡為秦

海谷集卷十五
月不辯羅裙是楚雲

其二

少年白哲勝王昌笑看燈前七寶妝冉冉紅蓮開並帶臨池妬殺紫鸞鸞

首夏卽事二首

朱明初啓日初長楊柳清陰散午涼靜拂琴書開白晝北窓時復夢羲皇

其二

庭際榴花照眼明曉來初試葛衣輕疎櫺時見流鶯

度却向枝間求友聲

遼陽凱歌四首

匈奴十萬寇遼東驃騎親驅六郡雄一夜胡山連殺氣朝來報道幕南空

其二

遼海茫茫塞草青漢家飛將舊知名長纓盡繫降王臂共說風高古北平

其三

破虜將軍夜平胡山後山前萬馬呼飲至轅門群獻

海谷集卷十五
鼓鼙馬首血糝糊

其四

旄頭星落虜營隈虜過陰山慟哭回從此邊亭休戰鼓凱歌齊唱白登臺

題雷大將軍精忠三異卷并送之鎮八首

三異者將軍為裨將備兵階州常帥師行棧道忽從騎上墮崖谷中萬萬與騎皆碎也顧與騎皆無恙一日雷殷殷飛龍從舍中起又夢神人授三矢告之曰其定天山之兆乎應

在君侯嗟乎异矣

峻板當年叱御行。忽驚秦棧墮深坑。到來人馬俱無恙。西隴雙傳飛將名。

其二

將軍猿臂冠行間。獨把威名振宇寰。聞道秋風曾入夢。古來三箭定天山。

其三

氣似風霆人似龍。當年天矯詭奇蹤。如今正挾風霆起。獨鎮重關百二封。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五

其四

大將分符出酒泉。如雲鉄騎盛臨邊。皇家斗大黃金印。新得征西肘後懸。

其五

推轂親承聖主勞。蓬萊宮闕五雲高。鱗衣賜出趨中使。恰襯新成錦戰袍。

其六

金帛重頒出上方。盡輸幕府犒戎行。軍中一夜傳牛酒。明發長驅赴戰場。

其七

蕭蕭易水古交河。壯士欣聽擊筑歌。慷慨送君千里。弓王勒驕纖阿。

其八

關東已受勾麗款。塞外猶欣鞬靬收。盛世還聞登上策。定將燕頷覓封侯。

送張德夫之長洲校官二首

夾岸垂楊綰別愁。尊前暮色好誰留。片帆明日知何處。為問君王乞虎頭。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四

其二

此地風流雅好文。橫經諸子日從君。不妨共對青氈冷。坐看西山起白雲。

送同年黃以本教平陽

為愛明時鄭廣文。半瓊遙指玉蒼雲。十年朋舊知多少。匹馬河橋獨送君。

送留龍德比部請告歸里二首

數年握手帝城春。耐可秋風歎別頻。縱使芙蓉江上發。即看誰是眼中人。

其二

病後青山足卧游，三台春色正凝眸。
紫芝晔晔身無恙，早擬瓊英入帝州。

故友林景徵侍御歿後其孤猶壯也遠來就訪

相對慘然歸送之以詩二首

回首當年憶聚星，祇今欲說淚先零。
九歌誰是招魂者，總入山陽笛裡聽。

其二

卅角真能讀父書，慙慙父執更憐渠。
貧家不敢頻投轄，恐使慈親重倚闌。

海谷集

卷十五

三十五

送鄭思成民部轉餉雲中并起居乃公大司馬

制府八首

千金結束佩干將，飛將詞壇白面郎。
新轉軍儲輸細柳，舊從獵騎賦長楊。

其二

雁門邊草雨青青，羌笛關山度使星。
彩戲軍中欣上壽，總逢天子借威靈。

其三

旌旗上谷閃飛塵，處處清茄月色新。
報道軍聲歡動地，阿誰奉使又娛親。

其四

元老番番握壯圖，長城十載走匈奴。
何來趨府稱觴子，年少腰懸銀僕姑。

其五

星軺大漠捲黃沙，幕府問安亦當家。
膝下談兵饒咲色，雄才應不讓姜牙。

其六

度支使者攜金錢，白馬琤弓響玉鞭。
忠孝如今能得士，君家父子許誰先。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六

其七

誰寬西顧九重高，羽檄邊亭夜不騷。
一見庭闈勤問寢，年來報國赤心勞。

其八

烽烟萬里淨雲門，白日沙場馬似屯。
北闕若詢邊塞事，不妨歸奏侈王渾。

有譚飛熊數者孫生石埭人頗奇中輒贈二絕

孫君賣卜獨探奇。剩有餘錢作酒資。無數大夫稱宋
賈。朝回騎馬欲稽疑。

其二

新雨長安道。少塵試從卜。肆問知津為。言得喪皆前
定。競進何曾吏貴人。

摩訶菴靜上人二首

一別摩訶忽幾年。老僧無恙乞詩篇。山陰座上支公
侶。佳句縱橫不廢禪。

其二

梅谷集

卷十五

三十七

曾記當年傍夕曛。禪房聊借卧間雲。山僧待客無他
物。謬謬松風夜半聞。

寄陳伯符博士

風塵偏側畫冥冥。世路何人眼獨青。曾似碧湖秋水
上。菰蘆滿地酒初醒。

梅谷莊先生文集卷十六

調應制

萬年歡

日

誰煮金鴉倩羲和。為御推升賜谷。乍拂扶桑脩調六
龍。如燭五色晴雲耀目。想其下羣陰皆伏。正中天果
杳離離。大明恰對東陸。照臨萬國。更兩珥重輪
飛起紅旭。幸遇昌辰。應是瑞圖燭煌。共惜光陰轉
轂也。須索線量繩。縛向蓬臺。日數花輓傾心。一似葵
藿。

梅谷集

卷十六

月

向晚遙空報姮娥。初醒斜輝漸發。駕起冰輪縹緲風
飄玉屑。萬里氛埃盡滅。直飛上瑤臺瓊闕。看良宵碧
瓦寒生。疑翻銀浪千疊。○光侵華髮。更桂影蟾精兩
兩奇絕。對此清虛洗我凡心。澄徹似食了玄霜絳雪。
好高歌。少海重暉。璇穹瑞鶴相接。

風

橐籥齊開。聽蕭蕭振響。一天鼓吹乍起。青蘋谿谷浸

浩無際。道是乾坤噫氣。簌花信。寵光蘭蕙。又時驚。羊
角扶搖。鵬搏上九萬里。○遍噓群衆。復何論。雄雌上
下斯異。值此。明時。玉璫八音。調劑。偃草功成。四裔
與。文命誕敷。相似。數年。未紫塞。塵清。東西。南北。咸
驚。

雲

望彼帝鄉。正隨風。搖颺。縹緲。天外。玉葉金柯。頃刻百
千奇態。漠漠浮空。不疑看山際。宛開眉黛。喜從龍。四
野垂垂。為霖。遍滌滄海。○卷舒自在。更紛郁。輪囷上
梅谷集 卷十六 二

慶春澤

雪

暮霰紛紛。朔風獵獵。飛下玉塵盈尺。積素流光。鶴氅
遠來。姑射寒威。一夜老青山。報上下瓊瑤。齊色夢回
處。毼令透全憑酒力。○六巷凌亂。散空碧想。楊花
遜清梅。蒼饒白著地。無痕片片。天然標格。贏得瑞氣
報豐年。羨世界銀城。換得。況明世恩。羣挾續春生。

萬國

霜

地角鍾鳴。天中駟見。瓊圃公來。玉屑滴向。薰葭白露。
滾滾漸結。寒侵庭戶。夜三更。峭四望。恍疑積雪。更助
却風威凜凜。芭蕉心折。○飄飄鴛瓦。輝瑤闕。看青女
凝芳素。娥齊紫。秋月孤高。正是鴈迴時。節婢娟雙閉。
映冰壺對此際。陪增凄切。唯有那黃卷。疎徑凌寒競。
發。

漢宮春

春

暖律潛催。又風柔紫陌。雲覆瑤階。回看上林。泝景柳
杏齊開。尋芳拾翠。逐車塵。細蹴香埃。春起也。枝頭好
鳥朝朝。報道聲啾。○可是東君著力。趁艷陽天氣。次
第安排。欣逢社公雨。足近午風來。金尊玉笋。對韶華
且共徘徊。為惜此昇平時。節熙熙。總在春臺。

夏

綺閣雕房。正琅玕布翠。蕋蕋生香。迴廊珠簾十二。下
瞰池塘。閑欹枕簟。愛壺中。日晏初長。欣自對圖書靜。

好北窓。卧想羲皇。○半點炎熱不到。問王堂。何似蓬
島。瀟湘風來。恰當合殿。喜薦微涼。冰肌無汗。願清陰
遍。灑。邀方彈一曲。南薰。舜調阜財。解慍民康。

秋

大火西傾。更銀河暗。鴻金井初零。看看光分翠幌。冷
入華屏。涼州唱徹。借冰紉細。撲流螢。憐。永夜。蛩吟唧
唧。疎簷。臥看雙星。○玉做素秋。千頃向嫦娥。此際持
地。分明多應。瓊樓貝闕。灝氣澄清。空街似水。浸琉璃。
鳥鵲無聲。仙掌上擎。來港露。灩灩正泥金莖。

梅谷集

卷十六

四

冬

勁氣誰令峭。玄風浙瀝黃霧縹緲。朝來遙天萬里黯。
淡同雲。六花凌亂。舞寒空瑞色。霧霧誰道是。四郊飛
雪。太平世界。鋪銀○惜懔并刀如水。更兼他屑屑青
女橫陳。饒將歎煙不斷。錦幄頻熏。新豐酒力把霜威
著。意溫存。清夢醒。疎簷曉月。梅卷又報芳春。

永遇樂

山

萬嶂爭光千巖競翠。○皇圖開霽。虎踞鍾山龍廻。

天壽南北應無際。負嶠方壺茫茫遠。揆堪咲秦皇漢
帝。曾如此。諸岳效靈齊揖。神京佳麗。○青螺若畫
丹梯可摘。總是峯巒瑞氣頌祝。岡陵嶽生申甫交
會。明良世。願永載。鰲柱無收土壤。萬歲萬歲。呼庭陞
長偕彼日月新懸乾坤不墜。

水

質儲陰精行遵坎信。發源何處。淮海滌澗江河傾瀉
百折東流去。瑞起蜃樓停雲浴日。潮汐時常吞吐。綬
一葦萬頃茫然欲繫空明上訴。○應強漢代湮沉辟

梅谷集

卷十六

五

馬誰作中流砥柱。徒築金堤。高歌瓠子忘却濟川具。
幸競懷舟楫。天吳效順已見河清如許。頌聖德哀
哀。朝宗遠追神禹。

清平樂

孝

維皇孝理運掌堪為治。四海同懽歌錫類博施。總稱
不匱。○九重尊養年年南山日影三千和氣欲知充
塞景雲縹緲于天。

弟

因心則悌篤慶追王季兄弟原來同一氣並枕惟然
共被○孔懷正爾怡怡荅前為繼連枝試看瓊樓棟
粵春風韓韓相暉

忠

清光時近蹇蹇紆忠蓋願致吾 皇稱克舜臣職庶
幾自盡○事君如事其親在公夙夜惟寅精貫可披
白日誼高應比秋旻

信

有孚相接實意由中發能使豚魚俱固結信帝王家
梅谷集 卷十六 六

法○兆民一把心推至愚本爾難欺令出允如金石
又如四布天時

千秋歲

仁

好生天賦長把真機露公以溥寬而裕乾坤原一體
四海皆吾慶生意足春風浩蕩披寰宇○稽古唐文
祖帝德如天覆千載下逢仁主湛恩封比屋厚澤均
黎庶聽擊壤歌聲總喜克仁布

義

在天為利利物因和義資斷割發剝穀平平大道往
坦坦周行履專表正時宜攸措民攸視○在昔丹書
誓萬事當從制念敵勝長須記經權方有宰偏黨應
無累 皇極建昭昭義聞宣明世

禮

秩通嘉會致用和為貴愛上下明經緯誰言忠信薄
品節原非偽承天道三千三百關雎意○陋漢諸生
議野外空綿蕪挺 聖代搜儀制九重端揖讓遠
繼無為治看萬國彬彬振古人文貴

梅谷集 卷十六 七

智

英姿夙秉睿智應天挺並日月稱齊聖姚虞欽濟哲
神禹敷文命欣喜起知人堪踵明良詠○長燭幽盆
境肯察淵魚影照已遠幾先炳四門猶欲闢虛已開
聰聰光八表淨瑩金鑑千秋永

應天長

琴

鍾山羨玉嵩表鴻梧清角名流上古調領宮商徽纓
彩彩黃金縷繁絃歇秘弄鼓頌高出清幽數大雅

發流水高山鵲翔鶴舞○喜雲飛日午一曲南風豈
春波艷譜阜財解愠淑氣旁敷洽四字焚蘭麝揮瑤
塵諧情性滿腔和煦當此際絕域咸賓越裳堪拊○

書

岫嶠王府奎壁珠淵錦軸瑤籤相照肇起河圖典墳
丘索存遺制唐虞盛三代際炳六經億千萬世尼山
父刪述功宏百王無敵○表章稱漢帝白虎金華共
校諸儒藝寥寥宋唐如綫統緒誰為繼天縱質神明
裔勤稽古始終無替信開卷有益宸幾聖真默契
梅谷集 卷十六 八

畫

煙林疎澹蒼鳥鮮妍多少筆端超變取骨傳神飄然
逸品披圖見光燭霓疾移電最天然何須彩繪如異
境無限奇觀六朝獨擅○奪造化妙緣不朽丹青長
挂芙蓉殿萬機燕閒品題賞鑒應無倦麒麟閣瀛洲
院憶前代曾圖簪弁會採取文武英賢良工入選○

棋

陰陽理數勝負權機傳是神堯遺意奇正分明指揮
若定渾閒事魚鳥陣孫吳計振腕間全收輿地憑圖

手闔關縱橫獨馳絕技○億千軍萬騎聲震森然胸
中有赤幟別墅優游晉家安石猶堪記爛柯幻積薪
異先後著漢高獨詣試按局仔細細思運掌而治○

齊天樂

筆

問君釋褐家何處道是中山玄圃紫霧光騰白虹氣
噴削得管城節土策勲無數有漆竹文犀綠沉青縷
共向中書終終落紙龍蛇驚○大手多因神授看如
椽五色夢裡將去架上生苔螭頭脫穎搜却子雲佳
梅谷集 卷十六 九

句溪卿知遇願更學當年公權記注應手從心直將

心正規明主

硯

何人直探陰山麓剖出千金和璞曉露含滋宵星獻
彩細看真然如冰何須追琢好一片晶光赤瓊綠玉
皎皎團團新披月影連雲壑○奇樣製成金甌更眼
珠明潤名重鵲鵲臙脂理生泉哀音中咽殊勝艸銅
雀堅心如昨總不受青松紫烟侵鏤鎮靜延年校書
永永供天祿○

慶春澤

墨

瑞鵲玄霜先生明水聞自松烟化質絳服道人隱隱
萬呼絕立問君何事重青箱有十二龍賓凝碧夢開
處薰芳滿袖豹囊煥赫○廷珪去後憑誰識記黃金
易售玄香難得毛穎陶泓永結同心如漆共揮文燭
上摩空染翰處一池盡黑應道是上林賦手客卿子

魚

梅谷集

卷十六

十

陽作龜紋陰傳縵理風胡一顧千金價重墨陽飛來
黑氣浸淫斗間子夜焚光起渡延津何處追尋想當
年神物合併永結同心○丈夫馳志伊吾北把倚天
長劍願廓氛祲星落掩槍邊塵數載無侵且將匣底
芙蓉色藏鋒鐔待知音遇東皇攜上紫微虎吼龍吟

明萬曆丙申冬江都梓

梅谷莊先生文集跋

督醴楊公出稿數卷以示愚曰
此丙戌分禮闈者太史莊公
所譔今公業已捐館其生平
問學僅露於茲恐其久而堙
場也若其付之梓人以志不
朽愚拜手受歸讀者久之曰
我

梅谷集

後序

一

國家載籍極博而木天禁地之
儲尤文之宗郢而匠心者拔
若梅谷莊公者以冲齡登公
車當丁丑歲對策當

上意旋以茂材改入詞林一時
海內業鉛槧者靡不鼓頰頌
莊公云然其所快觀者六經
生家素所攻習至於杼天地
之玄理闡皇王之制作發曆
象律度之奇定詩賦音叶之

梅谷集

後序

一

奧操觚一時迥然千古又海
內士所未覩什一於千百也
今讀其文不鉤棘而奇不緣
飾而麗音韻清越機括圓動
若曳神鉦而轉天倪者愚與
然嘆曰技至此乎聖於文矣

又久而繹之見其撰封謚則
必根孝思着制作則必本
皇度拜贈誥則必先世澤敘交
游則必崇道義愚又憬然悟
曰文至此乎純乎道矣以是
知

梅谷集

後序

三

鹽臺公於日宵不遑而猶欲汲
汲錄之者詎直欲闡其詞藻
崇師說哉良見其文雅其旨
邃其關於世道人心者不淺
鮮誠令海內士人實一褰心
維其詞而躬履其所重其大

者可以張

皇制之盛觀法度禮樂之全其
次可以淑人心崇雅化致仁
孝之俗即不然者亦可以釐
文體使一歸於正不至如今
日之鑿朴滑真詭僻而不經
其意念深矣夫冠玉在前敝
裘難繼愚曷能以揚其盛蓋
幸從事於剝剔之役聊以識
其槩云

萬曆丙申歲冬月

賜進士第知江都縣事襄

梅谷集

後序

四

城張寧頓首謹跋

梅谷集

後序

四

2087437

G

Z1 21.5

16d



ZW 21101000575061

板谷集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莊履豐撰履豐字中熙晉江人萬曆丁丑進士
改庶吉士其集前十四卷皆雜文後四卷爲詩其
門人黃汝良何喬遠等所編履豐以奉兄喪歸里
遭疾早卒未掌制誥而集中有冊文奏書等篇殆
皆其館課之擬作耶